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八第年五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上海
局書明文
設附

函授學社商業科

通告

名千三定額

一年限 本社所授為商業普通學限二年畢業
智識無不應有盡有誠商界難得之好機會也茲將簡章列下

當今之世人人宜學商人尤甚貨物之來源銷路之旺
滯價值之漲落其原因結果非富有商業學問者何由得知即小
而書算亦必研究於平日而後能應用於臨時我國商人大都幼時失學長
而悔恨何及本社有鑒於此特設函授講義一科由淺入深指授明白凡商人必需之

一 程度 凡粗通文字之商界中人以及初小畢業者均可報名

一 學費 每學期通用銀元二元入學時先繳第一期以後續繳

一 郵費 每學期本埠一角外埠二角隨同學費預繳

一 講義 本社延聘專家編輯講義月給一冊一學期共出六冊至畢業

共二十四冊各科依次分授不另取資

(另印詳章函索即寄)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22B

色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天台山麓題



中華書局發售預約

最新英文大字典

實用大字典

原書售價三十餘元
 預約價六十元
 六月以前實收九元
 九月以前實收十五元
 以後實收十六元

定價三元六角
 預約二元
 布面金字
 一厚冊

全書六百餘頁 百餘萬言

是書選材精審。釋義簡明。政界商界均堪適用。其內容即以本局中華大字典為藍本。而一以實用為歸。故凡過僻之字。可畧之義。則刪之。重見之字。類似之義。則併之。專門之字。術語之義。則增之。在字典界中實為最新最善之本。

九月底截止 十月出書
 英文字典之霸王 一九二六年版

本書優點

- 一 全書字數約五十萬新舊雅俗之字俱備
- 二 各字均加發音符號併法釋義指示均詳
- 三 主文外並錄種種有用之參考材料甚多
- 四 書中插圖彩色單色共二千餘幅末附人名地名及符號
- 五 每頁分兩段上段載普通字下段載罕見之字

陽歷十二月月底截止 七月一月出書

中華大字典

行款疏朗。字跡清澈。古今字義搜羅詳盡。

中華大字典

內容與大字典同。新法精印。字跡仍清晰無糊。

西洋紙布面二冊定價六元
 再版預約三元五角

● 以上二書。前售預約。轉瞬售罄。續購者幾無以應。現再版出書。仍售預約。以答惠顧。諸君之盛意。所印無多。購請從速。

中華中字典

字數較大字典稍少。材料精要。小學中學均為適用。

紙布面四冊定價三元六角

小說大觀第八集目錄

插圖

日本天勝娘裝演薩樂美跳舞之圖

(彩色珂羅版)

(上海)瓊花三株

(上海)靈芸英花之自由車

(上海)春鏡樓之擷花

(上海)湘雲

(上海)吟鴻與葵漱雲

(上海)銀花館主 瓊玉

(北京)靈犀館與余梅仙

短篇

奇情
小說 紫紹裘

天笑

紀事
小說 爭死

(北京)素雲之日本裝

(北京)花翠香

(北京)王凌波之怪裝

小香水之採桑

女新劇家李癡佛

梅蘭芳之西裝及其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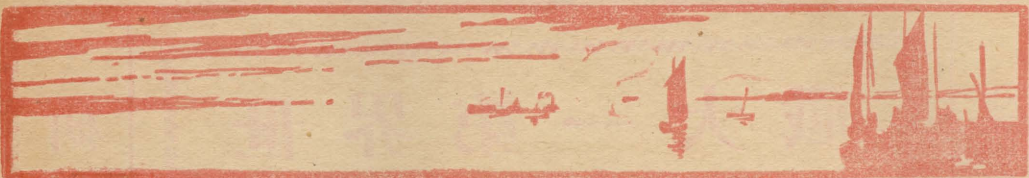
在歐洲之中國女士

(名畫)宋徽宗之鷹

(名畫)月下之斥候騎兵

謙六





小哲理
夢耳

小歐戰
魚雷

小家庭
夢中之秘密

小宗教
蓮修正果

小偵探
關口奪氣案

長篇

小言情
補過

小社會
如此京華

筆記

東瀛珍聞錄

瘦鵑

小警世
鸚鵡

毅漢

毅漢

小搜奇
賭靈

小蝶

卓呆

小偵探
賊習慣

其詛

無愁

小偵探
司機人

小青

秋山

天笑

小偵探
車窗幻影

天虛我生

小鳳

小偵探
犇俠復仇記

半儂

艾著



研究時事之要書

譯述者 陳 貽 先 沐

世界第一大戰

本 書 八 大 特 點

- (一) 是書為美國艾倫博士所著，博士深於歷史，故立論精確，不涉浮談。
- (二) 第一冊自各國籌備處分土地至日土意三國參加戰事止，敘事清楚，論斷純正。
- (三) 戰事直接間接之原因，以及各國之隱謀密計，列特詳。
- (四) 凡各國政體、民風、人心、種族、財政、交通、商務、工業、農物、礦產，無不列舉而比較之，俾知各國現在之情形。
- (五) 卷末大事表，自一五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大事，無不列入，藉備參考。
- (六) 附錄此次歐戰之遠因近因，亦可略見一斑。
- (七) 譯筆精潔，令人百讀不厭。
- (八) 是書出版前，總統塔虎脫氏曾許為傑作，內容之價值可知。

第一冊 定價一元 特價六角

上海各省 中華書局發行

德皇統一一世界策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係德皇威廉第二授意德相將其統一一世界計畫之於書，加以說明。一九一三年分頒海陸軍高級將校，異常機密。前年德軍進薄巴黎不成，退走之際，遺下輜重。中有此書一冊，為法人搜得，由法人桑葡羅氏譯為法文。日人樋口氏譯為和文，不脛而走，風行一時。茲譯成華文，書中述德皇統一一之策，凡分五期計畫之偉大，用意之周密，讀之令人驚駭。

德皇作戰計畫書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本書乃開戰以前德皇手著，備述德國種種作戰計畫，精細偉大，其書甚秘。自德皇出征之際，忽為法國偵探盜去，秘密暴露，風波大起，馴至摩爾德將軍辭職，亦可見此書之關係矣。法人庫力爾氏現譯為法文，全國風行。日人樋口氏復譯為和文，重版至三十餘次。茲特譯為華文，詞意明達，不失原書真意。凡軍事家、政治家、實業家、以及教員、學生，欲知歐戰真相者，均不可不讀此書。



圖之舞跳美樂薩演裝娘勝天本日



◎ 全書二冊 ◎ 價洋五角 ◎

拱宸一埠一切比不上他處獨至北里生涯却與北京之八大胡同上海之福州路蘇州之閶門灣相差不遠地近西湖年來更以鐵路交通頗極繁華熱鬧之觀著者以過來人寫個中事全書共三十二回有聲有色筆墨生香謂為艷情小說可也謂為警世小說亦可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南社小說集



南社成立七閱寒暑先後入社者五百餘人文學家占其多數詩文已刊至十
九集茲復興高采烈出其緒餘共成小說十三篇莊諧參半撰譯相兼珍此衆
腋之集味同一鬻之嘗傾倒南社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南社小說集目錄

自由	吳門周國賢 瘦鷗	黃金	涇縣胡懷琛 寄塵
黑醫生	湘鄉成舍我	媒毒	華亭聞 宥野鶴
兒時	歙縣程善之	蛇齒	丹徒葉玉森 中冷
賊之小說家	吳江葉 葉小鳳	雲	丹徒葉玉森 中冷
予之鬼友	青浦王 晦 鈍根	紅爪郎	江東王鍾德 大覺
奇症	吳興趙澤霖 茗狂	傷心人語	香山孫 璞 阿瑛
		哀川民	江都貢 璧 少芹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株 三 花 瓊 海 上



上海靈芸英之花之自由車



近五十年見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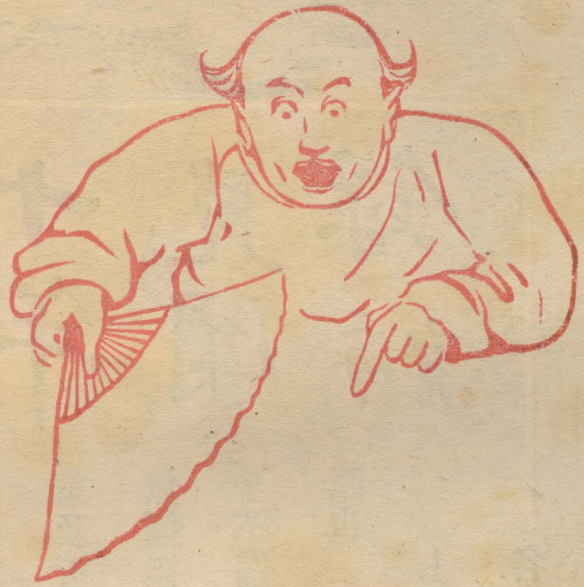
二冊
六角

此五十年見聞聞奇奇怪怪
 非惟從前歷史所無亦非舊日
 小說所有本編於咸同間洪楊
 曾左諸人清季之官僚派革命
 黨及近日之議員政客等流并
 無偏袒采輯軼事嬉笑怒罵無
 乎不備當為有心時局者所快
 睹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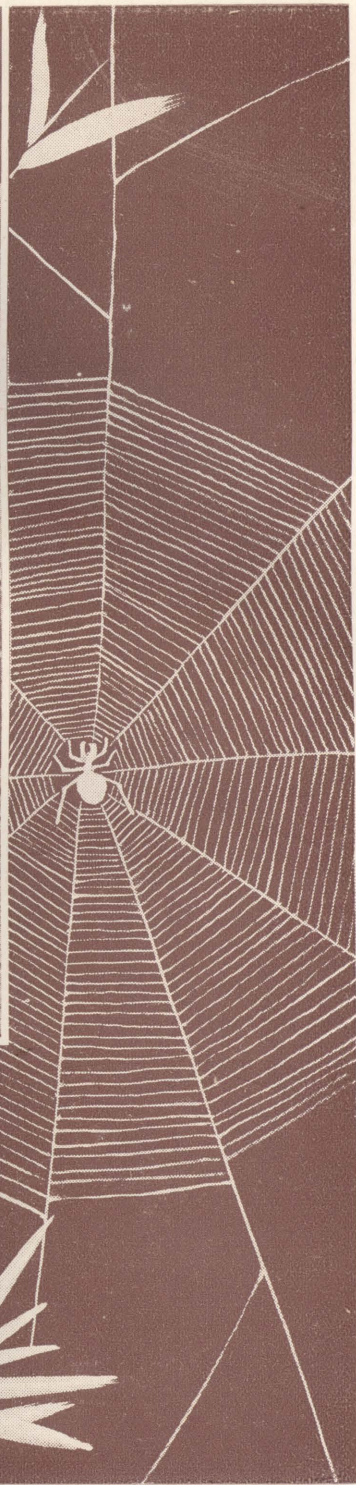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星算卜相神鬼巫覡之術不特中國有之即日本及泰西各國亦均有之神奇變幻不可方物愚者故羣信其有智者亦難決其無此編輯自東西各本搜羅完全宣洩秘奧其深微杳遠確有真理而流行中外又有可以永遠存在之原因亦天地間之異書也

不可不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花 擷 之 樓 鏡 春 海 上



雲 湘 海 上

(天四十一)

第三集

小 本 小 說

出版

俠情
小說
鐵血美人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偵探
小說
一粒鑽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戰情
小說
生死情魔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石姻緣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奇情
小說
湖濱艷跡
全一冊
一角五分

俳偕
小說
說鬼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偵探
小說
車中女郎
全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小說
閨女
全一冊
一角五分

苦情
小說
秭婦聲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政治
偵探
小說
仇情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天四十一)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世
界
奇
病
談



可作小說讀

可作醫書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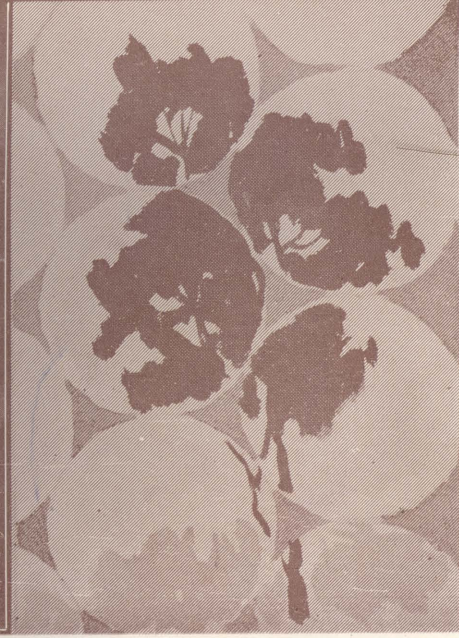
此編專搜集古今中外及編者親見之希有奇病
輯爲一書都凡七十種奇奇怪怪罕見罕聞如俯
窺牛渚十色五光如仰矚蜃樓千變萬化洵堪於
病史上別開生面

全書
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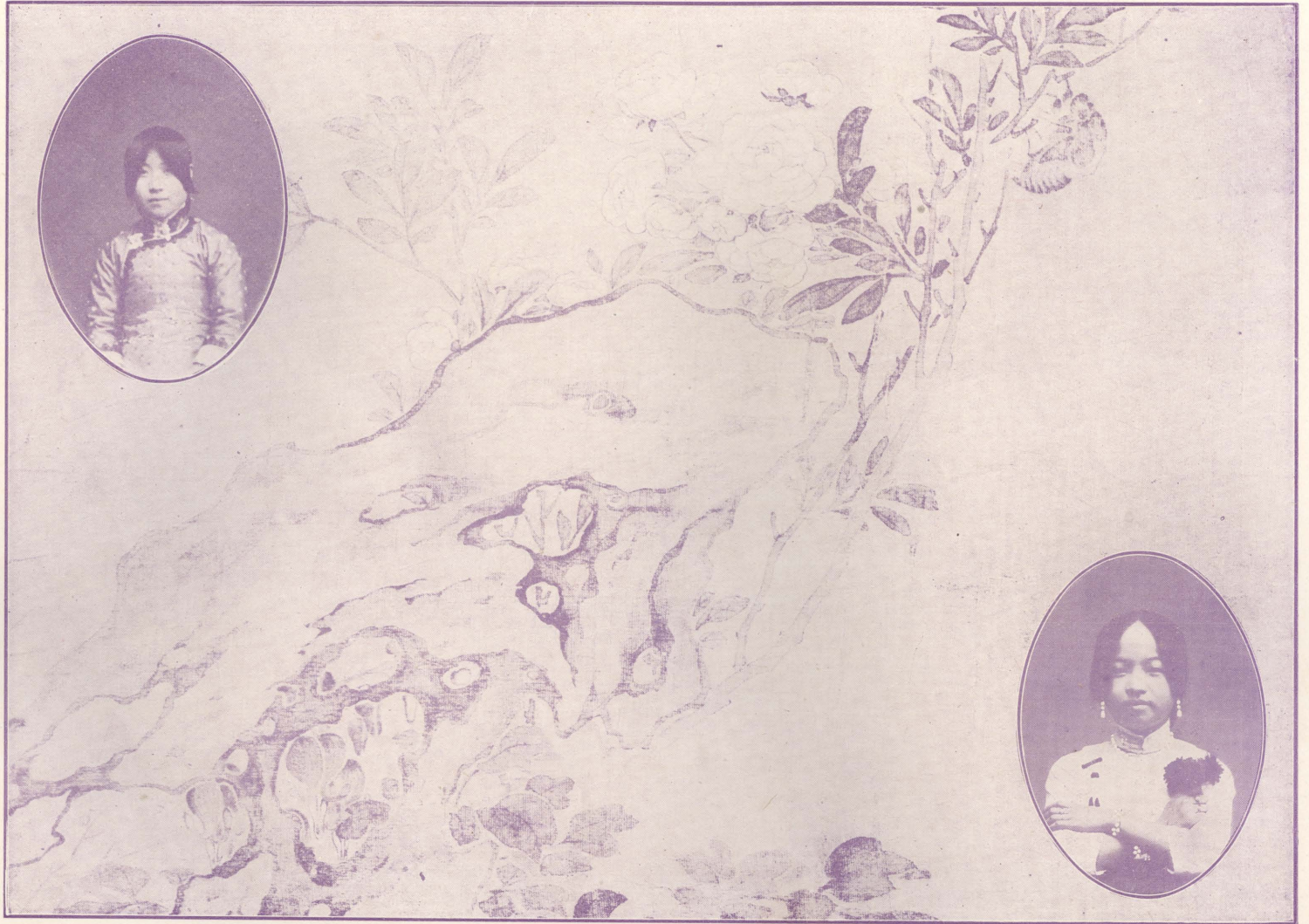
價洋
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雲 漱 葵 與 鴻 吟 海 上



玉 瓊

主 館 花 銀 海 上

歷代詩評註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唐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清詩評註讀本
六角冊

選擇精當

(六) 評註詳允

(大) 音釋明白

(特) 體例完備

興味醞郁

淺深有序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選擇精當 評註詳允
音釋明白 體例完備

歷代文評註讀本

全出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科

均宜用此讀本

敝局鑒於近日詩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文選本多不適用以

南北朝文評註書本 全二册 價洋五角

數十同人之經驗各省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册 價洋四角

學校之贊成編輯歷代文

讀本五集歷代詩讀本四集 全二册 價洋五角

評選之矜慎註釋之詳明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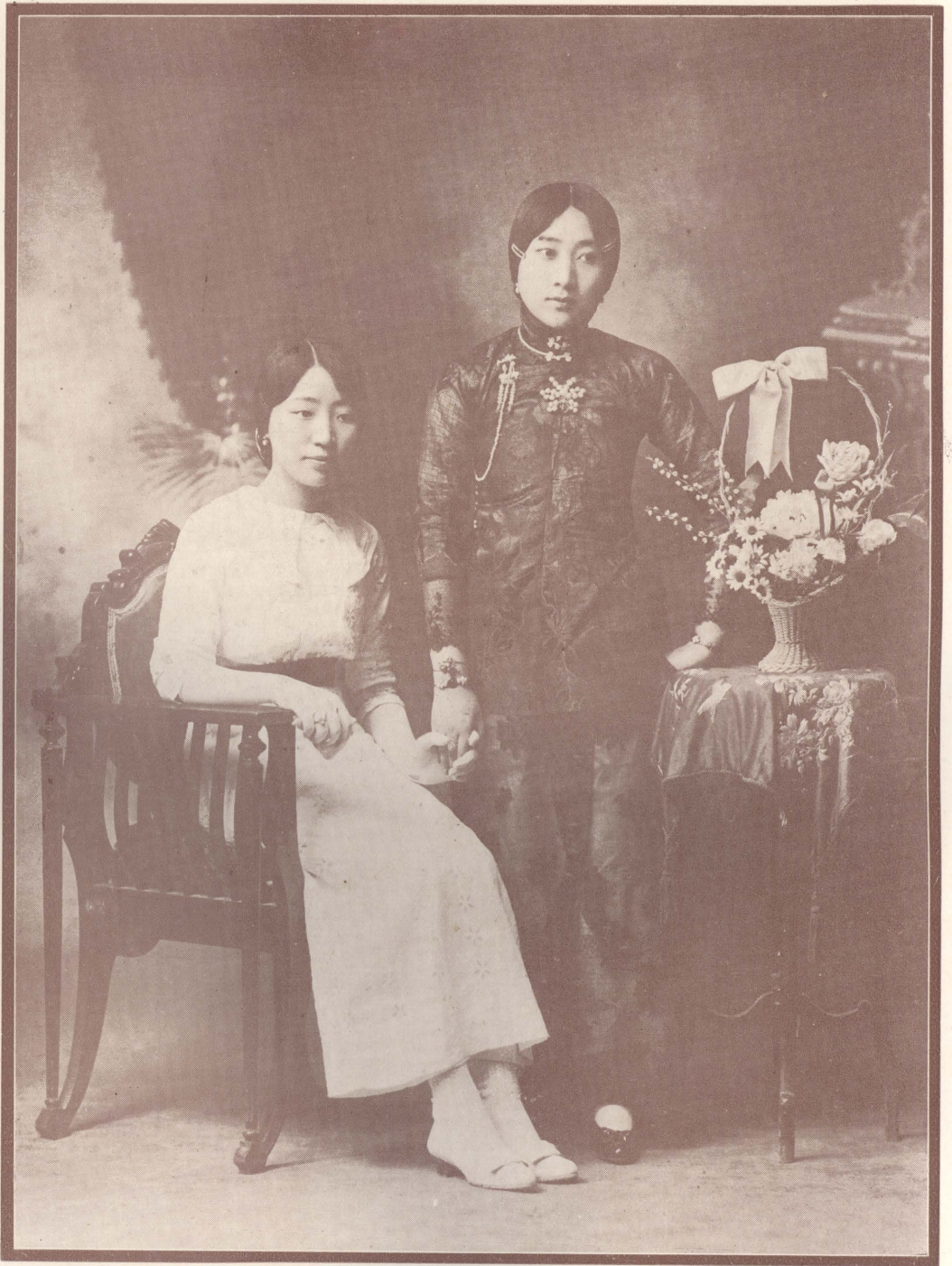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册 價洋八角

之精審自信一時無兩茲將歷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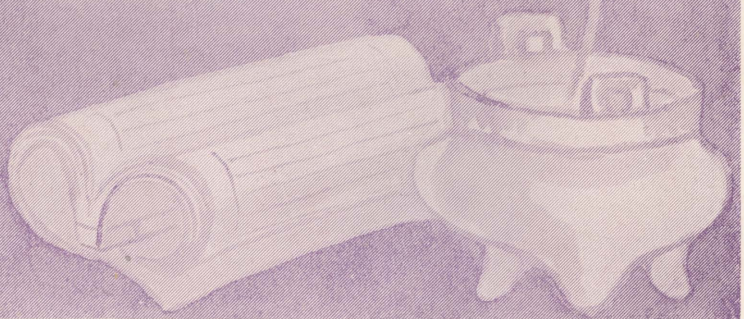
文讀本之內容標明於下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北 京 靈 犀 館 與 余 梅 仙



裝本日之雲素京北

民國六年重訂

上海文書局發行

現行中華六法

全十六冊 精裝一套
定價一元六角
廉價 每部 八角

六法者何(憲法)(法院編制法)(民律)(商律)(刑律)(訴訟律)是也共和復活保障人民端資法律本編自民國元年起迄五年十二月止採輯完備爲人人必備之書特定廉價五百部爲限購者幸速

民國成立法令一新日積月累已成巨帙閱者有餘重之慮本書特延名人編輯擇其切要去其廓復以便檢查而資應用爲各界人人必需之書特定廉價五百部爲限購者幸速

現行法令輯要

全十六冊 精裝一套
定價一元六角
廉價 每部 八角

(天四十二)

教育部
通 俗 教 育 會
褒 獎

通 俗 教 育 叢 書

文 明 發 行 局

兒 童 教 育 鑑

本書為普國大教育家柴爾紫芒原著出版之後風行世界識者至許為德意志民族強盛之根基現譯成國文苟就此書實驗於家庭應用於學校必可收美滿之效果養成偉大之國民
全書二册

價洋五角

家 庭 教 育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

上 下 古 今 談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穡 者 傳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兒 童 修 身 之 感 情

是書為天笑先生譯作原名三千里叙一意大利童子往尋其母歷盡千山萬水始獲其母可見人子之孝其親出於天性中外所同也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香 翠 花 京 北



北 京 王 凌 波 之 怪 装

從未刊行之秘本

光怪離奇之術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眾不同即過門之法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奇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助社會之一得也

上海文
明書局
發行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各省
中華書局
代售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敝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立驗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詳自 **東西魔術大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 借聲光化電為作用與中國戲法相較實 **異曲而同工** 譯筆既軒豁呈露圖繪亦不失形模婦豎得此可以了 **研究科學借徑遊戲** 亦增長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 一冊 價洋 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 香 水 之 探 桑



佛 癡 李 家 劇 新 女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哀情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美人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滑稽諷刺小說紅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薔薇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言情偵盜探小說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精印小本！帶攜便利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與會本編所輯

任公琴南天笑

瘦鵲蝶仙 諸名家為多尤為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類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倩

時下名手病鶴栢生

慕橋聿光雲仙等為之

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

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繪圖者			著作者		
周栢生	張聿光	周慕橋	鵲雛	天笑	林紓
金少梅	丁悚	錢病鶴	獨鶴	旭人	君武
韓佑之	吳松卿	胡永康	查孟詞女士	梁令嫻女士	樊山
					枕亞
					卓
					呆
					一

全書 二十 四冊 四元 價洋



喬庵先生晒存



梅
瀾



民國四年
十一月二日
諸貞壯自
都門四見
示破華之
所寄也距
破華生石
二日耳以
太陰曆計
為九月二
十六日

梅 蘭 芳 之 西 裝 與 其 墨 跡



在 歐 洲 之 中 國 女 士

文 明 書 局

新 小 說

本局所出小說先後凡六十餘種靡不事實新奇興趣濃厚文字不深不淺尤為雅俗共賞下列各書皆最近新著現已出版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哀情 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商務 小說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理想 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

▼哀情 小說 靈鷄夢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豔情偵探 小說 偵情 謀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奇情 小說 孤雛劫 全一冊 價洋二角

▲言情 小說 藕絲記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軍事 小說 刺薔薇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全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碧血巾 全二冊 價洋五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千古恨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慘情 小說 淒風苦雨記 全二冊 價洋七角

▲怪異 小說 妖像記 全一冊 價洋六角

▼偵探 小說 玉環外史 全一冊 價洋三角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引起
藝術
觀念

全書
一冊
價洋
二角

啟發
科學
智識

是書本科學之真理為
 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
 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
 為一編自聲光化電氣
 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
 製造等分為十餘門計
 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
 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
 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
 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
 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
 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鷹 之 宗 徽 宋 (畫 名)



月 下 之 斥 候 騎 兵 (畫 名)

奇情小說

紫

貂

裘

社會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是書爲小說家賈君少芹所著描摹
近數年來社會形狀禹鼎所不能象
溫厚所不及照者一經點綴無不惟
妙惟肖全書舉定一人爲主千奇百
怪串成一線不同游騎無歸昔南海
吳趸人先生所著目視二十年之怪
現狀爲社會小說之上乘方之頁君
此書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全書三冊

價洋八角

上海新華書局發行

各省各大書坊代售



奇情
小說
紫貂裘

吳門天笑生述

某歲新春粵之鉅公家開茶會招待多時彥閨媛裙屐一時稱盛也座中有兩女賓一纔半老一可二十許似爲姑婦均作西裝御紫貂裘同人有嘖嘖羨其美者友人告余曰君不知耶此兩領紫貂裘其中蘊有悲歡離合之歷史在此絕妙之小說材料也君明日觴我者我當掬其詳以告君余曰諾明日乃觴之餐館下所述者均吾友語也

友曰君昨日所見之二十許麗人者爲粵之南海人黎其姓曼德其名家貧而苦學樁蕢早背矣一日忽得其女同學李閨英之一書書中大旨謂吾兄爲我介紹一事亦繪畫中勾當約三月可畢事妹於窘鄉中得之不無小補今將以星期二就道中心歉仄者前曾負君之五十金此時尙無以相償我有紫貂裘一襲當日在校中競尙西裝時所製君所知者物質尙佳式樣亦可人意惟我則嫌其窄小不稱體藏之徒疊箱篋在我已成廢物而君軀較我爲纖短服之必適卽以此裘抵君明知吾姊伉爽必不欲取吾物作抵然吾心耿耿終不能舍我輩至好豈同流俗望於星期二顧我將與姊握別也

曼德接此函躊躇不知所可念李閨英吾同學好友朋友有通財之義彼窘不能償所負我何能取其物爲抵行同市儉之所爲然黎曼德之窘不減其友亦業畫雖足自活然所得畫資之紙幣平鋪不能如畫幅之廣顧雖窘尙足周給其友李閨英方在困阨中彼獨擷當五十金與之且從未索償而今得閨英書反蹙然不能自安已而毅然曰渠衣不稱體疊置無用今以予我亦誠意相授取之或不傷廉我雖覺此

裘服之過華。姑取之以慰彼心。決以星期二詣彼處。且與話別也。

閨英居吳淞。星期二之晨。曼德附火車行。時方三月春寒。猶勒顧以晴麗之天光。直覺熏人欲醉。矧以美術家對此。尤有欣欣向榮之意。時曼德衣玉色之呢衣冠。廣簷之冠。綴以澹紅色薔薇之蕊。迎風隨步而顫。爲態至輕盈。彼以畫家而人。尤入畫。雙眸如點漆。尤足徵其人之明慧。至吳淞後下車。自車站至閨英許。爲程可里餘。本可以人力車代步。然而畫家愛清景。則不如緩緩行也。經一家夾道。皆古榆勁柯。參天入春。初遂隱隱。籠微綠。野外有河流一灣。蜿蜒田畝。間芳草平鋪。蒙茸如茵。又遙見村舍古屋。歷落可數。頽垣圯石。間苔色蒼蒼。猶滿附其上。鳳尾草之屬。掩映籬落。間雜花生樹。鳥音宛轉。益以淙淙之河流。如奏天然之樂。時道上行人漸稀。已方午。炊人皆聚餐家中也。

行行重行行。斗見二百碼之遙。有一崇墉巨屋。而外繞以籬。一汽車方止門外。曼德思如此幽絕清雅之境。乃有此時世之厭物。令風景失色矣。乃疾行而過。行次一村舍。籬門忽啓。有牧童驅三牛出角。修而形穢。童子則若甚狎之。黎曼德生平最畏牛。見卽避之。雖拊衷自問。牛無可懼。然見之輒作驚惶態。牧童見黎曼德之窘狀。故鞭其牛。牛奔而曼德更大駭。絕馳牧童復呼哨。牛後黎曼德大窘。四顧求避。顧道之兩旁。一爲絕高之園牆。一爲籬落。實無可逃避。斗見一汽車。車空無人。乃極力奔就之。此時世之厭物。乃一變而爲避險之恩物矣。

至車次。更不復躊躇。急啓門。聳身而入。意爲無人者。而孰知車中固有人者。一西裝少年。方蹙坐車隅。手詩集一冊。方默然神會。女郎奔入車中。皇急幾撲少年之身。而少年忽覺天外飛來一曼妙之女郎。正瞠

目不解而黎曼德此時之臉飛紅過耳羞不能仰僅喘息微笑言曰噫我固以為此中無人也少年仍愕視黎曼德喘息略定即引手指車外曰牛逐我急故冒味登車少年隨所指處視之果見三牛然此際已



不奔突方徐步緩行而牧童見黎曼德已入車中亦不驅牛追逐也

少年訥訥然曰女士畏牛乎然我觀牛至馴靜不類逐人者黎曼德益赧曰牛殊不馴靜即馴靜我亦畏之我將即去此乎抑能少俟令牛去遠乎少年驟然而笑其笑似非出於自然若強為之者然為狀則至溫藹可親也乃曰且少住待吾母氏出載君去稍遠勿使牛及也曼德曰市來此村野見此龐然之牛輒

勿須是待牛去遠我即無懼耳我恇怯殊甚宜見哂於大雅顧我久居城市來此村野見此龐然之牛輒生惴恐良亦不審何故也

少年曰：女士畏牛乎？我則畏見生人。君詎不知人之可懼，有甚於牛歟？黎曼德聞言愕然，思此少年何爲斗發此論，則勉爲之答曰：然則君好惡之情更較我爲不幸。蓋避牛猶易，而避人實難也。少年覺女郎之言漸漸投契，則亦應之曰：然也。我生平畏人，故亦避人。卽如頃者，母氏挈余乘此車來時，渠自詣友人家，而乃偷得片刻之閑靜，坐綠蔭之下，領畧郊垌風景……黎曼德卽續其言曰：萬不料有一女子突如其來，敗君清興矣。

少年復菴爾曰：女士猝然而入，我固不能無駭然。不遽敗吾興，且突如其來者，似轉勝於預知。突如其來者，方其未來之先，吾中心固坦然。罔覺若預知者，或轉懷殷憂，疑慮個中况味之難堪，不可言喻。黎曼德曰：然則我之來，此唐突多矣。以君隱身車隅，實未知此中有人也。少年曰：誠然。我之隱身車隅，亦爲避人計耳。黎曼德不禁微喟曰：君之畏避人類，竟至於斯寧非人生一恨事。然若久居都會交際之地，與人相習，此病自瘳矣。少年曰：女士若村居，與牛相習，亦不畏牛乎？女郎曰：我亦不自知。果村居者，畏牛之癖或除矣。又曰：佳哉。此間之村景城市，那得有此兩人傾談漸洽。

時曼德一瞥此汽車上，亦有一貂裘斗念。今日之來爲訪友，并取一貂裘，奈何忘之而與一不相識之少年縱談，卽起辭曰：牛去已遠，我當行矣。孰知此避人之少年，竟不欲避此女郎，依依不忍別。則曰：曷不少待，恐牛見君下車復返，相逐也。黎曼德聞言亦頗惴惴，遲疑曰：其然耶？君不觀牧童已驅之田中，當無恙矣。時光非早，不可復留。語已凝視，少年面忽發赭，因稱謝告別。少年亦莊重謙遜，啓門送之。車外卽復兀坐，取詩稿而此時思想竟不在詩時。時遊目及於車外之風物。

車門斗闢入一中年健婦顏色蕭厲無倫目光鋒利如將刺物是卽少年之母也入時卽有不豫之色呼曰驥兒彼女子何在耶少年端重如故曰女子耶母冷然曰爾謂我不知耶頃者阿曼自窗外望意欲一窺汝作何狀則見車中有一女子今何在者少年夷然曰女子耶有之一女子畏牛避吾車中耳母曰妄哉今之女子已百無所畏乃畏一牛汝實告我女爲誰氏少年曰此則兒實不識其爲誰何第知彼畏牛避入車中我請渠畧待待母來渠不允已行矣母時方就司機之座作乾笑曰渠安能待我來我來則面斥之安有循禮法之女子而直入有少年踞坐之車耶少年曰是則未可冤渠因渠未知車中有人也母曰佳哉姓氏不相識已爲之作辯護矣容我觀之曾竊我車中物也未少年曰此決無之蓋少年雖作是語而心緒撩亂也

黎曼德行後亦忽忽若有所失陽春烟景均等諸瞥眼風花鳥啼花落似添愁緒行可一刻許始抵李閨英許歡然道故握手言情見黎曼德之服裝閑雅則曰美哉飄然若仙矣旣而出貂裘示之曰君試觀之此良不惡也今日天氣和煦携之而行斌妙入畫矣黎曼德視貂裘果甚美好乃曰閨英姊此衣甚華我實不配服此也且此來與姊話別意不在是乃告以避牛躍入汽車事閨英笑曰此必裴氏之汽車少年名裴德驥人傳爲一書獃也顧學問甚佳尤長於詩惟其母爲人頗嚴峻人謂此少年必有如此之母方足相劑家產至富恆駕車出遊必與其子偕而此少年至畏生人尤畏見女子從未與女子交一語渠自謂必持獨身主義而人亦謂裴德驥之論娶實爲希望以外事君乃與傾談可云奇遇然渠必以君之相擾震懾至於一星期渠旣促促可笑至是君何不久留車中令彼瑟縮無以自容乎曼德曰我急於見姊

不暇更與周旋。然在車中爲時亦非暫矣。

兩人叙談可二時。閨英餉其友以茗點。又強其御貂裘以度其適。否黎曼德則助之摒擋行李。并送之上船。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雖小別數月。不能不讀江文通之賦。而黯然魂銷也。歸時赴車站。攜貂裘以行。意頗怏怏。則以良友遠行而頃者之事。又兜上心來。不審何以往復胸中不能自已也。

方黎曼德送其友上船時。而裴夫人適停車於衛西琴博士之門。博士亦居吳淞。養疴也。乃回顧少年曰。驥兒。我往視博士。汝其與彼家人晤談。少年曰。此非我所能爲也。母曰。爾何拘迂。若此。博士數女兒皆敏妙。而婉淑。汝未識之耳。一經把晤。自必傾心。少年曰。否。我從不傾心於女子。夫人怒曰。然則爾乃沉埋於此。腐朽之書卷耶。若方年少。乃迂腐至此。少年曰。母以我爲迂腐乎。然我則不自承。苟有可以效命之處。我當爲之。若與女子周旋。則誠非所習也。夫人曰。爾男子也。而羞怯若此。女子且畏之。尙有何事可爲。語已。卽掉首下車。入博士之屋。

少年雖怏怏。而母夫人已去意。遂釋然。不忍以此清寂之光陰。擲等虛牝。則立取詩集。安坐車隅。曼聲低哦。少選。忽有一人。輕啓車門。徐舒玉腕。取姑氏之貂裘。以去。復輕掩之。少年雖見之。顧方潛心詩境。殊未厝意。已忽愴然。悟默念取裘者。誰母氏留我守此。今其裘爲人攫。我將何以對之。因探首車外。則見一女子。衣玉色之呢衣。冠廣簷之冠。綴以澹紅色薔薇之蕊。臂挾一貂裘。方向車站中疾馳也。少年審視之。此女非他。卽頃者以避牛故。闌入汽車之人也。意大駭。默念彼竟攘我母之貂裘。以去耶。猛念頃者之入此車。亦必爲此裘。不然。見已於車隅。時容色何倉皇乎。我生平從未接近女子。今日乃破格一爲之。與彼

周旋至五分鐘之久。自彼去後，猶復縈思。孰知其行卑汗。一至於此。吾誠蠢人，深悔不應降格。因益信女子之不可親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女子交接，即獲此惡果。則此後惡運紛乘，又不知至於胡底也。又念



母氏恆斥我為無能。我今日觀其裘之為人所攫而袖手旁觀。吾母益將呵我一裘所值無幾。而以此表曝我之無能，則大不可也。我欲自雪者，此其時矣。思及此，兩腮盡赤，似戰士之初次持械臨敵，躍躍欲試。顧又瑟縮未敢前，既而生一決心，奮然啓車門一躍而出，縱步遙追前行之女子。

車汽笛一聲，機輪徐展。而裴氏之少年，則自售票處購得車票。至站外，車已蠕蠕動矣。見一站役方啓車門，力推一女子登車。少年急追，至最後一輛，攀登踏板。經適者力助女子登車之站役，前站役見其狀危

則環抱其腰力曳之下少年方力掙而脫車已去遠矣站役謝罪曰先生恕余無狀然先生爲勢至險卽有要事亦請稍待十分鐘毋以性命輕鴻毛也蓋慢車於五點四十分卽發矣

少年怒極曰汝實誤我事不細也語時猶目送開行之火車意頗憤憤猶思彼女子得無見我狼狽之狀而益復得意乎思及此益憤恨欲絕卽覓站長告以故站長曰此易易耳先生若能以其衣飾狀貌見告則我以電囑彼站截留其人可也少年大喜卽詳述其衣飾狀貌站長曰君第在站外遙見其人耶曰今午曾與之晤對至邇必無有訛君第電達彼站截留其人我卽以第二班火車往也站長應之而裴德驥則私心竊念謂個女郎音容笑貌尙在目前且其爲狀類誠篤而不意其爲妙手空空者真不敢相天下士矣

時黎曼德默坐車中雖別一友得一裘均愀然不置意獨念頃者避牛之事殊覺可哂偶爾廻顧車窗則柳陰麥浪中處處皆印車中少年之小影不禁靦然而笑自思此誠一書癡然亦可人也後此將不可更見其人一面之緣亦云慳矣此時猶髣髴憶其狀態車中寂寥曷不以鉛筆默鈎其像於是檢提囊中得舊鉛筆小手冊略繪其面龐居然神似因思彼詩人也而我乃畫家我歸家後則細繪其頃者汽車中之情狀而觀以美景陳之美術展覽會中必有識者而亦不負我今日郊遊之一行留此紀念寧非一佳話乎正凝思間而火車漸停已抵囂且塵上之上海矣

車中旅客皆紛紛攜取行裝而黎曼德亦攜貂裘而出將出站門斗有一衣制服一衣便服之二人趨前曰有電報致女士黎曼德大詫曰電報致我者耶曰然請向站長一觀黎曼德卽隨之行而便衣之人躡

其後彼初未覺也。少選至站長室。衣制服者自衣囊中出一電報語之曰：「余車站警務長也。此電來自吳淞車站。站長謂彼處有一汽車失竊一貂裘而五點三十分所發之火車有一女郎挾貂裘而行其形容一一如女士故敢冒昧暫留女士彼越二十分鐘即至待其來一辨是非此實我輩之職務也。乞女士恕之。」

黎曼德聞言羞憤已極曰：「嗟夫乃冤我爲竊裘者乎。傍有服便衣之偵探若頗憐之聳肩曰：『電報中所言之女郎與女士一一畢肖無訛。故相尼耳。』黎曼德曰：『裘爲我之所有何認爲竊我。』詣吳淞訪一友裘卽此友所贈警長曰：『聞女士之言我亦信之。我固知此舉必誤。第少俟之終必水落石出也。』黎曼德悲且怒曰：『誣人清白實野蠻無恥之尤。究竟誰其誣我行竊耶。』警長曰：『女士此非我輩所知。但請少待失主之至。不難辨白。』至時再當向女士謝唐突之罪也。警長乃爲取一椅延女郎坐并授報紙一束俾以自遣。警長自出室外。惟偵探則徘徊窗外耳。

黎曼德雖俯首閱報而心焉不屬。思潮起伏胸中轉轉欲笑不能欲哭不可默思今日已兩遇險矣。頃者之事猶有人相庇車中少年之面目斗又湧現心頭。又思脫此少年知我此時在患難中當來一援手正馳思間而室門忽啓則果爲其意中之少年也。警長亦隨之而入黎曼德見之不禁駭愕以爲一念感召之速乃如響斯應耶。顧少年殊莊肅傲然視黎曼德面警長曰：『信此女子也。曼德大駭失聲曰：『何也。』少年又曰：『是彼來竊此貂裘也。』

黎曼德挺然直立顏色嬌厲曰：『君何爲冤我。』警長曰：『女士識此君乎。』曰：『我頃者曾避其汽車中與謀一面。』

也。偵探曰：晨來無雨，避車中，胡爲黎曼德？曰：初非避雨，乃避牛耳。偵探聞此，與警長相視而笑。少年曰：我請白其事。此女子頃者嘗闖入吾車中，初未知我在車中也。既見我在，始自言避牛。直至下午，我方讀書。車中有人輕啓車門，取貂裘去，已而我探首外望，則彼方挾此裘向車站中趨也。黎曼德聞言大憤曰：裘固吾物，若竟敢以此相誣，我自頃間遇子後，卽不復見子。裘爲吾友所贈，我挾裘疾馳，蓋爲乘火車也。警長溫語爲之排解，曰：既各執一詞，則女士自可電招其贈裘之友，是非不難立剖。黎曼德嗒然曰：是又未能也。渠已於一小時前乘輪遠行矣。警長與偵探又相視無言。偵探問少年曰：然則君必欲控此女郎乎？曰：然。曰：如此，則我爲召一警察，君自控之。警署可耳。黎曼德憤急曰：我必不赴警署。爾如此相誣，野蠻極矣。脫我爲男子，子必不敢若此。蓋欺我女子耳。少年此時又若相煎太急，踉蹌不自安。黎曼德曰：若所失之裘，有無特異之點？世界貂裘多不，僅汝家一襲也。少年曰：裘爲吾母之物，有無特異之點，我未嘗留意。此瑣屑之處，黎曼德曰：嗟夫，君何魯莽若此？後必追悔也。實則此少年已有悔心，惟殊難收篷，故兩唇堅闔而不語耳。

方相持，問一婦人衣貂裘入。少年大愕，呼曰：母何來也？母冷然曰：我固知汝必作如是呼，爾不告而行，棄此空汽車於道傍，果何爲者？乃令我四出尋覓，至車站始知汝爲吾貂裘而來。此我卽乘汽車追蹤至此。汝何爲擾擾於吾裘？我自取之耳。誰則竊之者？少年囁嚅曰：我固見一人伸臂入車中取去也。夫人曰：獸兒臂卽而母之臂也。我以此裘爲新式，取以示博士之女兒者，個女郎何人？何與吾裘者？而若乃留難之少年，訥訥然曰：我見渠挾裘匆匆赴車站，我追之不及，故以電截留其人。蓋我之意想……我之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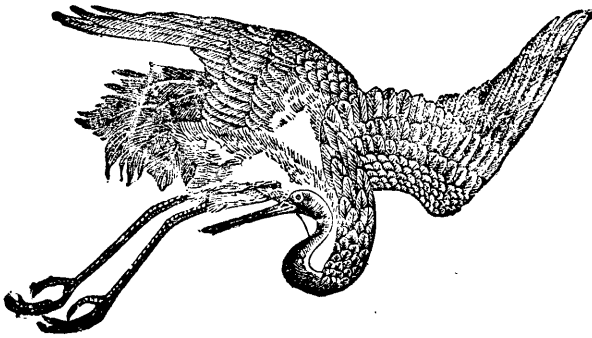
……夫人大怒曰爾之意思耶爾固善於意思者汝謂此吟詠之事耶可以一聽汝之意思此何等事亦以意想爲之爾之意思如此獨不念此可憐之女子意思爲何如也語次目黎曼德此時黎曼德舉向者悲憤之念盡拋撇天空靦然曰此亦無妨今幸已白我冤若頃者之狀況我實爲一女僮兒矣賢公子爲夫人守護其物頗見忠實夫人宜嘉之不當罰也

夫人曰女士乃寬赦之乎女士既寬赦之我又何必斥彼總之我以彼沈淫於詩歌馱氣太重今違此誤其原因亦在此言時卽就黎曼德頃者所坐之椅而坐縱聲大笑警長及偵探亦哄然獨少年爲狀頗瑟縮裴夫人俯仰之間忽觸一物墮地檢視之則一小手冊而中繪一人之面龐則酷似其子不覺失聲呼曰噫此癡兒之小影也是何人之物警長及偵探亦趨前視同聲呼曰酷似裴先生黎曼德不禁面赤曰火車中無聊偶追憶畫此亦景仰詩人之意也語時急攜貂裘曰我意我可去矣夫人急曰我意女士請少留卽迴顧其兒曰驥兒來汝其何以自處少年曰我實無以對女士

黎曼德則趨其前曰此細事耳幸勿介介少年期曰我今將何以負荆請罪夫人曰雖然女士固赦吾等而女士家人知之將謂我何黎曼德笑曰此可無慮我蓋子然一身耳夫人曰然則女士何恃以自立黎曼德曰業畫自養耳夫人微拊其肩曰佳哉女士果見宥盍乘吾車偕歸吾家癡兒誣君路上頗有聞者脫與吾輩同車則路人見之嫌疑盡釋矣至我家後尙煩汝畫一像以釋嫌怨女士聽之此我所請求者毋却我也乃共車而歸少年裴德驥之像成果栩栩欲活又逾數月而黎曼德亭亭倩影乃與少年之像並立人見之謂一對璧人天然嘉耦一詩人一畫家也而裴德驥自此乃不畏人而黎曼德自此并不

畏。牛。蓋。牛。固。玉。女。於。成。者。也。

紫貂裘



紀事小說

爭

死

上海文書局發行

警

世

小

說

繪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
 海上繁華夢共三集
 緊接前書先後凡二
 百回一氣呵成實為
 說部中洋洋大觀初
 集二集早經出版三
 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二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三集

全書二冊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一成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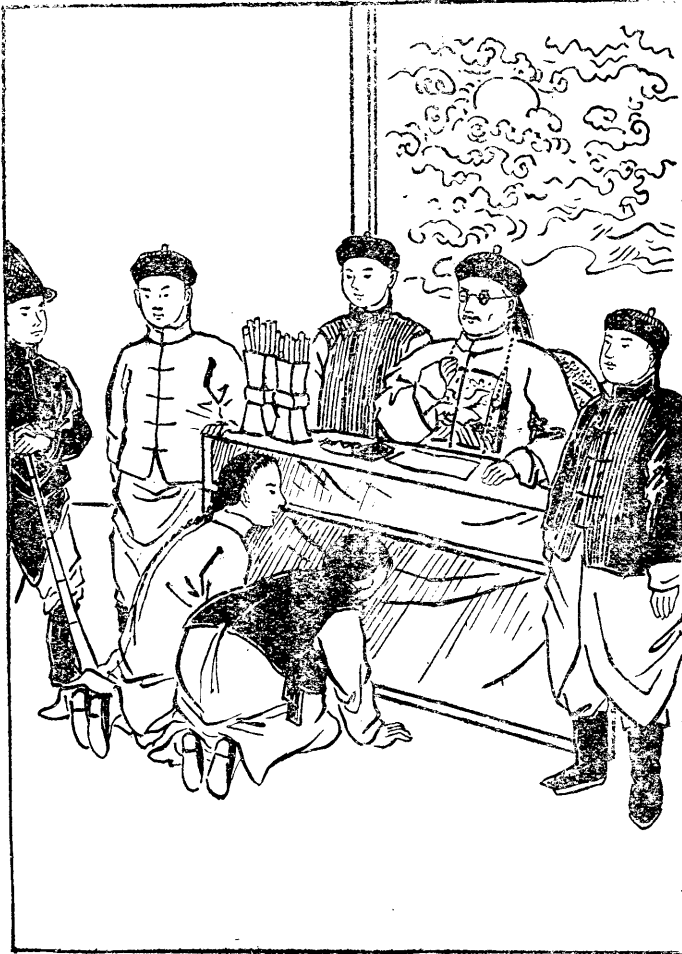
紀事
小說
爭死

謙
六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擇肥撻足。逐鹿先鞭。舉世滔滔。競爭至死。顧獨尠見有爭死者。假曰有之。其必求諸野乎。吾嘗聞一事頗可記焉。

皖省某縣（似云是五河縣俟考）瘠地也。民風醇樸。能守禮法。前清光緒某年（約在光緒初元）縣有報殺人者。而兄弟二人爭自首爲凶手。兄曰趙大。弟曰趙二。死者爲一少婦。則趙大之妻。而二之嫂也。被殺在趙家中。尸橫於樓下一室之牀上。是室二所居牀。二之臥榻也。時邑宰爲仁和陸春江中丞聞報。循例先往相驗。見死者面色慘厲。憤怒而身無寸縷。傷一處在腰腹間。痕狹而斜。入甚深。血溢枕席。驗爲刃傷。確係致命。此外無他形迹。覓凶器不可得。陸公思是必姦殺無疑。回署卽堂訊趙大。趙二以二先來首告。因先詰二曰。死者是汝嫂乎。曰。然是汝殺之乎。曰。然。詰以何因。則遲疑有頃。曰。因逼姦耳。趙大在堂下大呼曰。青天在上。母信彼言。彼所言悉妄也。公不應復諭。二曰。殺人抵罪。國有憲章。蔑倫弑嫂。情節尤重。果屬汝所爲者。汝詳言之。倘有隱情。汝當速白。毋妄供亂真。二叩首曰。事實小人爲之。小人兄弟二人同爲某布肆夥。傭向晚則一宿肆內。一歸家中。兄已成家。小人未娶。以故兄歸時爲多。昨夕兄值有事未畢。令小人歸。小人既歸。無端忽生邪念。遂醉嫂以酒扶置己牀中。圖肆非禮。卸鬆帶解。嫂驟驚醒。堅拒大呼。小人一時情急。頓肇凶禍。公曰。凶器爲何物。曰。廚刀。公曰。匆遽問安所得刀。曰。適在牀前案上。耳。公曰。今藏何處。曰。昏饋倉皇不記。棄置何所矣。公拍案厲聲曰。寧有是理。且以傷痕言。既係廚刀。何狹而深。趙大欲

言者屢輒爲隸役呵禁至此聞公駁二之語不能復忍呼曰青天明鑒彼本未行凶安得有凶器小人實手刃死婦有刀可以爲證卽出刀呈驗公取視之尋常解手刀耳長約五寸闊僅如指鋒鈍且蝕滿綴鏽



作他念急仍返肆中有頃心定乃憶及妻死弟牀必累及弟悔恨無及又念弟見狀當先來告與之偕遁可耳孰意弟乃妄認殺人想弟特出於愛兄之故冀代兄罪然小人又安忍嫁禍故自行投案願按律以

花知大言亦妄此刀寧足致人死與創痕亦不合姑詢大以殺妻之故大言妻素浮蕩屢挑其叔幸弟守禮嘗密告小人防閑之昨弟先歸後小人肆中事了以爲時猶早卽亦繼歸至則家門虛掩呼弟不應入後室見牀帳下垂知弟已臥揭視不意乃小人之妻裸臥其中睡夢正酣弟則不知何往陡念必妻又調弟矣憤甚卽取刀刺之初但擬創彼不料遽死既致死不暇更

小人抵罪雖死無怨也。公聞彼兄弟所言迷離，愴疑惑滋甚。命傳布肆主人及左右鄰一一詳詢，證其虛實。肆主言：趙二以傍晚歸，大宿肆中，殊未見其他。往鄰甲言：趙二昨夕來假宿，據云抵家門閉，呼嫂未應。度已早睡，故來此。以前亦嘗來宿，吾家因不爲異，留與共榻。今晨纔辭歸，卽聞驚呼聲，衆共往視，見大妻被殺，二木立如癡。衆教令速往告，大遂匆匆出，不知其來自首也。鄰乙曰：二似非眞凶，吾於夜半起至庭中，便旋聞彼家人聲甚雜，吾以爲彼兄弟均歸，特怪其夜深胡尙未睡耳。旣大留肆中，二寓甲家，則彼時人聲又爲何人似頗可疑。陸公靜聽衆言，且默察趙大兄弟神色，決知二人必非殺人者，是中必有難言之隱，亦不復窮詰，卽命分別暫繫候覆訊。

趙所居處巷僻且陋，入夜殆絕行人。惟擊柝者與巡夜之弁，以時一過焉。一日之夕，天容如墨，星斗無光，淒涼闌寂。巷中幾類鬼域，時近三鼓，忽有二人行將入是巷，手無燭炬，摸索暗中。巷中又有迎面來者，三人前行，籠燈者爲一巡兵，居中者爲哨弁，某其後更一巡兵隨焉。聞弁呼前行者高舉手中燈，防爲風滅，又回顧後隨者曰：吾刀攜以出，否？後兵曰：常攜之，刀覓之不得，果置何處乎？弁怒斥曰：壁間不別有一刀乎？何不卽攜以行？兵受斥，喃喃語曰：尙以不攜刀爲佳，免更肇禍。弁乃無語，行且抵趙氏門，弁忽側視門內，疾趨而過。旣過，復回首注視，又趨而前，若有所覩而畏怯者。此時將入巷之兩人，方立巷口默覘之。旣見三人者行且相遇，乃隱身路旁大樹後。三人匆匆行過，亦未及覺。行已遠，兩人自樹後出入巷，至趙氏門前，瞻顧久之，亦出巷去。此兩人爲何人？一蓋縣令陸公，一則其親隨也。陸公以趙氏案情可疑，細思略無頭緒，乃微服私行，察訪輿論，冀或有迹兆可尋。業三日矣，徧經各處，無所得。是夕將歸，無意遇此。

三人既見某弁惶恐之狀。又聞從兵肇禍之語。頓疑將母與此案有關係。明晚更覘之。明晚陸公乃先至趙家。其家臨街有樓。本趙大夫婦臥室。樓下分作前後兩間。後半趙二所居。卽婦被殺處。樓梯亦在焉。公循級而上。半啓臨街之窗。以便下視。待久。僅有擊柝者過。絕未見有他人。三鼓後。始見昨三人者復來矣。將及門。弁又呼。注意燈火。其手中則持一佩腰之刀。注目門內疾趨向前。且以刀向門亂揮。二兵則殊從容。格格作笑聲。且曰。人畏刀。鬼亦畏刀。乎。弁呵止二兵。毋妄語。旋出巷去矣。

凶案出後。瞬息五日。縣官既不能決。趙氏弟兄孰爲真凶。又未聞別行緝捕。茶坊酒肆中紛紛聚談。都論茲事。幷私議縣令之疲。懶閣案不理。某夕傳聞官將覆訊。是案衆以兄弟二人爭死之奇。觀審者不期而集。圍如堵。牆陸公升法堂。公座首提趙大趙二入。公略詰問二人。爭認如前。公命退候。兩旁傳某某三人。來有頃。三人入衆集。視則查夜之哨弁及二巡兵也。羣以爲奇。亦有私語。謂必令作證人者。哨弁入時。戰栗幾不成步。及公案前。不覺下跪。公正色曰。某趙氏婦被殺案。凶手何人。汝知之乎。弁惶恐啞聲。應曰。不知。公顧二兵曰。可如頃所供者。更言之。毋狡遁。不則幷科同謀之罪。二兵目弁。弁斂止之。二兵曰。吾等不便隱飾。奈何。頃亦已實言矣。遂言趙氏婦固弁所殺。我二人無與也。是夕從渠巡夜。行經趙家。見外門闔而未遂。燈光外射。時當深夜。恐或有宵小竊入。因叩門呼令關閉。久無應者。試入室。室無人焉。登樓。樓亦無人焉。大駭。返身自樓下。乃微聞鼾聲。出自梯後牀中。呼之。又不應。揭帳視之。則裸臥一婦。我二人驚退。彼乃見色。思淫。遽圖肆欲。婦驟驚醒。大呼有盜。彼取刀劫之。禁使母聲。婦不聽。復呼且起。欲逃。瞥見彼以刀刺之。我等急前阻。已無及矣。既肇殺人禍。彼急出我等。亦隨之。明日聞趙氏兄弟竟自認爲凶手。彼大

喜幸免哀求我二人毋露風聲然自後行過趙家門前彼輒若有所覩殆心虛而目眩也弁聞二兵直供駭汗伏地不敢聲公謂之曰汝尙何言弁但有叩首乞恩公令親供弁供一如二兵語追問凶器云藏居室複壁中命取以來比較傷格所填一一符合公遂令弁畫供候申詳定讞

正凶既得趙氏兄弟當然無罪矣二人在旁聞弁供初則愕然繼則相向涕泣公召使前諭之曰汝二人既非凶犯何爲妄承大曰以弟自首心實不忍二曰疑兄殺嫂悲兄將罹罪故願身代公曰汝二人言皆於情理未合趙二固明知其兄在肆不歸則當發見嫂被殺時何致便疑及兄平素苟無他故兄又何致殺嫂若趙大見妻被殺弟出自認因姦致死則弟實非人縱使平日相愛至此寧尙足惜乃反欲代死詎合人情是必尙有他故二人均不承有別因公溫諭再三堅執不言公怒曰不速實白并科汝二人以欺妄藐法之罪大乃謂弟曰是夕情形吾實不知弟其先言之二泣告公曰小人雖不殺嫂嫂實由之而死小人是夕自肆歸家晚餐時嫂忽舉酒相勸小人力辭不飲嫂似不悅獨酌且醉飯罷嫂復命以錢往市中償還某店欠價思欲待明日便道往嫂必不可遂行比歸推門入不見嫂以爲不及待上樓寢矣卽亦解衣擬就榻不意嫂竟裸臥小人牀中大驚且忿恨嫂無恥欲呼之醒念瓜李嫌不如往宿鄰家聽彼自覺匆遽間亦不憶及門戶無人照管及次晨歸嫂已被害於牀私意吾家向無他人入室必兄歸見狀怒而殺之深悔因別小嫌不呼嫂起致此慘禍又痛兄且蹈刑計惟自認可免兄罪初不料凶手固別有人也大曰是無與弟事皆兄之咎也公催詢其故大曰茲事蓋由小一人一念之差醞釀而成小人家無恆產兄弟二人爲傭自給幸力食之餘稍有積蓄小人藉以娶婦自有婦後食指既增兄弟所入僅足供三人

衣食乃無餘力。更爲弟成家。心常歉然。以弟苟自顧。一身固綽然有餘。所以拮据者。實緣兄嫂累之積久。無良策。遂生妄念。念娶婦所費。既出。兄弟公積之資。衣食所需。又藉兄弟合作之力。則婦固非一人私有。與弟共之。始當卽以此意商諸妻。妻不允。乃強逼之。怵以苟不從。吾言吾亦不忍獨享室家之樂。惟有令汝大歸。妻不得已。乃允。俟緩圖之。自後。小人遂常宿肆中。令弟歸家。一日。弟忽謂我嫂在青年。兄當歸與共處。母久使獨宿。小人知言中有物。事不諧矣。歸詢妻。妻謂吾屢以言餽叔。叔若不解者。吾亦無如何也。小人意不謂然。謂弟特畏兄知耳。年力方壯。寧無情慾。遂更爲妻畫策。夜當醉弟以酒。然後先往裸臥。弟牀弟見狀。必不能無動。不然。亦必強迫成之。再告以出自吾意。令弟母慮是夕遣弟歸。弟不願強之。乃行。次晨。遽聞妻被殺。弟且自首。小人以爲信。弟殺之。被殺不外二因。一則妻或中悔不從。吾言弟強求不遂。又恐聲張懼而行凶。一則弟或堅執不允。以嫂無禮相逼。急不得脫憤而加刃。無論二因孰是。皆由小人之害之。故願爲代死。無怨。陸公聞此情理外之情。理嗟歎久之。曰。趙大所爲。幾陷弟於不義。不得謂爲無罪。以汝兄弟相愛之誠。姑置不問。趙二愛兄敬嫂。深堪嘉尚。吾有二婢。年皆及笄。本當遣嫁。今畀汝兄弟二人各自成家。此後可免不均之歎矣。二人叩首泣謝。誠感青天厚恩。然小人不致領賞。公曲諭之。仍固辭。公悟曰。吾知之矣。命召布肆主人。上曰。趙大兄弟傭於汝肆。爲力勤乎。肆主曰。佳甚。公曰。今汝尙復用之乎。曰。彼二人既無事。小人肆中仍需彼兄弟相助。公曰。彼二人死且不惜。必能忠於所事。爲力當勝他人十倍。今令汝給彼二人以倍值。汝願之乎。曰。願遵公諭。公大喜。顧趙大兄弟曰。今可無慮矣。卽呼二婢出。並取百金。囑肆主曰。二婢汝攜之歸。汝爲主婚嫁。彼兄弟此百金可爲稍備。奩具肆主謹諾。趙大兄弟感。

極而泣。是時但聞堂下觀者咸大呼曰：陸青天。陸青天。謙六曰：仁和陸春江中丞循聲治迹。近人隨筆叢談中傳述頗多。惟前事則尙未見有紀載者。吾蓋聞吾友李君壽甫述其先德。晴川先生之言。晴川先生與陸公同時宦遊皖江。蓋目覩陸公理是案。並親聞詳述其中曲折者也。且謂陸公意得甚常舉以告友人云：就茲事論之。陸公明察平允。殆無愧神君生佛之稱。若趙大以一念偶誤。轉入歧途。幾亂倫常。遂釀菑禍。蓋質美而未學者也。然特以愛弟之誠。至不肯私有其妻。并不敢自惜其生。是足以愧夫世之重牀第而燃豆萁者焉。至如趙二。吾無間然矣。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完)

林 詞

贈薛三

玉嘉

錦水飛來第二身。蕙心更擅藝如神。相憐南國應無輩。不
 悟東家別有鄰。紈扇寫留騎鳳女。寶符賚向馭龍人。碧山
 煙外含愁思。猶似蛾眉隔座顰。

涼壁哀蛩。弔蕙帷計狂祝。夢又多。違錦書。織恨盈千軸。鈿
 帶縈愁。滅一圍。弱水藥來娥月皎。明河槎去客星微。越人
 不肯歸。西子花泣吳宮掩夕扉。

銅標誌里候靈芸。中道香車改輒聞。魂逐飛蓬辭夜幕。淚
 隨落葉點秋裙。尾生作鬼難仇水。巫女爲神易變雲。自古
 情多歡便少。雙棲何必笑離羣。

哲
理
小
說

夢

耳

政界！軍警界！均各依其人之

學界！婦女界！地位身分職業

家庭！及關係之不同

商界！社會！而編纂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共) 上海

(分) 文明

(七) 書局

(界) 發行

全十二册

價洋一元

(凡) 各省

(三) 中華

(五) 書局

(類) 代售

慶賀類 問病類 唁慰類 餽遺類 道謝類 別離類 懷敘類

通候類 預約類 謀事類 揄揚類 介紹類 保薦類 延聘類

雇用類 謙遜類 辭歇類 請求類 懇託類 允諾類 勸勉類

諮訪類 報告類 詰向類 聲明類 道歉類 訴訟類 籌備類

營業類 轉運類 匯兌類 抵押類 借貸類 錢債類 保險類

法國大仲馬 A. Dumas 原著 瘦鵬譯

大仲馬曰。一日晨起。天至晴明。朝日杲然。直貫窗櫺而入。狀若百戰百勝之名將橫刀突出。力足以制服一切者。予摩眼而起。蹀足至於窗前。仰視高穹。作明碧雲幕。盡揭日光。乃益燦行人。過窗下。舉欣欣然有喜色。天容似亦含笑。向此人。寔予惰立移時。卽出而散步。俾吸清新之空氣。用以自舒。并至圖書館。與館中人作小語。比歸。忽於案頭得一小裹。外附書一。書不署名。寥寥作數語曰。「仲馬先生大鑒。當先生讀此數頁之文字時。作者已與世界永訣矣。吾於身後一無所遺。惟遺此數頁。以贈先生。什襲珍藏之。唯命拉雜。摧燒之。亦唯命。」予讀書既。卽發裹。得稿數頁。上標巨字曰。「萬無其事。」其題則曰。「死人之史。」尤有小字曰。「死人自述。」其文曰。

一夕爲十二月中衰颯之夕。予儕三人。同坐於一畫家畫室之中。天陰且寒。雨打窗。浙瀝作響。火爐中。然槽。光亦黯澹。而弗明。予儕均少年。健於談。所語都極活潑。勃勃有生氣。顧以如此陰寒之夕。實足令人無歡。厥後語鋒一轉。遂亦轉爲肅穆。座次然一酒精之燈光幽碧。燁燁四燭。壁間方張所繪神聖之像。受光栩栩。欲活。似將聯襪而起。舞惟容色慘青。乃類地下陳死之人。此一室者在日中。固爲彼畫家。心魂所縈。傑作盈四壁。色澤煥發。暮靄一上。則立變爲陰森。沈寥之區。人處其中。令人生怖。有時風來。燈光微漾。四壁之畫像亦隨之而動。光怪陸離。莫可名狀。間有白髯之先知像。及滑稽畫。至是則亦幻爲千百之魔鬼。憧憧然。遂撲於壁間。厥狀殊與吾人噩夢中所見者絕肖。而大畫家高亞氏之名畫中。似亦有之。斯時

門外之狂風盲雨爲勢益猛返觀壁間之畫像爲狀亦益醜予儕引眸互視顏色似亦化爲慘青目光作作然如紅玉屑吻忽失色泛爲慘白頰輔內陷顴骨嶄然外突此其爲狀亦正與畫中人同而至足怖人者則爲一石膏之像像爲一亡友遺像懸於窗次燈光燭其面部可四分之三此時視之似冷笑作嘲弄之狀凡此幻象吾人有時固亦見之苟身處於閔深窳窳之室中如霍夫孟德國名書中所述蘭伯倫畫中所繪者而月色微茫燈光黯然又寫此室中物事之影幻爲無數之怪象或又聞朋輩侈言神怪之事指天劃地繪影繪聲於是神乃益竦是夕吾三人同據一室爲況正復相同天既陰沈燈又慘澹所語者又多二十年前怪賊動人之事紙菸之烟騰於一室時如燈光之蕩漾時又類石膏像之冷笑予儕縱談良久興采彌烈首與手並動手中所把雪茄亦動厥狀頗肖飛螢往來於黑暗之中予儕心中各爲怪想所據每聞一人發吻作語二人必不期而震卽聞雅謔亦覺震懾已而然酒精燈者顧謂畫家曰盜利子嘗讀霍夫孟之說部乎盜利曰讀之數矣然酒精燈者又曰子以爲此君才調何如盜利曰才調正復不弱說鬼談神均極生動吾於夜中讀其書輒覺毛戴往往不及掩卷狼狽就寢且不敢回顧防其書中之鬼物卽在吾後也然酒精燈者曰然則子頗爲彼幻想所動耶盜利曰安得弗動然酒精燈者忽顧謂予曰子亦動耶予立曰亦復爾爾於是彼乃徐徐言曰今茲吾當舉吾所遇之奇事告之二君盜利曰願聞其詳趣言之予曰此事果爲子所親歷者耶然酒精燈者答曰然是爲吾個人親歷之事初非嚮壁虛造者予立曰然則趣言之今夕處此怪境當聞怪事卽出於嚮壁虛造吾亦深信弗疑也然酒精燈者曰吾爲此故事中之英雄子固當信之予促之曰趣言趣言吾輩當傾聽是時燈光漸微已而漸熄吾三人乃

同處於沈黑之中。面目都隱。惟火爐尚有餘光。腰以下。差可辨識。少選。然酒精燈者。即啟吻言曰。一年以前。一夕。天亦陰寒。且雨。與今夕同。吾數造病家。粟六萬狀。診治既遍。立驅車返寓。向者每夕歸途。必至意大利人蔭路散步。而是夕興緒驟減。匆促引歸。吾寓在福堡聖尤門街左近。一小街之中。地滋幽靜。既歸。罷甚。因即登牀就寢。熄燈。而爐火尚然。吾初猶弗能入睡。則觀火燄。寫其巨影於吾牀帷之上。狀若跳舞也者。已乃合睫入睡。一無所覺。睡可一小時。斗覺有人力撼吾身。為勢甚猛。矍然起視。審為吾僕。僕磬折言曰。主人趣起。有少婦病危。奄奄垂絕。其家人全息來此。特延主人往視其狀。吾曰。此少婦卜居何所。僕曰。對門居耳。彼家人尚在。當偕主人同往。吾遂亟起。匆匆易衣。挾刃針一。立從來人行。維時大雨如注。傾盆而下。幸相距伊邇。越街即至。所居為一巨厦。崔巍無匹。過院落。至於門前。須臾。吾身已在病者室中。室亦宏敞。器物均橡木製。雕鏤絕古。導吾入者。為一婦人。亦不知其為伊誰。吾則翔步。至於一巨牀之次。則見羅帷悄垂。中有美一人。偃其螭首於枕上。嬌弱如不自勝。而此螭首之美。直為彼大畫家拉斐爾氏生平所未嘗夢見。修髮四韞。乃類柏克都勒司黃金之波。玉顏掩映於雲髮之後。豔如仙姝。明眸半掩。雙瞳爛若春星。香櫻亦半粲微露。其編貝之齒。嶸嶸柔白。骨肉停勻。即令大神聖恩都奈見之。亦且魂蕩而心動。當吾把其柔荑時。乃立憶荷馬詩歌中所詠女神希拉之玉臂。總之此婦人者。為基督教中之安琪兒。亦為異教中之神女。但觀其瓊葩璧月之姿。已足知其柔魂之高潔。脫為畫家所見者。將取為聖母馬利亞之範本。然或易為蕩女。亦無不可。色相一現。且足以消聖人之魂。蝕狂且之骨。而篤志之無神論者。亦將奉為教宗。皈依恐後。吾引身與近。知覺為木一。為其熱症之徵候。所感一則。聞其竟體。非麝。非蘭之異。

香似取萬花之精萃合而成者吾目迷秀色幾忘此來之本旨私念似此佳人夢中亦殊難得詎意今乃得諸意外可云奇遇木視久之斗見彼美廻首嚮吾放其蔚藍之巨眸曼聲言曰妾受此痛苦至矣盡矣



眸。睜。吾。嚦。嚦。言。曰。謝。君。助。妾。所。苦。已。覺。少。已。此。際。吾。足。似。已。黏。着。於。地。益。弗。能。舍。之。而。去。情。愛。之。活。火。直。已。然。吾。靈。臺。之。上。心。怦。怦。然。似。亦。與。彼。美。之。芳。心。同。躍。聽。其。呼。吸。尚。覺。微。促。憐。香。惜。玉。之。情。至。是。已。達。沸。

顧以吾視之初非重症第須少泄濁血所苦立已因出刃針於懷刺其凝酥之臂祇以中心有所弗忍手遂大顫卒乃力自抑制以竟其事針着冰肌血液立湧狀如珊瑚之汁鮮豔無藝彼美弗勝其痛遂亦暈絕吾觀狀戀戀不忍遽去而心中乃忽竊喜念此美人生命實已操之吾手生之死之悉悉吾意吾止其血彼美遂蘇徐徐放其妙目復展一手寘於酥胸之次已而廻

度自念世上果永有天日者吾當永愛此美人矣彼美斯須即入睡睡滋酣適吾則長踞牀前如牧
 師之臨神壇承塵上懸一白玉之燈燈光似雪室中事事物物受光則皆煥發吾獨對彼美飽餐其秀色
 於明燈之下神魂似皆飛越不知所之彼美偃臥弗動美乃益甚正如牧師禱告書中之安琪兒神姿明
 冶令人不可逼視吾於斯時幾於癩發矣然而終宵伴此美人勢亦有所弗能因即躡足而出俾不破其
 香夢臨行囑女侍善爲看護允於翌日再來省視遂去其家惘然而歸歸後輾轉枕席不能入睡思緒縈
 漾仍在彼美之身覺此如花之美人大足令人魂銷吾人畢生爲之顛倒亦所誠願意彼當亦如神女之
 貞潔如薩花之多情自隱其仙姿不爲世人俗眼所見但舉其玉體芳魂貢諸所愛吾沈沈入思至於竟
 夕而彼美倩影亦悄悄於心目之間迨及破曉則已深陷情網矣顧曙光既透宵來之癡想亦漸祛念吾
 與彼美胡能相即此中似有海灣千尺梗吾二人以彼絕世之姿安得愛吾儉荒或則彼美固有情人芳
 心已有所屬必且麾吾於千里之外不顧而唾念至是吾乃大妬恨其情人至於次骨實則彼美果有情
 人與否吾初弗知但覺妬與愛二者實並行於一軌愛愈深則妬亦愈甚已而心趨趨然逕造彼美之居
 有女侍導吾入一繡閣陳飾華侈而怪特作巴黎名美包姆柏度家風維時彼美方讀爲態絕媚御黑天
 鵝絨長帔但露其螭首柔荑於外厥狀大類畫伯庇露奇拿所繪聖母之像香肩嫋嫋被一肩巾其下即
 爲昨夕流血之玉臂曾爲吾手所把持者雙趺絕纖令人覺此濁世直無尺寸之地足以承此纖纖是時
 則方寘於爐簷向火取煖一言蔽之則彼美直爲一容華絕代之佳人上帝滴粉搓酥成此傑作特以示
 吾大千世界俾使人人皆知安琪兒作何狀也少選彼美即以玉手授吾肅吾同坐吾遂發吻言曰馬丹

奈何兀兀於是清恙乍瘥似非計也。彼美嫣然笑曰：賤軀頗健，讀書何妨。且昨宵睡亦滋適，初亡所苦。吾曰：特馬丹昨夕嘗言備受痛苦，是何謂也？彼美微喟曰：痛苦在心，實無關於肉體。吾曰：然則馬丹芳心之中，殆亦時爲憂思所襲耶？彼美答曰：然。憂思滋深，匪言可喻。幸而上帝亦同名醫錫吾，以鎮痛之藥。此藥維何？曰：忘而已。吾曰：忘之爲得，否則憂思之力實足以殺人。彼美曰：死與忘二者實亦相同。所異者一爲肉體之窳窳，一爲靈魂之窳窳耳。吾曰：馬丹汝又何憂以吾度之？憂思萬萬不能著汝，卽或近汝亦必越汝。蠻靴而過，正類天牛雲陣，過上帝之足下。吾輩凡骨固當爲驚濤駭浪所沖激，畢生無康樂之時。馬丹天人在理，宜永永康樂耳。彼美立曰：君誤矣。卽君醫術高明，似亦弗能療人中心之煩憂。吾曰：馬丹療之之術，卽忘之耳。須知上帝仁者，亦必不以愁絲縛人。重憂之後，繼之以極樂；雪涕之後，繼之以粲笑。心坎維空，渠必有以實之。創痛雖深，渠必有以療之。彼美曰：達克透君亦能療人靈魂中之創痛耶？吾曰：是當觀病者所患如何，始能加以療治。或以信義，或以情愛。彼美曰：君言良是。此二者有如孿生之姊妹，足以療人靈魂中之創痛。此言發後，吾二人乃久久無語。吾則觀其嬌面飽餐秀色，益覺其美如天人，非同人間凡豔金絲之髮。非若昨夕之四鞞，挽爲垂鬟，約於螭首之後，其姿態之姁媿亦較昨夕爲勝。吾之目此美人，直類奄有世界之女王。乃有美愛憂三種之王冕，加其頂上，脫有人焉，能得彼美之靈魂卽當竭其心力，護此好花，使彼忘其過去之影事，予以未來之熱望。吾廝守其側，仍如昨夕之顛倒，顧見其眉黛含愁，若懷重憂，則力自抑制，不敢進以游辭，私念彼果傾心於吾者，吾當長蹠於羅裙之下，把其纖手，與之同泣。如阿兄之對其姊妹，一一出之，真誠且當宛轉溫慰，俾祛其憂。然彼美果懷何憂？吾初弗知。雖吾

與彼交誼。似有進步。而欲聽彼吐其肺腑。則爲時尙遠。昨夕病中。既無人臨牀存問。今日亦無過從繡闥。視其安否者。以是吾益無從知其芳心中之憂思。何由而起。以意度之。當爲過去之事。今者回首前塵。遂多悲緒。彼美沈思。移時忽曰。達克透。吾不久卽能跳舞乎。吾初不意其突發此問。立答曰。馬丹清恙既瘳。奚弗能者。彼美曰。吾斗發此問。亦自有故。以吾頗思開一跳舞之會。用以自怡。并擬邀君與會。君或許吾乎。吾在日中。雖爲萬憂所困。而一至華燈四燦之後。亦能蹲蹲而起。舞嗟夫。達克透須知天下之人。固有藏憂於心。坎深處懼爲他人所見者。而所受楚毒亦非生人所能堪。有時腸斷淚枯。銜哀至於無窮。顧尙飾爲笑容。以欺世人。今吾懷此重憂。亦已安之。若素人樂其樂。吾則自憂其憂。彼蚩蚩之氓。深嫉吾美。妄以吾爲世上極樂之人。焉知吾中心之慘毒。正復無可告語。時或現身人前。強爲歡笑。迨至無人之處。則輒淚落如練。今吾之所以欲開此跳舞會者。滿擬於次日作竟日之痛哭也。言至是。色容顛顛然。卽以柔荑授吾曰。吾二人當圖再見。吾亟吻其玉纖。興辭而出。悵悵歸寓。神志都木。彼繡闥中之瓊窗。固與吾窗相對。吾乃長日窺窗。如中狂易。顧其窗中洞黑如漆。初無纖光。一若無人居其中者。吾以彼美故。竟致百事都忘。腹枵無覺。屏食弗進。是夕驟罹熱症。竟體皆熱。翌晨精神錯亂。嚶嚶作狂。嚶迨第三日之夕。而吾竟死矣。吾輩聽至。是不期同聲呼曰。子死耶。吾友答曰。然。吾竟死矣。死狀正與法皮杏同。此牆上所懸者。非其遺容耶。吾曰。然。子曷賡續其言。後此如何。斯時雨尙未止。打窗如撒珠。吾友加楮柶於爐。紅光立冒。室中暗陬。受光遂亦少明。吾友卽賡其言曰。吾死之後。斗覺森森有寒意。砭入骨髓。自知此身已入窀穸矣。惟以何時下窆。則殊弗知。正恍惚間。似聞有人呼吾名者。吾忽大顛。噤不能應。閱數分鐘。呼聲又作。吾

勉應之聲乃甚弱唇吻動時始覺吾身方爲尸衣所裹自頂至踵均深藏而弗露顧吾仍發吻問曰呼吾者誰也有聲答曰吾也吾曰爾爲誰其人作聲似答遽爲北風所咽乃不之聞而其聲亦弱如樹葉之受風而振須臾第三度之呼聲又作直呼吾名厥聲甚晰度彼墓樹之繁枝斃葉而來洵息似已遍於墓場了了可聞已而又聞振翅之聲若有夜鳥聞聲而驚飛者至是吾不能復耐引手自揭尸衣摩眼四顧如大夢之乍醒爾時目中所見亦至陰森怖人無葉之樹搖其偃瘦撓曲之秃枝爲狀如骨骼無數離立相向淡月在天微光自黑雲中出照見墓上之石碣其影甚修遙視乃如長梯一乘可以通天者夜旣垂闌四周聲響愈雜側耳聽之都覺怪特可怖吾廻首四矚欲得呼吾之人洵乃見有一人坐吾墓側以手支頤側目睨吾目光睽睽然令人生慄吾鼓勇問曰爾爲誰醒吾又胡爲者其人答曰吾願爲爾效勞吾曰吾在何許曰在墓場中吾又曰爾爲誰曰爾之朋友吾作弗耐狀曰吾倦欲眠君且去其人遽揚聲言曰爾其聽之爾尙憶彼金迷紙醉之世界耶吾曰吾已不復省憶其人又曰然則爾亦無所留戀耶吾曰無所留戀其人忽又轉其語調曰爾亦知長眠於此幾時矣吾答曰吾初弗知其人悄然言曰然則吾當告爾爾死已兩日死時不呼上帝但呼一婦人之名故爾死後乃不能往依上帝屬之惡魔之王爾解吾言耶吾曰解之其人又曰爾欲生耶吾曰爾是否即爲惡魔之王其人曰爾可勿問吾但問爾爾欲生耶吾曰與其獨生不如無生其人立曰爾果欲生者可見彼美吾豐然問曰何時相見曰在今夕吾又曰見於何許曰在彼美之家中至是吾乃大悅支厲欲起且歡然呼曰吾決欲生矣特爾何所欲者魔王答曰吾初無所欲爾寧謂吾魔王一意行惡無復行仁時耶今夕彼美開一跳舞之會吾當導爾往吾立曰然則

吾輩趣行魔王曰可吾輩趣行語時以手授吾吾遂挺然起立爾時吾之所經恕不觀縷相告但覺遍體嚴冷骨髓都凍魔王又曰今爾從吾行惟吾輩弗能自大門中出脫為守者所見必且止爾弗聽行蓋世人一入墓場永永不能出也爾但從吾當無所梗今茲先當歸爾寓所易一禮服衣此尸衣胡能入跳舞會者惟爾出後尙宜嚴裹爾衣良以墓外天寒虞中寒也魔王語次縱聲磔磔而笑吾則蹉躑徐躡其後殊憫然不自安魔王又曰吾固知爾必不吾喜今雖為爾效勞亦屬徒然然而忘恩負義本為世人之常情曠觀天下滔滔皆是又豈特爾一人為然且吾亦弗能歸罪



於人類盡播其惡種於大千世界者實吾一人之力也今吾但願爾少祛而憂力自行樂即所以報吾吾默然無語從之前趨顏色慘白身亦奇冷以比大理石象狀乃絕肖齒互擊震震有聲每行一武則骨節

亦動行未久。吾卽問曰：吾輩將至彼家乎？魔王曰：爾何情急？乃爾然則彼美信美耶？吾立曰：美如安琪兒。魔王笑曰：吾摯愛之朋友爾，乃與吾語安琪兒耶？吾與彼天地睽隔，殊不欲聞此名字。況吾今夕之爲爾效勞，亦豈安琪兒所能企及？特吾亦恕爾，初不爾尤。良以爾死猶兩日，殊可憐也。吾於日來樂，乃不翅總計。昨夕自殺之人，歐洲一隅已至六百二十二人之多。死者多爲少年，尙無子女。在世界中損失，可云至鉅。舍是又有謀殺之案，凡二千二百四十三起。是亦但以歐洲一隅而計，其餘各地不可勝數。至於男女蕩佚之事，則爲數尤夥。覈其總數，可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五起。但觀跳舞會之夥，頤卽能知之。不特此也。尤有法官千二百人，納人賄賂，而吾之所引爲至樂者，則有少女二十七人，以藝瀆神明而死。其最長者芳紀不過二九。吾摯愛之朋友爾，苟統計其數，卽可知歐洲一隅，乃有二百六十二萬八千人喪其靈魂於一日之間。至於烝淫盜竊之事，尙未概括其中。蓋此特細故，無俟毛舉也。吾友聽之，果吾每日能得三萬人之靈魂者，則此大千世界必且屬之於吾。他日吾欲購彼天堂，拓吾地獄，其事亦易耳。吾翔步而前，且行且曰：爾乃善爲雅謔，令人解頤。魔王作色曰：吾言屬實，胡得云謔？須知吾於世界關係匪細。世界無吾，亦將枯寂無味。爾亦知造金錢者誰乎？吾也。創賭博者誰乎？吾也。昌言情愛者誰乎？吾也。發軔商業者誰乎？吾也。故世界而不得吾爲之安排者，卽亦不成其爲世界。然爾曹人類中所爲之事，吾實弗解。彼詩人者，揮其生花之筆，力稱高尚純潔之愛情，而一方則又鼓吹放恣蕩佚之情慾，以導人於非正。於是世人乃顛倒於情網之中，弗能自拔，而所愛之人，則率爲罪惡滔天之夏娃。初無天上神女，足以救其靈魂者。卽以爾論，亦復如是。今茲乍出墟墓，肢體猶冰，第一卽欲見爾，情人無復他。想爾之用情。

實亦非正以言肉慾則庶幾近之吾獨怪世之人胡乃弗思但圖人世間忽忽數年之肉慾而失其天上永久無變之至情吾果誕生人世者當舍肉慾而就至情也吾聞言漠然初不置意仰矚天涯仍如故狀一若遲遲弗進者然因又發吻問曰吾輩將至彼家乎魔王曰爾又情急矣吾姑縮地使小俾爾喘息立至然爾亦當諒吾苦衷勿加苛責不見門次有大十字架一實爲吾梗吾之見此十字架也直類漏稅者斗見稅關立生怔怖爾其少安毋躁但從吾行此往必不誤時無所用其急急況吾既許爾以跳舞之會寧有自食其言者須知吾之視此信義二字尙較爾曹人類重也吾細聆其言都覺意在言外令人聞之深可玩味迄今吾尙彷彿聞其音吐歷歷在耳也吾輩行行久之至於一處有垣巋然纍墓石爲階魔王徐步而登直造其巔吾中心悚懼次且不敢遽前魔王授吾手曰是無足畏者爾但徐徐而登吾知言遂至其次魔王又曰爾欲一觀巴黎現狀耶吾曰吾不欲觀但願趣行魔王曰佳趣行趣行吾固知爾情急矣少選吾二人遂一躍下垣至於地上是時明明之月似亦懼爲魔王目光所射立隱於雲幕之後一若妙齡女郎爲狂且平視嬌怯不勝者時交深秋夜氣淒冷人家均嚴闔其門窗中亦黢黑無復纖光街上則萬籟俱寂沈靜逾恆幾令人疑此經行之地久不爲人足所履矣四矚物狀一一都挾死氣似至曙光透時門亦永永弗張并無人探首於窗外而街道之上亦永無足音破其清寂吾從魔王前趨乃類走入死城此城則乍自地下墾掘而起者吾輩于久之初未聞一纖聲亦無一二人影入吾目奄天地間祇此一人一鬼行於萬寂之中如是久久始至吾寓魔王叩吾曰爾尙識故居耶吾沈聲答曰識之爾其從吾入魔王曰須之吾當爲爾啓關須知宵人盜竊之事亦爲吾所發起故人家門上之鑰匙吾均有之

惟天堂之鑰則不可得耳。語次出鑰啓扉，與吾偕入屋中，亦嚴靜令人震懼。吾步步進行，如在夢中。試思死已兩日，今忽返其室，處其事寧不甚怪觀此室中景狀，一如病中所見，寂然相向，均作死色。第見壁間巨鐘尙復作響，是爲吾離墓場以來最先所見之生物。繼至火爐架前，然燭四照，則見器物皆如去時初非幻相偶一引首，即見老母肖像，嫣然作笑容，仍如前狀。檢視書籍，亦能憶爲臨終以前所讀者，所異者牀上被褥盡去，家具悉加封簽。吾方周覽，故物魔王則據椅而坐，手一神聖列傳，一卷讀之，厥狀甚專。吾往來蹀躞，行經一巨鏡之前，遂見影於鏡中。衣若死人狀，顏色復灰敗，目光亦沈滯如死。引手捫心，則已止而弗躍。按額額亦冰冷，更按脈搏亦寂然。弗動顧吾，心目則尙未死。能觀能思，一無異於生前。惟觀此鏡中之影，麻木不仁，心乃彌覺怏怏，唇吻偶動，絕肖死人之展笑。一時植立鏡前，久久弗能引去。欲呼聲亦弗縱，而壁上巨鐘斗發其重濁之聲，作二鳴。鐘聲既止，室中復寂，已而左近之禮拜堂中鐘聲亦鯨鏗而動，他鐘繼起，都報二時。吾於鏡角微睨，魔王則已沈沈入睡，而「神聖列傳」尙在其手。吾支厲良久，始得返身，不意背後亦有巨鏡，吾影遂又入此鏡中。燭光蕩漾，幻爲千百之怪影。此時爲狀，直類百鬼夜行矣。吾大怖，遂力振吾吭，縱聲而呼。魔王聞聲乃立醒，指書言曰：「此書沈悶極矣，世人讀之，謂足以浸潤其道。德顧吾讀未及半，便爾入睡。吾六千年未睡矣，今夕乃得少睡，不可謂非此書之功。特爾已準備未，吾木然答曰：「未也。」魔王曰：「然則趣爲之去。」彼封簽取爾衣飾，并多取金錢，用以自炫。其富至此，簞笥則可啓而弗闔，行見詰旦必有可憐之人爲法律所陷，以啓封盜金之罪，加之彼身。而吾則又獲小利矣。吾遂出衣於笥，衣之時復按額捫胸，試其溫度，顧仍奇冷。初無溫意，結束既已，卽問魔王曰：「今茲吾

輩即能往見彼美耶。魔王答曰：「即在此五分鐘中。」吾又曰：「明日如何？」魔王曰：「明日則爾仍能度爾日常生活一如往時。須知吾心滋仁，頗欲玉爾於成也。」吾曰：「爾無條件耶？」魔王曰：「無之。」吾曰：「然則行矣。」魔王曰：「可爾其從吾行，於是匆促下樓，相將而出。數分鐘後，已至彼美之居。吾四視其狀，亦與數日前所見者同。既登樓，則見客室前室一一如昔。廳事中嘉賓雲集，華燈燦發，繁花陳陳，四匝濃馨襲人。時跳舞方始，爲興彌高，婦人身上寶石之光四射，厥狀乃如流星。吾見此攘攘熙熙之狀，益自信爲復活。顧引目四顧，弗見彼美，因卽魔王耳。低聲詢曰：「彼美安在？」魔王曰：「在彼繡閣中。」吾俟四班跳舞既已，立越廳事而過，燭光寫吾影像入於鏡中，色慘白，仍作死人之笑容。此時非處孤寂而在熱鬧之場，非在荒地而入跳舞之會。既出窰窻，又墮情網，心亦專注於彼美。無復他想。既至繡閣門次，遂見彼美於稠人之中，貌如百合之花，其美益甚。御縞衣，白乃如雪，肩臂均外露，玉膚有類凝脂。吾猶彷彿見其藕臂之上，尙留一星紅痕，卽爲嚙昔之夕。經吾下針之處，當吾入時，見有少年無數，環立四周，似方貢媚於彼美。顧彼美狀至落落，初不措意，已忽揚其眼波，微睇及吾，初猶漠然，若不相識。繼則展靨一笑，排衆而出，盈盈至於吾前，曼聲言曰：「君不見吾已健旺如昔矣。」言時忽聞音樂之聲，悠揚而起。彼美卽以玉臂授吾曰：「樂聲作矣。」吾二人曷同往跳舞。吾大悅，立從之行。彼美且行且與他人作一二語，吾方意得斗見魔王，飄然而至，遂謂之曰：「爾竟不食爾言。吾至銘感，惟此美人今夕當爲吾有，願勿見擾。」魔王曰：「彼姝者子，今夕固當屬爾。願爾上方有一小蟲蠕蠕而動，曷拂而去之。」語已立行，而吾身上尙覺奇冷，顫不可止。則俛彼美之臂，藉以取溫。次卽同入廳事，合爲天魔之舞。往來盤礴爲狀，若狂目與目互視，手與手相挽，卽二人之氣息幾亦并合。

爲一吾又覺其凝酥之胸緊貼吾身玉軟香温令人心醉吾且舞且歌注目於彼美眼波深處彼美亦視吾作玫瑰之倩笑笑中若曰吾情爲無價之寶今授之爾矣吾魂爲希世之珍今亦授之爾笑笑吾之櫻唇願爾吻之吾之桃腮願爾偃之吾二人聯襟狂舞至於久久兩心熨貼傳情於不言之中已而樂聲已止舞者均退顧吾二人



竟夕之歡者則雖喪吾靈魂亦所誠願彼美立闢壁衣後一祕密之門含嬌言曰爾其少須不須與間竇之吾亦愛爾擊也吾聞言樂甚如中狂易又作昵聲曰吾願舉吾生命易爾一點鐘之柔情脫能與爾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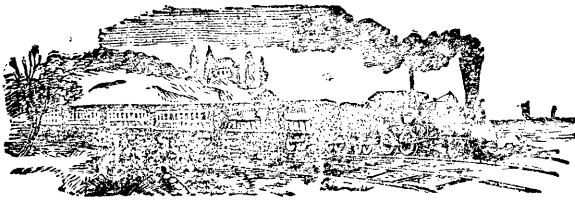
一無所覺狂舞如故舞罷彼美倚吾臂上爲狀似惛酥胸作波動起伏無定後以妙目瞭吾示吾以無限之柔情吾卽引彼同入繡闥相偃而坐彼美合睫仰首作美人春困之狀吾則引身與近低聲言曰吾愛爾擊爾亦知之否彼美嚙嚙答曰吾固知

客當盡散。語次微引吾身而吾已在彼蘭房之中。中懸白玉之燈。燈光燦然。四映奇馨。馥馥然騰溢。四陬斯時。吾尙覺寒甚。亟就爐火而坐。臨鏡顧影。色仍慘白。默坐無聊。則側耳而聽。車馬之聲。聽其一。一遠去。至於門外。闐寂而止。一剎那間。吾忽兢兢生慄。幾於弗敢仰首。又怪彼美一去。胡尙遲遲。弗至室中。復寂令人無以自聊。於是以膝承肘。以手支頭。默數一分一秒。以須彼美之至。一時心忽大動。斗憶老母私念。母夙愛吾。亦如愛其靈魂。今必追悼亡子。悲不自勝。而孰知其亡子。此時方行樂於美人之家。而兒時影事。乃亦陳陳。過吾目前。如入好夢。其樂無涯。繼復憶及兒時。憂患蝟集。端賴老母時加溫慰。始得少已。吾苦今吾端坐。於是將與彼美過此銷魂之夜。而老母此時則方子然獨坐。息念其亡子。而四周物狀。似又留其亡子之小影。都足使彼蕩氣迴腸。悲慨無已。吾念至是。心中陡生悔念。眼淚盈眦。踉蹌而起。而吾目忽又及於鏡角。則見吾後有一白衣如雪之倩影。方橫波而睇吾。回首則吾之死不忘之美人也。是時吾樂極。萬念都祛。幸吾心久已弗躍。否則必且迸裂。自顧此身似已駕雲輶而登天堂。內外都寂。惟吾二人而已。而彼美忽展其柔荑。引吾與近。吾於斯時一切都忘。忘天堂。忘世界。忘地獄。并忘吾之一身。第知此夕爲吾一生極樂之夕。中心之樂。匪言可喻。惟以爲樂過甚。反覺其痛楚。莫堪。平明燈光作慘白。彼美遂謂吾曰。天明矣。爾當行。今夕柳梢月上。行再相見。語既與吾親吻。復力握吾手。吾遂興辭。悵悵而出。外間尙沈寂。萬籟猶咽。吾踽踽而行。如在夢中。思緒所縈。亦不復及於老母。但縈於彼美。蘭房之中。弗能自己。維時天甫破曉。天光猶暗。曉氣襲人。尤奇冷。吾神志昏昧。翔步而過荒寒寥寂之野。一心苦盼。日暮俾得見吾。可人苦盼者。久夜色始上。吾卽立造彼美之居。方逾闕斗。見一龍鍾老叟。偃僂而出。叟司闈者也。見

吾○遽○發○吻○問○曰○先○生○安○往○吾○答○曰○晉○謁○庇○夫○人○叟○愕○然○目○吾○大○呼○曰○庇○夫○人○耶○渠○死○兩○月○矣○此○屋○已○爲○他○家○所○居○吾○大○叫○若○狂○頽○然○而○仆○

予○聞○予○友○述○已○即○問○曰○後○此○如○何○予○友○徐○徐○言○曰○後○此○吾○遂○醒○矣○蓋○吾○所○經○者○夢○耳○

(完)



歐戰小說

魚

雷

稗史叢書之一 稗史叢書之二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古今宮闈秘記
古今閩媛逸事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書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本 書 之 目 類

帝王類 皇儲類 公主諸王附
后妃類 上外戚類 闈寺類
后妃類 下宮人類 雜誌類

本 書 之 目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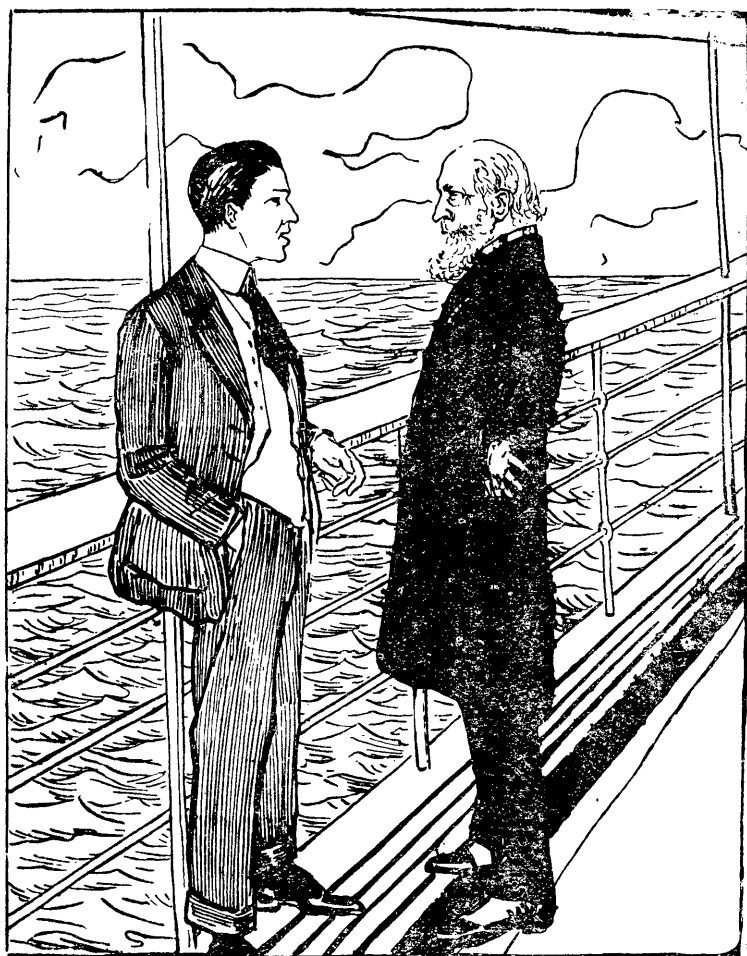
賢懿類 情愛類
俠烈類 幽恨類
才藝類 淫惡類
雜誌類 神怪類

本局稗史叢書共出七種此其首二種也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却說這回歐洲大陸上一場天翻地覆。震海搖山的大惡戰。自從開戰。至今已。經。又。是。幾。年。了。這。年。夏。天。有。一。艘。英。國。的。輪。船。在。愛。爾。蘭。海。面。駛。過。甲。板。上。面。站。着。一。位。愛。爾。蘭。的。老。男。爵。倚。着。欄。杆。出。神。這。艘。船。定。了。今。日。下。午。四。時。要。到。皇。后。城。的。那。飄。蕭。白。髮。的。老。男。爵。掏。出。時。表。一。看。正。指。着。兩。點。半。薩。敦。尼。號。郵。船。沈。沒。也。正。在。這。時。候。亦。正。在。這。地。點。如。今。這。一。艘。輪。船。也。不。遲。不。早。在。這。時。候。經。過。這。地。點。豈。不。湊。巧。嗎。正。沈。思。着。忽。地。聽。得。肘。旁。有。一。個。人。低。聲。道。敢。問。閣。下。就。是。洛。勃。麥。萊。男。爵。嗎。倘。果。然。是。男。爵。在。下。要。叩。問。一。句。話。咧。男。爵。聽。說。回。頭。瞧。時。祇。見。一。個。少。年。身。倚。船。傍。懸。的。救。生。艇。又。說。道。在。下。驚。擾。閣。下。唐。突。得。狠。但。是。閣。下。聽。了。在。下。說。出。根。由。想。定。能。原。諒。的。那。薩。敦。尼。號。中。了。德。人。魚。雷。沈。沒。的。時。候。可。憐。我。母。子。也。在。船。上。家。母。不。幸。竟。隨。着。薩。敦。尼。沈。溺。下。去。了。足。下。試。想。身。為。人。子。的。眼。巴。巴。看。見。他。母。親。溺。斃。無。法。可。救。這。事。可。傷。心。不。傷。心。而。且。我。又。是。美。國。人。中。立。國。的。國。民。無。辜。遭。了。這。場。禍。可。也。算。得。冤。枉。極。了。說。着。淚。眼。汪。汪。涕。泣。不。止。老。男。爵。看。了。這。副。情。景。不。覺。動。了。一。片。憐。憫。之。心。和。顏。問。道。你。想。要。問。什。麼。話。呢。少。年。含。着。淚。道。先。生。在。下。要。研。究。一。個。問。題。因。為。知。道。薩。敦。尼。號。被。德。國。潛。水。艇。的。魚。雷。轟。擊。時。先。生。所。處。的。地。位。與。貴。國。海。軍。部。很。相。近。在。下。請。問。薩。敦。尼。號。經。過。此。處。時。應。該。知。道。敵。國。的。魚。雷。可。以。射。擊。却。為。何。行。至。此。處。故。意。放。慢。了。機。力。使。敵。國。的。魚。雷。容。易。取。鵠。命。中。呢。在。下。想。先。生。深。悉。軍。務。其。中。原。由。總。能。見。告。使。亡。母。死。在。這。汪。洋。也。得。個。明。白。男。爵。道。這。個。嗎。想。報。告。書。上。一。定。說。明。了。……少。年。道。報。告。



書上。一點。也不。說出。這個。理由。來。我。祇。知道。船上。執事。人。你。怪。我。我。怪。你。司。機。的。怪。火。夫。火。夫。怪。引。水。引。水。怪。電。信。收。發。員。到。底。是。誰。的。差。處。至。今。不。得。明。白。這。個。糊。糊。塗。塗。的。問。題。就。是。我。常。常。想。研。究。的。了。男。爵。微。微。笑。道。航。海。章。程。是。極。其。複。雜。的。一。時。也。剖。解。不。出。來。少。年。道。是。啊。還。有。一。層。我。常。想。着。貴。國。海。軍。部。的。總。司。令。莫。良。公。一。定。亦。得。不。着。這。薩。敦。尼。放。慢。船。機。的。理。由。呢。正。說。時。有。一。羣。婦。女。走。過。招。着。男。爵。去。了。這。美。國。少。年。的。問。題。其。中。有。許。多。委。曲。要。待。下。文。分。解。

且說一千九百十三年冬。有一個女子。來到威廉脫賴斯的一所灰色屋前。止住了。覺得這條路程。非常遙遠。兩足也有點乏了。仰起頭來。看一看這屋的號數。又打開提囊。將住址對一對。果然不差。是這裏了。這時覺得一股冷電。倏的全身震了一震。但是這一震。却非常甜蜜愉快。便想起自己曾發

過一個誓誓將此身靈魂軀殼爲凱徹犧牲亦所不惜自問真可算是一個愛國的女國民了這時閨人見有女子在門首探望老大有點疑心那女子便更不遲疑取出一紙名刺交與他一面說道我是來面見赫爾登大尉的閨人也不待通報逕自引着那女子進去似乎他主人已預囑他等候這位女客的那女子跟着閨人穿過一條窄廊靠右手有一扇門走進去看時是一間廣廈陳設的家具稀稀落落沒意趣得狠因此覺得滿室都是冷森森的陰壁上懸着些比武隊的照片椅子上坐了一個方面赤顏身軀雄偉的男子原來這人就是那女子的表兄見他表妹進來忙立了起來伸出他巨靈般的手掌說道啊嫋青說時不住的注視着他表妹意思中似乎說道這是件好東西我們怎樣作用他纔好呢嫋青便執着他表兄的手笑說道奧圖表兄真想不到祇銷一紙名刺便可單身直入你這龍潭虎穴來了奧圖却並不動容說道因爲你是我召來的所以不用通報若是別人可就不輕易到這裏嫋青妹啊不料你已長成如許說話時細細端詳着嫋青如花似玉的面龐祇見他櫻唇軟綻黃髮覆眉心裏好生滿足嫋青道多年不見表兄想我已老得不少咧奧圖呵呵笑道這是甚麼話二十來歲的女子也談起老景來嫋青笑道女子到了二十多歲已過了盛年咧奧圖道人生二十來歲無論男女正是有作有爲的時候你若能趁這年齡替凱徹效忠爲祖國爭點光輝你的大名便可以留傳千古照此說來你這二十來歲的時代豈不是極得意的全盛時代嗎嫋青聽得此言立時將那種峻利的容色收了說道大概因爲這事你叫我來的了奧圖道可不是呢你十二年前發下的誓應該還記得啊嫋青正色答道這事如何便會忘却我這十數年來雖也曾經歷許多事但是這一個誓却刻刻不離我心的奧圖笑道安特生夫

人。想。你。已。見。過。許。多。事。情。了。嫋。青。莊。容。正。色。道。請。你。還。是。叫。我。嫋。青。什。麼。夫。人。不。夫。人。奧。圖。道。然。則。你。已。經。和。那。英。國。的。大。尉。離。異。了。嗎。嫋。青。將。足。跟。在。地。上。頓。了。一。頓。恨。恨。的。說。道。那。醉。鬼。說。他。作。甚。奧。圖。領。着。首。答。道。不。錯。啊。我。們。都。料。你。一。定。不。喜。歡。他。的。嫋。青。冷。峭。峭。的。說。道。就。是。我。們。傭。僕。之。中。也。擇。得。出。幾。個。比。他。好。的。可。是。我。當。初。子。然。一。身。若。是。我。在。這。世。界。上。有。一。個。當。真。可。以。保。護。我。的。人。有。一。個。父。親。照。管。我。說。到。那。裏。奧。圖。便。截。住。道。我。的。表。妹。你。豈。不。是。有。一。個。當。真。的。賢。父。麼。他。所。以。將。你。如。此。也。祇。因。爲。祖。國。之。故。一。個。人。爲。了。祖。國。就。無。論。怎。樣。磨。折。怎。樣。喫。苦。怎。樣。污。辱。都。是。該。應。的。你。的。父。親。從。小。教。養。你。到。二。十。歲。喫。的。穿。的。那。一。樣。缺。少。過。了。旅。行。遊。樂。等。事。那。一。樣。你。不。享。過。了。便。說。你。所。受。的。教。育。也。可。以。算。得。極。完。美。了。你。該。想。一。想。這。種。恩。情。還。說。沒。有。當。真。的。父。親。這。句。話。可。以。對。得。起。他。嗎。你。要。知。道。私。情。是。私。情。國。家。是。國。家。他。斷。不。能。爲。了。骨。肉。的。私。情。把。國。家。的。大。事。犧。牲。了。的。他。雖。然。沒。有。將。這。原。因。告。訴。你。但。是。你。在。外。面。的。時。候。他。處。處。地。方。無。不。替。你。着。眼。呢。嫋。青。微。慍。道。難。道。又。要。我。嫁。第。二。個。可。恨。的。人。嗎。奧。圖。停。了。一。會。使。嫋。青。得。以。自。鎮。纔。說。道。嫋。青。我。且。問。你。一。句。話。你。可。愛。你。祖。國。的。光。榮。將。來。的。幸。福。嗎。嫋。青。目。中。忽。然。放。出。異。彩。答。道。那。是。自。然。再。沒。別。的。可。以。比。得。上。的。了。你。知。道。我。在。世。上。是。一。個。無。告。的。人。甚。麼。情。愛。都。犧。牲。了。除。了。我。的。祖。國。再。沒。別。的。可。愛。的。了。奧。圖。道。好。這。話。真。不。愧。你。先。烈。的。後。裔。了。我。如。今。且。告。訴。你。他。們。爲。甚。將。你。匹。配。了。你。那。英。國。人。嫋。青。聽。到。這。裏。便。蹙。着。眉。狠。要。聽。這。話。似。的。奧。圖。又。道。他。們。將。你。嫁。與。這。英。國。人。也。不。是。一。定。要。嫁。這。人。纔。可。祇。要。是。英。國。人。就。無。不。可。嫁。的。了。你。聽。了。這。話。大。概。也。明。白。了。嫋。青。道。這。可。不。能。算。明。白。奧。圖。高。聲。笑。着。道。你。這。孩。子。真。懵。懂。如。此。還。不。能。明。白。麼。他。們。

要。你。嫁。那。安。特。生。不。過。想。你。多。結。識。幾。個。英。國。人。並。非。想。你。和。安。特。生。成。一。對。真。心。家。庭。和。樂。的。夫。婦。嫻。青。道。照。這。般。說。來。他。們。竟。是。白。費。一。場。思。慮。我。也。冤。枉。犧。牲。了。這。幾。年。我。自。從。嫁。了。以。後。一。個。英。國。人。都。未。認。識。過。祇。終。日。的。在。家。中。盡。我。的。婦。道。那。醉。鬼。又。是。怪。討。厭。的。我。怨。艾。的。不。暇。那。裏。還。有。心。來。交。結。人。物。呢。奧。圖。道。你。嫁。後。雖。則。未。曾。結。交。過。英。人。但。是。你。未。嫁。之。前。不。是。也。認。得。過。好。幾。個。嗎。嫻。青。道。這。倒。有。的。奧。圖。道。這。便。使。得。了。嫻。青。啊。像。你。長。的。這。般。出。跳。的。品。貌。又。嫻。習。了。英。國。的。儀。節。若。果。遇。着。了。從。前。認。得。過。的。英。人。他。們。有。不。心。醉。的。嗎。嫻。青。聳。着。肩。冷。笑。着。說。道。這。我。又。怎。能。預。料。呢。從。前。我。受。了。黨。中。指。使。賣。弄。那。柔。媚。的。工。夫。那。些。英。人。見。了。我。沒。一。個。不。說。愛。我。但。是。如。今。事。過。境。遷。我。又。衰。老。了。許。多。了。他。們。醉。心。不。醉。心。我。又。如。何。可。知。道。呢。奧。圖。忽。然。操。着。純。熟。無。疵。的。英。語。說。道。我。們。便。說。英。語。罷。你。從。前。認。得。過。的。幾。個。英。國。人。想。還。記。得。他。們。的。名。姓。嫻。青。也。用。英。語。答。道。雖。已。事。隔。多。年。幸。虧。我。的。憶。力。不。弱。他。們。名。姓。如。今。尚。記。憶。得。清。清。楚。楚。奧。圖。嘻。開。嘴。笑。道。好。極。了。就。是。你。說。的。英。語。也。比。我。強。多。呢。我。如。今。且。拏。一。張。圖。像。來。給。你。瞧。說。時。便。從。書。桌。上。抽。取。一。大。方。硬。紙。板。翻。過。來。看。時。上。面。裱。貼。着。一。張。有。二。十。來。個。人。合。攝。的。肖。像。其。中。也。有。穿。英。國。海。軍。軍。服。的。也。有。德。國。海。軍。軍。服。的。也。有。穿。着。長。禮。服。的。奧。圖。道。這。是。去。春。英。國。議。員。同。他。們。的。隨。員。來。遊。我。們。德。國。克。爾。時。所。攝。的。你。瞧。其。中。也。有。認。識。的。麼。說。罷。舉。目。瞧。着。嫻。青。的。一。雙。慧。眼。這。時。嫻。青。正。細。辨。照。片。中。人。忽。然。注。視。着。右。首。一。個。衣。大。禮。服。的。這。人。生。的。頰。瘦。身。材。容。顏。溫。藹。嘴。脣。上。長。了。些。短。髭。嫻。青。道。他。已。經。長。了。鬚。了。看。來。似。乎。未。曾。老。了。許。多。呢。奧。圖。大。尉。睜。着。脣。呷。了。一。口。芬。芳。的。皮。酒。也。似。的。問。道。如。此。你。認。得。此。人。了。嫻。青。道。他。是。我。向。來。深。識。的。他。這。人。性。情。溫。厚。

得狠。奧圖道：他性情溫厚，不溫厚。我却不問，你竟能從這照片中指出這人，可真聰穎。省却多少事了。嫻青道：要我和他辦甚交涉。麼奧圖道：我叫你來爲的，正是此事。你這朋友是現在英國某部分中三大重要人物之一。他所居職與戰事極有關係的。以後他還有擢升做冢宰的希望呢。這人既有如此勢力，我們却不可不提防他。嫻青依然對着照片中間道：如何提防呢。奧圖道：我們得着偵探報告的信息知道。他現在請假在里第勒休養他的居址是克恩司里第勒旅館。如今我們命你到那裏去從新和他交結。越親近他，越好。愈久愈好。嫻青道：這又是什麼道理呢。奧圖道：你別問他是什麼道理。你祇奉了我們的命令，依着去做，就是難道你忘了爲凱徹發的誓不成。嫻青信口便答道：我自然願以我的靈魂和軀殼爲凱徹效命。蹈火赴湯，無所悔恤。奧圖道：你既記得這話，便依着我們的命令行事，就是了。嫻青道：我就依這命令，跟隨着那人以後，又要怎樣。奧圖道：以後怎樣，我們機關自有主裁。你到得那裏，要自承是英國人。你從前嫁過英國人的婦，隨夫籍，你可以算是英國人了。你遇見了那人，便要極力和他親密。他到倫敦，你也要跟隨到倫敦。若有第十七號的一個人，命令你，你須得事事聽從。纔是嫻青道：第十七號，理會得，可是金錢一層。我近來極困難，你也該知道的。奧圖道：這個我早已計及了。說時，從錢囊裏取出二十五鎊紙幣，放在嫻青前，說道：這是英國幣。啊，以後無論你在何處，每月總有二十五鎊供給你。這是第一個月，的就從今天起算罷。嫻青道：尙有什麼明示。奧圖道：安特生夫人沒有了，就此願你晨安罷。嫻青也調侃着答道：奧圖大尉，願你晨安。說罷起來，走至門前，忽又遲疑，不出。正回得半個身，過來。奧圖兇狠狠地忙問道：爲甚遲疑。你可怕這行險的事嗎。嫻青笑道：奧圖大尉，我怕行險。麼我狠歡喜，狠愛做。

行險的事呢。

看官們啊奧圖這話說得可真嫻青能從照片中認識那人可以省却許多周折了且說那嫻青得了他



也要減却幾分却誰料得到如此一個好所在却有一樁機謀詭詐的公案在此萌生呢這時園廊之下

表兄奧圖的指命便如俳優演劇粉墨登場登時摒擋了行裝逕自來到英蘭克恩司進了里第勒旅館安息了好幾天這日正是暮春天氣嫻青清晨起來穿了一身輕紗春服到旅館的花園中來祇見園中花木吐蕊含芳紅煊紫媚一種濃郁之氣和空氣混在一起教人聞了也辨不出那是花香那是空氣原來這座花園在高坡之上當此朝曦甫上輕霧未散的時候遙

一張白石桌子之前坐着一個人手拏着一張報紙看報紙掩住他的面龐一時也辨不出他是誰只是嫋青一見這人不由的心中小鹿兒亂撞個不住髣髴初學打獵的人荷槍入深山忽然見一隻猛獸當前又驚又喜不知道舉槍轟射的好還是迴身逃避的好閑言休表且說嫋青那時將心神鎮住舉起雪白的手帕招着侍役那侍役急忙的趨前嫋青操法語命他備一個人的咖啡獨桌侍役正待收拾一張桌子嫋青指着那看報的男子傍近一張空桌道那裏有陽光較這邊好侍役如命卽忙將那桌子收拾起來嫋青便坐近那看報的男子了從側面窺覷那男子形容暗想隔別了這幾年雖則容顏無異也沒有老了許多但是他的額頭眼角也微微有了幾道縐紋了因又想到自己身上經歷了這許多年的世事人情舊日的花容此時已未必如故便是青年無衰頹之狀也該減削了幾分想到這裏未免有些華容不駐的傷感這時那館役首領名喚愛李士的一手拏着一個橙子一手執着一把銀刀走至那看報男子身旁說了幾句話無非誇贊他自己削橙的絕技他說只要將刀一旋橙皮可以盡脫而且那一條橙皮可以不損不斷那男子便命他試愛李士便運着如神的刀法果然絕技祇將橙和刀子略一旋轉便垂下一條數尺來長的橙皮那橙子已是光潔異常看報男子又問了他幾句話愛李士答道可不是呢現在園中正是最燦爛的時候了先生不見那面的山茶花開的團團錦簇似的這個韶光難得須得細細賞玩方不負了這美景呢說猶未了祇聽嫋青埋怨着呼道愛李士你這人太無理你從沒給我削過一個如此精奇的橙子你削的那個皮也弄斷了可見你給我削橙全不在意那看報男子似乎聽了不耐煩回過頭來對嫋青橫了一眼不覺愕然手中報紙也掉了嫋青見了也登時現出喜色那男

子站了起來。走至嫋青前，歡呼道：「嫋青，這真是天緣巧遇了！嫋青也帶笑說道：「莫良，僭們在此邂逅，真是誰也想不到呢！我正寂寞得無聊，不料遇見了你，這就好極了！說時滿面堆下笑來。嫋青這一番喜樂，並非出於虛造，却是千真萬真的。只因忽然見了十數年前的故人，於是往昔的快樂影子，一件件回想過來，所以喜不自禁。大概人情也都是如此。這會莫良正覺得百感如潮，不知說些甚麼話纔好。便信口說道：「這花園倒是個好所在，常得來此也好。說話時却非常懇摯。嫋青道：「你已變了些樣子了。莫良道：「不錯啊！人人都說我如此想你，也覺着我此刻情狀不同了。嫋青道：「我本來並未說你有異。莫良道：「你說我變祇此一言已足。人生在世受着那歲月光陰的磨折，那得不變呢？我和你隔別了這些年數，這幾年中不給生理上消磨了，也給精神上消磨了一個人。總有改變的。春花秋月，那得時時常好呢？嫋青忽瞧着莫良道：「我可變了，沒有莫良舉着又敬又羨的眼道：「你果然也變了，但是你的變愈變愈好。如今竟成了一個絕世美人了。嫋青嫣然含笑道：「別又來褒貶人家的好歹。我們同桌而食罷。莫良道：「你能見許同食，我的幸福不淺。嫋青道：「且把你和我隔絕以後的事細細說給我聽。我們初別後，你還常常寫信來，通問有一年多。後來連書信都隔絕了。大概你的筆尖兒爲了他人忙，故不寓書於我，或者是恨我嫁了，所以和我斷絕音信嗎？莫良道：「這却不然。或者因爲我自己娶了，所以不敢再作書來冒瀆。說時沒精打采，一若心中十分懊喪。嫋青道：「哦，原來你已娶了。我却沒有聽得人說娶的是誰。可是貴女安納麼？莫良領首道：「正是說了一句便頓住，不言少頃，又道：「我們夫婦間不知如何總有點不能投洽，不久就離婚了。此時愛孛士已削就一枚橙子，安放在嫋青前。嫋青祇是默默不語，垂首看着那盤中的肴饌。莫良忽問道：

你的丈夫可和你同來麼？
嫋青笑道：我如今祇帶得他的姓氏和我同來。這人已隨着下流同去。不是我的丈夫了。他現在美國呢？
莫良道：美國麼？一個失意的英國人，竟往那個去處麼？
嫋青忙道：莫良，你別因為聽了我這話，喪氣嗎？
莫良道：我這話太頹喪了。其實何嘗喪氣？祇爲想他這人，竟至一敗塗地。至於如此，真是夢想不到。況且他也曾充過議員的，何至如此？我們十年一別，不料其中有這多許變幻。今天又能從千愁萬苦中跳出來，在此相會，可也算一對經過患難的知己了。說時，早餐已罷，二人便聯步在園中散步，披花拂柳，款款深談。莫良將十年來的歷史一一告知。嫋青也太息稱道，不置。覺得莫良與自己極有同情之感。莫良忽然變了聲音，說道：嫋青，我不能不說了我此時又爲你的情絲所縛了。嫋青帶笑罵道：你十年前既有此心，爲何不早說？坐失機緣。如今再說這話，豈不遲了嗎？
莫良道：那時我太覺蠢蠢無知，把不定自己心志。男子在三十歲以前是全無把握的好似，還要保姆管領，咧說着摸出時表一瞧，道：我今晨十點鐘，還有點要事，且暫別了。嫋青便伸出一隻纖手授他，道：我們可圖再見麼？
莫良道：今日下午三點鐘，如何？我們可以乘摩托車至格拉司品茗呢？
嫋青答應了，目送着莫良行遠了，不覺心中又突突跳起來。自思道：莫良，莫良，你果然一片真誠待我，我也未始不欲以真情相報。但是奧圖命我如此，我不能不做你。又那裏料得到我心中藏着機府，要來暗算你呢？
莫良啊，我祇望你去了不回來見我，你便可逃免這不測之禍了。
可憐那茫不知情的莫良，那能如嫋青的祈禱到了下午三點鐘，備了車，邀嫋青同遊。寫不盡沿途的美景，不多一會，車經海濱，祇見海中波濤起伏，浪花耀着日光，恍忽一座座的銀山雪嶺。
莫良道：唉，這海呀。

我們爲了這海不知煩惱到什麼地步。嫋青道：「你這話可是從文學上講來嗎？莫良道：「不是我是從政治上講。嫋青道：「莫良，我看你心上似有多少煩擾，照你剛纔那話，你爲了這海負着很重的責任似的。莫良道：「你聽了我一言，又妄加虛譽了。嫋青道：「這不是妄加虛譽，我是一向很崇拜你的，你爲國家辦事，肯負重任於肩，豈不可敬麼？莫良愕然道：「我爲國辦什麼事，你如何得知誰告訴你的？嫋青忙道：「這是我本來不喜干預他人的祕密，祇是你剛纔自說爲着這海煩惱，又說是關於政治上的，但是你是個議員，爲何爲這海及政治上的關係煩惱？所以我料你一定爲着國家辦海上的什麼事了。祇可恨我口快倉猝的說了出來，你別怪我。莫良道：「這是那裏話來？我祇怪我自己不好，怎麼好怪你呢？我們已到這裏了，你瞧前面斜坡綴着幾所屋子，就是格拉司了。這裏想你也見過的。嫋青道：「好幾年不來了，說時已至，二人便下車走進那所小咖啡店內，見有許多村女、村童、自野外採了無數野薔薇歸來，佈置室內香氣盈室。二人坐息了片刻，嫋青道：「我們到山上逛逛罷。這裏山明水秀，也該賞玩些子。於是出了店，徒步登山，回顧下面，祇見那所小咖啡店和旁近幾所屋子的屋瓦鱗鱗，再望那面，祇見一片汪洋，與天邊相近。山上林木鬱鬱，溪流淙淙，便擇了一塊光潔的石頭坐下。嫋青便問道：「你這幾年來的失意，關着安納可有釀成的分子麼？莫良道：「男兒遇了失意事，也不能遷罪其妻。呵，嫋青默默無言，暗中自悔，出言鹵莽，停一會，又問道：「莫良，你說你自己覺得才智上有點不足，究竟不足在那裏呢？照我看來，若非你有過人的才智，政府也決不會擢升你入內閣。如今你既入了內閣，就可見你的才智出衆，你祇努力往前做去，把一兩件轟轟的大事做出來，歐美兩洲不久都要傳揚你的大名了。若是你身心上有甚不適，以致

不能成什麼偉業。我也狠替你惆悵。這種苦痛我自己也嘗過來的。我那可愛的莫良啊！你千萬不可抱着這頹喪的意氣。我以為祇要有人將你振發振發就好了。莫良喜說道：「嫻青，你此言真是我的藥石。我如今已奮發了不少。若在我的辦公室中日日有人如此教訓我一番，可就再沒有頹喪不振的毛病兒了。」嫻青道：「你想用一個日日能教訓你的書記麼？莫良道：「若有這麼一個人，我情願稱他作良友，何敢叫。他作書記呢？嫻青道：「要這麼一個人，倒也容易，不過爲是男女界限未免有些子難。我若是那些江湖行險的女子，倒也罷了……莫良道：「我主意定了。我的將來全托在你手裏了，你也不必推却。我也不敢使你日日陪着我，我在辦公室祇要你能使我在辦公室時常常記起你來，我便可以振作着精神辦事。英國全國不難在我一人治下了。說着，便執嫻青的手，送至層邊，一親嫻青忙的立起來，倒退了一步，盈盈滿眼含着淚，二人皆不言了。半晌，莫良先說道：「你可來倫敦麼？」嫻青道：「我正是有點事要到倫敦去，這回往倫敦怕要逗留甚久呢。這天晚上，莫良接了家書，促他回去，不上三日，嫻青也束裝赴倫敦了。」

嫻青往倫敦那時，正是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暮春。如今已是一千九百十五年的深秋了。一年容易去如逝水。歐洲和平的命運也自告終。自從去年戰事發生到如今，愈打愈酣，暢淋漓，竟把一個錦繡繁華的歐洲弄得被血洗了。那些婦孺老弱流離顛沛，除了打仗的戰死，其餘冷死的，冷死餓死的，餓死悲痛死的，悲痛死還有那不生眼的無情槍子礮彈以及飛行機掉下來的炸彈，隨處亂飛，祇揀那一個災星當命的撞着了，就一命嗚呼了。這回子的戰禍，真個是鬧得天翻地覆，國家不成個國家，世界不成個世界了。那時，嫻青正在倫敦坐在他所居的一層屋內，獨自望着窗外一片愁雲慘慘的天色，沈思着，去年春

景和他情人莫良在格拉司山上那種山光明媚海波平靜的景色如今不知變成怎樣了原來這時德國的飛機終日在英蘭各城市上盤旋着觀着了機會便是一炸彈英國的運河海口封鎖得片帆不渡倫敦市上夜間祇隱隱有一點火光各處都佈滿了德國的間諜偵探英政府便下令凡德國人居留在此的都一一拘禁起來却一時也終捕之不盡投毒放火等事還時時而有被捕去的人却也是不少。嫻青本來也是德人祇爲是從前嫁過安特生入了英籍以後便用安特生夫人的稱謂人家也祇當是個英國人又因他和內閣大臣莫良知契誰也敢來過問況且安特生夫人滿口英語英國人的舉止儀節模仿得爛熟外人再也瞧他不出這日下午天氣陰沉正坐着等莫良來心內又思量我如今同這人情投意合難捨難分巴望將來快快活活成就了眷屬然而這希望也太奢妄了我來這裏不是我國政府派遣我來的嗎派遣我來的用意不是要破壞我那心愛的人嗎一面爲的是私情一面爲的是國事若要效忠於國事就要將私情來殉了若要盡了這段私情就要將性命來殉了想來想去總是不能兩全若是背了誓約盡這私情我國政府一定不能相容的這便如何是好呢我國政府若不相容不但自己性命可虞就是我那心愛的人也難保呢自從嫻青來了倫敦以後莫良受他的幫助不少成功了幾件大事都是嫻青之力心中萬分感激誰知道這幫助自己的人要來害自己的呢。兩年以來嫻青並未接着政府的信息教他如何行事不過每月必有一封書來封面地址姓名是用印字機印就的封着二十五鎊的紙幣嫻青覺得這錢受得很慚愧政府月月供給自己二十五鎊自己却並未替政府出過什麼力來又恐怕政府命他行事要害着莫良因此兩下爲難的不得了嫻青知道這

左近常常有德國的偵探窺察自己動靜的數星期前。嫺青乘馬在外游行歸來時。那矮小的馬夫將那匹馬錯送入一間厩室。嫺青便提醒他道。我記得此馬是第二十一號厩室中的。馬夫道。夫人不是。啊。是十七號的。難道夫人忘記了嗎。說時。睜着目直視。嫺青不禁暗自喫驚。因想起當時奧圖叮囑說。若有第十七號的那人來。命令你。你要事事依從。難道這命令如今當真要來了麼。那馬夫也不說甚麼別的話。嫺青心內更加驚疑不定。此時已是四點半鐘。若在平日。半點鐘前。莫良就應當回來的。如今已過半點鐘了。祇好含愁默默。凭着窗闌望他回來。

室門輕輕開了。莫良悄悄的走進來。嫺青猶自不知。莫良便走上前。從他後面抱着。嫺青又驚又喜。呼着道。莫良。我在這裏等了。你半天。怎不見你回來呢。莫良一面和嫺青親吻。一面答應着道。我從別條路來的。所以。你瞧不見。現在門口。還有一車子的行李。和一個人等着呢。嫺青忙問道。你要往那裏去了。去幹甚事。莫良坐在軟榻上道。我正爲此來告訴你。我們辦事的時候到了。所以我要去幹政府委我辦這事也。全虧你平日相助之力呢。嫺青急忙道。我也去。我們倆一日也不會分離。過你忽然捨我而行。教我那裏放心得下。我決計要隨你去了。莫良道。摯愛的人兒。別這麼我去又不遠。祇在這倫敦城裏呢。嫺青道。我却不信。你行藏太詭祕。若非捨倫敦而他去。爲甚要帶着滿車的行裝。又要來此。與我話別。藏頭露尾的。着實令人生疑。啊。莫良道。你莫便胡亂疑猜。且聽我道。來當這國家危急的時候。做國民的。可以不盡力去保護。維持麼。況且我身負內閣的重責。所做的事。自然是應比別人繁重。點爲了這事。我就不能不去做一個極難的題目。故此決意閉門自守。數日不與外人相接。以便靜思澄慮。將這題目做出來。

我所往的那個去處是個秘密所在。除了我的第二書記及洛勃公外，再沒第三個人知道了。洛勃公也隨着我，去襄助辦理。因為祇他一人可以相助。嫻青道我以電話和你交談，也使不得麼？莫良道：這也使不得。嫻青起立，行至窗前，一面悽悽怨怨的說道：「四五天不得和你一面，這教我如何能堪？真教人冷靜死了。莫良忙的也走至嫻青旁，安慰他道：「好人，你別這麼着。嫻青道：「無論怎樣，你總也記得我總是一個德國人。如今這城裏可怖的事多得很，或者我竟被他們查探了出來，這便怎生是好？昨天不是有一羣土棍暴徒，嘯聚在奧斯福那裏，恫喝着要打要殺，要放火燒，要拆毀房屋……祇說到這裏，已恐怖的臉色全變。莫良便輕拊他玉肩道：「罷了，這事兒休去想。着你在這裏常受着我的權力保護，決不至如此的。嫻青仰着面問道：「莫良，我們倆同在一起，有這些歲月了，可曾要求過你什麼事，有傷了你的事業的麼？」莫良道：「我親愛的，慢說你未嘗傷害過我的事業，就是我的功名，就也全仗着你相助之力呢。舉國之中，要尋第二個如你這般的人來襄助我，恐怕再也尋不出了。嫻青聽了這話，便安着心，太息了一口氣，說道：「你知道，我是不願作俘虜的。莫良沒意思，翻揭着一本雜誌，既而說道：「嫻青啊，我向來推心布腹的待你，也不問你是德國人，或是那裏人，祇當你是我至親至愛至高貴無尚的妻子，你就是德國人也決不至為害於我國及我身的。我這話可是嗎？」嫻青道：「一些也不差。莫良道：「既是如此，我就更加信你。如今有一物交付與你，你得了這個，也可免得早夜的提心吊膽了。說時，便走至室隅書桌旁，取出一枝短小禿鈍的鉛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械封在一個信封內，授與嫻青道：「我就在這個地方了。嫻青圍抱着莫良的頸項，歡呼道：「你真是我可愛的人兒。莫良道：「我如今要去了，這信封是械了口的，因為我知你也

無拆看之必要。還是任他封着好。嫻青道：若是到了事急之際呢？莫良道：若有事時，你便依着這居址，趕快就來。可無用遲疑的說罷。又親一個吻，便別了。

却說次日清晨，嫻青往馬廐中來，命那矮小的圍人備馬。那操倫敦土語的圍人，便從第十七號牽了嫻青的馬出來。嫻青一隻腳踏上了馬鐙，正待超昇，那侏儒馬夫忽然操着德國語問道：莫良先生往那裏去了？嫻青久已猜着此人，是德國遣來的。本來已提防着，不過再也不料他竟突然說起德國話來，不覺嚇了一跳，幾乎翻身落馬。幸虧那馬夫雙手扶着，纔不跌下地來。然早是嚇的一身冷汗了。馬夫依然操着德國話道：可別慌了。你該早已知我，便是十七號在這兒。傳命令與你的。我如今問你莫良往那去了？嫻青發出顫弱的聲音答道：我可不知道。馬夫道：好多謝你了。說時，便扶着嫻青上了馬。自己也騎了一乘，跟在後面。嫻青一路行來，寸心惴惴，知道那第十七號在後面跟着自己。如果我有什麼動靜，他必定從後面發槍打死我。好一會，已是來到海德公園中一個靜處，祇得硬着心腸，勉強回過頭來，祇見那馬夫也緊緊隨着，便招他至身旁，說道：史密司馬夫答應着道：馬丹有何吩咐？嫻青道：咱們還是說德國話罷。那人恭恭敬敬，俯着腰舉手觸一觸冠簷，說道：哦，馬丹須原諒，則個我已忘了。嫻青道：又何必裝這虛模樣兒呢？我却要問你莫良的舉動，你都知不知道麼？馬夫道：這個本來是我們的職分，內事怎會不知？我如今還要傳上面的命令與你。你馬上就要往莫良那裏去……嫻青不等說完，忙問道：這是誰的命令？馬夫道：是奧圖大尉的命令。嫻青又嚇了一跳，說道：奧圖大尉他也在英蘭嗎？馬夫道：自從戰事初起，就來的。我們行事全由他調度。你須得速往莫良那裏……嫻青道：如果他在英蘭，我却要他親口交付。

的命。令。纔。行。的。馬。夫。道。這。也。容。易。我。去。對。他。說。就。是。了。說。罷。勒。轉。馬。首。加。上。一。鞭。竟。自。一。溜。烟。去。了。這。裏。嫻。青。在。馬。上。等。了。有。兩。點。鐘。光。景。真。是。提。心。吊。膽。覺。得。時。時。處。處。都。可。以。發。生。禍。患。自。己。這。個。身。子。



外。有。一。個。馬。夫。招。呼。他。下。馬。自。馬。既。至。嫻。青。的。屋。不。多。幾。步。路。嫻。青。行。時。處。處。留。心。祇。料。與。圖。或。者。忽。然。而。來。也。未。可。定。一。路。到。屋。中。來。却。未。遇。見。又。在。屋。中。悶。悶。的。過。了。幾。點。鐘。直。至。下。午。三。點。鐘。正。自。納。罕。那。

麼。答。覆。仍。騎。着。馬。回。到。馬。廐。另。不。來。便。料。定。他。今。兒。也。沒。有。什。狠。可。怕。呢。過。了。一。會。見。那。馬。夫。前。去。的。爲。何。如。今。反。覺。得。這。事。向。着。自。己。也。顧。不。得。要。一。直。衝。同。一。把。烈。火。即。使。敵。人。的。劍。鋒。少。的。時。候。那。一。種。愛。國。心。腸。如。慚。愧。把。臉。漲。紅。了。更。想。從。前。年。到。不。呢。想。到。這。裏。又。覺。得。一。陣。犧。牲。身。命。究。竟。這。話。可。能。做。得。愛。國。的。熱。忱。立。下。誓。要。爲。國。家。危。險。得。萬。分。又。回。想。從。前。一。片。

侍女蘇珊忽叩門進來報。道。修理煤。汽。火。的。人。要。來。咱。們。家。修。理。呢。嫻。青。道。便。叫。他。進。來。罷。說。罷。已。是。滿。身。發。抖。不。多。一。會。那。修。理。煤。汽。管。的。工。人。進。來。了。雖。則。衣。冠。不。潔。形。容。委。瑣。嫻。青。祇。一。望。便。認。得。他。是。奧。圖。低。聲。吩。咐。道。且。將。門。關。上。了。奧。圖。如。言。將。門。關。上。嫻。青。便。先。開。口。問。道。奧。圖。你。想。要。我。怎。的。奧。圖。正。色。瞧。着。嫻。青。道。我。倒。先。要。問。你。你。爲。何。想。躲。避。了。你。的。責。任。嫻。青。道。這。話。是。何。意。我。却。不。解。奧。圖。道。我。黨。黨。員。今。晨。傳。着。我。的。命。令。來。我。祇。望。你。照。言。行。事。却。爲。何。不。聽。他。言。倒。要。我。親。自。冒。險。露。臉。出。來。這。是。什。麼。意。思。呢。嫻。青。道。因。爲。我。不。狠。信。那。人。所。以。纔。如。此。我。還。疑。心。着。難。保。他。不。是。英。國。政。府。的。偵。探。來。偵。探。我。的。虛。實。嗎。奧。圖。道。難。道。他。不。告。訴。你。說。他。是。第。十。七。號。麼。嫻。青。也。不。更。和。他。辨。難。逕。問。道。你。意。欲。叫。我。做。什。麼。奧。圖。道。不。過。叫。你。到。莫。良。隱。身。的。那。個。所。在。去。盜。取。一。點。東。西。嫻。青。聽。得。此。言。忙。回。過。身。去。說。道。哦。奧。圖。道。你。愛。上。了。這。英。國。人。了。麼。嫻。青。又。回。過。說。道。這。是。甚。麼。話。爲。何。你。有。此。一。問。奧。圖。道。我。看。你。二。人。太。親。熱。了。一。個。男。一。個。女。相。處。在。一。年。以。上。怕。你。的。初。心。改。了。呢。我。囑。咐。你。所。作。的。事。怕。你。做。得。太。好。了。婦。人。家。的。性。情。最。容。易。改。變。所。以。有。許。多。事。都。靠。不。住。嫻。青。冷。冷。答。道。奧。圖。大。尉。難。道。我。就。全。不。把。我。的。祖。國。放。在。心。上。嗎。奧。圖。笑。道。呵。呵。你。還。記。得。麼。這。就。好。了。如。今。且。聽。我。的。命。令。來。嫻。青。道。我。往。莫。良。那。裏。去。……奧。圖。道。不。錯。他。在。倫。敦。一。個。所。在。除。了。洛。勃。公。之。外。再。沒。第。三。個。人。同。他。一。起。這。個。你。必。已。知。道。的。了。嫻。青。道。我。却。絕。無。所。知。奧。圖。道。你。到。他。那。裏。盜。取。一。種。信。息。別。教。他。知。道。嫻。青。道。什。麼。信。息。可。是。由。他。自。己。告。訴。我。的。麼。奧。圖。道。是。一。種。電。信。的。暗。號。他。和。洛。勃。公。在。那。裏。正。編。着。海。軍。電。信。的。暗。號。書。你。也。不。必。將。全。書。盜。取。若。將。全。書。盜。取。容。易。給。他。們。知。道。反。爲。不。美。我。們。祇。要。那。書。中。第。六。十。頁。若。不。能。將。這。

頁盜來便錄取他這頁上一個暗碼這書上註解的極詳明都是莫良手筆詮釋的。嫻青道你要那一個暗碼呢。奧圖道（減緩機力至半速度）明晨十點鐘之前就要到手的。嫻青道要這何用。奧圖道這我如何得知我們的機關部命令如此誰敢不依呢。嫻青道今日這早晚就去可不太遲了。奧圖走上前一把握住嫻青的臂道胡說你也知道他一天到夜總在那裏吃也在那裏睡也在那裏怎便遲了。嫻青道可是他的居址我尚未知呢。奧圖道這却要你自己設法我們不能爲力了。嫻青道他並未給我說往那裏去教我如何想法呢。奧圖怒道這話明明欺我你要記着你的祖國和凱徹正要你用你你及曾立下誓要替他效命如果違了這誓仔細着後來呢即使我知道你起了異心我也能將你逮交英國警察的。嫻青道量你也不敢如此你若將我逮交警察你也少不得要同着我來。奧圖道不錯啊我自己也要受逮捕莫良也要受逮捕我倆都還好祇最難堪的就是他因爲英國人最恨的是賣國賊我們受了逮捕將來俘虜交換的時候還可以巴望釋放出來祇有他便有點不妙了。嫻青道罷了罷了你的話也夠了可以去了。說時走至門口替奧圖開了門。奧圖行時還用英語說着明兒上午十點鐘別忘了。嫻青等奧圖去了便在窗前的一把椅子悶悶坐下忽然又想着（我願以我之靈魂及軀殼效命於祖國及凱徹蹈火赴湯無所悔恤）那一句話兒來又想莫良待自己如何真誠如何恩愛如今教我幹這事兒如何危險如何可惜這時天色漸漸暗了。憑窗俛眺街上但覺陰陰暗暗黑沉沉沒一點燈火祇見奧圖在窗子上探進頭來圓睜着巨眼口旁還受了傷血跡模糊厲聲喝問你還不去幹事嗎。說罷將一枚炸彈擲將進來。嫻青便大呼起來祇聽見一種溫和清婉的聲音說道安特生夫人是我呢是我端正早餐來呢。張

第

八

集

眼一看原來是侍女蘇珊。這會子天也亮了。便擎手帕來抹拭額上的冷汗。坐起來說道：我做夢了。侍女道：夫人做夢了。夫人昨兒想乏了。衣也不解。床上也不睡。就在這椅子上睡了一夜。我直至今晨進來。方知道呢。嫋青道：我也不自知這一睡竟睡到天明。侍女道：可不是嗎。在椅子上睡了一夜。如何不作惡夢呢。說話間。早餐已經端正。嫋青便胡亂喫了些。看看時鐘已是八點半。便想道：我可不能再在這裏了。於是換了衣服。帶了莫良的地址出去。走至一處僻靜無人。祇見一個醉漢。歪斜蹣跚着過來。帽簷覆至眼上行。至嫋青身邊。悄悄的作德國語問道：仔細着將近十點鐘了。嫋青聽了一嚇。纔知那醉漢是奧圖假裝的。又早已瘋瘋顛顛的過去了。

嫋青便不敢怠慢。忙僱了車。依着那地址去。不多一刻到了。却原來是一個冷落污穢的地方。那所房子也卑陋的不堪。打了一會門。祇見一個短小的中年人戴着眼鏡。開門出來。嫋青便說要見莫良。那人道：夫人走錯了。這裏的人家是姓希甫的。却沒有莫良。那人嫋青知這人定是洛勃了。便央求道：莫良他一定肯接見我的。請你將我的名刺交給他。便知了。那人見了嫋青的名刺。便不遲疑將門開了一點冷。冷的說道：請進來。罷。嫋青登樓至一間房裏。見莫良正坐在一張粗木桌子前。桌子堆了無數紙件書本。莫良站起來。把門關上。開口便道：你不該來的。啊。這時嫋青正瞅着桌子上。一本書與奧圖所說的一點不錯。也不留意。莫良冷淡的形容。便撒了個謊道：唉。莫良他們已經知道我了。我再不能獨處在那裏了。莫良好生詫異。問道：誰知道你了。偵探嗎。嫋青點了點頭。莫良道：是英國偵探嗎。嫋青道：可不是呢。莫良道：這容易。我包管你以後他們再也不敢來騷擾了。嫋青道：你怎能教他們不來騷擾呢。莫良道：祇銷

一張字紙兒便行了。說時伸手往書桌上，鴿栖格內摸了半天，嘴裏說道：「我那名片往那裏去了？說罷便開了一扇橫門，走入鄰室，依然把門掩上。嫻青自思：這是機會了！於是壯一壯胆子，走至書桌前一瞧，那書壓在一堆書紙之下，祇露出大半頁來。看那頁角上的頁數，時可巧正是第六十頁，怔了一會，又念事急了，過了這一刻，再沒的機會可乘了。便顛巍巍一手舉起書上壓着的那些紙件，一手輕輕將那頁書扯下來，捏做一團，塞在胸衣裏，看看那本書，依然壓在紙下，如故一些也，看不出破綻。正弄的停妥，莫良已拏着一張字條兒走進來，交與嫻青，笑說道：「可保你萬事無憂了。」嫻青看那字條兒見上面寫着：

安特生夫人爲己故海軍大尉安特生之妻，凡公務警察人等須加敬禮，不得侮瀆。莫良諭。

嫻青道：「你爲我出這手諭，你自己可不危險嗎？」莫良道：「我們危險的事多着呢，這也算不了甚麼。正說時，電話鈴聲大震，莫良便拏起來問道：「誰是是我？你已用無線電尋着那船了嗎？」狠好開足機力嗎？」原要如此，的幾時……再告訴我，請了說畢，將聽筒放下。嫻青問道：「可是有甚麼船遇險嗎？」莫良欣然答道：「危險却已過了，祇因爲那艘船的無線電機忽然損壞了，百般的打不通，可幸如今已通了，纔剛接到那船的報告，說正開足了機力行駛呢。」嫻青便想起這幾日來報紙上都傳說一艘甚麼薩敦尼船冒險的事，說這船是從美國紐約開駛來的，德國已通電警戒美國人，叫他們不可乘這船，因爲德國的海軍多早晚總要將這船轟擊，怕要傷了旅客，然而這船却依然開渡過來，不過時時遇着危險，有幾次幾乎給德艦礮火打着，然皆幸未命中，如今要快到英國了。」嫻青因想起這事，便順口問道：「那船可就是薩敦尼號嗎？」莫良得意揚揚答道：「正是呢。」嫻青道：「據報紙所說，這船正犯着大險，敵國的潛水艇時時追逐着。」莫良道：

這倒不妨這船至快的速度。每小時能行二十六海里。德國的潛水艇。縱然利害在一里內外也射擊不中的了。嫻青道。倘或那船偶然行遲了呢。莫良揚着眉道。這船何至行遲了呢。你以為他的機器或者損壞麼。這是萬萬不會的。這艘船的機器和我們英國國家銀行差不多的。鞏固是永遠不壞的。嫻青你為甚麼替他這般着急。難道你有什麼親友在船上嗎。嫻青道。倒不是有甚麼親友在船上。不過想起來。這事實在可怕得狠。船上的婦孺一定不少的。莫良道。差不多有上千人。今日下午四時到了皇后城。他們到要唱着歸家樂的曲子了。嫻青道。我要去了。莫良也不留。便送至室門。嫻青走將出來。吩咐御者向馬廐來。一面在車中坐定了。將那扯下來的一頁電碼書摸出來。鋪一鋪平。見上面有許多連續不成文。理的字樣。下面又各有各有詳細的註釋。都是莫良親筆註下去的。有幾處下面註着（開足機力）又有（停止待命）（回來）（減緩機力至半速度）等字。心中沉思道。哦。原來我國政府差遣我出來作這勾當。要轟斃這上千的無辜婦孺。可不太殘忍麼。思量了一會。又將那頁紙仔細看了幾遍。然後將記事小冊子拏出來。用鉛筆在象牙片上錄了幾個字。仍舊把那頁紙塞在襟衣裏。

這天下午三點鐘。嫻青又至莫良辦事處。如瘋狂般直闖進來。莫良見了好不詫異。問道。怎又來了。嫻青喘着氣道。是我無別處可去了。祇可到這裏來。我知道惟有你可以保護我。莫良道。這真奇了。難道我的手諭……嫻青道。不是這個待我。告訴我。唉。我如今祇索告訴了你。也再不隱諱了。便把奧圖指使他跟隨莫良的事。一五一十說了。又道。我此時便不願意無奈。我曾立下這個誓。又被他們所逼。不由自主。祇得服從。他後來我和你情愛日深。一日自己知道一定做不到負心的事。來便想背了盟誓。莫良道。你敢

是神思亂了。說話要想清楚。嫋青道：我何嘗不清楚呢？我的神思也並未曾亂。昨日我來這裏說有警察偵探不相容。那全是虛語。其實是奧圖命我到這裏來盜取你桌上的……話猶未了。莫良已嚇的面色也變了一點。忙問道：盜取什麼？嫋青道：我親愛的人，你別當我便是惡人了。我果然是惡，是萬惡不赦的罪人。但是我這一片心，或者你可以知道我的罪孽已是不小，也不敢求你原諒了。他們叫我來盜取的就是那電碼暗號書。莫良一聽此言，如中了毒箭一般，急的跳起忙取那書。嫋青道：這書啊，却並無恙。祇……唉，祇恨我當時爲何不明白告訴了你。昨日你往鄰室寫那手諭時，就是我行盜的機會。咳，你爲了我寫那手諭，我却忘恩負義，作這狗苟之行。你看我的罪惡，還可以原諒嗎？莫良發急問道：你究竟盜取了沒有？嫋青道：噯呀，莫良，你別將這種的臉對我。我是罪該萬死，但是也要請你聽了明白。再罰我不遲。他們逼着我作這事，恫喝我說：如果不從，他們命令就要將我和你一齊弄到監獄哩。說你是個賣國賊。莫良啊，要是他們將我殺了，燒了，碎屍萬段，我都禁不起。祇因爲了你，因爲保全你，所以就不惜作這事。我如今將那頁書拏回來了。說時便取出那頁書來。莫良接過來，展開一看，問道：可沒有給別人看見過嗎？嫋青道：沒有。我若給他們看見過了，我也再沒的臉來見你了。祇好跳在河裏了。我便用計愚了他們。莫良急切問道：他們要這何用呢？嫋青道：他們要（減緩機力至半速度）的暗碼。想轟沉那薩敦尼號船。莫良面色大變，渾身發抖。嫋青急起來，呼着道：莫良，莫良，你別急。那薩敦尼號可保無恙呢？我並未錄取那減緩機力的暗碼，却錄了別個。莫良道：你錄那個暗碼呢？嫋青道：我却錄了那（開足機力）的。我知那薩敦尼得了這信，一定更加駛行的快……話猶未了。莫良大聲呼洛勃洛勃，走進來問甚事。

莫良道可有甚麼消息沒有。洛勃道這半點鐘內並沒有消息報告。我記得最後次的報告是事事都狠安全。正說話時電話的鈴聲又大震。洛勃拿起來聽了一會。將聽筒放下面。如土色說道。薩敦尼中了魚雷了。嫻青高呼道。請問怎講。洛勃又道。薩敦尼中了魚雷。轟沉了。嫻青道。那有這事呢。那有這事呢。我明明是錄給他們一個相反的暗碼。難道他們又從那裏把那真的錄取來麼。天哦我……莫良發着震顫聲音道。我告訴你罷。那書上（開足機力）的暗碼恰巧就是（減緩機力）的暗碼。因為那書是舊本註釋的原是不對的。新的我正在這裏編着。你將那（開足機力）的暗碼錄給他們。是明明將（減緩機力）的暗碼錄給他們了。嫻青垂着頭不能發一語。洛勃早已察破其中情由。便氣憤憤問道。莫良你怎對付這事呢。莫良道我也沒有甚法子。洛勃哼了一聲道。我却不能徇情了。說罷開了房門走出去。室內二人默默不語。各自垂着頭過了一會。嫻青顫聲說道。莫良我親愛的我並沒有心要如此。祇是後悔也無及了。莫良有氣沒力的道。你的心我知道的。

洛勃帶了警察來時。正想拘捕二人。見嫻青垂着頭坐在莫良身旁。走上去看時。已氣絕了。莫良也死了。

(完)



家庭小說

夢中之秘密

文明書局

最新醫書

●最新
實習西法鍼灸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
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
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
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
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
必攜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
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
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
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
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
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丙子46)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一 我母之特性

那時節我與母親住在海濱的某街。我正當十七歲。母親還不過三十五歲。已經是寡婦了。父親去世之時。我祇有七歲。然而父親的面貌却還記得。我母親生得面目秀麗。身材溫雅。年輕時。人家都稱他美人。不過我母親終日面色冷靜。沈默寡言。舉動又很不活潑。但是我極孝敬我母親。我母親也極愛我。然而母親平日總不快活。宛如自己有什麼罪孽。恐怕被人家知道似的。只是念念不忘的憂愁着這一件事。差不多要把母親的壽命也縮短了。其實很難怪他。他極愛我父親。父親死後。他大大的傷心。以致永遠不能把父親忘掉了。據我看來。還不獨如此。似乎更有什麼心事。隱藏着。看了他岑寂的面色。不能不。如是。想。母親却是十分愛我。他自己也說過的。但是有時實在爲着有了我。反使他傷心得難受。幾乎要將我驅逐出外。這時候。他雖非常恨我。只消念頭一過。他即能後悔。眼中流下淚來。把我緊緊抱住。向我謝罪。我暗想。惹他不快。無非爲着我境遇不幸。身體衰弱等事。但是我也常常不知爲了何事。心中十分恐怖。這一層。或者是母親不快的原因。然而決不是全爲了此。我母親自從父親作古之後。永遠穿着黑色衣服。生計雖寬裕。却不與人交際。

二 我之特性

母親只是把自己的事愁悶着。所以我母子雖一同度日。這母子的關係。很不利於我兒子。我名稱獨子。

實在與人家的獨子不同。既沒有尊長溺愛。自己又不任性。但是神經衰弱。體質荏薄。實與母親相似。面貌也很酷肖。與我年紀差不多的人。我也不喜與他們交際。就是我對着母親。也從來沒有向他細細的談過衷曲。我只愛讀書。尤喜獨自散步。空閑之時。惟有沈思而已。我自己也不知思想着什麼事。宛如門外有什麼東西躲着。我在這裏等他進來。但是他只管躲在門外。總也不肯進來。我一味的如此思想着。一味的如此等候着。等候得過久。便恍恍惚惚入睡了。我若是個文學家。就可以把我思想的事。著成一篇妙文。我若是個宗教家。就可以把我思想的事。當做哲學研究。無奈我沒有這兩種能力。只好每天思想着。每天等候着。咧。

三 不可思議之夢

我糊糊塗塗的思想。往往容易睡着。并且我每天睡的時候極多。每睡必有夢。有時醒來還牢牢記着。鬚是什麼大事的前兆。夢中包隱着深意。也有同一的夢。屢次夢見的。惟獨其中有一夢。最爲不可思議。永久不會忘掉的。在一條污穢狹窄的道路上。兩旁都有很高的樓房。我在街上行走。是去尋我父親的父親。並沒有死。不知爲了什麼事情。躲在此間。我就進了一個矮小黑暗的門。門內場上堆積着許多木料。走入裏面一間小室。室中有圓窗二扇。父親穿着睡衣。在室內吸煙。面貌與我真的父親。絕然不同。身材瘦而高。頭髮烏黑。鼻尖向下彎着。兩眼炯炯逼人。很爲可怕。年約四十上下。他被。我。尋。得。了。很。不。舒服。我。遇。了。父。親。也。不。喜。歡。只。是。呆。呆。立。着。父。親。把。頭。旋。轉。着。口。中。喃。喃。私。語。向。裏。面。走。去。一。壁。走。一。壁。還。說。着。什麼。并且時時回頭看我。他往裏面走着。屋子便漸漸的大起來。消滅在烟霧之中。我不見了父親。心

中有些恐怖。追將過去。總也瞧不見。惟聞喃喃然如野熊的叫聲。正在驚嚇。也就醒了。於是總也睡不着。第二天還把此夢想了一天。那裏想得呢。

四 奇遇

光陰迅速。到了六月了。我家所住的地方。一到這時候。非常熱鬧。進港的船極多。因此面生的人。在路上徘徊的也指不勝數。這時候我也常在海岸的咖啡店旅館等之前。踱來踱去。那些店的門前。都用白布做着天幕。下面設着桌椅。售賣飲料的。有一天。走過咖啡店的門前。却見一個男子。我見了此人。竟動也不動了。他身穿長黑夏服。頭戴草帽。兩手交組胸前。呆呆坐着。口中嚼一烟管。此人好像是我認得的。他的面色。他的態度。似乎在那裏見過的。我自己不知不覺立定了。暗想到底是何人。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我默想之時。此人有些覺得了。把一雙銳眼。向我這裏直射過來。我一見他面目的正面。不禁大吃一驚。此人非別。就是我夢中所遇的父親。一點也不會看錯的。絲毫沒有不同之處。細長身材。穿着長而黑的衣服。衣服的颜色大小。與夢中的睡衣也很相像。我暗道。莫非是夢麼。那裏是夢。其時正當白晝。四邊遊人頗多。紅日當空。怎麼會見鬼。明明是個活人。於是我就在他旁邊選定了一張桌子坐下。打算飲些啤酒。

五 男爵

我擎着報紙看着。其實眼梢常常竊視他。此人正坐不動。不過有時略一擡頭罷了。看起來。他是在那裏等候着什麼人的。我只管把他注視。時時默忖爲何這是我的父親呢。一點也沒有相像之處。難道我還

是做夢麼。停一回。此人把坐位改變了。他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像夢中之父。怎麼不奇怪。我目不轉睛的。看着。他早已知覺。起初很覺奇異。後來有些憤恨了。一壁向我怒視。一壁立將起來。不料將桌旁一根手



名。沒。有。聽。清。楚。此。人。竟。與。夢。中。之。父。一。般。說。話。時。口。中。常。喃。喃。然。聽。不。清。楚。他。問。我。姓。名。我。就。說。我。姓。史。名。蓀。枝。他。又。愕。然。他。又。問。我。何。時。到。此。家。中。還。有。何。人。同。居。我。說。與。母。親。一。同。住。着。他。道。你。父。親。呢。我。答

杖。帶。倒。我。急。急。替。他。拾。起。來。胸。中。却。亂。跳。不。止。此。人。便。做。作。笑。盈。盈。的。樣。子。稱。謝。這。時。候。二。人。面。對。面。他。向。我。臉。上。細。細。一。看。忽。然。雙。眉。緊。攏。張。開。着。嘴。頗。有。驚。訝。之。狀。就。啓。口。道。你。很。懂。規。矩。現。在。世。上。這。種。人。少。得。很。一。定。是。你。父。母。教。育。得。好。那。時。我。自。己。不。知。答。了。些。什。麼。話。此。刻。也。記。不。得。了。總。之。這。就。是。二。人。談。話。的。開。場。因。此。曉。得。此。人。與。我。同。鄉。久。居。在。美。洲。剛。纔。回。來。不。久。仍。舊。要。去。的。是。個。男。爵。姓

道。去。世。了。好。幾。年。了。他。問。我。母。親。的。名。字。我。說。叫。瑞。娃。他。忽。然。高。聲。發。笑。笑。畢。便。向。我。謝。罪。此。人。大。有。美。國。人。的。狀。態。我。總。覺。得。是。個。怪。人。他。又。問。我。住。處。我。便。詳。詳。細。細。的。答。他。

六 黑人

談話之初胸中忐忑不安。後來漸漸鎮靜了。我與此人相識。却是奇妙。他向我問話之時。臉上微微笑着。這一副笑容。竟令人不快。他的眼光。宛如能射入人的肌膚。他看着我。我也覺得不快。他面上雖很溫和。實隱隱帶着幾分惡味。夢中之父。並沒有這樣的眼光。面貌也奇怪。既無血色。又無精神。是一副鬼臉。接近一看。他額上還有一條傷痕。夢中之父。沒有這傷痕的。我把住處告了他。忽然來了一個黑人。穿一件無袖外套。從後面走來。在他肩上輕輕一拍。男爵回轉頭去。說道。等候了好久咧。於是別了我。他們二人向珈琲店內去了。我依舊在天幕之下。等候男爵出來。也不是想再與他談話。不過想再與他會面一次。我當真當他父親麼。不是不是。我總不明白爲什麼。他與夢中之父相似。我只管等候着。過了一點鐘。光景。仍不見出來。走進店去。四面尋覓。既不見男爵。又不見黑人。一定是從後門去了。此時我覺得有些頭痛。意欲吸些新鮮空氣。沿着海岸走去。到盡頭的一所公園中。這公園乃二百年前的舊物。面積很大。就在樹陰下散步了兩點鐘。光景。然後歸家。

七 怪聲

剛走進門。只見婢女很驚慌的出來迎我。我一看他的面色。就曉得家中不知出了什麼事咧。一問他。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一點鐘前。母親的房中。忽然有怪聲叫喊。婢女趕進去看時。母親暈倒在地。上過了幾

分鐘方始醒來。但是不能起立。便把他躺在牀上。面色蒼白。恐怕是受了大大的驚嚇。一語不發。問他什麼。也是默然不答。眼睛向四面瞧着。混身在那裏亂抖。婢女卽命一個種花樹的去請醫生。醫生來了。開了幾味安神葯。病人也不對醫生說什麼。據種花樹的說。怪聲叫喊之後。就有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在庭中草地上。迅走向門外逃去的。種花樹的也來不及觀看此人面貌。但是身材瘦長。戴着草帽。穿着長的外衣。我一聽得。就覺得是男爵的服裝。種花樹的正想追趕。却被婢女喚去請醫生。我走到母親房中。母親躺着。面色比枕頭還白。他見了我。却很認得。微微笑着。還伸手過來。我坐在牀沿上。向母親探問。母親起初只是祕而不宣。後來忽如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戰戰兢兢問道。有什麼人在此麼。又道。恐怕沒有人。不過是我驚慌過度罷了。說畢。把兩手掩着面。噤口不言。我想將種花樹的所見的情形和遇男爵的事告知母親。不知何故。說話到了喉頭。自然的消滅了。然而到後來。我也打定主意。說道。白晝決不會有鬼出現的。母親聽了。輕輕說道。別說罷。這些話。我不願意聽到。將來你總會明白的。說畢。便默默不語了。這時候他四肢發冷。脉跳得極快。我給他吃了葯。暫時避開。使他不致十分驚動。這一天。母親竟沒有起牀。靜悄悄身體也不動一動。只聽得他時時嗟嘆。并且兩眼睜睜。向四面環視着。

八 嚙語

到晚間。母親發熱。不要我在室內。我也不歸自己寢室。睡在隣室的長椅子上。差不多每十分鐘起來一次。輕輕走到他房門口。側耳竊聽。母親竟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早晨。進房去看時。母親如發狂一般。眼光很怪異。白天略爲輕些。一到夜間。寒熱又作。他一天不開口。到夜裏忽然氣喘喘的亂話起來。他的說話。

似乎不全是囁語內中有些意思的在十二點鐘左右母親忽然從牀上跳起來在桌子取一玻璃杯將杯中之水一飲而盡然後凝視我的臉上滔滔不絕的說他的囁語說來全無影踪宛如他人借他的口在那裏說話

九 壁上之門戶

他說道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好得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應當曉得的。你且聽了。我有一位最親密的女友。此人有一心愛之人。於是結爲夫婦。成婚之後。夫婦的愛情。自然不必說了。結婚的這一年。夫婦二人。到都中去旅行。住在上等的旅館中。每天出去赴宴觀劇。非常有趣。我那女友。生來姿色美麗。在交際社會上。一時頗惹人注目。其時有一個士官。只是向他纏繞着。無論到什麼地方。此人總跟來。跟去。兩眼爛爛帶着一點兒怪眼色。只是向人臉上看着。因爲素不相識。所以沒有講過話。不過一味的注視罷了。他的眼色實在令人可怕。天天被他看着。心中頗爲討厭。於是覺得旅居都中。反致乏味。打算早早回家鄉去了。便勸丈夫預備起來。有一天。這可怕的人的同僚們。都是那些士官。來邀丈夫去鬥牌。丈夫便往俱樂部去。這一天。只得獨自一人。在旅館中守候着了。等到夜靜更深。不見丈夫回來。卽命婢女們先睡。自己也上牀躺着。忽然壁間有嚮聲。好像犬在那裏抓東西聽了。不覺毛髮悚然。全身發冷。四肢亂抖。向壁間看時。靠着室隅。燈光但見壁上所糊的花絹。那絹上的花紋。在那裏動着。忽然壁上現出一個洞來。洞中穿出一個人。全身黑衣。身材很高。你道是誰。就是那目光可怕的人。我要想叫喊。不知怎樣。竟開不出口。嚇得呼吸都幾乎要停止了。那人惡狠狠的走過來。取出一件白東西。套將過來。套在頭上。全身覺得

如有重物壓着此後怎樣不能記憶了。實在這時候與死去一般。後來那怪霧漸散。我……不是我那女友也就醒了。室中已沒有人。然而還喊不出。喊了半天。好不容易喊了出來。又不省人事了。到醒來一看。丈夫已在旁邊。他直被他們留在俱樂部中。到兩點鐘方始出來的。丈夫也很驚慌。他種種盤問。總不對他。說什麼。打這一天起。不免有些小病。等無人之時。細細檢查。牆壁原來外面糊着花絹。裏面却有門戶。這一次還失去一只訂婚的指環。這指環格式很新奇。上面有金星銀星各七顆。互相間着。是丈夫傳家之寶。丈夫不見了。指環也曾盤問數次。但是沒有回答他。不過說是遺失罷了。丈夫四處去尋覓。那裏找得到呢。於是丈夫心中也很不快。打算要早早回去。等到醫生允許了。可以動身。夫婦二人便收拾行李。回去出發的那一天。在路上遇見一件怪事。是一個人被人打破了頭顱。死的正見他在路上。扛過不看。便罷。一看又大吃了一驚。此人非別就是那目光可怕的人。夜間從壁間出來的人。聽說是爲着鬥牌被人打死的。夫婦回到家鄉。便安然無事。後來生下孩子。丈夫也很健康。旅館中的事。一點也不知道。不知怎樣。夫婦的關係。總沒有從前那麼親密了。二人就如懷着鬼胎。每日不言不笑。冷冷淡淡。竟永遠不能再親熱了。夫婦之間。就生了這一個孩子。這孩子是個男孩子。我母親說到這時候。混身亂顫。雙手掩面。大聲道。我那至友有什麼罪惡。爲何要受這天罰。上帝也太苛刻了。現在想起往事。豈不憤恨。我母親說到這裏。說話便紊亂起來。一些也聽不明白。真是囁語了。

十 負傷

我聽了母親之話。心中非常感動。這也不消說了。明明是說他自己並非什麼。至友他不過托言罷了。一

定是。的。咧。如此。看來。此人。便是。我的。父親。夢中。所見。的。咖啡店。前。所遇。的。是我。真的。父親。我。母親。以爲。他。是。被人。打。死了。其實。沒有。死。不過。額上。負。傷。罷了。因此。他。趕。到。母親。之。處。母親。十分。驚。嚇。竟。把。他。也。嚇。得。逃。走了。如此。推。想。我。一。齊。明白。我。母親。平日。鬱。鬱。愁。悶。也。爲。此事。我。母親。有。時。見。了。我。作。恨。恨。之。狀。也。爲。此事。母子。二人。不。與。世人。交。際。隱。居。在。市。隅。也。爲。此事。我。一。件。一。件。沒有。不。明白。的。地方。了。我。頭。腦。之中。如。在。那。裏。旋轉。兩。手。將。頭。捧。着。似。乎。旋轉。得。好。些。我。默。忖。一。定。要。去。尋。覓。我。父親。纔。是。道理。主意。既。經。打。定。了。又。想。道。爲。何。要。去。尋。覓。尋。得。了。打。算。怎。樣。這些。問題。自。己。也。答。不。出。此。時。頭。腦。中。很。紊。亂。不過。只。想。尋。覓。父親。尋。覓。父親。鬚。髮。是。我。一。生。重。大。的。舉。動。到。明天。母親。的。病。狀。漸。漸。鎮。靜。熱。也。退。了。很。能。安。睡。於。是。將。看。護。母親。一。事。託。付。了。房。主。與。婢。女。自。己。出。去。尋。覓。父親。

十一 暴風雨

尋。覓。的。次。序。自然。先。到。那。咖啡店。去。探。問。那。店。中。竟。無。人。知道。也。無。人。留心。不過。是。偶。然。來。的。客人。罷。了。那。黑人。店。主。却。瞧。見。的。此。人。顏色。與。他人。不。同。自然。容易。惹。人。注意。但是。店。主。雖。瞧。見。他。却。不。曉。得。他的。姓名。住。址。仍。舊。與。不。瞧。見。他。一。樣。我。就。將。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訴。店。主。託。他。們。以。後。留。心。察。看。我。出。了。咖啡店。便。在。市。街。上。海。岸。上。碼頭。旁。到。處。尋。訪。凡。是。有人。往。來。之。處。都。去。看。到。像。我。父親。的。像。那。黑。人。的。都。瞧。不。見。沒有。細。細。打。聽。他的。姓名。又。不。便。到。警。察。署。去。託。他。們。查。訪。只。得。去。託。幾。個。一。向。熟。識。的。警。察。先。把。二。人。的。狀態。詳。細。說。了。然後。說。如。能。尋。得。自。當。重。重。酬。報。他。們。聽。了。我的。話。自然。疑。信。參。半。未。必。肯。去。着。力。的。上。午。趕。來。趕。去。疲。乏。已。極。只。好。回。去。到。家。中。一。看。母親。已。經。起。床。他的。樣子。不。獨。是。平日。那。麼。鬱。

鬱愁悶了。精神上頗有變動。似乎在那裏呆呆想着。照我看來。必定是操心過度所致。晚間我也在母親室內。陪伴到更深。二人不交一語。母親用骨牌占卜着。我在旁默默觀看。起病的原因。囈語的內容。母親絕不提。差不多。那奇怪不快的事。二人已經預約不再出口了。我看母親的姿態。似乎很懊悔。大約是囈語之時。精神已亂。自己也難作主。竟把祕密洩漏了出來。過後想想。自然可恥。然而他此刻未必完全記得囈語之內容。不過略有些記憶而已。他今天很希望我不去追究他。我實在看得出的。後來見我並不追問。母親也有些放心了。然而仍舊與昨日一般。一味避去。二人視線對射。我終夜沒有合眼。門外暴風雨之聲。非常利害。窗上玻璃震動不已。空中如有千軍萬馬奔騰之聲。山妖海怪呼嘯之聲。雲端中好像有什麼東西爆裂。在人家房屋之上飛掠過去。到天將明。我在朦朧中。似乎有人走進房來。呼我之名。聲音雖不高。却很清楚。抬頭看時。不見一人。說也奇怪。這時候我不但不驚。反覺可喜。宛如立刻可以達我的宿望一般。即忙穿着衣服。急急出門。

十二 吸引

暴風雨雖停了。餘勢還未盡去。時候還極早。路上尚無行人。遍地都是殘磚碎瓦。木片樹枝。看了這暴風雨的痕跡。暗想海中不知有何危險。正想往碼頭上去看看。宛如有一種力在那裏將我吸引。我不能抵抗。他只得順着他走。不知往什麼方向去了。走了十分鐘。來到一處。却是生平沒有走過的。兩隻腳也不需用力。一刻不停的走着。很覺輕便爽快。心中好像眼前能遇什麼世上罕有的事咧。

十三 夢中之街道

行不多步。果然遇見一件奇事。只見二十步的前面。與我父親一同在咖啡店前的黑人。正在行走。還穿着那時的一件無袖外套。與我向同一方向走着。足步很急。我便緊緊追趕。他也不回轉頭來。走過一家舊屋。就轉彎去了。我急急馳至舊屋之前。也轉彎過去一看。真是奇怪。是一條狹長的路。並不見黑人踪跡。雖是朝露未退。我的眼力。却望得到道路的盡頭。房屋也不多。很容易數得清的。路上人影全無。黑人突然出現。突然消滅。我不免有些驚嚇。忽然心中又是一陣奇異。眼前這街道寂悄悄陰氣逼人。似乎我曾經來過。不錯。對了。這是我夢中所見的街道。想到這裏。身上抖起來了。暴風雨之後。清晨本是極冷的。我心中雖驚異。深信父親必在此地。一點也不疑惑。即忙前進。一壁走。一壁尋。果然右面有一房屋。與夢中所見的無異。門口兩旁有石柱。中間一對舊門。但是牆上之窗。却是方的。不是圓的。我也不去管他。即走上去敲門。起初寂靜無聲。後來重重連敲了兩三次。裏面始有聲息。開門之時。其聲大而且遲。出來一個年輕的婢女。是纔起床的。頭髮蓬亂。睡眼迷離。向我看着。我即問此間是否有一位男爵住着。這時候我竊視門內的庭中。果與夢中相符。有木料堆着。那婢女答道。不在此間。我道。一定在此的。婢女道。現在不在此。昨天動身了。我即問上那裏去。他道。赴美洲去了。我聽得了赴美洲。又問道。再來不來。他道。不很明白。恐怕不來的了。我道。在此住得很長久麼。他道。不多。只有七天。我道。他姓什麼。婢女凝視着我的臉上。說道。這倒不曉得。我們都稱他男爵的。說時。回頭向門內道。卜德快來。有人在此問信。門內就走出一個工人似的人來。放出乾燥之聲。問道。你問什麼。我就把問婢女的話。再去問他。他所回答。也與婢女相同。我又問道。這裏是什麼人的房屋。那人道。是我主人的房屋。我道。你主人做什麼買賣的。那人道。是

製造木器的這一條街上。全是同行。我道。可以請你主人出來見一見麼。那人道。現在不行。還睡着咧。我道。可以放我到裏邊去看看麼。那人道。我們不能作主。你停一回再來罷。我道。那麼下午再來。一定會見你主人麼。那人道。可以。什麼時候。他總在家。不過此刻太早。還沒起床咧。我又突然問道。有一個黑人在此麼。那人聽了。顏上頗有驚訝之色。向我看了一看。又向那婢女道。什麼黑人呢。重新對我說道。你還是停一刻再來細細問主人罷。我即告退。門也便關了。但是聲音沒有方纔那麼大。我再把街道和房屋的樣子。看了半晌。方始發足。也不歸家。心中非常失望。覺得所遇的事。十分奇妙。決不是尋常的。怎麼現在毫無眉目。我只想走進那屋子。到裏面一室去見我口銜烟管的父親。好得那房主是個木器匠。無論何時都可以去會見他打聽他的。我父親已經往美洲去了。如此怎麼好呢。我要把前前後後的事。告訴我母親麼。還是將遇見父親一事。永遠藏在我胸中呢。總之那不可思議的祕密。弄出這樣無頭無尾的結果來了。叫人那裏肯深信。我實在不願歸家。任憑兩足亂走。竟往市外去了。

十四 死骸

這時候我非但不想什麼。并且如無知覺的一般。低着頭只管走着。忽然耳畔聽得一响。方始驚覺。抬頭看時。只見五十步的前面海中。正在掀波作浪。仔細一看。自己已經走到沙灘上了。昨夜受了一場暴風雨。海面盡是白泡。山也似的大浪。連二向海岸打來。我自己相離極近。足下所踏的黃沙上。浪還去得不多時候咧。破碎的貝殼。斷爛的海草。遍地皆是。幾隻沙鷗。在風中飛來飛去的亂鳴。忽然飛到灰色的雲中。如雪花一般。再落下來。在浪上飛舞一回。有大浪打來。一齊飛散了。只有兩三隻。還在砂濱中央

的礁上飛翔。自若。礁石旁邊。海草生得長短不齊。他的莖。都藏在黃泥之中。因此也不見得長大了。瞥見其中有一黑物。形狀橢圓。團縮在那裏。距離太遠。看不出究竟是何物。我即忙趕過去。漸漸走近。形態漸



漸清楚。走到離礁石三十步處。方始瞧得清楚。原來是一個人的身體。橫着。這不用說。一定是昨夜被大浪捲下去。溺死的。走到死骸旁邊。看時不覺大吃一驚。此人非別就是男爵。就是我的父親。這時候我呆呆立着。兩脚如釘在地上。於是我心頭很明白。今天我出門之時。好像有什麼東西把我吸引着。原來有如此絕大的關係。此時怒濤之聲。不絕於耳。我想到自己的命運。一時嚇得開不出口了。

十五 指環

死骸仰天躺着。略有一點兒向側面。左手載在頭上。右手壓在身下。腿上穿着長統靴。靴尖都埋沒在泥

中青色上衣。盡行浸着海水。鈕子也一齊脫去了。頸中圍着一條赤色的頸巾。臉上鬚髻在那裏微笑。上唇向上縮起。下面一排細齒。整整齊齊。都能瞧見。眼睛半開半閉。但是眼黑與眼白。糊糊塗塗。看不清楚了。頭髮散在沙泥之上。水泡塵埃。污穢不堪。額上紫色傷痕。一發顯著。兩頰瘦削。鼻梁隆起。昨夜的暴風雨。竟不免於難。重赴美洲。已成泡影。這遍體塗泥。傷心慘目。橫在足下的。就是侮辱我母親。使我們母子不能出世的人。不然是我的父親。想到這裏。我胸中萬感交集。又恨又怒。又悲又懼。最後竟被恐懼戰勝。這恐懼還分兩種。眼前見了這死態。是一種恐懼。想到天網難逃。又是一種恐懼。一時胸間閉塞。呼吸爲之促迫。默忖我爲何有如此結果。這是血統問題。不能變易的。此時我立在死骸之旁。呆呆看着那死人的眼皮嘴唇。宛如要動咧。其實怎麼有這種事。寂然不動。旁邊的海草。也不動。白鷗已都飛去。四面不見別物。寂寞海濱。只有死骸與自己而已。遠遠僅聞波浪之聲。回頭看時。後面漠然。惟見天際有些遠山之影。此外就不見什麼了。如此冷悄悄人。影全無的海濱。淤泥中。留着這苦命的人。去做魚鳥的餌食。我心中很覺不忍。一定要想救他。但是他早已死了。性命是不能救的咧。我不肯叫他留在此間。非把死骸運到有人之處去不可。不如先去尋得了人。然後領他們來搬運。忽然一陣恐怖。宛如死人已知道我在此了。耳中又好像聽得他那喃喃私語之聲。不禁退了幾步。再向死人一看。只見閃閃有光。不知光從什麼東西上發出來的。走近看時。死人的左手。指上有一金指環。定睛一看。乃我母親訂婚的指環。於是把恐怖之念鎮壓下去。蹲着身體。去捫着他的手指。覺得冰冷徹骨。想取下指環。竟一時取不下來。於是咬緊牙關。忘命的用力一拉。兩足飛也似的逃走。這時候宛如後面有人追着。心中忐忑不已。現在想起此事。

便覺得如背後有人追來咧。

十六 默默

回到家。中。自己臉上自然已現出恐怖之色。走進母親房中。母親急急立起來。凝視着我的臉上。很爲疑惑。我打算把所見所聞的事。一一說出來。不知怎樣又說不出。只自默默然。把指環呈上去。給他觀看。母親一見面色如土。兩隻眼睛。驟然間黑白不分的糊塗起來。與方纔所見的眼珠一樣。口中發聲。毫無氣力。手裏握着指環。身體倒將下去。幸虧被我抱住。全身硬得如鐵石一般。於是我兩手支持着母親。把夢中的情形。珈琲店前的事。一件一件說給他聽。母親聽我說着默默然。一語不發。惟見胸際振動漸高。兩目閃閃有光。過了一回。將雙目緊閉了。少頃。把指環套在無名指上。立起來。去取外衣。問他往那裏去。他向我臉上看。看欲言又止。身體顫抖不已。我溫了他一回手。他方始說。立刻就要去咧。我又問道。母親往那裏去。母親道。往死骸之處去。我務必要看。是什麼樣子。對不對。一望便知。我打算阻止他。無奈他已如發狂一般。恐怕未必肯聽。只得領着他同去。

十七 窪

再到沙灘時。不獨是我一人了。與母親携手同行。海中波浪。比方纔安靜得多。退得很遠了。遠遠瞧見礁石。海草依然無恙。走過去看那橫在泥上之物。竟瞧不見。將近走到礁石旁。足步自然遲緩。那黑色不動的東西。那裏去了。惟見海草之莖。在乾沙之上。黑沈沈罷了。在礁旁細看。不見死骸。死骸之處。泥土稍窪。手足之形。清清楚楚。四邊的海草也都有壓倒過的痕跡。旁邊有一個人的足跡。通過海濱。直至石岸。方

始消滅。我與母親面面相覷，互相驚異。難道是獨自起來，走往那裏去了麼？母親輕輕問道：你瞧見之時，確是死着麼？我說不出什麼，只有點頭而已。發見死骸，還不到三點鐘。難道有人看見了，把他昇了去了麼？那麼什麼人昇去的呢？昇去做什麼呢？須細細討論，方能明白。與其如此討論，還是好好看護母親要緊。

十八 怪夢第二

母親未曾走到這裏，半路上已經寒熱交作。現在找不到死人，他便大大落膽，茫然不省人事。若不致變成瘋病，要算是大幸咧。好容易扶到家中，使他躺在床上，去請醫生。母親到心頭稍覺清醒，便向我道：快去把他尋來。我雖答應，無奈用盡種種手段，總不見效。時時赴警察署，託他們探訪，或是到附近的鄉村去尋問，或是在各報上刊登告白招尋，四下的搜索，依然不見。後來聽得海濱某村，撈得一個溺斃死骸，急急趕去，不料早已埋葬了。打聽打聽，面實不是我父親。他赴美洲，乘的是那一隻船呢？這也探聽過。豈料大家所認爲暴風雨之夜遭難的船，數月之後，竟有人看見在紐約港中。我手段既窮，只得去尋那黑人在報紙上登了大告白，叫他自己到我家中來。就有重謝。有一天，我不在家，果然有個身材高大，穿着無袖外套的黑人來過，與婢女問答了半晌，就此去了。後來再也沒有來過我的父親。實在不明白他的影踪，烟也似的消滅了。竟杳無音信。我與母親從此也絕不提父親之事。不過有時母親說：你爲何不肯早早把奇怪的夢告我呢？如此看來，定是他……母親說到這裏，便噤口不言了。母親又病了許久，到恢復之後，我母子的關係不能像從前那麼了。他見了我，我很覺不快。這一層，他至死沒有改變。他

的不快。實在從心裏頭發出來。無法可救的。別的事情。年深月久之後。自能忘掉。只消事情一冷。腦中印象漸漸薄弱了。惟有這母子之間的不快感情。到底不會從根本上忘掉的。我得那怪夢。一時却十分驚動我的精神。豈意從此以後。竟不能再見這夢。也不再去找尋父親。不過時時又見一種怪夢。到現在還常常見的咧。怎麼樣的夢呢。遠遠聽得有。很傷悲的。泣聲。如怨。如訴。這泣聲。與我之間。隔着一層。不可踰越的。極高牆壁。我聽了。此聲。心爲之碎。腸爲之斷。自己也。嗚嗚。哭着。停了一回。聲音漸次更變。有時像病人呻吟。有時像海中波濤。最後如怪獸狂吼。我心中一怕。便突然驚醒咧。

(完)

科學叢談

◎最新式熱力機關車

德國高等顧問阿特爾革。新明一種熱力機關車。運用時並不用蒸汽與電氣。僅一發動機。名曰逗籌爾。使用時不論遠近。均極穩便。查發動機係溫他資爾地方革志扎爾公司承造。車係逗革兒市阿薄爾公司製造。近來瑞西國之溫他資爾和柏林之鐵道上。均用此車。頗有成效。嗣後世界通用之蒸汽車與機關車。當皆成爲淘汰品云。

◎月光有毒

自昔以來。有謂月光不及日光之正氣。且謂月光有毒。此說早爲各國人所迷信也。然據美利堅國科學家普賴安氏曰。昔人指月光爲日光反射之光。誠不謬。于是乎研究反射之光。有無毒力。特以二器盛水。各養一魚。以電燈光直接光射一魚。以一面鏡對向電燈。而以鏡中所照見之反射光照着另一魚。即見鏡中反射光照着之一魚。易斃易腐。以此細考。果然月光含有其毒也。孰謂迷信盡屬無稽哉。

宗教小說

蓮
修
正
果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名家小說
著名大

林琴南

初著

黑奴顛天錄

全書二册
價洋九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顛天錄為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偏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逡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為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難并美具此書有之矣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册
價洋八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蹶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速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逡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為綱以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敵愾之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為盡致此為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瀰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後勛愛讀林譯者當不河漢斯言

(丙子三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河水縈帶環城。三面非崇德縣境。耶泛舟運河。經杭滬方出。是邑舟中旅客。必次第見城闕巖城。頽敗磚石。半圯尤有半傾。未圯之巨石。巉然突出。類老人牙齒。忍冬之藤。纏絡巨石。上殘陽衰草。莽莽平原。至於登眺相宜。惜乎舟中旅客。蟄伏蓬窗。中風光大好。一瞥易逝。耳邑中風景。以南北二門外爲最。距城稍遠。南北對峙。各有一橋。南曰南三里橋。北曰北三里橋。北門外風景尤佳。勝市集盛處。艤舟尤多。鷓首向闕。若衆星之拱。極汽輪遠。至卽聞警笛聲。激越以長。一市皆聞。輪擊水底。浪挾泥沙。擊岸壁。水花四濺。小舟策策動。若潮至。然三里橋距市集較遠。高塘前障微風。過處隱隱聞市聲。是間地勢極廣闊。清流涵鏡。足鑑須眉。名賢墓上。多松柏蒼翠。欲滴古茂之色。撲人眉宇。飛鴉欸欸迴旋。墓木間鴉背殘陽。閃作金色。而鴉羣映水。疏落復似星點。橋立歧港處。倒影清流。偃若長虹。櫓聲啞啞。時有小舟從橋下出。日沒平林。舟載鄉民歸也。吾筆滋拙。瑣叙風景。未免掛漏。貽譏憶十餘年前。有畫工吳某嘗獨行。至是負手立橋上。延攬景物。一一入尺幅中。吳工山水有名於時。公卿巨賈均得以得。縑楮爲幸。吳所作山水。喜置點綴人物。雖寥寥數筆。遠望之則形態逼真。而點綴美人。尤佳。紅衣擁髻。徙倚竹閣。間似栩栩欲活者。吳每語人云。如此勝境。得自天然。朝夕觀覽。益我畫境。不少。牧童樵豎。梵宇琳宮。均從實寫而得。又有葉某者。亦有山水癖。二人得暇。嘗不約遇橋闌間。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景物泥人可以思矣。

登橋四望。茂林修竹。掩映斜照中。遠近樓宇。差可髣髴。蓋崇德一邑地鮮崇山。而林木翳翳。疏密有致。足

彌一覽易盡之憾。穠春向盡，遠樹都生。衆綠雲油，一碧若鋪錦。被距橋一里處，古柏一株，遠出衆樹之上。枝幹糾紛，不中繩墨，偃蹇無聊，頗作老態。向人惟樹，既半老，葉亦不茂。老幹之上，營鴉巢，若斗大鐘聲。隱時穿林隙而出，則蓮修菴中方修清課也。

蓮修菴亦古蹟之一。星移物換，數易滄桑。惟此古柏一株，差足與菴並壽。然樹生菴後，樹年雖永，壽似未及菴永也。今則菴荒，樹老蒼茫。夕照中，蒲吼聲聲，度林末，似矜菴主人護法之殷者。實則鐘聲猶是，而人事則已全非。菴有廟，祝龐眉皓首，塊然無問世事。時坐南檐下，綴破襖，或坐園中挑野菜，爲一日清課。時越半載，不入城居住，持僧既圓寂，主者無人，但有二鈍徒入屋，其中徒長者曰慧聰，次日智慧，惟賦性混沌，滋與聰慧無涉。菴基非廣且殘廢矣。然景物則絕佳，環菴均翠竹，門臨巨蕩，左轉十數武，有墓一形，若覆孟墓，次蠹石柱，高逾人頂，柱作六角式，鐫佛名者六。上有石頂，遙望之狀，若一小亭，墓有短碣，署曰老二和尚之墓，是爲蓮修前輩身後埋骨之所。折而右行，又數十武，綠草如茵，野花送香，小橋兀立，溪流澌澌，聲自叢篠間出，而萬竿翠竹，弄日搖風，珮環縹緲，頗動遐想。花明柳暗，則復別有天地。旣盡橋級，第見蝴蝶、野花及刺薔薇，藍白相映，開遍地上。野芳叢中，復現古墓一碣，曰蓮修年遙歲久，碣已中斷，殘碣且墮地上。是時野棠紅杏，開遍枝頭，鳴禽三兩，弄舌其上。若訴菴中人身世者，實則斷墳三尺幻境，迷離前因後果，第廟祝一人，歷歷不爽耳。今士夫遊荒菴者，試叩老二生平廟祝，每能爲人言，尤可異者，有一弓形繡履，纖纔一握，絮泥猶染其上。云是墓中人物聞者，倘恍若墮深霧，吾書以下均紀廟祝言也。

蓮修菴者爲邑中蔡紳之家。菴蔡氏先此爲巨宦，優遊林下，遂建是菴，使人齋誦其間。若替身然。老二名

無垢然俗姓不可考矣家甚窘乏少復遊惰無所事事遂爲人服田工中遭大疫妻亡子夭己身顛沛瀕死者屢迨既戰退惡運身雖未死心已全灰病後無依使人求蔡氏願入蓮修菴爲廟祝布衣疏食了此殘生主人笑允之居數年主僧來者均不守戒律塵緣未淨爲佛門玷一一爲主人所逐主人以老二賢尋擢爲住持賜名無垢晨鐘暮鼓潛修益苦博聞強識且略識經文矣人以無垢爲主所賞羨且賀無垢歎曰吾居是中豈慕虛榮哉吾運極惡僅以身免吾思之吾罪重天故厄我吾遁迹佛門爲來生計懺罪求福似猶可及公等揣測奈何不量吾心未幾入廚下陰以菜刀自裁無名指一節自示志行是時南中僧侶以堅苦卓絕聞者杭州秦望山某瘋僧外無垢一人耳（秦望山某瘋僧居山頂一小菴中與人言都顛倒無淪次歌喉不常忽以刀自宮血流滿地瀕死而後愈）然無垢爲人極忠實徇徇然若一鄉民人故犯彼但微笑不校亦不怒佞佛以外實一無所知天甫辨色卽條然出菴去手蒲團誦華嚴經數步一拜僕僕無憎勞祁寒盛暑數十年若一日入室卽誦佛號夜坐禪床嘗達旦不寐數十年中亦不募人絲粟薄粥地芋聊塞腸胃無垢固謂我生斯世欲得百苦而嘗吾殉佛事刻勵而死吾願方慰惟無垢菴鄰則甚笑無垢愚無垢亦不校居民伏枕上午夜鐘動知無垢起矣佛號悠揚知無垢過門矣人謂無垢行事若一機器久亦不以爲異是時北門外有一豆腐肆肆中工作者以趁早市嘗篝燈作苦無垢過肆門關矣肆中某甲喜多言雖在工作不廢談論又以無垢愚嘗用笑謔每過門必呼與寒暄僧唯唯甲笑曰老二和尚汝聽之人生貴適志如汝所爲非徒勞無功耶僧曰噫嘻汝等焉知吾懺前生罪修來生福耳語罷卽去然僧每過門甲必呼與語故遲僧步且曰如汝來生將焉希求得勿求佛僧笑曰吾根鈍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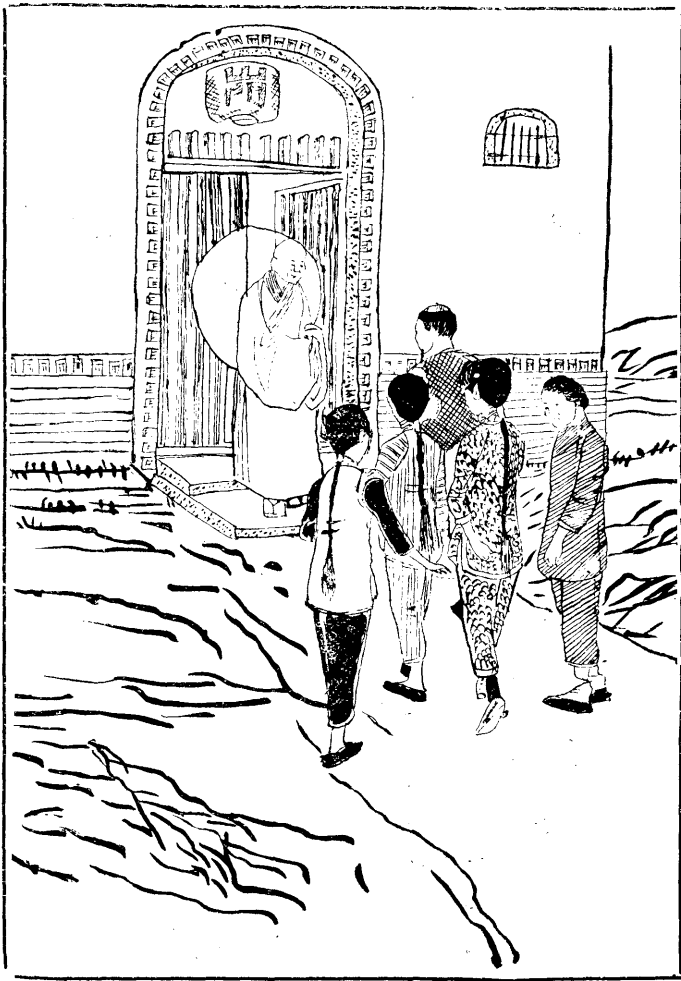
云。求。佛。則。吾。豈。敢。甲。曰。然。則。和。尚。來。生。仍。爲。人。耳。爲。人。又。焉。求。僧。曰。人。生。世。上。煩。愁。歡。樂。境。固。不。一。吾。信。佛。以。理。論。之。今。生。所。受。皆。前。生。所。造。富。貴。中。人。皆。自。蒲。團。清。磬。中。來。功。行。高。深。則。食。報。逾。厚。此。實。一。定。不。易。之。理。他。日。僧。復。過。門。甲。復。呼。與。語。曰。老。和。尚。來。生。幸。福。如。果。如。汝。所。擇。汝。將。願。爲。何。人。趣。言。之。吾。願。聞。也。僧。聞。言。手。攜。蒲。團。凝。睇。移。時。卽。曰。如。汝。所。問。我。亦。難。言。然。以。我。思。之。如。爲。蔡。氏。閨。秀。尊。榮。安。富。亦。不。虛。生。人。世。甲。笑。曰。和。尚。之。願。似。不。甚。奢。惜。以。闔。邑。人。家。論。如。蔡。氏。豪。華。者。僅。一。家。耳。

此。時。城。中。人。家。以。蔡。氏。爲。最。奢。華。蓋。蔡。方。辭。官。宦。囊。豐。富。勢。派。亦。盛。而。家。人。子。女。則。又。雅。愛。豪。華。若。某。姨。某。姨。皆。爲。南。中。名。花。家。人。上。下。競。尙。時。趨。稱。體。裁。衣。入。時。擁。髻。邑。中。風。氣。有。開。必。先。大。家。閨。秀。研。究。衣。履。者。均。宗。仰。蔡。氏。或。曰。蔡。氏。不。若。是。則。引。爲。奇。辱。深。藏。衣。篋。中。不。復。出。矣。而。蔡。氏。宅。眷。復。爛。交。際。蘇。杭。名。媛。均。自。富。貴。之。家。來。賓。朋。饜。飫。雜。以。絲。竹。家。有。碧。桃。花。館。在。園。林。深。處。花。開。絢。爛。如。散。瓊。玉。花。間。觴。詠。靜。院。敲。棋。韻。事。流。傳。足。令。人。羨。而。蔡。母。四。姑。名。瓊。英。者。尤。美。艷。嬌。穉。玲。瓏。麗。若。天。人。父。母。愛。四。姑。需。求。必。遂。凡。子。女。不。得。於。父。母。者。必。曰。汝。奈。何。不。爲。蔡。氏。女。耶。爲。人。景。仰。都。如。此。而。蔡。母。慈。善。尤。愛。施。予。道。遇。貧。苦。嘗。脫。金。珥。爲。贈。慨。然。無。吝。色。貧。女。立。道。周。女。郎。肩。輿。過。目。逆。微。笑。卽。心。作。奇。想。以。爲。女。郎。殆。天。驕。玉。容。花。貌。艷。絕。人。寰。安。尊。如。是。幾。疑。肌。膚。腠。理。間。皆。蘊。奇。福。非。僅。主。人。尊。貴。就。爲。婢。媪。亦。均。可。羨。彼。等。前。生。定。有。來。歷。初。非。徼。倖。偶。致。而。然。老。二。居。菴。中。亦。習。聞。蔡。氏。家。人。事。在。理。和。尚。心。地。宜。空。萬。有。紅。塵。擾。攘。決。不。一。動。於。心。惟。菴。爲。蔡。氏。菴。主。客。相。依。關。係。自。切。晨。鐘。暮。鼓。又。不。能。不。爲。主。人。祝。福。且。無。垢。晨。起。入。城。禮。佛。蒲。團。草。屨。時。過。高。門。林。煙。深。處。實。卽。蔡。女。紅。樓。燈。明。人。靜。頗。動。遐。想。鄰。女。來。遊。菴。中。者。每。遇。無。垢。又。刺。刺。語。蔡。

女家庭問事無垢唯唯手念珠口佛號身留茅菴而寸心憧憧則已飛馳於紅樓一角間蓋無垢識淺讀書亦不甚廣左支右絀固不能擺脫世網也一次貧女入菴中復與語檀越家事在勢貧女見人態多怯澁惟遇僧侶則詞多奔放貧女笑曰四姑豪奢身自珠光寶氣中長養而來衷衣再浣卽賜奴輩吾曩入繡園疑逢仙窟茵蓐膩滑寢之滋適奇香百和尤泥人鼻余入室僅片刻惟香襲余衣經日不散余思如是閨闈可云慾界仙都一度旬留輒令余作十日思然余貧民也得入是室我之生亦必少有來歷至如閨闈中狸奴長日厮守緣法必更不小和尚聞言方作深思鄰言不謬欲舉經文爲証然苦思未得忽有嘩噪聲自外至僧人傳言廟祝狂奔以爲四姑至矣實則四姑是時猶在肩輿中距菴可百步和尚聞警急命二徒分司撞鐘伐鼓事急將袈裟一襲披肩上逆風而趨止於菴門之外手數珠鞠躬側體蟹行駝聳迎謁女菩薩惟首重莫舉俯幾及地似有快靴橐橐聲往來不絕蓋豪奴入門盛張主人氣燄也已聞女主人降肩輿奴婢成行扶挾而入僧因俯首人叢之中但見女郎之足足亦甚多而女郎足上似綴明珠也此時珮環縹緲如聆仙樂僧隨衆入急以笑面面女郎老眼昏花疑爲龍女臨凡老僧自分菴居耽寂非希富貴惟女郎入門僧心甚戰久而莫止四姑瞻禮畢後叩大士喃喃祝告求賜籤兆臨去時並有金錢繡物賜僧人且假色笑問和尚安好無垢惶恐不知所措鐘聲未歇香雲繚繞燭影輝煌中一轉瞬間此絕世名姝已爲豪奴俊婢蠶擁去矣菴空人杳門亦砰然闔而老僧自此咄咄不語者且數日廟祝與二徒亦不能不爲世派所動心有所思口有所宣均議女郎事蓋荒菴寂寞素鮮車轍靜處逢喧腦筋易震且檀越降尊尤足引以爲榮鄉愚謬見以爲多金之子俱從佛門中來生人色笑不殊我佛慈

悲○此○時○四○姑○賜○老○僧○者○有○禪○杖○與○羅○巾○各○一○事○僧○得○二○物○取○置○觀○音○堂○左○右○朝○夕○禮○佛○輒○相○視○而○笑○似○感○女○主○人○恩○施○也○

蓮修正果



老○且○健○似○不○至○死○然○僧○死○甚○奇○一○日○向○暮○以○櫬○墊○足○起○然○佛○殿○琉○璃○燈○立○足○未○穩○櫬○既○傾○側○人○亦○逕○跌○地○上○廟○祝○入○視○則○僧○死○已○久○笑○容○宛○然○似○不○知○有○苦○痛○者○

鳥啼花落歲月遷流清磬攸揚
 人與荒菴同深寥寂之感無垢
 是時亦頽然老矣龐眉皓首狀
 類古佛蒲團尺地以外勿問世
 務廟祝與二徒種菜牽蘿勞似
 農圃粉蝶成羣逐菜圃而飛柴
 門臨水雖設常關使非齋魚清
 磬時自林樾中出者必疑菴空
 僧去無復人居矣
 未幾蓮修菴中鐘磬忽寂居民
 夢醒亦不聞誦經之聲自門外
 過徐察之知無垢圓寂矣無垢

蔡氏妻方有妊僧死之夕蔡方夢醒呱呱者已墮地此時燈明在案家衆聞然蔡下牀亟揮手謂衆曰勿
 多言老二和尚入我室此呱呱者女也家衆愕然羣謂孩果女也主人前知迄不可解蔡無語索觀孩手
 點首歎曰後果前因可云歷歷不爽矣家衆圍視蓋是孩左手無名指適短一節也蔡曰吾適得異夢僧
 入我室龐眉皓首老態龍鍾諦審之識爲無垢吾方疑訝欲與問訊無垢笑曰數皆前定事在人爲一靈
 不昧夙因可踐繼自今常留主人家矣且語且高舉左手豎無名指言曰以此爲信決不有誤語未終疾
 趨入內室吾夢甫醒兒啼之聲已作老二轉世事固非虛矣家衆聞言都太息蔡氏夫婦遂名是女曰蓮
 修長慧且美然在孩提時則善哭家衆有時試呼無垢或老二兒必停睇觀人似甚注意者兒果泣甚抱
 兒入菴中泣且立住舉目矐矐器物陳設均加環矚得意時輒笑躍或牽人衣袂牙牙與人語惜兒言含
 渾語意均不可辨已而事播遠近蔡氏戚友無不知蓮修女子實卽老二後身蓮修六七齡時識別字義
 聰穎異常兒聞人誦心經意有所觸卽能續下句挈以遊菴往來跳躍如履熟地而與廟祝慧聰等尤狎
 習方在孩提見卽求抱長更歆合無間然蓮修父母愛女慧美誠恐曇影空花一瞥卽逝遂戒家人勿言
 無垢降生事女年漸長亦不異常兒然恂恍迷離時復陡憶前事一次女共保姆等入菴中廟祝與二徒
 至而盤桓女坐後院塊石之上手弄野花默作太息忽凝睇作深思狀以面面廟祝忽起立牽廟祝衣呼
 名問訊曰阿朱汝太狡獪盒藏何處可見還矣廟祝愕然以爲戲嬉也笑而不理復絮絮與保姆言蓮修
 微怒且索盒益急廟祝漫應曰誰藏汝盒汝同伴巧官耳保姆亦云阿朱非能藏汝盒者越數日蓮修見
 廟祝復索藏盒祝聞言恍然不語卽曰盒果有之然何時畀我亦能言其梗概否女笑曰時日則我不知

然我苦憶前事似有一物爲汝所藏然此一物又爲吾心所愛吾欲索取已久然我苦思不得其名今思之殆一盒也祝曰盒果是矣然中藏何物驗則畀汝女曰中無他物僅一縷髮祝聞言點首微歎卽曰老和尚汝記性誠佳健我竟忘之矣言次入己室卽睡榻頂上覓得一小盒楠木爲地以帚去塵拂拭授女郎女郎得盒後欣然返家置之枕函之下戒家人曰吾愛是物幸勿爲人攘奪家人駭異以詢廟祝祝曰老僧未死時曾以盒畀我屬死後置棺中吾慮煩竟忘遺屬茲爲女公子見索事實可異然余曩聞人言盒雖微物實寓哀史蓋老二年少時曾爲某家長工軀幹軒昂貌尙不惡是家主人廣有資財恃地產爲歲入牛羊孳乳蕃息亦盛主人三十餘忽得病前死女主人方在青年喪所天後亟圖改嫁但爲詩禮之裔人多族大恐不爲衆所許無所自遣頗意屬老二故以瑣事相煩意圖親近左右給事每假詞色而老二念亡主恩趨工逾謹勿涉於邪女主人以老二愚不解雅意屢以言挑老二仍無動女主人怒隱加切責老二惶恐投地稽顙額血沁沁出啜泣諫曰吾主女主人均高門詩禮之裔家風失墜名譽亦必埽地吾主明達必能堅忍金石女主人怒且泣老二亦辭出而女主人後此卽入某菴爲女冠並截青絲封寄故奴老二成婚之夕女卽自縊於菴中髮爲殉葬猶未忘情耳

蓮修旣長姿容秀媚戚黨相見頗愛其人時與執手問詢曰蓮修姑娘汝乃老二和尚後身耶然老二邈邈短髮鬢鬢狀類奇鬼汝乃美好若是吾滋未信然汝爲蔡氏女究有奚圖汝他日不欲適丈夫子耶蓮修唯唯笑語曰兒丈夫今長成矣母笑曰痴妮子不識羞丈夫長成何故能知姨氏笑曰蓮姑美好宜適佳婿我爲汝謀必當汝意蓮修聞言搖首笑曰兒之丈夫已前定莫易衆笑曰然則丈夫奚名女曰彼乃

售太湖葱者有人詔我矣衆愕然傭婢怒曰姑娘言妄我家門閥所與往來均爲簪纓仕宦之胄姑娘又爲千金之體豈宜下適負販之兒汝言如是不羞人耶設更言者必不爲父母所喜矣蓮曰前定之數豈



能更易乎後十年蓮修長成適太湖周葱甫者爲婿家中老僕忽憶前事方知前定之說固確鑒不謬也

葱甫亦宦裔年少俊美翩翩可喜然貌似俊雅而性實駘愚三日新婿已留笑柄無數旁觀擬議每爲葱甫可惜以爲彼其之子實乃虛有其表設加擬狀殆錦鷄也錦鷄處山梁間文采炫麗足擬威鳳然味則甚劣新婿愚戇甚至媵嫁之婢亦均匿笑其人賓朋調謔則牀第私言傾倒而出亦不稍加諱飾衆以新婦多才兼之麗質天生不平之念亦愈盛而蓮修跳跟幃房之樂不因婿拙而改既適夫婿遂廢吟咏楮墨塵封金章玉句且束之高閣矣晝長院

靜時與夫壻埋首窗間。畫紙趕棋。效牧豬奴之戲。握瓜子作勝負。或互責纖掌。笑聲吃吃。時自粧閣間出。猜謎鬪草。事非一定。閨中婢子各趨瑣事。若奉要差。一室雍和。但聞笑語。春秋佳日。中送此流光而去。家人上下。意存疑駭。以爲新婦入室。未免強笑爲歡。陰加窺察。則又非是。至如蓮修翁姑計賺美婦。意頗反側。難安以女才且美出之意計之外。痴郎美婦。未免得此非分。迨至相安無事。意遂少釋。復聞姻緣前定之說。方知夫婦聚處。實有緣法。歲月匆匆。距蓮修遣嫁時。又越十年矣。此二夫婦時已女兒盈膝。世網愈深。前因益味。彈指流光。佳人亦有老去之勢。此時太湖間山水佳勝處。有寺絕巨。忽至一異僧爲人決休咎。都奇驗。又能知去來今三世事。蓮修至某寺適爲死母祈冥福。僧望見卽曰。無垢和尚別來無恙耶。世味如何。今已遍嘗矣。究竟幃房羅綺。持視禪關。風月孰爲佳勝。耶。蓮修聞言。停睇移時。忽回首向僧言曰。大師慈悲。指示迷津。益我智慮不少。但恨弟子今日一念之差。誤墮世網。靈根悉已泯滅。譬如飄舟大海之中。前因後果。渺渺茫茫。都不可知。大師慈悲。亦能指示迷津。否。老僧笑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經云。一切境地。皆心所造。檀越前生世緣。懂擾不脫。凡相今生所受。皆前世因緣也。須知出閣前是一重公案。償汝苦修之志。出閣後又是一重公案。了汝不了之緣。蓮修復曰。那一公案。弟子約已明白。不知這一公案關係若何。弟子愚昧。深望大師指示迷津。和尚笑曰。悄悄冥冥。淒淒切切。句句搭搭。甜甜蜜蜜。死死生生。真真假假。一個青春。一個寡。一個鞍兒。一匹馬。一個要逃。一個嫁。哭不得。笑不得。生不得。死不得。逼得我儂出了家。青絲一縷。髮遠遠持贈君身。死心不死。願結來世。因和尚語畢。默然高坐。蓮修請曰。前因後果。原來如是。非得大師指點。這悶葫蘆終身猜不透也。雖然弟子愚昧。大師

如。果。不。厭。煩。瀆。尙。有。疑。懷。待。剖。據。大。師。所。說。姻。緣。顛。倒。這。人。那。人。既。係。無。分。彼。此。何。故。靈。機。窒。塞。愚。闇。至。此。和。尙。上。坐。聞。言。至。此。微。啓。其。目。合。掌。說。偈。曰。妙。妙。妙。巧。巧。巧。將。巧。成。拙。拙。成。巧。陽。差。陰。錯。顛。顛。倒。顛。顛。倒。顛。顛。冤。孽。胡。纏。一。線。牽。今。生。慎。勿。嗟。煩。惱。因。緣。一。切。皆。心。造。

和。尙。言。罷。蓮。修。復。有。所。詢。忽。羣。婢。以。事。促。主。母。勢。甚。急。迫。碌。碌。數。日。鮮。識。僧。面。使。人。詢。之。逕。去。矣。蓮。修。自。後。佞。佛。益。專。斥。重。金。增。飾。孤。菴。又。爲。無。垢。遷。葬。封。墓。建。塔。整。築。一。新。復。於。菴。右。營。生。壙。廣。植。墓。木。告。戒。家。人。死。後。卽。葬。其。中。工。成。之。日。名。流。來。會。者。題。詠。甚。多。均。以。見。聞。爲。異。後。數。年。蓮。修。慨。然。曰。人。生。世。上。富。貴。豪。華。究。亦。不。過。爾。爾。重。履。人。世。非。多。事。耶。吾。子。女。均。長。成。吾。欲。從。來。處。去。矣。親。媼。聞。言。意。頗。駭。懼。亟。起。阻。曰。姑。娘。春。秋。正。盛。福。未。盡。享。義。務。待。盡。者。亦。多。長。公。子。締。姻。未。娶。餘。二。子。女。未。締。婚。姻。豈。可。逕。謝。人。間。蓮。修。曰。此。易。事。耳。命。人。以。媒。媼。來。爲。二。子。女。議。婚。姻。一。月。後。長。子。亦。授。室。三。日。逾。午。子。媳。連。翩。入。佛。室。候。翁。姑。起。居。既。退。蓮。修。手。數。珠。跌。坐。蒲。團。上。揮。手。語。周。曰。汝。稍。外。出。吾。欲。坐。息。耳。抵。暮。往。視。女。坐。蒲。團。上。不。言。不。動。亦。不。笑。撫。之。氣。已。冰。矣。

野史氏曰右所紀聞之人言殆實錄也近閱時報有緬甸某甲借屍還魂事魂附濟南人某乙身上乙農人未嘗識字魂附後能作書與前妻事聞當道邀入公署驗之良不誤遂贈以金並致書原籍詳詢底蘊矣可知無鬼之說固未能確切不易輪迴之事亦不能遽以爲無伍博士近在學生會演說靈魂之學頗多確據然則吾草此而或不爲科學家所嗤歎

(完)

林 詞

剗地西風意不平
翻江吳雨晚難晴
夜郎身世無膠甚
虛負人皆

欲殺名

宿雨初收化曉煙
爐香漠漠絕羣喧
熟思邱壑真長物
莫擬嵇康

與巨源

十月二十九日作

鷓鴣

偵探小說

閩口奪氣案

美 術 郵 片

精製珂羅版
梅蘭芳艷影

墨色一套十二張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價洋六角

彩色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偵探小說

關口奪氣案

譯美國通俗雜誌

秋 山



像一樹芙蓉蒙罩着黑烟的樣子那面上一種描寫不出可怕的神情與被絞死的人一樣櫻唇上略帶微傷似乎生前曾受過輕輕打擊左頰上亦帶傷痕但極小極微傷口又不見血明明無致命的關係旁

千九百十五年四月四號星期四早晨十一點鐘的時候皮空街的一個大旅館內發現一件奇案寓客之中有一位唐寶柔女士無故死在自己房間之內死時形狀非常奇怪人家死後都是臥倒的他却端坐椅中身着華服好似第一日夜間赴劇場歸來尙未更衣的樣子酥胸袒露與所御夜服上燦爛的寶石輝映着着實可憐可愛平時玉貌此時僅有黯晦的容顏好

關口奪氣案

邊地上有一個打碎的杯子舍此以外別無絲毫形迹可尋房中什物整飭如常可見死時並未擾攘或者與人抗拒看來死已數時待至今早始行發現的

唐寶柔女士的父親叫唐多瓦是英國麗明通省的人富有家資因爲只生女士一人所以將來遺產必統歸他所有衆人所知女士家世不過僅此而已此次自女士噩耗傳出以後社會上都看得非常之重於是好議論的借此討究案情與女士素識的則歎息紅顏薄命當時警察官與大偵探家馬羅立都來勸過一口同聲決定死者係服毒自殺據他們意見以爲唐女士自盡的情形必定是先調藥杯中坐下一飲而盡然後將杯擲開待藥性發作就一瞑不視但照如此講各種情形似符合了大半就有人問那臉上的深黑又是何故他們解釋說女士所服之藥有這一種特別表徵也未可知不過吾輩沒有曉得若因臉色之異就疑心被人勒斃頸上又何以沒有繩傷呢所以合各種情形看來女士的服毒雖小兒也可猜着一二待到剖屍檢胃以後自然可知所服究竟是何毒物現在不用亂猜了大家聽他說話確切有理都佩服之至說是究竟大偵探家料事明敏經驗事多所以凡事一到眼就沒有不知的女士的死法既決定爲自盡如今衆人所希望的是要曉得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自殺在旅館之中究竟爲着何故想經偵探大家的眼光此事也不難明白的

當勘察的時候警員與馬偵探照例詢問一切客棧中人逐條回答所問的如唐女士在旅館中是否一人獨住如非獨住現在伴人何往女士有無伺役昨夜最後何人看見女士女士自外間歸來時是單身抑有人與他相伴據寓主說有一施夢歌夫人平日與女士同住每值女士出赴公宴時他指導一切禮

數於女士死前一日彼離此他適說到孔高德地方拜望一個朋友今日已將女士死事打電報告訴他
 尙未得覆凡客在旅館中一切都有人服事所以女士並未另雇用人昨夜十一點半鐘的時候旅館中
 司升降梯的人見女士自劇場回來他要算最後見女士的一人女士回來時有大學教師麥里的與他
 爲伴但女士升梯時他就辭別回去乃馬探長聽說麥教師曾送女士回來心中似乎起了一種什麼感
 觸急問道女士與麥教授如何相識還是有戚誼還是泛泛交遊而已寓主道這到不大明白不過女士
 在此交遊甚廣他此次到此雖僅兩月但於三年之前曾來一次足足流連六月之久所以相識之人甚
 多值探長又問道女士的來此還是爲着特別事情呢還是僅僅遊歷呢寓主道這也不大清楚不過照
 我體察下來大約女士不過僅來遊歷並無特別事故

正說話間忽然前門一開跑進一個中年人來狀貌敏捷舉動活潑看他衣飾並非中下之流他逕向問
 訊處對那伺童道請你打個電話到樓上問問唐寶柔女士肯否與我魏林同赴一個鄉會的午餐並請
 告訴他我已將汽車在此伺候那寓主及馬檢員起初正在談心未留意到來人身上及聽其述唐女士
 名字就不禁都回過頭來四目灼灼射向魏林伺童見主人與馬探長炯視此人必有別故遲遲未答那
 人不覺動了怒跑近前對着伺童道你聽見了我的問話沒有你現在還是醒着呢還是睡着呢馬探長
 見他發怒就湊緊上一步喚道魏林君許久不見邂逅相遇幸何如之魏林聽有人與他說話立即回過
 頭來見是馬探長連忙趕前握手道原來是你到此何幹探長道你還不知道麼你剛纔所訪的唐寶柔
 女士今日已！停！停！道已下世了魏林聞言緊執着探長的手大大的驚訝現出疑信參半的樣子顫

聲道！下世！下世！此話從何說起呢！究竟唐女士怎麼樣探長歎道女士真已長逝不返相識的誰不爲他歎息還有一層最傷心的恐怕不是善終還是服毒自殺的呢距現在兩點鐘前他逝世的事始在他房間之內被人覺察已不及施救如今我與寓主談論的就是他致死的原因何在

魏林聽探長告訴此話向馬羅立之面呆視了約莫數十秒鐘然後委頓在一把交椅上兩手捧着頭待仰面之時現出一種悽愴之容有令人目不忍視的光景別無他語只說女士自殺全是我一人之罪由今思來我竟同謀殺犯昨日我不該將拂意的消息告訴他但是夢想不到他遽因此自殺馬探長聽說連忙問道什麼拂意的消息能否說給我們聽麼魏林歎息道話長一時也無從說起姑約言之只因女士托我代辦幾種法律事件近日有英倫最大地產一區出售不幸氣運不佳統觀全局恐難免完全失敗我！我昨日逕直將此告訴他不想今日忽遇了一個大主顧全局有藉是挽回的希望我恐怕女士心焦故今日特來報信以便慰藉他不知他性急昨日已尋了短見說罷又呆視了探長一會頓着足道是我置之死地尙有何說馬探長道足下不必如此心焦女士之死也非盡由於此女士不是富有家資的麼何至因區區田產交易失敗就至於戕命魏林道君尙未知伊之實情富有不過虛名田產乃是實質他的家產強半在田產之上所以一朝交易失敗可立刻由富而貧這也何怪他傷心呢我且問你他如何死的何時死的死時情狀若何請告我一二

馬探長將以上發現屍身及勘驗的情形告訴魏林一遍魏林着實悲悼了一回然已無可奈何也只得收淚告別於是與探長同乘汽車到麥教授那裏走了一趟會過以後於案情一無所得麥教授聞女士

之○死○也○大○為○驚○訝○深○致○感○喟○歎○惜○玉○人○自○賊○紅○粉○飄○零○他○說○與○女○士○相○識○在○數○星○期○以○前○因○與○女○士○都○好○音○樂○所○以○意○氣○相○投○陪○赴○劇○場○聽○戲○已○十○數○回○昨○日○同○行○並○非○初○次○馬○探○長○見○一○無○端○緒○出○教○授○門○時○就○自○言○自○語○道○自○殺○自○殺○這○是○自○殺○無○疑○我○何○必○妄○費○心○思○亂○猜○別○人○呢○

到○了○第○二○日○他○纔○曉○得○宇○宙○之○大○事○理○甚○繁○我○所○以○為○顯○著○的○事○實○反○不○見○得○全○然○正○確○如○女○士○之○死○萬○人○一○見○斷○為○自○殺○惟○經○檢○屍○剖○腹○的○將○胃○中○及○地○上○破○杯○中○餘○瀝○慢○慢○聚○集○起○來○化○驗○毫○無○毒○汁○心○臟○不○呈○變○象○既○不○收○縮○又○不○膨○漲○與○無○病○人○全○然○一○樣○如○真○係○服○毒○斷○不○如○此○就○是○僅○僅○呼○吸○着○毒○氣○心○臟○也○要○有○變○象○呢○馬○探○長○道○他○左○頰○上○有○一○點○小○傷○或○者○並○未○服○毒○亦○未○吸○毒○不○過○將○毒○汁○由○傷○口○直○接○射○入○血○脈○這○也○是○意○中○之○事○驗○屍○醫○生○中○有○一○個○回○道○若○果○如○此○心○臟○中○也○要○起○同○樣○變○化○況○且○此○傷○必○定○成○於○死○後○觀○於○傷○口○無○血○可○以○證○明○總○之○無○論○如○何○僅○僅○此○傷○決○不○能○致○命○細○細○看○來○傷○處○是○一○個○小○孔○似○乎○以○一○個○大○帽○針○戳○成○的○馬○探○長○聽○了○醫○生○一○番○說○話○就○呆○視○無○語○胸○中○思○潮○疊○起○如○真○傷○在○死○後○可○見○並○非○唐○女○士○自○己○戳○的○其○為○人○暗○殺○無○疑○苟○係○暗○殺○決○非○為○着○財○物○起○見○如○果○為○財○行○殺○胸○前○裝○飾○的○寶○石○必○攬○去○無○遺○此○時○全○無○主○見○自○語○道○針○穿○頰○而○入○誰○實○為○此○既○非○服○毒○致○死○何○由○至○此○真○令○人○墮○五○里○霧○中○矣○

驗○屍○之○醫○生○凡○三○人○聞○探○長○之○言○咸○相○視○而○笑○其○一○曰○致○死○之○途○甚○多○女○士○之○死○何○由○得○悉○如○必○以○此○詢○諸○吾○輩○則○其○肺○中○氣○絕○因○而○致○死○此○可○斷○言○者○也○探○長○聞○言○曰○君○謂○肺○中○氣○絕○吾○知○此○意○矣○得○非○謂○女○士○為○人○勒○斃○或○窒○塞○而○死○者○耶○醫○生○曰○君○母○多○心○吾○言○非○含○此○意○如○女○士○係○為○人○勒○斃○頸○上○何○無○縊○痕○如○被○

窒塞而死喉間何無阻隔之象探長聞此言不覺語塞強自解道吾非欲強醫生鍛鍊周章故入人罪不過心急欲知案象爾今余提出問題數條請醫士爲我逐條致覆以便依次尋求庶可得其一二第一女士是非善終第二致死之原何在醫生乃莊重的答道女士非善死惟其死因非服毒非勒縊非受彈傷非受刺擊非爲火車軋斃亦非炸彈所死既未受驢馬踢咬又非自飛機顛墜探長道若如君言則一言以蔽之絕其生機而已醫生點頭道這語不錯到有識之言說罷各人默然片刻

醫生又接續道探長嘗聞古代保姆書中之故事乎小兒睡時貓吸其息能使兒死唐女士之死得毋此類乎不過吸女士之氣者非貓所能或者爲一較大之獸類或爲有此實力之物所爲亦未可知

下星期一城中又出了一件奇事大西洋術有一個挑夫名叫亨利盛饒無故死在他那斗室中的坐椅上面色深黑一種描寫不出可怕的情形與被勒斃的一樣嘴唇微傷像生前曾受輕輕的打擊左頰亦有微傷傷處現一無血小孔坐旁地上有破玻璃杯一只照各種情形看來竟是第二個唐女士不過男女各別地位懸殊而死像相同頗令人費解自此二事接續發生以來大大起了人家注意偵探家訪事員那一個不萃精聚神討論此事然終無人能得着案情真相有一個報館訪員名叫郝聚就爲此案特訪那全英著名的一個大科學家大哲學家王登生先生問他對於此案意見若何先生曾得過哲學博士醫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及各種頭銜是英國第一個飽學衆人因爲他腦力過人思潮奇異遂送他一個徽號喚做思想機器他曾在大學校當過教師現在告老家居不甚與人來往今日爲着這兩件暗殺案郝訪事特地登門領教

郝訪事到他門口說明來意大哲學家的一個女僕名叫馬沙就請他進去他一直跑進試驗室中老教授始慢慢地轉過身來見是郝聚說道原來是郝君請坐請坐來此何幹在他心上以為今天對於郝聚要算第一等的禮貌了因為雖是淡淡幾句客套在普通社會上講慣的自然不以為奇在老博士則非時不用不輕易給人家的就覺得字字可寶那訪員見博士與他招呼就躬身道無事不敢相擾今日因為有件難案非博士不能炯燭內情故特登門受教不知博士能否允我五分鐘的談話老人不動聲色道何事說得如此沉重儘管道來訪事道也無別故只因近日有兩個人無故被人暗殺論社會上的地位兩人如南北極之相距但是被暗殺的情形全然相同這不是天下沒有的事麼博士冷笑道為什麼世界上沒有的事然則你現在所說的是夢話還是實事呢郝聚被博士搶白知道自己不留心說錯了就改口道這可算是世界上僅見的事兩件暗殺案中有什么麼絲毫關係呢況且！正欲接下去說博士不耐道這全是費辭我不耐聽了請你再打頭上說起誰被暗殺何時被殺原因何在死狀若何郝聚道四問之中惟末問一言可覆且提前先答若論死狀雖醫生亦不能確指何況我輩博士至此始舉起他的一雙又細又小的尊目斜睨着郝聚一眼哼了一聲道再講下去

郝聚遂逐條的講下去博士坐在一張椅上頸後仰目上視兩手指捏着指靜聽他的說話一面思索此中奧竅郝聚說完案情以後又接着道待此案發現以後吾輩又探尋出許多事實與此案不無關係一是女士的伴人施夢歌夫人並未到孔高德拜會朋友他竟是逃逸了警察曾搜捕他全無踪跡可尋今日已通告搜緝失蹤適在此時此中大有可疑照我臆斷恐怕他與此次暗殺大有關係但是究竟為着

何○事○下○此○毒○手○博○士○道○案○情○須○根○據○事○實○臆○斷○不○足○爲○憑○郝○聚○道○事○非○無○因○且○死○者○房○中○曾○有○特○別○形○跡○發○見○上○星○期○四○唐○女○士○被○暗○殺○後○偵○探○部○卽○令○將○死○者○房○門○鎖○閉○不○許○閑○人○出○入○將○房○中○一○切○器○具○保○存○原○狀○以○備○將○來○查○考○以○後○亨○利○盛○饒○之○死○探○部○亦○將○他○室○門○緊○閉○星○期○二○夜○兩○人○的○房○內○忽○皆○被○人○搜○索○了○一○次○今○晨○在○唐○女○士○梳○桌○頂○木○上○發○現○血○手○印○一○個○似○乎○是○女○人○的○亨○利○室○中○亦○有○極○小○血○跡○似○乎○也○是○手○印○這○兩○個○手○印○必○定○是○施○夫○人○留○下○的○所○以○我○猜○他○必○與○此○案○有○關○所○最○不○解○的○難○道○那○華○貴○女○子○與○一○個○貧○賤○挑○夫○還○有○親○族○的○關○係○不○成○

博○士○此○時○面○色○沉○着○深○不○可○測○忽○問○道○麥○教○授○在○大○學○中○所○教○何○科○郝○聚○連○忙○應○道○是○教○希○臘○文○博○士○道○魏○林○是○誰○郝○聚○道○他○是○城○中○一○個○鼎鼎○大○名○的○律○師○博○士○道○你○見○着○唐○女○士○的○屍○身○沒○有○郝○聚○道○見○過○的○博○士○道○他○死○後○嘴○怎○麼○樣○還○是○大○呢○還○是○小○呢○郝○聚○見○博○士○亂○發○問○題○全○不○貫○串○不○知○是○何○用○意○當○見○屍○身○時○並○沒○有○留○心○到○死○者○口○的○大○小○此○時○被○他○問○住○幾○乎○無○從○回○答○但○是○曉○得○科○學○家○的○腦○筋○與○常○人○不○同○況○且○博○士○既○如○此○深○詢○或○者○另○有○見○解○於○案○情○已○猜○着○一○二○不○可○不○盡○心○回○答○就○勉○強○應○道○他○口○似○較○平○時○爲○小○脣○上○略○帶○傷○痕○好○像○被○一○種○與○銅○元○等○大○之○物○抵○壓○過○的○頰○有○縮○進○之○狀○博○士○擊○節○道○理○當○如○此○我○料○盛○饒○死○狀○也○與○此○同○郝○聚○驚○異○道○果○如○所○言○敢○問○從○何○猜○出○博○士○默○然○不○答○少○時○忽○曰○盛○饒○名○係○英○名○惟○必○非○士○著○郝○聚○曰○然○其○人○好○飲○酒○能○任○事○博○士○曰○麥○教○授○必○深○於○物○理○學○汝○知○之○乎○郝○聚○曰○素○昧○生○平○故○不○相○諗○其○於○物○理○深○諳○與○否○愧○尙○未○能○詳○悉○也○博○士○道○深○於○物○理○與○否○煩○君○一○查○又○魏○林○既○曾○爲○女○士○代○理○產○事○請○便○過○訪○詢○女○士○與○亨○利○之○關○係○如○何○

此中情形或得一二此與案情大有關係或者魏林與麥教授咸未喻此中祕奧惟吾確料二人必有親族之誼若竟不然則此案解決僅有一途而已郝聚道所謂一途者安在博士昂然道即犯罪者爲一瘋人而已至於二人之死由固毫無可異郝聚道先生言既如此似已知此中未然歟博士道知之何難汝知之我知之驗屍之醫生知之惟彼等與汝不自知已知所以尙須曉曉問於老漢聖哲之心所以與常人異者在乎能利用所知應乎事實此案所需之知識常人都是有的不過他們不能利用罷了如今第一是要打探誰能知道此次暗殺方法種種的便利案就破了

郝聚聽得博士所謂便利二字大爲不解道怎麼叫便利倒要請教老博士歎道你們宅心善良那裏想到人情的狠毒你須曉得他們暗殺家對於殺人的方法也狠有研究的方法有優劣有巧笨這暗殺家所用之法非常巧妙既快又簡便又無聲息又能斷定死者絕氣所需的時間被害者既不高呼又不抵抗用手槍不免彈響用毒藥終留胃迹他的方法卻令神不知鬼不覺無跡可尋除非郝聚插嘴道豈不是除非煩問一孔麼博士道正是如此但是此孔亦非案中導線不過藉此可以猜着那暗殺家必定是深於物理學的郝聚聽了此話驚問道然則你疑麥教授與此案有關係麼博士冷然道我何嘗疑他不過我狠要曉得他物理的學問究竟如何又唐女士與挑夫此中果有家族連絡否剛纔我不是已經對你說了麼現在你可隨我去會會麥教授

話未說完忽呀的一聲試驗室門突被推開馬沙飛奔而入面色驚惶手足顛顛說道外間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現在已喪魂失魄要嚇昏了說罷漸漸踏於地上四支拘攣博士見此大聲道該死蠢才爲

何不早來告訴我們事到如此再曉得情形不已遲了麼說罷與我同攙着馬沙在室中踱來踱去約莫一刻鐘的時候他纔勉強能將適間所見的事講出來他說剛才只有電話來我接上去聽那人問老博士在家否我問他名字他說不必問名但求一見我答須告事由始能通報他說他曉得暗殺唐女士與亨利挑夫的人如若博士允見他立即就來話剛說到這裏電話那頭必定出了什麼事故只聽得另添了一個人聲以後就聽得一種抑遏之聲中間似乎先打電話那人喊了一聲救命那後來的話我幾聲將電話機擱在一種什麼東西上再後就不聽見了我想那人既要見主人必與主人相熟今喊救命必出了非常事故所以嚇得神經昏亂主人你想想看那呼救的是何人詭我的又是何人此時博士與郝聚都相視無言其實心中都各懷了一個主見少時博士道又出了第三個暗殺案無疑了

博士說罷反身出門而去不知所做何事馬沙緊隨其後而出郝聚獨坐室中無聊之至見時計自七點轉到七點半再自七點半轉到八點等到八點二十分博士始回來跑進試驗室搔首頓足道馬沙發昏的十五分鐘以內一人送了性命且使我們失了一個絕好打破悶葫蘆的機會可惜可惜倘他一進門就告訴此事那電話公司裏接線的人尙記得發話人的號數可以立刻馳往施救那被害的人但是他憤憤不先說明待我曉得此事趕忙到局已經有四五處接過線號數從何記起現在公司中人正在調查與我通話人號碼無論如何明天都要明白的現在說也無益你今夜且去訪魏林君並且打探唐女士與亨利挑夫的確實關係順便再會會麥教授看他有何話說要緊要緊

郝訪員出了王博士門先打一個電話到邁爾羅斯地方魏林家裏一問回言不在家問他辦公所亦是

如此回答郝聚心中詫異之至。這且慢表到了次日早晨四時第三件暗殺又出現了。魏林律師辦公室內有人跑進去。找他有事。但見他手足被縛綁在一張椅上。因為用力掙扎多時。雖然沒死。像已經失了



知覺與他對坐的是他書記畢道門已經死了。面上有一種黑可怕的樣子。與被勒斃的差不多。唇上略帶傷痕。好像受了輕輕打擊的樣子。左頰上亦有一個極小極微的傷口。一言以蔽之。簡直是與唐女士亨利挑夫的死狀是一樣無二的。不。上。一。點。鐘。馬。探。長。到。場。察。視。魏林律師吃了興奮劑也能言語了他說昨夜六點鐘後我與畢書記正在辦公並沒有想着

見畢書記已死在此地想也是吸了那人毒藥氣味所致探長聽此言後就在室中搜了一回忽見地上遺有一塊手絹提起看時絹上尙有藥味却在絹的一角找出C.M.兩個字母縮寫絹主的名姓他想了。一。想。道。這。是。施。孟。歌。夫。人。的。絹。因。爲。施。字。的。第。一。字。母。爲。C。夢。歌。的。第。一。字。母。爲。M。罪。人。斯。得。也。可。算。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案。既。破。以。前。同。樣。暗。殺。必。彼。所。爲。無。疑。當。時。喜。得。手。舞。足。蹈。樂。不。可。支。其。實。幾。次。暗。殺。果。是。施。夫。人。所。爲。呢。讀。者。到。後。來。自。然。要。明。白。的。

郝聚得着這個消息當即奔回王博士試驗室來入門大叫道又是一個被殺了博士聽了不以爲意慢慢的道早知有此但是現在死的是那一個呢郝聚道就是魏林的書記畢道門君博士道事變還多以後還有兩人要送命呢郝聚聽說大以爲異堅問那兩個博士道一是衆人所疑爲罪犯的施孟歌夫人那一個是一個不知名姓的男子昨日與我同到電話局的說罷就轉身到試驗桌上去拿出一個厚玻璃管來一端無口一端有口有口的那頭有一個司啓閉的機關對郝聚道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試驗你看此管雖小吸力却大說罷將一塊硬橡皮按住口上將管口機關開了道你能將這塊橡皮拉開麼郝聚依言就用手來拉只漲得滿面通紅用盡平生之力那裏移得絲毫就大爲詫異道管中究竟是何物乃有如許力量博士道管內乃是真空空氣早被抽出管口橡皮僅受着外邊空氣向裏壓的力量非常之大所以只能將他撕做片片要想全全拉開是萬不能的你看空氣壓力作用真是了得博士復取一個針在橡皮上戳了個眼通進管去只聽得一種淅淅之聲不絕約莫有三十秒鐘的光景管口橡皮自然落下博士道管內先無空氣現在戳破之後外間空氣從針孔侵入等到管內被空氣填

滿以後橡皮兩面所受空氣壓力平均他自己有重量所以管口貼不住了博士一面說時一面將手擺了兩擺好像助他作勢描摹他得意情形此時郝聚記起從前在學校時候試驗什麼真空管中水銀柱能自然上升與此大約理解相同就明白了博士所試驗的作用妙法博士道我倘若將此玻璃管套在你口上機關一開你就要立刻不能說話不能掙扎此管能將你身內一絲一忽的氣都抽出來那時鼻孔被吸閉塞固然是不能通呼吸的不消一分鐘你可以立刻氣絕以後要拿開此管我只要在你左右頰間任戳一個眼使外間空氣得透入管管自然落下不費絲毫之力然而我要戳必在你左頰因為我右手拿針是順手之事。

郝聚聽了舌擡口張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則驚異博士的見解二則想到暗殺的可怕不覺毛髮悚然博士道你現在可悟到三人死法並無奇異之處我所做的一個試驗你原來是曉得的那檢驗的醫生也是曉得的不過你與他們皆不曉得自己曉得罷了所以我常言聖哲之士並不在乎博古通今食而不化與近日一般新博學家一樣要隨機應變將自己的學識應用於事實上那纔可貴呢如今非閒話之時你且叫一輛車來我們坐了出去好幹事郝聚遵命連忙去叫了一乘雙座的汽車與老博士同乘直驅向麥教授所在的那個大學校而去

麥教授見二人來訪以其素昧生平就現出詫異的形狀相見後未及寒暄那老博士貿然問道麥教授你自昨日下午到今天早上四點鐘之中所做的事要請你告訴我聽聽簡直說就是畢道門被人暗殺的時候你究在何處教授聽到此地不禁勃然變色道畢書記之被殺與我有何相干你有什么權力敢

來干涉我的行動。博士道：我全是一片好意來救你，免到公堂對簿。你若肯直說於你，非常有益。教授更大怒道：究竟你是什麼東西？姓名也沒有通告，就講許多混話。老博士道：你要曉得我的姓名麼？我姓王名登生。你未來此校時，我已在此教哲學。後來告老歸家，大學內給我一個法學博士的學位。你聽說過沒有？麥教授聽了來者是他老前輩，且素聞博士大名，就另換了一副面孔，不像先前的那種驕矜樣式。柔聲道：原來是王老先生，適纔不識泰山言語，冒犯還望原恕。諸君不要以為僅是社會上對於權勢的世態炎涼，可以瞬息面目萬變。須知學者對於有學識的亦往往不能超脫這條凡例呢。但是博士心胸高遠，並不與麥教授計較。道不必客套，我只問你：你曉得唐女士寶柔的家族歷史麼？說罷回頭對郝聚道：你現在空着可乘車去會魏林，順便量量畢道門口上傷痕的大小。如何？你問魏林看他曉得唐女士的家世財產等等與否。兩點鐘後，可在我屋內相會。

待到郝聚回到老博士家時，見他早自麥教授那裏回來，正待出門去。他說：我現欲去會銅業大王柏生。樵你可與我同去。此時郝聚茫無主見，不曉得博士的舉動究竟含着何意。忽而如此忽而如彼，全不貫串。全無意義。然而心上雖如此想，究不可不聽他指揮。就跟着他去。一到柏家門口，博士對門上道：你進去通報一聲。問你主人要見王登生麼？門上道：要見何事？博士道：此乃生死問題，不可對你說。門上道：誰的生死？博士道：就是你主人的生死。現在不見將來不要後悔。無及門上聽說不敢怠慢，連忙進去通報。不多一刻，只見王博士被請進內宅去了。不曉得說了些什麼話。約莫有十分鐘光景，又見老博士慢慢自內走出來，與郝聚乘車去了一路上。博士問郝聚道：畢道門口的傷，你量過了大小沒有？郝聚道：量

過了約莫是一英寸三分的對徑。博士道：多謝你難爲你忙了一趟。一面說，一面經過一個賣小孩玩具的店。博士命停車進去買了一個光滑的硬皮球，與舊帽針一個出來。郝聚心中悶悶，不知博士究竟購此有何用處，又不好處處細問，只得凡事都依着他行。只想將來能破案，自有明白之日。

博士問郝聚道：你會魏林律師時，他怎麼講呢？郝聚道：尙未見過他。用人約我一點鐘後去會我。現在正要去呢。博士道：甚善甚善。你去時可告訴他，我已知殺唐女士盛饒以及壘道門的人，別的也不要多說。郝聚道：既如此，講究竟你曉得不曉得呢？博士道：我老實對你說，現在還不曉得，但是，你不可將此說明。你告訴他，我要將連日所索到的事實，明午在警署發表。那時就一切明白了。既而想了一想，道：你更可告知他說，我言犯罪的是一個有高等職業的。除我以外，沒一個人能知道。明午我要將他名姓當警廳發表，好叫大衆知道。郝聚道：除此以外，還有話說麼？博士道：話僅止此，別無多說。明日清晨約你在我家會屆時可與探長同來。

不料次日早晨諸事乃同時發現。郝訪事與馬探長剛到博士家內，警署內忽來了一個電話到馬探長。說是施夢歌夫人忽到警署投案，聲言要見探長。博士此時正在他試驗桌上忙他的器具，說你們不必作忙，可先回電話叫他們暫將施夫人留住探長。隨後去不遲。去時你可問明唐女士與亨利挑夫的關係，因爲夫人時刻與女士同遊，必知其中底蘊的。馬羅立依他回了電話，然後出去。此時室中僅有博士與郝聚二人。博士道：今早必有人來會我，你可避入別室。屆時我或者拿東西自按口上，或者來人將物按於我口，我若於半分鐘內不拿開，汝須將針刺入我頰，無須駭怕。郝聚知道博士命，意思一想不禁毛

髮。悚。然。道。以。針。穿。頰。事。在。必。行。麼。博。士。道。不。是。必。行。我。原。說。偷。口。上。之。物。不。拿。開。再。戳。這。針。不。過。是。備。而。不。用。以。防。萬。一。的。

少。時。馬。探。長。回。來。愁。雲。滿。面。說。這。也。奇。怪。施。夫。人。他。不。認。暗。殺。女。士。據。他。說。於。暗。殺。案。發。現。後。他。曾。在。夜。間。往。旅。館。中。女。士。住。室。一。次。搜。索。幾。種。重。要。文。件。以。便。將。來。要。求。一。份。財。產。當。時。在。室。中。暗。裏。摸。索。被。物。將。手。傷。了。所。以。留。下。血。印。出。來。以。後。逕。往。盛。饒。室。內。搜。索。所。以。亦。留。有。血。跡。至。於。畢。道。門。的。事。與。已。全。然。無。關。那。藥。絹。必。是。他。人。遺。下。圖。陷。害。的。照。他。說。好。像。盛。饒。是。女。士。的。堂。兄。弟。盛。饒。之。父。在。外。飄。泊。數。十。年。終。來。此。村。居。住。女。士。來。此。亦。因。與。盛。饒。畧。有。交。涉。在。此。村。中。唐。女。士。尚。有。一。個。親。族。就。是。銅。業。大。王。柏。生。樵。施。夫。人。令。我。們。勸。柏。生。樵。叫。他。防。閑。不。然。也。要。被。人。暗。算。話。雖。如。此。但。是。此。中。玄。奧。我。仍。昧。然。博。士。道。柏。生。樵。處。我。早。已。關。照。過。了。他。現。往。西。部。有。事。去。了。探。長。大。驚。道。難。道。你。已。知。此。中。過。去。未。來。麼。博。士。道。不。敢。不。敢。所。知。較。君。略。多。探。長。道。施。夢。歌。之。語。未。可。深。信。博。士。道。彼。句。句。皆。真。何。嘗。不。可。信。探。長。道。他。既。無。罪。何。以。逸。匿。無。蹤。何。以。畢。道。門。死。後。他。的。手。巾。却。在。魏。林。室。內。發。見。這。不。是。明。證。麼。博。士。見。他。心。竅。渾。沌。執。一。不。化。說。道。過。後。自。知。說。罷。坐。在。那。裏。不。來。理。他。了。

此。時。室。門。忽。啓。馬。沙。跑。進。來。面。有。怒。容。說。道。主。人。前。日。電。話。中。詈。我。之。人。今。日。忽。行。蒞。止。因。其。欲。會。主。人。故。未。敢。相。慢。不。然。且。掌。摑。其。面。博。士。道。是。非。前。人。切。勿。誤。會。馬。沙。道。自。電。話。中。聆。其。銳。敏。之。聲。後。絕。未。忘。懷。今。日。再。逢。焉。能。有。誤。博。士。凝。思。片。刻。道。姑。引。之。進。切。勿。多。言。乃。反。身。謂。郝。馬。二。人。道。請。二。君。在。別。室。少。候。如。前。言。而。中。郝。君。須。記。吾。語。以。便。營。救。言。次。來。客。已。入。約。在。中。年。狀。貌。銳。利。舉。動。活。潑。觀。其。衣。飾。並。非。

中下之流來者非他即律師魏林也一手攜皮包行時少歇目注博士面呈異狀博士道客入矣下降徹
廬何幹律師冷然曰人言君對於最近暗殺案頗為關懷吾願就君討論案中數點吾皮包中有報紙頗



態以兩手力撼口上之瓶約莫三十秒鐘但見魏林以其獍利之目光略注視老博士之面即自包中另
取出一物擲於地上其聲鏗然蓋一酒杯也其擲此之意蓋欲掩飾暗殺之迹使人疑博士為服毒自殺

饒興味君亦願見之乎報業中
有人告予君已能指罪犯姓名
然乎博士曰然魏林急曰其名
為何博士曰非他人即魏林也
言甫出口別室中二人知必有
舉動郝聚諦視外問但見博士
以手慢慢橫掠口上而下似止
呵欠之狀魏林雀躍而前手執
一物似為空瓶但見彼反按博
士於椅上以瓶接於博士之唇
續聞機關開闔之聲博士之面
色立變目瞠頰削略有張皇之

也。地上之杯爲服毒之杯，襲暗殺唐女士亨利挑夫畢書記之故，智不料博士不死而旁室中且大有人在。

博士忽自口上輕輕將瓶移下，道：魏林、魏林，擲杯在地，罪證昭然，罪人已得。馬郝二君速出，將賊拿下。郝聚雖瘦，其堅如鐵馬，探更三考九鍊鐵臂銅頭，二人奔出之後，立將律師拿下。然而讀者心中必定疑惑：不知魏林用的是何瓶，按於博士的博士究用何法，將瓶移開原來魏林所用的是個空厚玻璃瓶，有機關隱着，可以自己關閉瓶口，瓶中氣早已抽出，瓶口關好，若向他人口上，一套機關一開，立刻可吸人之氣。惟博士早知其計，於假打呵欠之時，將先所買的皮球按入口內，及至瓶罩口上，就用舌將球抵出，塞住瓶口，所以機關一開，球被吸住，隔絕瓶中與腹內的關係，却故意做出苦相，賺魏林擲杯好爲左證。不但魏林上他的愚，就是當時馬郝二人及看書的人，皆夢想不到他的妙用呢。魏林被捕以後，惟有向着博士怒目切齒，然既爲階下囚，已成俎上肉，插翅也難飛去。

十五分鐘後，王博士與馬郝二人押解着魏律師到了警察總署。施夢歌夫人正在那裏等他們，王博士一見他，就將自己一副淡藍可怕的眼睛注視到他面上，問道：施女士，你說要往孔高德去，究竟爲着何事？以後還是去了沒有？若去了，爲何瞞人？施夫人道：那裏我確是去過，後因唐小姐的噩耗傳出，我嚇得沒有主見，當與幾個朋友商議，將去孔高德的消息瞞過，好叫人家不要因我的走疑是故意，却將暗殺的事疑到我身上來。友人甚爲贊成，令我暫時消聲匿跡。當時可惜無人往我友人處搜索，如若搜索到，可以因此表露了。我在那裏以後想避面，終非久計，不要弄巧成拙，反被人家疑心，所以將我所曉

得○關○於○此○案○的○事○特○到○警○廳○自○陳○

博○士○道○你○還○到○唐○女○士○及○亨○利○挑○夫○的○室○中○搜○檢○過○了○麼○施○女○士○道○那○事○我○早○對○警○員○說○過○因○為○他○們○二○人○生○平○有○許○多○函○件○來○往○死○後○必○在○房○中○此○等○文○件○於○要○求○一○份○遺○產○有○非○常○價○值○現○在○此○產○尚○在○爭○訟○之○中○不○知○將○來○究○為○何○人○所○有○惟○現○在○正○當○有○要○求○承○繼○權○的○只○有○一○人○了○所○有○文○件○亦○惟○有○他○得○着○始○生○價○值○博○士○道○汝○所○說○之○人○就○是○銅○業○大○王○柏○牛○樵○你○所○搜○索○的○文○件○早○為○魏○林○取○去○這○一○份○爭○訟○的○遺○產○就○是○魏○林○惟○一○目○的○物○他○為○着○達○到○目○的○不○得○不○將○障○礙○物○排○除○唐○女○士○與○亨○利○盛○饒○都○是○他○的○障○礙○物○所○以○對○於○二○人○下○此○毒○手○如○今○他○用○了○少○許○法○律○欺○詐○術○那○產○業○已○入○他○掌○握○之○中○你○既○有○唐○女○士○臥○室○鎖○上○之○匙○要○於○夜○間○進○房○暗○殺○來○去○無○人○知○覺○便○利○之○至○魏○林○必○定○是○配○好○鑰○匙○進○去○下○手○却○令○人○人○疑○你○惟○我○心○中○早○有○成○算○不○過○要○問○你○如○何○進○亨○利○屋○搜○索○的○呢○女○士○道○你○沒○有○看○見○報○上○登○他○屋○的○形○狀○麼○我○那○夜○是○從○窗○口○火○爐○邊○爬○進○去○的○那○夜○之○事○危○險○倒○在○其○次○那○一○種○陰○森○的○氣○象○至○今○思○之○尚○覺○得○寒○毛○直○豎○呢○

博○士○停○了○一○歇○道○魏○林○你○雖○犯○了○罪○我○尚○佩○服○你○是○一○個○有○知○慧○的○你○能○實○地○應○用○物○理○學○雖○知○之○不○深○却○倒○不○是○僅○得○皮○毛○不○能○應○用○可○惜○你○用○之○不○得○其○當○借○知○識○以○助○虐○這○也○是○天○理○不○容○的○我○料○到○你○若○曉○得○我○於○案○情○思○之○過○半○一○定○要○到○我○家○去○的○令○郝○聚○一○會○你○後○果○不○出○我○所○料○我○之○善○言○接○待○不○過○是○詐○術○一○端○暗○中○早○安○排○了○天○羅○地○網○專○待○擒○你○你○却○味○味○自○投○陷○穿○我○曉○得○你○以○前○所○用○的○暗○殺○方○法○又○速○又○靜○你○得○了○他○的○好○處○斷○不○肯○舍○此○而○取○別○法○的○所○以○我○與○你○握○手○相○見○不○怕○有○手○槍○白○刃○的○危○險○却

暗中另籌對付的方法果然落我套中今人證俱在公堂對簿之時勸君也無庸狡展我對於郝訪事一番推重幸未辱命頗堪自慰現尙有事要就此作別了他說到此地立起身來要走忽然想了一想又坐下道當唐女士死後醫生既說不是打死不是炸死不是悶死又不是毒死僅僅肺中氣絕我於是就想到真空瓶的作用兩次暗殺因爲要做死者服毒所以將空杯空瓶擲在地上殊不知欲蓋彌彰當亨利之死我以為是瘋人所爲否則必彼與唐女士有親族關係暗殺者於此中有所圖利繼思麥教授與唐女士相親平日女士也肯對他吐實所以去問他果然女士與挑夫確爲堂姊弟行並且因此知道教授之於此次暗殺並無絲毫關係

至於畢道門的被殺因爲他知道個中事要將此事洩露於我魏林知之故將他處死以絕後患自己却假縛着待救以掩飾人家耳目這是一條妙計但是看了他的面色就猜着他並未被藥又未被人力縛當郝訪員回來時早將此事暗告訴我令我注意然而魏林處處弄鬼虛張聲勢拿施夫人的手巾染了藥水以爲嫁禍之計不料都被人家識破此外的事你只須問郝君就可以曉得我也不及多說了現在我要赴一處謙會順便將此事告知物理研究會也是一件趣案恕我不陪了一面說一面跑出門上車去了此時警員探長訪員罪犯以及一切人惟有咋舌目送之而已至於郝聚的陳述官廳的定讞自是案中應有之事亦無庸贅表獨是這一件奇怪案件博士於數日之間訪破不仗那官署絲毫之力全靠着一副腦筋這思想機器的徽號真可當之無愧呢

(完)

警世小說

鸚鵡

武鳥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戰國策詳註

國語國策與左異曲同工漢唐以來大文家
同工漢唐以來大文家
大半胎息於此惟深文
奧義讀者未易了了坊
本訛奪殊甚註釋又多
欠闕本局依據精刻薈
萃諸註本校勘增補審慎
周詳為第一完善之本
茲將本書之特色列下

全四册 價洋六角

全六册 價洋八角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審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華萊夫人結褵後其薰砧第一次航海自異土携一鸚鵡歸華萊夫人懸之客室中比藹白魯士復航海而去華萊夫人常語鄰人謂家中鸚鵡有如佳侶鄰人聞鸚鵡能言則謂華萊夫人曰此禽豈特閨中良伴直如生人矣我等聆其言恍若藹白魯士在家時自此鸚鵡恒效華萊夫人之聲低呼藹白魯士歸矣藹白魯士歸矣噫遠人在外深閨中乃有此聲也顧藹白魯士永無歸期矣所乘輪船一夜遭颶風於海舟覆人溺此恨遂永埋汪洋巨浸中與天光海水同其久長而紅閨鸚鵡猶頻呼藹白魯士歸來不已傷哉鸚鵡猶未知其主人固已葬身魚吻永不得歸雖然傷者寧獨鸚鵡藹白魯士別其妻時適在長夏轉瞬已一度春秋次年之夏又屆而遠人如黃鶴杳然不歸來迴念別時情況能不令閨中人肝腸如摧耶而鸚鵡則頻呼不已曰歸來乎藹白魯士歸來乎鄰婦相語曰傷哉渠聞此聲何以堪也曰渠已舉一兒意方屬兒未暇及鸚鵡之語曰幸未暇及耳不然將以之致痲設我身處此必執鳥項捩而斷之曰鳥爲其夫携歸者何忍至是獨念渠以一弱婦何以養兒成人又活一鸚鵡且兒長成復爲無父之兒乎曰渠所居屋固藹白魯士之產尙不至滅其衣食以作屋值如我等也藹白魯士一屋而外尙有餘蓄華萊夫人卽用爲衣食之給外人不之知華萊夫人亦未嘗向人言人未知其有私蓄故憐而哀之若知其有私蓄復有屋舍可居將易其哀憐而爲妬羨矣華萊夫人於世故人情多所諳練結婚時已近三十故處女時閱歷獨多居恒不與他人事亦滋不喜人之預其事鄰人之言曰彼蓋抱自守主義者

去是間不遠。有富人集資施惠於航海而沒者之妻子。小藹白魯士常得富人施贈之衣。華萊夫人亦時蒙其濟。給鄰人見而大妒。謂彼何幸而有此。鸞砧雖死反得有此。瞻給耶嗚呼。乃謂華萊夫人爲幸。華萊夫人詎亦引以爲幸耶。夫人又爲富紳傭工晨曦未上卽起。偷此小暑治絨綫之女紅以售於市。并傭值計之星期中可得五先令。并鸚鵡而言一家三口賴以無凍餒。且時有小裕。華萊夫人則深藏不告人。有一次颶風暴雨。繼作者一星期。村中傳言村外石壁之下部爲風雨摧倒。石壁者昔年大族司克特拜伊大邸所居之處。後其族微。遂他適。數年前海潮大漲。沖漂石壁。潮退後則有金圓在沙灘上。制絕古。圓上文字無有能識者。人謂此金圓卽出自石壁者。於是咸疑石壁中必蘊異寶。此次聞颶風雨摧倒石壁。珍珠之物必盡發。遂爭趨之。無稽之談。華萊夫人雖未嘗深信。然亦常置於懷以爲。或有其事。至是則挈其幼兒詣海濱石壁之下。驗此說之信否。既至見村人已蟻聚。爬羅剔抉。每得鏽鐵之片。則色然以喜。刮之磨之。既知其非。則嗒然棄之。華萊夫人指一處謂其兒曰。此古井也。曩者之屋當建於是。村人抉掘既無所得。則易地而覓。終仍不得。遂漸引去。獨華萊夫人與其兒不離井之左右。及歸。村人皆言金已盡。此次不可復得。顧華萊夫人之遇。獨殊於衆。而緘默未嘗語人。惟母子知之耳。夫人以所得之金圓八貯革囊中。密縫其口。納之枕內。夜則枕之而眠。村人有從他處得古幣如華萊夫人所得者。事爲富紳所聞。請觀其幣。願出重價。村人聞價遠出所望。大喜立售。既而悔不當售以賤值。蓋富紳所予之值。特至賤之值耳。獨華萊夫人未嘗爲厚值所歆動。而售其幣。故亦無悔恨之事。八金幣依然。在枕函中。母子而外。無第三人知之矣。藹白魯士稍長。欲與阿母平分金幣。華萊夫人鑑於守貨之難。堅持不之與。

逝水年華駒光過隙藹白魯士入校讀書矣閨中鸚鵡猶呼藹白魯士歸矣曩者之藹白魯士長已矣應其呼而歸者則惟有小藹白魯士歸自校中耳鸚鵡能辨其足音而知為藹白魯士藹白魯士未至門鸚



日月催人忽忽又如許年藹白魯士已成人華萊夫人已成斑斑白首藹白魯士長成後其為人乃大失乃母之望職是夫人之髮白益迅三者之中惟鸚鵡能不改故狀然舉止亦漸露頽唐態矣夫人恒曰此

鸚鵡即代之大呼曰阿母阿母阿母何在在在冬夜母子對火而坐藹白魯士尼其母說故事曰阿母幸以可克洛賓之事語我華萊夫人乃娓娓為道可克洛賓之故事鸚鵡側首企籠中偶學作一二語顧皆不能成句在鸚鵡則以為極其能事矣尤喜效藹白魯士問其母曰誰殺可克洛賓者而鸚鵡但能言曰誰殺句誰殺句誰殺句以下卒不能連

禽之聰明漸失但能湊掇陳言不能爲新語也每值夫人張席進食果核中有爲鸚鵡所嗜者則振羽大呼曰阿母阿母夫人審其意飼以少許乃已

藹白魯士長乃出而就業伴夫人於長日者厥復爲鸚鵡夫人因復呼之爲良伴而鮮與鸚鵡交言蓋鸚鵡已老去談鋒日鈍夫人亦滿懷伊鬱雅弗欲多言惟日坐窗前治絨綫之活計夫人惟一子子幼卽不肯不能體母意慰老懷今藹白魯士雖遠適夫人初不敢自欺而謂願其返而鄰婦則曰子雖不孝爲之母者亦不能無過以彼身爲人母而嚴冷如霜不稍作春風和煦之氣以悅彼少年無怪彼少年對其母落落如無情憐嗚呼豈其然歟自是鸚鵡亦絕喙不呼藹白魯士歸矣

春花秋月容易韶華歷數年藹白魯士未嘗一寧家夫人殊無怨色藹白魯士有同學目巨而貌美已長成事母孝佳少年也恒侍其母過華萊夫人之門夫人初未嘗對此少年而私憖其子惟以眼尾送之自嚙其脣唱然長歎卽治女紅如故鸚鵡側首籠中以一目凝視夫人時覺靜極無聊則大聲疾呼以破岑悶或倒罍其身振翅撲撲有時欲言則格格不能吐矣

村中人皆愛花木成性雖家政紛紛日必排餘閑入園藝植又以地近海濱土性宜於佳卉故人工較省華萊夫人以伊抑餘年寸懷中了無所係第寄情於此故灌溉維勤其園中蓓蕾亦獨茂抽英吐蕊時滿園爛熳如堆錦繡又如金玉珠翠積疊園中貧家有此趣良足以傲富人矣一日園花盛開日色如金芬芳馥郁之氣透人鼻官華萊夫人乃破例一出倚門外治絨線工鄰人蒨脫夫人見之進與語曰尊園名葩艷卉乃繁蕤至此吾一村中殆莫之能及也華萊夫人舉目目其花曰誠不惡此種子爲友人所贈新

種也。今茲猶餘一品奇君愛此。吾當相贈。可播種於明年也。第脫夫人見華萊夫人。竟不已。棄惠然與。酬答氣大壯。則鼓勇與談。漸及其久。游不歸之子。問曰。藹白魯士此時當在何許。第脫夫人爲此語時。似問華萊夫人。又若自語。蓋未敢期華萊夫人之見答也。華萊夫人則屏當其將竣之女。紅懸之臂。間徐至。第脫夫人之前。意甚和悅。爲第脫夫人所從未見。告第脫夫人。謂藹白魯士航海之美洲。晨來得家書。言其輪舶於星期二歸英矣。後此第脫夫人語人曰。華萊夫人本弗審其兒行踪。五載矣。今茲得其家報。始悉且樂之。而此時對華萊夫人。則言曰。郎君不久歸。當能助夫人料理家事。或能治生產。渠不能效我村之人爲漁。則在家治他事。亦較遨遊海外爲勝。華萊夫人曰。人情各各不同。遨遊者。藹白魯士之性也。言至此。卽穿石徑歸家。徑旁紅卉如丹。夫人且行且織。其體瘦而頰髮如霜。耀日益熠熠。背儂然。此非頽唐之態。既而冉冉入於花叢。歸己屋。自此華萊夫人之生容。遂永不復見於人世矣。

翌日清晨。售乳者量其乳。呼夫人取器來授。久之無應者。推其門未鍵。啓而入。則見夫人橫陳地上。絨線之女。紅半壓身。下星霜白髮。半染杜鵑紅。夫人死矣。夫人者。鮮朋友。其仇家何來。細察致殺之原。蓋緣盜劫室中。抽屜翻亂。凌雜衣囊。亦反裏向外。榻上之枕。函縫痕亦裂。枕中羽絮。悉出於外。飛散滿牀。鸚鵡籠頭幕帳。未去。蓋夜間覆之以襦。燈光者。鳥大呼。自鳴。饑餒復飛躍。籠以喙力。嚙籠柵。一警察止立。籠前謂鳥汝苟能少增其機智。當可語吾等。以殺人者爲誰。顧鳥已數年不與人語矣。語言之機。府已失其作用。此時惟有自鳴。其饑疾呼若狂。終無一語。

華萊夫人以積年累月之辛勤。十指不停。雙目不瞬。纔得數鎊之餘。蓄自謂少有盈餘。則年邁氣衰時。亦

可有恃無恐。孰知此數鎊之燦燦者，卽其殺身之禍水耶？世界之大，殺人越貨之事不可勝數。橫死如華萊夫人者，擢髮難數。有司以爲是淺淺者，小事故恆不得公正之昭雪。或得之亦微。幸事而死者之冤永沉海底矣。司克特拜伊之貴婦，卽素喜行善之人。聞華萊夫人慘死，身後無所遺，惻然憫之。出資爲治殮葬。葬之日，村人皆送。各自其小園，擷取鮮花編爲環束爲球，置棺上。第脫夫人與華萊夫人最後交語，故情誼獨深。則採取華萊夫人門上緣牆之赤色花編結爲十字形。村人念華萊夫人生平孤寂，清守半生身後，但有一子一屋。又推憐其子，其屋則日爲之掃除，空屋使潔，無纖塵。命家中健男日遣一二時之餘暇，爲治理園事。第脫夫人以與華萊夫人交誼獨厚之故，則取鸚鵡飼於己家，俾安享其餘年。亦愛屋及鳥之意也。第脫夫人之言曰：「禽之食所費無多，藹白魯士歸時，此鳥當可與其故主團聚矣。」華萊夫人之墓上植石碑，碑巔有十字架，架費亦第脫夫人獨任。碑上鐫華萊夫人被害年日及名姓。其側復有書曰：「天主曰：復仇乃吾之事，有不直，吾爲報之。」村人見此語，意少慰，相謂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殺人者償其責，必有此一日。」吾深願能目擊其結果。

牆際之花再經一度，放謝朔風獵獵，又起海潮澎湃，冲激石壁。時藹白魯士歸矣。其時天已垂暮，暝色蒼然。藹白魯士歎第脫夫人之門，第脫夫人啓門，乃見藹白魯士容色憔悴，蓬首垢面，立於門首，細辨始識爲誰。何則？駭然呼之曰：「噫，藹白孺子何事至於此也？」藹白魯士自言病於異國，居病院若干時，囊無餘貲，乃徒步歸。此罷且饑，夫人苟能見容，則異日售其宅當償一宿之值。第脫夫人慰之，挈之入夫人之室，整理甚潔。藹白魯士入其中，醜然一穢物。然夫人初不醜之，坐以己之軟椅，移之火，次藹白魯士之履，已失。

其底破敗不可復名爲履得火滋適衣服濡於雨齒震震相擊張兩手向火狀若欲抱火於懷第脫夫人異且憐曰藹白爾遠遊數載竟不得意耶藹白魯士弗能答但戰戰作微聲第脫夫人又曰汝赤手歸家而受爾可憐之亡母之產耶藹白魯士駭然昂首色沮白問曰何謂產曰屋也尙有傢具值可五鎊藹白魯士意始釋第脫夫人又曰此外一無所有蓋已盡爲兇人搜刮此事汝得前聞乎藹白魯士言在美時見舊報紙得審此事第脫夫人曰而母若尙存見汝作此狀寧不肝腸寸斷藹白魯士曰吾疾尙未痊卽見擯於醫院夜間則露宿故委頓益甚也第脫夫人乃憶藹白魯士曩年在村業漁時有所獲揮霍立盡不足則取索於其母然當時形狀較今尙善今則襤褸齷齪無復人形矣乃曰子旣熱其外必有以暖其內吾爲子治杯茶來少待之也乃啓前室之門而出鸚鵡卽懸前室中門啓時光適及之時鸚鵡方踞籠中之橫杆側首以頰中之圓睛視旣啓之室中低聲自習其陳言曰阿母阿母第脫夫人持茶具返藹白魯士歷年長處恐怖中故聽覺獨銳聞鳥語意詫甚曰彼中有人耶第脫夫人習聞鸚鵡之微聲初不之覺則答曰無之又自思曰此子神經殆已毀故時生銳感彼蓋有所懼也噫亦大可憐已茶熟傾於杯授藹白魯士藹白魯士手顫滋甚第脫夫人深恐碎其杯則自持而送至其吻藹白魯士狂吸盡數杯夫人爲陳麪包及牛酪藹白魯士不顧謂暫不欲進此但覺渴飲可已食非所欲第脫夫人自言曰渠殆病矣又謂藹白魯士曰子宜速以氈毯自裹而臥言已卽啓樓爲設一榻藹白魯士蜷其體對火有頃已乃回首前室室門尙半掩未闔而其中洞然以黑似有人喃喃自語然則第脫夫人謂彼中無人者讐言也顧語低不可辨旣而聲忽揚呼曰阿母阿母阿母何在藹白魯士起立詣門次體戰不止乃扶桌自支又聞

微呼曰阿母阿母藹白魯士殊不解已又忽大揚其聲了了如生人曰阿母誰殺句誰殺句誰殺阿母藹白魯士大駭汗出如注覺氣力斗生啓門疾奔出屋外沉沉黑夜中不知何適矣

次日黎明藹白魯士之屍見於石壁之下卽曩年覓取金幣之地其地去第脫夫人家纔一里許挺然僵臥有革囊束繫腰間囊口緘縫甚固啓視其內古金幣八枚也此金幣昔年村人亦有得之者然藹白魯士何由得此則人皆不知且彼既貧病交困胡不鬻以自活而甘受顛連以至於死村人百思莫得其解遂葬之其母側卽鐫其名於母碑中處其母名姓之下而適當「天主曰復仇乃吾之事有不直吾爲報之」之前

此事去今年代遠矣至今司克特拜伊之婦人星期日詣禮拜堂經其地見墓碑上天主曰云云輒詫以爲何久不見影響也

(完)



搜奇小說

賭

靈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爲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爲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爲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紀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圖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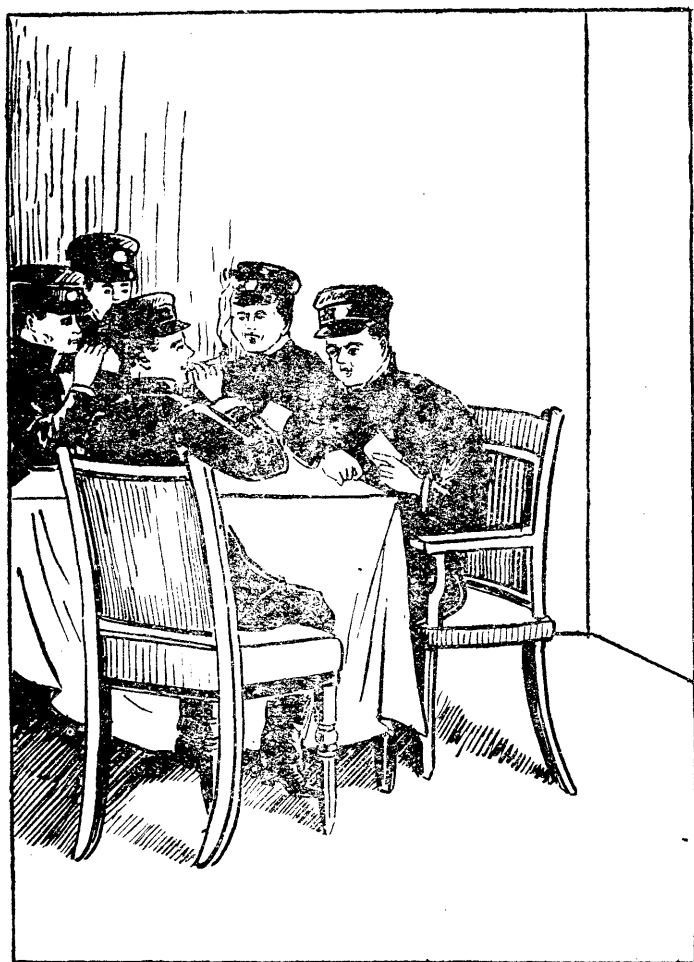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爲有清歷史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擄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一)

那一天羽林軍大尉洛瑪家中。正鬪着葉子戲。一個極長的冬夜。不知不覺也就消磨了過去。等到局散。天色已是微明。滿院的鐘聲。一齊敲了五下。大家都圍到長案邊。去喫點心。那些賭勝的。自然興致甚高。有說有笑。口裏嚼着個酒杯兒。還在那裏講他鬪牌的事。自詡本領。那些輸了的。就不免有點闌珊的神氣。但是被那香檳酒力量在肚裏這麼一提興致。也就高了起來。說的笑的。鬧成一片。內中有個伯爵。叫湯司的。便開口道。洛瑪。你今天沒甚輸贏麼。洛瑪笑道。我到還好。只是你却太輸了。湯司道。那也不過五千盧布。值得甚麼。我倒說最有趣。的是黑汶。你看他的十個指頭。從不曾黏過一張紙牌。却也陪我們坐到天亮。豈不是怨苦嗎。那黑汶是個工兵士官。正喝着酒。聽說便道。我看着你們。倒也很有趣兒。我平日就有這個奇癖。歡喜看人家賭錢。若要我拿着現的去掉。那人家欠的那我就不來了。洛瑪道。黑汶是個日耳曼人。平常節省慣的。倒也不去講他。我只奇的。便是菲奴夫人。你看他現在。已是八十歲了。却不見他賭過一回。湯司道。汝講我祖母嗎。這內中。却有個緣故。可要我講給你們聽聽。衆人聽了。便都要問。湯司因喝口酒道。六十年前。我祖母到過巴黎。那時正是綺年玉貌的少女。巴黎人士。竟然傾動一時。大家都稱他斯拉夫愛神。便是那法國宰相理西篤。權勢煊赫。熾手可熱的混世魔王。也是傾倒靡已。有一日夜裏。我祖母在宮裏鬪牌。竟輸與亞倫司大公。三十萬盧布。回來儘把些珍品換了。還不夠償債。便連夜

去見我祖父。我祖父最怕的是祖母。人人都說他是我祖母的賬房會計。只要祖母開一聲口。要多少。便有多少。只是這一次輸的數目。實在太大了。不由的跳將起來。取出賬一算道。你六個月裏。已是用了一



名兒。他生平軼事最多。據說還有什麼仙術。能夠點石成金。和別的幻術。大文豪凱司腦的小說裏。却說他是個間諜。但是這位伯爵。最是和氣。得社會的歡迎。就到如今。他的名氣。還是嘖嘖人耳。當下我祖母

百萬盧布。如今又到那裏去拿錢。就說要將東西去押時。我的房產也都在莫斯科。這裏客邊客地。可教我那裏去借錢來給你花費。當下兩人就大鬧起來。我祖母到了真沒法時。只得破題兒第一。遭和我祖父軟求。我祖父却總是咬定牙齒。一個錢也不給。我祖母沒奈何。只得離了我祖父出來。却想起了一個朋友。叫做聖裘門伯爵的。這位伯爵你們總也該聽見過他的。

便去見他。將這原委告訴了他。要想和他借三十萬盧布。伯爵也不推却。立起來想了一想。道：這三十萬盧布。數目也算不得大。但是你去還了別人。却欠了我。你心裏仍是個不安。所以我想。不如明天去見亞倫司大公。和他去翻本。我祖母道：好固是好。但是沒有本錢。又怎麼去賭。萬一輸了。可不又加上一重欠累嗎。伯爵道：本錢我便借你。再教你一個法兒。你只要依着我的話賭去。包你翻過本兒。還出贏錢。湯司說到此處。大家都豎起了耳朵。要聽他到底是怎麼一個祕訣。湯司却故意的咳嗽一聲。取支雪茄。嚙在嘴裏。深深的吸了一口。纔道：次日我祖母便又進宮去賭。一連三局。第一局贏了我祖母。便夾了一注。又贏了。又夾了一注。三局之後。我祖母非但还清宿債。而且還贏了一倍回來。從此以後。我祖母就從不再賭。黑汝道：可惜。可惜。要是一逕賭下去。時怕不把法蘭西的國庫完全贏了回來嗎。湯司笑道：你知道什麼。原來這個祕訣。一個人一生一世。只好用一回。第二回就不靈了。洛瑪道：那麼這個祕訣。你是定該知道的。了。湯司微微的歎一口氣。搖頭道：這就是我的不幸了。老實說。我也曾經竭力求過祖母。請他把這衣鉢傳給我。他却守口如瓶。不肯露出半句。不然。我可也早成大富翁了。你們還記得有個大富翁理區嗎。就是後來窮餓死的。當時曾經和紹禮賭輸了三百萬盧布。幾乎尋死。我祖母便教了他這個祕訣。叫他再去和紹禮賭。第一局押了五十萬。贏了。第二局便押了一百萬。又贏了。第三局他便押了二百萬。又贏了。算將起來。倒反贏了一百萬。你想這事。奇怪不奇怪。如今天也亮了。我也要睡了。只好把事擱起。暫時不去講。他說着舉起杯子來。便滿滿的飲了一杯。那合席的人。却還一心一意的念着那聖裘門伯爵所說的三隻紙牌。

(二)

這回書的開場。已是在洛瑪家鬪牌的兩禮拜之後。此時菲奴伯爵夫人坐在他鏡子的面前。三個女侍。雁行似的立着。侍候這位夫人。曉粧。梳妝臺上擺滿了脂粉盒子。一頂繡花的紗冠。却有一個女侍。高高捧着冠上繫着猩紅的絲帶。甚是鮮明。這位老夫人。年紀已經八十多歲。要說到姿色兩字。自然講不上去。就是他穿的衣式。也還是五十年前的樣子。猜他的心理。倒也並不是歡喜粧飾。只是忘不了他年輕的習慣罷了。他的女伴。却倚着窗兒。正自做他的針黹。芳心默默。好似在那裏想一件甚麼事兒。等了好久。方才擡起頭來。忽見門帘一動。那位湯司伯爵已走了進來。滿面堆着笑容。向他祖母請了早安。便又迴過身來道。蓮史姑娘。早安。蓮史也立起身來。微微一笑道。請爵爺的安。湯司點了點頭。又轉過身去。向夫人道。祖母。我有一件事兒。要奉求祖母。不知道祖母肯依不依呢。菲奴夫人正撲着粉。便在鏡子裏看着。湯司道。保羅。你有什麼事呀。湯司曰。我有一個朋友。要想求見祖母。不知道祖母肯見不肯見呢。夫人道。好。等咱們家開跳舞會的時候。你就引他來便了。湯司答應着。見沒甚麼事。便退到窗口來。和蓮史閒談。蓮史道。伯爵。誰要來見夫人。湯司道。那人叫洛瑪。是個軍隊裏的。蓮史道。敢是工兵隊裏的嗎。湯司道。不是。他是羽林軍的大尉。又道。怎麼你要問他。敢是工兵隊裏的呢。蓮史聽了。臉上不覺微微一紅。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手裏捏着繡的花朵。笑道。也沒什麼。我只問問罷了。湯司正想要再說。只聽夫人又在那裏叫道。保羅。你那裏可有什麼小說。送幾本來給我看看。只是不要近人著的。他們那些小說。都是千篇一律。不是命案。便是私奔。實在看得我討厭死了。湯司應着。便與蓮史握了握手。走了出去。口裏還說道。

爲什麼。你要說他是工兵隊裏的呢。說着。却也不等蓮史回答。已是走了。蓮史低着頭。仍自做他的活計。兩片紅霞。直泛他的耳根。緋紅得和桃花一般。那一寸芳心。却已飛出樓外。繞在對街柳陰樹下。一個少



夫人。性子最是不好。便連忙立起身來。放下針黹。走了出去。恰好有一個僕人。捧了一疊小說進來。說是保羅爵爺。叫送來給老夫人的。夫人正在戴他的帽子。便道知道了。你去謝謝爵爺。怎麼蓮史這孩子到

年的身上。那少年正是望着樓窗。含情默默。好似出了神的一般。蓮史背上被他兩隻眼光釘住。就好似生了芒刺。再也擡不起頭來。菲奴夫人恰是梳粧已罷。又在那裏叫道。蓮史。你耳朵聾了嗎。怎麼我叫了你幾百聲。還不曾聽見。蓮史這纔如夢方醒。擡起頭來道。夫人叫我嗎。夫人道。省罷。快點立起來。去告訴總管。叫他把馬車套起來。說我就要出去呢。蓮史知道這位老

那裏去了。說着便一疊聲喊蓮史。蓮史聽得喊，連忙又回了進來。夫人頓足道：「怎麼你又到那裏去了。蓮史忙道：「不是夫人命我去。總管備馬車的嗎？夫人這才記了起來。便道：「時候還早呢。忙什麼的？你且坐下了。把這書的第一冊打開來，念給我聽。蓮史只得坐下，將書取了一本，放在桌子上讀。夫人恰只對着鏡子，去整他的衣襟。一會兒又道：「丟了，丟了，這是什麼書也來，念給我聽。你明日去對保羅說，說我謝謝他。難爲他有這點孝心。怎麼馬車還不會來嗎？蓮史忙答應道：「早來了呢。夫人道：「那我們就該去了。嗜你這孩子，到這個時候，衣服也不會換快去。快去，我真不懂爲甚麼。天天出去，總要我等你的可憐。蓮史被這老太婆狂喊亂罵，一腔子委曲，再也沒處去訴，只得忍氣吞聲，從復回到房裏，換了衣服出來。恰不道夫人又翻過臉來，道：「哎呀，好姑娘，你真真美人兒了。誰教你穿這個衣服的打扮，得怎麼個妖嬈的樣兒。可要去給誰看呢？噲，素珊外面天氣怎麼樣了？當下就有一個女侍答道：「天氣很好。夫人道：「蠢才，你知道什麼？快把這窗子開開來。女侍連忙把窗開了。其實外面正是一片朝曦，天高氣爽。夫人恰道：「如何我說外面不是風，很大麼？蓮史姑娘只得委曲，我們今天不出去了。」

咳，可憐。從前大詩家，坦丁說得好，喫別人家的麪包，最苦；走別人家的扶梯，最難。只兩句話，實在不錯。但是他還不知道天下做女伴的苦楚呢。大凡貴婦，性情最是怪僻，難於伏侍。這位菲奴夫人，尤其加甚。平日間養尊處優，已成習慣，性質又是頑固，他的看待蓮史，直和小孩子頑一個泥人兒一般。任着性兒，要這麼便怎麼。逢到出游的時候，天氣或是惡劣，讀書的時候，做書人的錯誤，不管好歹，把些罪名都去肩架在蓮史身上。你想蓮史不過是女孩，他出身也是宦裔，這因家道式微，纔出來做這伴女的勾當，那裏

受得下這種委曲，却又不好反抗。只有每天臨睡的時候，伏在枕頭上，鎮夜的去哭，稍微出出他的悶氣。你道可憐不可憐呢？曾有一天早晨，蓮史也和今天似的，坐在窗口，做他的針黹，忽見有一個工兵隊服式的少年軍官，立在對街一株樹下，仰臉兒望着自己，好似痴了的一般。蓮史覺得不好意思，不禁把頭低了。但是五分鐘後，他那螭鱗似的頸兒，又和受了電氣似的擡了起來，却見那少年軍官依然和石像一般的立在對街，一動也不動。蓮史心裏甚是詫異，却又不好意思，再去看他，直等到女侍進來，請他午餐，方才擡起頭來。一雙眼波，不禁向窗外一看，那少年恰已不見了。從這一天起，蓮史便天天看見這位少年軍官，立在對街望他。雖則紅樓隔語，却也是兩心脈脈，情致互通。可憐蓮史自幼沒了父母，進到菲奴伯爵府中，也不過充了一個女伴，誰把正眼兒去瞧他？一瞧不料今天竟也得了個垂青的人，只是蕭郎陌路，雖則是天天見面，却連個姓名也不會知道。他的口音也不會聽見過一句，也真可算得情史中的啞謎兒了。蓮史自從有了這一個不知姓名的情人，心裏也自覺不安，所以聽得湯司勳爵說，今天又要見祖母，他便趕先探問，敢是工兵隊裏的人。及至聽說不是，又不禁自己懊悔起來，不該把心裏的祕密對人脫口說出。幸虧湯司不曾澈底盤詰下去，不然，可又拿什麼話去唐塞呢？做書的寫到此處，恰不得不把那少年畧表一表。看官，你道那少年是誰？原來便是黑汶。他祖藉本是德國，後來搬到聖彼得堡，才入了俄藉。他父親死後，也畧有點兒遺產。黑汶生性節儉，朋友又少，所以倒不浪費。自己又在工兵隊裏謀了個軍官的缺，每年入款，儘夠費用，而且還有的羨餘，可以積蓄。幾年以來，和着他父親的老本兒算來，可也有四萬七千多盧布了。那些時下少年，自然看不起黑汶，說他是個慳鬼。那老一輩的，倒說他少

年老成不染時下習氣。其實黑汶的天性嗜好也是極大。只是被金錢兩個字勉強遏制住了。生性愛賭。他的手指却從不沾過一張紙牌。但是看見人家賭時。他便會鎮日鎮夜的立着。看去不肯離開一步。因此人家都給他題個美名。叫做賭場孝子。黑汶聽着也只笑笑。不去辨白。他平生有句格言。便是拿着現的去換欠的。我便不來了。誰知那天晚上。聽了湯司的一席話。倒不覺觸動了他的心事。想這一隻紙牌。倘若夫人肯告訴了我。我可不到成了富翁嗎。但是天下那裏有這等的奇事。或者是湯司說的謊話。也說不定。再自己想想。這話一定是謊。不必去聽他。我生平知道的三隻紙牌。便是節儉勤。我只要依着三個字做去。我將來的財產。莫說三倍。便是三十倍。三百倍也沒甚希罕。一路想。一路走着。他從洛瑪家裏出來。已是下午。斜陽和血一般。照在一所巨宅牆上。那門外停滿了馬車。聲勢甚是煊赫。黑汶不禁立住了脚。心想。這是誰家的住宅。這樣熱鬧。見有一個管家的立着。便上去問時。却原來就是菲奴伯爵。夫人的府邸。這一句話。又把黑汶的心事一併提了起來。等到回去睡時。眼睛裏這見有許多紙牌在那裏跳舞。好像自己也在裏面賭。身邊堆滿了鈔票金圓。不禁喜得直跳起來。不道把個腦袋正撞在床闌上。面痛得醒來。恰是南柯一夢。心裏甚是懊喪。次日晨起。畧畧梳盥。便自走出門來。只是他的身子倒好像受了電氣吸力似的。不知不覺又走到菲奴爵邊。來擡頭一望。恰見窗邊坐着一個女郎。低着粉頸。不知在那裏看書呢。還是做針黹呢。黑汶本來是不懂言情的。只是看了這半幅美人圖。却也看得痴了。忽見那窗裏的女郎也慢慢的擡起頭來。四隻眼睛一注。從此就定了黑汶命運的前途。

我這講的話，可越說越遠了呢。如今且說蓮史正換了衣服出來。夫人又說風大，不出去了。等到蓮史去脫衣裳。夫人又趕着叫駕車。說要出去。蓮史只得重新把衣服穿好。陪着夫人下樓。正要上車。忽然有個少年在他身邊擦過。好似有一張字條子塞在他手裏似的。蓮史唯恐夫人看見。連忙背過手去。將這條塞在手套裏。面方纔上車。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自己也說不出是喜還是駭。夫人偏又絮絮叨叨問他什麼。今天天氣好嗎。那方才走過的馬車。是那一家。的蓮史心不在言。答出來的話。都是去題萬里。只把個老伯爵夫人。恨得牙癢癢的。幾乎沒把車箱底頓穿了好容易回到家裏。蓮史纔似脫了罪囚。連忙回到自己房裏。鎖上了門。脫去手套。取出信來。恰是一封情書。蓮史要想不看。那兩隻眼睛已不由自主移注到那信紙上去。其實那信上的話。都是黑汶從德文小說上直譯而來。但是蓮史生平不曾讀過德文小說。只覺得信上寫到情致纏綿。深情脈脈。蓮史自有生以來。總算今天纔邀倖有了個憐愛的人。後來一想。覺得自己是個女郎。平白地和一個男子講起愛情起來。要是被人知道。豈不貽笑。想着又不禁自悔起來。便取出紙筆。鋪在桌上。要想寫一封信去回絕了他。恰又想不出一句得當的話。換了三四張紙。仍是一個字不曾寫。自己覺得寫的。不是過泛。便是過於嚴苛。末後才寫了幾個字道：

來書。吾能信汝實出真意。但即欲相識。亦不能如此。賈賈尊信奉還。願自珍重。後勿陷我於不正之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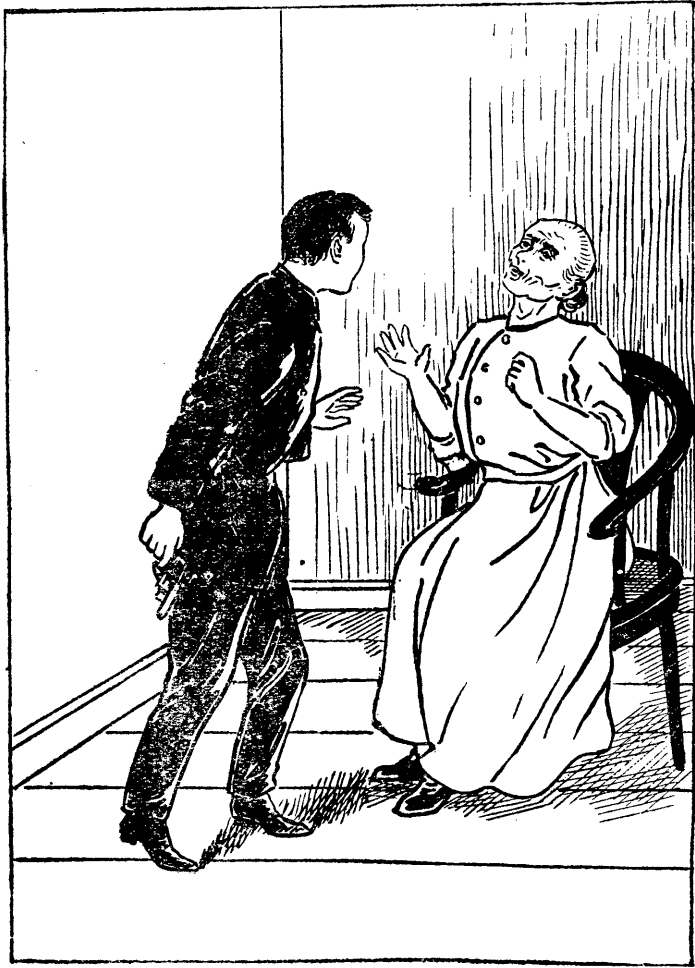
寫完自己又看了一遍。覺得還過得去。便將他摺了起來。次日早晨。走到窗邊。看見黑汶已立着。等他的回信。蓮史便回到應接室裏。開了窗子。將信擲了下去。黑汶接着見沒甚峻詞嚴拒之辭。心裏甚是得意。

便自回去。幾日之後，忽然有個賣花的女郎，要求見蓮史。蓮史心疑，叫女侍喚他進來。那人恰遞一封信，在蓮史手裏，又是黑汶的筆跡。原來是約他今夜相會。蓮史不覺緋紅了臉，把信扯得粉碎，道：「汝快回信對叫你送信的人說，這事純然是個誤會，叫他自己檢束些，不要再來胡鬧。」說着，便叫人把這女郎攆了出去。但是黑汶心仍不死，其實他的目的，還有一個比蓮史重的一定要他到手，所以每天早晨，蓮史總要接着他，一封信那寄信的方法，也是層出不窮。蓮史到底是個女郎，那裏經得這等軟言熱騙，那復他的信也就一天長似一天。那末後的一封信道：

黑汶君鑒：今夜大使館將有跳舞，吾隨夫人往。二時始返，家中無人，汝可於十一點鐘來，登第二層樓。其前一室爲夫人臥室，汝可穿室而過。屏風之後，左爲暗室，右爲盤梯，上梯卽予寢所。汝可在彼待予。夫人之家，僕侍雖多，但夫人一出，彼等亦必出而嬉戲，或則爛飲泥醉，故君來不患爲人見也。

黑汶接到這信，如獲至寶。十點半鐘，黑汶已到了爵邸門口。那時風雪正大，街上寂靜，萬籟無聲。爵邸門外停着一部黑漆四輪馬車，黑影裏看見蓮史扶着一位老而且瘦的貴婦走上車子，兩個御者也跳上高座，舉起鞭子來刷的一鞭那匹馬放開脚步，早踏着碎瓊亂玉，向黑影裏得而去。爵邸裏面一時頓入沉寂。樓上樓下，窗門一齊關了。黑汶掏出錶來一看，正是十一點鐘，知道時候到了，便挨到門邊。那鐵門已是關了，旁邊開了一個小門，黑汶低下身子，鑽將進來，也不及細看景物，逕自躡足走上胡梯。那裏面果然沉靜，一個人也沒有。這聽得遠處有些歡笑飲酒的聲息，黑汶也不理會，走上第二層樓，迎面一間五開間廣室，裏面電燈已是熄了，一架屏風上面掛着一隻金製的壁燈，燈光甚是暗澹，壁上掛着一

架照柎。黑汶也不及細看。轉過屏風。果然有一條甬道。右面是一座盤梯。想來便是通到蓮史臥房去的。黑汶且不進去。轉身走入暗室躲了。屏聲靜氣。等那老伯爵夫人回來。那時內外靜寂。這聽得鐘聲十二



點一點的敲過去。後來又敲兩點了。鐘聲裏面。便聽得隱隱有車輪之聲。戛然停止。夾着一片人聲嘈雜。內外各室。燈火通明。三個女侍。已扶了一位老貴婦進來。蓮史跟在後面。面色甚是不定。便自穿過屏風。踏上盤梯。走回到自己房裏去了。這裏菲奴夫人也自卸裝。換了寢袍。三個女侍。一齊退出。關了房門。夫人便自坐在一隻福祿特爾椅上。兩隻靈空的眼睛。去注在壁上。間的照相上面。動也不動。好像一個木乃伊一般。黑汶這時。心房翼翼。跳個不了。思想何不就乘此時。出去見這位夫人。叫他把這秘密告訴了。我想到此地。膽子早就壯了起來。也不再想着蓮史。竟自挺身而

出。那菲奴夫人正是在那裏回想少年時候的景象。忽然見有一個陌生的人。立在他的面前。不覺喫了一驚。要想跳起身來。黑汶却已按住他道。夫人。你不要駭。我的來意。并不懷着歹心。只要汝把一件祕密。告訴了我。我就感謝你。不盡夫人此時。心已稍定。大愕道。甚麼祕密。我有甚麼祕密。要告訴你。黑汶道。夫人不要慌。這件事。在你也是惠而不費的。你只要將那三隻紙牌。告訴了我。我就可以立刻致富。夫人。只才恍然大悟。哎呀。這個麼。這全是人家的謠言。你去信他什麼。黑汶却已跪下來求道。橫豎你老人家。把這祕密。藏着也沒用處。不如告訴了我。使我也小小的發一個財。那便終身終世。也忘不了你。那夫人却仍是搖着他頑固的白頭。不肯答應。黑汶見軟說不能成功。不禁動了性兒。霍地跳起身來。取出一把手槍。對着夫人的額角。道。老嫗。黑汶話未說完。那夫人見他拿出槍來。這才大駭。只把他的頭很命亂搖。搖了一會。又不動了。黑汶道。甚麼。快些講。那夫人仍是不答。黑汶不覺疑心起來。拿手去到他額角上一摸。哈哈。原來死了。

(四)

蓮史獨自坐在他的寢室裏面。芳心翼翼。甚是不安。只願那黑汶不來便好。原來這天夜間。他在大使館跳舞會裏。碰見湯司伯爵。和他跳舞的時節。又追着問他。到底那天。爲甚麼要問這工兵隊的軍官。蓮史被他一問。正中了心病。不禁把臉緋紅起來。湯司是個聰明的人。早已瞧科。便趁着取笑他。只說蓮史的祕密。他都已知道了。還是不要瞞他。到可以相助一臂。哄得天花亂墜。蓮史只當是真的。不禁脫口問道。真麼。這是誰告訴你的。湯司笑道。這人便是你心坎裏人的朋友。叫做黑汶。蓮史一驚道。黑汶嗎。湯司點

首道。是。呢。這。人。對。你。恐。怕。也。不。懷。着。好。意。蓮。史。聽。到。這。裏。覺。得。有。些。局。促。不。安。湯。司。又。道。你。也。見。過。黑。汶。麼。這。人。倒。也。可。算。得。小。說。裏。的。人。物。你。看。他。具。着。拿。破。崙。的。鼻。架。的。容。貌。有。着。梅。爾。斯。險。惡。的。心。腸。據。我。所。知。的。他。平。生。就。犯。過。三。件。罪。名。湯。司。講。到。此。地。忽。道。蓮。史。姑。娘。這。麼。你。面。色。也。變。了。蓮。史。連。忙。背。過。臉。去。道。爵。爺。我。頭。痛。呢。我。想。現。在。時。候。也。不。早。了。我。還。要。去。找。老。夫。人。陪。他。回。去。等。刻。兒。再。會。罷。說。着。便。珊。珊。的。立。起。身。來。離。開。了。湯。司。心。裏。非。常。的。難。過。暗。想。黑。汶。這。人。不。料。竟。是。這。樣。的。所。以。他。回。來。的。時。候。心。裏。甚。是。膽。怯。從。前。單。望。和。黑。汶。相。見。一。面。這。時。候。却。只。望。他。不。來。誰。知。回。到。寢。室。坐。不。多。時。黑。汶。已。是。推。門。而。進。他。雖。則。殺。了。夫。人。却。一。點。也。不。放。在。心。上。面。色。甚。是。鎮。定。蓮。史。却。已。顛。巍。巍。的。立。了。起。來。道。你。來。了。嗎。黑。汶。把。頭。一。點。道。我。剛。在。夫。人。房。裏。他。已。是。死。了。蓮。史。大。駭。道。怎。麼。誰。死。了。黑。汶。不。動。聲。色。慢。慢。的。道。夫。人。死。了。老。實。語。我。剛。和。他。要。求。一。件。事。誰。知。他。膽。小。一。駭。就。死。了。蓮。史。此。時。不。覺。失。色。望。着。黑。汶。心。想。湯。司。伯。爵。剛。才。說。的。這。人。心。裏。最。少。有。三。件。罪。名。這。話。真。是。不。錯。黑。汶。恰。毫。不。在。意。慢。慢。的。把。他。要。求。夫。人。的。原。意。告。訴。了。他。蓮。史。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黑。汶。心。裏。愛。的。不。過。是。金。錢。自。己。倒。做。了。他。的。傀。儡。如。今。和。一。個。殺。人。的。兇。手。覷。面。相。對。這。人。又。是。自。己。寫。信。教。他。來。的。一。旦。事。發。自。己。少。不。得。也。脫。不。了。干。係。想。着。後。悔。不。迭。不。禁。哭。了。起。來。黑。汶。倚。着。窗。子。把。兩。手。叉。在。當。胸。兩。隻。漆。黑。的。眼。睛。注。着。蓮。史。那。副。形。狀。直。似。拿。翁。轉。世。任。是。你。蓮。史。萬。斛。淚。珠。也。動。不。了。他。鐵。石。的。心。腸。既。而。說。道。我。如。今。來。見。你。也。不。爲。着。別。的。只。要。你。引。我。出。去。不。致。被。人。覺。着。那。一。切。的。事。我。都。獨。自。當。承。不。再。連。累。及。你。蓮。史。這。時。正。巴。不。得。黑。汶。早。點。出。去。連。忙。取。出。一。個。鑰。匙。來。遞。給。黑。汶。道。那。暗。室。裏。面。有。個。祕。密。門。戶。你。這。要。拿。這。鑰。匙。去。開。了。

就可走出大街。我總算懊悔認得了你。從此兩絕。不要再來擾我。你的事。我也替你守着秘密。絕不告人。黑汶微微一笑。接過鑰匙。出了蓮史寢室。步下盤梯。見那屏風上面。燈光正照在老夫人的面上。變成一種死灰的顏色。甚是可怕。黑汶也不理會。逕自走進暗室。摸索得暗門。投入鑰去。一開。裏面恰是一條盤梯。走下盤梯。又是一重門戶。黑汶又照樣開了。只見一片殘月。已是照了進來。黑汶走出大街。迴身把門關了。向天一望。已是平明。不禁歎了口氣。便自走回他的寓處。心裏恰還想着。可惜這老嫗死了。那三隻紙牌。竟從此不傳人世。

(五)

第三日的下午。黑汶穿了一套喪服。走入一個修道院來。這天正是菲奴伯爵夫人入室的日子。殯宮就停在這個修道院裏。那夫人已是八十多歲。應該死的人。因此倒也沒人疑心到別的上。只是黑汶心裏不安。唯恐夫人死後。魂靈來和他滋擾。所以特來展拜。也算是他懺悔的意思。那時教堂裏人已擠滿了。廳上掛了一幅夫人的遺容。一批子孫親族。都是穿着重孝。黑壓壓的塞滿了一屋子。恰沒有一個哭的。黑汶走到靈邊。心裏懷着鬼胎。兩隻膝蓋不由的已是跪了下來。口裏又暗暗的祝告了一會。方才抬起頭來。忽見那畫上的遺容。一隻眼睛忽然閃動起來。停會兒那隻眼睛也開了。開來似乎對着黑汶。在那裏笑。黑汶這一驚非同小可。不覺大呼一聲。一個身子撲的倒了下去。這天黑汶回來。又驚又駭。頭腦沉沉的。再也抬不起了。便和衣向床上一倒。等到醒來。已是半夜。滿房子照着月色。分外清楚。黑汶合着眼睛。想要再睡。却已睡不着了。只得拗起身來。忽見窗門外面。似乎有一

個人伸起頭來向他一望。黑汶週身打了一個寒噤。連忙再看。已不見了。隱約聽得隔壁複室的門開了。黑汶心想大約總是他的僕人。又在那裏噙醉了回來。但聽那腳音恰又不像。正要問時。誰知自己的房門也是砰的開了。走進一個女子來。月光底下看得明白。黑汶不禁大叫一聲。直往床裏躲去。原來來的不是別人。竟是已經死了的菲奴夫人。滿身穿着白衣。慢慢的走到床邊。道：「黑汶，你不要駭。我是來了。我心願的。你可記着三七么。依着次兒賭去。但是每念四點鐘。只好押一張牌。押完三張。你便終身不許再賭。我的死。也是我壽數該絕不來。怨你。但是你日後恰要娶蓮史爲婦了。我一樁心願說着。把身子一動。就不見了。黑汶這時滿身都是大汗。先還駭怕。後來一想。不覺大樂起來。凡人只要知道了這三隻紙牌。怕不立刻就變成了個富翁了麼。」

(六)

格致家云。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位。決不能容兩件物體。若那心理學家說起來。便是一個心坎裏。同時再不能有兩個心。念黑汶此時所念。却只得三個大字。便是三七么。就是做到夢裏。也都是這三個字。但是黑汶操了這個必勝之權。也要有個使用的去處。俗語說得好。時來運至。這時有個莫斯科的富翁叫嘉林斯的。平生最愛的賭。每月裏總要到彼得格勒來住幾日。他一來了。那些王孫公子。時下少年。都寧可捨了他的情人。趕到他寓所裏去。嘗那賭的風味。這時却又到了。黑汶便由洛瑪的介紹。也同到他寓所裏來。那時廣廳裏面。已叢滿了人。也有打惠斯特的。那些少年軍官。恰都圍着嘉林斯。在那裏鬥一種最新式的葉子戲。原來這個牌。每人只拿一張。莊拿兩張。若是和莊家第一張一樣。便算輸。

了。若是第二張和莊家一樣，那就贏了。莊家便要賠錢。要是兩張都不相同，便算沒有輸贏。當下黑汶坐了下來，看了幾牌，便從一個胖子的後面伸過手來，向着嘉林斯道：「先生，也能給我一張牌麼？」嘉林斯堆着滿面的笑容道：「好，說着就拿一張，給了黑汶。黑汶一看，果然是個三，便將牌在桌上一覆。」嘉林斯笑道：「先生，你押注多少？」黑汶道：「四萬七千。」嘉林斯不覺一愕，那合局的人也都回過頭去，看那黑汶。洛瑪更是詫異，心想：這人今天莫是癡了，却又不好阻他。這時黑汶又道：「嘉林斯先生，我這個數目行得麼？」嘉林道：「行是行得，但是……」黑汶道：「敢是這裏的規矩，都是要現的？」嘉林斯連忙笑道：「是呢，其實先生的說話也是一樣，不過有了現金，便好算些。」黑汶更不答語，取出一張支票，放在桌上。嘉林斯翻出第一張牌來一看，恰是個十。當時自然不免有幾個人輸了，爭着數錢。黑汶也不理會，等他第二張牌翻出，却是個三。黑汶此時得意非常，把那紙牌一攤，道：「贏了！」這時滿屋便起了一片喧聲。嘉林斯也微微把眉一皺，道：「先生敢要現金麼？」黑汶道：「也好。」嘉林斯便取出一疊鈔票，數了四萬七千盧布，遞給黑汶。黑汶若無其事，把鈔票向袋裏一塞，走到櫃上，喝了一杯檸檬水，便自回去了。次日晚上又來，大家却已盼望了他多時，連那個胖子也立起來，讓坐。黑汶一取，竟是個七，便將他的九萬四千盧布儘情押上，等到開出來一看，果然又是贏了。這一回大家竟是起了一片詫異之聲。連嘉林斯的笑容也都隱了。到了第三天，大家竟不再賭單。那黑汶到來，和嘉林斯決一個勝負。一會兒黑汶果然又來了，入局坐下。那些打惠斯特的打撲克的，都停了局，圍到黑汶身邊，萬日一的單，看他的勝利。黑汶取牌在手，把他儘有的家私一併押上，滿屋子一點聲息也無。那情形竟和決鬥一般，只見嘉林斯顫兢兢的翻開看的紙牌，道：「女皇么？」這時黑汶

心○花○盡○放○也○不○及○翻○他○的○牌○把○身○子○一○伸○道○么○麼○贏○了○嘉○林○斯○替○他○揭○開○紙○牌○滿○面○堆○下○笑○來○道○先○生○輸○了○是○個○女○皇○呢○黑○汶○大○喫○一○驚○連○忙○取○牌○在○手○一○看○原○來○竟○是○個○女○皇○那○一○隻○眼○睛○慢○慢○的○張○將○開○來○向○他○一○笑○這○神○氣○竟○和○菲○奴○夫○人○一○般○黑○汶○不○禁○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咳○可○憐○可○憐○如○今○我○做○書○的○時○候○那○黑○汶○已○是○進○了○瘋○人○院○了○終○日○坐○在○十○九○號○房○裏○也○不○會○笑○也○不○會○哭○只○伸○出○他○的○左○手○道○三○七○么○三○七○女○皇○

(完)

定 盦 遺 文

與吳虹生牋

晤馬止齋細商榷。又查明史詩會中不錯。沈歸愚亦不錯。三關卽山西也。徐星伯先生註三關下云在大同外。大錯。三關者雁門寧武偏頭也。在太原之北。大同之南。不在大同外。本朝君臨蒙古。大同外鄂爾多斯通職貢。明時九邊大同已屬極邊。豈復有外哉。惟三關在大同內。謂之山西亦可。謂之太原亦可。明史作太原。廣輿記作三關。其實一也。其延綏當統以榆林。榆林地名。古又近邊。延綏在內。榆林在外。以榆林爲主可也。山西三關得爲九邊之一。猶宣化之有居庸。所謂重門疊戶者也。鞏祚白事。

虹生几下。

偵探小說

賊

習

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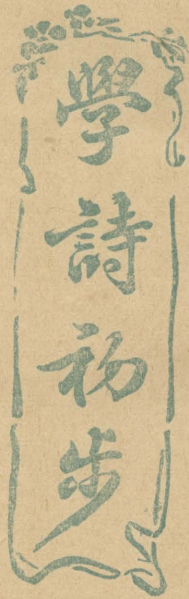


學詩初步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
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
能詩之目的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
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賊習慣

其說

余方枯坐室中。吾僕以名刺進視之。頗猶豫。厥名哲司。渠爲商界中人。當倩吾偵探商界之事。吾前此向爲法國政府偵探於若輩。商界中人皆無所諳。然素知商人至吝嗇。刻薄其鄙賤之態。恆令人見而作嘔也。名刺書曰班德姆哲司。此名人皆知之。英倫各處皆有其醋漬菓之廣告。此項廣告至夥。而其顏色則皆以淡紅及青綠爲之。易引起觀者之視線也。吾曾未一嘗其味。且當永不嘗之。吾膳於法人所開之飯館。此館不用斯物。吾殊疑此酸漬菓之味果能盡如其告白所言乎。蓋商人每於廣告上力誇其物品之美。製造之精。不惜工本。力求美善。此等虛言令人見慣實則其物品至惡劣。祇知漁利耳。今者此商人踵門求見。倘其意欲吾購買是物者。則大誤矣。然勿論其來意何如。識面後自能知之。乃謂吾僕曰。可導此君入客入。吾錯愕良久。來者爲一少年。衣冠整齊。爲蓬德街著名縫紉店所製。言時談吐復文雅。殊非庸之商人。問余曰。君卽滑爾孟先生乎。吾僕方爲客端椅。吾卽指椅令坐。曰。然請足下道來意。哲司曰。吾爲律師。居泰勃兒街。前數日忽出一事。來此求教也。吾之來此。實由一友介紹。余曰。令友吾識之乎。哲司曰。君恐不識之。吾友亦爲律師。與吾同屋而居。萊痕特卡兒是其名也。余曰。是名吾誠所未聞。哲司曰。吾友之介紹。非因與君有素。君若允爲余辦此案者。請謹守秘密。至於用費幾何。非所計也。吾不語。但頷首答之。蓋秘密一事。偵探家之習慣。不足爲奇。哲司少停復語曰。二十三日之晚。吾邀友六人。小宴於寓所。吾可信此六人中無一鄙夫雜居其內。固僉爲上流之人物也。是夕吾赴某處之會。返寓所時。六客皆已

先吾而至。吾僕約翰生已爲吾豫備食時所用之衣於更衣室中。吾卽忽忽卸去身上外衣。覆置餐室之椅背上。約翰生與吾皆未之覺。吾常日下午赴會之外衣皆不製裏袋。獨此衣則有之。緣吾日間在父親廠中助其視事。吾父爲製造商人。其名當早邀鑒。悉至下午。吾卽自廠中駕車赴會。故未暇返寓更衣。外衣之裏袋中有小紙包。夾以硬紙版兩枚。而約以橡皮帶兩紙版中。又有英倫銀行二十鎊之紙幣五紙摺疊其中。吾以外衣置椅背上時。裏袋適向外。向紙幣之端外。露宴將畢。客中一人見之。笑語諸客觀之。且調侃。余謂余爲富有。吾僕約翰生見之。卽取衣去。置來賓置物室內。諸客之衣冠行杖亦皆置此。吾意約翰生當置吾更衣室中。特厥後約翰生言。初未知外衣爲吾物。以爲此衣乃屬於笑言之客者也。諸客既去。約翰生來言。客乃忘取其外衣。外衣仍在置物室中。特袋中之包已不見。尋覓至今毫無跡兆。余曰。食時肴饌當自室外傳入者。信乎。哲司曰。固也。余曰。傳食僕役爲數幾何。曰。二人。此二人者。吾常僱之以助吾事。特膳未終時。二人卽已離吾寓去。爾時尙無人覺吾之大衣在餐室中。余曰。是二人曾入置物室否。曰。未也。是二人吾信其必無可疑之地。余曰。爾僕約翰生……哲司曰。約翰生者。侍余有年。若彼欲竊取吾物。則多於一百鎊。亦至易取去。而其人至忠實。脫非渠所有。雖一辦尼。吾亦未見其私取也。吾曰。哲司君能以是夕諸客之姓名見示否。曰。可。司團子爵坐吾右。首泰潑爾。爾君坐吾左。首亦貴族也。約翰賽克勒君坐其左。亦爲貴介。坐約翰君之左者。則爲櫻格士君。司團子爵之右。則萊痕特卡兒。特卡兒君之右。則茵尼士君也。吾且聽且以諸人坐位依次繪紙中。并書姓名。其上問曰。先見外衣而笑語諸客者誰乎。曰。萊痕特卡兒也。余曰。置物室有窗可外眺乎。曰。有二。余曰。是夜窗曾關閉否。哲司曰。是則吾未審。

然約翰生當悉之。君意賊自窗入。鄙意殊未以爲然。當時吾等方宴聚鄰室。高談喧笑。賊聞人聲。宜退避。三舍。又安敢入。且吾所居。又在三層樓中。賊頗不易由窗入。吾外衣置物室中。纔約一句鐘。囊中物。卽已不見。竊之者。當知約翰生之。以衣置室中也。余曰。是亦近理之見解。君自失鈔後。曾以語人否。曰。但特卡兒知之。噫。尙有一人。卽吾僕約翰生也。吾與哲司交談至此。特卡兒之名。已入吾耳。四五次似較他人。爲特異。不禁有所疑。乃曰。然則君何必以此告之。特卡兒者。曰。特卡兒與吾同居。渠居在樓下。特卡兒君子也。吾與之交深。且渠又爲笑語諸客。謂吾富有之。第一人。吾曰。渠聞信時。作何狀。哲司狀似不耐。曰。君注意及特卡兒。誠大誤也。特卡兒無論若何必不至。爲此等事。余曰。渠聞君被竊。亦驚愕否。哲司縐眉。潛思少頃。乃答曰。否。以吾思其狀。似預知吾將告以此事者。余曰。君不異之耶。哲司曰。吾心旋轉如輪。亦不知何謂。異與不異。而疑及特卡兒。則至不近理。惜君未識其人。若識之者。則當知吾言之不謬。特卡兒出自巨族。渠決不爲此。余曰。君處各室。皆已尋遍乎。不致遺落於室隅桌下乎。曰。皆已遍覓。吾之居室地上。殆無方寸地。不爲吾與約翰生檢查過。余曰。鈔票之號碼。君憶之否。曰。憶之。翌晨。吾卽至銀行中。問得其號數。且囑銀行勿兌此幣。而此五票中。亦無有一票。曾至銀行取兌。竊之者。或於他肆中。兌換。未可知也。然此事。我不注意。頃曾語君失款。非所介介。惟此款。所以失去之。故令余不安耳。君若能爲吾探得其故。則用費。雖倍於所失。亦所不吝。言已起立。吾送之出門。并告以必竭力爲君探取此中奇祕。吾爲之偵察。數日。渺無所獲。今但以簡括之語言之。吾自查詢約翰生後。卽自決約翰生與侍膳之二僕。確爲無罪。室內之窗。賊亦斷不能入。吾遂不能不疑竊物者。爲客中之一人矣。而六人之中。最可疑者。爲萊痕。特卡兒。

蓋爾時渠需欸正孔亟也。乃密跡之一日。特卡兒外出未返。吾潛至其居。以金鎊賄其僕。耗勃耗勃受之。略無遲疑。而吾自其口中探得之語言。乃不值此金鎊十分之一。且渠遇余。禮至不週。方立談頃。有酒肆夥鼻香檳酒一巨箱。入行經吾等所立處。此酒之商標爲市間至貴之一種。非廉賤如英國皮酒者也。萊痕特卡兒雖身爲律師。而近來營業惡劣。方兩星期前。乃其囊金告罄時。今又何來巨欸。購斯巨箱香檳。吾終不能探得耗勃口中之滿意消息。乃輿辭而歸。翌晨。自郵局送來一精美郵片。吾觀之。竊詫訝。上書曰。萊痕特卡兒拜上滑爾孟先生。謹頌康吉。先生有暇。可否請於明晨十一時。駕臨敝舍。此上噫。特卡兒殆已知吾躡跡。其後抑其僕告以吾曾往探查乎。不久自能知之。次晨卽如期往。特卡兒自出迓余。爲禮至恭。不如上日。乃僕之慢客矣。爾時耗勃不在。當爲其主遣之出。特卡兒以至欣悅之容。謂余曰。滑爾孟先生乎。先生能踐賤約。欣幸無既。吾輩村居。卽爲村禮。爲時尙早。顧先生能一嘗法國一千七百八十年間所釀之香檳乎。言已。卽自箱中取酒出。此箱卽吾於前日見店夥送來者。頗恐進此酒後。亂吾神思。則事敗矣。無已。惟少嘗之。當勿過飲。觀此少年敬客之狀。卽可卜渠必欲醉吾以酒。而後有所求於吾。此求萬非吾所能允諾者也。語之曰。君欲示吾以君爲法種。顧吾已知君實英蘭巨族也。特卡兒張兩手作巴黎人恆態。曰。噫。英蘭乎。支幹固屬英蘭。而其系則殊不屬。是言已。傾酒吾杯中。復自注一盞。呼曰。吾家自一千零六十六年時。卽離法至此。飲此爲法國壽。吾見其高呼不禁。失笑曰。一千零六十六年乎。距今不已甚遠乎。曰。雖然。光陰至迅。有謂度年如日者。又安可謂其距今必遠。數百年如數百日耳。吾遠祖皆善爲竊所竊。且至巨。他國土壤常於不知不覺中入其掌握。人以得勝軍號之者是也。吾等私心皆私慕大。

賊小賊則常爲人偵獲不足道也。妙手之賊常能自隱其跡，世界公理所僱之獵犬欲嗅得其跡不其難乎？君爲法人中之傑出者，必能表此同情。有時君或力抑一賊於地，君亦必備受無形之痛苦也。吾笑曰：特卡兒君君以傑出二字見加，愚不敏不敢受此殊獎。罪案者社會上最險惡之事也。特卡兒曰：旨哉此言。滑爾孟先生君聰明人也。設今有一事君聞之，必有所觸動。蓋有人於此，忠厚長者也，適有急需要用，他人則腰囊飽滿，藏而不用。滑爾孟君此事之結果爲何如者？此人將束手待斃乎？抑一時喪失其忠實，挺而走險乎？吾聞特卡兒作此數語，驚訝殊甚。此數語者其自承之罪狀乎？語之曰：特卡兒君，吾職在偵探，罪犯實不能伴君作臆造論理之談。曰：滑爾孟君，君言誠是法人中之端重。如君者，吾第一次覲之矣。吾得遇端重君子，私心至幸。君既受人之托，則偵探罪犯固其責也。吾自以爲能助君，故有今晨之邀。滑爾孟君容吾爲君加酒。吾搖手曰：特卡兒君，僕飲量不安，乞君止之。可矣。特卡兒曰：何謂也？君意今日之主人其罪惡亦如賊耶？吾駭然自覺，漸露不安之狀。特卡兒則仍爲其無心之笑，謔似毫未介意。以酒自注杯中，吾不知何言而後可繼，乃掩以他詞。曰：蒙君紹介，哲司君於吾至感大德。然君能容吾一問，君何由得悉賤名者？曰：噫，大名鼎鼎之滑爾孟先生，人孰不之知者？吾覺其言似含諷刺，因大疑其嘲我。脫此少年人果爲愚弄我者，則渠未逸去以前，必得不善之結局。忽又復其平常之狀，曰：吾但提及吾中表格，拉德士特卡兒夫人之名，爾當能憶此案。而明吾何以介紹君於哲司之故矣。言已，又爲吾注酒。吾微啜之，已而長歎。吾目中之賊已可決爲是人，而渠待我又如是契厚，吾將往告其友，謂此人卽竊其欸者乎？果爾，則吾何以對其深渥之情？爾時吾坐於桌端之椅上，渠則高坐桌沿，搖擺其足，狀至閒適。繼忽躍下。

移一椅近桌前。以白紙一方置桌上。復由火爐架上取信件一裹。外夾以硬紙版兩片。又束以橡皮帶。其形狀與哲司所言失去之物正同。乃去其橡皮帶。以帶及紙版擲桌上。吾所以爲函件者。則仍在其手中。



與余對於此案一人而二人而一者也。哲司曾告君謂此案除君外惟有吾與渠知之乎。余曰誠有之。

余曰。或者如是。但吾受哲司君僱用。未得其允許。吾又烏可擅將探得之情。宣之他人。特卡兒笑曰。哲司。特卡兒曰。卽此可知君於此人。是否有罪。尙在疑惑中。未決也。

高呼曰。滑爾孟君。君訪察吾至愛之友之案者。已數日於茲矣。哲司者。吾好友。亦世界善良人類中之一也。余曰。渠之於足下。亦如是云云。曰。然則吾至感之君之探訪此案。所最注意之點。爲何。可示知否。余曰。吾所注意者。恐不止一點。已。特卡兒曰。注意於一人乎。曰。然。曰。此人爲誰。余曰。此際不能相告。尙乞諒我。特卡兒曰。卽此可知君於此人。是否有罪。尙在疑惑中。未決也。

願吾所處境實至爲難決不能以此人之名奉告特卡兒曰誠然吾亦不更强君吾於此案亦至注意且吾之心理或與君同恐君未之知也余曰未知然甚樂一聞高見君心中亦曾疑竊者爲誰否曰有之余曰能語其名否曰不可吾等今且逐層細加研究失物之室已經君之檢察膳室亦已檢過今且先言膳室室中有桌室隅之椅卽大衣所置處也桌之端卽主人坐桌左之人皆背向椅吾則適於桌右之中若椅若衣若鈔票皆爲吾見且揚言令渠輩觀之今更言竊鈔之主動原理苟案爲謀殺也則其主動當爲妬恨復仇盜物而此案爲失竊則竊之者必爲賊或爲忠實之人逼於不得已故出此卑鄙行徑滑爾孟君亦以吾意爲然否余曰君之見解誠入理且與吾意如出一轍也曰善哲司君所邀客中斷無有賊既無賊則吾等當一覓此中誰爲困極需款之人矣設六客之中有一人焉適因手頭拮据而必須於某日需款以應急故不得已而爲此事君亦以是說爲然否余曰然曰第一人爲司團子爵富有沃地二萬畝其入款確數人且不得而知又何致爲竊泰潑爾冒兒則爲法官更可勿說約翰賽克勒亦富翁茵尼士君亦素封櫻格士君爲箸述人其書之銷路至廣入款亦鉅渠更時登舞臺演劇爲社會所歡迎以上諸人皆可刪以鉛筆或橡皮矣滑爾孟君以爲何如余曰誠不謬特卡兒曰聞君言令人心滿意足六人中祇餘其一則萊痕特卡兒也萊痕特卡兒者卽吾等曩所言巨賊之後裔也吾急曰特卡兒君吾實未言之特卡兒曰君勿更拘拘於俗禮吾等言事就理而尋耳萊痕特卡兒者吾殊疑之君知彼二十三日以前特卡兒所處之境爲何如乎吾不能答特卡兒則仍以其童穉之目向余熟視而笑見余不答則曰不知乎吾曰否不幸乃知之知君於二十三之晚囊空無一辦尼矣特卡兒狂笑曰滑爾孟君勿打誑語爾

時○吾○尙○有○六○辦○士○之○銀○幣○一○枚○一○辦○士○之○銅○幣○兩○枚○半○辦○士○之○銅○幣○又○一○枚○也○君○何○以○囊○空○無○一○辦○士○誣○之○母○乃○罪○過○余○曰○蓋○我○聞○特○卡○兒○君○購○香○檳○一○箱○於○倫○敦○之○開○美○洛○酒○經○理○處○商○人○則○不○得○現○資○不○肯○送○來○故○知○渠○已○囊○罄○特○卡○兒○曰○果○有○之○君○見○此○香○檳○送○來○時○適○君○與○耗○勃○立○談○也○滑○爾○孟○君○乎○竟○有○人○甘○冒○不○韙○行○竊○而○購○此○美○酒○寧○非○佳○話○美○哉○美○哉○吾○等○當○更○浮○大○白○以○助○此○佳○話○余○曰○乞○君○見○恕○不○能○更○沾○一○滴○矣○特○卡○兒○曰○君○毋○慮○香○檳○酒○中○若○攙○有○藥○劑○者○必○勿○能○遁○形○君○既○不○飲○則○可○屏○去○君○於○特○卡○兒○之○困○更○得○有○他○據○以○證○之○否○余○曰○實○不○欺○君○有○之○吾○知○渠○負○欠○至○七○十○八○鎊○久○未○償○債○主○逼○之○謂○若○二○十○四○日○仍○不○能○償○者○則○且○破○其○產○後○渠○忽○得○此○款○清○償○所○欠○償○欠○之○日○不○在○二○十○四○而○在○二○十○六○特○卡○兒○君○至○律○師○處○懇○其○寬○此○兩○日○之○限○者○也○特○卡○兒○曰○君○又○誣○人○矣○渠○所○請○於○律○師○者○更○寬○三○日○也○非○兩○日○也○誠○然○境○困○如○特○卡○兒○且○懼○破○產○寧○冒○險○以○自○保○矣○夫○破○產○者○天○下○至○可○悲○之○事○也○滑○爾○孟○君○吾○等○之○搜○索○已○告○成○矣○言○已○又○飲○吾○頗○爲○之○志○忒○而○特○卡○兒○仍○未○嘗○稍○斂○其○笑○容○曰○君○於○是○案○頭○緒○已○得○有○多○少○吾○殊○未○知○雖○然○凡○爲○商○界○或○政○界○中○人○皆○不○輕○易○將○其○消○息○宣○洩○况○偵○探○耶○君○觀○之○吾○肘○下○之○紙○皆○爲○收○據○及○來○函○此○物○必○能○使○君○見○而○大○異○此○信○爲○律○師○致○余○恫○余○以○破○產○之○語○此○收○據○爲○二○十○六○日○律○師○與○余○者○此○信○又○爲○酒○商○拒○不○送○酒○之○信○此○收○據○乃○酒○商○收○酒○資○時○所○發○者○餘○皆○少○數○之○收○據○也○吾○今○以○鉛○筆○加○其○總○數○於○此○九○十○三○鎊○七○先○令○四○辦○士○更○一○檢○驗○吾○囊○中○所○有○五○鎊○之○幣○一○紙○一○鎊○金○幣○一○枚○十○二○先○令○及○六○辦○尼○之○銀○幣○更○有○兩○辦○士○爲○銅○幣○也○噫○吾○目○果○不○病○乎○然○則○其○總○數○爲○一○百○鎊○矣○十二辦士爲一先令此○數○卽○哲○司○被○竊○之○數○也○余○曰○特○卡○兒○君○恕○余○無○狀○火○爐○架○上○非○尙○有○金○鎊○一○枚○乎○特○卡○兒○迴○首○視○之○狂○笑○不○可○忍○此

笑爲吾等開談至此所未曾有者曰天平吾竟全然忘却此金鎊乃君物也余曰我物乎否否曰固君物也此金鎊乃日昨君行賄吾僕者也耗勃知吾貧故受君賄以爲是當可濟吾之急耗勃者吾之忠僕渠爲吾家所有抑吾家爲渠所有吾乃不能辨別之君於巴黎城中百覓不得如此忠心之僕渠之忠誠與君賄渠之眞金相仿且更有可證吾竊物之據在則硬紙版與橡皮帶君可將去令哲司細認之當無誤若君欲賄耗勃而得此罪證者則雖罄君之囊亦不可得吾今日已豫遣渠他去恐渠一時英人暴躁之性發作且毆君也余曰特卡兒君君所言者令人信服不疑……特卡兒笑曰固也吾亦自以爲如是余急曰吾言未已我言令人信君非竊鈔者也曰嘻信乎是則如風之轉向矣人知之將笑吾曰天下無此蠢物自招滑爾孟而宣其罪跡如此君者也卽君以此告哲司哲司亦不輕信渠若聞君語第一言必問君曰特卡兒胡爲不告貸於吾而必行竊耶君必無言以答是卽未完全之點也吾若向哲司告貸哲司必慨然諾之卽哲司知吾困極時亦必向其告貸也余曰特卡兒君君乃與吾爲戲矣特君之戲吾微論其爲君之習性抑此美酒所致吾必恕君願尙有一事爲吾所深信者則吾以爲君必知竊此鈔者爲誰也曰吾不知之吾但疑之耳余曰君能以所疑之人見告乎曰不能不能吾今可有權注酒君杯矣余曰誠如君言吾爲君座上客矣特卡兒且傾罇且曰美哉此答吾將告君以偵此人之跡軌君可先一探銀湯勺之故事吾愕然曰君醉耶銀湯勺之故事耶此語云何也特卡兒曰吾非醉吾當較君爲醒所謂銀湯勺之故事者卽探此案之小引也君可至泰潑爾外之弗列脫街執路人而詢以銀湯勺之故事此故事但言二人及二銀勺君若得悉此二人爲誰後卽可知其中一人非竊鈔者一人則吾可保其爲竊也

余曰特卡兒君言奧妙不啻隱謎令人不解特卡兒曰吾與語者爲滑爾孟先生又安可不奧妙余曰君不啻示吾以途令吾解釋此中奇祕敢不敬謝飲此爲君壽特卡兒亦曰敬爲君壽更有一事哲司知之必不以告君而君又不可不知者方渠告吾失竊時吾破產之念又起怒呼曰吾得此者事濟矣爲賊竊去毋甯爲余得之也哲司詢知余窘狀卽以百鎊紙幣一紙強余受之卽清償所欠尙餘六鎊十二先令八辨士卽頃問示君者是也

吾別特卡兒出至里震街之咖啡館命黑咖啡默坐而思銀湯勺之故事渠笑語吾使吾執途人而問之則此銀湯勺之故事與此案必有非常關係吾苟執途人而問之曰何謂銀湯勺之故事此人或懵然如我不知所對且將疑我爲狂而斥其不禮乃徐徐進咖啡此黑咖啡大佳能增長吾腦力特卡兒謂銀勺故事但繫屬於兩人兩人之中有一人卽爲竊百鎊鈔票者而竊鈔票之人吾決其卽爲六客中之一則此銀勺故事中之一人卽二十三夜哲司所延六客中之一人矣特卡兒狡獪不以見告吾若往乞其以此故事告吾者則明明自承其無偵探之才力吾身爲偵探且辦事之名亦殊不惡若往求懇於此少年甯非大失身分無已其惟問之哲司乎銀勺之故事特卡兒意幾謂途人皆知之吾旣決定銀勺故事中之一人卽爲六客中之一則哲司與此六客均有素途人且知之又烏有哲司不之知者乃忽忽畢飲僱車復至泰潑爾哲司適在所居寒暄已渠第一語卽問曰所事如何耶吾應曰事大着手若君能以銀勺之故事見告者則一二日後事可立竣哲司似未諳吾意問曰銀勺故事乎余曰然此事乃繫屬於兩人及兩銀湯勺者吾欲一聞此事也哲司更茫然如墮五里霧中曰君所言者我全然不解所謂君能以顯

而易明之語見告否吾曰至顯明者祇此矣哲司默思良久曰誰告君者吾曰告我者爲萊痕特卡兒君曰特卡兒曾言此乃渠身歷之事否余曰渠未告我以此此乃渠身歷之事耶否耶請速語我曰若爲渠身歷之事則我已憶之約兩月前渠於此曾試演一極不可思議之幻術吾曰幻術與銀勺有關係否曰其爲勺爲叉抑爲何物吾已忘之質言之似屬於此是夜吾等方宴於此渠漸談及某音樂堂之演幻術者其技若何精絕實則此種淆亂視聽之術至易爲之乃取一勺……爲勺爲叉吾已忘之……謂能使此勺隱去而於在座之人衣中得之衆皆要求試於己身數試皆無驗後渠自言惟試於茵尼士君當可收效時茵尼士與渠對坐初頗不欲繼乃不得已允之特卡兒遂施其手術其姿態酷類普通之術人已而伸兩掌勺已不見渠謂覓於茵尼士衣囊當可得之吾等如言果得自其囊中此術誠奇絕然渠自後不復言之吾聞已曰哲司君吾謝君至深吾已見一綫日光破黑暗而入直照吾上途矣言已告別哲司尙自吾後呼曰君果因此而得案釋者聰明誠不可及也吾既至樓下徑叩特卡兒之門特卡兒自啟之其僕尙未返見吾卽曰先生歸矣乎何速也銀勺之底蘊已盡抉之出乎余曰吾已得之君與茵尼士君對坐而宴見其竊以銀勺懷囊中見其久久不取出知其意必非善遂設此狡計以警之并善爲掩飾而此銀勺亦得以仍爲故主所有吾言謬否特卡兒大呼曰善哉善哉果如君言也吾與渠交久渠每來吾居後吾輒失小物無一次不然茵尼士君者雖非鉅富然以渠之境位而言終在富字範圍之內吾則進款僅足餬口何能經人常常竊取物爲誰竊亦頗不易知吾亦未嘗以失物告彼繼乃知彼所爲銀勺所值固少然吾以爲如此當可爲其下次懲戒願渠殊不以爲意故態仍不改也二十三之夕渠坐吾右首

吾問以一語問以二三次仍不見答細審其貌不禁大駭蓋渠之視線正直穿室隅而去隨其視線所往則椅上衣囊中鈔票也吾觀其狀似全神貫注彼物中故與語竟無所聞吾乃藉調侃哲司爲緣由使人人同見此紙幣則彼且無所施其技庶幾可救渠是次之罪惡矣翌晨哲司告吾以失去鈔票吾已豫知茵尼士所爲故毫不奇訝然又無佐證故不能遽語哲司又不敢直向茵尼士加以規諫恐渠羞極而怒則事返成不美似此行爲又何異爲賊然渠實富者斷不至竊盜爲生此實爲渠一種之惡習或由幼時教育不良或因先天遺傳所致也吾知渠爲此卑鄙之舉實不能自己猶獵者之見獵心喜耳此際鈔票當仍在渠家渠屋在鉛盛敦滑爾孟君乎銀湯勺之故事果有價值於君乎抑無價值乎余曰深謝君其價值至巨曰君旣以吾言爲有價值則更有一言奉告吾作此言時膽量至巨似非我所宜有若君從吾言則請僱一馬車至鉛盛頓之可洛匯爾路茵尼士君之宅徑至其前向彼索還紙包及鈔票然向其索取時持態至須從容沉靜彼見君後當不知若何吾甚願渠能以原物交君果爾則君可以全篇事告之哲司吾乃別之出

茵尼士所居爲極巨之屋僕人引吾入一書室中茵尼士已待余於是手持吾名刺似頗詫異見吾入備極禮貌言曰滑爾孟先生吾恐實未有此幸福識君君得無誤顧乎余曰否僕來此因有所事吾前曾爲法政府偵探今則已改業私家偵探矣茵尼士曰嘻此何能與僕事者吾未嘗有事欲延偵探且又未請君也吾曰茵尼士君誠是吾實有權來此取還二十三晚君自班德姆哲司君大衣袋中所取去之紙包及包中物吾言此時意茵尼士必大駭或大怒吾已備之詎知渠竟夷然若無事曰渠欲我返之乎吾反

期期答曰。然茵尼士。卽至書桌前。啓一小抽屜。取包出。二十鎊之紙幣。五紙亦在包中。似尙未經動用。卽以與吾曰。祈轉達哲司君。此物迄今始還之。於心至歉。吾近又俗務至忙。無暇及此也。吾諾之。鞠躬而別。



嗟夫。天下乃有厚顏如是人者。乎。吾徑返哲司許。以所歷之事。一一告之。并返渠以原物。哲司自兩硬紙版中。抽出紙幣。以爲余酬。余謝以太巨。哲司則必強余。盡受之。吾乃如言。嗟夫。吾因此區區百鎊。受特卡兒。愚弄幾債事。至今思之。尙覺汗顏無地也。

餘 詩

瑞鶴仙
落梅

(叔問)

虎山橋下水問我時銷盡傷春清淚花前舊吟袂繞闌干如夢東風還是
相思未寄薦青尊高寒自倚恁飄零畫角聲中忍見送春桃李何意煙
橫雪亂數點芳心爲誰顛顛苦茵漫綴無人見斷魂地歎垂垂一樹江南
遺恨不到靈均楚佩但黃昏寫照空池兩三瘦蕊

摸魚兒

小城晚眺

(叔問)

壓危闌亂山空翠盡成衣上雲霧壞宮芳草尋常見不用凭高懷古回首
處渺一髮中原掛在斜陽樹傷春更苦想瓊島花飛玉梅簾捲天半起簫
鼓蒼茫裏時有東風雁度沈沈遼海歸路已憐柳色悽羌笛猶報玉關
春阻江上暮又落絮吹愁散作千家雨吳魂自語但滿地驚波兩三點雪
棲老舊鷗鷺

偵探小說

司

機

人

著名說小今古

貧之學
根饋界

寶之說
藏大部

說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
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
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
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

意魯魚亥豕訛奪眯目讀者往往生
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
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
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
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
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
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
游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
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册
定價洋八元

外埠 郵費 每部 四角

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
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
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
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
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
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
點亦便

上海 文華 書局 發行
各省 中華 書局 代售

乾萊據汝所言當汝駛車經奧克森站及梅星赫站之間嘗髣髴見一老人橫臥於軌道之上其事信乎言者爲蘇格蘭場偵探長霍勃語時日光灼灼注視余面余莊容應曰信也吾明明見之初非恍惚霍勃曰汝謂既見其人然以車行迅疾倉卒不及停止此亦確否余曰良確蓋其人臥處適當奧克森站隧道之口車馳既驟咄嗟殊不能停止一剎那間已橫轢其體過矣霍勃曰汝見臥人之際何以汝同車火工獨未之覩亦有說乎余曰彼方添煤於爐俯而未見及吾覩狀喊呼則車身已入隧道口矣霍勃點首曰理亦近似迨汝車抵梅星赫站卽以所見報告而站中聞耗立時遣人往驗吾言然乎余應曰洵如君言霍勃曰君亦聞檢驗之人四察無異非特不得屍骸且無血迹事乎余曰此亦聞之霍勃曰然則奇矣試思兩站相距不逾十五英里一往一還但半小時已足使汝車果輾斃一人奚爲於俄頃之間百索都亡迹兆其故何歟余吶然答曰事誠足異然吾言一一實也霍勃聞言探懷出一小冊握筆紀之且紀且斜睨旁坐之總管總管不耐引兩手相搓顏色悻悻似怒余覩狀大恐深懼吾詞弗信終失所職惴惴不止蓋余執火車中司機之役閱年已多奉職殷殷素無隕越惟邇日以來歷遇詭異爲總管所疑慮余有神經之疾不復勝任以是停止余役召偵探力究余事而此時詢詰實關余職之去留關繫鉅也少選霍勃復曰乾萊今吾當詢汝第二事矣汝言事後三日車經梅星赫隧道之中復有紅光閃爍陡現車前汝果確見之歟余答曰然吾實見之霍勃曰此紅光起時彼火工亦未見乎余曰爾時吾伴方俯閉火爐之關

目觸火光。每致。謎不見物。且光起旋滅。不過兩秒鐘也。霍勃曰。汝見此光。卽意爲危險之表示。遂立停制。汝車止不復前。然乎。余復領首然之。霍勃曰。比汝停車。四覓果一無見乎。余曰。未見一人。卽管車司事。旋至詢余。余告以停車之故。據言亦無所覩。霍勃曰。怪哉。然則汝於事後駭異。復報告站中諸人。嗣雖多方偵察。卒不知光起何由。猶諸彼臥軌之人。百索無跡。同一幻祕。寧非奇乎。余聞言。囁嚅對曰。雖然。此非吾過。幸先生亮察。霍勃不卽答。撫頰若有所思。已突詢曰。乾萊。汝固戒飲者乎。余曰。如先生言。吾素不嗜酒。霍勃曰。汝亦有宿嫌之人。或情愛事耶。余曰。無之。吾已娶矣。霍勃微哂。又曰。今當叩汝以第三怪事。此著較前兩事尤奇。豈句語至此。總管似不復耐。乃屢言曰。密司脫霍勃。恕吾鹵莽。吾時寶貴。殊不能耐此絮絮。凡君所詢。吾均已前詰。乾萊。無謂殊甚。且句語次。霍勃亦作聲抗曰。先生毋躁。偵探之術。不厭瑣屑。烏能以無謂忽之。今請少安。容吾詳究巔末。因復顧余曰。乾萊。汝自言見紅光而後。閱時七日。忽獲一匿名之書。由郵局遞至汝家。書詞激烈。言次日將轟爆汝車。茲事確否。余曰。至確無謬。霍勃曰。汝得此信。卽憑桌而坐。就燈下讀之。桌置近窗。窗上則懸蘆片之幕。汝閱書未畢。猛覺有一手破幕而入。蘆幕旣裂。怪面遂露。雙瞳耿耿。視綫直凝注汝面。獍惡類鬼。吾言果無訛乎。余曰。先生所言。脗合曩日情狀。纖悉皆合。然句語未終。霍勃又續曰。少須。吾尙有言。當此之時。汝謂汝妻旁坐。亦同見此怪怖之面。此亦信乎。余曰。信。彼誠見之。霍勃曰。汝瞥見此面。立投信於地。奪門出室。及周屋巡視。則又不見一人。汝言果不妄歟。余曰。確無所覩。蓋是夕陰黯。星沉月死。昏昏不易辨察。且吾屋寥僻。初無鄰居之人。以故摸索良久。卒無所獲。霍勃曰。雖然。汝縱不得其人。顧尙有信可憑。足爲汝詭遇之徵。余曰。先生言當。吾初意亦作是想。以吾於

歸室之後。猶取信重閱。與吾妻互相驚訝。此事吾憶之審也。霍勃曰。如此甚佳。今信胡在乎。余亟曰。先生奈何索信。吾不言。此信亦已失耶。語出總管。忽他顧微笑。余斗覺血輪騰沸。立時上湧兩頰。已而霍勃徐曰。惜哉。乾萊。此信果何由失乎。



以宵來所遇。悉告公司中人。果絕不隱乎。余曰。然。吾仍盡情報之。霍勃曰。雖然。君凡兩遭怪異。皆無可據之證。已不能令人無疑。使更以此事語人。勢必益添人疑駭。君當報告之。先詎不嘗慮及此乎。余答曰。實

余答曰。吾閱信既畢。即摺置桌上。油燈之下。吾意必有一人乘吾睡夢之際。潛入竊之。霍勃曰。竊信之人。何自入屋。亦有迹象。留否。余曰。雖無異象。然是夕以受驚皇皇。睡時忘下窗栓。或宵人破窗而進。未可知也。霍勃曰。然則以君度之。竊者究誰。且其旨又何在乎。余瞠目曰。此誠弗解。即使竭吾腦力。亦不能破此疑團。霍勃曰。君於次日就役。復

告先生。初吾果籌計及之。卽吾妻亦諄諄勸沮。令吾諱祕勿宣。顧吾懷坦。白胸無宿慝。計不如掬誠爲佳。因復質直言之。霍勃曰。佳哉。然汝旣報告公司中人。因疑生駭。旋即休止。汝役慮汝不復勝任。直至今日。車旣無恙。汝亦不更有怪譎之遇。吾言然否。余曰。先生語當。吾自罷役至今。雖無他變。然恆抑抑無聊。自念持職數載。治事勤懃。無敢懈怠。乃今茲不幸。罹此意外之變。以致爲人所疑。謂吾神經有疾。不能勝司機之役。實則吾精神強旺。初無疾患。凡諸所遇。一都實殊。非恍惚事也。語甫竟。總管遽離椅起立。攔然曰。足矣。毋更嘔呶。時霍勃亦起。徐步趨余前。拊余肩曰。乾萊。汝言都確。吾至信汝。今汝且歸。毋戚戚自苦行矣。余聞言竊慰。遂鞠躬離辦公之室。行未踰闕。似聞霍勃嚮總管言曰。先生見恕。此事設非招吾。必不免鑄成大錯。蓋君於句語至此。余不敢留聽。悄然遂出。

余自受詰歸家。心竊忻自幸。以爲疑疾旣白。不日且重復吾職。吾妻聞之。亦頗爲吾慶慰。不意日日跂望。卒不得復職之耗。一星期後。公司中仍杳無音信。於是復怏怏不止。而每日薄暮。火車往還。輒經吾小屋而過。有時余引領遠矚。則車猶故。車火工亦仍喬治。卽爲吾聯手之舊伴。惟司機之人已別。易新者時見。其立於踏板之上。岸然若自矜得意。余觀此狀。中心尤鬱懣萬端。蓋余司此車。歷時已多。習久生感。殊不忍一日分捨。今以偶遭意外。竟委諸生人之手。則余悲憤可知。卽此車驟失舊主。機輪軋軋。亦若嗚咽。其離羣苦也。余以罷役之故。復追念前此怪事。默忖諸事。雖幻若軌道。臥人若隧中。紅光實皆余親自目擊。決非爲幻想所致。且余素無仇前此。恫嚇之書。以及窗上怪臉。究竟伊誰所爲。一時尤不易索解。輾轉推想。愈思愈幻。不覺斗生悸慄。因復大恐。立屏絕弗念。蓋事旣詭祕。不可究詰。余苟窮澈其底。由疑而懼。

或且成怔忡之疾。果然則余素無疾。方患他人之疑。果不幸如是。人言不既實耶。

一日午後。余忽得公司中傳召。令趣至倫敦總站。重復原職。余受命曲踊。大喜逾望。立別余妻而行。備如命替役。既抵總站。忽傳總管招余。欲面諮余事。余又訝疑。私念總管繁忙。胡爲復破例召余。豈仍爲幻祕事耶。及入其辦公之室。則見大偵探霍勃同在。更出意料之外。霍勃見余。卽趨前與余執手。余尤踧踖不安。總管則橫眸顧余。頗露疑惑之色。徐曰。乾萊汝於此兩句鐘中。卽當承替舊役。宜小心從事。余聞此言。樂極心竅。怒張。愧快莫可言狀。亟鞠躬應曰。諾。然今日之車。卽吾所前駛者耶。總管曰。然。惟今夕要役。非尋常客車。蓋爲句蓋特別車也。言時復凝注余面。若令余鄭重將事。余肅然承命。旋作禮而退。既出自喜。念特別車者。乘者多達官貴人。預此役者。必遴選能手。非尋常司機之人。所可勝任。而余於七年以來。駛術既精。超軼羣衆。故每有特別之役。余輒躬預其事。乃今日復承要役。則知公司中人已信余。無他不復疑。余有怔忡疾矣。一句半鐘後。余遂登車備行。則火工喬治已先在車中。余登之時。喬治方拂拭火爐之關。余卽呼曰。喬治。別來佳勝否。喬治聞語。俯理如故。但荷荷作答。殊不辨何語。余視其面頰。際黏黑污之膏藥。似嘗受創。巨冠覆眉梢。則其恆態如是。余觀狀默思。似喬治曾與人爭毆。創挫而敗。遂現此邑邑之狀。因嚙不復言。已取油壺膏輪。滴諸輪齒之上。膏已遂展動其機。往引客車。兩車既接。靜待駛行。喬治則怏怏添煤。意甚無繆。且其一切動作。頗多疏誤。迥改其平日敏捷之狀。余益奇異。方思究詰其故。忽站中號燈驟張。鳴笛令行。余不暇致詢。立鼓輪而行。車離總站。嚮陝佛登進駛。時天色已昏。陰霾布空。若將下雨。余復顧喬治言曰。喬治。今夕有雨。宜注意汽鍋。喬治復嚙嚙如前。卒不知所答何辭。余不禁微慍。訝其

何呆若木鷄。少須。天果大雨。余遂增加速率。破雨而進。時車馳絕迅。一旬鐘行六十英里。而煤爐之中。留煤但存三吋。喬治乃不添加。一若忘其所職。余大驚愕。私意彼何懵懵。併此事忘之。乃厲聲斥曰。喬治。煤竭且燼。何思之深耶。喬治乍覺。始舉鏟裝之。既竣。復立於踏板之上。冒雨就黯。中四望。若方經心。他事初不注意。其役余怒不可遏。則又叱曰。老伴。汝今夕醉耶。如此風雨。汝惡可運思外。驚不虞險乎。喬治受斥似憤。不復耐。忽而迴面嚮余。立掀其冠。且揭去。頰下之黑膏。余注視其面。則其人初非喬治。素不相識。唯其面貌。鰲黑彷彿。類喬治耳。驚奇。問其人。已疾出一槍。擬近余胸。低聲曰。朋友。汝試留意。吾槍實彈。慎勿強項見抗。今宜俯聽。吾命任吾指揮。不爾。吾一撥機。汝立往他世界矣。余恐怖亡魂。懾不敢強。已而期期對曰。汝爲誰耶。何求於吾。試思車疾如是。苟一疏忽。吾等必同歸於盡。汝意果何居乎。其人乃稍遠其槍。答曰。汝苟扶服。吾亦無加害之心。今可專注汝車。勿逞狡謀。余無言。但把持機括。不使車輪越軌。而腦思歷落。汹涌。乃如怒潮。竊念其人蓄心如何。雖不可知。然其不利於余。已不言而喻。此時余既無槍。勢不能力與之抗。然或有之。而車迅如矢。胸息萬變。亦不能舍。而與敵未幾。其人復趨立。踏板之上。一手攀汽鍋之欄。一手仍注槍嚮余。言曰。朋友。吾令汝止。必立制汝車。勿抗。吾取戾。余點首答之。其人曰。佳。須知汝之生死。卽在依違之間。苟欲免禍。當慎所擇也。語已。復回首外覷。時火車將近奧克森隧道。余心惴惴。懼彼獠於隧道之中。或勒令停車。又將奈何。蓋知彼人之意。殆欲圖車中乘者。勢必有陰狠之謀。駭人聽聞。顧余欲救免此禍。且自逃。吾死在法宜。先去其人。唯彼方執槍。余身又不能偶離機關。百思不得其術。惶駭既深。陡萌一策。蓋踏板之旁。有洩氣管一。此管直通煙筒。車駛之時。管口本塞閉不通。苟使啓關。則煙筒

受風爐中火燄必立時透管而出。如是其人受火而灼，必難閃避。設彼躍車而下，車行既速，勢尤不能獲。生余行此謀，雖不無過於殘忍。然當此利害關頭，存亡一髮，亦不能煦煦言仁。決策既定，即伺隙行事。一俟彼更回首，立當制其死命。此時雖言之纍纍，而爾時計畫不過一飄瞥間耳。須臾車行近洞，其人果復回視。余乘其不覺，亟振氣管之關，關動火出閃閃如巨蟒吐舌，直撲其人之身。其人無備一聲慘呼，頓墜車而下。嗟夫！余聆此聲，慘切棘耳，不禁毛髮都戴，因立鳴汽笛亂之。駛車徑入羨道，車行洞中，懼有他變，仍不減速力。惟管口已閉，火燄遂不反吐，迨抵梅星赫站，余擅自停車，悉舉所遇報之，已復得一火工，重趣前程。直至隩佛登站，不逢不若，余責幸平安卸矣。

次日余偶遇霍勃，霍勃乃縷述所知，解釋吾前此詭遇。於是祕幕沉沉，一旦揭破真相，遂豁然呈露。霍勃言曰：乾萊汝第一疑問，言見一臥軌老人，其人非他，實爲蠟製之贗鼎，初非人也。汝必以車馳捷疾，一雲過眼，竟誤以爲真。至其次紅光確爲彼賊黨所放，用以聳汝而最後怪信，意存恫嚇，亦即彼黨徒投寄及汝，接信之夕，又有人破幕怖汝，已復竊歸其信，一一都確綜言之。凡汝報告無一匪實，殊非汝幻想也。余聞此驚異詫曰：若輩如是何圖於吾，寧非不可解耶？霍勃曰：其意非與，蓋欲震懾汝，膽使汝不敢承役，或令汝愉悅，失次受人所疑，因是罷職，須知汝果輟役，若輩奸謀遂矣。余又訝曰：是又何故？吾仍莫名其妙。霍勃曰：此類黨徒，主旨實關係政治，羽翼既夥，消息靈通，撲滅殊非易事。蓋黨中勢力雄厚，頗多英人不盡異國人也。邇以某鉅公微服蒞英，爲商略祕約事，雖堅密不期爲若輩所知，因計中途要劫，冀可悉其內容。至約議如何，余等雖不得而知，要必與此次大戰有關，顯無疑義。因此之故，黨人初時密謀計陰。

賂一司機之人俾得乘間從事以某公抵英之初若輩未及下手及其歸程知必由隩佛登乘輪勢不能不先趁火車旋知特別之車司機每每屬汝顧以汝素忠慤知必非金錢能動於是別易他策不敢行納賂之計蓋此計縱佳若行之誠實之人匪特無効或且轉敗其謀爲勢險也余曰信矣然若輩雖智以吾觀之尙不免失之憤憤試思余非難得苟欲去吾一槍已足了之奚爲費爾許周折以行此詭祕謀耶霍勃笑曰愿哉乾萊須知死汝固易不費分毫之力唯汝苟死者必且動衆人之疑脫因而慎加防範詎不梗其所謀且此事非吾彼輩奸計已售汝不憶公司中人果確信汝有神經疾乎幸而召吾詞詰知汝非患疾之人而由是推測遂及於某公之身關口皆合迨某公瀕行之日吾獲長官命令使率警潛護其行因慫恿於火車總管令復汝原職俾汝親預此役總管初尙猶豫及吾獨力擔負保汝無他始首肯吾請而是夕車中實隨載警探無數以備不虞苟車經荒僻之所汝或卒然停止吾等必立出應助不謂汝謀周臧竟以智術自脫此禍倖免不能不歸功汝也余詢曰然則彼火工爲誰胡爲能溷跡登車霍勃曰此亦其黨徒之一蓋若輩耳目孔多信息至靈比聞汝復職之耗知所謀又敗不然彼替役之人必已預先賄通不難竟償其欲以是選取一人面貌與喬治相肖令冒險登車用以監汝行止已卽以詭術誘取喬治醉以麻藥禁之一處其人則僭易衣帽直代喬治之役而汝竟昧不之辨信彼爲多年老伴則不能無失察諛也余曰此固吾愚然其人冠簷低覆頰際復粘巨膏矧貌本相似一時洵不易辨別惟其動作生疎時多乖訛在理當動吾疑耳霍勃曰彼人爲此先時固微有經驗不然火工之役非盡人能爲要不僅生疎而已然君亦知彼人墜車而後究何遇乎余曰意必死矣霍勃曰非也彼果斃者吾又何由悉黨中

祕謀蓋彼人躍車之處適近隧道軌道兩旁皆泥土堆壘土受雨潤濡軟弗堅故墜時但折其脛脅初未致命旋爲車站中所救得不死今晨吾面彼於醫院之中叩以詳情彼自知彌留遂亦傾吐弗隱尤言是夕設謀黨人咸伏於冷僻之所以紅燈爲號預計停車要劫嗣必以得汝報告站中人警電四發沿途戒備黨徒始懾不敢逞惟吾今所言事涉祕密汝亦必堅諱弗宣洩之且得奇禍至汝於此事厥功甚偉不日當得酬報吾預爲汝賀也

踰兩日霍勃之言果驗總管忽傳余面獎且增余辛資而某鉅公者亦以感念余功幸脫彼於險乃以二百磅寄余用爲酬旌余獲賞大樂雖不知此貴人果誰然頗心儀其德惟偶一回思黨中人聲勢雄偉言之足使人懼今縱失敗安知不再接再厲果爾則某公歸途尙不能坦夷無險卽余自計一身結怨彼黨性命亦岌岌可危耳

(完)

北平瑣語

京師二怪

寶竹坡延與宗子美齋相友善。一時有京師二怪之目。宗嘗醉臥廁間。
寶即就其上溺之。其不羈如此。寶著作甚多。宗祇四松草堂集行世。

洪侍御

同治間。御史洪良品以敢言稱。曾平反妓女白菊花一案。為海內傳誦。
實則白與洪子有嚙臂盟。事後白卒展轉歸洪子。是其言雖公。其心則私也。

仙讓樓

炳半豐成於同光間。主北方壇坫。一時人材出其門者甚夥。其所居名
仙讓樓。在前門外龍爪槐。先是狐據其寓。無敢居者。先生購而居之。狐
前一夕避居鄰寺中。同人遂以仙讓樓名之。各有詩文紀其事。

言情小說

補

過

上海文書局發行

本書內容

短篇 月下(瘦鵑) 紅葉三生(韵清)
 女史 十人島(母讎) 黃禍之預言
 (無愁) 車媒(辛木) 疑心生暗鬼
 (無愁) 守財虜之惡果(饗盞) 加
 富爾之妻(寄塵) 苦兒尋兄記(吳
 江冷) 負心郎(揭塵) 盜俠(饗盞)
 (長篇) 綠色人(唐夢瓜) 巫雲夢(
 覘廬) 壁艇聯姻記(裴邨) 價壻(寄
 塵) 南荒雜憶(劍北) 其餘插圖筆
 記遊記詩話文苑弄話等篇目繁多不
 及備載



第五集
出版

本書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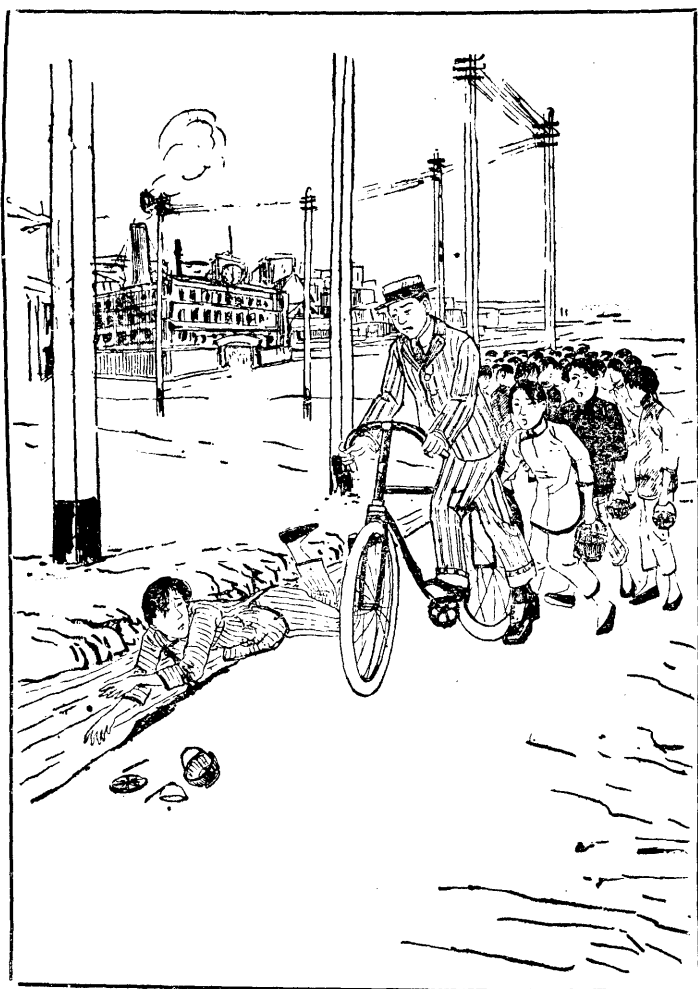
月出一集
 都十五萬
 言約三百
 面左右價
 洋五角預
 定全年十
 二集五元
 半年六集
 二元七角
 郵費每集
 另加五分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第一章

有一。天。那。夕。陽。似。臙。脂。一。般。照。在。一。所。三。層。樓。的。洋。房。上。這。洋。房。是。用。紅。磚。砌。成。的。越。顯。得。似。天。半。朱。霞。只。聽。一。陣。鳴。鳴。的。放。汽。聲。音。便。放。出。一。大。羣。的。女。工。來。原。來。這。是。一。家。縲。絲。廠。這。許。多。女。工。之。中。有。一。個。女。工。年。約。二。十。歲。却。生。得。楚。楚。可。憐。在。這。衆。女。工。中。宛。如。鶴。立。雞。羣。却。是。雲。鬢。不。整。眉。黛。間。似。有。深。愁。每。日。間。出。出。進。進。終。覺。得。無。精。打。采。的。那。天。放。工。的。時。候。他。也。攜。了。一。隻。小。籃。慢。慢。的。歸。家。忽。聽。背。後。女。件。喚。道。雲。英。姐。慢。些。兒。走。等。我。一。等。還。有。一。個。女。件。道。這。雲。英。姐。在。我。們。這。廠。中。容。貌。要。算。第。一。等。了。怎。麼。終。日。愁。眉。不。展。的。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一。個。女。件。低。低。的。說。道。有。人。說。他。從。前。喫。過。堂。子。飯。的。一。個。女。件。道。你。別。亂。嚼。舌。壞。人。家。的。名。譽。你。又。沒。有。瞧。見。便。是。真。有。此。事。也。不。好。亂。說。人。家。正。在。這。個。當。兒。雲。英。聽。得。背。後。有。人。喚。他。便。止。住。了。步。不。想。對。面。正。來。了。一。輛。腳。踏。車。也。不。及。鳴。鈴。已。直。衝。過。來。幾。個。女。件。驚。惶。避。開。雲。英。也。思。量。把。身。體。閃。避。却。不。料。心。裏。一。慌。反。向。前。迎。上。去。那。腳。踏。車。一。時。也。收。不。住。只。聽。阿。呀。一。聲。竟。把。他。撞。倒。在。路。旁。的。溝。中。那。乘。坐。腳。踏。車。的。人。知。道。自。己。闖。了。禍。疾。忙。跳。下。來。要。想。來。扶。見。是。個。女。郎。却。也。不。敢。造。次。那。女。郎。正。撫。着。脚。口。中。呼。痛。一。面。又。正。要。發。話。見。那。人。的。服。裝。是。個。上。流。社。會。人。便。不。敢。罵。出。來。只。說。你。如。何。不。留。心。把。人。撞。倒。在。溝。裏。那。乘。坐。腳。踏。車。的。人。年。約。二。十。六。七。戴。着。副。托。力。克。的。眼。鏡。是。個。體。面。人。的。樣。子。便。陪。着。小。心。道。這。原。是。我。的。不。是。可。有。什。麼。地。方。受。了。傷。沒。有。那。女。郎。皺。着。

眉頭一手在腿骨上擦着些微將白洋紗的褲管提一點兒只見他那白絲襪口上有一堆石榴色的血正顯在雪白的小腿上臉上也急得失色那少年道這可了不得當真受了傷咧說着懷中取出一方白



醫院塗了藥再說女郎道我住在香溪街少年道到了醫院再送你回去便了這個當兒許多做女工的同伴也都圍攏來看有的說你也不必客氣了跟着這位先生去罷有的說這是個小傷不傷筋骨過

絲巾來扯做三條替他照螺旋繃帶的法子纏來一面又問道此刻痛不痛可怎麼樣呢不妨跟我去我可以給你塗藥那負傷的女郎擡起頭來向他子細的瞧了一瞧很有狐疑的樣子說你是個醫生嗎那少年道是我們的醫院就在前面三多街離此不遠到那裏時治療便當得多那女子剛要立起來阿呀一聲又坐了下去說不大好走咧那少年道且雇一輛車子坐了你住在那裏我勸你還是到

一會兒就好了。你一言我一言。這時雲英眼中幾乎流下淚來。只是那時候已經暮色蒼皇。雲英勉強立起來。那位少年一手攜着腳踏車。跟在後面礙着許多女工在旁觀看。不好去攙扶他。無奈這地方略帶荒僻。一時沒有人力車。那少年道。此刻怎麼樣好在路不遠。但是須得坐車子。那雲英蹙着雙眉。說。此刻好些兒了。說着。又只管用手去熨平衣上的皺痕。那少年道。不行。只怕你血還沒有止。走是不能走的。正說着。遠遠見一輛人力車。少年便高聲喚來。雲英忍着痛。說。不必了。罷。現在不覺得什麼。少年在身邊掏出一個小銀圓。給了人力車夫。一面又向雲英道。不行。現在不立刻治療。將來還要發痛的。你一定坐了車子。隨我到醫院去罷。雲英瞧瞧那少年。又低着頭尋思了一回。便道。近嗎。少年點點頭。說。近得很。咧。那時他自己便跨上腳踏車。雲英由車夫扶着上車。到那三多街的狄氏醫院來。看官們。我今趁這個空兒。且把雲英的身世說一說。那雲英現爲繅絲廠女工。還是從今年夏天進去的。做事倒還靈敏。不過凡事總顯出個不大高興。一副愁眉不展的樣子。好似抱着什麼心事似的人家。和他講話。他也是愛理不理的人家。就不大和他兜搭了。他又鎮日的沉默。從來不和人家講話。因此同伴中都說。這人好似有神經病的。不去理他。有一天一個管工的。失去了一隻錢袋。說是放雲英身傍的桌子上不見的。雲英竟受了嫌疑。管工的要向雲英身上搜檢。雲英那裏肯依。鬧得全廠人皆知。後來還是廠中一個老執事出來。說要搜大衆。要搜不能獨搜他。一入雖然排解了過去。然而這錢袋却還是沒有尋到。這嫌疑依舊沒有洗刷乾淨。刻薄的還常常向他冷言冷語。那香溪街本是他姨母家裏。依着雲英那裏有什麼心緒。到廠中做女工。無奈被他姨母所逼。却也無可如何。今天雲英的人力車。到了三多街狄氏醫院。進了門。只

見有幾個學生在庭中練習腳踏車。還有個十五六歲的婢女推着一輛小孩子臥的搖籃車在一處閑遊。見一個少年女郎進來。各人的視線不謀而合的都注射在他身上。那少年在後也下了腳踏車。揩着額上的汗。說道：「密司脫秦，他腳上受了傷了，請你給他瞧一瞧罷。」那姓秦的道：「怎麼樣是你的車子撞倒了他嗎？」今天可是闖下禍來了。那少年道：「不相干，他只是呆呆的向前走來，我按鈴他也不覺得，教人怎麼避呢？」這是跌在溝中，擦傷了腿了，你給他瞧瞧怕的血還沒有止呢。」說着向裏面去了。那位姓秦的喚做秦回春，向雲英打量了一番，說：「請裏面坐罷。」將右首一扇門開進去，便是外科室。秦回春先用藥水給他洗了，然後替他塗上些藥。那時剛纔的少年急急進來，口中銜着一支香烟，問道：「沒有什麼大損傷嗎？」這時的雲英在電燈光下一照，却增了許多美麗。那皮膚雪也似的白着，眉如新月，兩瞳點漆，唇邊還露兩個酒渦，不過背部略有些彎，可也不損其媚。那少年覺得心中一動，好似在那裏瞧見過的。這時繃帶已縛好了，便也不覺得痛了。他立起來謝了一聲。那少年道：「今天實在對不起，得很要。是明天覺得有些不好，儘管到這裏來醫治，或尋我姓柳的，或問這位秦先生，都可以使得。」那雲英本來兩眼在那裏偷窺他，如今便直釘在他臉上，說：「你姓柳嗎？」那少年聲音不覺啞了些，說：「姓柳。」這時傍邊的秦回春已收拾好了器具，出去了。那雲英却向少年目不轉瞬的相了半天，不知不覺的幾點眼淚，撲簌簌直瀉下來。那少年道：「那車子還教他等着，你還是早些回去罷。」可是說這幾句話時，聲音發顫，顏色大變了。雲英這時走近幾步，說道：「你你怎麼不認得我了？」那少年倒退了幾步，說：「你是誰？我竟想不起你別認錯了人了。」說着，要想從門旁走去，却又不好走。雲英急道：「你真個忘了，還是假作癡呆。我是雲英，少年口中期期艾艾。

的說道雲英……雲英……雲英又發着震顫的聲音道：「我知道了！你見我如此落薄，你便不認我了！這人還有良心嗎？說到那裏，登時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那少年回頭向雲英瞧着，不覺長歎一聲，倒坐在椅子上，一手按着他的額角，沉思了半晌，便道：「雲英，我真個要不認得你了！但是此刻在這裏，請你低聲些，要是傳入別人的耳朵裏，我的聲名大有關係，便是在你究竟也沒有什麼益處。你可知道我的意思？雲英拭着淚道：「我怎麼不知道？你無非要我出門，以後你依然說不認得我，可知道你的心事只是你也未免太很心了！少年道：「不是，不是我實因地位上的不便，你一向很聰明，難道這一個意思解悟不過來嗎？你姑且把地方告訴我，明天早晨來尋你，我從前的事情出於無奈，你要原諒我，然而我到如今却時常暗暗打聽你的下落，那少年一面向雲英說着，眼睛却不住向門口瞧。雲英道：「你說話太甜，我有些兒不能相信你。既待我如此，我橫豎走頭無路，索性把以前的事告訴大家聽聽，評評這個理。少年湊近他鬢旁，說道：「我剛纔的話，決不哄你，請你今天回去，我一定有個辦法。你既知道我在這裏，我難道還能躲避嗎？他一壁勸慰着，又不住的向四面亂瞧，過了十分鐘後，雲英的精神略定了些，便問道：「你是這裏的院長嗎？少年道：「不是，我是個幫手，在此寄人籬下，今夜你且回去，我們原是好久不見了。你此刻可是做女工嗎？雲英歎口氣道：「這真是末路，我是無路可走的了。少年點點頭，雲英道：「我們離別不是有五年了嗎？少年道：「也將近五年了。我很想打聽你別後種種的境况，但是這地方終究不是講話之所。我們明天再談罷。雲英道：「今天晚上，你沒有空嗎？少年搖頭道：「不行，今天晚上出去，很招人的疑心。雲英道：「我有許多的話兒，都要向你說咧。少年道：「原是，原是，我們明天可以長談。雲英道：「早知你

在此也就尋了來咧。不想從那天起一點兒沒有知道你的行踪。你自己想想，心不很心。少年道：這些過去的話也不必說了。你趕緊回去罷。雲英道：你又何必如此急急催人。我自然總要回去的。難道住在這裏不成。但是明天如何。少年點頭道：明天一定來。那雲英還要絮叨。少年已耐不住了。取出時辰表來一看，說道：明天會罷。便三腳兩步跨出外科室。雲英追着出來，還要和他講話。踏出外科室，鼻觀中聞得一陣香氣。定睛一觀，只見診察室的門口站着一位十八九歲的美麗姑娘，很露出驚訝樣子的瞧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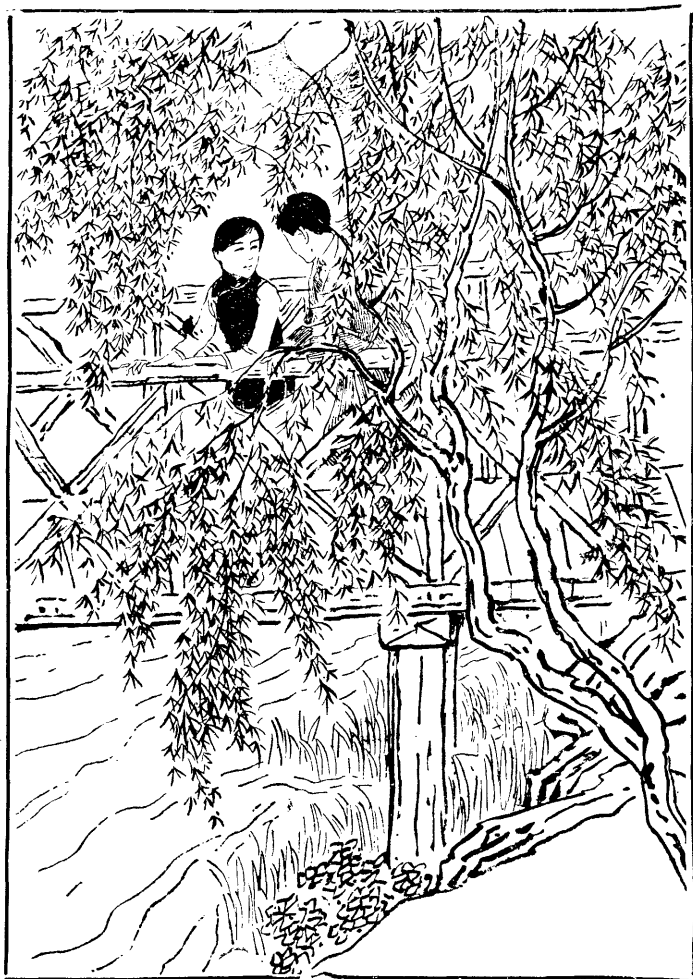
第二章

那狄氏醫院在這裏開設了好幾年了。這醫院的名譽倒也不弱。院長喚做狄覺先先生，最擅長治呼吸器病。不過這幾年以來，日見衰老。鬍子漸漸的花白了。然而在醫生社會裏總算他一員老將。人家很尊敬他。但他已是將近花甲的人了。這一位少年名喚柳吉人，是新從專門醫科大學畢業的。在這裏當一個副院長。那狄老先生家中除夫人以外，有兩子兩女。長子在學業畢業後，却就物故了。次子今年纔十四歲。狄覺先覺得近來精神衰頹，再過幾年，大約也要退出醫界了。心中却想好好的招一位女婿，便把這醫院讓給他去辦。總算不枉我創立的一番苦心。要不然無人能接下去時，也只得將這醫院停辦。這是他近來心中籌算的一個最大問題。那柳吉人到此也已有五年了。狄老先生的長女和柳吉人的姊妹，却是一個妯娌。對於院長從親戚關係上論起來，狄覺先比他長一輩。柳吉人應尊他一聲姻伯。因此他在這狄氏醫院裏頗占優勢。其實他手腕也不錯。學術很高明。雖是年少尋常的醫生，可遠不及他咧。因為狄氏的家族問題，却慢慢兒牽引到柳吉人身上來了。柳吉人漸漸兒做了這一個問題的中心點。你

道是什麼呢。原來狄老先生早看上了柳吉人。意欲將二小姐韻秋嫁與他。將來便可繼續辦這醫院。即使他不願意。辦暫時請他管理。將來待次子景行成長。再交付與他。狄老先生雖有此意。却未曾向柳吉人直接說過。然而一家內外。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柳吉人是狄氏未來之女婿了。而且連韻秋和吉人兩人也自以為是未婚夫婦。狄覺先的家眷本就住在醫院裏面。兩人朝夕相見。照着近來自由結婚的法子。本不用避忌的。而柳吉人此刻也正是個前途有望的青年。去年已有補助了經費。使他到德國去遊學的發議。只是還沒有決定。這都在那裏等候。他將來的運命。運命一到。立刻便成功了。那柳吉人本是內地一個窮書生。他姊姊嫁時。他還年幼。後來要靠着他姊夫出來修習醫學。無奈他姊夫做一個小官僚。實在不能補助他內弟的學費。他既出來了。只得自己千方百計的修習了一年。有半。他本是個內地質樸的青年。一到都會之地。不免感染了。這都會惡習。就踏入那墮落的徑路去了。與雲英有這個戀愛關係。便就在此時。因此把自己一身的方向誤了。原來就在這一年的夏天。他自己覺得身體不很強健。不能像前日那般喫苦。只得弄些筆墨事情做做。再加他姊夫有些津貼。遂和兩個同窗一同賃屋居住。做那苦學生的生涯。他們兩位同窗都修習法律的學生。將來大家都抱着做官的希望。一個是年紀也不過二十三。四。却是于思于思。已留了鬍子。人家瞧去好似三十以外的人了。也有人勸他。你還當學生。留這個鬍子不很相宜。他說他收他的學生。我留我的鬍子。與他什麼相干。況且這學校章程上並沒有學生不許留鬍子的規則。我們是鬚眉本色。並不要當小廝花旦。去何必要剃鬍子。人家聽他如此說。也不好再說下去了。一個是相貌猙獰。體幹魁梧。不是鍾馗的老弟。便是魁星的阿兄。柳吉人便與他們

同宿同餐。那于思于思的喚做張君玉，相貌猙獰的喚做王珊。一天張君玉向柳吉人道：你如此用功頭頂要禿了，你學的醫學這樣辛苦，自己要請醫生了，還是和我們去喝杯酒罷。柳吉人道：酒能亂性，喝醉了就容易惹事，別說喪了身體，就是今天你請我，明天我請你，也沒有這些閑錢。那個王珊五冷笑道：你別假道學，打量人家不知道嗎？我先問你，你從什麼時候起和對門那雜貨店裏女子有了首尾了？你這種偷偷摸摸行爲，與我黨主義大大的相背。柳吉人道：你別嚼舌亂說，人家那雜貨店裏，我不過常常去賒幾匣香烟，因此認識了這女子，你們難道沒有賒過香烟嗎？如何單說我王珊五道小柳，你別賴。終有一天落在我手裏，教你要賴也賴不掉。張君玉道：可是那雜貨店裏的阿雲嗎？此人是有主顧了。他家的事我都曉得，他母親在他十三歲上的時候早已亡過，父親患着筋骨痛的病，一年倒有十個月臥病在床，聽得說去年有一個老商人要將阿雲娶去做第十房的小老婆，已經說定了，還沒有過門。那商人出門去了，現在開雜貨店的資本還是他的，這人多少年紀，財產若干，家裏有幾個孩子，我都知道。人家那一個不說可惜，這正所謂一樹梨花壓海棠。咧柳吉人和張王二人賃的是一個過街小樓，三人正在那裏談話，只聽得樓下有笑聲如春鶯般囀。張王二人先探首出去一望，那雜貨店裏的女兒雲英正在街內和皮匠擔上那個王皮匠說話，嫌他那一隻鞋子上得歪了，那一隻的樣式也不好。正在脫了鞋子在那裏試穿，打了一條淡紅線紮把根的辮子穿了一身縞白夏布的衫褲，白鞮黑鞋，越顯得嬌俏玲瓏。王珊五便喚一聲道：喂，阿雲，給我取一匣金雀牌的香烟來。雲英聽得樓上有人喚他，連忙穿好鞋子，抬起頭來一望，認得是姓王的，便道：金雀牌嗎？你自己到店裏來取嗎？王珊五道：我此刻沒有空。

謝○謝○你○送○上○樓○來○罷○雲○英○笑○答○着○自○去○不○多○一○回○只○聽○樓○梯○上○咯○噠○咯○噠○的○聲○音○雲○英○便○上○來○了○口○中○道○我○還○是○第○一○次○到○這○裏○你○們○收○拾○得○倒○清○楚○王○珊○五○接○了○他○的○香○烟○便○笑○着○說○道○一○樣○的○金○雀○牌○如○何○一○經○了○你○的○手○宛○似○另○有○一○種○香○氣○另○有○一○種○滋○味○便○與○尋○常○不○同○雲○英○只○是○掩○着○口○吃○吃○而○笑○瞧○他○的○樣○子○正○不○過○纔○交○十○六○歲○一○味○的○天○真○爛○漫○張○君○玉○道○近○來○你○的○父○親○病○可○好○些○沒○有○雲○英○道○似○乎○好○些○每○年○到○夏○天○終○覺○略○有○起○色○與○往○常○日○子○不○同○說○着○瞧○了○瞧○張○君○玉○又○掩○口○而○笑○張○君○玉○道○你○什○麼○好○笑○其○實○雲○英○見○了○張○君○玉○這○一○部○絡○腮○鬚○子○忍○不○住○要○笑○出○來○王○珊○五○接○口○道○我○們○這○位○少○年○同○學○柳○吉○人○是○個○醫○生○醫○道○高○明○得○很○不○問○男○女○老○少○他○都○能○治○可○要○教○他○瞧○瞧○雲○英○就○對○柳○吉○人○看○了○一○看○笑○了○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可○就○種○下○了○情○根○新○學○家○的○話○兒○就○算○是○一○種○動○機○至○於○柳○吉○人○和○雲○英○兩○人○戀○愛○事○實○之○成○立○這○是○非○旦○夕○之○功○自○然○有○層○次○的○吾○書○向○不○描○摹○也○不○必○說○他○總○之○還○沒○有○到○那○年○的○深○秋○罷○了○可○憐○柳○吉○人○本○是○學○生○社○會○中○一○個○正○直○勤○勉○的○人○竟○爲○了○一○個○小○家○碧○玉○着○了○癡○迷○陷○入○情○網○起○初○見○了○他○星○也○似○的○眼○睛○鈴○也○似○的○聲○音○一○接○近○了○他○便○覺○心○頭○亂○跳○精○神○恍○惚○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後○來○如○醉○如○癡○便○成○就○一○種○難○以○拒○絕○的○樣○子○他○那○時○造○成○種○種○機○會○要○與○雲○英○接○近○何○嘗○顧○及○後○來○的○困○難○有○一○天○晚○上○正○是○月○上○柳○梢○人○約○黃○昏○的○時○候○他○二○人○從○公○園○中○出○來○走○得○很○遠○忽○然○天○公○下○了○一○陣○雨○他○二○人○只○揀○一○家○小○館○子○內○喫○飯○避○雨○到○得○雲○散○雨○止○已○經○在○十○二○點○鐘○過○了○那○時○皓○月○當○空○涼○風○拂○面○兩○人○在○一○個○柳○陰○畫○橋○上○賞○月○雲○英○向○柳○吉○人○臉○上○端○相○了○一○回○說○你○怎○麼○如○此○愁○悶○吉○人○道○沒○有○事○我○們○回○去○罷○雲○英○道○家○裏○熱○得○慌○我○們○姑○且○在○這○裏○乘○一○回○涼○吉○人○道○我○須○回○去○預○備○預○備○明○天○的○功○課○咧



雲英道：「你也適可而止，別過分用功，傷了身體。」吉人道：「我知道，但是這也沒法。我所處的境地，非苦學不可。我的志願，須在三十歲以內，獨立經營，創設醫院。現在我一個學生，大家自然瞧不起。我要是我建着

道：「而且什麼柳吉人道：「而且你是有了人家的了。」雲英道：「誰理他。我如此年紀，難道真個去嫁那六十多歲的老人嗎？」吉人道：「被金錢所束縛，只怕你也無所逃避。」雲英道：「現在處於無法的地位，母親死了，父親

大醫院便用了許多助手和看護婦人家就不敢怠慢了。但是我這醫生的職業，至少須到外國去留學幾年，纔能濟事。」雲英道：「到外國去嗎？你一個人去嗎？我也跟你去。」柳吉人心中一怔，想他如何可去，便是我也究竟有這機會沒有。現在不過說說罷了。又想到雲英的身世，不覺頓了一頓，便道：「你如何跟我去？」你家裏還有父親，而且……說到那裏，便縮住了口。雲英追問

又病着生計問題暫時敷衍着難道能永遠叨那老人的光嗎將來總有割截的地步吉人道將來打算如何處置呢雲英道最好還他的錢我如今還是個孩子咧我想將來總有法子想的吉人道這也是你自己一個決心只怕你出不得這個牢籠他兩人正在談話之際忽然黑暗中伸出一隻手來扭住柳吉人胸口說你們在此做什麼柳吉人子細一看原來就是王珊五已喝得爛醉便把柳吉人拖着便走柳吉人也那裏有力量拒絕他這一夜天聽得王柳二人爭論頗劇到了第二天柳吉人便搬出那個屋子從此以後和雲英的關係更深了看官們啊要知道這柳吉人決不是個愚蠢的青年却無端墮入情網以至不能解脫這就喚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了可是這一年內正是他的黑暗時代就在如今想起來還覺得毛髮悚然咧這都是自己沒有高尚的品格堅定的德性以至如此也是少年血氣未定情慾牽纏不能自制是他害了雲英也是雲英害了他那時雲英纔十六歲他纔二十歲不是清淨無垢的少年少女了這一件事後來不知怎樣的傳到要討雲英爲妾的老商人耳中老商人又探了一探雲英的口氣知道他心中不願意從此便斷絕關係了那雜貨店暫時敷衍了一兩個月後來他父親病重四面的債又逼攏來連雲英的衣服也都當掉賣掉這時候柳吉人恰巧還鄉了兩個多月趁這個當兒他父親得了一項薑欵料理債務便把女兒押了出去及至押了出去雲英纔覺得自己有了身孕不多幾天他父親也嗚呼哀哉一病歸天了

第二章

脚踏車衝突的第二天吉人果然去尋雲英兩人在一個僻靜的地方一壁廂走一壁廂談話雲英道我

自○從○你○還○鄉○去○後○不○想○就○鬧○出○這○亂○子○我○要○寄○信○給○你○又○沒○有○寄○處○急○得○什○麼○似○的○又○不○好○說○出○你○來○後○來○被○他○們○逼○了○過○去○天○天○指○望○你○來○却○不○想○你○鴿○子○斷○了○線○一○個○音○信○也○沒○有○吉○人○道○我○怎○麼○沒○來○過○我○也○來○過○好○幾○次○咧○誰○能○料○到○兩○個○多○月○裏○便○鬧○成○這○個○樣○子○我○尋○訪○了○幾○回○終○不○得○你○消○息○而○且○我○這○時○很○窘○你○是○知○道○的○他○們○兩○人○說○話○的○那○一○天○正○是○個○黑○夜○只○有○幾○點○疏○星○隱○現○閃○爍○於○雲○衣○之○中○原○來○昨○天○柳○吉○人○自○從○遇○見○雲○英○以○後○一○夜○不○曾○安○眠○想○起○了○從○前○之○事○又○是○悔○又○是○恨○睡○在○牀○上○只○是○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了○一○時○心○中○的○念○頭○如○雲○起○潮○湧○因○想○還○是○索○性○撒○一○個○謊○從○今○以○後○永○遠○不○與○他○見○面○就○此○拋○棄○了○呢○還○是○見○了○面○且○暫○時○安○慰○了○他○再○慢○慢○兒○作○別○的○計○較○呢○還○是○說○出○兩○人○現○在○運○命○的○不○同○一○刀○兩○段○永○遠○與○他○分○離○呢○還○是○斷○然○將○自○己○的○地○位○低○下○來○和○雲○英○踐○那○舊○日○的○約○呢○這○些○條○件○如○輓○轡○一○般○在○心○頭○轉○左○思○不○好○右○想○不○能○總○也○未○有○個○解○決○之○法○因○想○不○如○明○天○會○他○一○會○先○探○探○他○的○光○景○再○說○主○意○已○定○所○以○今○天○特○地○去○訪○他○的○此○刻○雲○英○和○他○說○道○你○昨○天○太○很○心○了○見○了○我○却○假○做○不○認○得○吉○人○道○我○決○計○沒○有○這○心○究○竟○相○隔○多○年○你○的○樣○子○也○變○換○了○我○若○認○識○了○你○要○假○做○不○認○得○時○我○也○不○招○留○你○到○醫○院○裏○來○了○雲○英○歎○口○氣○道○你○可○知○道○我○爲○了○你○喫○盡○多○少○苦○頭○正○是○一○言○難○盡○吉○人○道○我○推○想○起○來○也○是○如○此○雲○英○道○我○這○苦○處○只○可○以○告○訴○你○你○却○又○是○音○信○不○通○這○時○我○恨○不○立○刻○就○死○但○是○死○了○你○也○不○曉○得○吉○人○道○從○前○的○事○請○你○少○提○着○了○罷○說○出○來○時○教○人○多○出○一○身○冷○汗○雲○英○道○這○個○教○我○如○何○忘○得○掉○從○前○的○事○苦○處○雖○多○樂○處○也○有○你○從○前○是○個○很○活○潑○很○親○熱○的○青○年○怎○麼○冷○淡○了○許○多○吉○人○道○這○種○話○不○提○了○罷○雲○英○道○我○觸○動○了○往○事○怎○麼○肯○不○說○大○概○我○和○你○的○緣○分○未○盡○因○此○昨○天○突○然○相○

遇。借。着。脚。踏。車。一。撞。撞。出。這。事。來。這。也。是。個。天。意。咧。吉。人。道。你。此。刻。是。怎。麼。樣。生。活。着。的。呢。雲。英。道。我。不。但。是。情。狀。與。昔。日。不。同。便。是。精。神。也。變。換。了。大。約。是。過。於。憂。愁。勞。苦。所。致。那。老。人。發。怒。以。來。不。到。兩。個。月。將。店。閉。歇。這。時。走。頭。無。路。要。是。你。在。那。裏。一。切。還。可。以。和。你。商。量。恰。巧。你。又。回。鄉。去。了。父。親。又。逼。我。出。去。那。個。押。戶。又。帶。着。我。要。走。一。點。沒。有。自。主。之。權。那。時。心。如。刀。割。再。沒。有。比。他。更。傷。心。的。了。到。第。二。天。我。上。火。車。時。我。幾。番。要。跳。下。火。車。尋。死。咧。吉。人。道。這。原。是。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雲。英。道。這。種。苦。處。一。時。也。說。不。完。我。自。從。與。你。別。後。身。體。便。覺。異。樣。我。偷。偷。的。教。一。個。女。醫。生。瞧。了。果。然。說。是。有。身。孕。我。那。時。還。瞞。着。有。病。的。老。父。又。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除。了。天。天。哭。泣。之。外。更。有。什。麼。法。子。要。想。通。信。給。你。又。不。知。道。你。的。住。址。而。且。我。自。己。又。不。會。寫。信。後。來。被。他。們。看。住。了。要。死。也。不。能。自。主。了。柳。吉。人。聽。了。惟。有。長。歎。一。聲。心。裏。非。常。恐。怖。原。來。他。自。從。家。鄉。出。來。再。到。那。個。讀。書。地。方。預。備。與。雲。英。重。尋。舊。好。到。得。那。裏。一。瞧。雜。貨。店。也。關。了。問。起。鄰。右。說。雜。貨。店。的。主。人。也。死。了。他。有。一。個。女。兒。被。人。家。領。去。了。柳。吉。人。不。免。發。了。一。回。歎。想。起。了。雲。英。嬌。憨。可。愛。心。上。自。然。放。不。過。去。回。頭。一。想。他。不。是。有。個。年。老。商。人。預。定。下。了。的。嗎。雖。然。他。自。己。不。願。然。而。老。子。一。死。自。然。來。領。去。了。他。將。來。的。處。境。比。我。那。貧。薄。書。生。要。好。得。多。佳。人。已。屬。沙。吒。利。也。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之。一。境。況。且。喫。了。這。一。個。苦。頭。也。該。猛。省。從。此。發。奮。用。功。起。來。決。定。不。能。再。把。戀。愛。來。誤。我。的。前。途。現。在。想。想。我。自。己。墮。入。情。網。却。確。有。對。不。起。雲。英。的。地。方。第。一。是。污。他。處。女。的。清。操。第。二。又。是。始。亂。終。棄。陷。他。入。於。困。難。之。域。還。有。一。件。我。如。今。前。途。的。幸。福。第。一。就。是。預。備。與。狄。韵。秋。結。婚。要。與。韵。秋。結。婚。第。一。先。要。將。雲。英。拋。棄。而。且。萬。不。可。給。韵。秋。知。道。如。此。我。且。不。但。欺。雲。英。還。須。欺。韵。秋。咧。我。是。

一個男子却欺騙兩個純潔的女子。分明是個惡魔。咧柳吉人想了半晌。只是不語。雲英說道：「你曉得我腹中一塊肉怎樣生產的？」柳吉人聽了。宛如一桶冷水向他背上一澆。雲英接着說道：「總也想不到什麼法子。只好與主人商量借用若干錢。但是把年限延長了。到醫院裏一個月纔生產了。」柳吉人聽到這裏。忘其所以。不禁脫口問道：「那孩子呢？」雲英道：「給了人家了。是個可愛的女孩子。我真捨不得。」柳吉人阿呀一聲。說是個女孩子。給了人家了。嗎？」雲英道：「給了人家。可憐到第三個月上就死了。」柳吉人聽了。面上的驚容纔定。又像放心。又像失望。雲英道：「你想我出去的時候。丟着一個臥病的父親。後來連父親死了。我也沒有送他的終。可慘。不可慘。說與你聽。不覺得怎樣。到自己身臨其境的人。纔覺這苦沒處訴。咧吉人道：「後來如何？」雲英道：「我的押主是做堂子生意的。他自然教我做生意去。我說我雖是出身小家。却是清白的人家。況且我的身體已經許了一個人了。我又不是賣與你們。我是有年期的。你們若不逼我。我也情願幫幫你們的忙。我是守定賣嘴不賣身的主義。做到滿了。我的期限。你們若是要逼我。留客我。只有一條性命而已。幸虧我這個主人還慈善。而且我初去的時候。終日哭泣。尋死他也怕了。今天聽得我肯幫他的忙。便一口應承。吉人道：「如此說。你竟做過生意的了。」雲英道：「我在你面前沒有一句瞞你的話。但願你也沒一句話瞞我。這就瞧你的良心了。還有兩件事。我要告訴你。我在生意上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少年。定要討我要講此人的品貌。也就好了。只是我心中祇覺得只有你一個人。終覺委決不下。後來打聽得他的老婆很兇。就此斷絕了。後來又有一位中將頭銜的北直人。他也想討我。年紀却有五十多了。我想我如今要嫁這老頭子。當時何必決絕這老商人呢？我心裏想終有遇到你的一天。果然天不

絕人之路便遇着了。你咧我還想着你從前的話，倘能得發些必不負我。你還記得有這句話，沒有這時雲英低着粉頸輕輕的問着吉人道：「那時說過這話也，論不定不過事至今日情形便不同了。我自己還依傍人家怎麼一時成家立業咧？」雲英道：「不妨，只要你有這條心，又何必急急成家？我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等候你。你雖依傍人家，比了從前已經好得多了。我是經歷許多艱難，很自知的。吉人想了一想，道：「你的事情我已想過，我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你。雲英道：「好好，你說的話真是不關痛癢。我此刻遇着你還有什麼幫助不幫助？我知道了，你不過敷衍我過去不念前情的了。世界上男子的心腸如何這樣的很毒呢？」吉人道：「你別誤解了，我的意思雲英道：「怎麼會誤解？難道我還不知道你的心嗎？不過見我現在太落薄了，姿容也不如前了，身上衣服又寒素，你便不要我了。可憐我枉喫幾年辛苦，枉費這一片心，無人知道，惟天可表而已。」柳吉人躊躇了一下，忽然想出個新話頭道：「你自己想想，你說我不踐約，你也後來不該操這賣笑生涯。雲英道：「我也知道你要說這話，但是你早些把我安頓好了回去的時候，又把住址通知我，我怎麼會如此？我是無路可走，纔如此的。不然除非以一死報你，只是死了，你到如今還沒知道。吉人道：「你現在也應得知道我的難處。我此刻很不方便，不能和四五年前的一樣。我在這狄氏醫院，喫他的飯，不能不聽他的命令，況且近母親又搬出來住了，諸事還要請他老人家斟酌。要是我能自己一個人做主呢？那還容易。可惜我有種種關係，難以自由受人家的恩，如何不報雲英冷笑道：「好啊，你是最重恩義的人。吉人道：「就算你嫁了我……說出來，你別生氣，你是喫過堂子飯，放蕩慣的人，恐怕現在難盡一家主婦的責任。將來後悔已來不及，所以我思前想後，要實行從前的約，只怕

兩方面都有損無益。雲英道：原是我配做你的夫人。吉人道：你又弄錯了。我是實在從你的利益着想。你想我家中又有母親，又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自由。你要我用別種方法幫助你，我無論如何終替你設法。雲英道：多謝你的好意，你是恨不得早一日與我脫離纔好。吉人道：那有這種心？既然如此，我今夜又何必特地來呢？雲英道：我什麼事都曉得，你也不必瞞我。你是要娶那很美麗的姑娘做夫人，生怕我來打破你的事。吉人道：簡直是亂話。怎麼五年之間，你變得說話都沒有着落了？雲英道：你且別說人家，請問你自己，這個心變沒有？變想起來，教人心痛。我常常想從小沒有母親，以致受了人家的騙，如今弄得我不稂不莠，不秀不瘳，苦頭弄到這步地位，我不能不怨我母親爲什麼要早死了。吾父親若沒有這個病，還可以出去做生意也。決不至於如此困難的說着連連的拭淚。柳吉人默然不語。想這件事在良心上終有些過不去呢。

第四章

柳吉人昨夜回去後也不知道是受着了些風露呢，還是被雲英的說話提起了愁悶，以致終夜不能成睡。今天早晨便覺得頭痛，起了牀，還有些頭暈，所以坐在房中不走出來。暗想：若是拋撇他罷，諒來也決不會鬧出什麼事來。這麼一想，範圍漸廣，但是柳吉人是個神經質的人，他豈能就此決定？他此刻正漸漸的入於順境，少年時代的一種情慾有些兒冷了。凡事都要在利害關頭上着想，他是受過勞苦，有過經驗的人，所以觀察事物的眼光比平常的青年來得利害。現在雖地位還不算順利，然而幸福的前途都已安排好了。從此與韵秋結婚，赴德國留學，繼續狄氏醫院，都就在眼前。不過一回兒想到雲英現在

所處境地又覺得心中有些不忍。吉人想起了昨夜雲英的口吻，未免咄咄逼人。因思一個人怎麼變得這樣快呢？從前他最是和婉可親的，現在見了他，竟有些兒怕他。咧回念又想起他的境遇，這個同情心又不能消滅。倘然我要拔出他在這悲境之中，其勢不能不累及自己的運命。這事怎麼處呢？吉人一天到晚總放不下這條念頭，又下不得這個決心。想了半天，又想到自己從前的經歷，上去十分悔恨。想我從前倘沒有這一着，棋子走錯，此刻心地何等乾淨。如今是宛如一匹白錦，上留下一個污點，如何能毀拭去了呢？正在籌思之際，只聽窗外一聲咳嗽。吉人聽得出是韻秋的聲音。原來吉人早晨起來把窗推開了，窗外是個走廊，廊外是個小花圃。吉人見是韻秋，便笑說裏面坐坐。韻秋也不客氣，一腳踏了進來。不是前回書中說過他們二人視爲未婚夫婦一般，儘可自由談話的了。那時韻秋笑吟吟的進來，見吉人面色有些不大好看，便問怎麼你今天氣分有些不佳。麼？吉人道：「沒什麼，不過有些兒頭痛。」此刻已好得多了，不知怎麼昨夜一時睡不着，起來了。今天便覺得頭痛。韻秋道：「爲甚睡不着？別是有什麼心事嗎？」吉人一笑道：「有什麼心事呢？」韻秋道：「出去散步散步也好。外面的秋色很佳，悶在屋子裏做什麼？我們帶着景行同去罷。」吉人道：「好是好，不過我丟着診察的正事，不管出去遊玩，似乎不好。并且前天我和你出去遊玩了一次，你母親好像有些不快。」韻秋道：「沒有這事。吾母親是素性如此，有年紀的人，總喜歡嘮嘮叨叨多說話的。其實他心裏沒什麼可笑。那秦回春他知道吾母親的脾氣，他只是鬼拍馬屁。吾母親倒說他好。吉人點頭稱是。又問你那位表兄近來到這裏來，沒有韻秋道：「是誰？就是那位學陸軍的嗎？這人性質粗暴得很，我不喜歡他。像這種人將來決不能成一個圓滿的家庭。」吉人道：「你別小覷人。現在學

補過



陸軍的是時髦。一路人將來的希望很大。韵秋道：這種儻來的富貴，我向不在意。聽得我這位學陸軍的表兄，親還沒有做嫖堂子，倒是個大將了。將來他便是選舉了大總統，也不在我眼裏。吉人低着頭道：

誰沒有一個缺點？韵秋笑着說道：如此說來，你也有什麼缺點？吉人道：譬如夫婦之間，到了成婚以後，忽然發見了男子從前大大的缺點，你便怎麼樣？韵秋道：要是有這種缺點，結婚以前，難道瞧不出嗎？吉人道：我告訴你罷。你看我現在還好，其實從前我極亂。暴韵秋道：從前的事，提他則甚。我在十五六歲時，也很亂。暴人家都說我像個頑皮的學生。咧，你今天突然說起這些話來，難道有什麼新感觸嗎？吉人道：沒有。韵秋道：既然沒有，何必憑空的提起這些話？吉人道：我只怕結婚以後，忽然發見了重大的缺點，我又是你們一家十分器重的人。那時如何是好？韵秋道：你的話

倒也奇了。倘要如此的也決不會成這婚姻了。吉人道：「我知道你是始終信我的。但是我忽然自失信用。那時你可怎麼樣？」韵秋道：「別說了。不曉得你今天一個人心中想着什麼新思想。怪思想。纔說出這些話來。要不然另外出了什麼事情。咧。柳吉人搖頭道：「沒有。韵秋道：「這便是你的不是了。我和你無話不談。你何必只是含糊糊吞吞吐吐的。不妨老實明白的告訴我。總可以商量的。我性情生得急。怎能知道你那言外之意呢？」吉人沉吟了一回。說我也以為總是預先向你說明白一聲的好。只是你別誤會了。生氣。韵秋道：「如此。你且說出來。我也很願意聽聽。」吉人道：「我在學生時代的當兒。行動頗不規則。有時喝醉了酒。到處胡鬧。有時和友人爭吵。無所不為。這倒也不必論他。此刻狼狽。亂吾頭腦的。就是前晚你瞧見的。那貧苦女子的事。吉人說時不住的向韵秋臉上瞧着。韵秋道：「這女子怎樣沒有重傷嗎？」吉人道：「不想這腳踏車撞倒的女子。却是我從前的一個舊相識。韵秋淡淡的答應一聲道：「原來如此。」吉人道：「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所以那天撞倒的時候。我已不認得他。并且這人也換了一個樣子。從前也沒有如今這樣窮困。此刻實在墮落到悲慘的地位去了。我很想避開他去。無奈他只是纏繞着。我不肯放鬆。」韵秋道：「到底有深切的關係沒有？」吉人低着頭道：「也沒有深切的關係。」韵秋點頭道：「以後怎樣？」吉人道：「我的話就只有這一點兒。不過心上總覺得把這人置諸不理。或是助錢。或是出力。要從這悲境中救出他來。纔是韵秋道：「果然只有這點兒關係。那也容易解決的事也。何必用得着愁煩呢？」不過和你訂過婚姻。沒有吉人道：「沒有。沒有。現在我想自己當時真個也太糊塗了。韵秋道：「雖沒有訂過婚約。他總向你求過婚的了。吉人沉吟不答。韵秋再問一遍。似乎很注意在這一層的。吉人道：「這這這倒放心。韵秋道：「既如此。那又有

什麼要緊吉人道。但是這話我若不預先說出來，告訴我心中很覺不安的，說明白後，或者你不願意的，取消我們兩人的婚約，或者仍舊這是個未定的問題，總之你須曉得我從前却經過這個黑暗時代，是有過那種不規則的行爲的，韵秋道：你的說話越說越教人不得明白了，你說你們兩人既沒有什麼關係，何必如此小題大做，況且事情已過，宛如雲去太空，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吉人道：你說沒有什麼要緊，若是要重視起來，便覺得範圍很大，韵秋道：在你瞧起來，這件事情足以妨碍我們二人的婚約嗎？吉人道：還沒有想到這一步，總之有一個女子在外面的，如今又遇見了我一個不大名譽的瑕疵，我自己不能舉發，若無其事的把你瞞過去，一直到結婚以後，實在不像是正直人的行爲，韵秋道：你的意思却很純潔，可敬，我明白了，這些話只有我兩人知道，要是不傷着我的感情，你也總可以滿足的了，吉人道：話雖如此，說不過我，我心中總覺得有些不安，韵秋道：我不來怪你，你還有什麼不安呢？你放心，便了，已往之事，宛如流水落花的一般，過去只管別放在心上，如今只要想一個適當的方法去安慰前途，只要前途安慰了你，心中也不致於有什麼不安，咧，你若說從前的罪惡是永遠不能赦的，但是改過兩字是聖人所許自己知道的，從前所做的是差的，現在立志改去，尋常泛泛之交，也能寬宥，難道一向親愛的人，反不能原諒嗎？你若有別的意思，說我狄韵秋將來是不能使你一生享幸福的人，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你說話了，韵秋說完，吉人微微的歎了一口氣，說道：你的話是金玉之言，我總感激你，這是我偏見如此，又笑着說道：我剛纔說了許多無禮的話，請你別見怪，韵秋道：這就是你的好處，可見你是不欺人的，望你永遠把這個精神留着，吉人道：我見他墮落得利害，不免便生出惻隱之心，而一時對於你又

不免自覺慚愧起來。韵秋道：「這倒不用擔心。此人既然如此可憐，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援助他呢？」吉人道：「他若像以前這個樣子，那就容易辦。無奈如今只是向人纏繞着，便覺得可厭了。」韵秋道：「你還是好好的勸他，不要言語衝突了。」又鬧出什麼笑話來？吉人道：「除此也沒有別的方法。」韵秋道：「這件事倒很重要的。你須自己守着秘密。這醫院裏人多口雜，要是他常常到此刻刻來尋你，別鬧出別樣事情來。這一層你倒要留心。」吉人點頭稱是。韵秋道：「你今天肯直言告我，我倒喜歡。前天晚上我瞧見了心中，倒很有些奇怪。只是不便問你。我想秦回春一定在那裏猜疑你。」吉人道：「秦回春或者未必如此罷。」柳吉人話還未畢，忽見秦回春跑進來道：「前天你那腳踏車撞倒的美人來了。」吉人道：「他又來做什麼？」回春道：「誰知道他呢？」他說：「一定要見你遲一些兒，也不可。」秦回春說着不住把眼睛瞟他們兩人，又微微的笑着，面有得意。吉人道：「或者傷處還沒有全愈也未可知。總是我一不小心，纔闖下這禍。」韵秋向回春道：「他既來了，秦先生請你殷勤些，領他進來。」回春笑道：「我向來對於人家也沒有什麼不殷勤之處。」又回頭問吉人道：「先領他到這裏來了，再治療罷。」吉人點頭稱好。韵秋也退了去。回春把雲英領了進來，只見他打扮與昨日不同。頭也梳好了，衣服也換過了，倒也很清素的樣子。見了吉人，先說道：「我此來不妨碍你正事嗎？」吉人正色道：「不妨。」雲英道：「前天對不起，得很。我向姨母說了他特地教我來道謝的。」吉人道：「這有什么客氣的？」雲英道：「吾姨母說你兩人到今日還得相逢，這也是緣分未盡。倒幸虧這腳踏車一撞，咧吉人聽了胸中一陣騷亂，連顏色都變了。」雲英道：「昨天我說的話，或有挺撞你處，你別生氣。總之我此刻遇見了你，你不能再拋撇我了。」吉人低聲道：「這些話過一天再說好得。如今既遇見了你，日子正長，原不必一定要在今天說。」

的。你。在。此。地。一。宣。揚。被。人。家。一。傳。說。反。將。你。的。事。情。破。壞。了。所。以。我。不。是。教。你。不。要。到。此。地。來。嗎。雲。英。道。這。又。是。我。的。不。是。了。請。你。原。諒。說。着。向。四。下。一。瞧。便。道。如。此。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罷。吉。人。道。此。刻。我。也。不。能。出。去。雲。英。道。阿。呀。你。這。人。不。比。從。前。了。你。怎。麼。一。句。也。不。肯。聽。人。家。的。話。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講。咧。這。時。吉。人。忽。覺。得。窗。外。有。腳。聲。走。出。去。一。瞧。一。個。人。影。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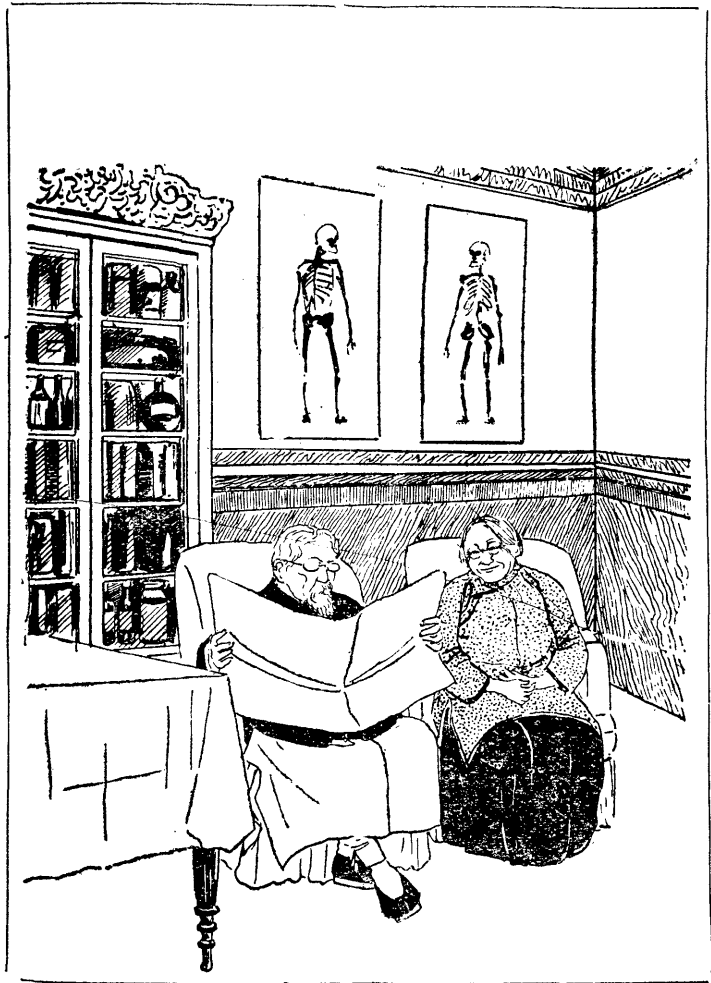
第五章

狄氏醫院的應接室內。秦回春和一個年近五十的婦人。在那裏談話。此人就是狄覺先的夫人。只聽他巍顛顛的聲音問道。如此說來。定與柳吉人有過關係的了。秦回春躊躇着道。這那裏敢說。夫人道。不妨事。你若有些知道。可詳細告我。我最不喜歡人家遮遮掩掩。藏頭露尾的。秦回春見夫人有些不快。便搔着頭道。我實在不知道。並不是瞞着夫人。不說。夫人道。你未必不知道。只是不肯說罷了。我也並不要問你的詳細。總之。這女子定然與柳吉人有關係的了。回春道。或者如此。我想也未必有深切的關係。究竟現在的柳吉人。也不至於有什麼荒唐的行爲了。夫人道。到底是個何等樣女子。秦回春道。大約不見得是個什麼高等人物嗎。夫人道。難道是個妓女。秦回春笑道。便是妓女。也不是個高等的妓女。夫人道。他如何認得的呢。回春道。這個我可不能明白。聽那女子的口氣。決計不是新近認得的。這也不過是我一種推測罷了。我想也不至於有什麼意外之事的。夫人搖首道。這話却也難說得很。他以前是很誠實的。現在忽然房間有個陌生的女子。這就不是個意外的事嗎。況且此地是耳目衆多的地方。他們竟敢在這裏公然約會。不是當着人家都是瞎子嗎。回春道。柳吉人一向謹慎。何至做出這種事來。這也不過

會逢其適罷了。況且他的學術自然勝人。自信力也比人家強些。偶然不留心。也是有的。秦回春的語氣之間。似乎不說他好話。也不說他壞話。然而棉裏藏針。回味過來。都是刻毒得很的。老夫人被他的棉裏幾刺。早刺得火星直冒。便道：他全不想靠着什麼人之力。纔得到有今日。未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想他全忘記了。那時已是九月裏的天氣。他身上還穿着件單袍子。兩肩扛着一個頭。只是瑟瑟的抖。這四五年來。我們也用盡心思。打算送他到外國去留學。也算仁至義盡的了。只怕走盡天涯。也碰不到這樣親切的人家。不料他近來自以為成了個人。便如此自命不凡起來。我知道世界上的人。大都是忘恩之徒。連我們也被他出盡醜了。這是那裏說起。夫人說罷。連連歎氣。秦回春低頭聽着。停了一回。便道：吉人的行動。原是有不能教人家佩服之處。不過夫人也不用生氣。想他也不是個笨人。即便一時執迷不悟。將來也終有悔悟之時。夫人道：你有所不知。在人家不注意的看來。自然也不覺得怎樣。我們是要把寶貴的女兒。嫁給他的。做父母的。怎能默視不語他的品行。如何你們必定比我曉得詳細。不過你們總護着。是同事不肯說他的短處。其實告訴。我是不妨。我倒感激你們。就像現在的事。你們是早已知道了的。但是我却瞞在鼓裏。也是合當有事。恰巧我從那邊走過。聽得了他們的聲音。我纔知道。我想其餘的事。我沒有遇見的。不知被他瞞過多少。咧講到種種原因。都是你們先生太信用了。他太看重了他。咧因此他過於放肆。纔鬧這些事情來的。回春道：先生是個好人。確有幾分袒護他之處。吉人也很志高氣傲。自然也不肯爲人所下。現在況且又和府上附屬親誼。講到吉人的學問和技能。將來一定能成一個著名的醫生的品行。本來另一問題。但是一個人敦品。却也是要緊的。秦回春帶勸帶諷的說了一回。夫人似

乎。怒氣平了。些歎了一聲。便走開了。原來柳吉人的臥室。本來也是舊時的病室。剛纔不是說外面是個走廊。廊外是個花園。這花園中植了幾種秋花。以外雜草頗長。不大去收拾。他本來他的窗是開的。那雲英進來的當兒。韻秋出去的當兒。怕的有人瞧見。所以給他把窗帶上了。誰知恰巧夫人在走廊下經過。一聽柳吉人室中有女子的聲音。却不是他女兒。這個當兒正是雲英纏着吉人。要和他一同出去的。時候。好似窗外有人。及至吉人推窗出去。一瞧夫人已轉了灣。到應接室去了。到了應接室。恰巧秦回春在那裏探聽了情形。再故意的走過吉人室前。裏面沒有聲音。想那女子已經去了。只見院內的老僕將衣服脫了。掛在一株樹上。正在修理。前天被大風吹傷的籬笆。夫人立在廊下。向老僕說道。你還做什麼。午刻了。老僕停着手道。太太。你瞧。只有這一點兒了。夫人道。草長得如此。他們也不來拔。一拔我們這醫院裏。枉用了許多人。都是不中用的。說着氣憤憤的到診察室裏來。誰知院長已看完了病。退出來。在一個起居室內。看報。那院長鬚髮花白。臉上却紅紅的。很有血色。目光敏銳。含有一種和藹可親之貌。室中懸掛着書畫。甚多。他見夫人坐在傍邊。便一面看報。一面問道。吉人怎麼樣了。不是說今天病了嗎。夫人將眉頭皺着。神氣很似萎頓的樣子。眼睛望着地上。口中喃喃的說道。也不知道他是什麼病。大概是相思病。戀愛病。狄院長拈着他鬚子。只顧看報。也並不留心。夫人的話。夫人道。你不知道嗎。柳吉人有陰人纏繞着。院長方纔抬起頭來。道什麼人纏繞着他。夫人道。有一個女子。院長道。那有這種事。夫人道。這事很確。剛纔我還聽得那女子的聲音。還在他屋子裏呢。院長道。是個何等樣女子。夫人冷笑了。一聲道。不見得是上等女子了。這人的底細。雖不明白。他和柳吉人。有關係。大概是確實的了。狄院長道。這話。我不

信是什麼人說的。夫人道：那裏有什麼人說的是我方纔在門外經過親自聽得的。聽他們的語氣不像是新認得的。我因此問問秦回春，他也不肯直說。總之一定是有關係的罷了。院長道：怎麼他會做這種不規則的事呢？夫人道：所以你想教人生氣不生氣。院長道：莫非你弄錯了。夫人道：可見你只是袒護他又說我弄錯了他青天白日藏一個女子在屋子中被外面人知道了，只怕於你老先生的聲名也有礙的嗎？狄院長道：既然如此，自然不能不細細的問他。一問那時院長雖覺得事情詫異，却仍以安靜態度出之。夫人却早已忍耐不住了。



早些走路的好。你想人家如此的待他，他却給我們這樣的一個報酬，只算我們認差了人以後不許他上門。就算了。院長道：你也不必如此決絕。其中恐怕不免有誤會之處。我想還是且把吉人叫來再說。夫

人就喚婢女把柳先生請來不多一刻柳吉人進來了立在一傍狄覺先吸了一口雪茄烟正色的問道有人說你屋子中剛纔來了一個女子有沒有這事柳吉人聽了顏色稍變然而却還假裝笑容答道有的院長道這與你有關係嗎吉人道說到關係兩字却不能說全然沒有關係還是在五六年前我還沒有到這裏來的時候偶然認得他的前天在無意中忽而遇見他了先生既然曉得更好……說到那裏瞧着夫人的顏色又道便是先生不曉得我自然也要稟明的這事我很覺得是出於意外前天在路上把腳踏車把他撞倒的因此他一向的狀況纔知道了現在境遇很是悲慘我似乎不能置諸不顧吉人便畧叙了他些過去的歷史院長道這事你未免太荒唐了但是既往不咎我也不來責罰你因為你不像是做這些狂蕩事的只問你從今以後如何處置呢吉人道先生的明鑒我究竟是個男子應當把自己的過失從直說出來要是對於先生有一點隱瞞欺騙的心我自覺良心上實有過不去的地方我現在自覺無地自容惟有將此地職務辭退先生許我辭職實是我的幸福至於以前的大恩大德我自然牢記在心決不能忘將來若有好日必當圖報吉人這樣的一說院長夫婦倒覺出於意外暫時却沒有什麼話可說只是默默無語停了半晌夫人問道如此說來你的意思願與那女子訂爲夫婦了吉人也不卽答沉吟着道這事情如今實在不能決定又冷冷的道但從道德上看來未便將這女子拋棄這正是件躊躇的事夫人冷笑道這是你個人的道德院長道據你的意思一定要辭退這裏的事了吉人道此事殊覺唐突但是要請院長原諒院長道據你的意思要把這裏的關係一切都斷絕了嗎吉人道其勢不能不如此但是這五年來先生的大德未報心中殊覺不安院長道留學一層也不實行了嗎

吉人道是院長道締婚一事也不實行了嗎。吉人低低的也答應一聲。是院長道我倒沒有料到你竟如此決絕。但是於你身上的利益却犧牲不少。你可曾自己想想。吉人道原是院長道你這行為果然坦白。只是我想無論何事。切不可如此輕易斷定。請你自己要三思。你從前既有了這荒唐事。對於我們仍舊祕密的瞞着。這不能不算是一個虛偽的舉動。然而我們斷不咎你既往之罪。你須要明白此意。凡事只要處置得法。這也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事。在院長的語氣之中。很有給他轉圜之意。無如柳吉人竟無從迴身處了。吉人道這事我確是對不起。先生人非木石。詎不知恩我若是爲了別種事情。一定向先生泥首謝罪。我仍舊要依附在這裏的。現在爲了此事。自己覺得於品行太荒唐了。倘若一點兒不知羞恥。還有締結婚姻的妄想。我到底不是這種沒心腸的人。因此留學一事也只能犧牲了。院長道其實你又何必如此。話還沒說完。夫人插嘴道好了好了。他既不願意在此。你又何必強留他呢。院長道你出去之後。意將何爲。吉人道只要一人用功奮鬪起來。院長毫無氣力的說道也好。既然如此。也不能屈留你了。又震顫着聲音說道。不想你爲了一個女子。拋棄了將來的大願望。我和你算計殊覺有些不值得。吉人道只求對得起良心。也就不管了。院長這時聽着也有些不快起來。說道好好你去罷。你去罷。吉人再說了幾句辭別的話。然後回到自己房中。只呆呆的到桌子旁坐着。

第六章

這時柳吉人外面雖似鎮靜。其實他的頭腦已混亂到個不可開交。他棄了這個好地位。拋了這個好希望。割斷這個正當圓滿的愛情。到底往那裏去做什麼事呢。但是他左思右想。儻然守着這好地位。抱着

集 八 第

這好希望順着這正當圓滿的愛情。便自己覺得過去之罪惡更重了。懸想他日和韵秋結了婚。在自己的生活上。確是能生一種新光彩。但是須要得個健忘病。將從前和雲英二人的黑暗時代。忘掉了。纔能得這幸福。可惜今日。殊不能忘掉前事。這又如何是好呢。柳吉人正立起來換衣服。聽得門外有很急的脚聲。回頭看時。却是韵秋。韵秋道。你好。可知你從前的言語。都是騙我罷了。吉人道。什麼事。韵秋道。聽得說你不是要去了嗎。吉人道。是的。只得辭職了。韵秋道。你爲何如此決絕。可知我決無怪你之心。你別生着氣。決然舍去。吉人道。我那裏還有生氣的權利。我對於你。惟有對不起三字而已。以前的事。望你當做無法救濟的。看待你說。我欺騙你。我也承認。你只當從前受了人家一場大騙。不過到了如今。我再要昧着良心。依然厚顏在此。我實在有些坐立不安呢。因此不能不與先生說明理由。立刻辭退。韵秋道。如此方纔。我們說想方子。救助那女子。分明是一句空言罷了。吉人道。也不是空言。若能救助他。自然再好。也沒有無如子細。一想。有種種困難的問題。我們大家是知道些性情的。你或者對於我。深信不疑。縱使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以你的才德。也可以因此消滅。不過我的頭腦中。永遠有這一種念頭。留着好像畢生負了這一個罪惡。不能湔滌的。這個愉快的家庭。終有些勉強了。在我呢。自取其咎。該受這個無形之罰。原是可憐。而不足惜。終不能帶累着你。於心實有所未安。況且還有一件這事情。現在已張揚得。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你母親。先不答應。我也無顏。還在這裏。韵秋道。這也不能吾母親一人做主。吉人道。剛纔他老人家。非常忿怒。這也難以怪他。我很知道。決不是謝罪。可以了事。的。何況既不是有謝罪性質的事。又沒有求恕的道理。便是謝罪。反成了一種包隱。已往的不名譽之罪。韵秋道。我不願聽你這些話。總之。

你是愛着這個女子把我全不放在心上。吉人道：「這個要請你原諒。我現在心中萬分懊惱。你說我愛他不愛他。我現在也無從分辨。但是我終不願與你比較。還有一句良心上的話。我此番與你分離。實在是個大大的不幸。這是我畢生的苦痛。永遠忘不掉的。但是事已如此。只能說我們兩人前生沒有緣分。既然沒有緣分。却又相遇在一處。這可不是老天捉弄我們嗎？」韵秋暫時無話。把手帕拭着眼角。說道：「便是如此。也何必今天立刻要出去呢？」母親果然生氣。難道父親也不留你嗎？還有那留學一事。不是預先也說定的了。你何必決然而去。還是我們從長計議。到了實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再實行你的主義。還來得及。此刻姑且暫時忍耐着的好。吉人道：「你的心。我是萬分感激的了。無以為報。只惟有感謝兩字。但是我想。總是出去的好。將來當還有相見之日。」韵秋道：「我說了半天。你一句也不能聽嗎？」吉人道：「這恐怕是我的性情。倔强。好在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不加深責罷。」韵秋道：「我也沒有責你啊。說着又長長的歎了一口氣。便道：「如此說來。我的事情以後永不在你心上了。吉人道：「你的事情要是永不在我心上。這倒是我的幸福。惟其心上永遠不能忘掉。這便是我一生的苦痛。」韵秋道：「你如今和我決絕了。母親自然給我另行擇配。試問我精神上所受的苦痛。比你如何？」吉人道：「雖然苦痛不是罪惡。我自從到府以來。和你每次聚首。大家心心相印。自以為得此紅閨知己。是我一生最大之幸福。無如前造之惡。因終相尋而來。自然所得之惡果。總不能放我過去。一種因必獲果。我惟順受而已。還敢怨誰不過。我現在悟澈了。這夫婦之道。也不過一個形式罷了。譬如我一朝死了。這婚也就結不來了。你即使和我愛好到底。我已經棄你而去。我望你從今以後。只當我已經不是這世上的人了。至於你心中還有我。我心中還有你。這本來我也

不能禁止你。你也不能禁止我。還是各人的自由。愛留的留在心中。便了。這時韻秋見吉人說出那種斷絕的話。惟有哭泣之一法。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只見他母親怒匆匆的進來。見了這情形。便把眉頭一皺。便發話道：「吉人。你要走時。便立刻就走。何必捱延時刻？」吉人道：「立刻走了。」夫人道：「如此。你就動身一來。呢。你自己主意也早打定了。」二來。院長是年老之人。不能多給氣。他受他此刻非常憤怒。我再三勸他。也是無效。你還是早些走的好。韻秋你來做什麼快些。到那邊去罷。我常對你說的。你這人太忠厚太誠實了。容易給人家欺騙的說罷。夫人攙着他女兒的手。進內去了。柳吉人把自己的書籍等件收拾妥當。然後再向院長告辭。又與同事諸友一一告別。便自出院而去。

第七章

不到一星期。柳吉人以自己運動的結果。得了一個警察醫之職。自從狄氏醫院出來以後。他也不去告訴母親和姊丈。獨自一人住在旅館裏。講求善後之策。到了他所謀幹的位置。已定。然後到姊丈家裏走一遭。那一天。他姊丈恰不在家。他的母親和他姊姊正喫了夜飯。在那裏閑談。却聽得外面門響。他姊姊照着燈出來。一見了吉人。便道：「呀。原來是三弟說罷。便急急向裏面去。」一路喚道：「母親來了。來了。吉人走到裏面。見過母親。母親臉上却有不愉之色。一時也不說什麼。停了一會兒。便道：「你是往那裏去的？」吉人聽得母親的聲音。帶着怒氣。也不敢說什麼。却道：「我的事。母親和姊姊也都曉得了。可以不用我說了。我此刻在警察署內充當醫生。母親道你何以當時不來和我們商量。便如此獨斷獨行？」吉人道：「這事情爆發得快。一來也無用商量。二來也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姊姊正笑盈盈的捧了一杯茶出來。說道：「因為

不知你的下落。所以大家很擔心。着你到底往那裏去的。吉人道。原來如此。我本來就要來的。後來剛巧有警察署的事。所以索性弄妥當了。再來姊姊道。到底是怎麼一件事。你可知道狄家夫人非常生氣。口聲聲說是上了柳吉人的當。



又說你忘恩負義。却是爲何。吉人道。這也沒法的事。只好讓他們說了。姊姊道。聽說你外面另有了個女人。可有這事。沒有。吉人道。不然。那時他便把前後的事情大畧說了一遍。再把自己所打定的主意也說了出來。他母親似乎氣平了一些。聽他說完纔道。就算如此。爲何那時不先說明此事。與我們商量。吉人道。孩兒早已打定這個主意。商

量也徒然了。母親道。你的身體。你能一人自由行動嗎。你第一對不起。替你介紹的姊丈。吉人道。我要是。願顏留在狄氏醫院內。更對不起姊丈了。母親道。這是你自己荒唐。既經受了人家的恩德。他們總算十

分。擡。舉。你。你。却。不。受。人。家。擡。舉。便。做。出。這。種。事。來。吉。人。道。不。過。這。個。關。係。在。先。到。狄。氏。醫。院。在。後。總。之。這。已。成。了。過。去。時。代。的。過。失。要。追。也。追。不。回。來。的。了。只。好。說。一。句。既。往。不。咎。但。是。我。却。並。非。是。欺。騙。狄。氏。到。了。今。天。其。勢。不。能。免。人。家。說。話。惟。有。潔。身。辭。出。這。狄。氏。醫。院。若。是。我。再。與。韻。秋。希。圖。結。婚。我。的。罪。惡。更。大。了。此。刻。乘。着。罪。惡。未。大。的。時。候。僅。不。過。從。前。叨。了。些。光。罷。了。人。家。自。然。沒。有。什。麼。說。我。心。上。也。似。乎。過。得。去。所。以。還。是。不。和。韻。秋。結。婚。的。好。母。親。道。你。說。的。一。派。不。知。什。麼。說。話。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不。知。那。裏。來。了。這。一。個。淫。賤。女。子。被。他。迷。上。了。就。弄。得。一。個。人。糊。塗。到。這。步。田。地。否。則。何。致。於。如。此。自。暴。自。棄。不。要。韻。秋。走。出。狄。氏。醫。院。世。界。上。那。裏。有。你。這。種。沒。見。識。的。人。吉。人。道。沒。見。識。是。承。認。的。但。是。我。決。不。是。對。於。他。們。有。什。麼。羞。愧。抱。歉。之。事。母。親。道。夠。了。這。還。不。算。是。個。羞。愧。抱。歉。的。事。嗎。吉。人。道。從。前。之。事。不。用。說。要。是。講。現。在。既。有。這。個。女。子。在。旁。我。還。若。無。其。事。的。和。韻。秋。結。婚。不。論。我。這。個。意。見。太。迂。心。中。到。底。不。忍。非。但。是。對。不。起。韻。秋。就。是。對。於。那。女。子。也。未。免。太。沒。良。心。了。姊。姊。道。你。也。太。癡。了。究。竟。他。是。何。等。樣。人。難。道。有。什。麼。好。處。可。以。勝。過。韻。秋。嗎。吉。人。道。不。是。這。般。說。那。好。處。不。好。處。是。別。一。個。問。題。覺。得。道。義。上。不。能。不。如。此。姊。姊。道。這。又。講。到。道。義。上。來。了。要。講。道。義。二。字。就。不。至。於。鬧。出。這。問。題。如。今。爲。補。救。起。見。你。自。以。爲。不。差。可。是。對。面。的。一。方。面。也。該。想。想。他。可。當。得。起。你。這。道。義。二。字。吉。人。道。我。的。意。思。如。今。是。提。出。美。惡。不。講。他。姊。姊。歎。一。口。氣。道。咳。你。已。被。這。女。子。迷。得。糊。塗。了。吉。人。道。這。是。我。心。裏。如。此。想。姊。姊。道。你。的。心。事。也。太。奇。怪。了。據。你。說。你。和。那。女。子。已。離。開。了。五。六。年。了。要。是。一。向。常。在。一。起。的。那。倒。也。不。必。去。說。他。此。刻。又。離。開。了。這。五。六。年。其。中。人。事。變。遷。你。也。不。問。問。他。操。守。如。何。就。這。樣。一。力。擔。承。下。來。別。的。都。不。講。被。親。戚。

朋友們知道了也要笑你。你又何苦呢？吉人道：「這也是沒法的。要講起他的境遇來，就該原諒他。你想他本來是個窮苦人家，女子母親已死，父親又得了個臥床不起的病。在那個時候，我雖沒有心要拋棄他，可是恰巧在我回鄉的時候，他們就把他押出去了。那是腹中還有著孕，正陷於極悲慘的境地。試思誰害他到這一步的呢？不能不自問良心。他窮雖窮，本來是個純潔無垢的少女，因被這惡境遇所迫，是勢不能不墮落。然而據他說來，雖處汙泥而不染，這話也不必管他。不過他到如今還守著沒有嫁，這也不能不原諒的。他姊姊道：「你既以為如此，我說也徒然。不過我終覺得你這人太老實，太糊塗了。你想狄韻秋那樣的容貌才思品行，那一件不如人人家真求之不得。自從你說起這締姻的事後，我們暗暗替你歡喜。人家却妒忌你的，也不知多少。不想你自己却放棄這個絕好的機會。教我們再說什麼呢？說着又歎息一聲道：「凡事不可魯莽。你自己要細心想。現在還算不得十分決裂。你要是回心轉意，可還來得及。我知道狄韻秋却和你好的。你決絕了他，他心裏不難過嗎？母親道：「這有什麼要緊？難道狄韻秋這樣的物，還怕沒有人家要嗎？你若自己能夠給你自己的前途想想，無論着什麼苦楚的事，也應該忍耐着。你呢？就這樣好好的過去那醫院，不就是你的了？想不到你一時執迷不悟，竟拋却這前途絕大的希望。這真天下第一笨人。咧！吉人道：「母親的話兒果然不錯。我得了一個醫院，得了一個賢淑的妻子。那頭腦中却永遠留著這抱歉的痕跡。我怎能快活？母親道：「你枉為堂堂一個男子，大丈夫作事須放得開。收得攏。你竟為了一個女子，便如此消滅志氣。看你將來用什麼方法立身處世？這時他母親怒容滿面。吉人到此也不敢反抗。他母親的性質本來很剛執的。自從父親死了，不免更偏拗了。那柳吉人却

是多含着父親的氣質柔順謙遜是他一種美德雖則他是個黏液質凡事委決不下而且有一種自己的觀念足以遮蔽他的美點然而一班長者都喜歡他的性質柔順謙遜其實他守定一個宗旨却不肯變換可見柳吉人這個人不是沒有勇氣的人所差的意志感情太覺薄弱被人一激動不免便覺膽小現在恰巧攻到他的弱點了又被母親一數落他宛如自己手中握着的一柄刀頓然鈍了停了一會他又說道這些話不必說了我決沒抵抗着做去的勇氣母親道既然如此你起初就不受這狄氏的恩德豈不是好吉人道那時我却沒有想到如今要變成這步地位他母親便冷笑了一聲不言語了姊姊道我勸你還是快些改變了你的方針罷大家都勸着你咧你想母親和我還有給你當上的嗎吉人道話是我也知道是好話照你們的意思發一個狠心把他拋棄不顧也未嘗做不到不過那女子實是我害了他因為我和他有了關係就此墮落到這個樣子我見了這情形以後的利害問題且不必提就只感情上未免有些不情了譬如姊姊你受了一個男子的欺騙中途被他拋棄受盡種種苦楚現在那男子却娶了正當的夫人非常體面你心中覺得怎麼樣姊姊道啐你這人越發發氣了我好好的如何比起他們來要是品行貞淑的女子也不會鬧出這事來了他母親道我看你這人頭腦已昏了因此有點兒黑白不分吉人道譬如這樣講道理相同人類是平等的母親道你頭腦昏了曉得什麼也不管受過教育的女子和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只要是個女子吉人搖頭道你們是不懂的母親道到底是誰不懂你將來到後悔時該知道我們是十分勸過你的你要自己墮落教人還有什麼法子想姊姊道你且別一味不聽人話還是子細想想的好我看你總上了那女子的當了吉人道我也並不是不聽人

話實在覺得從前的罪惡無可遮蔽。至於那女子的可憐，你們見了，也要表同情的。姊姊道：便是那女子可憐也多半是自作自受，這便叫可憐不足惜，你看你自己的思想也太狹窄了。還是放寬些兒的好。他母親憤憤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種糊塗人，要是被人家聽得了，定要當你是個瘋人院裏逃出來的。咧，姊姊又道：狄氏的事情，我們暫且不問，對於那一方面，你可是要把那女子娶進來嗎？母親急道：他敢娶嗎？我不答應這種舉動，不但對不起人家，也對不起自己。吉人道：我也不是說一定要娶的，不過你們因為我辭退了狄氏醫院，所以埋怨我，其實大誤。這一件事，我自以為是決不受你們責備的。現在也不用談了，談也無益。我當時細想了幾回，纔打定了主意。此刻也斷不會聽了人家的話，再改變意志。咧，母親怒道：什麼叫做人家的話？人家好意勸你，你倒要怪起人家來了。姊姊勸道：他性質如此，越說越倔強。的利害了。母親道：這算什麼話？他到底當我是什麼人？他姊姊再三的勸母親，只是生氣道：我不想養到你這般大，却成了個不孝的逆子。一些兒不肯聽父母的話。吉人道：母親之言自然該聽，不合理之言總不能服從的。他母親哭道：怎麼說是不合理之言呢……正在大鬧的當兒，忽然他姊丈回來了，他三人遂默然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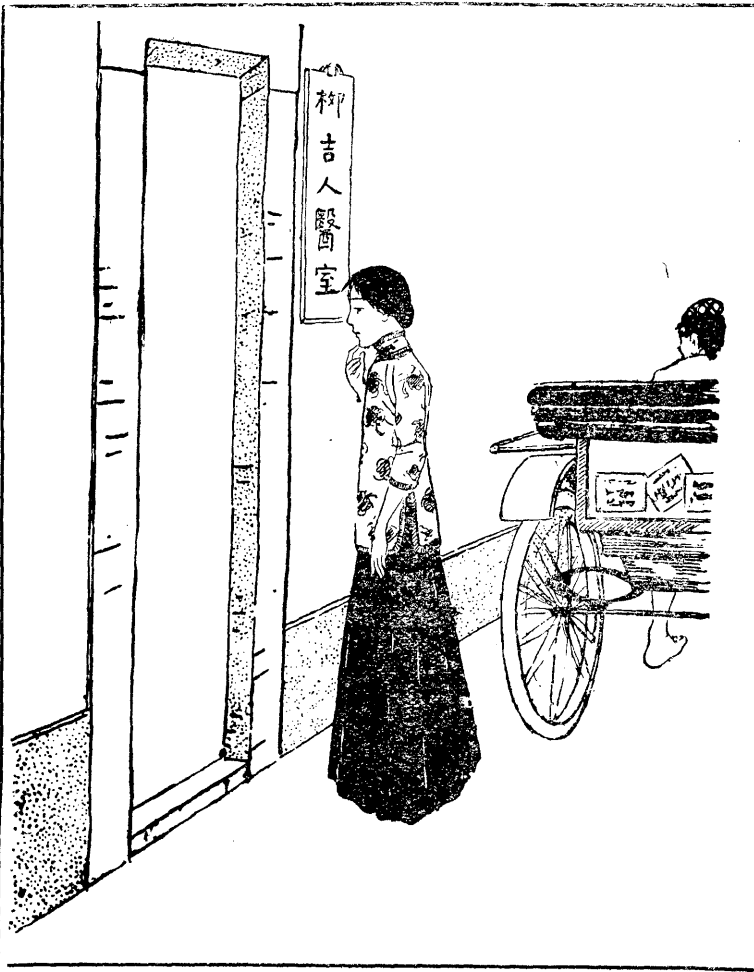
第八章

野草巷靜悄悄的街上，有一所樓房，門前掛着一塊小銅牌，是『柳吉人醫生』。五個字原來一個月前，吉人奉着母親攜着雲英，在這裏住。三個人做起一家人家來了。你們諸位想想，那頑固的母親偏執的吉人，沒受過教育，曾經墮落過的雲英，如此三個人的家庭，如何調和得來？吉人一面極力的勸慰母

親一面又勞心勞力矯正雲英的種種舉動啓發雲英的種種智識然而少不得時常齟齬人家見了背後自然免不得說長道短說柳吉人是個瘋子放棄了絕好的機會却弄這個小家女子在家中無怪老太太要生氣便是他母親睡夢中也想不到要和雲英住在一屋子和他一鍋子喫飯的怎奈凡事不能一定一來呢吉人諸事從順老太太生氣的時候他便不響了過了以後依然是和顏悅色的究竟父母有愛子之心況且只有這個兒子除了這一樁以外別的都沒有可駁之處所以老太太的心也回轉來了第二吉人的姊丈出遠門去了所入便不比從前家中開銷不能不略事撙節似乎長住在女兒家中不便吉人又再三向母親勸纔把他接到自己家裏來至於處置雲英當時很費斟酌後來決定把他送入女學校裏讀書免得長日在家無事不免和老太太生出衝突的事來老太太雖十二分不願意也只得勉強允許原來柳吉人家中現雖式微從前也是個巨家吉人的母親更是個好出身如今見了雲英的樣子如何看得慣心中便無時無刻不懷着個排斥之見那雲英起初由柳吉人接過來的時候自然心中歡喜過了一二月那歡喜的心自然漸漸的淡了存了個我和柳吉人成爲夫婦是當然之事又心裏想到我有什麼對不起柳吉人地方直到如今還給他守着這個貞操他可不想想人家顧名思義你總是做過倡妓的人誰給你講那實際上的事呢本來是個小家出身又加以這五年來的東飄西泊這惡習慣已經不少常常出於不知不覺連自己都莫名其妙人家瞧了便覺惹眼難看便如雲英初來的時候有種種不是閨秀應做的事一時矯正起來也很不容易幸虧他喫過苦頭嘗過世上種種酸辛的事到底有了些經驗不過對於吉人的愛情幾幾乎如花朵散落漸漸兒失了色香所以要講到他在

吉人。家裏的幸福。也不過就是生活上舒服些罷了。此外也沒有什麼了。吉人呢。只管從好處着想。無非也。使他兩人間的愛情。死灰復燃。還似初相見一般。或者家庭之中。也得着些清新純潔的趣味。但是雖然費盡心力。往往不甚見效。而且他腦子裏還有一個狄韻秋。常常闖入他思想中。排遣不去。些微把他一比較。就有天淵之隔。怎麼不教人想起了胸中不結檣。他有時憤恨起來。一個人躁着脚道。我真是個蠢物。我真是個蠢人。偏偏要做成這種不愉快的家庭勞了。莫大之力。還是毫無功效。不過一會想起來。又覺得雲英是個毫無罪惡的可憐之動物。我又如何拋棄他呢。便就自己抑制着自己道。這到底也還是一種私慾。我此刻來啓發這種的人。不就算個愉快的事嗎。心中這麼一想。氣也漸漸平了。而且這時候。吉人倒虧得有個嚴厲的母親在旁。往往天下的事。在兩對待者之中。有了第三者在內。便足以改變形勢。要是吉人沒有這個母親在旁。或者對於這天真未鑿惡習慣已深的動物。反而要待他不好也未可知。如今他母親皺着眉頭的顏色。又加以老年人嘴碎。對於雲英所做的事情。全不滿意時。常數落倒反足以挑發他對於雲英的同情心。因想他本來是不懂這些的。將就些也就罷了。然而這兩年來。吉人在社會上的命運。却是不惡。此刻有個廣州某私立醫院。聞名要來請他去做副院長。已經答應了。就在本月的上旬。要動身。他想橫豎家中也沒有幾個人。就是母親和雲英。倒不如全家搬到廣州去。却也省得三心兩意。那天吉人不在家。他母親和雲英正在收拾行李。那時候也有幾位客人來訪。吉人知道吉人不在家中。也便去了。此刻門口又來了一輛包車。那包車上下來的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姐。後面車夫又捧着個包袱。進來你道此人。是誰。這便是狄韻秋了。原來自從吉人出了狄氏醫院以後。韻秋和吉

人還時常見面。吉人家裏也來過幾次。與吉人的母親本來是認得的。在吉人的姊姊家裏也時常見過。那狄韻秋本來是賢淑不過的。他心却倒一些兒沒有抱怨吉人。反而說爲人是應該如此。他因此愈加



着。一。杯。茶。過。來。韻。秋。連。忙。雙。手。受。了。說。都。好。家。母。囑。代。言。請。請。伯。母。安。母。親。道。不。敢。當。韻。秋。道。昨。天。吉。人。先。生。來。時。恰。巧。我。不。在。家。聽。說。就。要。到。廣。東。去。了。不。是。說。初。五。動。身。嗎。韻。秋。說。着。便。把。一。個。包。袱。呈。上。說

欽。敬。吉。人。便。想。起。吉。人。說。的。夫。婦。也。不。過。形。式。上。的。事。他。也。沒。有。什。麼。今。天。聽。得。說。柳。吉。人。要。到。廣。東。去。了。他。所。以。特。地。來。送。行。那。吉。人。的。母。親。聽。得。狄。家。二。小。姐。來。了。十。分。歡。迎。便。引。着。他。進。來。說。難。得。今。天。二。小。姐。惠。臨。老。身。掛。念。得。很。韻。秋。道。可。不。是。嗎。好。久。沒。有。來。請。伯。母。的。安。咧。吉。人。先。生。不。在。家。嗎。母。親。道。他。剛。纔。出。去。了。昨。天。聽。得。他。說。到。過。府。上。的。府。上。都。好。嗎。說。着。捧

些些小物請伯母路上點點飢罷他母親接着說道多謝二小姐還要如此費心我們難道叨得你光還不穀了嗎韵秋道尊府搬了那邊去後總有三年五載恐怕一時不容易會面喇母親道小兒是要常常來的不知道能否實行二小姐沒有事多坐半晌罷韵秋道多謝你們嫂嫂在家嗎母親道在家因為倉猝要動身所以不能不立刻收拾行李因此弄得很雜亂的說到那裏他又湊近韵秋的身邊低聲道實在太不中用了真教人累死無論什麼事都非我親手不可一點不能替我的力韵秋道原是年紀輕的人大概如此便是我在家中一些也不懂什麼總不能替母親的力母親道阿呀呀他怎能與你比況且他年紀算輕也不輕了他比了二小姐還要大三四歲喇究竟是個小人家出身粗陋得很簡直是上不得檯盤的見了生客就躲開了教人如何瞧得上眼兒現在我一息尙存這一家人家還可以敷衍將來我瞑目之後不知怎樣的度日喇韵秋這時無話可說停一會兒纔道但望他們夫婦之間和睦這便是家庭的幸福母親道我想吉人辦雖這樣辦了心中未嘗不在那裏懊悔韵秋道柳先生的心地是光明正大將來一定有好結果我在暗地裏也常常的禱告祝頌他母親道多謝多謝但能如此自然是最好的了不過照目前的光景看來這種家庭真是毫無意思只教我一個人擔心着急罷了韵秋道我是深知道柳先生的爲人的他決不是一種輕薄浮躁之徒便是這件事他也是再三思量着然後決定實行的他這一片苦心人家不能原諒我倒很能原諒他的你老人家有的地方可以忍耐的就忍耐些可以不必管的也就不必管罷免得自己反而勞動生氣高年的人還是自己靜養靜養念佛也好可憐韵秋把自己胸中的種種難過抑制了來勸慰這老人老人道你很親切的來勸慰我我想心裏真恨都

是我這不掙氣兒子鬧出這種事來便是他幾年來受了府上的恩惠一點也不知報答要不然我們……你二小姐……何等好何等圓滿……老太太說到那裏忍不住一陣傷心便再也說不下去了。招得韻秋也熬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他低着頭只把一方雪白的手帕暗暗拭淚接着道就是家嚴也覺得非常的可惜但是各人有各人的意思無可勉強的現在家嚴也明白了老太太道若是個相當的女子差不多點也還將就罷了總算我們沒有這福氣不能得着賢慧的媳婦怎奈這個人既無學問又無技藝性情未見佳惡習慣又極多不知我這位賢郎是貪他那一樣他呢或者不在家的時候多但是教我和他兩人怎麼弄得下去我總想不到是這樣的一個人就是貧賤人家的女子自己的鞋子總會做做普通的飯菜總會燒燒他竟一任他鞋破襪穿拈着針線好似有千斤重的模樣至於菜蔬一經他手很好的作料也枉自糟蹋了種種可笑失望之事不一而足一時也說不盡言二小姐是知道我的苦處的不妨說說要是別人我還能和誰說呢說出來給人家笑話豈非自揚其家醜兩人正在那裏談話忽聽樓梯上腳聲咯咯的下來可不就是雲英嗎只見他身材不高面少血華身體又有些微俯倫和韻秋比起來一個是瓶中供養的白菊一個是郊野亂開的野菊原來雲英和韻秋兩人從沒有招呼過他日光爛爛向韻秋瞧了一瞧老太太忙說道這是狄家的二小姐你過去見見韻秋連忙站起來喚聲嫂嫂雲英一時心慌意亂也不知道該叫他一聲什麼就這樣含含糊糊過去他也不大懂得寒暄只紅着臉問母親道衣櫥已收拾好了此刻還整理什麼呢母親冷冷的道你放着別弄罷韻秋道這一番要出遠門嫂嫂是忙得緊了雲英道早些也沒給人家知道突然的發生可教人家措手不及說着只是對韻秋打量

他第一個念頭却是在那裏羨慕韵秋容貌生得好衣裳又穿得時式第二個念頭他又因此想到這是我丈夫許婚的人咧要沒有我就讓他們成爲夫婦想起來他還要抱怨着我咧那時他又低低的向母親道今天他怎麼這時還沒有還來呢母親道恐怕就快回來了或者他去訪一個朋友也未可知你去打一個電話問問可還在那裏不在雲英口中答應着懶懶的去了他們二人又談了十分鐘的光景也無非是這些家常老太太總不滿意於媳婦韵秋帶譬帶勸的又過了五分鐘只聽門外有車子的聲音吉人果然回來了兩人相見之下先叙了幾句許久不見的話兒母親便說承二小姐又賜了許多東西吉人謝了又謝又問他堂上都安好嗎昨天到府上去過世妹却不在那裏正說時雲英却裝了幾隻盆子的茶點陳列在韵秋之前韵秋欠身謝了雲英不知所答却只在傍邊瞧着吉人便道你也坐下來談談罷雲英道我是粗人不大知道禮法的韵秋道嫂子別客氣同坐下來談談你別忙什麼你們這一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相見咧雲英纔坐下來那身體却縮做一團眼睛瞧着鼻子多了一個人反沒有方纔那麼熱鬧了韵秋便問道那邊從前沒有去過嗎雲英道什麼地方也沒去過韵秋道那邊的風俗很與這裏不同到了那裏閑暇的時候出去遊玩遊玩一定是有趣的雲英道要是風俗和這裏不同我更弄不清楚了韵秋道那邊非常熱鬧是個繁盛地方雲英道比了那邊安定鎮如何吉人笑道胡說這天遠地隔那裏可以相比呢雲英聽着不覺臉上一紅低頭說道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又沒有出過遠門此去總覺有些兒擔心吉人道我到那邊去恐怕也不能十分長久換換空氣變變樣子或者反而倒有趣些且守他兩三年再說罷韵秋道這二三年是至少的了我們下一次相見你們定然有了小

弟。咧。吉。人。道。這。也。論。不。定。的。事。實。在。我。們。除。了。希。望。這。小。兒。女。爲。樂。事。以。外。沒。有。第。二。法。可。以。破。這。家。庭。的。寂。寞。咧。韵。秋。道。這。也。未。必。不。過。一。個。人。出。了。門。往。往。能。敷。變。換。氣。質。的。譬。如。活。潑。的。人。變。成。溫。順。奢。華。的。人。變。成。質。樸。也。常。有。的。事。吉。人。道。這。一。半。也。是。年。紀。漸。大。的。緣。故。韵。秋。道。隨。鄉。入。鄉。於。風。俗。也。有。關。係。吉。人。道。還。有。一。件。出。門。的。人。到。底。辛。苦。容。易。衰。老。可。怕。得。很。韵。秋。道。土。地。一。變。什。麼。事。都。變。了。便。是。朋。友。的。交。情。相。隔。愈。遠。也。漸。漸。兒。冷。淡。了。我。有。一。位。女。朋。友。到。了。杭。州。去。隔。得。不。過。半。年。連。信。札。也。不。來。了。其。實。杭。州。又。不。十。分。遠。便。漸。漸。兒。有。這。個。現。象。說。起。杭。州。有。一。年。夏。天。我。們。不。是。和。你。都。到。西。湖。上。去。過。夏。嗎。光。陰。一。瞥。如。在。目。前。韵。秋。說。話。時。向。吉。人。瞧。着。吉。人。道。那。是。我。到。你。們。府。上。的。第。二。年。你。還。只。有。十。四。五。歲。垂。着。一。條。辮。子。穿。了。皮。鞋。非。常。健。跳。活。潑。韵。秋。道。那。時。候。我。一。味。淘。氣。真。不。成。個。樣。子。咧。吉。人。道。那。時。出。門。散。步。常。常。要。與。我。競。走。我。不。肯。你。便。說。我。沒。有。軍。國。民。資。格。又。最。好。作。弄。人。當。時。情。形。宛。然。在。目。韵。秋。道。怎。麼。你。還。記。着。吉。人。道。想。不。到。後。來。又。不。喜。歡。軍。人。了。這。豈。不。也。是。變。得。很。利。害。嗎。韵。秋。道。幼。年。時。節。正。是。最。愉。快。的。如。今。再。也。沒。有。那。麼。時。代。有。味。提。起。了。髻。髻。覺。得。西。湖。景。色。就。在。眼。前。韵。秋。口。中。如。此。說。恐。怕。他。的。心。中。正。在。那。裏。想。否。則。我。們。兩。人。不。久。要。往。西。湖。上。去。做。新。婚。旅。行。咧。停。了。會。兒。吉。人。道。現。在。你。母。親。身。體。好。些。兒。罷。韵。秋。道。他。是。個。常。病。一。會。兒。好。些。一。會。兒。又。覺。得。不。好。了。加。着。他。的。性。子。又。急。得。很。自。己。又。不。能。養。病。吉。人。道。好。在。此。刻。有。世。妹。在。那。裏。侍。奉。將。來。出。閣。了。他。老。人。家。更。不。便。當。了。韵。秋。只。低。着。頭。不。作。一。聲。那。個。時。候。吉。人。的。母。親。在。廚。房。內。喚。雲。英。進。去。只。剩。他。們。兩。人。一。時。找。不。着。話。頭。大。家。倒。無。言。可。說。默。默。對。坐。吉。人。忽。然。開。口。道。我。此。次。所。以。要。暫。時。離。開。此。地。的。緣。故。只。怕。你。不。知。道。

我。一。來。呢。無。非。想。忘。却。從。前。的。事。兒。但。能。將。外。界。一。切。紛。擾。之。事。忘。了。我。的。心。頭。苦。痛。二。來。藉。此。擴。張。我。醫。界。的。勢。力。我。對。於。自。己。覺。得。無。味。得。狠。只。好。對。於。世。間。的。人。盡。些。力。了。韻。秋。一。時。也。不。能。回。答。什。麼。話。出。來。吉。人。又。道。但。是。我。有。一。句。話。在。今。天。臨。別。之。時。不。能。不。說。我。很。希。望。你。早。些。安。慰。你。兩。老。之。心。你。本。是。個。絕。聰。明。的。人。兒。想。來。不。至。於。誤。會。而。且。一。定。是。很。能。明。達。的。想。你。心。中。未。必。暗。暗。恨。我。以。爲。世。界。上。男。子。盡。是。不。可。靠。的。你。即。使。恨。我。此。刻。也。要。請。你。原。諒。我。的。了。不。過。我。總。望。你。早。早。得。個。歸。宿。之。地。你。一。天。不。得。歸。宿。之。地。我。是。一。天。心。裏。不。安。寧。的。韻。秋。道。我。決。不。怪。你。人。各。有。志。何。能。相。強。不。過。此。刻。弟。弟。年。紀。太。小。父。親。很。想。得。一。個。能。毅。繼。續。他。事。業。的。人。可。是。一。時。間。那。裏。有。這。種。適。當。的。人。呢。母。親。又。是。一。向。主。張。那。個。軍。人。的。這。是。和。我。的。宗。旨。相。反。大。概。是。我。的。命。薄。我。本。是。個。老。實。的。人。又。加。着。這。一。兩。年。來。心。灰。意。懶。雖。說。人。家。瞧。不。出。見。我。還。是。從。前。的。樣。子。不。過。前。途。的。運。命。也。就。可。想。而。知。了。他。說。到。那。裏。底。下。的。話。聲。音。漸。糊。塗。了。吉。人。道。你。切。不。可。作。如。此。想。世。界。廣。大。那。裏。會。沒。有。相。當。的。人。物。呢。韻。秋。道。說。起。來。容。易。到。了。實。際。上。就。曉。得。難。了。吉。人。道。我。的。家。庭。你。是。聰。明。人。一。瞧。自。然。知。道。是。不。能。滿。足。的。但。是。我。何。以。明。知。不。能。滿。足。偏。捨。棄。了。圓。滿。的。來。就。這。個。不。圓。滿。的。呢。我。的。種。種。苦。心。好。在。你。是。知。道。的。也。不。用。說。了。總。之。我。是。既。經。失。敗。之。人。宛。如。一。方。白。璧。已。有。瑕。疵。你。却。和。我。不。同。前。途。燦。爛。似。花。一。般。千。萬。選。一。位。純。潔。的。人。物。以。成。就。你。圓。滿。的。家。庭。韻。秋。道。我。將。來。的。志。願。很。想。修。習。一。種。科。學。我。想。一。個。人。若。能。篤。志。於。學。問。可。以。忘。却。多。少。的。事。現。在。就。是。母。親。對。於。你。不。免。有。些。意。見。要。是。母。親。不。生。阻。力。便。是。婚。事。不。必。提。及。我。還。可。以。替。你。設。法。留。學。一。事。你。若。許。我。我。必。盡。力。去。勸。父。親。無。奈。你。現。在。却。並。沒。有。這。希。望。也。是。

徒○然○非○但○如○此○并○且○因○此○倒○得○罪○了○你○呢○吉○人○道○此○事○我○自○然○沒○有○這○希○望○也○沒○有○這○機○會○了○且○也○不○必○談○他○你○要○修○何○等○樣○的○科○學○纔○合○你○的○志○願○呢○韵○秋○道○總○之○能○獨○立○處○世○不○依○賴○人○家○纔○是○吉○人○道○求○學○自○然○是○好○的○至○於○獨○立○處○世○我○很○不○贊○成○但○這○是○你○自○己○的○志○願○贊○成○不○贊○成○我○也○無○權○說○着○又○歎○了○一○口○氣○道○不○說○了○韵○秋○微○微○的○一○笑○却○低○垂○粉○頸○不○語○停○一○回○兒○便○起○立○告○辭○吉○人○說○何○不○用○了○飯○去○吉○人○的○母○親○也○急○急○趕○出○來○留○他○却○是○留○他○不○住○母○子○二○人○送○到○門○口○看○他○上○車○而○去○回○進○來○時○他○母○親○低○低○問○道○你○和○他○說○些○什○麼○言○語○之○間○沒○有○觸○動○了○他○什○麼○嗎○吉○人○搖○搖○頭○說○沒○有○母○親○道○沒○有○就○好○了○可○憐○很○好○的○一○位○姑○娘○什○麼○事○不○合○你○意○我○總○不○解○想○來○是○我○們○無○福○消○受○吉○人○輕○輕○一○笑○道○母○親○這○話○對○了○實○在○是○無○福○消○受○罷○了○

第九章

柳○吉○人○到○了○廣○州○不○到○一○年○他○在○醫○術○上○在○品○行○上○那○信○用○名○譽○已○超○出○院○長○之○上○家○庭○間○雖○然○覺○得○未○能○滿○足○可○也○未○必○全○然○失○望○便○是○雲○英○的○教○育○也○在○那○裏○效○果○來○得○多○雖○然○他○整○理○家○庭○的○能○力○有○些○兒○缺○乏○然○而○他○天○稟○的○感○情○却○漸○漸○發○揮○他○的○好○處○來○本○來○他○又○不○是○個○笨○人○在○那○老○子○開○雜○貨○店○的○時○候○他○正○是○一○個○天○真○慢○爛○的○女○孩○子○無○奈○出○身○既○低○所○遭○的○境○遇○又○是○黑○暗○又○是○慘○酷○無○論○何○人○都○要○墮○落○他○雖○墮○落○還○沒○墮○落○到○底○要○算○是○好○的○了○現○今○慢○慢○兒○把○種○種○惡○習○慣○也○改○過○來○了○人○也○溫○存○起○來○了○氣○質○也○不○同○了○吉○人○那○時○和○狄○韵○秋○大○約○一○個○月○通○信○一○次○但○是○不○到○一○年○半○的○光○景○便○斷○絕○了○只○因○吉○人○有○一○次○遲○了○一○個○禮○拜○沒○有○覆○韵○秋○的○信○韵○秋○就○毅○然○不○答○覆○了○他○想○又○何○必○每○一○個○月○大○家○把○懊○惱○之○

事再向心頭溫舊書般溫一遍呢。直到四年之後，柳吉人的隆隆聲譽已壓倒滿城醫界。院長年老辭職，他便升了院長之職。又過了半年，纔因醫界有件公事回來約逗留了一禮拜。有一天下午，他便驅車到



把名片遞給他，他就引入客室。暫停片刻，聽得咳嗽一聲出來的，還是狄老先生。吉人不覺愕然。原來不但屋子裏狀況大變，連主人的樣子也變得很利害。鬚如銀絲一般，眼凹頰瘦，血色頰枯，衣服也很質樸。那

狄氏醫院來到門口一看，那狄氏醫院四個字的一盞牛奶式電燈已沒有了。門上僅剩狄氏寄廬的一塊牌子。旁邊還有一塊牌子是太原王三字。想來是同居的人，或者是親戚。再不然，韵秋的夫家也論不定呢。這時門內很寂靜，吉人胸中暗暗的疑心道：莫非狄老先生已故世了嗎？在門口叫了一聲，見裏面房子的格式也都已更變，走出一個三四十歲的女僕來。吉人

裏還有從前做院長時候奕奕精神的狀態一見了吉人便笑盈盈說道久不見了聽得你近來名譽很好吉人道那邊不能脫身一向沒有回來請先生的安坐定了狄院長又問你近來還是在廣州嗎我是後來一場大病去年內人故世我精神更衰頹咧醫院也已停閉現在不過栽花養鶴聊慰老境罷了吉人道原來夫人已去世了是個什麼病狄老先生道也說不出什麼病早幾年就常常病着總之大限到時無可強留府上都好嗎吉人道託福均粗安狄老先生道你難得到此我這裏又寂寞得很我們不妨長談着一局棋晚來喝幾杯酒罷你瞧這屋子我們一家住在這裏人又少未免空落落的若是有人要買我情願讓給人家請你代我留心或者你要時我就讓給你開醫院去說着又掀髯笑了一笑吉人道我到底還沒有自身經營之力景行弟現在那裏狄老先生道他進專科去了吉人道世妹想是已嫁了狄老先生一雙模糊的老眼忽然生出光輝來說道你問誰吉人不覺面上一紅說韻秋世妹狄老先生道他嗎他還在家裏這孩子也孤僻得很如今是天天鬧着什麼慈善會等事還常常喫素念佛今年二十三歲了老人說到那裏輕輕的歎了一口氣將頭漸漸低下去也就不說了兩人閑談了一回就陪着老先生下了一局棋晚間燈下對酌談了些別後情事到了辭別出來的時候已在夜間九點鐘春夜本來極短但見街頭一丸冷月靜悄悄好似在夜半更深的光景那時候也不知道韻秋在家不在家吉人只歎了一口氣道雖然補了一個過依舊還留下一個恨呢

(完)

社會小說

如

此

京

華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匣布

小社 說會 鬪 富 奇 談	小奇 說情 血 巾 案	小奇 說情 黃 金 劫	小言 說情 水 底 鴛 鴦	小偵 說探 吳 田 雪 窈 記	小札 說記 殘 夢 齋 隨 筆	小愛 說國 碧 玻 璃	小社 說會 花 蠹	小哀 說情 桃 源 慘 獄	小幻 說想 魂 游 記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價洋一角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五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售) (代) (局) (書) (華) (中)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二集下卷

小鳳

第十二回 鳳去臺空花場大索 雀殘人到客邸潛身

却說有光甘棠到了挹芬家裏却給鶻兒拉住了問起挹芬時纔知從前出去了沒有還來心裏想同他來往最密的算是長鶴山張伯純鬚髮都白了決沒這程度的只一位門第煊赫的關公子既愛上個優伎時花一萬兩萬銀子怕不跟着便走何苦來學這下流行爲出於誘掠且又沒一些把柄在鶻兒手裏那里敢冒冒失失的去向長府要人所以這幾天來東問卜西拆字直把個鶻兒急壞了失魂落魄的有些癡顛起來却好那天五顯祠求籤去籤上說行人大吉有貴人相逢用不着去尋自會還來的鶻兒迷迷糊糊的揣着籤訣還來只向街人楞着怕貴人携着挹芬過去了却再也不見差不多到門首了忽見劉鄭二人同坐着一部車迎面過來想要問挹芬踪跡端在兩人身上便野雞似的將兩人捉了進去嘖嘖叨叨的說了一遍接着道如今好了有了兩位爺怕沒這孩子麼兩位爺本來便是做女兒保鏢似的甚麼大人哩公子哩都有你們在中間拉繚的這孩子原不過是個毛丫頭罷了爺們愛着帶了去纔是這孩子的造化只小婦人這張嘴可就要乾攔起來了你們平日照顧小婦人的也夠了如今再請高抬一回貴手把這孩子給小婦人再見一回橫豎總是感激不盡的要不然老婦四五十歲人了叫再靠那一個活命去說完一聲肉一聲兒的哭起沒良心的挹芬來有光甘棠聽了這番話不覺目定口呆把我長鶴山的話再也不敢說出來說出來時越發不能脫身了只得裝着喫驚的樣子道有這樣的事麼

誰拐着挹芬走的可惡極了你且停着哭我們出去自替你知會警察廳趕緊搜查去說完立起身來想溜那知鵝兒是何等刁鑽的明知這不過是逃走勢靠不住的便帶哭帶攔着道兩位爺既來了便不喝一杯酒去也坐一回給小婦人個着實辦法小婦人原要上公館去請安的又怕礙了兩位爺的面子如今來了是最好的了好歹救了小婦人一命罷說時大有要劉鄭二人立刻交出挹芬來的樣子院子裏那些烏龜娘姨打雜燒火已站滿了都指着兩人喊喊喳喳的議論甘棠有光心裏一上一下的暴躁着想發作起來難道不能將屋子搗個希爛只鬧出來了給報紙上登上去說堂堂司長表表將軍同龜鵝打架哩這可有些不妙只得抑着威風向鵝兒婉勸道你放心罷我們既答應你辦了橫豎有個還信給你的我們是有公事的人不能同你儘說閒話呢說完又要想走鵝兒那里肯放他道這原是最好不過的只小婦人只有這個女兒他要是給誰騙走了小婦人的性命便向誰拚去憑你皇帝家老子難道便隨便好帶人家女兒走的麼兩位爺既擔任了下來可知那孩子是已有着落的了一兩天內來得及有還信麼有光巴不得立刻便走隨便道來得及來得及鵝兒道既這樣說那里敢勞着兩位爺到後天小婦人自己到公館領人去便了甘棠原狠按捺不住見有光已答允了便心裏畫着策也便答應下來這纔重圍立解一院子的人一鬨散去劉鄭二人揮了把汗倉皇奔走出劉有光還抱怨着甘棠說不應該撞到這兒來甘棠道誰料到有這事呢如今沒別的說我們分頭設法去莫到了那天長家的門了不夠還添着枝龜軍驚將打上門來說完也不坐劉有光的車自喚着街車走了你道他真個去知會警察麼那里便會這般一到明天一溜烟避到天津丟着這不了由劉有光去了了可憐劉有光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倒向各班子裏去探聽。一會異口同聲的說是長公子做的事。你想侯門如海，金屋深藏，叫他從那里設法去。只得沒精打采的從後門還家了。虧得姑太太替他先出了個主意，將門條換了，拚請三天假，縮着頭老不出門，想總躲得過了。那知一到明日，長家打手同挹芬、老鴇一齊光降，先是長家那個俊俏小廝，想是這次動員的先鋒了。到了劉家門口，一眼見門上粘着簇新的戚寓門條，遲疑了一回，便一腳踏了進來。門上原有個看門的在那里，一見那小廝，想這未必是打手，便動手也吃得光。他便挺挺胸脯立起身來，道：「找誰呀？」小廝陪笑道：「借問一聲，劉司長公館遷到那里去了？」門子不防有這一問，頓了一頓，道：「對不起，我們是新搬來的，不曉得他門搬到那里去了。」小廝便一聲勞動出門去了。門子得意極了，一人笑着道：「險哪！幾乎被他問住了。那知這句話沒完。」小廝早又閃將進來，冷笑道：「險哪！幾乎給你騙了去。」門子登時面紅過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小廝這纔向門外一招手，早見一輛雕輪繡幔的馬車停在門外，三四個丫鬢先下了車。小廝笑嘻嘻的向門子道：「請你老實些通報進去，說長家姨太太來拜望罷。」門子急得眼睛像銅鈴般，幾乎迸出淚來，自己鑿着暴栗道：「這飯碗砸定哩。」說時抖着身子，一步挨一步向裏邊去了。這時有光正同戚少甫、戚姑太太等抹骨牌兒，頑着桌上鋪了條毯子，大說大笑，也不敢戚姑太太正做着清一色等三六餅來，和把眼睛向少甫，瞟着，用指兒在桌上畫着三個圈兒，接着又畫了六圈。戚少甫認是要九餅了，撲的一聲，把九餅開了一對打將出去，却給有光九餅碰倒了。戚姑太太將門前牌一擄，翻開少甫的底牌來，道：「你是瞎了眼珠的麼？」一壁說，一壁看時，見少甫儼然還有張九餅在裏頭，不覺氣得狠狠的，要是沒別人在旁邊時，都怕要扯着耳朵，咬上兩口哩。少甫笑道：「你在桌上連畫

九個圈兒我纔開對打的怎又埋怨起我來戚姑太太道吓不足興三六餅的麼有光只看着他門夫妻二人笑却不防那門子蠍蠍螫螫的立在旁邊回道長家姨太太已進來哩有光嚇了一跳踉蹌着脚道糊塗蛋向你怎樣說的說還沒完



夫人光降綠筠微笑一聲就這笑聲中便把全副威風露了出來有光自覺得見了不寒而慄劉夫人乖覺忙換了件衣服自己捧着茶盤恭敬獻了盞茶又請了個安陪坐下邊綠筠將翠眉一縷嘆了口

早聽得外邊衣裙繚繚香氣遙聞有五六個女子聲氣直闖進來了戚少甫早已溜將進去戚姑太太有主意把毯子一捲連牌拾進去了只剩有光一個眼見避不去的少不得要見的只得壯着膽迎了出來綠筠夫人早已携着一羣婢女走了進來一見劉有光便笑道這位敢就是劉老爺哩有光勉強笑着道還沒到府上去請安倒先要

氣向有光道論理呢。我今天是狠冒昧的，只是心裏急着也顧不得甚麼禮數了。劉老爺是同吾家公子常在一起的，如今四五天沒見，還來別人說不知道，都可以。劉老爺是不能說不知道的，所以特地來求告着，請你看長家祖宗分上，將他現在那里說給我聽好。教人請去，要是劉老爺不肯賞這臉，我也沒面目還家。待人去還請劉老爺想個法子，不要大家不便罷。有光一聽不覺面上慢慢紅了上來。支吾道：夫人說是吩咐我去找呢，敢不盡力找去。只我每天在部裏的時候多，公子的仔細却也不甚清楚。夫人且放心着，便是夫人不來，難道便不盡這幾分力量麼。正說時，忽聽得礮的一聲，直是平時接席聯車伴。此日脂融粉膩兵。

第十四回 嫩掌硬皮膚聲如敗革 老鷹抓小雞鴛離於羅

却說劉有光說還沒完，忽聽得礮的一聲綠筠，早將一杯茶砸在地上。霍的立起身來，這是女將軍的一種號令。衆女兵原摩拳擦掌預備打仗來的，見號令已下，便鶯呼蝶叱道：夫人還同他講理呢，他也是個老爺呀。拉他出去評個理，看他將公子藏到那里去。說時便來抓有光，有光忙退到屋角去。他老婆嚇得早色色地抖了有光，見聲勢洶湧，想逃是逃不了的，不如把前日對付挹芬家的手段對付他，暫救個急罷。便壯着膽毅然道：這也怪不得，夫人要急便是我也深愛公子栽培的，公子的不見實在也奇怪。儘兩日總有個還信到府上稟告去說，完向這班女兵作一個統掛，叱着他老婆道：姐姐等站乏了，你也引他們後邊去用一杯淡茶啊。呆呆的在這兒做甚。那些女兵聽有光這幾句話，氣倒覺得平了些。原可沒事的了，不想戚姑太太正因一副一色沒和成，又被人打斷了心裏，正沒好氣在屏門後聽了個正着，想豈

有此理呀。自己管不住老公，給他走了，翻問別人要起來，依你家姑太太脾氣，便幾個巴掌打他出去。哩後來見女客擲碗，羣婢動手，有光陪罪，再也禁不住了。鼓起兩個腮膀子，走了出來，自命不凡的來替有光解圍。哩有光見他出來，心中兀自詫異，忙向他道：姑太太來，最好了你妹子陪着夫人在這兒。這些姐姐們還沒喝茶呢，請你引着他們進去，招呼着喝一杯罷。誰知戚姑太太理也不理，一步步走到綠筠身畔，笑嘻嘻的福了一福。綠筠倒有些不明白起來，只得也微微的欠了欠身子。戚姑太太竟從容不迫，向對面坐了指着有光道：他是我的哥哥，我是他的妹妹。哥哥家來了貴客，妹妹聽說是天仙一般的人，錯過了，是死了也抱憾的。不瞞夫人說，我在屏門後偷看了長久了，覺眼前珠光寶氣，逼得人迷迷糊糊，但心裏却兀自愛着，所以也不管吃葷人，唸佛得罪了觀音菩薩，竟斗膽的走出來了。夫人，你不要怪呀。有光見他冒冒失失的出來，已捏着一把汗。後來見他坐着，瞧着長篇大段的說其話來，心裏急得甚麼似的，却又便去攔他，只得暗暗向他遞着眼色兒，請他不要多說。那知戚姑太太理也不理，只儘說他的話，白以爲這張嘴是伶俐不過的。這一來，包管將綠筠的怒氣按他下去。那知綠筠怎比得那生長大家，有些腫腫腆腆的，禁不起人家幾句話，便軟了下來。他可是千錘百鍊過來的，自充了長鶴山姨太太後，覺得泥塗一躍，高據青雲，俯視天下女子，皆如螻蟻。如今正在動氣，頭上見忽然走出個婦人來，口口聲聲自己稱着妹妹，那里止遏得住，倚着長家的威風，姨太太的身分，上門要漢子的工架，冷笑着舉起手來拍的一聲，戚姑太太頰上早着了一下，嘴裏嚷着道：誰是你家姊妹？你趁早給我滾，好多着呢。戚姑太太冷不防吃了這一掌，覺得眼前一暗，登時羞愧交并，他豈是怕人的，便將袖了一擦，直撲上去，罵道：婊

子。你。是。千。人。騎。慣。萬。人。壓。殘。的。纔。抬。舉。了。便。打。起。你。家。姑。太。太。來。了。說。完。將。綠。筠。夾。胸。抓。住。綠。筠。要。支。持。時。早。被。戚。姑。太。太。用。力。一。挺。直。挺。得。他。花。容。失。色。那。些。丫。頭。們。要。上。來。幫。助。時。戚。少。甫。見。太。太。給。人。家。掌。



光。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挹。芬。家。的。老。鴛。戚。姑。太。太。見。了。這。婆。子。手。裏。一。鬆。綠。筠。早。掙。脫。了。躺。在。椅。上。喘。氣。這。時。憑。你。劉。有。光。足。智。多。謀。到。此。也。一。籌。莫。展。了。他。老。婆。倒。聰。明。起。來。霍。的。立。起。身。來。指。着。老。鴛。向。綠。筠。

了。頰。了。早。已。從。屏。門。背。後。搶。將。出。來。將。幾。個。丫。頭。鎖。住。劉。有。光。夫。婦。忙。上。來。勸。解。戚。姑。太。太。發。了。性。一。口。唾。沫。直。唾。在。有。光。臉。上。道。干。你。甚。麼。事。我。自。打。這。婊。子。有。官。司。我。喫。說。着。要。拉。綠。筠。上。街。坊。講。理。去。道。便。丟。着。我。家。老。爺。的。藁。豆。官。今。天。同。你。鬧。完。了。哩。正。沒。開。交。時。一。個。婆。子。從。外。邊。直。嚷。進。來。道。劉。老。爺。說。昨。天。還。我。女。兒。的。怎。今。天。還。藏。在。家。裏。難。道。要。我。親。自。來。接。麼。有。

道夫人認識了這是蜜子裏的老鴛說長公子帶着他女兒走了却向劉家要人的又指着綠筠向老鴛道這是長府裏的綠筠夫人說不見了長公子却也向劉家來要人的你們這一篇帳我們却蒙在鼓子裏究竟不曉得誰藏了誰自己去算罷鴛兒一聽想這麗人便是長家的小老婆嗎尋着了對頭了老鴛嘴裏有甚麼好話向着綠筠竟無法無天的嚷起來戚姑太太只坐在旁邊笑綠筠那裏是老鴛的對手風頭便癢了下來劉有光一見機會到了便一蹶腳攔住了老鴛道你有甚麼話向我說綠筠夫人是金枝玉葉般的人那裏配同你鬪口又向着綠筠道夫人請裏邊休息一回去待我打發了這婆子再同夫人細細商量着偌大個公子怕尋不回來說着將眼色遞給他老婆他老婆便欸欸輕輕來扶起綠筠綠筠此時風頭已倒覺得劉家夫人究竟是好人自己打在夾牆裏還殷殷勤勤的體恤自己便看了戚姑太太一眼依着劉妻一步步進去了那些丫頭見鴛兒蓬頭短袖一雙褲管高高的吊在半膀露出一段又黑又乾的肉來焦黑的一口老牙說話時機關槍一般從牙縫中哼出許多半黃半白的吐珠來一個被他嚇倒了不要說不能同他對口連纔喝下去的茶幾乎都嘔了出來只得由他猖獗去那老鴛見一陣風將偌大個姨太太嚇逃姬伯伯壓倒那里還把區區司長放在眼裏舉起個鴉片招牌的食指來指着有光道好呀你藏了我女兒不算還指使出掛名太太來嚇我哩老實說不要說是掛名太太便姓長的自己來時我扭他到步軍統領衙門去哩說沒有完拍的一聲頰上早着了一下把他打得個一佛出世登時眼前見一個華服少年將手向後一指早有兩個人走上來將老鴛雙手一扳小雞般捉了出去戚姑太太早已一溜烟藏到屏風後去劉有光一見早眉開眼笑的迎上去道你怎的跑來了那少年

一聲也不言語看老鴇殺豬一般的被人捉了出去一回頭問幾個丫鬟道你們不服侍夫人怎也在這裏說沒有完早見綠筠梨花着雨般盈盈從屏風後轉了出來釘了他一眼低低的纔說得一聲狠心的公子眼淚早珍珠斷綫般落了下來少年說不出的一陣慚愧劉有光見風潮已平便聰明了許多忙推托着喚茶含笑進去却從屏角中竊聽着只聽得兩個咕咕咕咕了一陣綠筠一壁廂低頭服氣的陪罪一壁廂含冤帶恨的不依一回聽得那少年笑着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小生的不是不該沒說一聲便天津去了說沒有完聽得阿呀一聲接着吃吃笑道怎下狠心揣起我來了有光聽了止不住幾乎笑出來忙握着嘴進去見戚姑太太正向自己老婆抱怨着自己道多是哥哥不是好端端惹出這事來如今他們沒事我纔這一巴掌向誰劃帳去還來真把你家妹夫的官丟了可不是哥哥一個人作成的有光悄悄的走上去笑道姑太太又抱怨人哩戚姑太太瞅了他一眼便不依道你不要搭了棚說涼話今天這一巴掌的事交給你哩正說着聽得外邊那少年高聲喚道有光你躲在裏邊做甚正是

依稀博浪驚沙起 十日秦宮大索來

第十五回 鳴輶夜發有影娟娟 載艷北歸深情欸欸

却說那突如其來的少年不是別人正是老鴇眼裏的冤家綠筠手底的逋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長名鶴山滿京人都稱長公子的便是那天他受了一種密命要到天津去却只是捨不得挹芬便謝了祖席穩住家人一個人溜到挹芬家來那時正十一月天氣挹芬見他穿着件銀狐緞袍草上霜馬褂裹着一領哆囉灰的大衣戴着頂垂耳凹頂的貂帽越顯得王孫褻裘氣概自異忙立起來笑道纔近第一個

第

八

集

寒訊便裝裹得毛茸茸的了。難道要出塞去充招撫麼？鶴山笑道：「怎一句話便被你說着了一面說一面。」挹芬早將他大衣除了下來，向炕上攔了，便拉着他手笑道：「你撒幾句謊罷，多管又同前回一樣被姨太太管住了。」從明天起不許出來，纔弄這把戲來騙小孩子的呢。鶴山見他長眉蹙黛，香輔藏渦，大有捧心之態，便將左手攏住了他的腰肢，右手摸着他的臉，道：「怪冷的。」又從那里陪了酒來，我坐着暖車來的，風還從車縫裏鑽入來，刮得面上冷冷的呢。」挹芬回眸一笑，奪手走了。過去從床頭揀出瓶白蘭地來，斟了杯，酒慢慢地送到鶴山嘴邊，由他在自己手中一口口吸乾了，便將火爐的炭撥了一撥，拉鶴山在火爐邊一張椅上坐了，又把酒瓶擱在爐邊，另搬個十景菓盒出來，放在個閩漆几上，把几移了，近來鶴山一聲也不出，只含笑看他蓮步頻移，烏鬢欲顫，領略這燈前俏影，衣角奇香，挹芬忙了一回，見鶴山癡癡的，看着他微笑，便低笑道：「好呀！人家忙着侍候你，喫你老大沒事的笑哩。」鶴山撫掌道：「宓妃進酒，劉郎平視我。」長鶴山難得享這千載一時的艷福，你又小氣起來，啾啾挹芬夫人勞動了，小生替夫人留出這半只椅子，請你來平分半席，如何？」說着，真個騰出半個坐位來，挹芬輕輕啐了一口，移個椅子，緊傍着鶴山坐了。香喘微微的，作着懶態，將手掩着臉，道：「公子爺，因你從明天起，輕易不到這下賤的地方來了，所以拼着老婆子做的事來服事公子。公子，你若還有天記得起挹芬來，說到這裏，嗚嗚咽咽的哭了。」鶴山忙扳開他掩面的那隻手來，將袖口替他拭着眼淚，道：「怎好端端的傷心了？」挹芬低頭不語，只把鶴山的手拉着，向自己臉上揉擲好一回，纔含淚道：「你究竟明天怎樣？」鶴山道：「今晚原是來告訴你一聲的，我有要事，今晚車便須去天津，最遲五天是必還來的。」挹芬舉起眼來，向鶴山望了一望，道：「那末，我便隨着你去。」鶴

山搖搖頭道：這又何必？我又不是不回來的人。你又每天總有幾個堂差，被人家知道了，成甚麼話？搨芬搖頭道：不正說着外邊傳進話來說張大人條子到豐樂班呢？鶴山立起身來道：你自己保重着罷。五天以後我必定來看你。搨芬沉吟了



密命不便多見人，便不去招呼。直待車開了，纔放膽憑窗，看着夜景。見平原漠漠，燈火兩三百里，雄城遙聞鼓角，不覺慨然道：如此河山，眼兒又有一翻掀動，身爲風雲人物，其實華衣美食，艷妾名姬，有何不自

一回問幾點鐘，上車。鶴山說從這兒出去，再到方大將軍那里去轉一轉，差不多已是九點多鐘了。搨芬也不言語，將大衣替他披上了，說你既不要我去，好歹再見罷。鶴山覺得他說這句話時，有些不歡，倒着實溫存了一回，纔走匆匆去見了方大將軍，便趕出前門，上了車，選了個頭等坐位，向車窗外望着，見也有幾個認識，因這次自己奉着

足。乃。有。此。行。呢。正。想。着。忽。聽。得。背。後。有。人。格。的。一。笑。忙。回。過。頭。來。電。光。之。下。玉。香。花。笑。的。不。是。挹。芬。是。誰。喫。驚。道。你。怎。也。來。了。挹。芬。笑。道。偏。你。到。得。天。津。麼。你。先。前。不。許。我。走。如。今。不。怕。你。將。我。攆。下。車。去。哩。說。時。挨。着。鶴。山。坐。了。鶴。山。這。時。心。頭。覺。事。已。成。事。非。特。不。恨。他。冒。昧。出。此。翻。感。激。他。一。刻。也。離。不。了。己。的。深。情。問。道。你。這。一。來。你。媽。定。然。是。知。道。的。挹。芬。道。又。不。是。從。此。不。還。京。了。知。道。也。罷。不。知。道。也。罷。你。問。他。做。甚。難。道。一。個。富。貴。雙。全。的。長。公。子。能。給。人。疑。心。去。說。拐。着。女。妓。逃。走。麼。鶴。山。聽。着。怔。了。一。怔。却。也。不。計。較。這。些。這。時。火。車。開。得。飛。一。般。快。早。過。了。豐。台。便。按。一。按。鈴。吩。咐。車。役。送。上。兩。分。大。餐。來。兩。人。慢。慢。喫。着。挹。芬。問。鶴。山。到。天。津。究。竟。甚。麼。事。鶴。山。道。這。是。國。家。大。事。說。給。你。也。不。懂。的。挹。芬。笑。道。算。罷。那。一。個。替。國。家。辦。事。的。人。不。借。窩。子。做。過。籤。押。房。來。前。天。那。位。甚。麼。祕。書。長。在。我。那。里。請。着。客。來。的。說。都。是。內。閣。大。臣。外。閣。大。臣。的。聽。他。們。一。個。菜。還。沒。上。把。甚。麼。內。務。總。長。外。務。總。長。的。事。議。妥。了。我。後。來。因。脚。帶。兒。鬆。了。請。那。位。祕。書。長。縛。一。縛。倒。整。鬧。了。半。點。鐘。還。縛。不。好。可。見。你。們。那。些。國。家。大。事。說。得。體。面。些。罷。了。那。里。比。得。上。我。們。縛。一。根。脚。帶。的。煩。難。說。完。嘆。唏。一。聲。笑。了。鶴。山。聽。着。也。自。好。笑。一。回。兒。餐。已。喫。完。車。役。收。拾。過。去。兩。人。沒。事。便。暗。暗。呱。呱。說。起。到。天。津。以。後。的。消。遣。法。來。窰。兒。姑。娘。的。消。遣。法。自。然。不。外。坐。汽。車。喫。大。餐。逛。花。園。定。包。廂。等。幾。件。循。例。勾。當。鶴。山。這。一。次。却。不。是。逛。天。津。來。的。便。同。挹。芬。約。了。白。天。自。趕。正。經。晚。上。陪。着。他。頑。耍。挹。芬。也。答。應。了。不。多。幾。時。車。已。到。了。天。津。老。站。鶴。山。原。本。要。直。進。都。督。署。的。因。有。挹。芬。在。一。起。只。得。先。在。利。順。德。飯。店。住。下。了。當。晚。便。同。他。在。維。多。利。亞。街。看。了。一。晚。影。戲。明。天。便。自。去。拜。晤。直。隸。督。軍。黃。國。華。并。幾。個。有。勢。力。的。大。吏。去。你。道。他。這。次。到。津。究。竟。受。着。何。命。原。來。這。時。雲。南。已。經。宣。告。獨。立。方。大。將。軍。

要將駐紮直隸的全師調到西南去。又怕兵士不安，所以令鶴山費着意旨與黃國華密商說軍餉已欠過一月了。兵士要的是錢，只要允他頒發欠餉，不要說教他打仗，便教他做強盜去也。沒有不情愿的。只是一件事，那西南民軍名正言順，便是北洋軍隊也保不定閱過幾張報紙，略識大義的人，若明白教他們抗義去，怕要潰變。不如說去長江上流，勦匪的一到那里，敵兵在前要走也走不了，只好拚命打仗。要是打敗他們，只好到闔王老子前伸冤去。要是打勝了，拚幾十里地方，不着放他，一搶滿載而歸，感激還來不及，再肯來責問主帥的，騙他上陣，麼這是一條宸衷獨斷的妙計，不能借電文商量的。所以特囑心腹至戚的長鶴山來津，黃國華眼看便要開國，元勳自然唯命照辦，不提單說鶴山公事已畢。然後携着挹芬逛了兩天，少不得要替他買辦些東西，好得鶴山的豪宦一萬八千的東西，原不在他心上。況這兩日中，大家無拘無束的享受，盡如花艷福，真是有影必雙，無枕不並。要不是鶴山身上膺着重要使命，合把天津橋改作安樂窩，利順德變做溫柔鄉了。那日覺得再挨不過了，只得搭車回京。鶴山在車上向挹芬珍重了一回，自去覆命約稍停，即到院中。挹芬歡歡喜喜的携着明珠百琲，還去滿想把這百分之一給他。媽博他念幾聲阿彌陀佛，那知一回院中，衆人如得了寶貝一般，說好了回來了一天。官司如今不必打了。挹芬不懂，問是甚麼事。娘姨等纔把這件事從頭至尾的說了說。現在你媽正到財政部。劉司長劉公館那裏要人去了。挹芬道：「碎人家纔走得幾天，又沒跟人逃了，却鬧出這把戲來，便一面派人到劉公館喚他媽去，一面喜仔仔的把東西藏好了，喊狗兒來問這幾天的條子。正這時候，外面忽走進一個人來，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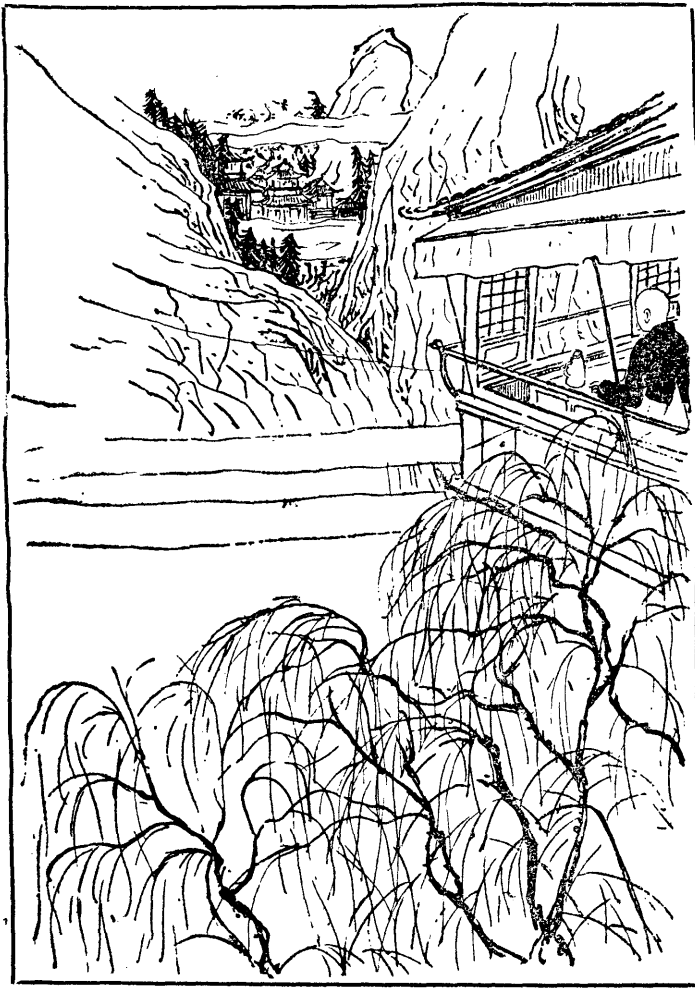
却似洛妃乘霧去。依稀神女弄珠遊。

第十六回 起民意奸雄成一瞬 結書旨新句釋七言

却說挹芬正要差人到劉公館喚他媽去。忽然外邊進來了個人。正是長鶴山。挹芬見他行裝未卸。滿面怒容。誤會他早聽見了消息了。那知鶴山却不爲這事。他一下車。便趕到方大將軍那裏去。報告黃督軍處密商事件。那知一進去。便碰了個釘子。原來這幾天。方大將軍病了。健齋公子又托病未出府裏。只有韜庵。韜庵原是忙宋書唐畫慣的那裏。有餘暇來問這千秋大業。况同大將軍因六姨太太的事。原有些不歡。如今沒奈何。因老子病了。做兒子的像省長督軍出缺。參謀長政務廳長循例代理。一般不能不將一應公事代拆代行。見那些請願書。咧勸進表。哩把頭腦子都脹痛了。想這種人也來做文章。可不辱沒盡讀書種子麼。這天手裏正捏着一個廣東拍來電報。說廣西將軍大逆不道。不日便要學着那亂臣賊子宣佈獨立。心裏一嚇。手便索索抖將起來。止不住歎道。前天有人替我刻了個皇子第二的圖章。我还有些不屑好端端的一個皇子。怎便加上第二字。這不是天下最不平的事麼。那知如今連這皇子第二也靠不住了。若廣西一獨立。西南半壁已非我有。中原諸將焉知沒有聞風響應者。一朝瓦解。且沒爲興臺平生辛苦積聚下來的幾百卷宋板書。不要被民軍橐載以去。作他們的戰利品。麼想到這兒。把他老子的新恨舊怨一齊記將起來。正這個時候。長鶴山來了。在鶴山心裏原狼得意。想有這一來也顯得自己也是風雲中人物了。所以寒暄數語後。便滔滔不絕。見說起與黃國華商量的事來。那知韜庵今天心緒不佳。最恨的是那些話兒。便厭着道。碰見了就算了。說他些做甚。鶴山嘿然將談風斂了一場高興登

時冰銷瓦解。要見大將軍時，韜庵又說是病了。概不見客，只得忍着。一肚子悶氣，退了出來。到挹芬那里，大半氣還沒平哩。挹芬去問他時，他也一語不發，但搥着椅背，歎息道：「我長鶴山還是守着你們這些有色有香無勢無利的情談賭飲便宜着多呢！說還沒完，狗兒早嚷了進來，說了不得哩。」奶奶到劉司長家，要人去不想長姨太太也在那里，三言兩語不投機，正打得高興呢。挹芬聽了，不覺花容失色，翻是鶴山安慰着他，說你且莫慌。這圍是要我去解的，說完匆匆坐車去了。不曉得那劉公館的噴鶯叱燕，竟成了全國龍拏虎躑的先聲，不到幾日，京裏邊沸反似的鬧起革命黨來。有說大將軍府裏已捉住了整百個奸細，連姨太太裏邊也有與革命黨通氣的，也有說大將軍已被人狙擊過一次，不過沒中要害。現在創口還未收功，所以纔托着病的，也有說狙擊大將軍的不是別人，便是那一人之寵的燕兒（那個美僕）所以有個叫甚麼燕尾生的也一溜烟逃走了。這種風說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更加着外邊風聲一天緊似一天，直把個樊樓笙管的北京城變做了風聲鶴唳的八公山。那些甚麼鄭甘棠、哩劉復初，哩一個個縮着頭頸，再也不敢放個屁兒。天子脚下，刹時便陰慘慘地，大有西塞山前淒涼白鷺的景况。只有喫肉頭陀却兀自蕭蕭散散的留着一雙冷眼看人。這天他獨自一個人走上街去，覺得路上的人都現着一種跼蹐不安的樣子。他兀自好笑着，想今天由得我來獨樂了，便有一步沒一步的走到了一個金碧輝煌的大酒樓門前。見那個掌櫃的正在那里打盹，幾個夥計把一張大菜檯卸下一段，當作賭場。默默測測的抹着紙牌兒。頑頭陀一步跨進向樓上便走，有一個眼快的見是主顧來了，狠現出一種納罕的神情來，跟着上樓道：「爺敢是尋人來的麼？」頭陀搖搖頭道：「誰尋甚麼人？」兩壺酒，四個碟，二個湯，四盤菜，便

得了那夥計登時放下一臉喜色來。曼聲高調的喚了下去。又請甄陀揀了個臨街倚檻書畫煊爛的雅座。頭陀不覺暗暗說了聲慚愧。坐了下來。他那裏是喫酒。簡直是當他新亭峴山憑眺寄慨罷了。不多幾



不差。我便信你是個點鐵成金的能手。少年道：好你一句句吟出來。我要大發議論哩。女子便吟着第一句道：

時酒已半酣。便離了坐頭。自倚着窗檻。遠看着西山漠漠宮闕。黯黯有一陣陣西風。掠着面龐。過去心中兀自感慨着。忽聽得隔牆隱隱一陣笑語聲。接着呀的一聲。將窗推開了。便有一個鶯聲嚶嚶的倚窗笑道：你也太囉哩了。這也算得是詩的麼。你却比起旗亭畫壁來。一個少年男子笑道：誰來說假話。給你聽。其實是做得好。女子道：好在那裏。你倒同我說出來。要是說得

鳳闕鸞宮佳麗場

少年道起手七字將帝制光芒狹邪徵逐寫得十二分熱鬧下文一跌便令人有季主論卜之感第二句道。

新頒列第耀金張

少年笑道此語不堪令劉歆等聞之第三句道。

曲江春盡笙歌老

少年歎道一瞬風華無端消歇更不必聽延秋門上烏聲了轉折處感慨哀艷我真服了你了第四句道。

寂寞西山擁夕陽

頭陀止不住將窗檻一拍道王敦作賊纖兒破家斗大京城冷暖如此我還須對酒澆愁謝此人事哩真

是

胸有塊壘十萬斛

下筆成淚淚盈握

荒唐辛酸而爲文

且將苦笑代一哭

頤 解 詩 說

近日海上各報。均加插畫。題畫詩頗多趣語。民國日報有女

郎聽電話圖一幅。小鳳題之曰。聞道倡家好鬥奇。新裝電話

訂幽期。憑他傳與郎君去。限定歸來十二時。余見之笑曰。此

夫子自道也。

秋星

偵探小說

車窗幻影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再出版書
重校訂正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爲卷七十四爲類十
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願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
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
動多窒礙本局爲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
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全書十
六厚册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
每部二角

上海各省
文華書局
發售
行發局書明文海
售代局書華中

偵探小說 車窗幻影

天虛我生譯

是書爲英國小說家 Sir A. Quiller Couch 柯區勳爵所著其別署曰 LOI 書僅半篇迷離恫恍戛然而止蓋懸賞以徵續者其下半篇爲女小說家 Baroness Orczy 阿克西男爵夫人所續絕似劇場中之雙演頗饒趣味亟譯之以饗讀者

著者曰吾書後幅所載之筆記其情節殊恫恍故於吾書未開場前必先一述梗概此筆記發現之日即在吾書第二章所敘之夜由威廉勳爵之太夫人自其書廚中檢出者蓋筆記所藏處太夫人固知之作此筆記者卽其公子威廉湯德是也威廉之父死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時威廉才五歲遂襲其爵自其先勳至此已五代矣爵邸在康華而府城地大物博類爲湯德爵士湯沐之供故其處境頗優今威廉之年已三十有一顧猶未娶由於太夫人之苛選者半而由於威廉落落寡合未嘗得一意中人者亦半也當威廉幼時其母實至鍾愛而期望尤殷自孩提之初卽就傳讀尋畢業於小學中學循序以進卒至沃斯福大學得學位特所習者但爲宗教禮儀耳同學中悉重其人蓋其所學者一而所得獨多天姿穎妙實非常人所能企及者也太夫人得此令子在理當樂顧爲時勢所迫乃反戚戚以爲憂蓋當其時歐洲戰事方起一般青年稍有血氣者莫不投筆從軍冀酬國恩於萬一威廉雖嬌弱然其慷慨之志竊嘗以英雄豪傑自命故太夫人心中乃覺左右爲難因念威廉苟以怯弱而病庶得免於行役則一切危險當不致涉及其身繼念威廉果病則於身體發育實多妨礙或竟夭折亦未可知職是之故其思慮乃如雙

絲切線幾致不能自解。惟威廉之爲人，非必盡如其母所言。渠自畢業於沃斯福大學，而後歸侍其母。表面雖至敬且順，但其心中亦殊不耐煩。蓋與同學諸人相處既久，一日離羣索居，自不免有落寞之感也。其人身幹頗高，以其體量與軀幹較固，覺瘦削而其實亦頗健好馳馬。且善相馬於技擊之術，尤精取槍命中彈丸，莫不應手而着。惟性於自信力頗堅，無論知與不知，輒喜滔滔論辨，故人不能測其學問之淺深。惟對老母則又馴順如閨女矣。威廉擁有巨產，且襲世爵而無一毫驕人之氣。故凡康華而府城中人一般輿論，莫不稱威廉爲賢。吾書左方所載筆記，即爲威廉手書。今請介紹於讀者之前。其下凡稱爲余者，則皆威廉自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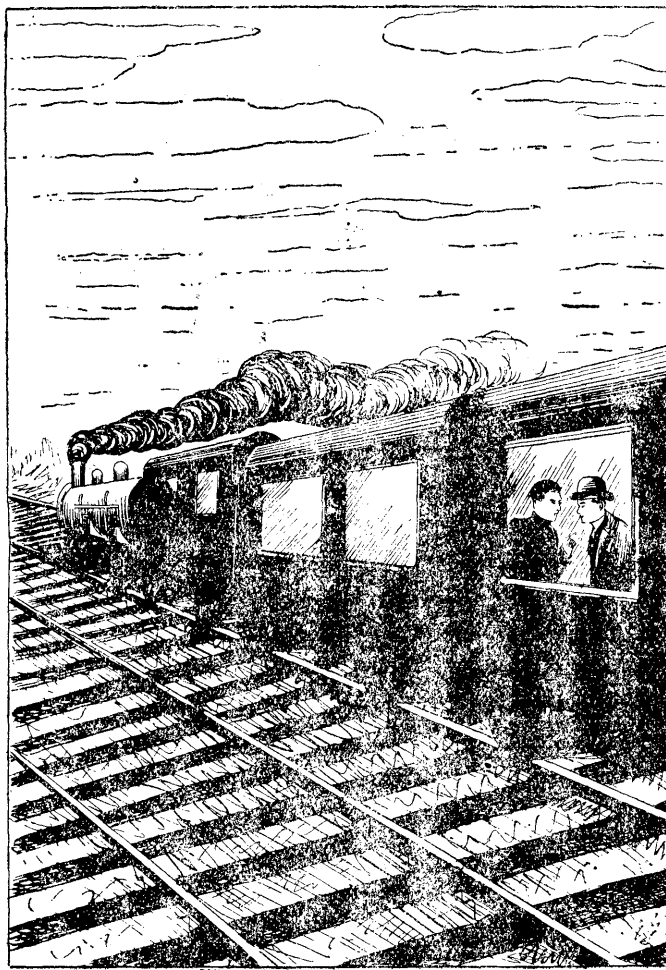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一日禮拜五上午十一時半，余自康華而乘火車抵午墅橋車站。卽有旅館主人向余招待。於時忽覺日色昏暗，迥異常時。初疑目眩，則亟自拭其眸，而日光愈暗。心乃大疑，及詢旅館中人，始知今日爲日蝕之期。此時方初蝕也。余因急欲趨赴白邸投陸軍部，有事遂亦無暇置意。卽命侍者僱一汽車往，然不一時，余卽敗興而返。蓋余赴陸軍部時，輿致頗高，接見之人余雖未嘗詢其姓名，大抵卽爲徵兵處之處長。其人頗誠懇，余因告以來意，謂余願以自有之汽車二輛報効軍中，或於國中供輸運，或赴法蘭西供戰事，悉聽其便。惟余有一附帶之請，願卽余自願投身戰陣，充一御者耳。處長聞語，則舉其目視余久之，始作冷雋之辭曰：量君之身，豈能勝此苦役？然君具此愛國之熱誠，實至可敬。容有機會當以部令召君，君其俟之。余曰：余意當此戰雲日亟，正男兒報國之秋。尸居素餐，寧不負此昂藏七尺？且余旣以汽車二輛投効軍中，要與尋常投効者未可同日而語。故余切盼此來，爲不虛耳。處長聞語，狀態益形冷寞。

徐曰：近日以來，吾英一般好男子，舍身以報國者，實不可以僂指數。而破產以助餉者，亦不獨君一人也。惟爲君計，終當覓一相當之職務，乃始稱余曰：然則何時始得機會處長？曰：俟之。且以君之姓氏里居，留示於此。余亟舉以奉告，並告以汽車之號數。於時室中沈寂無倫，處長亦不復與余語。余因失望不禁癡然，注目於地，冀覓一二得體之語，動之，顧不易得。第見日影自窗竇中穿射而入，照於地毯之上，成無數之白點。常時凡於窗孔中漏入之日光，無論孔形爲長爲方，而白點必作圓形。今則不然，一一皆作月牙之形。蓋日蝕且過半矣。余因注視久之，而處長亦頗以爲奇，則作閑談曰：吾意日月之蝕，實爲天地間之奇事。此窗竇中之日影，不過漏一孔之光明，何以亦復被蝕？寧不可怪而彗星之爲物，則尤不可思議。去歲一經出見，今歲卽生戰事。此中奧妙，誠莫能測。因言將於歸寓所時，與其夫人加以研究也。綜言之，其人對於吾人投効之事實，非歡迎，故以此等語言聊爲搭訕。故余亦卽告辭而出。赴太子餐館，就便餐室。草草一餐，餐畢，即乘一點半鐘火車向西而行，抵百里斯都車站。余卽下車，以電話通知余家，令以汽車至康華而車站。迓余復上車，行開車時刻，雖未嘗誤，然一路中停頓極多。故至愛司得時，已遲二十分鐘矣。蓋於途中每有載兵之車爭軌而過，吾車必在枝路間停候許久。待其過後始前進。至牛登鎮亦復如是。及抵潑來馬司，則已七點半鐘。以時計之，蓋已延誤一句鐘矣。至是車竟久駐不行。余以苦悶遂下車，蹀躞於月臺之上。見余所乘之車，凡頭等室四間，舍余所坐一間外，均已空無一人。室前有一甬道，可通圍室。其前一車則半爲頭等，半爲三等。中隔一門頭等室，僅兩間。其最末一間，則方下其幃幔，內容乃不可見於時。適有售旅行食品之童子，叫賣而前。余遂購其一筐，中貯鷄子及火腿等，顏色頗鮮潔。余遂登

車窗幻影

車就原座而食並購晚報一紙車亦逕發方渡鹽水橋時而余食已罄非余食速蓋至台汝埠時又復停頓至五分鐘此時車路較濶已敷雙軌故汽機速率遂增不復慮有來車衝突道旁景物已漸爲晚霧所蒙車中電燈條明刺目如蜩蓋余實已倦極遂乃倚檻假寐朦朧間不知歷幾許時間忽爲汽笛所警昂首起視則一來車方自左旁軌道上疾駛而過其中滿載兵士幾無隙地可坐以兩車相擦而過速率至無可喻玻窗之中電燈耀如白晝一一自余眼簾瞥影而逝玻窗銜接儼成一片乍視之車中所載之人絕類劇場中所繪之背景余方目眩心駭而可駭之景亦於此時呈現則見來車之中方有兩人互毆其一人以背向余高擎一臂似爲敵人所握而敵人之右手似已力扼此人之頸故此一人勢將仰後而仆驟視之似覺被扼之人身胖而矮衣灰色厚呢之大衣繼覺所衣者實非呢製毛茸茸然類反穿之皮襦於時車已早逝惟聞一片叫囂之聲雜以軍歌尙與車輪聲遙遙相和而此兩人互毆之情狀仍留余腦印中不去特其面貌均未之見反背之人固無論而對面之人則方俯首使勁以扼其人爲勢至猛故被扼之人已無抗拒之能力以勢度之其人必仆無疑特念車中載兵至夥人人方摩肩接踵而立何來此空隙之地以供兩人鬪毆余念至此不禁迷離恍疑爲夢境且念被扼者厥狀殊不類人得毋爲野獸之屬歟而熊則尤肖也因復冥想此景或者竟爲夢影適遇兵車過此余之夢影遂乃同現於眼簾之前思之思之益覺恍恍余因以手自拍余腦使醒起而鶴立則見窗外景物已不可覩惟見電燈之光自窗中射出照映於地滔滔有如流水而憧憧人影方在窗影之中搖搖不定余乃大悟蓋悟方才來車擦身而過其玻窗反射之景實爲余車中隔室之內容由是以思無怪車中人物有如背景而互相鬪毆之人

乃有盤旋之餘地。是蓋鬪毆之人。實卽在吾所乘之車中也。且吾憶及潑丁登之旅館。聞人言俄羅斯近方載兵以赴法蘭西。藉爲蘇格蘭一帶海濱之防守。由是思之。則覺車中反穿皮襦之人。大類乎俄羅斯人矣。方念間。俄聞有一闔門之聲。碎然震動。似卽在余隔室之中。因念隔室本無人在。何來此扇門之聲。余遂起立。將余室中之抽窗放下一規。甬道之上。實無一人行走。則卽推門而出。視隔室三間。均空無人。圍室中亦空。余因細思。玻窗反映之景。以理度之。必爲此隔室中事。而余隣室中。旣無坐客。圍室之玻窗。則爲毛玻璃者。更屬不生問題。由是觀之。此事或在前列車中矣。余因復由甬道直至前車。推門而進。則右邊第一室亦爲圍室。試推其門。則已反扇。其內似有人。方在盥手。水聲淅淅下瀉於磁盆。余遂舍而復至隔室。則室前亦有甬道。與余所乘之車制相同。其第一室卽有窗幕者。下其抽窗。以觀其內。則見其中並無人在。但於網架上。實有棕色之革囊一。並有指揮刀一柄。上連腰帶。鍍鏤之壳。方與電燈競其光彩。熠熠耀目。室中略有卷烟之氣。更至其前一室。則似坐客已經下車。地下遺有報紙一張。更前卽有一門。隔絕弗通。余因竊念圍室中人。大抵卽刀囊之主人翁矣。迨余回至後車。經過圍室時。其人尙在盥手。水聲淅淅未息。余乃不禁自笑。蓋圍室中僅有一人。何來此鬪毆之事。大抵實余之夢影使然。未必誠有其事。卽有其事。亦與吾人無關。乃竟東窺西探。偷爲人見。不將疑我爲鼠竊耶。思至此。則頗自怪。多事。即躡足以返。余室取讀過之。晚報一一讀其告白。以資排遣。不復置意於此。數分鐘後。俄聞有人自前車啓門。而入。履聲橐橐。然余以爲查票人至矣。則即探手入衣袋中。以取車票。及余昂首。則其人已邁步至前。陡見余。意似大驚。余亦不禁一愕。蓋其人非查票員。亦非侍者。乃一軍官也。余之目光適與相接。則各立改。



其容不知渠先識我抑我先識其人於時余已衝口呼之曰噫！查禮士馬司脫耶其人亦曰吾以為誰乃吾老友威廉湯德耶幸哉余曰方在閤室中以水盥手者即汝耶曰然吾聞有人蹀躞於甬道中並推

余門其人即為君歟余亦曰然馬司脫言時目光炯炯昂首四顧似恐有人尾其後者且曰車中尚有人乎曰無之頭等室中舍余一人外殆惟君耳馬司脫曰然則君至前車奚為覓何人耶余曰嗟夫吾親愛之老友吾蓋適為夢魘乃見一事因舉車中所見之狀及余理想告之馬司脫愕然曰此事為君所見歟余因笑曰今吾思之大抵實為夢境非必真有其事故余今已漠然置之惟吾友八年不見乃竟擢為軍官滋足令余生羨猶憶當時同在沃斯福大學時吾儕實為同志而今讓君占先步矣君今果在何所供職馬司脫曰吾在華塞司軍第六團後備兵中為少尉今駐地

角方掘戰濠故吾須往監視工程惟君適才所言車中見人熊互鬪之事固爲夢歟抑真歟余因笑曰車中寧有動物與人相鬪故余以爲夢影如果非熊則其人必衣皮大衣者渠被敵人所扼幾仰後而仆爲狀實至險也馬司脫聞語大駭面色遽變慘白頃之始微語曰噫乃竟爲汝所見歟然而……言至此語乃不續余曰吾誠見之苟非熊者則必爲衣皮大衣之人馬司脫夷然曰否安有衣皮大衣之人吾所殺者乃衣灰色厚呢余聞此語不禁失色駭曰汝何言汝乃殺……馬司脫曰汝毋張皇須知其人實爲日耳曼間諜幸與余值遂敗露今渠所遺提囊中內貯祕密甚多余本捕之可矣渠乃出刃相抗故余立扼其喉擲諸車下斃之須知方今之時殺人何足爲異矧爲間諜余往地角即當報告於本部明日報紙中常有披露謂有人破額而死死於此路線上者即汝所謂熊者是矣特是車路之上沿路發生事實日必恆有數起而車站中人輒守祕密勿使報紙登載以免引起旅客之恐慌故此一事或竟不見報章亦未可知於時車行漸緩余因起曰抵余站矣言次遂不暇與閒談即自收拾行李但曰君必赴地角歟何不一過余家小作勾留以傾數年之積愆並以盡今日未盡之談馬司脫曰往造君府固吾所願惟余今日須赴團部報告茲事並於潘森途中一檢閱其革囊所貯祕密故不獲遂吾願惟有稍遲數日余當請假而出卽至尊府小住經旬亦無不可蓋余實有許多之事將以告君也言次車已將停卽有埠夫一躍而上見余爲熟客卽獻殷懃爲余提挈什物余因復向馬司脫道歉且囑開示通信之處馬司脫遂於懷中出鉛筆於手冊上書一地址卽扯冊紙付余珍重而別著者曰威廉湯德之筆記至此而止然於事實尙無表見故吾不能不爲之續吾書下章開場則又爲吾人之筆記矣

兩星期後爲九月五日禮拜六之旁晚威廉乃駕其汽車以赴車站蓋接馬司脫來函謂乘六點三十分之到車至也於時天氣晴朗寒溫適度於農家耕種之事實至相宜日既西墮景色尤爲美麗長天蔚藍絕無纖雲惟西北角抹有晴霞一片下連山樹奇彩炫如濯錦日影漸沈則霞彩益煥而車站上之空氣愈形濃美其中似有黃金之屑飛舞撲人使人興采爲高故雖來車已誤時刻延遲二十分鐘之久而威廉亦不覺其焦躁頃之遙見樹林之外濃烟勃起漸漸而近不轉瞬間即見車頭岸然而前一瞥即過而放汽之聲嗤然如蠶漢之失笑列車魚貫其後未及停妥即有多人爭躍而下馬司脫則於最後一車徐徐自踏步上下即有搬運夫蜂擁其前爲肩行李馬司脫乃以皮箱一具付之手中自提革囊並挾大衣一襲放眼四顧以覓威廉而威廉已趨近其前互問安好威廉即語肩箱者令其送往汽車之上且云手中物蓋亦付之馬司脫曰此衣與囊尙屬輕便不妨自攜君車係自駕歟曰否吾性疎懶故與車夫桑特司俱來吾人庶可促膝而談馬司脫曰君家距此遠乎威廉曰爲程匪遙此去不過四里馬司脫曰然則吾人不妨步行庶於途中可以鬯談汝意佳乎威廉曰亦佳但汝手中物殊纍墜盍寘車中令其先往馬司脫曰囊中物實關重要既承雅愛不妨以大衣付之威廉遂接大衣付桑特司令先駛車回邸以告其母謂晚餐須至八時許也桑特司遂轉其機軸自駛而去威廉乃導馬司脫行馬司脫曰且少待待余爇一烟卷再行言次則以革囊挾諸兩膝之間探囊出火柴划其一枝以爇所銜之烟既燃則棄燼餘之火柴木桿復取革囊提之手中曰行矣且行且吸其菸威廉見其不語因曰君謂有事告余胡默不言馬司脫曰吾言甚長將徐徐以告君容至尊府後當布吾臆惟君於車中所見之事尙乞以詳細告余威廉曰

吾固已詳言之矣。君苟以爲未足，則余尚有筆記在。所記特詳容至舍時，更以眎君。且余與君別後，無日不注意於報章。然終未見載此一事。君果殺其人乎？馬司脫乃顧前後左右，見無他人，則毅然曰：若輩乃爲此等事，安得不置之死？言次，舉其革囊，復曰：余以此事報告於團長，後卽由本部發電與法，而冒司礮臺司，令轉令潑來馬司，站長囑勿宣布，故於路線上發現屍身之後，已付藁葬。且亦不經官廳檢驗，新聞家又從何知之？雖然，余終以爲君所言者實，猶未詳。故余不憚跋涉，亟欲一聆君語。且特攜此革囊，欲以內容示君。君或能爲余助。威廉曰：余亦能爲君助。耶馬司脫頷之，則棄其吸殘之烟尾，復與蹀躞而行。經過鐵路橋後，野景愈佳。長松夾道，幽篁乃如圖畫。小河一帶，蜿蜒而西，水聲淙淙，似奏雅樂。度略約以達彼岸，則爲平原一片芳草芊芊，隨風而動，彷彿如麥浪。中有小徑，行可二百碼，則爲十字之歧路。威廉因曰：吾儕可取捷徑以達官道，爲途較近多矣。遂導馬司脫向左，行次覺路徑迂曲，忽東忽西，殊費足力。因曰：吾誠不解此間道路，胡不逕取直徑，寧不惹人煩躁？威廉笑曰：汝不知此地爲康華而府城乎？當吾先勳在時，全城不啻爲湯沐之邑。田廬塋墓所在，詎肯讓一尺地。故關此途，遂乃迂折。惟吾意亦殊不以爲然。蓋此等舉動，不免於公益有妨耳。然官中人方且曲順先勳之意，當時亦無敢言否者。故遂成爲不變之局。馬司脫不禁太息於時，已自小徑中轉出大道，則見一規圓月已破空而出，晚烟爲月光所射，亦竟退避。三舍第於月光所不到處，蓬蓬然逞其能力。道旁林木悉臥長影於地，望見遠處有一高原，圍以冬青之樹，高不過三五尺，其間且雜有東方之卉。馬司脫因曰：此菁菁者非藁竹耶？而密葉叢勝枝幹，弗長者吾識其爲黃楊。曰：然吾家蒐集東方卉木至多，而吾母尤酷愛之。此不過余家之農藝試驗場耳。若

車窗幻影

余園中則佳卉尤衆其中有仙人掌一株實爲罕見之物翌日苟得吾母之歡吾母必導汝往觀也馬司脫曰善忽曰噫！汝村中亦畜猛獸耶彼小路中樹林之下非一巨象方伸其鼻飲於塘中耶威廉視之



脫曰此亦熱帶中之植物經冬不凋且開白花蓋石楠也馬司脫置不答且行且瞻道周似有所懾頃之忽止步曰噫！吾友汝亦聞有人步履聲乎威廉乃亦佇聽游目四顧第見黃昏之色沈寂有如午夜因

果然因笑曰此爲新來一班演技者所畜其性頗馴彼憩息於樹下之童子卽象奴也言時象奴見有人至卽起躍而前馬司脫怒目向之意至不懼然威廉殊不爲意仍與馬司脫聯步而前於時路已轉而向東皓月適當其前照見大道之上車跡宛然可數則知桑特司已駕汽車過此道左有灌木無數枝葉繁茂上映月光葉葉似綴水晶之球熠熠而動威廉指以告馬司

曰無之殆耳。嗚。馬司脫曰。否。吾自行入小徑中。後即覺有人躡足於後。初猶以爲風聲。草木未必爲空。谷之足音。然於此時。則且聆之益審。其人似在道左之草地中。言次復窮目力。以望樹外之平原。顧仍。覓不見人。威廉笑曰。安有足音者。此實汝之疑心。幻聽汝於今日。何竟惘恍不寧。視汝神色亦頗恇怯。驚。疑頗不自安。果何因。耶。馬司脫曰。嗟夫。余嘗爲此之故。安得不怯。言次又舉其所提之囊。威廉詫曰。汝於。前日告我方且侃侃而談。事隔多日。胡復恇怯。豈畏鬼耶。馬司脫乃露笑容。然其神情則此一笑實大勉。強。威廉因曰。樹林之前不見有一片燈光乎。此光即自湯德驛館中出。吾儕可至彼處。取佳釀而飲。以鼓。君之膽氣如何。馬司脫無語。遂復行。威廉且爲詳述湯德驛館之歷史。謂係先代所創設者。凡有賓客。過。從莫不稅駕於此。烹調一切實爲康華而之冠。故遂以自己之姓題爲驛館之名。言次已達館次。相距不。過數十武。而馬司脫之精神忽振。似爲燈光所激。神經乃復活。潑而步履亦輕健。因曰。謝君。吾可毋須乎。飲。君家著名之驛館。吾但過門勿入矣。於時已達門次。則見門楣之上燃一玻璃之燈光。線至足人行。其。下影黑。乃如墨畫。門內有一甬道。更燃一燈。燈光自門內射出。成尖樞形。其中有一絕長之人影。方搖搖。而動。自甬道出。及門。威廉已趨前呼之曰。密司特賴吉。晚安。賴吉聞呼。亟曰。誰。威廉勳爵乎。威廉曰。然。賴。吉曰。然則余亦願君晚安。又曰。歸何晏耶。威廉曰。余方於車站中。迓吾友耳。言時即向馬司脫曰。此爲湯。德驛館之主人翁。又曰。吾友今汝試一回。望左右前後洞燭無遺。可知途中實無第三人也。馬司脫亦不。禁自笑。遂與威廉復向前行。約行三百碼。則見前面有一巨大之屋影。其中略有燈光。威廉即指以示其。友曰。馬司脫。汝觀前面之屋。即余家之門樓也。其燈光即自司閤人窗竇中出。馬司脫方應之。忽曰。噫。怪。

事。吾。身。之。右。足。音。又。起。且。似。喘。息。不。寧。汝。聞。之。乎。威。廉。側。耳。久。之。笑。曰。安。有。此。事。汝。終。疑。慮。勿。釋。亦。殊。可。笑。今。吾。與。汝。易。位。而。行。言。次。即。至。馬。司。脫。之。肩。右。顧。馬。司。脫。右。手。所。提。之。囊。時。觸。及。威。廉。左。髀。威。廉。乃。曰。此。累。贅。物。實。至。可。憎。來。句。吾。爲。汝。挈。之。可。也。遂。向。馬。司。脫。取。其。革。囊。與。之。並。肩。而。行。頃。之。已。達。湯。德。爵。邸。之。前。月。色。大。明。門。前。所。種。古。柏。一。寫。其。修。影。於。地。披。拂。有。如。荇。藻。其。門。爲。鐵。製。之。柵。時。猶。未。扃。二。人。遂。相。將。入。內。路。徑。極。寬。向。右。略。轉。地。勢。陡。高。蓋。此。邸。宅。占。地。絕。大。因。山。築。屋。疎。曠。無。倫。今。其。所。履。之。地。雖。已。在。邸。宅。範。圍。之。內。然。距。住。屋。猶。甚。遠。也。馬。司。脫。方。贊。其。境。地。之。美。而。威。廉。忽。驚。呼。曰。噫。果。有。人。躡。余。後。也。既。入。余。邸。余。當。禽。之。言。已。力。奔。向。山。脚。而。去。瞬。即。不。見。其。影。馬。司。脫。亦。驚。駭。戰。栗。佇。俟。許。久。不。聞。聲。息。則。試。呼。之。亦。無。應。者。因。復。登。高。四。望。惟。見。月。光。林。影。相。與。競。其。沈。默。不。第。無。人。聲。亦。且。無。風。聲。也。側。耳。凝。聽。第。聞。遠。處。火。車。稍。有。輾。輾。之。聲。更。呼。威。廉。則。已。復。不。知。其。所。之。（柯區勳爵原著止此）

續篇

天虛我生續

阿克西男爵夫人原續之半篇似與前半篇殊少迴環映帶之致茲就吾人意見所及另續半篇先行披露其原續之半篇則附於後刊

是晚蘇格蘭場之警署中接得百里司都電話謂康華而湯德爵邸託其轉報威廉勳爵之事請派偵探前往並云嫌疑犯已由當地警察看守蓋即馬司脫也偵探長白萊德即率警吏乘倫敦第三次夜車過往及抵康華而車站已十二點四十分矣當地警署已接百里司都電話派警吏哈雷以汽車相候見白

萊德至。遂以大略情形報告。一過即前書所述威廉失踪以前之事也。惟殊略而弗詳。白萊德亦不深究。即與乘車逕趨爵邸。其時月色尤佳。正當卓午。樹影亭亭貼地。有如圓蓋。而官道之上。一白無際。如懸絕大之電燈。照耀竟同白晝。白萊德於車中頗為注意。縱目四顧。以覘人跡。經過湯德驛館。則其門燈已熄。惟後屋中稍有燈光。則知館中人已入睡鄉久矣。頃之即抵爵邸。則鐵門之外已有警士守衛。見汽車至。識爲本署長官。則即舉手致敬。哈雷遂轉車軸。逕向山坡而上。至一廣廳之前。下車即有康華而警探出。迎哈雷。即爲介見於白萊德。曰：此爲康華而警探。賽默生也。又顧賽默生曰：此即蘇格蘭塲偵探長白萊德。二人遂相握手。白萊德曰：賽默生先生。君已於邸宅四周蒐覓一過耶？曰：然。但無蹤影可尋。且並足跡而無之。茲事實至棘手。白萊德微笑。似哂之。因曰：湯德夫人。今在何所？賽默生曰：夫人以悲慟欲絕。方往寢室。少憩。先生請入廣廳坐。當令其僕往請夫人。白萊德領之。遂與哈雷及賽默生同入廳事。其中有甬道。左右石級。可五六步拾級而登。則其中又爲甬道。左右分房。各四間。惟第一間門啓。內燃電燈。甚夥。蓋應接室也。陳設頗華美。而東方之古玩尤多。白萊德固知威廉之父曾往支那游歷者。故亦不以爲異。入室即就一椅坐。顧賽默生曰：所謂嫌疑犯者何人？今猶在邸中乎？賽默生曰：其人爲陸軍少尉查禮士。馬司脫。渠於旁晚乘潘森車至此。與威廉勳爵步行入邸。遂失蹤。以種種之事實證之。其人實犯莫大之嫌疑。白萊德因注意曰：汝所引證之事。試先述以告余。賽默生曰：當余至時。夫人即於威廉勳爵之書室中取其筆記。示余其中所記頗詳。請先一讀。言次即自大衣袋中探一手冊。取出其所夾之紙片一疊。以示白萊德。哈雷亦即從旁視之。此時室中寂無聲息。第見白萊德之鬚眉軒軒而動。而哈雷立現驚訝之

色曰噫然則馬司脫且爲車中殺人之兇犯矣。白萊德讀已因曰此事於勳爵之失蹤實有關係。第吾署中未嘗有人報驗車路倒斃之屍。此其故何歟。賽默生笑曰此則……言次似覺有所顧忌語遂弗續。白萊德已逆知之卽曰汝以爲車站中人諱不報乎。賽默生笑而不答。哈雷曰此事不妨調查。然馬司脫既已自承殺人之事要非戲言。賽默生先生汝已詢之馬司脫乎。賽默生曰吾已嚴詢之矣。但渠今已不認其事。且謂威廉筆記實爲虛構。大抵乃其平日消遣之一種小說稿本。真僞參半。未可據爲信史。設如果有其事何不記於日記冊中。乃必以另紙記之。耶。因此之故余乃益疑其人大抵馬司脫於車中殺人初不慮有人見及知。威廉勳爵目擊其事故必謀殺威廉冀滅其口。白萊德曰然則當時同在車中何不竟下毒手。且又何必自投羅網。復至邸中。賽默生曰以吾思之馬司脫與威廉本爲同學不免有友愛之情。故於當時未忍遽下毒手。觀其言曰『吾以爲誰乃吾老友威廉乎。幸哉』。彼之稱幸以爲威廉實其摯友。當無妨於祕密。且言所殺者爲間諜。用以激起威廉愛國之忱。使其無疑。馬司脫當時固深以爲計之得矣。及返地角後深思遠慮終覺不妥。乃復萌殺人滅口之心。渠抵康華而車站後不願乘汽車者其居心固已顯然。若揭。至於復入邸宅之問題。則因威廉自述已將前事一一筆之於書。渠來正爲盜此筆記耳。否則邸宅之門豈無守者。何至闖然而入。闖人乃未之見。其爲掩入又可知矣。威廉之屍又必在於途中。故於邸中徧勘乃無蹤跡。否則毀尸滅跡詎有如是之神速者。白萊德方欲有言而湯德夫人已吁歎而入。見此三人卽曰孰爲蘇格蘭塲偵探長哉。白萊德卽前致敬曰夫人余卽偵探長白萊德耳。夫人曰密司特白萊德乎。吾耳盛名久矣。得君枉駕於事當有裨。嗟乎吾兒乃遭不幸。先勳血脈僅此一支。果遭

橫死則吾嗣斬矣。可奈何。言次老淚潛然而下。見者爲之酸心。既而拭淚就坐。見威廉筆記方案頭。則曰。白萊德先生已讀吾兒之筆記乎。甚佳。然於吾兒失跡以前之事。亦已聞之詳乎。賽默生曰。昨夜之事。既非夫人日擊第據馬司脫。個人口述。殊不足以爲信。白萊德曰。雖然。但吾人爲參考計。亦當一聞其事。哈雷因顧賽默生曰。適間詢問馬司脫時。君非已經記錄之歟。曰。有之。言次卽出手冊。翻其一頁。以示白萊德。其所記者。大致與前書相同。吾書可弗復贅。白萊德讀此之時。似頗注意。讀已。因向夫人曰。當時夫人之臧獲中。亦有聞馬司脫之呼聲。歟。曰。無之。賽默生笑曰。此皆馬司脫之飾辭。詎足爲信。白萊德置不理。仍向夫人曰。然則馬司脫自造夫人之室。以報告其失蹤事乎。曰。否。吾家御者曰桑特司時。方以汽車引入車房。鍵門而出。返其門房中。就餐時。見有一人匿身樹影之下。遂前執之。詎爲一拳所中。乃仆起而追之。則其人已奪門欲遁。幸閹人老勸爲之助。始被逮。初不料其卽爲來賓馬司脫也。哈雷屨言曰。卽此一端已足證其虛心。否則奚爲遁匿。白萊德搖首止之曰。汝母屨言哈雷乃嘻口而笑。意頗輕之。而白萊德仍向夫人言曰。御者及閹人可令一見。余乎。夫人曰。佳。遂起按其壁間之鈴。少頃卽有一人鞠躬而入。白萊德舉目視之。其人年可三十左右。髮種種然。類毛栗。左手執冠。目光炯炯。似頗敏銳。衣櫻色呢衣。袴胸背均有標識。望而知爲爵邸中之御者也。白萊德曰。汝爲桑特司。歟。曰。然。白萊德曰。日間汝自車站返邸時。途中亦有所見乎。桑特司曰。主人與馬司脫行緩。吾車前行且速。故於途中未嘗見之。白萊德笑曰。此固當然之事。吾非問此。吾第問汝途中亦見有狙伏之人否。桑特司不禁面頰自慚。所答之非當久之始囁嚅曰。狙伏之人。余實未嘗得見。第見有一黑奴方騎象而赴森林中。其行頗緩。固及見之。白萊德

集 八 第

注。意。曰。此。間。安。有。騎。象。之。人。哈。雷。曰。有。之。蓋。有。一。班。馬。戲。方。自。潘。森。來。者。白。萊。德。曰。馬。戲。……亦。嘗。報。警。署。乎。哈。雷。曰。甫。於。昨。日。至。此。投。報。警。署。謂。來。者。共。七。人。馬。六。匹。象。一。熊。一。虎。一。獠。獠。四。犬。三。頭。而。領。班。者。爲。澹。汝。斯。實。英。人。也。借。湯。德。旅。館。主。人。賴。吉。所。有。之。曠。地。搭。蓋。棚。帳。未。竣。故。須。明。日。始。能。開。演。白。萊。德。聞。語。卽。一。一。記。諸。手。冊。之。中。復。問。桑。特。司。曰。汝。駕。車。返。邸。之。後。何。作。桑。特。司。曰。余。先。報。告。夫。人。謂。主。人。與。客。將。於。八。時。蒞。此。就。餐。然。後。引。車。入。房。鍵。門。而。出。並。赴。厩。中。一。視。馬。與。厩。人。閑。談。許。久。覺。腹。餒。乃。別。厩。人。將。赴。門。房。與。老。鸛。共。餐。不。期。於。黑。影。中。瞥。見。有。一。隱。匿。之。人。疑。爲。竊。賊。遂。前。捉。之。而。余。顧。竟。中。一。拳。遂。仆。余。幾。暈。力。掙。而。起。則。見。其。人。已。向。山。坡。下。奔。余。喊。且。追。而。老。鸛。聞。警。亦。起。第。聞。槍。聲。砰。然。其。人。遂。倒。於。地。近。前。視。之。乃。馬。司。脫。也。彈。中。其。骸。故。仆。老。鸛。乃。皇。遽。莫。名。以。爲。誤。傷。來。賓。必。受。主。人。之。斥。力。施。灌。救。始。甦。經。其。自。述。始。知。主。人。失。蹤。白。萊。德。曰。足。矣。汝。可。令。老。鸛。進。述。桑。特。司。肅。然。而。退。卽。有。一。頰。白。之。老。人。入。所。述。與。桑。特。司。足。相。印。證。詰。其。何。以。遽。爾。發。槍。則。謂。主。人。戒。盜。甚。嚴。嘗。以。手。槍。付。余。且。授。余。以。擊。射。之。術。余。於。幼。時。曾。習。此。得。主。人。教。乃。益。精。故。第。傷。其。骸。無。害。於。生。命。也。卽。或。傷。之。吾。亦。願。償。其。命。蓋。吾。受。主。人。恩。重。寧。効。死。力。以。忠。主。人。白。萊。德。因。以。獎。語。嘉。之。且。曰。汝。職。乃。在。司。閤。凡。人。出。入。汝。當。無。不。見。之。老。鸛。曰。然。白。萊。德。曰。然。則。馬。司。脫。進。此。邸。門。汝。胡。漠。然。老。鸛。見。問。及。此。則。以。咳。嗽。自。掩。暫。置。弗。答。舉。其。惶。悚。之。目。以。視。夫。人。並。視。白。萊。德。意。蓋。自。念。苟。一。承。此。言。者。將。立。被。屏。逐。矣。白。萊。德。曰。但。言。無。傷。汝。若。諱。飾。則。反。足。以。妨。礙。吾。人。之。探。案。老。鸛。乃。覈。棘。曰。言。之。得。無。罪。乎。白。萊。德。曰。卽。有。罪。亦。必。恕。汝。老。鸛。始。咀。嚙。曰。桑。特。司。駛。車。入。門。之。後。余。實。啓。而。未。扇。蓋。余。方。以。狂。咳。欲。嘔。遂。入。室。倒。臥。於。榻。及。聞。桑。特。司。呼。聲。始。拾。牀。頭。手。槍。蹶。然。

起耳言已目視夫人作哀求狀而夫人殊不置意白萊德乃即磨之去因顧夫人曰勳爵所御之衣及其冠履能確憶之乎夫人曰吾兒於服飾上殊不加意今日出邸時所御爲黑呢之常禮服外罩大衣領綴爲青色而間細白點者冠則圓頂之常冠惟靴特異蓋吾兒好馳馬恆御革製長統之靴而靴底且綴鐵板故其步履之聲極易辨也白萊德點首者再時鐘已鳴二下白萊德因語哈雷曰今夜已深不能辨其足跡侵晨汝可沿途一勘既有鐵板當易辨也賽默生曰馬司脫現在隔壁君欲一詢之乎白萊德曰渠傷若何曰方經醫生診察彈實貫其左髀而過已加紮帶當無礙第不良於步耳白萊德曰然則吾當往視之遂取案頭筆記及手冊悉納於衣袋中向湯德夫人道歉而出

馬司脫既傷髀偃臥室中不食亦不覺餒心中方自輓輓而思念警察邏守其前己身已成未決之犯人矣見白萊德入則卽自闔其目呻吟不語白萊德近其榻畔僕身曰密司特馬司脫君被冤矣馬司脫聞語乃張其目曰汝爲誰哉其能雪吾冤乎白萊德曰吾爲蘇格蘭場之偵探長白萊德馬司脫大驚面色遽變幾不能措一語白萊德現其和藹之色曰汝毋懼吾人辦案素不草草決不致使無辜之人橫被冤抑然而康華而之警探實已認汝爲嫌疑重犯惟吾意殊不爲然故欲一詢於君君與賽默生所言果不誣耶抑猶有所未盡馬司脫曰吾言皆實一無諱飾賽默生謂余謀殺威廉實爲任意誣讞翼入人罪要非法律所許白萊德曰然渠且謂汝謀殺威廉實在途中也馬司脫曰此尤荒謬吾與威廉同行過湯德旅館時館主賴吉猶及見之吾果欲謀斃之何不於歧路中殺之乃必同行至三里有奇且吾果蓄此心吾又何必攜帶行李至此君試問桑特司渠當告汝謂吾有一衣箱置其車中此足以證吾實無惡意天

下○豈○有○居○心○殺○人○者○不○圖○逃○脫○之○計○猶○以○行○李○累○墜○提○攜○而○至○乎○白○萊○德○曰○有○此○兩○層○殊○佳○君○衣○箱○中○所○貯○爲○何○物○乎○馬○司○脫○曰○凡○吾○一○身○所○有○衣○服○與○夫○器○用○之○屬○悉○在○是○中○白○萊○德○曰○君○不○在○地○角○充○後○備○軍○



誰○馬○司○脫○曰○不○第○一○種○大○抵○國○家○銀○行○者○實○居○多○數○白○萊○德○笑○曰○君○於○旅○行○之○際○攜○此○多○金○不○嫌○累○墜○耶○

否○久○之○始○卒○然○曰○二○百○鎊○耳○白○萊○德○曰○二○百○鎊○皆○現○金○乎○曰○否○半○爲○紙○幣○白○萊○德○曰○發○行○紙○幣○之○銀○行○爲○

少○尉○耶○曰○然○白○萊○德○曰○日○耳○曼○間○諜○之○事○君○已○報○告○團○本○部○乎○

馬○司○脫○不○能○遽○答○頃○之○始○曰○實○無○其○事○是○蓋○威○廉○之○游○戲○小○說○耳○言○次○復○閉○其○目○似○不○願○聞○此○

語○白○萊○德○又○曰○然○則○革○囊○中○所○貯○果○爲○何○物○馬○司○脫○曰○其○中○實○爲○金○鎊○以○及○紙○幣○白○萊○德○曰○爲○數○幾○何○馬○司○脫○又○不○能○答○白○萊○

德○迫○之○曰○果○幾○何○哉○馬○司○脫○曰○不○過○數○百○鎊○耳○白○萊○德○曰○一○百○鎊○乎○二○百○鎊○乎○馬○司○脫○唯○唯○否○

且君攜此以至威廉爵邸。又將奚爲馬司脫毅然曰：吾與威廉實爲摯友。雖已多年契闊，然其人實爲吾人所信。吾積此金不易，將以存儲於威廉之處，以期妥善。蓋吾既爲軍人，雖屬後備，而戰雲方亟，安保不忽。奉遣調，故出此計。殊不料竟以此著禍。及吾親愛之友，吾誠愧對於湯德夫人矣。白萊德曰：君意以爲威廉之失蹤，卽因此革囊歟？曰：然。余在車中，卽覺有人覬覦此囊。故下車時，必親攜，弗敢以付御者。吾以信任威廉，故暫付其提挈。而尾隨之賊，其目光實專注此囊。威廉提囊往追，遂被劫取。要在意中之事，特是威廉竟爾一去不返，四覓無踪，是誠出余意想之外者。白萊德曰：由是言之，則此革囊實爲君自己之物。歟？曰：然。曰：有何記認可辨其匙安在馬司脫至此不禁愕然。莫對但蹙額曰：噫！吾創甚矣。言次以手自撫其創。白萊德挺然曰：吾問汝，汝胡不言馬司脫曰：吾創潰矣。至於革囊亦無何等特別之標異。第爲普通櫻色之絨革所製，長可一尺，廣約半之上，綴鍍鍊之鏈，而鑰則在吾衣箱中。曰：衣箱之鑰何在？曰：在吾衣袋間。白萊德因令警士昇衣箱入，令其出鑰。啓視則其中皆爲半舊之衣，無足注意。惟革囊之匙，察係新製，質地亦非鐵鑄，蓋鋼質也。缺口處且有錯刀之痕，顯見非原配者。白萊德遂取此匙，納諸衣袋之中。亦不復問。逕自去。復至隔室，面湯德夫人曰：吾事大忙。明日早車，卽返倫敦。此間事，賽默生已足勝任。可以毋須於我。苟必有用我處者，則我當再至今當歸寢於湯德驛館中矣。夫人意殊不滿。顧白萊德毅然欲去，賽默生且告奮勇，謂此案不難立破。遂亦無可強留。白萊德復語哈雷曰：君且留此天明，卽令諸人細勘一周。當必有足跡可尋。果有足跡，卽不難得威廉勳爵之屍身所在。特兇手必非馬司脫耳。汝宜慎之言已。遂步行而去。哈雷請以汽車往白萊德，必勿欲遂亦任其自由。蘇格蘭場同來之警吏二人亦與

俱去。賽默生見其去遠，乃嗤然笑曰：白萊德亦黔驢耳。此案吾人已得要領，固無煩其臂助，然而不爭其功，優於讓德。白萊德亦君子人也。

天既大明，賽默生即率警吏哈雷自廣廳中出，沿途細察，殊無足跡可尋。蓋沙石之路，砌築頗堅，且爲晴燥之天，故無痕跡。桑特司引至昨夜馬司脫隱匿之處，則爲冬青一簇，枝葉亦均無恙。下坡可二十步，有一橡樹大可一圍，朝曦映之，蔭及半畝。其下爲芊芊之草地，平坦如砥，直達邸門。哈雷遽呼曰：噫，此非血漬耶？羣趨視之，果然。而桑特司則曰：此爲馬司脫中創之地，血自其創孔中出也。且於十步以外，拾得槍子尤足，以爲印證。賽默生以爲然，遂自山坡間繞至宅後，亦無所覩。更自宅後旋至山頂，於歧路中勘之，則凡可通之處，俱爲車路，鋪沙極平，且輾苟有人步其上者，必留履印。顧亦無之，則自歧路中周巡而下，沙路又復堅實。賽默生忽有所見者，疾趨而前，呼曰：噫，哈雷視之，此非車輪之轍跡歟？哈雷曰：然。桑特司亦前詫曰：吾車未嘗經此，且此痕跡亦殊不類。蓋汽車之輪，左右相距可二碼，有奇。此則相並至密，其間乃不容尺以狀卜之似。兩人相並各乘一自由車，扶肩而行也。哈雷曰：似之。既而又曰：否。自由車大都爲鄧祿普之橡皮輪，安有用鐵輪者？吾視此印實爲鐵輪所輾。賽默生曰：吾意尙非爲鐵輪所輾。蓋凡圓形之輪，直輾而過，其勢爲上壓之力，泥沙但能下陷，而痕印亦必光澤。此則不然，厥狀似以兩手曳兩鐵棒而過，故其印痕之邊，以及深槽之內，均突兀而不平。且其距離亦不一，必非轍跡。可知哈雷與桑特司咸服其說。方討論間，賽默生已前行，曰：試窮其跡，或有所見，亦未可知。因即相率前行，可五十步。此跡忽斜而向西，直入草叢之中。草皆偃仆，顯有重物經過。趨前視之，則其下爲已涸之谿，蘆葦叢生，幾與林

木爭長不能望見其底。賽默生因顧哈雷曰：警長，吾意君當冒險而下一探其中，有無伏屍。哈雷曰：汝謂威廉勳爵或被殺此中乎？然君謂其必被殺於塗中者，何復注意及此？賽默生曰：吾不過具此理想耳。沙路中之轍跡，安知非卽勳爵之足跡乎？哈雷笑曰：天下安有人足而蛇行者？苟非蛇行，何至成此延長如線之痕？賽默生置勿辨，亟促之下。哈雷以職務所在，遂亦不便峻拒，則卽指揮一二警士，距躍而下。第見蘆葦騷動，警士方以所持械撥之，容色之間猶含笑，影似笑。賽默生妄也，旣而忽驚呼曰：噫！此何物？此非威廉勳爵之屍歟？哈雷聞語立躍而下，賽默生與桑特司亦相繼下。桑特司則已抱其屍，身號啕而哭。哈雷驗之，卽曰：喉間似被重扼，致死痕癰青黑，目閉而口張，是明徵也。賽默生視之，則曰：否，汝不見此痕癰，實非手扼，以吾視之，實爲馬韁所勒，然而創痕僅至耳際，且斜向上，長不過九寸，而濶僅一寸有半……

哈雷鼓掌曰：是矣，是矣，此必兇手自其身後，遽以縲繩絡其頸下，反負而奔者。賽默生曰：孺子可教，觀於沙路上之痕跡，益明顯矣。是蓋死者之革靴後跟沿路拖曳，而然且吾尤知兇手之身幹必較死者爲矮。今汝試量其身，並覓兇器，吾當往告夫人，並以電話致湯德驛館，以告白萊德。渠若未行，當能來爲余助。蓋屍身旣得，則命案已完全成立，而馬司脫之嫌疑愈深，蓋常人必無韁轡，惟軍官與園人有之耳。言次卽攀樹而上，遵沙路距躍而去。

於時白萊德方在湯德驛館早餐，一警吏入曰：百里斯都之警探至，白萊德召之入，識爲葛柏森。因曰：事如何耶？葛柏森曰：昨夜三句鐘時，接君電話後，余卽向車站調查得悉，兩禮拜前八月二十一日禮拜五下午一點三十分，自午墅橋開赴潘森之火車，爲第六號列車，而昨夜禮拜六之夜車開赴倫敦者，適爲

第六號車。故余即於百里司都上車。晤車長暨查票員。詢以八月二十一號頭等室中曾否見有衣灰色厚呢大衣之人。據云事隔已久。殊不及憶。惟車中侍者謂於午墅橋開行時。頭等客登車者甚夥。計有七八人之多。至愛司得時。則皆相率下車。車中僅賸一客。蓋卽威廉勳爵是也。侍者因熟識之。及抵牛登鎮時。則有二人同上一爲陸軍制服之軍官。一爲衣灰色大衣身矮且胖之人。此兩人實爲同伴。均購開赴潘森之票。抵潑來馬司時。方於車室中同進晚餐。及至康華而遂不復見其人。據軍官言。謂其人於台汶埠下車散步不意車停僅五分鐘。渠遂不及上車耳。白萊德聞語卽放其刀叉曰。汝亦詢及革囊乎。葛柏森曰。詢之當牛登鎮登車之時。革囊實爲衣呢大衣者所攜。且有一女郎送之登車。察其神情女郎似與二人均有愛情。第於臨別時。則與一人接吻。而與一人握手接吻者。蓋卽軍官也。白萊德曰。噫。然則車中之事爲妒殺歟。女郎爲誰。亦有人識之乎。葛柏森曰。侍者但能言其衣飾容態而不能道其姓氏。里居。但以品格衡之。則似爲優伶也。白萊德曰。果爲優伶。則易覓得其人矣。今余當以電話致百里斯都站長。令取第六號車頭等室之侍者。至牛登鎮車站候汝。余卽與汝偕往。牛登可矣。汝已餐乎。曰未。曰然。則汝可就餐。言次卽命館人授餐。卽自往賴吉司帳之室。以電話致百里司都。既畢而電鈴復振。再聽之。則言者爲賽默生。具告已經覓得威廉屍身之事。且言馬韁繩及革囊亦均於荒谿中尋獲。第革囊中已空無一物。云白萊德曰。革囊已破損。歟曰未也。鎖鍵亦完好。無缺察之。似以鑰啓者。問鑰有無。則曰無。有白萊德因曰。趣以馬韁之繩及其革囊送來。余所余已偵得兇手所在。今茲亟須赴牛登矣。賽默生作詫聲曰。兇手在牛登乎。白萊德曰。然。賽默生曰。然。則余當與君偕往。幸少。埃鈴聲琅然。卽止。十分鐘後。賽默生已乘

汽車至入室急曰白萊德君何以知兇手乃在牛登惟余察此馬韁之繩實與普通有別君試察之言次
 即啓革囊出韁繩以示白萊德而葛柏森已先詫呼曰噫此繩乃用五綵色絲編織而成惟演馬戲者有
 之。賽默生即曰止勿聲毋爲賴吉所聞吾因此已令哈雷監視澹汝斯等一千人矣白萊德笑曰得此良
 佳蓋此一事吾固疑之常馬司脫於途次與象奴相值而後遂起弓影杯蛇之念故余料此象奴必爲馬
 司脫之敵惟象奴未必竟識馬司脫者馬司脫則識其爲敵黨之人用是惴惴恐懼彼以革囊付諸威廉
 且與易位而行亦正具有深心蓋知敵人已欲得而甘心遂圖嫁禍於人月光之下敵惟認其革囊故遂
 誤以威廉爲馬司脫也賽默生鼓掌曰善君之料事正與余同白萊德曰故余當時頗疑兇手卽爲象奴
 及至此詢之賴吉則知若輩七人及其犬馬卽在距此五十碼之曠場棚帳之中今晨余已浼賴吉同往
 一一介見並相其馬然而馬韁之繩均爲藍白二色交織而成者與此不同且此五色之繩猶是嶄新之
 物未嘗一經手澤詎足據爲罪證吾儕旣不能切指其七人之中兇手爲誰又無一人爲之證豈能以莫
 須有三字成信讞耶賽默生聞語不禁爽然若失頃之始曰然則汝意將如何白萊德曰吾與葛柏森必
 赴牛登一行汝則留此以待余之電信余必能於七人之中指出一人卽爲兇手汝可捕之並搜其身故
 鑰當在可以爲證汝卽牽赴蘇格蘭場而證人則余當與之偕來也賽默生初不可繼念逮捕兇手之功
 實較覓得證人爲偉因諾之白萊德與葛柏森遂率警吏去旣抵牛登則第六號車上侍者已在站長室
 相候葛柏森爲之介見於白萊德白萊德卽曰彼女郎者汝若見之能識認歟侍者曰識之白萊德卽自
 行篋中出巨冊一其中皆最近之社會上著名人物攝影自王公爵士以至優伶劇賊無不羅列其間並

以顯微鏡授侍者令其一細識果於其中得之影相之大不過一生的二分之一其間並有數碼與目錄對照按圖而索則知其入實爲女優燕娜是也且於人名錄中得其歷史其人蓋巴黎產來往於英德之間技藝至優且善騎賽馬會中恆占優勝者白萊德因顧站长曰燕娜乃名優也芳踪所至莫不傾動一時既在牛登豈遂無知之者站长笑曰吾以爲誰若燕娜則渠寓所有類行在孰則弗知惟兩星期前聞其將往潘森後忽不果今猶住密邇倍路四十號也白萊德聞語乃大喜即就站长室以打字機作一僞函其內容曰吾摯愛之燕娜如吻今余所處之境危險萬分不得不以革囊寄送卿處願卿爲余慎密保存所云危險之事則可問諸來者余蓋已密告之令其口述以達旁聽不便於函中詳言也下署查禮士馬司脫並加封緘訖即與站长及侍者別並留葛柏森於牛登警署即自匆匆而去不一刻間已達燕娜寓所屋宇頗精潔蠟牆窰窰嵌以冰紋之玻窗綠樹繞其四周似一花園中間作半圓亭式玻門扁焉因叩扁而進一垂髻之女侍出詢其來意謂自潘森至此有密函以呈姑娘者女侍見其左手所提革囊似頗注意既入報燕娜遂令進見於應接之室白萊德進則見燕娜已亭亭而至霓裳霧鬢雙頰粲如玫瑰眉目娟麗不可名狀見白萊德即現靚笑並露猜疑之容白萊德即曰願姑娘早安吾自潘森至此爲時雖晏然余心實至急切幸抵妝閣可告無罪於囑託之人燕娜覺其言語鶻突不禁愕眙及見革囊則愈愕眉端眼角益露疑駭之容接視信函則愈駭因曰此革囊爲馬司脫付汝者乎渠與先生何言白萊德曰馬司脫且被逮矣渠言實爲此革囊之主人翁所困囑余求救於姑娘蓋余實爲馬司脫之辨護人渠以被禁於未決監中謂一切祕密未便舉以告余恐爲獄卒所聞故令余持函以面姑娘謂姑娘能以

詳細見告俾余得為辨護願姑娘有以教之燕娜聞語則凝眄以視白萊德久之始曰控告馬司脫者即為極姆斯歟曰然彼謂馬司脫為此革囊之故竟於火車之中圖財害命燕娜曰噫茲事乃竟告之官中



耳然而天帝仁慈極姆斯竟得不死母亦馬司脫不幸之幸白萊德曰極姆斯嘗以此事告君乎燕娜曰當時極姆斯被馬司脫擲之下車適當極深之坑谷在理必粉身而死幸渠固擅柔術者即乘勢而轉輾

乎然則極姆斯亦過甚矣白萊德曰吾憶極姆斯實為演馬戲之技士然乎曰然白萊德曰兩星期前馬司脫與此革囊之主入同赴潘森當時姑娘曾送之上車亦知馬司脫對於同行之人果有惡意否耶據馬司脫自言凡彼躬冒萬險不恤蹈殺人之罪網其原因實為姑娘其言信乎燕娜聞語不禁赧然曰否前事初不盡關於我彼與極姆斯自相殘殺直不啻野獸互搏

反側故無毫釐之傷躍起後卽乘第七號車馳赴潘森告其同黨將赴地角以圖報復白萊德曰其同黨
卽澹汶斯一般人歟燕娜詫曰君何以知之白萊德微笑曰澹汶斯固吾友也渠有一象一熊吾嘗飼而
玩之故象奴尤與余狎燕娜亦展笑曰君旣與熊象相狎當識極姆斯矣蓋極姆斯實爲參熊之主人恆
與熊戲故其舉止蹣跚乃亦大類於熊白萊德聞語乃益恍然卽曰今澹汶斯等所以赴康華而者亦正
爲此革囊彼等蓋念馬司脫在地角時護從甚衆無從著手乃訪悉康華而威廉勳爵與之友善且約日
蒞此故以演劇爲名俟馬司脫至遂乃捕之以送警署然而馬司脫亦殊狡獪居然先事預防以此革囊
授余姑娘亦知此囊中之祕密乎苟不知者則吾固有新配之鑰在當啓之以示姑娘燕娜見其出鑰則
遽變色曰噫汝竟已先啓視之乎曰然其中但有一五色之韁繩實無別物燕娜愕然卽探以鑰手俱顫
動及啓則竟翻然變色曰咄汝爲劇賊汝竟盜其所有白萊德乃縱聲笑曰實告君盜囊中物者非他蓋
卽極姆斯也而馬司脫實已爲極姆斯所殺卽畢命於此韁繩之上今其屍身卽在康華而燕娜大駭惶
急曰馬司脫竟爲極姆斯勒死歟汝語何忽矛盾至此白萊德笑曰無他余初不知兇手之名故以給君
今旣承教知兇手實爲極姆斯故吾不妨竟言其實至於欺罔之罪余甘受姑娘之斥責也但此革囊中
固爲何物尙望姑娘明以告我姑娘旣與馬司脫於車中有吻別之情其人旣死寧不爲之一圖報復耶
燕娜至是乃亦不禁悽然動容因曰嗟夫吾不慮其循環圖報一至於此初余與馬司脫相愛已有口頭
婚約將俟其退伍而後嫁之余本伶人賣藝爲余之本分故極姆斯聘余前往潘森於馬上演技數日余
遂允之兩星期前日食之一日極姆斯自潘森來速余往適馬司脫亦在余寓彼二人遂相值顧馬司脫

絕。端。反。對。謂。余。既。許。嫁。彼。不。當。更。爲。此。等。鄙。賤。之。事。而。極。姆。斯。則。啓。革。囊。出。余。與。其。所。訂。合。同。誦。之。與。聽。並。以。所。攜。金。磅。及。紙。幣。炫。之。蓋。卽。預。訂。之。聘。金。爲。數。乃。二。百。磅。也。且。於。衣。囊。中。出。示。五。彩。之。韁。繩。謂。以。供。余。控。馬。所。用。者。馬。司。脫。利。其。多。金。遂。忽。改。計。謂。合。同。所。訂。之。期。限。未。屆。須。在。兩。星。期。後。燕。娜。且。占。小。極。不。可。使。服。勞。役。果。欲。踐。約。請。俟。屆。期。極。姆。斯。亦。遂。信。之。彼。二。人。者。遂。相。將。登。車。以。返。潘。森。余。初。不。料。馬。司。脫。竟。存。劫。殺。之。心。也。今。乃。自。食。其。報。母。亦。可。慘。極。姆。斯。於。前。日。曾。詣。余。所。彼。蓋。以。爲。合。同。當。已。返。之。於。余。故。述。車。中。遇。險。之。事。甚。詳。今。乃。竟。下。毒。手。以。殺。馬。司。脫。而。推。其。原。因。我。雖。不。殺。伯。仁。又。無。異。於。我。殺。之。也。嗟。夫。馬。司。脫。誠。愛。余。矣。白。萊。德。乃。起。立。笑。曰。姑。娘。誠。多。情。人。有。情。人。竟。成。眷。屬。亦。未。可。知。今。吾。卽。借。姑。娘。電。話。以。達。康。華。而。警。署。言。次。卽。就。室。中。發。電。曰。哈。雷。趣。與。賽。默。生。往。馬。戲。場。捕。澹。汶。斯。等。執。其。中。之。一。人。曰。極。姆。斯。者。以。赴。蘇。格。蘭。場。並。挾。馬。司。脫。同。往。余。當。與。燕。娜。俱。來。證。明。其。事。燕。娜。詫。曰。馬。司。脫。之。屍。昇。往。蘇。格。蘭。歟。白。萊。德。笑。曰。謹。賀。姑。娘。馬。司。脫。雖。犯。罪。但。猶。未。遂。當。得。宥。減。不。致。於。死。而。極。姆。斯。實。犯。殺。人。之。罪。不。免。受。纒。首。之。刑。耳。燕。娜。曰。極。姆。斯。所。殺。非。馬。司。脫。歟。曰。然。蓋。可。憐。之。威。廉。勳。爵。替。其。死。矣。馬。司。脫。則。猶。生。存。苟。不。因。槍。彈。之。創。而。死。則。有。情。人。竟。成。眷。屬。亦。正。未。可。知。也。燕。娜。聞。語。益。覺。愉。恍。迷。離。前。後。三。席。話。竟。不。知。孰。僞。孰。眞。直。至。蘇。格。蘭。場。對。簿。時。始。知。究。竟。因。念。威。廉。勳。爵。無。辜。被。殺。罪。魁。禍。首。實。由。於。已。則。投。湯。德。夫。人。之。懷。曰。傷。哉。夫。人。失。其。令。子。今。兒。願。以。此。身。奉。阿。母。以。終。也。湯。德。夫。人。乃。現。苦。笑。曰。邀。天。之。幸。吾。兒。頸。骨。未。斷。經。醫。士。回。天。之。術。已。慶。再。生。矣。姑。娘。既。與。馬。司。脫。有。約。願。汝。二。人。竟。成。眷。屬。燕。娜。曰。否。馬。司。脫。之。很。毒。殊。不。亞。於。極。姆。斯。兒。不。願。以。身。事。豺。狼。兒。願。終。身。奉。侍。夫。人。矣。願。夫。人。憐。而。許。之。夫。人。乃。吻。

其額曰謹謝姑娘以姑娘之美可謂我見猶憐然而老身福薄殊不敢以招惹禍水耳燕娜不禁羞赧無地則俯其螭嶙之頸以手弄其衣袖不復能作一語

原續篇 (阿克西男爵夫人原稿)

天虛我生譯

茉莉姑娘匆匆向余曰梅麗趣為余整理行裝遲恐無及蓋余與汝必趁十一點二十五分開赴潘森之火車行也時余方啜茗聞語幾噎笑曰往潘森乎果何為哉讀者須知凡人當匆遽之時乃有一人從容如我寧不惹其焦灼故茉莉即嗔余曰適聞威景斯送一康華而之電信至汝豈未之見耶余曰威景斯以電信至余固見之但……茉莉曰然則當知吾人此行殆不可緩苟汝勿欲與余偕行者則汝儘自便惟吾實匆遽不遑自整行李謝汝願汝為余一整理之並為余命威景斯雇一汽車於十一點正蒞余門次余曰唯但汝……茉莉曰但如何哉汝語乃至泄查使人不耐余笑曰但汝匆忙至此果為何事乃須赴康華而耶茉莉蹙額曰噫果為何事則余亦未能知第知電信為湯德夫人所發渠趣我往並以一百鎊供余費用余曰湯德夫人者誰歟茉莉益蹙額曰嗟夫梅麗汝乃尋根究柢一至於此夫湯德夫人其初為愛爾蘭之密司特安得魯之夫人後乃改適於康華而為湯德勳爵第四世極姆斯湯德之夫人亦即為湯德勳爵第五世威廉湯德之太夫人也至問吾人何以知之則余適已檢查人名錄於湯德氏族欄中知其詳耳梅麗吾語至此實已盡舉所知幸毋瑣瑣再問然余仍不自禁則又曰茉莉吾不解夫康華而之湯德夫人何以以電詔汝且贈旅費至若是之豐而湯德夫人又何以能知茉莉姑娘哉茉莉聞

語亦竟破。響而笑。撫余肩曰。吾親愛之梅麗。汝誠可謂吾人之知己矣。若在旁人視之。則將以爲社會上有須秘密偵探之事。方須勞動。及余然。余以爲不盡然也。余曰。然則汝以爲……茉莉曰。無所謂。以爲不以爲。苟至其地。則其事自當了解。今以問余。余又烏從知之。言次。展笑而去。余遂無語。亟爲整理行篋。然余心中竊怪茉莉得意之狀。實爲生平所僅見者。

吾人既坐車中。彼此各默不語。余但取本日報紙一讀。其戰事新聞。顧其所載消息。殊不一致。甚有適成反比例者。余以無關余事。遂亦置諸不論。六點鐘後。火車已抵康華。而站余等。遂雇一馬車。先至湯德驛館就餐。余以爲茉莉必將訪問館主。顧乃不然。意態暇豫。彷彿於康華。而府城實爲舊游之地。然余則知其一切風景。道途與夫姓氏。爵里。悉從書本中繙得者耳。餐已。卽復登車。直達湯德。卽有一和藹之男僕。肅余等登山。至一書房。就坐。踰時。始見女主人。出其人。年事雖已五十左右。而風度。雋雅。猶不失爲徐娘。觀此。足知其少年時。實爲美人也。手中持一疊之紙片。入室。卽曰。茉莉姑娘。誠信人也。如期而至。吾心爲之稍慰。茉莉亟向夫人。謙謝。夫人肅之坐。而卽自坐於窗畔。之寫字桌之一端。適與茉莉相對。其目光。殊不一注。及余。余揣夫人之意。渠蓋視我。猶器具也。於時。夫人已向茉莉言曰。此一束紙。卽爲吾兒威廉之筆記。今以奉煩。姑娘者。無他。蓋不意昨日之夜。吾兒竟失其蹤。吾心乃焦急。無狀得姑娘。至於事當有濟。此筆記中。事大抵於失蹤之事。不無關繫。今請姑娘細爲察閱。或有端緒。可尋吾兒。作此筆記時。卽在兩星期前。爲午墅橋乘車而返之次日也。所記當無遺漏。言次。卽以紙片納諸茉莉之手。此時。斗室中。乃寂然無聲。余則坐於書案之前。目視茉莉。察其神色。似方用其腦力。以讀筆記。粉頰之上。不禁現爲

疑雲雙眉時復顰蹙讀竟乃顧夫人曰其筆記盡於此乎曰然曰然則請以動爵失蹤以前之情事見告夫人乃言昨日之事謂威廉赴車站往送其友查禮士馬司脫據馬司脫稱述其事謂於途中即覺有人尾隨而威廉弗信且爲馬司脫代挈革囊直至邸宅門內威廉始見有人蹤之則立往追遂乃失蹤云云夫人之意則疑馬司脫或非善良之輩而當此之際日耳曼間諜方且出沒於其間凡爲間諜者其黨羽必衆而設阱陷人致人死命亦正習見不鮮威廉此時或已被害亦正未可知也夫人言時面色淒苦日光亦復慘淡若不勝其哀痛惟盼茉莉之有一言以慰之者余念夫人平時頗指氣使其威福殆不淺鮮而家庭之內大抵悉爲夫人統治從無仰人鼻息者今乃舉其慘苦之目光哀求於茉莉之前亦不自知爲辱此其心中之苦惱爲何如乎時余則循余之故例即舉夫人所言以速記法一一記之手冊但余此舉實多蓋茉莉雖囑余爲記及記之後渠乃始終不置一哂蓋渠腦力至佳記憶力尤復敏健初無需乎書記生也夫人見余記事乃始略一顧余然其意殊不屬目有視視茉莉嬌好之面耳有聽聽茉莉妙曼之聲故凡茉莉有問無不明細措答渠蓋視茉莉猶神聖也頃之忽曰茉莉姑娘亦欲一見密司特馬司脫乎今渠猶在邸中茉莉曰固所願也請爲介見夫人乃岸然而起仍流露其爵夫人之身分婀娜出室而去

馬司脫既面茉莉關於昨夜之事所述一如夫人而詳細過之茉莉因詰之曰君於威廉動爵失蹤之時最初之揣想爲何如馬司脫不能遽答久之始曰余意頗疑有人躡蹤於後其人要爲日耳曼間諜之黨與其來意或本爲余以革囊適在動爵手中遂乃誤認耳茉莉聞語則舉其敏銳之目光以視馬司脫之

面更詰之曰：君之革囊既關重要，且爲敵人之目的，何以竟付勳爵之手？馬司脫不禁蹙蹙，幾不能對。久之始曰：渠蓋自我手中奪之去者。茉莉曰：君即任其奪之去乎？曰：否。渠初本欲使我以革囊置諸汽車中者，吾未之允。及渠向余手中奪去，余乃驟不及覺。茉莉微笑曰：渠奪革囊去，果何意乎？馬司脫夷然曰：我安知其居心然而……然而威廉勳爵之爲人，實君子人也。茉莉點首曰：吾亦知其爲君子人也。雖然，渠以無意中而奪取君之革囊，此誠不幸之事，而君得此革囊，不以呈之蘇格蘭場，乃復攜之往返致肇此事，則尤不幸之不幸矣。馬司脫毅然曰：密司茉莉須知吾人方在角團部供職，故吾不能不以此事先告本部，而後覓暇更赴倫敦，以此革囊送還於陸軍部。中吾人自謂實已慎之，又慎。蓋此革囊中所貯秘密實於凱撒（稱德皇）有莫大之關係也。茉莉乃作溫婉之容曰：其中大略可得聞乎？馬司脫初弗願言，第爲茉莉之容光所動，則不禁現爲得意之色曰：其中實爲吾英與俄國所訂之陸軍計畫於德國關係至重，故此間諜必欲得之，然而間諜之人，凡得秘密，其中必有不肖之人爲之內助，故吾不能以告蘇格蘭場。茉莉曰：君於車中何以能知其入實爲間諜？馬司脫曰：初吾人即覺其舉動詭異，及其自啓革囊展取一紙而視，吾適矜其身，後則見紙上所書爲俄國之公文式，而字跡則爲法文，故余不禁大疑，而其人昂首見余，則立舉其手槍向余，故余立奪其手扼其頸而擲之車下。及余檢其行囊，則其中果皆秘密也。茉莉曰：幸哉！假使誤殺好人，則將如何？且渠亦不自思，手槍果發，獨不慮聲震一車，亦必爲人所聞乎？馬司脫欲語不語，第軒軒動其脣，既而曰：其人固一蠢材耳，惜其革囊已爲勳爵攜去，否則當以所貯秘密示君。茉莉笑曰：謝君，君言已盡，此乎？曰：然。茉莉曰：然則願君晚安，行再相見，惟余苟有所奉詢者，尙希

不吝金玉馬司脫曰密司果有下問敢不布臆直陳且余承爵夫人雅意猶當留此一日須明晚始行耳言已遂向茉莉暨湯德夫人各道晚安而退

吾人既辭湯德夫人仍歸宿於湯德驛館夫人固留茉莉卽在邸中住宿而茉莉勿欲蓋渠生性使然素不願在人家寄寓寧寓旅館中也於是夫人送余等自書屋中出經過邸中花園之小一部分見有假山之石堆砌甚工頗極玲瓏之致石隙中點綴文竹及金錢松虎刺等類狀至纖秀月光映之如展南人山水之畫茉莉因贊其美且曰夫人園中殆有種花之妙手故點綴一切絕不類歐美所有以吾觀之頗似日本風景夫人笑曰姑娘誠卓識哉言時已達門次則有閨人自門房中出啓其鐵柵肅立以候吾行其人軀幹極矮且甚瘦削髮黑而澤爲月光所照黝然有光面黃而睛黑厥狀實至醜夫人因向其人略語數語語音重濁殊不可解余方以爲異夫人已向茉莉笑曰此卽園丁長耳其人實爲日本技手故於園藝頗精茉莉因注目及之其人乃向茉莉以手加膝鞠躬爲禮黃瘦之面現爲笑容嘻其開口幾裂輔而及耳際齒齟齬然呼氣作聲曰嘻茉莉亦以微笑報之既別夫人余等遂返湯德驛館時余已覺疲倦欲眠而茉莉則猶精神活潑了無憊意且謂余曰今距安寢時猶早吾儕作何消遣乎余曰已而我倦欲眠茉莉曰嬾哉梅麗吾意不宜早睡如在十時以前睡者雙眸且終夜不闔翻足以苦身心故吾意不如與子偕行聊爲排遣余詫曰行耶將焉往茉莉笑曰汝不聞馬司脫謂威廉曾言此間有演馬戲之場乎且有馴象一頭吾意欲往觀之月色正佳卽散步亦滋快人心意汝當爲余伴毋遂擁被而臥余因不禁失笑蓋此女郎猶是孩提之心其視游戲實較眠食爲重也故余亦無抗阻之餘地遂與攜手而行既抵劇

場以六辨士購頭等券二張入座時方有錦衣之人駕一阿拉伯馬繞場而馳場之四周觀者不過五六
 十人男女老幼悉備皆村人也余與茉莉因所御衣服悉舊故不引人注意茉莉之衣尚係五年前式綠
 色之呢已班班泛泛作棕色余衣之敝亦稱是蓋於驛館中臨行時更換者也於時馬上獻技者已不止一
 人然余已成慣見司空殊無興趣可言至於象鼻搖鈴則尤蠢蠢可厭惟一老猿乘自由車而馳目灼灼
 觀人狀至足矇而活潑靈敏實有大過人者茉莉顧而樂之因謂余曰此等演劇之人既畜馴獸如許資
 本亦殊匪細何不於通都大邑開場賣座乃必至此冷寞之鄉頭等座僅售三辨士以次遞減則平均計
 之一夕所入亦不過十先令耳豈足以供人與獸之一餐耶余因笑曰汝誠好事乃爲若輩耽杞憂茉莉
 遂亦一笑置之於時演劇者已警告休息觀劇諸人乃各散步至相距數十步之棚帳中以觀陳列之各
 種動物其中有一栗色馬品相尤佳鼻紅眼碧毛片光澤有如氈絨之毯茉莉因摩挲之且稱其美余方
 近之俄聞隔帳有人作怒聲曰倘汝更颯強者吾必以鐮加汝之手言者雖操英語而粗厲之聲實舍法
 國語音茉莉乃起注意亟搖手止余勿聲則聞其人又曰汝自擇之戴吾錄乎抑衣吾衣言已遂有一人
 以英語報之嗷然蓋毒詈也詈聲既出卽聞兩人互搏之聲有頃似有一人碎然而仆聲浪遂息余方
 駭異則見有三人自外入衣飾猥鄙似爲劇場制服中有一人操純熟之英語語衆曰觀者諸君請各歸
 座今演阿柏度拉可汗捕馬之劇將開場矣言時衆遂魚貫而出余與茉莉則落諸人之後回望見彼三
 人中已有一人閃入棚帳少頃卽出則已另易一人身帔氈毯以當整衣首裹浴室之毛巾意謂阿柏度
 拉可汗之化裝矣然余觀之則殊可笑且料此可汗苟發綸音必爲條頓口音之英語未必能作阿拉伯

語也。余等既出棚帳，仍向劇場而行。於時月色已暝，且下毛雨。帳外之景一無所覩。第見劇場中燈光大明，照人眉睫，成纈。彼喬裝爲可汗者，則方牽其駿馬四匹，于入場。余方欲往就座，而一手遽爲茉莉所握。低聲語余曰：「來余，遂從之行。」茉莉又密囑曰：「汝但隨余行，勿聲言。」次即繞出劇場之後，向草地行。數十武。天色漆黑如墨，不辨途徑。惟前望一燈方燿燿作光。茉莉即隨光線而進，抵一孤立之棚帳，間即低語。余曰：「威廉勳爵即在此中。」余乃大驚竊料勳爵此時苟非陳屍於地，必被束縛如豕，比入帳一覘，則殊出余臆想之外。蓋其中僅有一人，手足漆黑，白衣袴，夷竝於帳棚之一隅。見余等至，則大驚然，亦並不聲張。即以手自捧其面，支首於腕，而支腕於膝，作假寐狀。茉莉既見其人，即從容曰：「噫，吾儕以黑夜迷途，望明投止，誤入棚帳，願君恕之。」特吾同行者尚有一人在後，蓋已不辨途徑，乞假室隅之燈一爲導引。蓋其人非他，即此問大地主湯德勳爵夫人是也。言次亦不待其許，可徑取其燈懸之棚帳之外。意蓋欲借此燈光以覘其人之面也。無如其人依然假寐，竟不置答。茉莉又曰：「君亦嘗見湯德夫人蒞此乎？其人仍勿答，似已睡熟。」茉莉遂亦不復再問。從容與余出其棚帳。此時雨點漸粗，衣履均已沾溼。余方欲問而茉莉仍禁余勿聲，第以手握余手曰：「今吾人當赴爵邸矣。」

冒雨行半里許，已達湯德爵邸門。次則鐵門已扁，惟閣者室中尚有燈光自窗隙中出。茉莉因撼其門上之鐵鈴，久之始有人曳履而出，作懶聲曰：「叩門者誰？」茉莉曰：「應門者爲園丁長乎？」曰：「然則請君啓門。」納余。余有要信以奉夫人，園丁長曰：「夜深如此，夫人且安寢矣。」茉莉曰：「夫人固與余有約者，今余請於門房中先作一函。」以上夫人苟不許，余進見則余當再返湯德驛館可也。言已始聞園丁長勉強應之，遂啓

其門讓茉莉暨余入左旁卽爲門房房外亦有一小小之應接室茉莉遂入此室探懷出日記冊扯一頁下就鐙底坐略草數行以付園丁長囑爲進呈夫人言次卽珊珊而起不虞忽一滑足茉莉遽仆於地發尖銳之聲呼曰噫！而面色亦遽慘白余大驚疾前扶之茉莉擗蹙曰噫！吾足損矣余撫其足則戰栗呼痛掖之則身重如千鈞之石余急曰吾親愛之茉莉汝不能自起耶曰然汝力薄汝乃不能扶余而起奈何於時園丁長袖手而觀若無其事余因慍見曰余力不勝願汝爲余之助掖此女士起園丁長乃不得已近前以掖茉莉茉莉似頗信任其人則卽以手力抱其人之頸支撐而起仍就椅上坐以手自撫其足願余曰吾親愛之梅麗願汝卽持余函往見夫人並言余踏而傷其足願屈夫人玉趾蒞此一談吾不敢煩園丁長矣園丁長固嬾於行者聞言卽以所持之函授余並以手提之燈付余曰第循車路向右上行卽抵夫人住宅當不致誤余遂應諾且囑茉莉珍重而出行經窗外則見茉莉方於燈下俯其螭蟻之頸自視其手展爲靚笑意態頗自得也

湯德夫人既與余同至門房中則見園丁長立於門首卽讓夫人暨余入室茉莉見夫人至卽曰願夫人晚安夫人亦殷懃曰足傷如何曰不過筋骨畧挫茲已小愈有勞夫人玉趾余實抱歉之至請夫人恕之夫人卽就一端坐舉其淒苦之目光以視茉莉曰姑娘夤夜至此齋有何種消息至乎茉莉從容曰消息至佳計有二項第一項卽余已值得威廉勳爵所在不第無恙而身軀亦頗健全夫人聞語大慰立呈喜色曰吾兒果何在平茉莉徐徐曰夫人勿急且容吾以第二項消息見告諒亦夫人所樂聞者蓋密司特馬司脫所謂俄文而法字之公文已爲吾人覓得矣夫人聞語大警立自椅上欬然起曰汝竟得之乎今

安在茉莉微笑曰不第得之且已熟讀一過吾將送達於內務部……夫人倏變色曰此不可須知女士此來實爲吾人所雇有所得卽當付之於吾豈可以付內務部者茉莉笑曰此則吾人職務所在初非夫人所能干預蓋夫人囑余偵探者不過欲得威廉勳爵之下落初無關於此紙夫人曰此紙實爲馬司脫於車中冒險得之者女士不當侵冒其功要當歸之馬司脫乃當茉莉冷笑曰馬司脫於車中立此奇功吾敢保其無論如何政府必有相當之報酬言次珊珊而起作莞笑曰今吾將返驛館一滌吾手蓋吾手中沾染貴園丁塗面之色澤膩穢至不可堪矣言時卽舉兩手以示夫人則其纖掌中果染赭色殆滿夫人乃忽如中狂易疾聲呼曰噫汝乃已破吾人祕密歟佳因呼園丁長入曰汝守此門又顧茉莉曰趣以所得之紙授余否則……茉莉仍從容曰否則將令汝貌爲日人而實德產之黨羽實余兩人於死地乎實告夫人吾自接汝電後乘車抵潘森時卽已預約蘇格蘭場警士謂余今應汝召倫至今晚十二時不以電告警署則余必已被害可卽撥警立圍汝邸而余驛館中且有一預留之函故吾與吾友雖死而汝儕之祕密亦且破壞蓋吾函中已詳言之其言曰俄國專使齎陸軍計畫送達於英政府時途中爲賣國奴馬司脫所偵知遂乃飾爲軍官尾之登車而先發電與康華而之湯德夫人使一假扮日人之德國羽黨預待於車路線上馬司脫遂擲專使下車卽由其人掩埋滅跡故無一人知之蓋湯德夫人於未嫁愛爾蘭安特魯時實爲德國摩里亞白萊登之夫人也故夫人不恤自欺其子而與園丁長預爲密謀專以巨資購買軍事祕密以獻凱撒馬司脫雖非夫人素識而其所以有此舉動者實爲求售於夫人耳言至此則向夫人曰夫人以爲然乎夫人乃頽喪無倫面頰紅漲幾如近火之玫瑰頃之則舉哀求之目光以

向茉莉曰吾欽佩之女士汝胡竟知詳細至此吾服汝矣特余所不能忘情者即吾兒之安危也此紙既爲女士所得吾願以巨金向女士購之如何茉莉乃爽然笑曰實告夫人吾實未得此紙今猶在演馬戲之一般人手中也夫人駭然曰然則汝何給我茉莉曰吾蓋欲以證吾之理想耳夫人既已自承吾亦不妨逕以直告夫人乃作獐笑曰然則吾人之目的仍可達到女士當知演劇之人其黨羽雖別而宗旨所向則一無論如何此紙必仍賚送德皇之手吾對祖國亦已盡忠特所慮者爲吾兒耳若輩劫取此紙並繫吾兒以去其意蓋恐吾人發其覆耳茉莉笑曰夫人言當故若輩逼迫勳爵必使化裝一如其儔意將挾之俱去必待祕密之紙售脫於德國後乃始縱之歸然而此着已成夢想蓋五分鐘後蘇格蘭場之警士且圍而捕之矣言次意乃至得余方聘貽間驟見夫人作獐笑曰茉莉姑娘汝自以爲此事已收美滿之效果歟言次遽出手槍以擬茉莉茉莉立避則聞砰然一發聲震屋宇似有回響而仆者實爲夫人余乃駭呼曰噫！此聲未畢即有數人闖然而入視之乃蘇格蘭場之偵探長也手中尙握勃浪令之槍乃知夫人所飲之彈即偵探長手發者於時茉莉即宣言曰趣捕假扮之日本人暨馬司脫並即撥隊以赴馬戲之場惟其棚帳中有一燈懸於外者其中衣白衣之黑人實爲威廉勳爵渠與其母初非同黨可釋之至於俄國之公文則即在喬扮可汗之技士身畔也言已第聞唯諾之聲動如春雷玻璃窗之外人影散亂各奔往治其事偵探長亦出茉莉乃顧余笑曰吾親愛之梅麗今吾儕可赴湯德驛館抵足高臥矣余乃不禁咋舌而笑不復能贊一辭

(完)

北平瑣談

桂文敏公

桂文敏公。芳立朝。謬稱一代名臣。一日巨璫某謂公曰。公摺中有誤字。某適見之。今竊下付公。可改繕也。公叱之曰。汝何人。敢擅動奏摺。立入內奏之。巨璫某即斬首。後因林清事。公指斥宦寺。不遺餘力。其摺見經世文編故闖黨恨公次骨。甲戌春。公審辦廣西成林案。過鄂。一夕暴卒。知者謂係爲闖黨毒死。因事無佐證。遂以暴卒上聞。卒之日。曹文正公振鐺夢文敏公。黯然來辭云。某與公皆理安寺僧。今先行矣。既而文敏公凶問至。案卒之期。適夢之夕。舉朝詫以爲異。辛卯歲。公弟桂杏農觀察。嘗分巡浙西。趨理安寺。入禪室。趺坐竟日。恍有所覩。因倩湯貞愍公貽汾寫圖。張子駿尙書岳崧作記。徧徵海內題詠。名理安訪夢圖。藏於家。

偵探小說

鬚俠復仇記

上海文書局發行

(中) (國) (連) (史) (精) (印)

話

詩

清

全書廿冊價洋六元

有清詩學昌明詩人輩出各以其所心得著爲詩話幾於代有其人人有其書考證格律推敵章句類實原原本本確有見地職論所至不同遊騎無歸本集自向陽王氏董齋詩話起至錢塘袁氏之續詩品止共得三十五家合之歷代詩話歷代詩話續編已成全璧研究風雅者自當先觀爲快目錄列下

董齋詩話	而菴詩話
答萬季桀詩問	詩學箋聞
鈍吟雜錄	蓮坡詩話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說詩跡語
梅村詩話	原詩
寒廬詩話	全唐詩話續編
茗香詩論	一瓢詩話
律詩定體	拜經樓詩話
然鈞記聞	唐音審體
師友詩傳錄	遼詩話
師友詩傳續錄	秋窗隨筆
漁洋詩話	野鴻詩的
古詩平仄論	履園譚詩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說詩膏劑
五言詩平仄舉隅	秋星閣詩話
七言詩平仄舉隅	貞一齋詩說
七言詩三昧舉隅	漢詩總說
談龍錄	山靜居詩話
聲調譜	峴傭詩話
聲調譜拾遺	消寒詩話
蠺齋詩話	續詩品
漫堂說詩	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
	揮塵詩話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偵探小說 髯俠復仇記

原名 Two Conspirators

美國 Norman Munro 原著

半儂譯

第一章

大偵探塞司名亨德。姓方在書室中閱晨報。忽有一人跽息而至。呼曰。密司脫亨德。老夫不幸。今者三女愛立司。又遭慘殺矣。語後。氣息益促。投身一沙發椅中。出白巾自拭其額際之汗。亨德起視其人。乃紐約有名銀行主人戈登名達武。姓因曰。密司脫達武。君言三女愛立司遇害。卑人已聞命矣。但言又遭慘殺。又字果何所指。豈君之長女或次女。乃。句達武曰。然哉。吾長次二女。亦均死於非命。十年前。吾居芝加哥。吾長女歐乃司遇害。越五年。吾次女理珊。又爲奸徒所戕。今則三女愛立司。亦隨其兩姊於泉下矣。吾不知生前有何冤孽。乃罹此厄。密司脫亨德。老夫耄矣。苟奸徒必欲甘心於我。槍我刃我。我多無恤。今不。死。我而令我至愛之。三女前後同歸於盡。則吾心之痛。較之寸鬱。吾軀爲尤烈也。語已。垂首及臆。淚乃如雨。旋曰。密司脫亨德。今茲愛立司遇害。吾已詳報其事於警署。君平時治案。恆與警署聯絡。想於此事。亦既知其詳。無庸老夫覆述矣。亨德曰。否。卽有所聞。亦不如自認絕無所聞之爲得。蓋吾爲私家偵探。雖治案時。亦間與巡警聯絡。然根底上。初無係屬。而巡警之探案。亦往往有不滿意處。吾苟非萬不得已。不願與巡警共事也。達武曰。誠如君言。警署中人。大都昏憤不解事。且行動遲怠。爲狀絕類蝸牛之緣。璧吾曾懸賞二萬金元。以爲緝兇之代價。而三禮拜來。不特兇徒蹤跡未見。卽案中主要線索。亦未能發明一二。時至今日。吾信任警署之心。已降至○點之下。私念非精幹如吾子其人者。殆不能爲吾雪忿。亨德曰。雖

然一案結束。其時間頗難逆料。吾嘗爲人偵治一案。其始頗以爲案情極簡。旦夕間不難水落石出。然其後展轉陷於困難之境。至歷時三年。有餘始能結穴。其事今君以警署中人探案。三禮拜不得線索。卽滅其信任之心。則卑人下駟之材。更不敢承辦其事。當知探案與開行火車不同。不能以時間表限制之也。達武曰。君卽不能速成。吾亦信君遲早必有成功之一日。亨德笑曰。吾則甚懼君信任之心。日趨於淡耳。君以此事委任警署之時。不亦深信其遲早必有成功之一日耶。今則如何矣。達武曰。吾可矢言決不以向之目巡警者目君。君第允吾所請。則無論失敗成功。吾信任之心。必始終如一。亨德曰。能如是。敢不効勞。請卽以愛立司被殺時之事實見告。達武乃曰。三禮拜前一日。吾三女愛立司。自言微病。終日偃臥室中。未出入夜。吾幼女珊蘭入室視其姊。珊蘭者行四。老夫子息中僅存之碩果也。時愛立司自言體已稍覺舒適。珊蘭乃大喜。留室中與愛立司作瑣談。越數小時始出。二人姊妹之情素篤。臥室亦互相連屬。中間僅隔一板。至夜半一點鐘。去珊蘭別愛立司出室。爲時已三點鐘。珊蘭乃於睡夢中爲一銳呼之聲所驚覺。辨其聲甚近。似出愛立司臥室。因立披衣而起。趨愛立司室中視之。則愛立司已死。仰臥榻中。呼息全寂。喉間有巨創。血尙汨汨而出。嗟夫。密司脫亨德。吾長次二女。死況亦復如是。吾不知兇徒何怨於吾。而吾女所遭運遇。乃竟慘酷至此。達武言至此。聲益顫。喉間若爲堅物所梗。不復能聲。少須。續言曰。珊蘭見其姊慘死。駭極。狂呼一聲。立卽暈仆於地。未幾。家人聞聲而至。吾則爲首先入室之一人。乃灌救珊蘭令醒。而愛立司則已不救。一時。余悲慟逾恆。神智昏頹。幾於三日中。不知身在何許。及後。聞家人言。愛立司死時。室中什物。均井然有序。未稍更動。窗旣下栓。門亦外扃。似兇徒旣害吾女。乃復反鍵其門而去。吾

長次二女。前此遇害時。亦復如此。是可見兇徒必同係一人也。亨德曰。室中亦見兇器否。曰。未之見。曰。前此亦未見邪。達武曰。然。亨德曰。既無兇器。則決非自殺。自殺之人。決不能於絕命之後。復自藏其兇器也。達武曰。吾亦決言吾女決非自殺。而其尤可疑者。吾女之死。乃悉在其二十生辰之前一日。似兇徒之意。決不令吾女生存至二十歲以上。亨德聞語大奇。內念生平所探奇案甚多。有一時僅殺一人者。有一時同殺數人者。今使兇徒之意。欲盡殺達武之女。則於一日間殺之。詎不快意。乃必每越數年。始一試其刃。且必待至年滿二十而後殺。誠有匪夷所思者在矣。因問曰。此次愛立司遇害。其跡亦似越貨否。達武曰。否。室中多無所失。所失者吾女之生命耳。亨德曰。然則兇徒既非胠篋者流。其殘殺令愛之意。旨何在。殊令人難於捉摸。達武曰。吾亦云然。但殺吾三女。形跡如出一轍。則殺之者必同係一人。或同係一秘密黨之黨徒。君亦頗以老夫之言爲近理否。亨德曰。然。但兇徒既殺君三女。四女珊蘭。勢亦滋險。君當善自爲備。達武曰。誠如君言。但珊蘭年僅十六。猶未屆被殺之時。兇徒或不至遽破前例也。亨德曰。君亦深信三女之死。同在二十生辰之前一日。非出偶然否。曰。吾深信之。如其僅爲二女。偶然之說。猶未可廢。今三女矣。豈能復視爲偶然邪。亨德曰。既非偶然。則兇徒必係熟悉君女年齡之人。曰。然。曰。既爲熟悉君女年齡之人。則其人必嘗與君之家屬接近。達武一聞此語。色卽陡變。呼曰。上帝佑我。吾甚不願此等人與吾家屬相近也。亨德聆其語意。知頃間所問適中其隱。急廁以他語曰。君於君女被殺之前。嘗得恫嚇之信否。達武曰。無之。曰。吾意殺君女者。必爲君之宿仇。君自問生平。亦有怨毒極深之人否。達武曰。吾卽有仇。奈何不殺吾而殺吾無辜之女。揆諸往還之義。此料殊覺不近。然達武言時。爲狀似爲電力所振。語音悉從。

齒縫中迸透而出。亨德因知達武必有難言之隱。其自言此料殊覺不近者。正可見此料之一語破的也。又問曰。密司脫達武。君相識中亦有慙不畏死之人。可供研究者否。達武思索有時。即曰。有一人。然此人



死。尚在其二年之後也。達武曰。然曰。愛倫之死。瘕死耶。曰。否。愛倫思越獄。甫逾牆。爲獄吏所見。乃發槍斃之耳。亨德曰。其母尚在否。渠與君之四女。同母耶。抑異母邪。達武曰。異母。其母死時。愛倫僅十餘齡。然其

已死矣。亨德曰。微論其生死。君姑以其行狀告我。生者。固可視爲探案之鵠。死者。亦可視爲線索也。達武乃搖首微喟曰。此人乃老夫之繼子。名馬雷。名愛倫。姓幼。即無行。見余多財。時肆鼠竊。每竊。數必千金。吾戒之不聽。憤而鳴諸官。官按律論罪。科監禁五年。然五年未滿。彼即死於加立福尼省之山昆汀獄中。此事去今蓋已十二年矣。亨德曰。渠死於十二年前。則君長女之

母見其頑劣。卽決其不能長進。彌留時。囑余錮愛倫於一室。勿令外出。滋禍。余不忍。而愛倫果以刑罰死。至今思之。吾以小不忍而害愛倫。既負吾妻。亦甚負愛倫也。亨德曰。鄙人所問已盡。君可卽歸。容吾徐圖其事。但望君示吾以愛倫之小照耳。達武曰。可。歸卽郵呈。遂取冠杖。點首而出。

第二章

次日之晨。亨德甫擬出門偵緝其事。忽來一急使。自言主人達武。有要事奉白。急盼先生臨戾其家。亨德諾。隨使者逕行。既至。見達武偃臥一病榻之中。顏色憔悴。似於一夜中驟老十年。而目光灼灼。眼珠之面。微有紅經。尤顯其中心悲憤萬分。乃呈此熱病之預象。達武見亨德至。卽出其顫動灰白之手。令亨德握之。言曰。密司脫亨德。晨安。老夫初意愛立司既死於奸徒之手。奸徒似亦可以止矣。乃不圖老夫之禍。猶未已也。亨德曰。敢問何謂。達武曰。吾幼女珊蘭。又去矣。亨德駭問曰。豈密司珊蘭又爲奸徒暗。句語未已。達武卽曰。吾料珊蘭未必卽爲奸徒所害。亨德曰。然則如何。曰。刼耳。曰。願聞其詳。達武曰。昨夜半。珊蘭方入室就睡。至今日之晨。室門嚴扃。而人已杳矣。亨德曰。亦或令愛往視其友。未必果爲奸徒所刼。達武曰。否。珊蘭痛其姊之慘死。杜門不出者已二十餘日。且平時每出必告。而時間又以下午爲常。今茲之去。不類外出訪友也。亨德曰。亦或密司珊蘭哀悼逾恆。遽成腦病。達武曰。君謂其發瘋。邪。發瘋固非佳事。然吾乃甚願其發瘋。而。不願其落於奸徒之手。特恐無此幸福耳。亨德曰。珊蘭亦有情愛之事否。達武曰。無之。渠年僅十六。猶未與社會相接也。亨德曰。彼雖未與社會相接。社會中實未必卽無愛彼譽彼之人。密司脫達武思之。果有其人否。達武曰。僅有一人。平時似頗屬意於吾女。其人爲密司脫美屈來。名赫。

克。姓年事較吾女爲倍。昔在吾銀行中爲掌櫃。司支兌現金之事。後乃罷斥。亨德問曰。何以見罷。曰。赫克雖愛吾女。吾女則至不願近之。恆稱之爲齷齪之儉。卽吾亦以爲赫克決不足以偶吾女。後此赫克罷職。其主因卽在於是。亨德曰。刼君女者。或卽此人。達武曰。此人。不特無此能力。且無此膽量。當知昨日之夜。余家人始終未嘗全睡。而珊蘭卽杳如黃鶴。苟非奇兇極惡之奸黨。其手段決不能如是敏捷也。言至此。達武聲忽低。目視亨德。似欲與亨德耳語。亨德乃移步近榻。低聲言曰。君言奸黨。果何所指。豈君已得其線索也。達武曰。略得一二。請觀此物。遂自衣袋中出一物。納亨德手中。亨德細審之。乃一寸許之鈎。金製。狀類漁翁之釣鈎。顧不解其用。因曰。此兒童玩物耳。君雖以此見示。吾仍不審其關係何若。達武曰。君言此乃兒童玩物邪。實告君。此物之能力較諸白刃槍彈爲尤酷。吾前此每疑吾女之死。必此物爲祟。今茲珊蘭失蹤。而珊蘭榻前之桌上。乃留此一物。則吾料果中的矣。密司脫亨德。此物乃一祕密會黨符號。其黨卽以金鈎爲名。在前數十年中。金鈎黨之勢力絕偉。聞其名者。無不慄懼。近年黨徒渙散。余以爲此金鈎黨必已爲過去之名詞。絕跡於世矣。初不料其猶有害人之能力也。亨德曰。此黨宗旨。係集合黨徒。專以害君一人爲事否。達武曰。被害者何止老夫一人。老夫僅無量數人中之一人耳。亨德曰。鄙人對於祕密黨會。頗有研究。然未嘗聞此金鈎之名。何邪。達武曰。此黨成立已久。其幹部又設於阿立桑那。與紐約相去甚遠。雖紐約亦有分部。究不能如幹部之動人注意也。亨德曰。此三禮拜中。黨徒既殺愛立司。又刼珊蘭以去。似其黨力已轉而活動於紐約一方矣。黨力既活動於此。受其害者。必不止一人。君能以此黨之性質及事業見告否。達武曰。此黨於名義上爲友朋互相聯絡之俱樂部。其內容則所聯絡者悉爲劇

賊巨盜。平時四出剽劫。所刦尤以旅客爲多。往往伏身道旁叢莽中。見客過。則驟起而扼其喉。盡罄其囊。以去。故殺人之事。無日無之。會中有巨魁爲之長。每有所得。由會長按勞績之多寡。分界會衆。已則坐享其成。外此更無所謂事業也。亨德曰。會衆何以獨仇於君。殺君三女而不足。復欲刦其幼女以去。苟非仇怨極深。必不出此言至此。達武垂首作長嘆。已復注視亨德之面。言曰。老夫一生頗多秘密。君能爲吾力守秘密否。亨德曰。鄙人不敢強君以秘密見告。達武曰。吾願告也。曰。既出君願。吾亦不必峻拒不聽。曰。然則君果能力守秘密否。曰。此難預約。達武曰。不能預約。則老夫決不敢盡吐吾事。老夫之意。亦不强君永守秘密。但希苟延殘喘。保此首領。以沒一日。吾既云亡。君卽盡宣吾事。吾亦不怨。亨德曰。可必遵此約。吾當以名譽良心爲吾誠信之券。達武喜曰。如是則吾必盡情以告實語。君吾今雖擁巨資。於紐約市中有操縱金融之力。而前此實爲一殺人之劇盜。且爲一逃犯。密司脫亨德君聞此言。得勿惶愕否。言後。目視亨德者。可一分鐘。似欲於亨德眉目之間。一察其胸膈中有無嫌惡之見。亨德生平所歷怪誕不可思議之事。難以指屈。今聞一著名之銀行家。自認爲劇盜與逃犯。則亦不能無駭怪。然仍淡然言曰。密司脫達武君第照事直言。毋隱。吾已許君力守秘密矣。達武乃續言曰。吾爲金鈎黨之黨徒者。前後可十年。落幾山之西麓。礦產甚富。採礦者羣集。往往窺人之子。肩一包。手一鏟。赴其地。苦作二三年而返。卽可小康。妻孥無虞。凍餒然若輩。二三年之苦作。尙不及吾黨一刻鐘之勞力。傾其所有而不足。又復益之以性命。蓋吾黨營業之所。卽在落幾山畔。扼要道而守之。見西去之客。則任其自去。使爲吾黨作苦東歸者。則攫而取之。殺其人。囊橐必充。百不誤一也。吾人入黨之初。必於神前設誓。謂生死與共。背此誓者。黨中兄弟得

操刃共誅之。黨長曰：赫利名司本，姓人絕兇，黨徒咸畏之如虎，然能不犯黨規，忠於黨事，則赫利司本亦殊和藹可卽。初不肆虐以逞也。至二十五年前，余奉黨長之命，至舊金山有所營幹，大獲事已。小作勾留。一夕至倍拉戲院觀劇，見一妙齡女伶曰保令，名苟得，姓者絕豔，性情復嬌憨可喜。余聆曲未終而愛情之醜，已自心坎中飛燎而出，着目爲眩，着腦爲暈。然爾時吾年已四十以外，頭上二毛見矣。自念吾卽摯愛保令，保令烏能愛我，存此妄念，亦徒自苦耳。乃後以紹介與保令相見，保令初不惡余之老，甚願締交。於是吾二人愛情之進行其速度，遂如尼加拉瀑布一往無已。不三星期，吾二人已結婚於舊金山矣。結婚後，余始以職業語保令，且告之悔，謂長此以往，終屬匪徒。保令者，愿人也。聞吾語，金鈎黨事初不責吾，何以不於結婚之前見告，亦不自恨失身。但言能悔，便佳。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可矣。於是吾脫黨之念，立決將此次營幹所得，囑保令藏之，謂更在舊金山勾留數日，卽當遠徙。以此別謀生計。保令甚躑余言。余在阿立桑那時，每夕必與黨徒共博。至此乃決意戒博。然以習慣已久，卽不博亦必觀博以爲娛。一夕時在吾與保令結婚後一禮拜許，忽於一博場中與安的名司本姓相遇。安的名司本爲黨長赫利司本之弟。余問其何以來此，渠言黨中因汝久出不歸，命余至此偵查其事。余覓汝許久不得，今乃於無意中見之。汝今事畢也未，亦頗順利否。余答言事已畢，且頗順利。汝荷需錢，吾可以所得悉數奉汝。卽吾應得之酬金，亦自願奉諸黨中。但有一言，願代白黨長，吾已娶妻於此。此後擬另圖別業，與金鈎黨永脫關係矣。余言未及已，安的名司本已一躍而前，掣余襟厲聲曰：汝狗欲脫黨邪，請飲吾刃。遂自懷中出匕首，疾刺吾喉。吾急出手槍自衛，機動彈發，彈串其腦。安的名司本立仆，腦血淋漓於地，手足雖尙策策而動，然已不

可救矣。時博場中人衆甚多。見吾殺人。急呼警械而送諸官。官以安的司本出刃在先。援自衛殺人例。減一等。論監禁二十年。然入獄甫十八月。余卽越獄而逃。求保令。相與襪被。至芝加哥。出保令所藏資。設一小抵押肆。爲吾營業之始。其後營業發達。乃改開銀行。而吾妻保令。前後所出凡四女。至吾長女爲人暗殺時。吾決其必出於黨徒之手。始去芝加哥。而至紐約。至紐約未幾。吾妻痛長女之慘死。得心疾。逾月而亡。於是吾乃切恨吾仇。居恆自言。但有一日得見吾仇。駢首就戮者。吾卽盡耗吾產。淪爲乞丐。亦吾所甘。然密司脫亨德。君當知吾仇除赫利司本。因吾殺其弟。意圖報復外。尙有一女子。與吾爲敵。此女子名加路拉。吾恆呼之爲雌魔。亨德曰。加路拉果何許人。何以與君爲敵。達武曰。渠前此爲吾目中所見唯一之美人。顧今亦老矣。卽不老。吾亦言之色變。蓋牝虎雖有美皮。人仍不敢以其皮美之。故而嬾之也。亨德曰。彼何仇於君。達武不答。但曰。渠嘗自稱爲赫利司本之妹。然目如點漆。髮黑。膚色亦微黝。類西班牙人。似與赫利司本種族不同也。亨德見答非所問。卽亦不復窮詰。但向達武索一珊蘭之照片。達武如言。自入內室取出與之。亨德曰。苟珊蘭已爲奸徒所害。吾亦無能爲力。但令幸而未死。必有以報命。達武曰。君欲索酬幾許。可恣言之。老夫固言卽盡耗吾產。吾亦不吝也。亨德曰。此不急之事。今不必言。但探案時苟有所需。數在千金之上者。非吾窮措所能備也。達武立自書案中取支摺。署一五千金之支券付之。曰。有所需。可以此至吾銀行中取錢。不足。則吾可更署支券。勿爲吾節此。寥寥也。亨德出。聞達武長嘆曰。吾以前半生作孽。而今茲躬受其報。天道好還。有以夫。

第二章

亨德既操偵探之業。人之登門求助者。品類乃至不一致。富貴貧賤。美醜老少。變易之繁。幾如梨園中演劇。令人目迷五色。其與達武談晤之次日。忽來一女客。年可二十五。姿容頗美。入室低聲問曰。君其密司脫塞司亨德耶。亨德曰。然。得毋以案事見委否。隨指案旁一椅。令坐。女且坐。且語曰。余來此。非敢以案事奉託。實以君所治之一案。與余略有關係。意欲干涉其事。不審君能惠允否。亨德大奇。問曰。吾不審君言何指。女笑曰。吾未語君。君何能審。亨德曰。君尙未以姓氏見告。女曰。吾尼達。名范理安。姓也。亨德曰。然則請示來旨。曰。聞君方受密司脫戈登達武之委任。爲之探案。確耶。亨德曰。甚確。君與密司脫達武亦相識否。范理安曰。否。素未謀面。亨德曰。既未謀面。何言吾所治之案。與君略有關係。范笑曰。吾知君承辦此案。既知之。即與吾不無關係。亨德曰。然則君今來此。其主旨即在以知之一字告我耶。范曰。否。不第告此。吾力雖微。於此案。或能爲君臂助。亨德曰。助邪。將何以助我。范曰。余知君既受達武之委任。其責即在探索達武氏三女被戕之隱秘。然否。亨德曰。然。但不審君何能知此。范曰。此路人皆知耳。吾所知猶不止此。想密司脫達武亦已告君以金鈎黨之事矣。於是亨德益奇。問曰。達武以此事告我。人無知者。君何以知之。范曰。吾亦金鈎黨人。奈何不知。亨德舉目熟視女面。言曰。君纖纖弱質。不類作奸犯科者。流此言。吾殊未能深信。果信者。君即吾敵。吾當捕君。今言助我。抑又何邪。范乃狂笑。言君苟目吾爲敵。捕我可矣。因指其腕際曰。手拷何在。可置於此。笑已。謂亨德曰。實告君。吾雖黨人。實未犯罪。蓋吾爲黨人之子。呱呱墜地之時。即吾入黨之始。吾自有知覺。至今未嘗劫人一錢。傷人一髮。且甚惡黨徒之暴行。揆諸刑律。吾亦當以隸名黨籍之故。拋首公堂入獄。作苦邪。亨德曰。如是則君固吾友。詎敢復視君以敵。吾今問君。君知殺達

武之三女者。果係何人。范曰。操刀而殺者。殊不能決。主其謀者。則但有一人而已。曰。非卽赫利司本邪。曰。然。赫利司本亦半出被動。動之者。尚有一人也。亨德曰。吾苟有問。君能悉答弗隱否。范曰。問則由君。答否當聽余斟酌。吾無必答之職。卽君無強余必答之權。亨德曰。此誠然。但君言助我。今問且不能悉答。助將安自。范曰。不有吾助。恐君終不能有成功之一日。當知金鈎黨人都非君所素識。其潛伏之地。亦至不一定。微論君不能見其人。入其窟。卽能之。以一人而與一黨抗事。亦胡濟。吾今已立願。與吾友合力殲此醜黨。爲世界上稍伸公理。事成。則以榮名歸諸君。吾與吾友。但求吐氣不獵聲譽也。亨德曰。君友何人。范曰。渠後此或能與君相遇。拯君於急。今尚不必預暴其名。亨德曰。達武之幼女。昨又爲人所劫。君知之否。曰。微有所聞。以赫利司本處事縝密。尙未得其詳訊也。曰。今赫利司本尙在紐約否。曰。然。曰。渠每出見人。亦用真名否。曰。真假無常。不能預決。亦或知君偵緝其事。卽冒用君名。自稱密司脫塞司亨德也。亨德曰。吾意此人相貌。必甚猙惡。范曰。此亦未必。異日相見。當知君料匪確。言至此。范理安起立告別。言明日脫有餘暇。當再造君居。告君以新近之息耗。苟不得暇。後此不復相見。亦未可知。但當潛身幕後。與吾友合力助君耳。范去。亨德自思。昨日與達武作密談。在理必無他人能偵悉其事。今范言之鑿鑿。殊不可解。且范雖自言爲金鈎黨人。而相其面貌。又不類。不類。渠又何能熟悉金鈎黨事。若謂珊蘭被劫。與金鈎黨無涉。則劫之之人。自以美屈來赫克爲近是。而達武又言赫克必無此膽。豈赫克富於資。能以金錢僱人代辦其事也。卽曰如是。珊蘭案頭之金鈎。又作何解。豈赫克亦已投身於金鈎黨中。抑出錢僱人所僱。卽係金鈎黨人耶。思至此。覺設譬萬千。均不近理。著書者於此。倘盡舉赫德心中之設想。而縷書之。讀者必頹。

然思睡。吾唯不願吾書爲催眠之藥。乃不得不與亨德暫別。一述戈登達武之所遇。是日之晨。達武自覺精神大暢。不復如昨日之頹喪。早餐既畢。即離私宅。驅車至百老街銀行中治事。到行可半點鐘。一書記



多名墨頓。姓老夫將何以効力於君。墨頓曰。吾爲令愛之事來也。達武愕然。覺此人發言。聲調頗似習聞。而面目姓氏。則係初接。繼念天下聲音相似者。至不乏人。偶同亦不足爲異。因曰。君何以能知吾女之事。

推門入行長室。言有一紳士。欲晤行長。達武曰。可命稍待。余當出就應接室中見之。書記曰。渠言將以私事上干行長。與銀行中營業無關。請即行長室中相見。不願以應接室見也。達武低頭徐忖曰。誰邪。爾姑命彼入。既入。乃一老者。髮已半禿。而兩頰髯鬚特多。均作灰色。目御淡綠色。凹鏡視物時。恆側其目。似短視。見達武。自出一名刺。達武執刺於手。徐徐讀之。曰。密司脫維

墨頓曰。頃有一人。委吾辦理訂立契約之事。其人自言於君女珊蘭之被劫。實躬與其事。吾故不揣冒昧而來此。達武曰。然則君爲律師耶。曰。然。曰。君既爲律師。吾料彼委君訂立之契約。或卽劫女勒贖之條件。君謂然否。墨頓冷笑曰。君固善料。此料雖未悉中。亦頗近矣。達武曰。君爲讀書明理之律師。奈何與此輩。僉壬爲伍。貪金而自忘聲價。吾甚爲君羞。墨頓笑曰。君亦頗願君女生還否。曰。固所甚願。曰。既曰甚願。奈何反以罵人爲快。吾以助君而來。非禍君也。達武曰。既不禍我。可告我以委君辦理此事者果爲何人。墨頓曰。正如君言。僉壬也。雖然。以吾所知。君女實未遭虐待。君聞此言。心可少釋矣。達武曰。誠然。君受彼輩委任。此爲第一次否。曰。否。渠等乃吾最老之主顧。自相識至今。可二十年矣。曰。既有二十年之久。想於渠等內部情狀。必甚熟悉。曰。然。此何待言。達武曰。然則渠等與西方之團體有關耶。墨頓微笑曰。君謂西方團體。當是指金鈎黨而言。吾於此黨。亦頗熟悉。達武曰。此次劫吾女者。果卽金鈎黨徒耶。曰。劫者爲誰。可不必問。達武曰。欲贖吾女。需錢幾許。倘所望不過奢。吾必如命。墨頓曰。渠等意不在錢。曰。意不在錢。則所望。句。墨頓曰。望君簽字於此紙耳。因自囊中出一紙授達武。達武展紙閱之。不數行。手足即狂抖。如觸電氣。旋頓足高呼曰。密司脫墨頓。簽字於此。豈所以救吾女耶。吾誓不簽此。墨頓曰。君女生死之權。操諸君手。君既不肯簽。孰則能救君女者。達武曰。請君語彼雌魔。竭其魔力。禍我可矣。他非所知。墨頓曰。謹如命。已忽自扯其鬚。去眼鏡。謂達武曰。雌魔固卽在此。達武大駭。面色如死。呼曰。加路拉。汝耶。言已暈仆於地。

第四章

加路拉見達武暈仆。立自身間出一小瓶。去其塞。以就達武鼻孔。瓶中貯亞母尼亞。奇臭。善刺激。達武觸
 臭。漸蘇。兩手而向空作抓舞狀。加路拉乃復整其假鬚。復原形。挾達武起。令坐椅中。及達武醒。見加路
 拉尙伺立其旁。目光灼灼。俯視己面。作微笑。言曰。密司脫達武。膽量大不如前矣。奈何見吾而暈。豈吾挾
 催命符來耶。達武曰。吾今已識汝。汝雌魔加路拉耳。加路拉曰。吾維多墨頓。奈何強余爲加路拉。旋曰。吾
 即自認爲加路拉。汝將何以對我。達武自拭其額汗。喘息問曰。爾胡逼我太甚。加路拉曰。然。吾固逼汝。然
 汝胡不懼他人而獨懼我。汝豈易與者耶。言後。張吻作獐笑。聲磔磔。然如鷓鴣夜鳴。令人毛戴。達武默然
 移時。問曰。惡賊赫利司。本尙未死乎。加路拉曰。謝君存問。君之老友無恙。達武曰。汝輩何故加害吾女。曰。
 禮尙往來。汝先加害吾黨。吾黨何能恕汝。曰。吾何嘗害黨。加路拉曰。尙言未嘗害黨耶。却取吾黨公有之
 錢。而格殺安的司本者。非汝耶。曰。吾殺安的。實出自衛。不能以故殺論。曰。此譫言。誰則信汝。達武曰。死者
 既不能啓口以證吾冤。則自衛之說。誠難取信。然吾即盡承其罪。受其報者。在理仍以吾身爲當。今不害
 吾身而害吾無辜之女。理耶。加路拉曰。汝亦言理耶。汝爲黨員之時。黨中嗜殺善鬪。亦有勝汝者否。戕害
 無辜。亦有較汝更多者否。揆諸報施之理。殺汝三女。猶未償汝罪於什一。汝亦言理耶。達武曰。此已往事。
 何必重提。加路拉曰。汝雖不欲重提舊事。其如人之不許汝不重提何。達武曰。重提亦可。推原禍始。微汝
 雌魔。吾焉能入黨。曰。善哉。汝欲歸咎於我耶。曰。然。不特歸咎於汝。且欲盡暴汝及汝託名爲兄之赫利司
 本之罪。使就判於國法。實告汝。吾志已決。吾願盡耗吾財。不願復與汝等和平相見。苟吾窮。至沿門托鉢
 而囊中猶有一錢者。亦願盡此一錢。趨吾鵠。點。加路拉曰。善。吾甚佩汝志。想汝報官之時。必以殺汝三女

爲吾輩之罪狀矣。曰然。加路拉笑曰。汝意既決。吾亦不復多言。但有一言語。汝當慎保。汝錢。毋令訟費。一文不著。當知金鈎黨之勢力。現已活動如前。今日之紐約。實無異昔日落幾山畔之狹路。勿謂銀行中之鐵箱。即安於旅客背上之包裹也。達武曰。吾儕可各盡能力。孰勝孰敗。誰能預決。曰。豈無讓步之餘地。耶。曰。有之。既往不問。趣還吾女。自後不爲吾害。則吾即與汝黨和平相處。加路拉曰。如汝所言。恐汝再活二十年。亦必無和平之一日。當知和平之爲物。須以代價得之。汝不費分文。即作和平之夢。豈患神經病耶。達武思索有頃。言曰。汝輩渴鬼也。非金錢不能解渴。吾今即與汝論價。舉吾財產之半。以購和平。可乎。加路拉曰。吾不願與汝論價。汝但能簽字於此。則一動筆間。萬事即了。達武毅然曰。否。此字決不可簽。加路拉曰。忍哉。汝竟視汝女。珊蘭。爲路人矣。視死不救。何能爲父。達武罵曰。惡鬼。汝等所演慘酷之劇。豈漫無限際耶。曰。限際誠有之。今則尙未抵此限際耳。汝自戕其女。女盡。吾儕之限際。猶未能達。達武曰。吾言財產之半。爲數可百萬元。以百萬元而贖一人命。猶未慚耶。加路拉曰。吾今不願與汝論此金錢瑣事。但望汝簽字足矣。當知汝有金錢。吾黨欲取。則自取之。誰能出而峻阻。達武改爲隨和之聲。曰。加路拉。汝當一念前情。吾與汝前此固甚相得也。加路拉曰。惟其如是。故恨汝益甚。達武曰。吾亦知汝恨我。前此殺吾三女。汝固主謀也。加路拉曰。否。吾但求如願以償。初不嗜殺。前此殺汝三女。吾嘗力抗。今茲珊蘭之所以不死。尙係吾力。達武曰。然則汝固愛我。今苟能以珊蘭見歸。則餘事均可熟議。曰。何熟議。爲能簽字。則珊蘭歸矣。曰。爾如此要挾。吾不難。即此鳴警捕汝。加路拉笑曰。何爲此稚子之言。吾問汝。汝前在黨中時。亦懼警察否。達武曰。汝等何以絕無慈悲之心。曰。何嘗無慈悲心。特對汝則無慈悲之可言。續曰。戈登

達武。吾問汝。汝入金鈎黨時。閉目乎。閉目乎。曰。開也。曰。開目以入黨。則出自自願。初非受人脅迫。汝既自認此言。則吾黨但須以汝前此之行狀。布諸公衆。謂今日之銀行家。戈登達武。卽昔日之強盜。戈登翁。苟汝卽不難於俄頃間入獄。今汝亦不必怒目視我。我知汝恨我次骨。直欲發槍立洞我胸。而後快。此發槍殺人之事。爾素稱能手。今雖此調不彈已久。文質彬彬。自命爲紳士。自命爲富翁。自命爲篤信宗教之善士。然使必不得已。而一逞其技。以吾女子。勢必無倖。然吾決不以此自餒。吾亦知汝已雇一偵探。出其離詐。以謀吾黨。然此亦笨伯所爲。不值吾黨一笑。前此吾黨在阿立桑那時。不時有偵探來邪。來後之結果如何。爾猶記憶一二否。以吾所知。爾以白刃殺之者。凡二。以麻索勒斃之者。凡五。祇汝一人。已殺其七。今僅雇一人。胡濟於事。獵者欲刺虎。力不足以捕。能捕鼠。令捕虎。貓勝耶。虎勝邪。密司脫戈登達武。吾今與汝話舊。吾與汝。今均老矣。吾記力佳。於舊事尙歷歷如昨。君多財。善賈。已爲富翁。吾聞爲富翁者。腦滿而腸肥。記力極弱。君之不憶前事。不足責也。雖然。二十年來。君手擎幸福之杯。口飲幸福之液。心中以爲吾輩。流離於草莽之中者。必已化爲異物。不復能嘗汝餘瀝。不知吾輩愛君甚切。刻刻思君。不捨君。一舉一動。亦無一不爲我輩所悉。在君高視闊步。目無全牛。以吾輩之微誠。不足以動君注意。而吾輩么麼。則無時不思仰望。丰采無時不思仰承。鼻息惜似海侯。門不敢造次。晉謁耳。語次狂笑。笑聲銳厲。如天寒月冷。風送笳聲。旋曰。達武。實告汝。汝之得有今日。尙出吾輩慈悲。否則汝早爲乞兒矣。達武曰。何不令吾爲乞兒。而欲戕吾之女。加路拉曰。赫利以殺弟之仇。恨汝綦切。肆其怒。久欲以汝行踪。報告於加立福尼亞之官府。幸吾力阻之。其事始已。脫君不信。君今日爲此。達武銀行之主人。身坐安樂之椅。胸間鑽石。大如蠶

豆寶光四射刺人目。簾者明日卽不難爲山昆汀獄中之囚。子鐵窗風雨消汝餘生。汝亦良得言至此。又笑笑已復言君以如此之人尙囂然自言欲以吾黨之罪狀布暴於世。有腦筋者固如是邪。達武憤極。自衣袋中出手槍。叱曰。止。勿復言。吾先殺汝以洩忿。然後入獄。言未及已。加路拉已一躍而前。力推達武於地。奪其槍。擬之曰。達武。汝殺人之癮。又發邪。趣起。吾今與汝談判。不欲殺汝。汝可毋懼。果欲殺汝者。槍在吾手。機動則汝無完軀矣。達武起。言曰。殺我亦佳。吾今頗不懼死。死之於我。乃同恩物。加路拉曰。爾死期已迫。但死汝於槍失之過寬。以爾其人。當抑鬱而死。方稱平允。達武曰。吾所受憂患已備。此時雖生。實日與死近。此身實寸寸灰化。然無論吾本身之結果如何。吾必置汝與赫利司本於犴狴。死方瞑目。加路拉曰。若豈不知吾等亦可置汝於獄耶。曰。吾願入獄。但入獄之後。苟一日不臨絞頸之場。卽有一日可與汝等爲敵。汝等能置吾於獄。不能必吾入獄之後卽死也。加路拉曰。爾母狡。安的司本爲汝所殺。其鬼亦欲食汝之肉。汝雖強項。終必無倖。達武曰。吾三女之鬼。亦未嘗不欲食汝等之肉。旣又椎心自嘆曰。百患叢集。豈吾所受苦惱。猶未盡邪。加路拉冷笑曰。汝身不死。則苦惱卽隨汝身而共生。達武曰。汝等旣殺余三女。而猶不殺珊蘭。用意何在。曰。意在得君簽此契約耳。達武曰。他事均可熟議。此事汝其緘口爲佳。加路拉曰。然則吾二人之談判已畢矣。望君珍重。異日再圖相見。達武曰。去則去耳。誰願與汝再見。加路拉不語。取冠自出。出門後。行數武。復入面。達武曰。密司脫達武。君意決矣。約果不簽矣。達武曰。然則此言卽係君自判珊蘭之死罪。吾爲珊蘭惜。珊蘭何不幸而生於君家邪。

第五章

是日之晚。第十四街一小酒肆中。客方据座而飲。歡笑之聲四徹。衆客中有二人。一長一幼。坐於室隅。一圓桌之次。談甚暢。顧語音至低。越座卽不可辨。桌後別有小桌。一客方引杯獨酌。無酒友。狀頗無聊。但藉案頭晚報以消遣。或座前二客語音偶高。聲振其耳。則亦揚首以觀二人。然觀之初不注意。甫一着目。卽復引目閱報。肆中酒客。觀狀咸知此人與二人必無關係也。二人衣着頗似商界中人。長者年可三十五少者約少十齡。長者時時流目四矚。似非老成。幼者則舉止頗愁。然亦略染游氣。二人初飲時。音吐極低。及漸醉。聲乃漸肆。聞長者言曰。格雷司。吾今運不佳。既歷艱屯。乃思昔日。且語且喟。格雷司曰。赫克。爾言甚是。爾苟仍爲銀行司事。今茲決不至潦倒至是。赫克曰。吾苟不喜飲。不嗜博。今固富矣。豈特不潦倒已邪。格雷司曰。然此亦儻來物。飲酒局博。均有戈登達武爲汝會鈔也。於是二人均大笑。斟酒滿杯。舉杯相觸。一飲立盡。赫克以食指抹其唇邊餘瀝。言曰。格雷司。爾時吾運佳。爾運亦佳。吾兩囊充實之時。爾固未嘗向隅。格雷司曰。然吾甚感君意。但心甚惴惴。謂一旦發覺。飯碗立碎。赫克笑曰。孺子怯哉。實告汝。吾於此中大有權數。他姑不論。卽計簿中所登帳目。亦煞費苦心。試思達武亦非易於蒙蔽者。乃竟時越數年。不能得吾破綻。吾誠可自詡手術精湛矣。且吾尤有一嫁禍之法。萬一帳目不符。受其咎者必爲報帳人。頓脫拉。吾則仍可逍遙於事外。君謂吾亦頗能幹事否。格雷司曰。此舉甚當。頓脫拉頗不善。余近來日與余鬩。吾不知其用意何在。赫克曰。渠與吾素存惡感。與君鬩。或係君與吾近之故。吾今雖已離行。不復能以行事傷彼。但彼居心與吾爲敵。吾必有以雪忿。格雷司。爾可張目觀之。近來天光大好。吾必於此大好天光中令其一嘗吾腕之辣味。格雷司曰。爾毋自誇。爾既離行。復有何能力及彼。赫克曰。爾謂吾誇耶。

可以酒來慶吾成功。吾於一禮拜中必令汝知吾美屈來。赫克大有權力。格雷司曰：果耶？然則吾當祝汝。乃復滿斟二觥，各取其一，仰首牛飲之。飲已，相顧作僂笑，意似甚得。少須，赫克言曰：吾料近來戈登達武心緒必不甚佳。格雷司曰：然。自其愛女爲人所戕，達武終日抑抑曰：吾料此老久必發狂。曰：然。苟此等慘殺之案不能昭雪，則此老必憂抑以死。吾謂其女被戕，事頗祕密，不可索解。曰：君言祕密何指？曰：吾謂愛立司慘死，既非見殺於盜，則隱中必蓄有祕密。赫克曰：吾則謂其初無祕密足言。愛立司之慘死，實出自殺，謂其被戕，殊不可信。格雷司曰：其長次兩姊死狀與愛立司相若，豈均自戕邪？曰：然。吾謂三女血脉之中，咸蓄有其母遺傳之性，其母固以心疾死。此三女則變本加厲，乃出於自戕耳。雖然，吾輩飲耳。此事與吾輩胡涉，因又各斟一杯而乾之。此時二人益醉，發言益高。格雷司曰：艷哉，珊蘭也。吾甚愛之。赫克冷笑曰：吾已以愛慕珊蘭失業。爾胡不引以爲戒？格雷司曰：爾去則我起而代之。云胡不可？爾豈妒我耶？赫克曰：誰妒汝？汝當知此女雖艷，實冷酷寡情，慄狀如埃及三千年之艷屍，近之不特非福，且將爲祟。格雷司曰：吾亦云然。曰：然而今則吾志已遂，吾忿可洩矣。格雷司曰：此語何解？赫克曰：此亦請君張目觀之。吾今所處地位，絕類樂師戈登武，則類跳舞之人。吾但注意奏樂，渠必隨吾樂音之疾徐高下，抑揚頓挫，以爲進止。吾欲其喘急，吾樂律可矣。吾欲其疲於奔命，盡吾力以演樂，可矣。格雷司曰：汝言乃類啞謎，吾殊不審其所謂。赫克笑曰：爾能不審所謂，乃稱吾懷。格雷司微愠曰：老友，爾對我亦欲守祕密耶？曰：餘事均可開誠相告，惟此事關係獨巨。吾當自視爲死人，何言死人？曰：人死則永不能以祕密告人矣。格雷司曰：然則吾甚信汝。汝乃不肯信我。赫克曰：然。孺子，吾卽承認爾言。吾於此事不肯信汝也。曰：汝在銀行時，又

何以事事信我。曰：事有巨細。此巨彼細。不能不慎。曰：吾知此事必與達武有關。曰：然。吾固言吾如樂師而彼如跳舞之人也。格雷司：此事非吾斬不汝告。實以同事者咸守秘密。且互設誓約。汝當知人既立誓。即當生死不渝。格雷司曰：吾不信。赫克曰：爾不信。吾立誓耶。不信亦可。寧任君詈吾撒謊。不願自償其事。言至此。赫克向格雷司怒目而視。似頃之杯酒之歡已成夢幻。少須。格雷司曰：赫克。爾背友邪。赫克曰：吾何嘗背汝。曰：不復信我。則背我也。我之於汝。心直如弦。事無巨細必告。爾今背我。別有隱謀。謀敗而入獄。吾爲汝友。勢亦不免。赫克見格雷司高聲而呼。太駭。急以手掩其口。曰：好友。豈何爲者。格雷司愈怒。曰：吾豈爾。奈我何。爾既背我。吾亦不願復與爾荒僮爲友。赫克大窘。起握其手。佯笑曰：好友。爾醉矣。趣安母噪。格雷司曰：吾醉。吾醒。吾死。吾生。干汝底事。自今以後。吾爲汝敵。赫克猶力拍其肩曰：爾醉矣。爾醉矣。吾爲汝畢生第一好友。奈何言敵。格雷司曰：誰欲友汝。友汝不如友狗。於是赫克亦怒不可遏。立發一拳。擊格雷司面。格雷司負痛而號。仆於地。座客聞聲大異。趨至其處。圍赫克於中。問何以相格。赫克方欲置答。忽覺左膊爲一人所捉。緊如鐵工所用之老虎鉗。回首視之。執者卽座後據小桌而獨飲之。客怒目作虎視。向赫克曰：此人已醉。汝敢衆侮之。豈吾美之民法已盡廢耶。赫克怒。欲舉右手撲此人之面。而右手亦爲所執。牢不可動。赫克曰：汝警吏耶。曰：否。曰：非警吏。安得捕人。其人指仆地之格雷司言曰：吾爲此人之友。赫克曰：汝何名。其人鞠躬答曰：鄙人塞司亨德也。

第六章

赫克聞塞司亨德之名。大震欲號。自念遇此名探。勢必無倖。手足遂不期狂顛。如被風擲。蓋赫克雖無賴。

然尚爲初入下流之人。膽量極小。與赫利司本輩之窮奇極惡。慙不畏死者較。所差程度甚遠。故一聞亨德。卽震懼不敢復動。亨德乃握其衣領。引之出肆。時格雷司已自地上掙扎而起。欲隨亨德同出。亨德阻之。隨掣赫克之肘。令前行。且厲聲言曰。赫克。爾今已爲吾囚。如何。赫克顫聲言曰。頃吾與吾友所言。多非實事。吾實未嘗竊取銀行中一錢。亨德曰。此事尚可置之不問。吾欲問者。珊蘭何以被劫耳。赫克愈驚。熟視亨德之面曰。密司脫亨德。吾果以此事顛末告君。則如何。亨德曰。爾能以顛末告我邪。能則爾卽自認爲劫取珊蘭之人矣。赫克曰。否。吾實未嘗與聞。曰。不與其事。爾何能供。赫克曰。吾非供。特陳述其事。曰。然則趣言之。曰。君知西方有一祕密黨曰金鈎黨者否。亨德曰。知之。近日吾正值查其事。曰。君亦知戈登達武前此亦爲此黨之徒否。曰。亦知之。曰。吾料此事必非達武本人告君者。亨德曰。告我者誰。無與爾事。爾可不問。但以所知語我足矣。此時二人已由第十四街折入百老街。赫克曰。密司脫亨德。吾苟盡舉所知以告。使君偵究此事。得有把握。君能卽此釋我否。亨德曰。此何能預約。爾果犯罪。自有刑律治汝。吾萬不能聽汝一言。卽釋汝不問。反之。爾不犯罪。吾既不能妄事羅織。汝亦無庸慄慄危懼。赫克曰。劫取珊蘭之事。吾盡知之。曰。吾亦知汝盡知之。曰。吾雖知之。君當信我實未與聞。亨德曰。然則劫者爲誰。曰。金鈎黨之首領赫利司本也。曰。汝亦金鈎黨徒否。曰。否。吾可設誓。實未入黨。亨德曰。不入黨。安能知黨事。曰。吾與赫利司本之友相識。故知之。曰。此人爲誰。曰。此間需吾必答否。亨德曰。能答尤佳。赫克曰。吾所知者有二。人曰。趣言其名。赫克猶豫有頃。卽言曰。矜拉哈爾與鐵伯康耳。於是亨德乃微笑。點首言曰。卽此二人耶。二人者。紐約市中有名之劇賊。市民稱之爲犯罪專家。聞其名者莫不色變。銀行家尤畏之。以二人胥篋。

之術至精。每越一月或二月。必一試其技。試則以銀行爲常。取其現金多。可資囊括也。此時亨德聞此二人之名。意頗自得。行數武問赫克曰。劫珊蘭者卽此二人邪。曰。然。吾信其如是。曰。汝能決言必此二人否。曰。此殊不能斷言。曰。主持其事者爲誰。曰。赫利司本也。曰。爾何以與此二人相識。豈不知渠等爲有名之劇賊耶。赫克不答。旋曰。吾亦知其非善類也。亨德曰。頃於酒肆中。爾言爾將洩忿於達武。爾友問汝何圖。爾堅不肯答。今可語我否。赫克曰。醉後狂談。初無其事。亨德曰。爾不肯告我邪。吾語汝。唯醉後乃能吐真。爾所謂洩忿。非欲令礮鐵二人大肆其技於達武銀行之中邪。赫克大驚呼曰。密司脫亨德。爾挾魔術耶。亨德笑曰。吾安能具魔術。特略具相人之術耳。吾於酒肆中一見汝面。卽知汝非誠實君子。與汝爲伴之少年人。則憨率可喜。雖亦略沾流氣。實汝之咎。渠何名。曰。傑克名格雷斯。姓受僱於達武幾年矣。曰。可五年。曰。渠進行時。爾爲之紹介耶。曰。否。達武與格雷斯有世誼。格雷斯之父。嘗與達武合夥經商。格雷斯入行。達武自僱之。未有他人爲其紹介。曰。汝於達武銀行中。時肆鼠竊。前後所竊。數共幾何。尙能憶之否。曰。一便士亦未取。亨德曰。格雷斯亦竊否。赫克曰。渠守已尤嚴。卽半便士亦未竊也。亨德笑曰。爾狡賴極矣。吾必以酒肆中所聞。告諸達武。令其清查往時帳目。赫克曰。此何害。吾實未竊分文。帳目中必不能得吾破綻。亨德曰。姑勿言此。吾尙欲問汝以珊蘭被劫之事。曰。吾已盡舉所知告君矣。曰。汝但告我以礮鐵二人。安能云盡。此二人之外。與聞者尙有何人。赫克曰。尙有一赫利司本。赫利司本而外。則非吾所知矣。亨德曰。吾知爾於此事。亦頗有奔走之勞。曰。吾可矢諸天日。實未與謀。曰。不與謀。何能知。曰。吾於珊蘭被劫之後知之。果於事前知之者。吾必通知達武。令其有所防衛。亨德笑曰。此語誰能信汝。汝恨達武至切。肯

有如此好心邪。赫克曰：吾雖恨達武，實至愛珊蘭。珊蘭而爲人所劫，實非吾願。亨德曰：吾料汝於珊蘭初無純潔之愛情，特覬覦達武多財，欲娶其女而襲其遺產耳。赫克曰：否，卽珊蘭窮極而爲乞丐，吾亦愛之。亨德曰：劫珊蘭者爲汝之好友，汝又爲擊愛珊蘭之人，今茲珊蘭既落汝輩手中，汝卽可攫爲己有矣。曰：此固吾願。然我愛珊蘭而珊蘭不我愛，願難償也。曰：汝聞汝友欲置珊蘭於死地否？曰：赫利司本嘗作是言。曰：爾旣自言擊愛珊蘭，今珊蘭命懸人手，而爾不思救理邪？赫克曰：吾力弱，救將何自？亨德曰：汝又爲譚言矣。汝力弱，獨不能報諸警察邪？赫克語塞。亨德又問曰：珊蘭現在何處？爾知之否？曰：不知。時二人已自百老街折入第八街，第八街爲紐約最繁盛之一街，然以此時夜已逾午，路上行人已漸見稀少。二人折入此街之後，行十數武。亨德復問曰：赫克，爾今旣入我手，當速自吐實。吾知汝於劫取珊蘭之事，必非絕未預聞。赫克曰：實未預聞，但辯鐵二人之得與赫利司本相識，吾實爲其介紹。亨德曰：此誠奇極，以汝其人，何能爲赫利司本之介紹？曰：辯鐵二人爲吾素識，赫利司本則爲新交。吾識赫利司本後，赫利司本囑吾介紹新友，吾乃以辯鐵二人介見之。曰：赫利司本又何以能識汝？介紹者爲誰？曰：赫利司本來紐約後，欲害達武，以吾與達武有仇，故就吾締交。初未有人爲其介紹也。亨德曰：如汝所供，汝無賴極矣。曰：吾雖無賴，實出復仇。曰：達武初未害汝，汝何言仇？曰：罷我職，絕我生路，非害我耶？亨德曰：罷汝甚當，吾爲達武亦必罷汝。赫克曰：吾以愛珊蘭而見罷，豈行主之女有不許他人鍾愛之定章耶？曰：躬爲執事而竊取行中之錢，不當罷耶？又曰：吾問汝，珊蘭被劫後，爾嘗見之否？曰：未之見，知其劫後攜往何許？曰：攜入赫利司本寓中，地在公園路，爲一古屋，人稱之爲希爾登古屋者是。曰：爾知赫利司本嘗以恫嚇之辭語珊蘭

否。曰。有之。渠言。句語未已。忽聞暗隙中有呼聲。曰。看刀。聲歇。一黑影自赫克身旁一閃而過。而赫克忽狂呼一聲。仆地不起。視之一狹長之刀。刺其左脅。刀尖入肉者深可五寸也。

第七章

公園路希爾登古屋之中。有一廣室。室中陳設精美。類上等人所居。爐簷之上。置一時鐘。此時時針所指。短者在一與二之間。長者之數則爲六。蓋夜已深矣。爐旁有一椅。椅中所坐者爲加路拉。時時引目視鐘。若有所待。至鐘針已指兩點一刻。斗聞門上有鑰匙發扃聲。迴視則一人已入。其人身材高偉。髮已灰白。鬚鬚修薙極淨。眸子作淡藍色。爲狀頗藹然可親。然讀者勿謂此人果即藹然可親也。此人即戈登達武。夢寐不忘。視爲畢生莫大恐慌之赫利司本是已。赫利司本見加路拉。即發其柔美之聲曰。吾愛。勞汝久待。吾乃甚歉。遂趨就加路拉。捧其額而吻之。加路拉曰。爾言爾當以夜半之前歸。今何晏也。曰。爲事所阻耳。又曰。吾與汝不見者已兩整日矣。汝昨日亦見得達武耶。加路拉曰。見之。赫利曰。事頗順手否。曰。何能順手。渠言餘事均可熟議。此約必不肯簽也。赫利一聞此言。顏色立變。兩目兇光四射。如火燄之外。迸如毒蛇之撩舌。額際紫筋暴漲。狀乃如鬼。切齒言曰。信耶。吾輩所費工夫。不同虛擲耶。加路拉曰。此亦未必。曰。吾輩之事。非欲重創其心耶。曰。然。渠心固已碎矣。赫利曰。心碎者豈能復有膽氣。曰。渠一見我面。即驚量於地。想昔時膽氣。今已消磨淨盡矣。赫利曰。吾恐未必。果無膽。何能拒汝所求。加路拉曰。渠言他事均有商量之餘地。唯此事則雖刃刺其心。亦不肯聽命耳。赫利作獍笑曰。吾愛思之。能作此言。不倔强猶昔耶。汝言其心碎而膽氣已失。吾乃未信。加路拉曰。如君之意。更將何圖。赫利曰。彼小妮子。勢已無幸。小妮

子者。意指珊蘭。加路拉聞赫利又欲加害珊蘭。色乃立沮。蓋加路拉雖與達武有仇。然頗憐珊蘭之穉。不願殺之。因曰。豈無他法耶。赫利曰。無之。曰。吾以爲不如刼取達武。使爲吾囚。然後以酷刑逼其承認。赫利喜曰。汝果善謀。此法佳也。加路拉曰。此法既佳。則汝必贊同吾說矣。曰。然。但吾當先以珊蘭之元。贈諸達武。令知吾輩能力。然後刼取其人。加路拉曰。否。吾謂加害珊蘭。終於吾儕無補。赫利曰。微論其有補無補。吾殺人多矣。卽多殺一人。亦復何害。加路拉曰。吾終覺心有不妥。赫利曰。殺卽殺之矣。違問心之安與不安。吾於戈登達武。害之愈甚。則吾心愈快。爾意何與吾相左耶。言後。督目作堅決狀。加路拉知赫利言行二字之距相間不及一秒鐘。此時珊蘭既同禁於希爾登古屋之中。苟不設法。緩赫利。則珊蘭之死。迨不及日出。因曰。吾以爲不殺珊蘭。吾輩亦未嘗不能復仇。赫利注視加路拉曰。豈殺之卽不能復仇耶。曰。非也。此中尙有原因。君前此不許美屈來赫克。謂仇苟能復。卽以珊蘭妻之。珊蘭不肯。則強迫之邪。曰。然。但今茲仇尙未復。似不能遽言及此。加路拉曰。吾謂殺珊蘭則太慘。以珊蘭妻赫克。則又失之過寬。二者斟酌其中。不如以珊蘭妻湯姆。爾謂佳否。湯姆者。赫利之僕。黑人也。赫利聞加路拉言。張吻狂笑。鼓掌曰。善哉。珊蘭得婿矣。但爾知湯姆尙未娶耶。曰。然。曰。如是則甚佳。渠等結婚後。一對璧人。歸謁戈登達武。戈登達武覩此快婿。不知歡喜。至於何極。繼曰。但結婚當有牧師爲證。吾輩何從得此牧師。加路拉曰。紐約市律。結婚不必盡有牧師。但須男女二宅。各有證人蒞禮。婚約卽不能視爲無效。屆時君爲新郎之證人。吾爲新婦之證人。則口發一言。嘉禮卽成矣。赫利笑曰。吾不知汝乃熟於律法。加路拉亦笑曰。但殺人之律。則未之讀。赫利曰。爾母懼以吾輩身手。卽殺人。終不至有捉將官裏去之一日。加路拉曰。亦不可自負過

甚。吾聞達武已聘一名探與吾輩爲敵矣。曰。爾謂塞司亨德耶。此么麼胡足措意。加路拉曰。否。今日吾遇
 辯拉哈爾。令其速圖亨德。辯拉哈爾言亨德爲人精幹。圖之非易。辯拉哈爾久居紐約。所言諒非無據。赫
 利曰。此輩警犬。吾西方已習見之。爾可不復言及。若輩不圖我。我卽赦之。圖我。則殺之可也。加路拉曰。不
 審。范理安近來有何舉措。赫利曰。此女吾不能輕恕。苟有機會。必殺之。曰。此人未嘗加害吾輩。似亦不能
 濫殺。赫利曰。汝不願濫殺耶。吾謂日後殲吾金鈎黨者。必此人也。爾尙憶克立伯否。曰。憶之。其兄也。赫利
 曰。雖以兄名。恐非兄妹。但令克立伯尙生。與范理安合力以圖我。我必疲於奔命。加路拉曰。吾則謂范理
 安雖未死。究不足以爲吾輩害。吾知范理安。今方僦居納伐打。有終老之意。渠既未臨紐約。吾輩何故懼
 之。吾所懼者。偵探塞司亨德耳。赫利曰。吾愛未至紐約之前。懼之一字。終始未嘗出諸汝口。今呼懼不已。
 何邪。豈紐約空氣不佳。易地則膽量盡失耶。加路拉曰。吾之所以惴惴不安者。非爲己懼。曰。然則爲誰。曰。
 爲汝耳。赫利曰。爲我邪。此何說。加路拉曰。吾苟被捕。自脫之計。凡百。汝則不得其一。赫利笑曰。夜深矣。汝
 夢囈耶。吾果庸愚如汝所言。何能復長此黨。汝其速睡。睡後。吾料汝必多惡夢。乃起立。別加路拉而出。次
 日之晨。加路拉召湯姆至。湯姆爲尼格羅種。色黑如炭。鼻大而平。年事已三十許。既至。立加路拉旁。狀甚
 惶恐。加路拉則熟視湯姆而笑。已乃問曰。湯姆。吾料汝尙未娶妻。然否。湯姆曰。前已娶矣。曰。然則汝妻何
 在。死耶。曰。否。余妻名曼爾。倫的。嫌余醜。已隨歡子遠颺矣。加路拉曰。汝乃甚傷心。今茲頗願。更得一妻。否
 曰。固所願也。但誰肯夫我。加路拉曰。此間有一姑娘。爾見之否。湯姆曰。見之。得弗密司珊蘭耶。曰。然。美乎。
 湯姆曰。美甚。問答至此。湯姆不解加路拉用意所在。黑汗乃沿頰而下。加路拉曰。非特美也。其父且爲一

開銀行之人而密司珊蘭又爲獨女。爾苟願娶此女。吾可爲汝作伐。湯姆駭曰。我耶。我耶。加路拉曰。汝也。曰。以我之醜。以偶彼美。彼美願乎。曰。我爲汝作伐可矣。汝何必問其願與不願。湯姆喜曰。信如是。吾湯姆亦交好運矣。但不知彼老紳士如何。曰。汝言老紳士何指。曰。彼美之父。開銀行者耳。加路拉曰。一經結婚。彼雖開銀行。亦豈能返熟飯而爲生米耶。湯姆曰。若是。吾必遵命而行。坐得美妻。我湯姆亦交佳運矣。言已。點頭欲出口中。微呼。乖。乖。加路拉止之曰。且少待。吾爲汝介見新婦。乃自出。挈珊蘭入。謂之曰。羈汝於此。吾心甚歉。珊蘭喜曰。然則今將釋我耶。曰。然。釋汝卽在今夕。珊蘭益喜。方欲爲道謝之詞。而加路拉已指湯姆問之曰。密司珊蘭。爾見此紳士否。珊蘭曰。見之。加路拉曰。此爲湯姆先生。渠爲我言。渠鍾情於汝。欲娶汝爲婦。珊蘭驚呼曰。此何可。加路拉曰。渠愛汝實出至誠。爾可自問之。因曰。湯姆先生。爾果愛密司珊蘭者。可自陳衷曲。此時湯姆見珊蘭神色嚴厲。不敢復呼。乖。乖。但微點其首以示。加路拉之言甚信。加路拉乃曰。密司珊蘭。爾當鑒其愛爾之誠矣。美洲女子。向無嫁尼格羅紳士者。今茲之事。實爲首創。密司珊蘭。吾爲汝賀。珊蘭顫聲言曰。此何等事。願馬丹勿與吾戲。加路拉曰。誰戲汝者。曰。不戲汝。胡爲有此言。加路拉乃正色曰。孺子聽之。今日之夕。爾必與此尼格羅紳士結婚。明日此時。汝已爲尼格羅家屬中之新婦。吾當稱汝爲密昔司湯姆矣。珊蘭聞此堅決之言。面色灰白如死。促氣言曰。吾可先圖自了。不願與此人不畜者近。

第八章

亨德見赫克受刃而仆。立即舍赫克而逐發刃之人。然發刃者步武如飛。行不百碼。已自小街中竄去。不

能復見。亨德恐赫克乘機而逸。因不復窮追。還就赫克。時赫克已掙扎起坐。去刃。以手自遏創口之血。見亨德至。卽曰。密司脫亨德。此刃中吾要害。吾死必矣。亨德恐刃已著肺。立自袋中出警笛。納口中狂吹之。



德吾欲與君談話數分鐘。君能許我否。亨德點首許之。醫生警察遂暫退。赫克曰。今茲吾雖未重傷。然自是以後。彼輩既有甘心於我之心。我命危矣。曰。何以知之。曰。使彼輩而不欲甘心於我者。今日胡爲刃我。

笛聲凡三數發。已有崗警二人。自街之兩端疾馳而至。亨德乃命二人爲助。合挾赫克至附近之警署。既至。立遣人至醫院中延醫。爲赫克驗傷。醫者言。傷雖重。然未中要害。但能移居醫院中療治。數日可望痊復。警察因問亨德。君許其移居醫院否。亨德曰。此無不許之理。但此人狡獪異常。入院後。當嚴密監視。弗令兔脫。因以監視之事。囑諸警察。警察諾。赫克乃曰。密司脫亨

亨德曰：汝誤矣。今日之刃，迨出誤發，欲刃者我耳。赫克曰：否。渠等日以殺人爲事，詎有誤發之理。今日之刃，當爲吾輩同行，以吾叛黨而即汝，故刃我以滅口。且欲儆汝，令勿偵緝其事耳。曰：然則刃汝者誰？爾識之耶？曰：識之。其人卽猗拉哈爾。亨德曰：汝殆誤矣。吾與此人相識，覺其狀不類。赫克曰：否。此人卽化爲飛灰。吾亦識其魂魄，必無誤也。曰：然則渠殆自酒肆中潛躡吾輩耶？赫克曰：此亦未必。吾料渠與吾輩相值，初亦出於無意。然以君爲名探，遂疑我賣黨，發刃刺之。嗟夫，密司脫亨德，倘猗拉哈爾以此事聞諸金鈞黨首領赫利司本，則君卽置吾於獄。獄垣縱高，亦不能保吾性命也。亨德曰：赫利司本有何能力，爾乃畏之若是。此直過譽之矣。赫克曰：君謂赫利司本無能力耶？試觀戈登達武，非結怨赫利司本者耶？今如何矣。當知赫利司本爲人殘忍異常，睚眦之怨，亦必報之。以白刃吾與此人初面之時，卽覺其容色大類魘魅。陰氣中人心骨，凡與結怨者，卽以眼淚濯其足，渠亦不肯釋。密司脫亨德，此人蓋較夜叉尤惡也。亨德曰：爾旣惡之，何爲黨之？旣黨之，又何爲暴其醜？曰：吾有求於彼，故黨之。彼諾我而不能踐，今又刃我，我遂不得不暴其醜矣。亨德問曰：諾汝而不能踐者何事？赫克曰：此前事，可不言。吾與君談現事耳。亨德窮詰再三，赫克終不肯自吐。與赫利司本有何關係，乃命警察送入醫院治療。此時曙色初動，東方已現白光。亨德以事機迫切，不遑寧息，出警署卽往覓猗拉哈爾。猗拉哈爾輩作事以夜不以日，雖棲伏之地，至無一定。然會哨處，則以虔拇司街之酒肆爲常。虔拇司街爲紐約無賴盜賊之淵藪，而街中酒肆尤爲此輩專有之俱樂部。其啓閉時間，亦視無賴盜賊之辦事時間爲准。日出則嚴闔其戶，入其街者如入墟墓。夜幕旣垂，肆門乃闢，衣冠不正者流，遂續續而至。至夜半，至者益多，全街囂穢不可名狀。天將曙，市漸散。

有去者。有就肆中假寐者。日出則門又闔矣。亨德習聞其事故。此時一出警署。即僱車趨虔姆司街。既至下車。至各酒肆探之。歷三數家。果得猗拉哈爾。亨德見其傍一小桌而坐。垂首闔目。狀似假寐。因就其對面坐之。已而見猗拉哈爾徐昂其首。側目視亨德。亨德即曰。爾識我耶。猗拉哈爾直應曰。然。吾識汝。亨德笑曰。爾識我。我亦識爾。則爾我友也。朋友。今夕之事。爾誠大好身手。猗拉哈爾張目訝曰。爾言何指。吾自昨夕七時至此。至今未出肆門一步也。亨德曰。吾謂汝漢子也。奈何亦效小兒女之竊食而狡賴。吾先問汝。汝右手血漬何來。猗拉哈爾曰。剝血也。亨德曰。吾苟指爲美屈來赫克之血。亦冤汝否。曰。美屈來赫克。吾不知其爲何許人。亨德笑曰。信不知耶。吾固見汝手操白刃而擊之矣。事在今夕。爲時未遠。乃一轉身間。即言不識其人。汝雖狡賴。誰能信汝。猗亦笑曰。奇哉。吾不特不識此人。且未聞其名。爾自命名探。乃欲以殺人之罪。妄陷無辜耶。亨德曰。姑勿言此。吾問汝。汝識來自西方之赫利司本否。猗拉哈爾曰。否。然口雖言否。面色則大變。其意若曰。吾之得識赫利司本。唯同黨及赫克知之。今塞司亨德以此見問。則赫克之叛黨必矣。因曰。赫克赫利。吾一不之審。汝名探。當速求與彼輩相識者詢之。以畢乃公。與吾囉噠無益也。言後。吃吃作醜笑。亨德曰。爾既不識赫克。又不識赫利。則刼取密司珊蘭達武之事。度亦不肯自承與聞矣。猗拉哈爾笑益烈。貌亦益醜。張口露齒。齒如編貝。口旁短髭。蠕蠕而動。言曰。爾夢嚙耶。奈何忽東忽西。語無倫次。吾語汝。汝所言吾多未了解。且不願解之。爾今茲探我於此。諒以吾猗拉哈爾猶是往日之猗拉哈爾也。不知吾已改操多時。安分自守。非特爾所言。吾未嘗與聞。即吾日日沽酒之資。小至一便士。亦自誠實勞苦中得來。爾名偵。可不必枉費心機於吾。猗拉哈爾之身也。亨德笑曰。此言頗甜美。可聽。特

恐紐約銀行之中不及一月。又須有汝誠實勞苦之成績耳。又曰。今日發刃擊赫克者。必汝無疑。汝即不自承。豈吾雙目都瞽耶。噶拉哈爾見亨德語出有威。不覺失言曰。然則赫克死乎。擊之殊不重。此語一出。噶拉哈爾已自供其罪。蓋噶拉哈爾雖爲劇賊。然膽小未嘗殺人。特以身手敏捷。能劫多金。故銀行家莫不懼之。然懼之而不窮治之。使留存至今者。亦正以其不殺人也。此時噶拉哈爾既自供其發刃擊赫克。亨德即起立曰。密司脫噶拉哈爾。爾既自任。即爲吾囚。可速隨我去。好男兒當自量技能。不量力而鬪。鬪敗而伏。非夫也。噶拉哈爾不俟亨德語畢。即挺身起。欲奪戶而逃。亨德當戶立。以身阻之。噶拉哈爾怒發一拳。擊亨德項。亨德亦發一拳。擊其胸。於是二人遂互扭而毆。旋乃同仆於地。拳足並用。糾結不解。而酒肆主人傑央。亦聞聲出視。二人格鬪有時。噶拉哈爾力盡。仰臥於地。奪身欲起。顧掙扎再三。終爲亨德所壓。不能動。勢將成擒。忽聞狂喝之聲。自後起。亨德回首視之。酒肆主人已操巨棒。而至亨德。方欲起。奪其棒。棒已著顛。亨德遂暈。比醒見身在一小室中。兩手後縛。不可動。面前立一人。方展吻微笑。則赫利司本也。

第九章

二人默對有頃。赫利司本首作冷笑。發言曰。爾塞司亨德耶。吾料汝必識我。亨德曰。然。苟吾料匪差。汝必赫利司本。曰。然也。吾即赫利司本。亨德曰。今茲囚我於此。諒出汝意。赫利曰。然。吾爲黨主。黨中之事。固無有不取決於我者。曰。然則何以囚我。赫利笑曰。因汝好事。事不涉已。汝乃不恤勞心。竭慮以圖之。爲汝計。不如繫汝於此。得稍節精神之爲佳也。亨德曰。吾何嘗好事。赫利曰。不好事。奈何爲吾黨之叛賊。戈登達

武所用。曰。吾業探戈登達武。委吾探案。吾但知盡吾職業。上應盡之務。至戈登達武之爲汝黨叛賊與否。非所敢知。赫利曰。汝操汝業。吾亦不禁。但欲如獵狗之嗅。逐吾跡干涉吾事。吾卽不得不設法阻汝。亨德毅然曰。吾誠不知汝將以何法阻我。赫利曰。朋友。爾其聽之。爾爲戈登達武探案。利其金耳。吾苟倍償汝金。汝能不問此事否。亨德曰。吾不允此。汝又將何以阻我。赫利曰。爾試自視。不在吾權力之下耶。亨德曰。然。今固在汝權力之下。最後之勝。敗恐亦非汝所能預決。赫利曰。汝作此言。殆謂汝尙有與吾抗抵之餘地耶。實告汝。汝輩警犬入吾手者。前後已不下數十人。汝前此亦聞有人既入吾手。復得生還者否。語時。目光如劍。直注亨德之面。似謂汝命既操吾手。不聽我令。則汝命立盡。然亨德了不之懼。徐徐言曰。察汝言。殆欲殺我於此耶。赫利曰。事頗近此。汝當速圖自保之策。亨德容色益冷。微笑曰。謝汝預告。天下豈有束手待斃之人。自保之策。固當熟籌也。於是赫利大奇。內念吾在阿立桑那時。人聞吾名。必震越失次。偵探一落吾手。但有俯首乞命。從未見倔强如此。紐約之偵探者。因曰。朋友。吾久居西方。吾能力如何。恐汝紐約人尙未能深悉。汝亦知吾赫利司本爲何人耶。亨德曰。吾無不知之。曰。能爲吾言其梗概否。曰。能。汝乃嗜殺之惡奴。二十年前。卽當受縲首之刑。而幸存至今者也。赫利曰。謝汝稱譽。汝固知我爲此等人耶。亨德曰。亦不過如是而已。何夸爲。吾語汝。紐約之縲首臺尙未悉毀。以汝其人。遲早終有登臺之一日。赫利曰。吾作惡多。登臺宜也。然吾仇戈登達武。作惡不下於吾。吾苟登縲首之臺。而無達武與吾爲伴。則吾心不甘。且非天理也。亨德曰。爾之加害達武者。已備。亦可以止矣。赫利曰。止耶。談何容易。今語汝。此二十四點鐘之內。吾將別有所事。所事既了。吾亦未能卽此言止。亨德駭問曰。汝言所圖何指。豈欲并達武。

而殺之耶。曰否。達武尙未屆畢命之時。吾當令其飽看吾黨所開復仇博覽會。畢而圖之。未爲晚也。亨德曰。然則汝欲加害密司珊蘭矣。曰然。殺之乎。曰此亦未定。尙需斟酌也。聆至此。亨德焦急不可名狀。自念苟能釋吾兩手之縛。五分鐘內。吾必撲殺此獠。而赫利司本亦頗善察顏色。見亨德切齒蹙額。俯首若有所思。卽曰。朋友。吾知汝心中頗願一拳死我。以爲快也。亨德曰。汝苟有膽。可釋吾縛。吾當令汝一觀吾亨德身手何若。赫利曰。釋汝亦易。吾雖惡。然頗重信義。汝但自言不願復爲達武之俚。吾立卽釋汝。不願損汝毫髮。亨德曰。吾亦以重義之故。不肯以計取汝。否則諾。汝於前縛釋。乃撲汝於後。汝當追悔。莫及。赫利曰。如汝言。汝乃頗重名譽。曰。吾畢生未嘗爲一不名譽事。誰似汝死囚者。赫利笑曰。朋友。勿罵人。吾頗愛汝。雅不欲傷汝之命。曰。謝汝美意。果不欲傷我之命者。可速釋我。釋我而不能仆汝於地。扼汝喉。而致汝死命者。非亨德也。赫利曰。不諾吾言。何能釋汝。當知吾赫利司本初不懼汝。懼汝者。乃爲吾友。吾爲吾友計。不得不迫汝諾我。至吾友之事。汝亦可不問。但能允吾不復助達武爲虐。以謀我黨。則我黨立卽釋汝。且當視汝爲上賓。亨德曰。不允汝請。又奈何。曰。不允我請。但有一死字報汝。赫利言此死字時。以手直指亨德之鼻。兩目外突。目珠黑如點漆。而目眶則奇紅如火。亦如血。亨德覩其狀。知赫利兇燄既發。證以戈登達武之言。其死已之心。必已堅決。然料其未必卽此出刃殺人。因曰。爾今日迨尙未過殺人之癮。欲以我亨德之血解渴邪。赫利曰。吾不甘汝血。曰。不甘我血。何爲以死字報我。曰。以汝受僱於戈登達武耳。亨德曰。吾受僱於戈登達武。乃爲吾職業所限。使汝赫利司本處於戈登達武之地。三女爲人所殺。而一女被劫。邀吾亨德探緝其事。吾旣操偵探之業。能却汝邪。不却汝。能於承辦其事而後。半途中止耶。汝

自言爲人雖惡。然頗重信義。今阻我操業。信耶義邪。赫利曰。汝操偵探之業。以糊口。吾既許以倍於達武者償汝。汝得錢也。安能謂吾阻汝操業。亨德曰。吾受達武錢。是爲勞力之償。受汝錢。則爲賄偵探。而可受賄。其人格不尤在汝。赫利司本之下。耶赫利曰。此言爲汝最後決絕之詞。否曰。然曰。既如是。惡運臨汝。汝但當咎己。不當咎我。汝亦見此否。言次。趨就室隅。指壁間一圓式鐵板。板上綴一鐵環。似門鈕者。示亨德。亨德曰。見之。赫利曰。此門一開。惡運之神。立臨汝頂。當知門外卽爲陰溝。西國城市中之陰溝絕大。其圓徑自二尺以至五六尺不等。四周鑿石。或用水泥爲之。溝中卽惡神之公館也。亨德曰。門啓。則溝水冲入室中。充其量。吾亨德溺死穢水之中而已。何足懼。赫利曰。溺死穢水耶。太便宜汝矣。吾當處汝以凌遲之刑。令汝憔悴以死。亨德曰。此亦可等一死也。凌遲何足懼。赫利見亨德至此。猶剛健不撓。不覺改容譽之曰。密司脫亨德。君誠勇士。亨德曰。誰願聽此無謂之諛辭。爾欲死我。可速死之。赫利曰。吾且去。去來。汝可於一點鐘之內。熟思得失。勿視性命爲兒戲。亨德曰。卽熟思至一禮拜。亦不更此說。赫利曰。然則吾已無法使君屈從吾言矣。曰。然。吾二人。惟有一決。能力非爾。死我手。卽我死。爾手耳。赫利怒曰。此亦佳。吾惟愛爾。乃不惜費辭。與爾熟計其事。爾既不自愛其命。吾何爲活汝。吾今必啓此鐵門。門啓。二十四時內。汝不葬身鼠腹者。吾不信也。赫利所言之鼠。實非鼠。產南非洲。爲嚙齒動物中最大之一種。以其形似鼠。人咸稱之曰鼠。其實體格較松鼠尤大。鼠狼去尾。則與相等。齒極利。且有毒。著人必罹熱病。昔拿破崙幽囚聖海倫島。嘗見擾於鼠。自謂一世之雄。乃爲鼠子所困者。卽此。此時溝中之鼠。乃赫利司本所飼。以鐵網界溝之兩端。去鐵門丈許處。令羣鼠不能越網而逸。凡與赫利交惡者。赫利恆度其輕重處置之。最重

者乃飼鼠以其不能頃刻間死較之刃刺彈擊其爲痛苦倍也然亨德初不知溝中之鼠乃有如許能力猶曰朋友爾殆生於十六世紀以上者赫利曰此語何解曰鼠能死人惟神話中或天方夜談中有之爾豈亞刺伯人耶赫利笑曰汝可實地觀察之吾不願復與汝講動物之學也乃拉鐵環啓鐵門擲之於地笑曰密司脫亨德恕不奉陪言後扃戶自出

第十章

今當曆述加拉與珊蘭之談判加拉聞珊蘭自言寧死不願與湯姆偶卽改爲慈祥之容撫珊蘭肩語之曰密司珊蘭爾誠孺子人且求生不暇爾奈何輕死珊蘭爲人駭穉不解世故今見加拉貌忽嫵已又色然自喜內念加拉直戲我耳我貌比天仙安能下嬪黑鬼思至此加拉已示目湯姆令去湯姆遂鞠躬出室出時上下兩脣厚可半寸而色若塗丹頰動不已若有所語顧音不出口人莫能辨以意度之非自慶其幸福之佳可得美妻卽自咎無福有美妻而不能於頃刻間到手耳苟此二說均屬非是則湯姆心中之空中樓閣成矣其雙脣頻動不止者必模繪結婚時之情況及婚後之樂趣也然著書者無暇揣測湯姆之心事湯姆旣去吾筆尖墨瀋卽當盡爲珊蘭所用珊蘭目送湯姆離室回首謂加拉曰馬丹蠢物去矣吾料馬丹未必果欲薄我嫁此惡儉加拉曰此人外貌雖黑中心頗富情愛且爲人忠厚能受閩教爾苟嫁之後福未可限量珊蘭嗤曰渠卽爲尼格羅人中之聖人吾亦不願近之吾女子君亦女子君設身處地亦願嫁此炭精否加拉曰實逼處此誰能峻拒吾唯不處汝地故不嫁果處汝地者舍與密司脫湯姆結婚寧有他策珊蘭曰汝以此事逼我究出何心加拉曰吾豈無爲而然吾與

第

八

集

汝父有仇。因仇汝父。遂不得不仇其子息。珊蘭曰。豈吾父嘗禍汝耶。加路拉嘆曰。汝父禍我甚。今茲設法復仇。揆諸報施往還之理。均非已甚。且迫汝結婚而後。吾復仇之心。猶未已也。珊蘭曰。爾劫我至此。我固未嘗禍汝也。曰。汝父實禍之。珊蘭曰。我父禍汝。我豈當代承其罪。曰。然。汝承之甚當。且汝當謝我。人已存死汝之心。出汝於死。而令嫁諸黑奴以贖其罪者。我也。珊蘭曰。謝汝厚惠。吾寧備歷酷刑而死。不願復見彼可厭之湯姆。加路拉曰。此亦聽汝。人方肉汝白骨。汝乃不知感謝。孺子誠不足語也。言後。日注珊蘭作慘笑。珊蘭者。年稚。又生於富貴。平時每一舉動。罔不受乃父之誇譽。嬌養既慣。遂不知世界中尚有一種窮奇極惡之境界。以爲他人待我。度亦與我父等耳。至此。乃覺景況全易。中心油然以悲。淚沿粉頰而下。內念此婦狠毒至此。殺吾姊者。必卽此婦。吾苟得生還。必白我父。令報官窮治之。繼念此婦既逼我今夕結婚。吾欲避婚。勢必於日落之前自了。自了。則吾與吾至愛之父親。又何能復見。思至此。淚遂狂湧如雨。加路拉曰。或死或嫁。可於今夕決之。哭何爲者。趣歸爾室。待我後命。珊蘭聞命欲去。低聲自語曰。不圖紐約光天化日之下。乃有此黑暗之鬼窟。苟世間公理二字尚未消滅。後來此輩終必有瘐死獄中之一日。加路拉曰。爾謂我當入獄耶。爾苟歸家。可問爾父。爾父不先入獄。何能輪次及我。孺子。當知爾父實一殺人之兇犯。且所殺非止一人。爾家銀行中纍纍黃白物。無一非他人之血所化。爾可歸嗅爾父之手。手上必尙有血腥也。珊蘭怒曰。吾父爲一誠實之紳士。於紐約金融界中。至有名望。爾奈何以殺人之兇犯。冤之。加路拉曰。紐約之紳士甚多。吾何不冤他人而獨冤汝父。汝苟不信吾言。盡至舊金山山昆汀獄中。一查二十年前罪犯之名簿。亦有汝父之台篆否。珊蘭聆至此。覺加路拉之言。未必無據。否則吾父生平既

無隱慝。此輩惡徒。決不至集的於吾父之身。因問曰。吾卽信爾所言。豈吾父所殺者。乃爾友耶。曰。然。爾父殺人多。中有一人。乃吾至友。珊蘭曰。然則爾等劫我至此。欲令下嬪黑奴。其主意迨卽欲代爾友復仇矣。加路拉曰。此則不然。旋自作乾笑曰。吾乃愚甚。吾取此小妮子來。意欲令彼老悖就吾圍範。今老悖倔強如故。而吾卽輕輕以此人嫁諸湯姆了事。爲湯姆計。誠可謂福從天降。爲己計。則太愚矣。顧謂珊蘭曰。雖然爾可歸室。今日之夕。爾卽密昔司湯姆矣。珊蘭窘極。不覺下跪。垂涕哀加路拉曰。馬丹。請汝仰敬上帝。勿以此不堪者迫我。馬丹。馬丹。吾今跪於汝前。爾心如鐵。亦必軟化。加路拉曰。心耶。吾前亦有心。然已爲汝父搗碎。汝可去準備作新嫁娘。跪此。至於膝骨糜爛。亦無人哀汝也。珊蘭知加路拉終不可以言語動。遂起立。惘然歸室。是日之夕。希爾登古屋之廳事中。燈光照耀如晝。燈光之下。居廳事之正中者。爲新郎湯姆。與新婦珊蘭。新郎御黑色禮服。面色較衣色尤黑。新婦御白衣。白紗籠頂。玫瑰之面。映燈光煥爲奇彩。旁立一黑奴。黑奴乃益形其醜。然新婦以右手挽此黑奴之臂。爲狀頗似親密。立新婦之前者。爲加路拉。新婦之後。則有二女僕。號爲伴娘。實則平時監視珊蘭。不令出門一步者。卽此二人也。與加路拉並立者。爲金鈎黨首領赫利司本。以證人自居。依結婚通例。先問珊蘭曰。密司珊蘭達武。爾願認此密司脫亨利湯姆爲合於律法之夫否。此時珊蘭自計已足。挾一匕首於懷。擬於夜深人靜後。先乘湯姆之睡而殺之。然後自殊。因且笑且言曰。然。吾甚願認吾至愛之湯姆爲吾合於律法之夫。赫利司本復問湯姆曰。密司脫湯姆。爾意如何。亦願認此密司珊蘭達武爲爾合於律法之妻否。湯姆曰。然。吾。吾字未及出口。忽聞巨聲叱曰。止。衆迴首視之一人推門而入。短槍在手。燈光映槍。燦然射目。則赫利司本料其必至葬身。

鼠腹之塞司亨德也。

第十一章

吾書第三章中嘗一述女郎范理安與亨德談晤之事。亨德當時雖以范理安突如其來。心頗訝異。然一面之後。卽不復相見。因亦漸漸忘懷。然使亨德一至范理安家中者。吾知亨德必咄咄稱怪。曰。个女郎。殷富至此。誠出吾意料之外。范理安所居在紐約之西偏。去繁縟之區已遠。然房屋建築極佳。四周風景亦幽淡可喜。遠望之。但見小樓一角深藏於萬綠叢中。室中傢具均精品。壁懸名畫。雕刻之物。及名手所琢白石小像。足供雅人珍玩者。亦點綴几案之間。與錦屏繡幕相輝映。范理安猶處子。同居者但有女僕二人。至近日。乃有一客自美洲西境來。客名奧肅。名維司那。姓年事已五十餘。廣頰豐背。膚色如銅。體高兩目精光四射。頰際虬髯戟張。似其人果敢有血氣。主客相見。互問無恙後。維司那卽呼范理安之小字曰。尼達。爾知惡賊赫利司本。現在確居紐約否。曰。然。見之乎。范理安曰。嘗見其一次。維司那曰。渠尙與彼惡婦爲伴耶。曰。然。吾見赫利者一次。見加路拉者乃二次也。曰。惡婦亦曾見汝否。曰。渠未之見。吾設法避之不令見我也。維司那曰。此乃大佳。不幸而爲彼所見。恐汝命亦不保。范理安悽然曰。命之於我。亦復何足輕重。維司那曰。吾亦作如是想。但吾二人。大仇未復。此生應爲之事。未了。尙不能自輕其生。范理安曰。吾固未言輕生。於復仇之事。亦已大費心力。曰。然。吾知汝頗有毅力。但行動仍當自慎。不可誤落奸徒之手。又曰。爾曾告我以偵探塞司亨德之事。不知此人亦頗有能力否。曰。此人爲紐約唯一名探。彼旣擔任此事。奸徒又增一敵矣。吾知亨德之意。頗願執一巨綆。以兩端繫彼雌鬼雄鬼之首。而絞死之。維司那曰。

果如是。吾仇或有昭雪之一日。范理安曰。爾今已老。壯氣猶能如昔否。曰。年來精神大不如前。世事碌碌。實無一不足消磨壯氣。然吾復仇之念。日久乃彌覺其堅。初未爲暮氣所乘。一旦吾能手刃吾仇。吾卽於



一點鐘之內。死。吾亦無憾。尼達當知。塞司亨德雖與吾異途。同趨。吾祇冀其助我。不願其代我誅仇。仇人之命。非我手致之。我不甘也。語後。扼腕作長嘆。默然久之。既而曰。塞司亨德今受戈登達武之聘。戈登達武昔日亦爲金鈎黨黨徒。爾知之否。曰。知之。其慘酷之史。聞之頗足令人色變。嘗聞人言。爾亦不滿於此老。信否。維司那曰。信也。此老亦天地間惡魔之一。然己身不伏

天誅。而令諸女爲之抵罪。報應實非公允。但今茲達武願盡耗其產。以抗彼雌雄兩魔。吾亦願舉吾財產。生命以與吾仇爲敵。則又當以同志論矣。尼達當知吾近來頗交佳運。財產之數。實不在達武下。范理安

曰。爾既多財。胡不別僱一名探。令與亨德合謀其事。但能達復仇之的。則汝志已償。胡必躬冒萬險。輕視性命耶。維司那聞語。瞠目直視范理安。似有無限悲憤。不能傾諸言說。旋乃狂呼曰。尼達。吾前此不嘗語汝。謂吾嘗設誓於癡愷德屍體之前耶。范理安曰。然。爾嘗以梗概語我。願歷年既久。記憶頗不真切。但知爾與吾同仇。而吾又纖弱。不能獨力任此復仇之事。故願與汝合力圖之。維司那曰。癡愷德亦與汝兄相識。渠二人不幸同也。范理安一聞維司那言及其兄。卽汪然出涕曰。爾可弗提及我兄。以觸我懷。我今一聞我兄之事。心卽立碎。又曰。吾與不幸之癡愷德。乃未嘗謀面。維司那曰。吾苟復以癡愷德之事告汝。汝願聽否。曰。甚願。曰。汝兄亦嘗以此事語汝否。曰。未也。汝前此雖語我一二。今以大仇未復。年來心緒不寧。汝言已盡付遺忘。所憶者。僅愷德爲赫利司本所誤而已。維司那曰。然則吾當從開首說起。二十年前。撒第愛哥一處。少年人之談論女子者。每推愷德第一。愷德姓搭那氏。與吾相遇之始。卽在撒第愛哥。爾時吾以治開礦之業。運遇佳。頗多金。雖綜所有不及現時三之一。然以少年自食其力者。有此亦頗不惡。愷德之父爲密司脫搭那。設一優等逆旅。生涯甚盛。吾與愷德相識後。密司脫搭那卽力許吾賢。謂密司脫維司那乃少年中不可多得之人物。每見我。亦敬禮有加。良宵無事。閒談恆達夜半。余揣其意。知以愷德屬我也。余爾時年少。貌頗美。能得婦人歡。因之愷德亦頗矚余。范理安曰。爾昔時亦貌美耶。奈何今已膚色如橘。而于思如戟。耶。維司那曰。貌美能有幾時。以爾今日桃李之姿。更越十年者。桃李盡化爲秋林之朽葉矣。續曰。吾與愷德既有情愛。又得乃父之獎借。不及數月。遂訂婚約。至結婚之日。賓客畢至。吾微睨愷德。自謂目光所燭。新嫁娘必無有如吾愷德之美也。婚後。伉儷至篤。吾所營礦業。亦日益發達。生一子。

然不久卽殤。居五年。吾二人始與赫利司本相識。赫利司本來時。賃居密司脫搭那所設逆旅中。舉止豪貴。居未幾。卽與寓主締交。吾與吾妻之得識赫利。卽吾岳父爲之介紹。相見後。吾但知此人爲西來之紳士。款以殊禮。初不知其爲金鈎黨之首領。金鈎黨於當時。殘忍嗜殺之名。已大著。吾苟知赫利司本爲黨人者。寧斷吾頭。不願與爲一點首之禮也。吾旣業礦。勢不能終歲安居城市。以廢吾業。故每越數禮拜。必一至礦區。以視開採之成績何若。每至以其地去家至遠。亦必勾留數禮拜而後歸。然以礦地空氣惡劣。生活又極簡樸。唯吾幼習勞苦。能安之。吾妻體質苗條。必不堪此。故吾亦不與吾妻俱。雖爾時二人情愛至篤。雅不願各擁寒衾。虛拋香夢。爲職業故。勢不得不爾也。一日。吾自礦地歸入室。喚吾妻不應。問諸僕役。均唯唯否否。不肯以主母究在何處告。堅詰再三。始言主母已與赫利司本偕遁矣。嗟夫。吾句語至此。維司那喉間似爲物梗。音遂模糊莫辨。有間。復力疾言曰。吾初猶不信僕輩之言。謂愷德愛我甚。相別僅數禮拜。赫利司本縱工內媚。詎能誘吾愷德同遁。後問諸岳父。岳父言愷德之遁。已成信史。遁後恐傷汝心。故未以電報。於是吾乃大罵岳父。言汝老悖。不當引此惡儉。令與吾輩相見。今汝失其女而我失其妻。傷心之事。二人共有之。齷齪之名。二人共擔之。此非人本健康。乃引蛇蝎。自噬其心。以爲自殺之計。耶。吾岳父聞吾怒罵之言。揮其老淚而言曰。汝詈我良當。我亦自咎太無眼力。近此匪人。當知汝所失僅止一妻。吾則一女而外。尙有金元五千名馬四匹。亦爲赫利盜去。孺子爾不知老夫愛馬甚於汝之愛妻。而吾此次所失四馬之中。有一馬尤爲美利堅全國希有之神駿。此馬旣失。老夫後此不復蓄馬矣。余見岳父亦抑抑寡歡。且齒長於我。在理不能以疾言厲色加之。因與熟商。言吾雖富有資產。然累累者均身外物。

不足。輕重惟吾妻實爲吾心頭之肉。剗我心頭之肉。吾男子決不能一刻忍。遂貨吾居。以曠事囑岳父代爲經紀。已則挾資窮走。加立福尼亞納伐打奧雷崗各處。自誓苟有一日得與赫利司本狹路相逢。願與并命。然奔走至五年之久。西自太平洋東達大西洋。足跡遍全美。終不得赫利司本所在。不得已復歸撒第愛哥。假居岳父家中。擬略事休憩。更就遠道。然歸未一禮拜。一日之晚。愷德亦歸。歸時容顏憔悴。赤首如飛蓬。泥垢煤灰之屬。滿漬其面。衣服既破碎不完。兩目亦睜。發爲直光。見父尙相識。顧亦不與交語。見吾則漠然如路人。吾知其神經之病深矣。初吾計若遇赫利司本。必立致其命。以爲世間除害。見愷德則視其能否悔罪。以定責之之輕重。至是乃不忍復責。但命趣招醫生來。爲之治疾。醫至切其脈。驗其寒熱。相其腦。聽其肺。言所罹瘋疾甚重。經絡器官亦復受病。去死既近。且當防其瘋疾最後之大發。余問有此一發。瘋病亦可已否。醫者曰。發則病去而生活之力已盡。勢難持久。但此次之發。必甚兇險。充其極。或至操刀殺人。爲君計。不如就醫於瘋人院中爲佳也。余然之。引愷德至院。入院不日。愷德瘋病果大發。號跳謾罵。毆人毀物。越三晝夜而勢平。平後醫者使人走告曰。密昔司維司那神智已清。然生活之力既消。去大漸之期亦已至。近君苟欲與密昔司更圖一面。當立趣院中面之。吾聞言大悲。不整衣冠。遽隨使者至院。至則見吾妻面容消瘦。臥榻中氣息僅續。似身體已無自動之力。顧一見余。立卽迴首面壁而臥。似懼余加以譴責。余此時心中悲怛萬狀。前此怨恨吾妻之念已盡。歸冰釋。但覺吾妻爲世間第一可悲。可憫之人。因趨至榻前。柔聲言曰。吾親愛之愷德。爾病愈矣。愷德不答。吾呼之再三。始以面向余。面上淚痕縱橫。似於見我後。此一剎那中。盡決苦海之潮瀉。爲淚泉被之。於面咽聲言曰。奧肅吾不復敢以汝之

親愛之愷德自居矣。吾今自分不久人世。汝能恕吾前愆否。余曰。吾必恕汝。汝仍我妻。前此之事。譬之作一妖夢可矣。愷德見余語出於誠。乃力疾出一手。握余手。引之至吻邊而親之。旋即告余以見誘於赫利司本之狀。又言隨赫利去後。不久即爲所棄。辱罵毆棒之事。無日無之。所受虐待既備。浸乃失其知覺。致罹腦病。於是金鈞黨人咸呼之爲癡愷德。虐待亦日見其烈。然愷德天性敏慧。每病發則茫然無知。病已又自恨內守不固。失身僉壬。言吾今已成覆水。歸就吾夫。吾夫必不復妻我。然吾父愛我甚。就吾父或不。至。搯我門外。即搯吾亦寧死。撒第愛哥正吾邱首。不願復處金鈞黨中。自是以後。吾妻日思脫走。以雌魔加路拉嚴禁之。不能脫。越五年始賴上帝之靈得以骸骨返其靈魂。縈念之地。然已千古恨成。不堪回首矣。吾聞吾妻言。竟怒極。曰。吾不除此雌雄兩鬼。不復爲人。吾妻阻曰。且勿。今鬼勢方盛。圖之適足自害。依吾見。不至十年。慎弗與鬼較。言已。即溘然而逝。余慟甚。對其屍設誓曰。吾必聽吾愛妻之言。於十年中。雪此仇。恨嗟乎。尼達。今十年之期將屆。所差僅有數日。今兩鬼既在紐約。吾仇之復。迨已必矣。范理安曰。吾意兩鬼既有偵探圖之。君於暗中助此偵探可矣。若必欲手刃之以爲快。則殺人者死。律有明文。陷己身於刑戮。似非上策。維司那笑曰。大仇既復。復有何事可言。君其拭目觀之。此一禮拜中。兩鬼必不能倖存也。

第十二章

方赫利司本及加路拉強迫珊蘭結婚之時。忽有亨德持槍入室。喝之曰。實非赫加二人夢想所能及。著書者於此。不得不先述亨德之何以能脫逃。鼠檻。然後廣述後此之事。否則讀者將斥吾書爲神怪。謂

亨德何以忽有分身之術也。赫利囚禁亨德之小屋。乃一地窖。距希爾登古屋可二哩。其地荒僻。赫利亦不恆至。無事時。扃其扉。狀同廢屋。有事。則禁其囚於地窖之中。而令一黑奴守於其外。此屋蓋爲舊時一造酒之肆。地上之屋。前臨街道。爲賣酒處。地窖則用以藏酒。取其氣候冬夏不變。貯酒其中。可不酵腐。且藏之益久。則味益醇。而值益貴。窖中一鐵門。外通陰溝。實昔時酒肆主人爲棄潑污水之便。故闢爲是門。今赫利司本借以蓄鼠。乃因其固有而利用之。初非特建此屋。以爲金鈎黨私有之牢獄。亨德與孺拉哈爾遇於虔姆斯街之酒肆。時在黎明。至赫利司本縱鼠嚙亨德時。已爲旁晚。亨德奔走終夜。復益以一日不食。饑渴之苦。筆難傾說。然亨德生平頗富忍耐之力。卽三日不飲食。亦能以壯氣勝之。令疲萎之象不顯於外。故此時亨德所懼。唯溝中之鼠。謂赫利司本既言此鼠必能殺人。又言事非神怪。則此鼠或卽南非洲之毒鼠。亦未可知。然自赫利去後。越十五分鐘。鼠無有越鐵門而至者。亨德乃大奇。念曰。赫利言鼠而鼠不至。豈謊我耶。然赫利爲人兇鷲嗜殺。必非虛言恫嚇之人。吾當一探其實狀。乃趨至鐵門之次。探首門外。果見溝中陰暗之處。有羣鼠躑伏。其大自尾端以至鼻尖。長可尺五。目紅色。灼灼發兇光。與赫利之日正復相類。鼠有鬚色黑。蠕蠕而動。似鼠已饑極。急欲覓食。然其伏匿之地。均在溝角。近窗光線所及。則無鼠跡。亨德乃知鼠之不來。實以畏光。己身之得稍延殘喘。亦正賴窖頂尙有兩窗。均尺許大。雖窗上玻璃已模糊作黃色。然尙能收納窖外光線。令羣鼠不敢白日入窖也。然此時已近傍晚。更越一二小時。天必夜。夜則羣鼠必來。苟不於一二小時之中。速圖逃脫之法。則明日此時。吾亨德之軀。必已半入羣鼠腹中矣。思至此。急引首入窖。忽聞胸前有裂帛聲。豁然觸耳。視之。鐵門之下。沿鑲一鐵片。今已舊凹凸不

整然頗鋒利。裂帛之聲。蓋卽探首窗外時。胸前之領帶。無意中爲鐵片所羈。今欲引首而入。領帶爲鐵片所斷。乃發聲也。亨德見鐵片大喜。言曰。上帝恆福善人。此鐵片殆上帝所賜。用以活吾亨德者也。乃自後舉兩手。以其縛就鐵片之上。磨之。縛麻製粗如拇指。絕堅韌。鐵片雖略有鋒銛。而其割截之力。乃不如一削鉛筆之小刀。設磨之不慎。不特繩不能斷。且鐵片之口必捲。而亨德之命亦絕。然亨德深知以鐵磨繩。鐵雖力薄。但能徐徐磨之。不計時刻。不施強力。繩必終爲鐵斷。磨可一小時。天已漸黑。繩祇斷其半。亨德欲盡力分張其兩手。使繩自斷。然試之再三。繩終不斷。乃更磨之。復越四五十分。而全斷。然繩斷之時。已有二鼠入窰。見亨德。吱吱作聲。欲嚙其足。亨德急取鐵門閉之。令餘鼠不得復入。隨以縛手之繩。鞭死兩鼠。鼠死。亨德之急患已去。乃以手自拭其額際之汗。言曰。今可徐圖遁脫。但吾入窰之時。方昏暈不醒。不知窰外之防禦。何若。今窰門雖鎖。吾無鑰。不能啓門。然窰頂之窗。固爲吾脫身之捷徑。特恐出窰之後。仍爲奸黨所得。則命終不保。旣而曰。吾何愚。今不思遁。更俟何時。出窰之後。萬一爲奸黨所得。命固不保。處此寧。便能自保其命耶。意旣決。見窰頂近處。支以橫木。自橫木以達窰底。復有直柱二三。支撐之。乃擇其一柱。與窰頂之窗相近者。緣而登。止於橫木之上。貼耳於窗。靜聆外間。有無聲息。聆移時。覺窰外人聲稀少。卽力推其窗。一躍而出。甫出。已爲監守之黑奴所見。狂呼一聲。自屋角取巨棒。直撲亨德。亨德徒手應之。奪其棒。卽以其棒猛擊其背。黑奴仆。亨德乃推之入窰。取室中之木桌。二反其面。以掩二窗。且加重物於上。乃一笑而出。曰。赫利苟。來當見白亨德。已化作黑亨德矣。又曰。黑亨德不於入窰時。跌死。亦必於數日中。餓死。亨德出。立僱一街車。至家。進膳。易衣。取手槍。趨希爾登古屋。比至。適爲珊蘭將與湯姆結婚。

之際。然亨德之來。初未與珊蘭相謀。且未知赫利欲以此不堪之事強珊蘭。因之亨德入室後。心中頗以爲異。而珊蘭以前此未見亨德。今忽見其持槍入室。盛氣虎虎。雖不知其爲何許人。亦頗駭事出非常。幾至驚仆。黑奴湯姆平時爲赫利司本最忠之走狗。今見亨德知爲赫利之敵。又以事與己之婚禮有關。大怒。一躍而前。握亨德臂。欲奪其槍。顧槍未見奪。而槍機已振。槍聲歇處。湯姆倒地矣。亨德見黑奴既倒。方欲回首敵赫利。而加路拉已自後用兩臂緊扼其頸。亨德掙扎再三。不能脫。瞥見赫利亦自面前揮拳而至。乃以槍擬赫利而擊之。顧頸既見扼於人。呼息不靈。體遂狂震。放槍亦失其準力。而槍聲既發。室外復有強碩之黑奴二人。亦聞聲操巨棒入室。聽赫利發令。赫利顧謂之曰。爲我棒之。兩黑奴遂舉棒痛擊亨德。有一棒著亨德腦。亨德乃又暈暈。時似聞赫利喝曰。止勿殺此人。此人多能可用也。亨德暈後。知覺全失。歷二十四點鐘始醒。醒時腦筋猶幌漾不定。如置身孤舟而漂流於巨海。有間神稍定。見所處爲一至小之室。長八尺。寬僅四尺。有窗一戶。一室頂作尖式。察其狀。似爲大屋之頂閣。（頂閣者樓之最上層。與屋脊相近。西人恆用以堆積什物。）然爲希爾登古屋之頂閣與否。則不可辨。此時亨德自念。吾自受聘於戈登達武。受窘於奸黨者已前後二次。雖戈登達武亦非善類。而吾既受其委任。理當保護其無辜之女。殲除其窮奇極惡之死仇。方爲盡職。職既盡。吾乃以己身爲公理之代表。嚴數達武之罪。令其自決。則吾於職務公理。方可謂兩盡其道。無所虧缺。今則身爲奸黨所囚者。已越一晝夜。此一晝夜中。奸黨之舉動如何。吾百不知一。倘珊蘭已爲奸黨所害。而戈登達武亦不免遭其非法律之毒手。則吾溺職多矣。思至此。忽聞門際有發扇聲。扇發門啓。赫利司本右手握一短刀。左手提一燈籠入室。入卽置燈於地。舉短

刀至亨德前。至相距約尺許而止。止則默然不言。但注目視亨德。亨德亦注目視之。二人木然相對。約一分鐘。亨德先笑曰。密司脫赫利司本。爾以刀來。殆欲取吾命耶。赫利曰。爾昨日太不雅。持槍入室。亦欲取吾命耶。言次。張吻作獐笑。亨德正色曰。然。吾昨日實欲了汝狗命。汝爲殺人之兇犯。不取汝命。誰命當取者。赫利曰。然。吾固殺人之兇犯。今茲當更殺一人。以除吾害。密司脫亨德當知人不自量。探首而入獅子口。中獅子苟非無齒人。豈有不喪其元者。實告汝。吾今欲殺之人。卽汝是已。亨德曰。欲殺則殺之。多言何爲。充爾赫利司本之量。亦不過能殺人而已。胡足奇。赫利曰。汝真奇人。至死不懼。吾甚器汝。汝苟能向我作乞憐之詞。吾卽赦汝不殺。亨德督目罵曰。狗汝敢以此齷齪之言。唐突乃翁也。乃翁生平未嘗乞恕。汝苟欲甘心於我。可速磨汝狗牙。嚙我至死。我亦不悔。當知紐約偵探甚多。前仆後起。一亨德死。汝手卽有千百。亨德羣起而致汝命。汝當稍具狗魂。紐約絞首之臺。久已虛左以待汝矣。赫利聞亨德怒罵之言。泰然自若。徐言曰。密司脫亨德君。可勿怒。吾今方欲借重於君。君亦允吾續開前日未了之談判否。亨德曰。欲吾反汗。不爲戈登達武所用耶。曰。然。此事之外。尙有一事求君。卽吾欲重幣聘君爲吾偵察一人之舉。動令勿爲吾害。君能允之否。亨德笑曰。爾作夢醒未。吾亨德人也。豈有人而貪金爲狗奔走之理。赫利色益和。柔聲言曰。密司脫亨德。吾欲與汝爲友。汝言吾狗。吾無行。叱爲狗宜也。但達武亦狗耳。等是狗。君又何愛於達武。而何仇於我也。亨德曰。吾今爲公理之代表。仇達武亦與仇汝同。若上帝助我。則磔汝之後。亦必令達武自磔。今之所以助達武者。實不忍其無辜之弱女。遭汝獸虐。汝與雌魔加路拉。雖羅拜吾前。吾亦決不肯令一恕字出諸我吻。汝乃欲以甘言重幣。誘我黨汝耶。吾今復述前日之言爲汝告。非汝死。

我手卽我死。汝手我兩人。可各盡能力爲之。此二語外。已無他事可說。爾聽之審否。赫利怒曰。爾旣堅決。至是。吾亦惟有殺汝。乃舉刀向空中劃半圓形。作取勢欲刺狀。忽有人推門而入。呼曰。赫利。汝尙敢肆毒耶。勿動。動則槍彈立貫汝背。赫利回首視之。面色立卽灰白如死。顫聲言曰。爾耶。言次。全體狂震。如受電擊。手中刀亦鏘然墜地。

第十三章

來者體格修偉。年事五十以來。兩頰多髭。戟張如蝟。望之如畫圖中所繪古代之勇士。亨德雖不識其人。然隱度其貌。卽知其孔武多力。赫利則一見卽魂絕魄喪。木然不復能言語。蓋此人非他。卽我前文所述之奧肅維司那。維司那少治礦業。勇知兼備。而又慷慨有俠氣。方其鑿礦於納伐打時。自礦工以至於工師。礦主。集而居者千數百人。人之聞維司那名者。無不肅然起敬。懾然而畏。有糾結不解之事。但得維司那一言。無不立決。不決則維司那揮拳而起。督目言曰。有以吾判爲不公者。可與吾決鬥。然維司那判無不公。決鬥之事。終始未有也。維司那居納伐打數年。納伐打人咸受其惠。卽盜賊亦不敢覬覦礦區。以圖一逞。金鈎黨爲當時著名。劫礦之盜黨。落幾山畔之礦。客遭其荼毒者。十居八九。然黨燄雖張。終不敢一窺納伐打者。正以有維司那一入爲其保障故。自赫利司本劫維司那之妻而終棄之。使成癩廢。維司那乃恨赫利次骨。赫利亦知維司那非易與之人。居恆惴惴不安。恐一日相逢。性命或至不保。然癡愷德死後之第二日。維司那卽寓書赫利言。吾已設誓於吾妻之前。決以十年中最後之一日。取汝命。汝死。吾乃自殺。以殉國法。此十年中。吾尙有未了事。須措置貼當。方可永離人世。汝亦不必虛恐。但當記取今日以

後之第三千六百五十日可矣。赫利得書。知維司那重信。遂置其事。以爲十年之中。儘有餘暇。擴充黨力。以爲自衛之地。不意轉瞬十年。金鈎黨日就衰微。黨中既無後起英俊。足傳赫利殺人之衣鉢。而赫利亦頹然老弱。血氣體力大非昔比。因之近數日來。赫利雖尋仇於戈登達武。實無日不思抵禦。維司那之策。頃之願以多金僱亨德者。卽欲僱其偵察。維司那究竟已來。紐約與否。乃議未決。而維司那已至。則其震駭失次。迨有非言語所能盡者矣。維司那既面赫利。卽冷笑曰。密司脫赫利。別來無恙。赫利不答。而亨德見赫利刀已墜地。卽前扯其襟。曰。今茲汝已爲我所捕。句語未及已。維司那卽止之。曰。吾友。頃間赫利司本欲甘心於君。君命懸於一髮。吾以時來。脫君於險。君當信我爲君友。而非君敵矣。曰。然。察君貌。固慷慨男兒。不與此狡賊類也。維司那曰。君旣信吾。請君暨釋此人。退居旁觀之地。聽吾處置其事。亨德諾。退立於旁。維司那乃握赫利之衣領。力搖其體。曰。赫利。汝何不以目視我。赫利不敢仰視。維司那笑曰。爾豈已不復識我耶。赫利曰。否。吾固識君。何敢忘。維司那笑益甚。言曰。旣識我。則我非生客。爾何爲見我而狂顫。奇哉。爾以殺人逾百之人。平時人聞汝名而震駭失次者。今乃見我而震駭失次。豈食人之虎。已一變而爲畏貓之鼠子耶。赫利喘息言曰。君將何圖。可自言之。維司那曰。吾將何圖。爾詎有不知之理。但今日尙未及期。因顧亨德曰。今茲之來。乃爲脫吾友於險。不令此紐約中有用之好男兒。喪於汝惡魔之手耳。正於此時。一黑奴入室。舉巨棒痛擊維司那臂。維司那揮臂以迎。棒返擊。著黑奴頭。亨德又自旁揮拳擊其頰。黑奴遂仆。仆後不三秒鐘。復起。亨德更以拳擊其右耳之後。遂負痛倒地。呻吟不敢復起。於是維司那問赫利曰。爾旣見我。尙有何說。可以自解。赫利曰。愷德與我偕遁。意出愷德。維司那曰。爾至此尙欲狡

賴耶。非汝誘惑。吾愷德何由逐汝而遁。乃舉手叉赫利喉。力扼之。赫利目突氣促。面容漸轉黑色。亨德見維司那力巨。苟扼至十分鐘以上。赫利必窒息以死。因問曰。密司脫。句以不知其名。則改言曰。脫我於險之虬髯客。君欲斃赫利於此耶。維司那曰。否。又曰。微子言。吾以赫利善謊。一時暴怒。幾忘吾誓約矣。乃釋赫利。赫利避至室隅。倚背於牆。用力呼吸。以通其氣。亨德目視赫利有頃。卽問維司那曰。君亦識我否。維司那曰。焉有不識汝而來救汝者。汝爲密司脫塞司亨德。且爲偵探。然否。亨德曰。然。君旣知我爲偵探。卽當知偵探以服從法律爲職務。按諸法律。赫利誠當死。然當死於纒首之臺。不當死於君個人之手。倘君欲死之。君卽殺人之犯。君雖脫吾於險。吾以職任所在。仍不得不挺身與君爲敵。維司那曰。君言頗合於理。但赫利此儉。非死我手。我終死不瞑目。然今日尙非赫利畢命之期。君可勿慮。此時赫利呼吸已暢。適如恆言曰。爾若迫我過甚。我寧自殺。不願死於汝手。維司那曰。不迫爾則如何。曰。不迫我。則吾二人安然相處。吾必有以報汝之惠。維司那笑曰。爾亦欲安然相處耶。實告汝。非汝置身墳墓之中。汝不得安矣。今斃相別。至汝畢命之日。旣屆。再來面汝。顧謂亨德曰。密司脫。亨德。吾輩行矣。亨德曰。行耶。行則當以赫利爲囚。維司那曰。聽之。此人當自斃。君可勿問其事。亨德曰。此何可。吾偵探以拘捕罪犯爲天職。豈有罪犯旣得不捕之。而聽之之理。因趨至赫利前。捉其襟。欲牽之以行。維司那忽自衣袋中出手槍。擬亨德頭曰。止。否則汝立死。亨德回首熟視維司那。見其手中雖握手槍。然不似果有加害之意。而其阻止拘捕赫利。又復出於果決。因釋赫利。退至一旁。問曰。爾阻我何爲。曰。出室之後。吾當盡舉以告。出。亨德見被拘之一室。卽係希爾登古屋之頂閣。因曰。吾儕旣入賊巢。法宜速拘此獠。方合公理。維司那曰。吾來亦止爲公理。

計當知君欲逮捕此人。僅以受人委囑之故。吾則不遠千里奔波至此。倘吾事不較。汝尤重者。吾何自苦。爲亨德曰。爾事初不與吾事相關。爾何能阻我。維司那曰。君可不必以盛氣臨我。我近來亦頗善怒。怒則往往以不堪之事加諸人。事後而悔。則已無及。亨德曰。君以善怒恐吾耶。吾小有膽氣。頗不恐。維司那笑曰。誰欲恐汝。特願君平心靜氣。與吾談論其事耳。吾問君。君見赫利一聞我聲。卽震懼不敢仰視否。曰。見之。赫利必有畏君者在。曰。渠旣畏我至此。君今茲卽不捕之。異日又何懼其他。逸亨德曰。雖不懼其逸。然爲偵探者。決不肯虛糜光陰。此案可於今日結。而不結之。得計耶。失計耶。維司那曰。且弗言此。吾尙當問君。今日至此何圖。亨德曰。吾以昨日來。不幸而敗。乃爲赫利拘禁。至於今日耳。且君亦知戈登達武之女。今尙在此間否。維司那曰。君謂密司珊蘭耶。今已離此矣。曰。君何以知之。曰。何以知之。君可不問。亨德復問曰。然則渠已與彼黑儉結婚耶。維司那曰。黑儉之事。吾不之知。君可語我以詳。亨德舉所見告之。維司那笑曰。雌魔加拉之心惡毒哉。乃竟以此等不堪之事強人。然以吾所知。此等強迫之婚禮。必未成也。亨德曰。君何以知其不成。曰。吾雖不能明言其故。然吾自信頗有料事之力。此事必不成也。曰。吾儕可迫加拉。令以此事之實情。詳告吾等。維司那曰。加拉亦已不在此間。何自迫之。亨德曰。吾昨日猶見之。今日何能他遁。維司那曰。奸黨舉動。方瞬息萬變。何況一日之長。亨德曰。君能助我窮搜此屋否。維司那允之。搜竟。舍赫利及亨德所擊仆之黑奴外。不復更有人蹤。亨德乃曰。曷不嚴詰赫利。或能盡吐珊蘭近況。維司那曰。詰之何益。渠等守口較蚌之堅。閉其殼以拒鷗。爲尤力。詰之安能吐實。於是亨德遂隨維司那出希爾登古屋。及門。亨德曰。吾與君素未謀面。君何事救我於阨。曰。吾雖不識君。然爲聘君之人之友。

曰。君與密司脫達武相識耶。維司那曰。然。識之於十數年前。亨德曰。渠今茲亦囑君救護其女否。曰。未也。但渠爲赫利之敵。吾亦爲赫利之敵。二人既屬同仇。倘吾能力所及。吾必如今日之救君者。救其女。亨德曰。君何名。能見示否。曰。吾名君可不問。曰。倘無窒礙。示我爲佳。曰。吾與肅維司那也。亨德曰。密司脫維司那。君既爲達武之友。何以吾前此未聞其道及君名。曰。吾來紐約。達武初不之知。且吾與達武不相見者已十數年。前此相見。亦不過一二次。今歷年既遠。恐達武心中。已不復有吾名字。卽有。亦必以爲吾已化爲異物矣。亨德曰。吾今日見困於赫利。似君已預知其事。專爲救吾而來。初非偶爾相值。維司那曰。君業偵探。吾則腦海之中。亦略具偵探之天能。以之察探事物。頗能不失之過遠。曰。君亦操偵探之業否。曰。否。吾苟自幼卽操偵探之業。本諸天能。加以訓練。恐榮名亦不在君下。卽赫利司本。亦必早已殲除。決不能於今日之日。復肆其餘毒。害人於紐約市中矣。亨德曰。君既深恨赫利。何以不許吾拘之。使斃於刑法之下。曰。赫利一爲君拘。勢必入獄。曰。然。曰。入獄之後。吾何能與彼相見。曰。今夕已見之矣。維司那曰。今夕雖見。然猶未屆其時也。亨德曰。何謂未屆其時。維司那笑曰。屆其時者。卽赫利受吾個人裁判之謂。曰。君欲殺之耶。曰。然。此人不殺。必非社會之幸。亨德正色曰。君以個人殺之。當以謀殺論。維司那笑益烈。人靜夜深。回音四起。言曰。殺此人而能算得犯罪者。吾卽承認其罪。亨德曰。吾終當竭力抗君。不令君刃加於赫利。維司那曰。吾未見君有如此能力。足以阻吾此舉。亨德曰。爾謂吾無能力耶。今日君有手槍。吾則徒手。故不能與君爲敵。但令手中亦有一槍。恐君欲令吾不捕赫利。吾亦未必遵命。今君有謀殺赫利之心。吾爲尊崇法律。及不願令汝陷身於刑。之故。果得一槍。必先捕汝。加以拘禁。至赫利既伏。其辜然後釋。

汝君子愛人以德捕君。卽所以報君救我之惠。惜吾手無寸鐵。不能與君爲抗。致愛莫能助耳。維司那笑曰。吾年五十。與持槍者鬥。亦何止一次。倘君以手中有槍。卽足懾我。我必於二十年前飲彈死矣。今日何能與君相見。亨德曰。此時吾雖不能立捕赫利。明日終必捕之。或運遇較佳。不及天明。赫利已入吾手。亦未可預說。維司那曰。君能捕之。吾能沮之。曰。吾二人。可各視能力行事。但君當明辨吾意。此舉實出愛君。初非與君爲敵。維司那曰。然。君固吾友。非然者。吾今日何必救汝。言已。微點其首。自黑暗中竄去。倏忽不見。

第十四章

亨德見維司那既去。立轉身至最近之警署。請於當值警長。假一手槍。且請發警察數人爲助。警長諾。亨德遂納槍於囊。率其小隊之扈從。趨希爾登古屋。窮搜之。則赫利司本已逸。但有一黑奴守屋。此黑奴蓋卽舉棒撲維司那之臂。而爲亨德毆仆於地者也。亨德見古屋中僅餘一黑。己身又有手槍爲衛。遂顧警察曰。君等可回署。此一黑物。吾一人當之足矣。君等留此無益。或誤署中要公。諸警察乃齊向亨德行舉手之禮而去。去後。亨德回顧黑奴。覺其神情怡泰。似不知亨德爲偵探。亦不以警察之來爲可怖。然目光熠熠。直視亨德。亨德固知其昂然不懼。初非以冥頑不靈而然也。亨德熟視有間。卽問曰。老黑。爾何名。曰。吾名雅谷。名史密司。姓亨德。曰。朋友。爾名史密司耶。吾乃甚疑。史密司曰。吾僅有一名。初未以假名。謊汝。亨德曰。此姑不問。吾更問汝。汝就僱於此。幾許時矣。曰。僅兩日。亨德曰。此謫言。誰能信汝。吾見汝頗能以忠盡之誠。爲汝主盡力也。史密司曰。受僱於人。食其食。取其資。理宜。忠盡從事。先生使汝而蓄僕。欲得忠。

僕乎。抑情僕乎。亨德笑曰。汝黑人。乃亦頗擅辭令。汝言致忠於主。固也。試問。主欲殺人。而汝爲之磨刀。亦忠之正否。史密司曰。吾爲謹愿之人。前此歷事主人。可半打之數。均有證書。謂吾誠懇可用。今先生疑我爲助主殺人。無乃失之太遠。試思吾史密司。依人爲活。一日但求黑麵包三磅。即可果腹。焉敢膽大妄爲。助人殺人耶。亨德曰。吾曾幽禁於此屋。凡一日夜之久。爾知之否。曰。不知。曰。一點鐘前。爾持棒登樓。欲助赫利司本。爲吾擊仆於地。尙憶之否。曰。否。吾未有此事。先生得毋誤認。亨德怒曰。如爾所說。得勿謂吾與警察同。至此問之前。爾未嘗見我耶。曰。然。吾與先生相見。此時爲第一次。亨德曰。狡賊。爾卽善賴。亦詎能逃罪。史密司曰。先生奈何呼我爲狡賊。我雖窮而爲僕。亦雅不願人以惡名加我。亨德見其佯作老成。不禁失笑曰。爾名譽佳哉。吾乃壞爾名譽。又曰。朋友。爾可告我。爾來此之後。亦見此古屋之中。有奇詭之舉動否。史密司曰。吾見吾主之舉動。與前此諸主人。初無二致。曰。然則爾前此諸主人。亦必大奸巨猾矣。曰。否。均誠實之商人學士。亨德曰。此亦可以不論。吾再問汝。汝見婦人加路拉。幽囚一少年女郎於此否。史密司曰。少年女郎則見之。幽囚則未之見。曰。亦見其與一黑奴並立。欲行婚禮而未成否。曰。未之見。旋又笑曰。見之。此女郎今方陷於火坑。不嫁湯姆。必逼炙以死。就吾意言之。湯姆亦好人。嫁得此人。安知非福。亨德怒曰。朋友。爾忽而言知。忽而言不知。豈非不以老拳相餉。竟不肯吐實耶。史密司曰。先生良宵無事。吾二人。角拳以消遣。亦未嘗不可言。未已。斗發一拳。直撲亨德面。亨德急以左手架之。劈其拳至一旁。另以右手痛毆其背。令仆地。仆後。史密司掙扎欲起。亨德自袋中出手槍。擬其腦。曰。史密司。爾苟肯直言。吾決不入汝於罪。否則。汝口善謊。吾當令其入獄。一嘗罪犯之飲食。大約兩月之後。汝口或能改良。不復狡。

賴如此也。史密司大窘曰：先生爾欲拘我入獄耶？先是赫利司本知亨德去後必來，欲離希爾登古屋而
他。去。乃囑史密司守屋，告以亨德苟來，爾但譎言初抵是間於主人情況多不之悉，則亨德必不能拘汝。



司益駭，顫聲言曰：吾言矣。湯姆未能與渠結婚，且二人今方異地而居，不在一處也。亨德復探之曰：吾知
此古屋中有一密室。今女郎尚幽禁於密室之中也。史密司曰：屋中並無密室。今女郎已離此，他往曰：

史密司諾：亨德來，遂狡賴不承。以爲亨德固莫奈我何也。然尼格羅人腦筋極簡，雖史密司已爲庸中之傑，其腦筋之簡單，乃仍與通人無異。故今茲一聞亨德狡賴，則當入獄之言，即仰視作乞憐狀曰：先生，汝欲知彼女郎之踪跡邪？曰：然。但汝已言不知其所在矣。史密司曰：略知一二。先生欲吾言之否？亨德故爲反激之言曰：無庸，吾自能知之。汝第準備入獄可矣。於是史密

往何處。汝知之否。史密司言不知。亨德冷笑曰。汝言不知女郎何往。必係謾語。吾不汝信。史密司曰。天主鑒我。此言確也。且先生亦知馬丹加路拉否。曰。知之。且於昨日之晚見之。曰。先生苟見此人。渠必能以女郎之踪跡爲先生告。亨德曰。加路拉今在何處。爾知之否。曰。不知。曰。然則汝言略知女郎之踪跡者。其實仍一無所知而已。曰。吾所知者。女郎爲加路拉携去。想今茲必同在一處也。亨德曰。此吾於一點鐘前卽知之。何勞汝說。吾再問汝。汝知赫利司本今已何往。史密司曰。吾知。明晚八時。或今晚八時。渠當至邱里街納爾遜酒店中與爾拉哈爾相面。至其平時駐足之處。則不知。亨德曰。爾何以知其當往納爾遜酒店。曰。渠離此時。嘗言吾欲見彼。可於今晚或明晚八時至納爾遜酒店也。曰。爾爲新至之人。赫利司本方有密謀。胡爲舍舊僕而用汝新僕。曰。吾前言新至者。僞也。亨德曰。吾固知汝僞。今再問汝。與汝同類之湯姆。今已何往。曰。已入醫院。治創。曰。爾主人等尙欲返此否。曰。渠等未嘗言及。吾不能妄斷。亨德曰。屋中什物爲渠等自置否。曰。否。曰。然則物主何人。曰。物主卽房主。什物與房屋同賃也。曰。爾受僱於此輩惡徒。已幾年矣。曰。實僅三月。曰。雖僅三月。而汝以兩日謊我。妄哉。曰。吾已自認前此之言爲謊。曰。汝就僱於此。誰爲介紹。曰。鐵伯康也。曰。汝前此亦嘗受僱於鐵伯康否。史密司曰。未。但鐵伯康需我時。間亦邀我爲助。亨德曰。亦助其作賊否。曰。未。吾未嘗爲犯法之事。曰。何以與劇賊相處而不作賊。曰。吾膽小。懼入獄也。曰。既懼入獄。又何以敢傭於此痞子之屋中。曰。鐵伯康語我。傭於此。必無危險也。亨德曰。昨日行婚禮時。吾亦見汝。曰。然。吾主人命吾到場觀禮。當昨晚亨德持槍至希爾登古屋時。爲時至促。未暇一問。珊蘭之下嬪湯姆。究否出於自願。抑出於強迫。至此乃問曰。彼女郎自願與湯姆結婚耶。史密司曰。吾不知其詳。然以理

度之。決非自願。曰。既非自願。何以吾來此之時。見女郎面容欣然。不類受人強迫。汝知此中理由否。史密司曰。吾不知。然吾主喜用蒙醉之藥。迷人。彼女郎之欣然允婚者。或藥力有以致之。亨德曰。否。蒙醉之藥。僅能使人昏迷不解。不能改易人之志向。吾昨晚未入室時。曾於窗外聞女郎自言。吾甚願認吾至愛之湯姆。爲合於律法之夫。此豈蒙醉之人所能耶。史密司曰。此則吾不知其所以然矣。亨德曰。爾知加拉。既挾女郎以去。將來尙當來此否。史密司未及答。卽聞一人言曰。吾加拉也。道吾短長者。誰耶。亨德回首視之。一中年婦作出行裝。立長窗之次。目如點漆。與燈光相射。兩頰微絳。似於無意中與亨德相遇。頗自訝異。然中情頗不懼怯。果怯者。避之不暇。焉敢呼而語之。亨德既見加拉。卽曰。貴婦殆卽馬丹加拉耶。加拉不答。遽自手囊中出一銀製小警笛。就唇邊吹之。發爲銳聲。此小警笛。乃加拉平時呼赫利司本所用。以此時。赫利已離希爾登古屋。他去故吹之。再三而赫利不至。於是加拉乃大窘。面色立沉。蓋加拉之懼亨德。吾書第七章中已言之。其來時之不懼。心中迨以赫利猶在此間。足資援應也。顧此時中情雖怯。外貌猶剛。不肯自下。步而前。至近亨德三步處。發銳聲問曰。爾何人。亨德曰。鄙人乃亟欲與貴婦相見之紳士。加拉曰。吾不識汝。曰。天下締交。必有其始。鄙人乃塞司。亨德今請自爲介紹。介紹之後。想貴婦必已識之矣。又曰。貴婦請少待。鄙人尙有所勾當。勾當已。乃與貴婦詳談。因自囊中出手栲。此手栲亦係假自當值警長者。面史密司曰。舉而手。史密司曰。何爲舉我手。曰。吾欲以金鐲爲君壽。曰。吾未犯法。先生不當械我。亨德曰。苟械汝不當。自有法庭反坐我罪。此時而不謹從吾言者。吾拳立下矣。因舉拳。作欲撲狀。史密司已備領此拳滋味。防其再仆。卽不敢復爲倔強狀。伸手向之。亨德曰。緊湊兩手。

不湊。吾何能械。史密司果湊兩手聽。亨德械之械已。亨德顧加路拉曰。貴婦勿懼。鄙人所携手。拷僅只一具。不能械汝也。加路拉平日有雌虎名。此時則雌威悉歛。但有恐慌狀如虎子爲人所攫。方寸已亂。言曰。爾亦何能械我。亨德曰。欲械則械之。以此時無械。故不械。加路拉問曰。吾犯何罪。當受汝械。曰。謀斃密司。愛立司達武之事。爾未與聞耶。曰。卽此一事乎。曰。尙有多事。然卽此一事已足械汝。汝尙謂不當械耶。加路拉笑曰。入我於罪。當有證據。汝證據已完備否。尙未完備。可至完備時再來見我。亨德曰。繞汝之身。證據之網張矣。爾尙欲脫身網外耶。加路拉曰。證據果完。誠不妨捕我。但捕我之前。吾有一言相告。捕我恐非汝福。亨德笑曰。吾無暇計料及此。今問汝。密司。珊蘭如何矣。曰。密司。珊蘭無恙也。曰。爾能以其踪跡語我否。曰。能在何處。曰。此可愛之女郎。行將隨其三姊於地下。亨德大驚。狂呼曰。爾謂渠已死耶。加路拉冷然曰。事頗近是。亨德呼曰。咄。惡鬼。爾何苦戕此無辜之弱女。言時。內念不幸。加路拉而爲女子。脫爲男子者。吾必扼其喉。令供實狀。而加路拉則曰。珊蘭自致其死。吾未嘗實加害。亨德曰。然則爾逼其自盡耶。加路拉曰。逼其自盡者君耳。亨德大駭曰。爾何言。謂吾逼珊蘭自盡耶。曰。然。曰。無爲譁言。此豈頑笑之時。加路拉曰。吾固未嘗與君頑笑。君雖未逼珊蘭自盡。而君之行事。實間接足令珊蘭憤而自萌短見。亨德曰。吾與珊蘭素未謀面。有何事足令自戕其命。曰。情愛之事。人人各有自由。汝干涉其情愛。渠焉得不死。曰。渠爲人幽閉。尙何情愛可言。曰。渠與彼黑種紳士。愛情頗切。自昨日之晚。汝持槍阻其婚禮。且發彈擊黑紳士。黑紳士雖未中要害。可保無恙。然已視珊蘭爲禍水。不敢娶之。珊蘭亦因良緣不遂。刻刻覓死。吾輩雖嚴防之。要其結果未易預言也。亨德噉曰。哇。誰信此譫言。加路拉曰。吾言悉係實事。信否由君。亨德

曰。吾必不信。果珊蘭不幸而死。必爲汝輩謀害無疑。加路拉曰。然則吾當語汝。無論情事何若。珊蘭終不免於一死。爾既深信珊蘭之死。爲吾輩謀害。可趣往搜求證據。以證吾謀殺之罪。亨德曰。此何必急急。要之。珊蘭之死。不直接出於汝手。卽間接爲汝等所迫。珊蘭朝死。吾證據必多。得何急急。爲加路拉曰。如是言之。爾誠視我爲磨牙吮血之怪物矣。曰。舍此怪物。復有何物足以喻汝。曰。爾當我面。則放肆至此。赫利若在。吾料汝必瑟縮如見喉之狗。亨德笑曰。吾正爲覓赫利而來。赫利若在我所携金鐲。不壽史密司而壽赫利矣。加路拉曰。毋自誇。爾數見窘於赫利。畏赫利勝於學僮之畏其禿先生也。亨德曰。堂堂男子。豈有畏彼死囚之理。加路拉曰。赫利亦男子。何言死囚。亨德噉曰。男子。赫利殺人越貨之人。而爲男子。天下男子塞途矣。且殺人無辜之女。亦男子事耶。二人語至此。加路拉膽已漸壯。不復如初見時之懼怯。高聲言曰。此中自有仇復。爾路人。可不問其事。試問戈登達武格殺赫利之弟。血海冤仇。亦當報否。亨德曰。卽欲報仇。亦無與汝事。曰。吾與赫利爲兄妹。赫利之弟。卽吾次兄。吾能不問耶。曰。爾與赫利人種不類。何能有兄妹之誼。然此可不問。所當問者。汝等冤仇相報。儘可報諸達武。胡必盡殲其女以爲快。加路拉曰。此中自有斟酌。非至達武應死之時。決不令其幸而得死。亨德曰。爾既嗜殺性成。吾必置汝於獄。以爲社會除害。加路拉笑曰。獄耶。獄何能限我。我前此入獄。屢矣。然終無棲息至一月以上者。獄又何能限我。耶。亨德曰。然而紐約之獄。堅於墳墓。曰。能入此。以長閱歷。亦佳。密司脫亨德。君可來前。牽我以去。亨德果前。而加路拉。突自囊中。出一巾。緊壓亨德口鼻。亨德頹然而仆。加路拉大笑。室中辛烈之味。刺鼻。

第十五章

集 八 第

加拉拉曰。史密司速出。苟留此至一分鐘以上。吾儕亦必量仆。史密司曰。吾尙見械。望馬丹爲吾一索。警犬囊中有無啓械之匙。加拉拉如言。別出一巾自掩其鼻。俯身索亨德身。果得鑰。乃與史密司離室。反叩其門。循甬道而出。將及大門。始以鑰發史密司械。擲之於地。史密司問曰。馬丹爾巾何猛烈至此。巾上殆有哥羅芳耶。加拉拉曰。此爲吾防身之物。吾刻刻備之。果此時更有兩亨德來。吾隨身猶有兩巾。可以奉贈。曰。然則巾上果爲哥羅芳否。曰。否。哥羅芳雖亦有麻醉之力。然性緩。須壓鼻半分鐘。始顯其效。此藥則爲吾獨得之祕。縱以體格壯碩如鐵人者來。亦無不着鼻立暈。史密司曰。彼將死乎。曰。或然。史密司大奇。直視加拉拉曰。信耶。豈馬丹所用麻醉之藥。竟能殺人耶。加拉拉笑曰。蠢囚。吾所謂或然者。謂人終有死。此偵探將來終有身死之一日。亦猶吾輩此時雖生。異日句語至此。又一黑奴自外入。點首謂加拉拉曰。馬丹在此耶。密司脫赫利司本待君於新宅久矣。趣歸曰。塞木爾。赫利令汝來覓我耶。曰。然。馬丹外出未久。密司脫赫利卽來。謂有事待馬丹斟酌。以待久不至。故令我覓馬丹於此耳。又曰。密司脫赫利至新宅時。自言自舊宅來。而馬丹則自新宅趨舊宅。想途歧故未能相見。否則馬丹車而密司脫赫利步耳。曰。然。吾固以車來也。塞木爾曰。馬丹以車來。不遇密司脫赫利。在理可以早歸。何延滯至此時耶。加拉拉曰。吾與偵探亨德遇。不得不稍費功夫。令其不能以毒螫螫人也。塞木爾驚曰。偵探亨德耶。今何在。加拉拉具告其事。塞木爾卽前此監守亨德爲亨德推入窖中之人。聞言大憤。請於加拉拉曰。馬丹亦許吾入室一視其人否。加拉拉曰。汝意云何。欲殺之耶。塞木爾曰。此人兇惡已極。不殺何待。馬丹當知。吾爲此人推入窖中。幾至頭破筋折。苟非密司脫赫利一見此人復出後卽來救我。我今已爲鬼物。是此人於我有性命。

之仇。我不殺之。尙能算得塞木爾耶。加路拉曰。且勿。非至一點鐘後。室中毒氣正烈。入者亦必昏悶。曰。馬丹必知受毒之人。歷若干時始能清醒。加路拉曰。受毒輕者三四小時。重則八九小時。塞木爾曰。然則馬丹與史密司先歸。吾當靜候於此。至一點鐘後治事訖。乃歸新宅。言次。自懷中出一刀。揚於空中。作切齒狀。加路拉曰。吾問汝。汝知此間主事者爲誰。塞木爾不解所謂。言曰。此間主事之人。固馬丹也。曰。平時主事之人爲誰。曰。似是密司脫赫利司本。曰。誤矣。赫利司本每有所事。首當取吾同意。塞木爾曰。馬丹以此事語我。何耶。曰。因汝不明權限。未得命令。遽欲入殺亨德。故告汝耳。塞木爾曰。殺此偵探。誠非我所能專。然設身處地。固以爲密司脫赫利及馬丹。必有決殺此人之心也。加路拉正色曰。吾輩卽有此心。非授命於汝。汝亦不能妄動其刃。曰。然。此實吾違犯黨戒。乞馬丹恕之。加路拉曰。今姑恕汝。異日如是。必不輕貸。塞木爾乃無語。旋曰。謹謝馬丹見恕之惠。馬丹之意。殆不欲殺此偵探矣。曰。然。曰。不殺此人。則後患未去。吾甚爲馬丹不取。加路拉怒曰。此亦何預汝事。吾輩三致之。而三不殺之。豈漫無意識。而爲此兒戲耶。言後。俛首自思曰。使無堅毅果敢之維司那。與吾輩爲敵。則一殺此人。吾輩可省却許多煩惱。且此人今已爲囊中之鼈。欲致其命。不過舉手投足之勞。而吾前此十數年中。殺人之數。亦在二十以外。豈有殺彼二十許人。則忍之。殺此一人。則不忍耶。祇以此人頗有才力。一旦能爲吾用。吾金鈎黨之勢力。卽不能徧及美利堅全國。亦可於紐約中肆行無忌。故三得三赦。正欲降服其心。然此人梗直不撓。萬一終始不肯爲吾所用。則舉兩敵之力。以謀吾黨。吾黨之勢力益孤矣。斟酌於二者之間。殺此人當耶。抑不殺此人當耶。思索有時。乃曰。此事吾不能決。可歸就赫利謀之。因顧史密司塞木爾二人曰。弗留此。隨吾往新宅。塞木

爾曰。室中有偵探在。須吾留守此間否。加路拉曰。爾可隨我歸。不必擾彼。彼既着毒。勢不能於一二點鐘之內免脫也。塞木爾聞言益異。內念加路拉迴護亨德至此。誠不知其用意所在。蓋塞木爾爲金鈎黨黑奴中資格最老之一人。入黨已近十年。殺人亦在一打以上。因十年以還。金鈎黨漸就式微。舊時白種黨徒。或死亡。或叛黨。或爲仇家所殺。其數日見其少。赫利司本一時不能招致相當之白人。以補其缺。則易其舊法。誘尼格羅人入黨。尼格羅人富於體力。而又嗜殺。以爲盜賊。實可謂具有天賦之資格。其缺點爲性質率直。蠢而不甚解事。然赫利則正以其有此二種缺點。乃能驅策之。令其至死而不知反汗。此塞木爾爲最先入黨之黑奴。後此諸黑大半爲塞木爾所引荐。赫利乃以塞木爾爲諸黑之長。於黨中所佔位置。與普通白種黨徒並列。塞木爾亦感激圖報。殺人喋血之事。但得赫利與以號令。塞木爾無不盡瘁從事。令赫利滿意而後已。因之赫利倚重此人。有如蝸牛之依賴其壳。塞木爾見赫利之重之也。益復自勉。凡事均能逆探赫利之意。至近日。赫利嘗於無意中與塞木爾言及亨德事。謂亨德既存心與吾黨爲敵。吾黨亦唯有死之之法。後亨德幽閉於地窖之內。出窖。納塞木爾以爲代。塞木爾遂恨亨德次骨。自言曰。密司脫赫利既有必死亨德之言。吾後日苟見亨德。卽出刃殺之。度赫利亦未必責我鹵莽。至是見加路拉必不肯害亨德。心大疑。曰。吾料密司脫赫利聞亨德又爲吾輩所困。必欲立取其命。加路拉曰。然。然則吾當走告赫利。請彼速來。加路拉曰。爾第從我歸可矣。吾亦有口。詎不能告之耶。塞木爾不能更有建議。遂隨加路拉離希爾登古屋。既出。加路拉復謂塞木爾曰。爾歸至新宅後。不許多言。今茲之事。吾自能縷舉以告赫利也。塞木爾曰。豈馬丹對於密司脫赫利亦有秘密當守耶。加路拉怒曰。此何言。吾

問爾爾究能守我命令否。曰：馬丹之命固當守。特黨長之命似亦不可違也。加路拉益怒。言曰：爾何曉曉不休。豈爾能死亨德。吾卽不能死爾耶。爾誠賤種。稍稍假以聲色。爾卽自忘其本矣。塞木爾受罵。不敢復言。第俯首曰：吾必服馬丹之命。歸後決不啓吻妄言也。此時三人已自希爾登古屋所傍小道。折入通道。加路拉乃喚一街車。令兩黑同登。登後。加路拉問史密司曰：吾未至之前。亨德曾逼爾傾吐吾黨祕密否。曰：然。此何待問。曰：爾已盡告之乎。曰：未也。吾實未吐一言。加路拉熟視其面。冷笑曰：吾實不能信汝。汝爲余黨中膽量最小之一人。一受人逼勢。將如啤酒瓶之去塞。將腹中物傾吐立盡。史密司曰：上帝鑒我。我雖無膽。然頗知忠於主人。自受僱至此。三閱月來。馬丹亦見我有不忠之事否。加路拉曰：似此尙佳。爾當深感吾惠。吾苟不來。爾此時必已置身警署鐵柵之內矣。史密司曰：然。固知感也。加路拉又問曰：昨晚赫利幽禁亨德於頂閣之中。今日何能出閣。逼汝。史密司曰：馬丹尙不知其事耶。吾爲馬丹道之。自馬丹等遷居新宅後。密司脫赫利授吾一棒。令守屋。且言頂閣中有一罪犯。犯苟思逃。卽棒之。至今日之夕。密司脫赫利自至。啓頂閣。與亨德談判。吾則持棒立於扶梯之次。防其奪戶而逸。然密司脫赫利與亨德談判未幾。卽有一虬髯者至。脅赫利。令不得難亨德。吾以赫利爲吾主。在理不能見其受脅。立以棒棒虬髯者。臂而亨德乃出。我不意發一拳擊我於地。後亨德欲逮赫利。而虬髯者不許。乃同去。去後赫利亦去。仍囑我守門。且語我脫有事奉白。可至納爾遜酒店面之。然未幾。亨德復率警察來搜屋中。欲捕赫利。不得。則出槍逼我。幸馬丹來。吾乃得免。加路拉聞有虬髯者至。大驚。顧不審爲何人。問曰：爾知虬髯者何名。史密司曰：吾未聞密司脫赫利呼其名。第知赫利甚畏此人。此人身長。面如古銅。兩頰多髯。年事可五十許度。

之。非偵探。卽警署中人也。加路拉曰。此不類。果爲偵探。或警署中人。方逮捕赫利之不暇。何亨德欲捕之。而此人反不許耶。於是三人均無語。車行有時。至一幽僻之處。加路拉忽呼曰。車止。三人齊下。加路拉出資授御者令去。卽反身。率兩黑折入一狹巷。入巷可半里。乃止於一小屋之前。蓋卽所謂新宅者也。屋前門不加扇。三人一推卽進。進後加路拉揮手令兩黑自去休息。已則入起居室中。與赫利面。赫利見其至。卽曰。汝已來耶。吾候汝多時矣。曰。吾亦以候汝不至。乃往希爾登古屋覓汝。以路歧致未面耳。又曰。頃史密司告我。汝於古屋中曾與一生客鬪。然邪。曰。然。渠曾告汝以此客爲何人否。加路拉曰。未也。渠僅言此客爲多髯之人。吾知吾儕舊識中無多髯者。故知此客爲生客也。赫利曰。此客熟甚。何言生客。曰。誰耶。余亦識之否。曰。識之。卽癡愷德之夫也。加路拉駭曰。豈卽奧肅維司那耶。赫利作強笑曰。此人之外。復有何人。癡愷德僅有一夫而已。加路拉曰。吾頗能記憶其貌。昔日相見時。維司那固無鬚也。曰。年事旣增。髯遂自出。多髯寧足異耶。於是加路拉駭甚。坐椅中。戰慄不已。良久。乃言曰。赫利吾愛。吾今有一事求汝。汝能允否。赫利曰。恣言之。爾有所求。吾無不允。吾固聽命於汝也。曰。然則速遁。於今夕未破曉前。卽摒擋離此。離此之後。或歸西方。或就他處暫避。困居紐約萬險叢中。實非良策。赫利微笑曰。維司那旣能追逐至此。卽他往。亦復何益。當知最後之骰子。今已擲矣。誰勝誰負。正未可說。吾儕於此勝負未決之前。但有自壯其氣。以與仇家力角。或尙有轉敗爲勝之望。倘自餒而縮。敗必矣。然爾果恇怯。亦可離我去。異日吾苟不死。仍可與汝相合。死則卽此永別矣。加路拉曰。汝旣不去。吾亦決不汝離。敗則同敗。纒首則亦於同日纒首耳。赫利曰。似此乃佳。吾語汝。吾儕今茲所處地位。尙非至險。頃吾默計黨中財產。現金之數。至

少。尚。有。百。萬。汝。試。思。之。天。下。強。有。力。者。有。勝。於。金。錢。者。耶。金。錢。有。統。轄。世。界。之。魔。力。吾。二。人。有。錢。如。許。而。謂。尚。不。能。自。保。其。命。吾。實。未。信。加。路。拉。曰。金。錢。之。力。誠。可。通。神。然。爾。亦。嘗。以。金。錢。賄。亨。德。矣。亨。德。乃。終。始。不。爲。錢。動。是。豈。非。金。錢。之。魔。力。亦。有。時。而。窮。耶。赫。利。不。語。稍。停。乃。曰。加。路。拉。爾。與。我。相。共。已。數。十。年。吾。前。此。未。聞。恐。慌。之。言。出。諸。汝。口。今。乃。畏。蕙。至。此。何。耶。加。路。拉。曰。吾。亦。不。自。知。其。故。想。亨。德。爲。紐。約。名。探。維。司。那。爲。今。之。俠。士。二。人。合。力。謀。我。心。中。懾。於。虛。名。乃。踧。躅。不。安。耳。赫。利。笑。曰。此。則。太。無。意。識。今。可。置。之。不。論。彼。小。妮。子。今。何。如。矣。曰。爾。謂。珊。蘭。耶。吾。恐。其。終。不。能。免。一。死。我。輩。卽。不。死。之。渠。亦。必。有。自。殺。之。一。日。赫。利。曰。此。事。亦。可。置。之。不。問。彼。老。賊。戈。登。達。武。則。當。從。速。圖。之。令。其。已。身。亦。一。嘗。吾。輩。辣。腕。曰。此。人。卽。不。以。辣。腕。餉。之。亦。必。於。一。禮。拜。中。心。碎。死。矣。曰。然。則。吾。當。一。觀。其。臨。死。之。哀。鳴。以。爲。樂。曰。爾。意。殆。欲。劫。取。其。人。使。死。於。此。間。耶。赫。利。曰。然。但。吾。意。尙。未。能。決。定。可。於。明。日。討。論。之。加。路。拉。曰。吾。意。此。事。無。關。重。要。所。不。可。緩。者。當。於。此。老。未。死。之。前。劫。取。其。產。勿。令。落。於。他。人。之。手。耳。曰。然。此。誠。要。著。但。赫。克。笨。賊。已。敗。吾。謀。之。半。矣。曰。吾。謀。安。能。爲。赫。克。所。敗。曰。吾。不。嘗。告。汝。赫。克。盡。以。吾。謀。吐。諸。亨。德。耶。加。路。拉。曰。今。赫。克。何。在。曰。在。警。察。醫。院。中。曰。豈。尙。未。愈。耶。曰。吾。甚。願。其。速。死。死。則。口。閉。而。莫。余。毒。已。又。曰。今。赫。克。創。尙。未。痊。吾。黨。當。趁。此。時。機。於。明。日。往。劫。達。武。銀。行。若。至。其。出。院。之。後。渠。或。畏。罪。反。汗。告。吾。謀。於。達。武。則。吾。黨。著。手。益。難。矣。加。路。拉。曰。赫。克。前。此。既。以。吾。謀。告。亨。德。亨。德。亦。必。早。以。吾。謀。告。達。武。矣。曰。此。亦。近。理。然。微。論。達。武。知。與。不。知。吾。黨。終。以。速。了。此。事。爲。上。策。曰。然。明。日。汝。自。任。此。事。耶。赫。利。曰。吾。於。此。道。未。所。素。習。已。委。辦。拉。哈。爾。鐵。伯。康。二。人。任。之。二。人。斲。輪。老。手。決。不。僨。事。加。路。拉。曰。此。二。人。究。非。老。黨。員。相。識。僅。數。月。恐。亦。不。能。深。信。曰。吾。甚。信。

之曰。其可信者何在。曰。此亦難說。要之。吾頗有知人之明。人之可信與否。見面即可立辨。加路拉曰。遠而戈登達武。近而美屈來赫克。非爾以爲至可深信者耶。今何如矣。又曰。此事所關尙細。卽失敗。亦不過達武之財。不能沒入吾黨。與吾儕性命尙無關係。吾所懼者。維司那黨於達武。與亨德合力以謀我。則吾黨滋危矣。赫利曰。此實過慮。維司那之來。專爲復仇。決不肯與亨德合。果欲合者。今日捕我矣。何亨德欲捕而反不許耶。曰。維司那既自西來。必有宗旨所在。汝知其宗旨否。曰。知之。殺我而外。復有何圖。加路拉曰。然則汝當慎防之。勿爲所乘。赫利笑曰。豈特防其所乘。且當反乘其隙。以除吾患。曰。爾於亨德如何。亦欲除之否。曰。此子心勞力拙。曾不能收毫釐之效。吾何爲除之。更越數日者。達武死而達武之財盡爲吾有。吾卽奏凱西歸。亨德其奈我何耶。然此人頗有才具。苟再相遇。尙當威逼而利誘之。令其入黨。使爲中興吾黨之名將。不忍殺之也。

第十六章

亨德暈後昏昏。然歷六七小時。始爲雞聲驚醒。醒後見日光一縷。透窗櫺而入。蓋天已曉矣。乃起立坐室中。一沙發上。凝其神緒。覺昨夕之事。頗類夢境。自言曰。雌魔加路拉。既以毒巾暈我。何不立取吾命。豈悉吾所歷。都爲幻象耶。然此屋明明爲希爾登古屋。而加路拉所出毒巾。亦尙遺留於地。辛烈之味。猶隱約可辨。萬不能視爲幻象。既乃自索囊中。則所攜手槍猶在。乃持槍於手。出室。更就全屋中窮搜之。不見一人。則納槍於囊。循道出希爾登古屋。至附近一小食肆中。出錢買食果腹。食時。心頗罣念珊蘭。謂今茲珊蘭生死之耗。非吾所悉。果不幸而死。不特吾數日來心力擲諸虛牝。且無以對達武之委囑。然使此人一

息尙存。吾斷不肯卽此罷手。赴湯蹈火之事。悉願爲之。但奸黨今已遷居新宅。吾既不知新宅所在。則今日日。卽不能有所事。只可於日落後。候赫利司本於納爾遜酒店中。俟與此人見面。更圖進取之策。今日日。當乘暇往視。戈登達武。此老愛女心切。而又有少年時罪惡之史。時時梗積於胸。天君受譴。不知今已憔悴。至於何極矣。食已。驅車至達武家。見達武兩目深陷。面色慘白。自頂至踵。似盡籠以恐慌之空氣。一見亨德。卽問曰。成效如何矣。曰。鄙人甚媿。目下尙無何等成效。可以報命。曰。君嘗與奸黨見面否。曰。見之。日來無日不見。且無日不爲奸黨所窘。禁幽於賊巢之中者。已三次矣。達武訝曰。君亦見窘耶。曰。然。吾以自衛不周。屢蹈危境。曰。君爲奸黨所囚。幸得生還。老夫敢慶。以老夫所知。凡人奸黨手者。殆均不能保其性命。亨德曰。鄙人亦幸而免耳。昨日之夕。赫利司本揮刃向吾。欲立取吾命。脫無救我者來。今日卽不能面君矣。達武曰。救君者誰耶。曰。此人自稱與君相識。名奧肅。姓維司那。君識之否。達武曰。姓氏頗似熟悉。然一時不能憶記其人。亨德曰。此人又言與赫利司本有仇。達武乃恍然曰。吾知之矣。維司那爲赫利死仇。赫利嘗誘致其妻。其妻卽金鈎黨中所稱癡愷德者是也。然吾與維司那相見。不過數次。其人品如何。吾已記之不甚真切。曰。此人似頗有能力。赫利司本一見此人。卽懾然而懼。狀似主人挾鞭以臨。狗狗乃勿聲。達武曰。君言吾不能深信。吾知赫利暴戾如虎。天下決無虎乃見人而懼者。曰。吾言實非虛捏。赫利見維司那時。其殼棘哀鳴之狀。至今猶似映吾目簾。且脫吾於險者爲維司那。使吾不能卽逮赫利而置之狎狴者。亦維司那也。達武曰。豈君欲捕之。而彼乃釋之耶。曰。然。吾欲牽赫利出。而彼乃阻之甚力。謂將於一禮拜中手刃之。達武曰。此何可。吾意赫利死人至多。非令就僇於刑法。則世人終不能有所

炯戒。亨德曰。吾亦云然。曰。維司那既欲復仇。則助君捕此匪人。正復仇絕妙之機會。奈何反不任君放手。做去耶。亨德曰。吾亦莫明其用意所在。少須。達武問曰。密司脫亨德。吾女尙生否。此時。亨德實茫然於珊蘭之生死。然恐過傷達武之心。姑應之曰。然。曰。君能決其必生否。曰。然。吾嘗見之。達武意稍安。稍揚其眉。言曰。君嘗與彼交語否。曰。未。雖見之。然未能有交語之機會也。達武乃嘆曰。唉。我可憫之珊蘭。不知今已爲匪人虐待。至於如何矣。亨德心知偷以殉嫁黑奴之事。語達武。達武必大慟。乃曰。吾知匪黨雖惡。尙未有虐待珊蘭之事。達武曰。今雖不加虐待。恐異日之結果。仍不免於慘殺。亨德曰。此誠然。然吾輩希望未絕。卽不當過自沮喪。達武曰。嗟夫。君尙言希望耶。以吾不幸之人。希望殆已死絕矣。又曰。君亦見雌魔加路拉否。曰。見之。曰。此人較赫利尤惡。曰。吾聞維司那言。渠亦欲手刃此人。也。達武曰。卽老夫亦何嘗不欲手刃之。密司脫亨德當知此人實吾一生所受萬苦之根。吾非此人。決不至如今之覓死不得也。亨德大奇。言曰。豈加路拉之結怨於君。尤甚於赫利耶。達武咽嗚曰。此中事實有非一言難盡者。曰。渠與赫利關係如何。曰。渠二人初無關係。自稱兄妹者實僞。所以相共不捨。無非同黨之關係耳。亨德曰。吾觀二人舉動頗似夫婦。此言一出。達武立變其色。狂笑而老淚乃簌簌而下。亨德莫名其妙。已而達武止笑。自拭其淚。起立。步至亨德前。熟視有頃。以一手加其肩曰。密司脫亨德。吾告汝。加路拉。乃吾妻也。

第十七章

亨德大駭曰。加路拉乃君妻耶。此事大足令人駭怪。鄙人殊不敢深信。達武曰。信也。吾正以其大足令人駭怪之故。故深祕至今。始爲君告。曰。加路拉卽珊蘭及其被戕諸姊之生母否。達武曰。非也。馬雷愛倫之

母爲吾初娶。加拉爲吾續娶。珊蘭等之生母。則爲保令。苟得三娶也。曰加拉未死。何能更娶他人。曰吾與加拉離婚後。始娶保令。按諸律法。初不能入吾於重婚之罪。但加拉陰鷺異常。見吾愛之不卒。乃懷恨於心。時思置吾死地。其爲危險。殆較法律尤甚也。語既全體顫動。如白楊之隨風而搖。亨德曰。吾前此深信加拉爲赫利之妻。卽細察其舉動。亦頗類夫婦。達武曰。彼二人暗中或有曖昧之事。名義上決不能夫婦。因赫利常語人。加拉乃其異母之妹。人雖甚疑二人相貌不類。且膚色骨格。似非同一種族。然以赫利堅執其說。卽亦信之。今使兄妹公然成婚。向之信之者。不將斥之爲禽獸耶。且加拉近日尙向我爲無理之要求。言倫能復爲夫婦如初。則金鈎黨卽不復加害。珊蘭亦可立釋。亨德曰。君何以知其將作如此要求。曰。渠於數日之前。向吾面陳其事。曰。渠豈敢公然與君覲面耶。曰。此等無惡不作之人。尙有何事不敢爲。渠來時。時爲白晝。地則吾銀行之中也。因縷述其事。以告亨德。卽吾書第三四兩章所記。不贅。亨德聆已。言曰。吾意加拉有此無理之求。無非利君多金。欲於更爲密昔司達武之後。盡握君之財產之權耳。達武曰。否。渠亦多金。果利吾金者。吾既許以財產之半議和。何峻拒不許耶。雖然。密司脫亨德。此雌虎之名。吾聞之卽覺心痛。請君勿復更言其事。亨德曰。謹聞命。想加拉所欲。必爲君至可慘痛之事。曰。誠然。望君竭誠助我。致此人於律法之下。吾願以所富富君。非然者。此人一日不在牢獄堅壁之內。卽吾一日不得安居。雖時至今日。吾已視性命如塵芥。終不願死於此人之手也。亨德曰。渠曾出言恫嚇。謂將置君死地耶。曰。然。渠言吾苟不允所求。則先殺珊蘭。然後殺我。嗟夫。印度之孟加拉。非猛虎出末之地耶。然加拉嗜殺不下於虎。又復益以知識。吾居此紐約市中。危於探險。孟加拉多矣。密司脫亨

德吾今醒則惴惴然腦海深處無時不存一恐慌之幻影睡則見擾於惡夢夢中見加路拉挾刃以臨我夕必數次長此以往吾必失魂而死君名探願有以脫吾於厄亨德曰君昔與加路拉結婚亦出於雙方交互之愛情耶曰彼實逼吾吾爾時年壯而貌美彼急於求雄媚我無所不至吾爲所蠱竟許之吾今老矣回溯一生所爲愚昧之事害人而兼以自害者實惟此事爲最亨德曰結婚時君與彼已同隸金鈎黨中否達武曰否結婚後吾始爲彼誘致入黨彼則自幼卽隸名黨中托名赫利司本之妹其實來歷頗不明瞭吾至今猶未能知其底蘊也又曰密司脫亨德今且勿談前事吾問君君於何處得見吾女珊蘭者曰吾於希爾登古屋中見之達武曰希爾登古屋耶其地去此甚遠吾昔曾驅車過之今吾女猶在彼間否亨德微笑曰苟珊蘭猶在彼間吾方救取之不暇何能來此與君閑談曰然則奸黨已他徙矣曰然徙時挾珊蘭同去所徙之地尙待偵查也達武曰亦或奸黨於他徙之後卽置珊蘭於死地亨德此時實不知珊蘭果否尙在世人世然以不忍過傷達武之心姑爲僞語應之曰吾聞加路拉言更越一禮拜君猶不能允所求者必殺珊蘭達武訝曰一禮拜耶事急矣君當爲我速圖之母令珊蘭再膠毒刃亨德曰然不出三日吾必冒死救取珊蘭奸黨既有一禮拜之寬限吾不患不能成功矣達武曰信能如是吾必泥謝又曰珊蘭遇救之後其次要之事卽母令加路拉脫網因加路拉不登纓首之臺吾達武氏勢無能幸吾與赫利雖亦有仇然安的司本被殺之事赫利以越年旣久早已忘懷今之不卹傾巢東來以謀我者吾料赫利亦爲加路拉之魔力所驅不恤躬爲虎倂耳於是亨德起立握達武手與爲別曰救珊蘭捕雌虎兩事當竭吾棉薄爲之至有佳耗時再來復命達武亦起送亨德至門次而別是晚亨德依史密司言至

邱里街納爾遜酒店沽飲。至店時。尙未及八點鐘。自言曰。苟史密司所言非謊。今夕赫利必來。果謊者。吾今夕之行。必無結果。然吾昨日以手槍逼史密司時。史密司戰戰兢兢。若不勝怯。察其神情。所言似非虛



偽。特恐此子告我之後。復以告我之事。告赫利。則赫利與哥拉哈爾易其相聚之地。吾又烏從探之。繼曰。否。史密司膽小。而又頗懼犯法。膽小。則既以赫利之事。告我。心中必甚自危。懼。惟恐赫利知之。決不敢自告赫利。以取咎。懼犯法。則既知我爲偵探。而赫利輩乃爲殺人之惡黨。卽不敢袒惡黨而仇偵探。既如是。吾第坐候於此。赫利司本必不至。爽約不來也。納爾遜酒店與

前述虔姆斯街各酒店性質相同。而其窩藏盜賊。保護流匪之資格。則尤在諸店之上。蓋自店主別兒納爾遜創店至今。已越十年。十年來。紐約下流社會中之翹楚。咸趨之若鶩。視爲唯一之俱樂部。作奸犯科

之策。咸於此店中借箸而籌。其初警察中人亦時至店中糾察。後以有一警官入店拘一罪犯。罪犯未得而警官出店行數武。卽飲彈死。後來嚴究殺此警察之人。歷久不得息耗。警察遂人人危懼。壯者行經店前。但敢側目而視。怯者則巡市之時。決不敢去店二十碼而息。於是店中營業大盛。紐約市中法律森嚴完密。竟無權力足以及此矣。亨德平時深知此店內幕。且識其店主別兒。而入店肆飲者。亦什九識亨德。亨德苟以本來面目往。自分必致債事。乃易裝作竊匪狀。斜冠而側目。假髯繞頰。戴單眼鏡。領結不整。斜及肩際。衣窄袴博。躡水手之巨履。口含烟斗。手一杖。倒持其端。行時故作蹣跚狀。舞杖於空中。作圓圓形。不特遠望之類。一酗酒之惡儉。卽其至友亦難於頃刻間辨之。既至店。投身一巨椅中坐之。呼曰。酒來。酒至。啓瓶立飲。似不經意。而隱中則窺察在座之人。見室中一巨桌。有積竊五六人。方圍坐作牛飲。桌旁別有一小桌。則店主別兒坐之。亦飲。學近唇彌彌而笑。似喜其營業之盛。然飲於此店者。大多熟客。生客至。微論容貌何若。多不歡迎。蓋此中自成一社會。酒客既各有祕密舉動。自不願有別一社會之人。至此窺其祕密。而店主亦以既有常客。初不必吸收別一社會之金錢。致轉妨其專賣之業。故此時亨德入店。酒客店主均相顧而訝。亨德心知其故。則更爲顛預之狀。一瓶既盡。更喚一瓶。盡三瓶。始擲瓶起。出錢置桌上。鏘然有聲。令傭保收去。已則大步至別兒前。作嚶笑問曰。朋友。爾爲別兒納爾遜耶。別兒曰。爾問我何事。亨德曰。君殆不識我耶。手來。因出手過桌。欲與別兒互握。別兒目光如劍。視亨德可一分鐘。亦自出其手。與亨德握。亨德乃引手作翻復狀。以拇指。壓別兒手背。別兒笑而起曰。是矣。因呼在座積竊六人曰。朋友。此人亦吾輩同志。可歡迎之。六人聞言大喜。各翹一拇指。拭鼻爲禮。亨德答禮。就巨桌旁擇一椅。

坐之。謂別兒曰。吾今初與同志諸君遇。爾其爲吾速取佳釀來。別兒取釀至。亨德滿注七巨罈。與六人各舉罈相觸。一飲立盡。顧別兒曰。店主。諸同志今日所飲酒。悉吾會鈔。卽自衣袋中出紙幣一巨捲。取其值五十金之一紙付別兒。別兒稱謝。衆亦歡呼。謂朋友其慷慨哉。然歡呼時。人人目光悉注於亨德手中巨捲紙幣之上。使亨德來時。不先以術愚別兒。令其認爲同志者。恐亨德一入此店。卽不能生出。今店主酒客。旣均以同志目之。在理卽當受此下流團體中私有法律之保護。腰纏雖富。衆雖垂涎。決不能豪奪而強取之。而亨德之自炫其富。亦正有爲而然。初非出於無意也。別兒納鈔票於囊。笑問亨德曰。朋友。吾料汝近來運氣必佳。曰。運氣不佳。何來紐約爲。曰。然則爾紐約總部之人耶。亨德曰。否。曰。此無怪汝相見不相識矣。亨德笑曰。爾不識我。我乃習聞爾名。曰。然。吾創業已久。十年來。凡屬遠近同志。誰不知紐約有吾別兒納爾遜其人者。又曰。爾旣非紐約總部中人。諒必屬諸句亨德不俟言已。卽續曰。吾屬芝加哥部中別兒。爾來自芝加哥耶。亦與買克地來相識否。亨德曰。旣在芝加哥。豈有不識買克地來之理。吾今茲覓君於此。亦買克地來囑吾來耳。別兒曰。渠何以囑君來此。亨德曰。渠言紐約中吾黨最佳之俱樂部。首推納爾遜酒店。同志旣多。酒亦醇美。吾至紐約。所事旣了。頗以人地生疎爲苦。欲覓一暢適之處。頗不易得。今日見汝。乃知買克地來老友之言。信不誣也。別兒曰。老買近來運氣如何。亦佳勝否。曰。佳甚。吾未離芝加哥前。尙與彼合夥作一小買賣。得金元五千。然統前後言之。歷次所得。當以此次爲最少矣。別兒訝曰。然則芝加哥之碼頭。勝紐約多矣。吾處此尙非上策。亨德曰。誠然。紐約雖號繁富。然內容頗不殷實。芝加哥則儉外而豐內。蜜地也。凡至其地作吾輩之生涯者。大都不肯放手。且芝加哥刑律較寬。越貨之犯。

至多不過監禁五年。監獄之制。又復簡懈。稍有能力之人。直視囹圄如旅舍。出入儘足自由。若紐約則一案既破。判罪至少十五年。多則二十年。禁卒獄吏。叢集監獄如蟻。吾輩一入彼中。非期滿不能復出。出則英氣已銷。人已頹然老矣。豈能復有所營幹耶。故君等雖目紐約爲東方絕好之營業場。吾則視之爲撒哈拉沙漠。雅不欲盤桓於此也。別兒曰。然君能以買克地來通信之地址語我否。曰。渠近來行蹤至不一定。吾離芝加哥時。渠亦適有遠行。約兩禮拜可返。返後寄居何處。今尙未能預定。然吾在紐約。小作勾留。卽當歸去。歸後與買克地來相遇。當隨時以其地址通達也。別兒曰。此法甚當。吾當靜聽好音。又曰。朋友吾語汝。吾近來賣酒生涯。尙頗不惡。然徒恃賣酒。何能爲活。曰。花紅如何。曰。花紅之多寡。當視在坐諸朋友之進益以爲斷。因指座中六人曰。渠等今方在淺水中過活。日日有所謀劃。而終無成就。吾花紅復何有。亨德曰。信耶。何諸朋友運蹇如此。然既屬同志。吾不得不有以濟諸朋友之窘。乃復出囊中巨捲之鈔票。取五十元者七紙。分贈各竊。而以一紙贈別兒。六人均謝。別兒亦謝。且曰。似此誠不愧爲同志。然買克地來之住址。吾仍急欲知之。因老買爲吾至友。與吾有通財之義。今彼既交得好運。吾往告貸。但令其性情不以運佳而變。恐數千金之數。尙不難立致。朋友。吾今日已得君百金。然吾所缺之數。實在二千金以上。斗升之量。何能填吾萬斛之壑。亨德曰。二千金之數。老買殊不以爲意。吾歸芝加哥後。當爲君向老買言之。因老買近日已爲同志中最富之一人。運氣佳時。以一點鐘得五千金。亦屬常事。以君老友。詎患其告貸二千金而不能得耶。談至此。別兒似頗眼熱。言曰。朋友。爾言信否。一年之前。吾尙聞老買景况不佳。奈何驟富至此。亨德曰。爾聞老買景况不佳。亦老買語汝否。別兒曰。非也。與老買相識者語我耳。亨德乃

笑曰。此何能確。老買爲人。頗多機詐。苟非至友。決不肯自言其富。若時時暴富於人。吾恐老買同志既多。其富不難立歸烏有。語後。復增益其詞。曲繪老買富狀。似謂別兒若向老買告貸。萬無不遂之理。而別兒心中。亦甚願亨德之言之必信。其實老買之長短肥瘦。及其現在漂泊何處。與夫尙在人世與否。均非亨德所悉。特於數年之前。嘗捕得一賊。來自芝加哥者。自言芝加哥劇賊以買克地來爲第一。故於別兒提及此人時。卽信口妄言。以探別兒近來經濟狀況何若。幸而別兒確信其言。且自言景况正艱。亨德之計。乃大遂。少須。亨德復呼酒。飲在座諸竊。飲已。謂別兒曰。朋友。吾欲與汝作五分鐘之密談。以吾來意告汝。汝亦允否。別兒曰。汝爲吾老友買克地來之友。買克地來之友欲與吾作密談。詎有峻拒之理。乃起立。導亨德入內。至一小室。室中有交椅數事。小圓桌一。壁懸油畫。頗清淨可喜。不類外間酒室中之囂穢。然此室實爲紐約盜賊之樞密處。凡普通劫竊之事。於同黨中不須守祕密者。恆於酒室中談之。若其事關係較重。懼風聲一颺。卽至債事。則此小室遂爲劇賊巨盜密談話之所。故別兒對於酒客。亦稍稍判別其資格。非個中好身手。及至可信托之人。勿令入室也。亨德既入。自据一椅坐之。別兒則坐其對面。隔一圓桌。亨德曰。朋友。吾輩今當談論正事矣。別兒曰。豈爾至紐約之後。做得一次好買賣。心猶未足。更欲別圖耶。亨德曰。否。汝適自言。今方拮据。吾欲問汝。得幾許錢。始能敷用耳。別兒大奇。自念此人雖爲老買之友。然與吾初次見面。卽慷慨。亦未必遽肯貸我以錢。今我未啓吻。而彼乃探我所需。得勿可怪。然既爲同志。吾不妨盡舉實情以告。因曰。吾所缺亦不多。但得二千金。吾債務不難立了。果得五千金。則吾理想中之新計畫。亦不難如願以償。故少則二千。多則五千。必能拯我於阨。亨德曰。爾理想中之新計畫。可得聞否。別

兒嘆曰。此亦不必深祕。吾語汝。吾設肆十年。諸同志假吾肆爲集議之所。既久。警察中人。遂恨吾次骨。雖若輩能力薄弱。不敢一入吾肆。而積怨既深。將來必有一大舉以謀我之一日。警察果大舉而來。吾同志或不至盡爲所逮。吾爲店主。勢難倖免。故吾所謂新計劃。實欲盤讓此店於他人。而於別處另圖新業。俾免於警察之毒手耳。亨德來時。曾變易其語音。至此始復其本來之聲調。正色語別兒曰。朋友。爾果能立得五千金。亦願勉爲良民。不再作此罪惡事業否。別兒聞言益奇。念此等言語。不類出自同志之口。而聲音變易。尤足證其假飾。乃曰。爾此人不類同志。殆假冒耶。亨德笑曰。請君勿疑。同志中行禮之暗號。惟同志知之。苟暗號而能爲他人假冒。爾納爾遜酒店。決不能成立至今矣。別兒曰。爾行動詭異。頗足令人疑駭。曰。吾詭異者在。曰。吾不能言。曰。不能言。則卽置之。仍議正事可也。因曰。吾苟能立以五千金與汝。汝將何以謝我。別兒曰。吾能助汝作事。凡能力所及。汝有所命。無不謹從。曰。此言信否。曰。必信。曰。然則爾知我爲何人。曰。不知。曰。吾苟告汝。汝必狂駭。吾塞司亨德也。別兒聞言果大駭。然不一分鐘。卽重振其氣。推椅而起。揮拳直撲亨德。罵曰。惡狗。汝敢愚弄乃翁耶。亨德乘勢出左手捉其拳。以右手探囊出手槍。擬之。曰。勿聲。聲則立死。吾語汝。吾來實非禍汝。微論吾爲汝之同志。或爲塞司亨德。頃所言五千金之數。固不難立入汝囊也。別兒見懾於槍。不動。仍就椅中坐。言曰。亨德。爾計佳哉。亨德笑曰。此何能算計。特小弄神通。與汝戲耳。別兒曰。汝究爲名探塞司亨德與否。吾尙不能深信。亨德曰。去名。着探。吾亨德則亨德已焉。用汝加以名探之美名。吾豈如三歲小兒。以博人呼乖爲樂耶。曰。然則汝將何求於我。欲吾賣黨否。又指門外言曰。豈爾之來意。卽在酒室中六人耶。亨德搖首曰。否。此輩小竊。吾何時不能捕之。詎必今日。吾今

日之來。蓋欲獵一巨獸耳。別兒曰。巨獸誰耶。曰。爾識赫利司本否。曰。識之。非爾拉哈爾之友。來自加立福尼亞者耶。曰。然。吾聞其今夕必來此間。爾謂信否。別兒曰。信。渠與爾拉哈爾有約。曰。爾畏爾拉哈爾否。曰。不畏。特不知爾所謂巨獸。赫利司本耶。抑爾拉哈爾耶。曰。此二人均有受捕之資格。然吾今日之意。專在赫利。至爾拉哈爾。異日捕之。未爲晚也。別兒曰。吾聞同志中盛稱赫利。謂此人乃足踏風火之輪。手握喋血之機之魔鬼。爾以一人當之。弗虞勿敵否。亨德曰。彼雖魔鬼。吾實無懼。吾當靜候於此室。俟其至而捕之。汝所事事。但須導此二人入室耳。別兒曰。五千金之說如何。亨德曰。爾何性急。豈不知吾寓址所在耶。曰。知之。曰。既知之。吾卽可以吾名譽爲保證。今夕事成。爾明晨卽至吾寓取五千金之支票。又曰。吾懼爾不信。可先以今日囊中所攜現金付汝。因取巨捲之鈔票數之。得七百五十金。授別兒曰。汝先取此。餘數俟諸明日。別兒大喜。稱謝訖。言曰。倘赫利司本能獨自來此。於事尤佳。亨德問何故。別兒曰。吾懼爾拉哈爾也。亨德曰。一分鐘前。爾尙言不懼。今言懼。何耶。別兒曰。吾與爾拉哈爾一人敵。誠不懼。第患其同黨多耳。亨德曰。同黨多。吾五千金之數。亦已不寡。可與相抵矣。別兒曰。然。吾甚感君。繼低聲曰。密司脫亨德。爾試聽之。爾拉哈爾已在酒室中飲矣。吾當出。君卽靜俟於此可也。言已。啓門自出。亨德持槍於手。準備以待。

第十八章

別兒出室可十分鐘。復入。亨德問曰。如何。別兒曰。吾所聞固爾拉哈爾之聲也。曰。此時爾拉哈爾尙在酒室中否。曰。否。已去矣。曰。渠來而復去。豈以不遇赫利之故耶。別兒曰。然。頗近是。然吾決赫利今夕必至。亨

德曰。何以知之。曰。以猗拉哈爾知之。猗拉哈爾去時。曾語吾傭保。謂事冗不能久待。當於夜半復至。赫利苟來。望以此言轉告之。猗拉哈爾既有此約。吾料赫利必來也。亨德曰。此頗近理。吾問汝。渠二人集會於此。今爲第一次否。別兒曰。何止一次。曰。然則前後共幾矣。曰。約可半打之數。亨德曰。爾亦知其策劃之事否。曰。不知。亨德曰。吾知飲於汝肆者。每有所圖。汝均參預其事。事成。汝坐收其花紅。其數自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四。然否。曰。然。平時通例如是。今茲之事。則爲例外。雖猗拉哈爾亦許我於事成之後。得取花紅若干。至其所圖果爲何事。吾雖再三問之。終祕不肯告。曰。猗拉哈爾平時作事。亦守祕密否。曰。不定。大約不守祕密者。十之八。守祕密者。年不過一二次。此次所守祕密。較往時尤嚴。不特吾與普通酒客。不知其關鍵所在。卽同謀者。亦屬至寡。想事情重大。非祕密事。必無成也。亨德曰。吾能深信汝言否。別兒曰。吾今所言。無一字非確。君苟不信。吾必呼冤。語已。忽作長嘆。垂首若有所思。默然不語者。可五分鐘。亨德問曰。別兒。吾觀汝狀。似頗不快。何耶。別兒曰。然。吾心中誠有不快者在。曰。豈懼罪人斯得。吾卽自食其言。不以五千金與汝耶。曰。否。吾不快者。不在此。曰。然則究爲何事。可恣言勿隱。別兒乃曰。倘令赫利司本。猗拉哈爾二人。同入此室。而以吾二人與彼相抗。爾謂亦頗危險否。亨德曰。危險甚。曰。旣危險矣。孰勝孰敗。卽不能預卜。幸而勝。君事成。而我得五千元。不幸而敗。君爲彼輩所殺。吾五千金更向何人取之者。亨德笑曰。爾可向我屍體取之。別兒曰。勿作戲語。今非戲謔之時。當知君事苟敗。不特吾五千金不能。卽吾命亦不保。君事若成。吾納爾遜酒店。亦必閉歇。吾亦當襍被出走。遠颺以避禍。否則赫猗二人。雖入獄。往時酒客見吾賣黨。必欲得吾而甘心。紐約雖大。吾尙能容身耶。亨德曰。爾言雖屬實情。然吾人處世。正如身入博。

局輸贏之機。既非人力所能預決。亦唯有聽諸天命。譬如吾爲偵探一案。既破得酬。亦屬無幾。萬一案不能破。而爲奸徒所害。以性命與酬金較。果孰輕而孰重。倘人均失敗。是懼而不知識與毅力爲此。世事大賭局中之孤注。以冀幸勝於萬一。恐偵探絕跡於世矣。別兒曰。然爲偵探者固當如是。吾非偵探。乃不得不熟計前後耳。亨德曰。然則爾欲反汗耶。曰。否。既允君於前。安敢反汗於後。特有一事與君熟商。不審君能俯允否。曰。爾可言之。別兒囁嚅再三。乃言曰。君對於此案。偵查既如是盡力。吾料此案關係必異常重大。亨德曰。然曰。此案關係既大。君破案後得酬亦必甚豐。曰。然固甚豐也。別兒曰。然則吾已將吾意告君矣。亨德聆至此。已知別兒用意。然仍僞爲不解。言曰。汝但問我案情是否重大。及吾破案後得酬是否甚豐耳。吾何能知汝心膈中事。別兒曰。君猶不解吾意耶。吾可質言之。倘君能於五千之外。更益二千。吾卽唯命是聽。亨德微笑曰。一夕而得五千爲數已屬不少。奈何更思求益。別兒曰。吾亦知五千之數已不可謂菲。第以吾有妻子。不得不句語未已。亨德嚙曰。毋譖言。汝獨身耳。誰信汝有妻子者。別兒曰。吾有無妻子。可不必論。君苟能從吾所請。益二千金。吾必唯命是聽。雖不幸而爲赫爾二人所殺。死亦無怨。亨德因思戈登達武曾有所費雖多。吾必無卹之言。而此二千金之數。以一家資百萬之銀行家視之。其輕重曾不如通人之視一便士。因曰。別兒。汝苟能以至誠之心。服從我命。我卽允汝所求。但汝當設誓明心。邀上帝爲證。別兒聞亨德已允大喜。起立仰首而誓曰。上帝鑒我。我已脫離舊黨。而爲大偵探密司脫亨德之忠僕矣。誓已。搓手作欣喜狀。向亨德道謝。亨德曰。且勿謝我。此七千元之數。當於事成之後。始爲汝有。設事敗而吾爲赫利等所殺。汝於已得七百五十金之外。勢不能更得一便士。別兒曰。然。吾願竭力佐

君成功。語甫已。卽聞門聲。砉然一人推門而入。視之。赫利司本也。然納爾遜酒店中。平時有一規則。凡有人在此密室中談話時。外人非經延召。不得擅入。今赫利見室中別兒之外。更有一人。恐所談祕密。不便攔入。卽闔門欲出。別兒乃呼之曰。朋友。爾亦可入。又指亨德曰。此爲吾老友。新自芝加哥來。吾二人談話。不過互叙契濶。初無祕密。以酒室中過囂。故至此耳。赫利入室。闐然就桌邊坐。以背向亨德。不甚注意。但問別兒曰。今已七點鐘矣。豈辯拉哈爾尙未來此耶。別兒曰。吾傭保何糊塗。不以此事語汝。辯拉哈爾曾於二十分鐘前至此。以事冗不能候汝。今他往。期以夜半方來也。言次。心中頗自欣慰。蓋辯拉哈爾爲此間土著。其辣腕爲別兒素悉。赫利司本則來此未久。聲名未著。故以實際言。赫利司本尤劣於辯拉哈爾。而別兒震於虛名。畏辯拉哈爾。乃轉甚於赫利。今見辯拉哈爾他去。而赫利以隻身來此。意謂此赫利可任亨德一人當之。吾可置身事外矣。因曰。二君思飲否。赫利曰。不思飲。何爲來此。亨德亦點首。別兒乃出室取酒。室中赫利迴首問亨德曰。朋友。爾來自芝加哥耶。亨德復變其語音曰。然。爾於芝加哥亦有朋友否。赫利曰。吾朋友多在西方。除此間有一二舊識外。落幾山以東。絕少朋友。曰。然則君殆來自加立福尼亞矣。曰。然。言至此。別兒以酒入。見二人已交談。則曰。兩君可隨便談話。外間客已紛集。吾當出室料理。去來也。言已自去。二人舉杯相觸飲酒。訖。亨德曰。加立福尼亞乃好地方。吾思旅行彼間久矣。惜事冗。未能如願。赫利曰。爾操何業。許吾一問否。亨德笑曰。吾操業頗奇。且於同輩中小有聲譽。赫利曰。豈亦在斜線上走路耶。曰。否。吾業之奇不在此。赫利曰。不在此。復有何奇。亨德曰。吾業之奇。乃在拘捕罪犯耳。赫利聞言大駭。起立。亨德亦起立。乘赫利未及出手。疾發一拳擊其頷。赫利仰仆。亨德騰身跨坐其胸。以兩手

緊扼其喉。言曰：趣出若身間所攜兇器授我。不則五分鐘之內，汝窒息死矣。扼喉可二分鐘，赫利力竭氣喘，汗湧於面，心知不能與亨德敵。果出手槍授之。亨德釋赫利起立，言曰：密司脫赫利，司本吾亨德之手。段如何？赫利曰：汝即亨德耶？何化粧之術神妙？乃爾。吾此次之敗，雖爲汝詭計所乘，然吾不得不深佩汝智。亨德曰：汝姑坐，吾不欲漁譽。盛稱我智，亦復何益？赫利且坐，且言曰：吾料此時汝已處於優勝之地。心中殆以吾赫利必能奉命唯謹，不敢復與汝抗矣。曰：然汝苟自知分際，則謹奉我命，便是汝福。脫欲發聲呼救，或奪戶而逃，我彈一發，汝無完軀矣。赫利笑曰：爾亦何必爲此恫嚇之言？當知天下事變幻無定，今日多風，明日或即化而爲雨。爾前此見窘於我者，可三次。今日乃能窘我，則我今雖見窘於爾，安知異日不轉而窘爾耶？赫利言時，意態凝定，絕無懼色。然以手無寸械，終不敢與亨德抗。又以今日之見擒，實爲別兒所賣。此時別兒肆中，雖已酒客紛至，而此等酒客多爲別兒舊識。於我初無情誼。萬一別兒既受亨德金，復以金賄在座酒客，令合力以助亨德，則我一呼救，非所以自救，實自危也。因不呼，唯靜坐以待。亨德之後舉，意謂偷能多延時刻，則稱拉哈爾一至，吾赫利即可無恙。然此時僅七點半鐘，去夜半尚遠。亨德既得我，決不肯淹滯於此。至夜半而後去，故容色雖靜，心中仍不無惴惴。而亨德之意，則以入肆時自稱竊黨同志，竊黨亦深信之。今若牽此囚子以出，則竊黨必狂駭。駭則合力抗我，我事必敗。爲安全計，不如稍俟。至酒客散後，乃出。因當門而坐。徐問赫利曰：赫利，爾尚有一美麗之同事，今日曾見之否？曰：爾言何指？指加路拉耶？曰：然。舍加路拉外，爾同事多窮奇極醜，誰足以當美麗之名者？赫利曰：爾以美麗稱加路拉，加路拉必甚樂。亨德曰：爾仍未答我問。渠樂與不樂，何預我事？曰：然則如君所言，確於今日見之。彼

固無恙。勿勞罣念也。亨德曰：渠有恙無恙，亦無預我事。赫利曰：既無預爾事，又何爲問之？曰：余苟欲問其目下寄跡所在，諒爾必不肯據實以告。曰：此亦何必告汝？加路拉爲人頗喜朋友，昨夕既覩尊顏，異日終當踵門謁見，決不肯卽此忘懷也。語已，吃吃而笑。亨德曰：渠與戈登達武前此至有情愛，曰：此事必係達武告汝。曰：然。曰：彼既告汝，汝又何必問我？豈以吾不知其事耶？亨德曰：姑勿語此。達武之女密司珊蘭，今尙生否？曰：此加路拉事，吾不知。亨德曰：加路拉作事，豈有不與汝斟酌之理？曰：斟酌與否，初無訂定之規。則平時遇事棘手，亦或從長計議。此等事則加路拉恆獨斷行之，事後亦無告我之必要。因加路拉見我頗具惻隱之心，每有殺人流血之事，恆從中力阻，而事後又往往以阻之之故，致壞黨事。故今已不復與我斟酌，欲殺則竟殺之矣。亨德笑曰：爾誠惻隱哉，恐餓虎之仁慈，尙不足以方汝。赫利曰：爾爲此言，殆尙未能深知吾赫利果爲何如人耳。曰：此亦何用深知？欲深知汝，非爲汝殺，必入汝黨。曰：吾知戈登達武委汝偵查此案，其主旨卽在復得珊蘭，爾謂然否？曰：然。曰：吾苟能以珊蘭歸汝，則如何？曰：汝適言珊蘭生死非汝所知，今又何能以珊蘭歸我？曰：記憶之神，今已告我，以珊蘭尙在，人世我且有權足，以致之令安返家中。曰：能如是於汝，不爲無益。赫利曰：爾能以何物爲交換之品？曰：爾可言爾所欲。曰：吾歸珊蘭，汝卽釋我，復我自由，可乎？亨德曰：爾又作夢矣。試思天下亦有如此便宜事耶？赫利曰：爾欲捕我，以我犯拐劫之罪耳。今歸珊蘭，拐劫之罪已自然消滅，不釋我何耶？亨德曰：倘能以珊蘭見歸，拐劫罪誠可消滅。然珊蘭之姊三人均爲汝害，此殺人之罪，亦能消滅否？赫利曰：爾無證據，何能以殺人之罪寃我？亨德正色曰：爾謂我無證據耶？實告汝，證據已備。汝今日到案，明日卽可判決汝罪。罪既判決，汝赫利必無生理。當知以

一人而謀殺三人。律當絞首。決不以永遠監禁寬汝。令汝乘間而逸。其實亨德此言初不足信。所謂證據已備。亦無非恫嚇之詞。而赫利則聞言大駭。以爲殺人之證據。果備。吾今被拘。卽有莫大之危險。隨乎其後。而前此加路拉力言亨德之可畏者。至此已見諸實事。脫吾不速求掙脫之策。吾卽不能自保其元。然爾拉哈爾不來。吾妙手空空。又何能與亨德抗。思至此。亨德又曰。赫利爾當善自爲計。鐵面之法律不肯留情也。赫利不答。默然可一刻鐘。既乃曰。吾今與汝議價。必若干金始能釋我。亨德笑曰。吾前此見窘於汝。尙不肯受汝賒貨而允汝所求。今日之事。我爲政。顧肯允汝也。赫利曰。吾賄汝。無人知之。曰。吾苟允許。誠無人知之。曰。然則吾以三萬金元爲爾壽。爾當不嫌其菲。亨德曰。數誠不寡。但百倍其數。亦不能買吾人格。曰。吾富力不下於達武。曰。汝富何與吾窮。漢事曰。吾能富汝。曰。汝卽爲金錢界中之拿破崙。發黃金之礮彈以擊我。亦不能強我。溺職曰。爾固執至此。亦太愚矣。曰。吾寧爲愚夫。不願飲爾盜跖之餘瀝。曰。吾前此亦遇偵探。苟以賄買之說進。似其價值甚廉。不若汝之倔强不解事也。曰。此各人之骨格不同耳。無多言。吾輩行矣。赫利曰。行將何適。亨德笑曰。與吾同行。舍適警署外。寧有他處。此時亨德蓋已審度再三。知久處此間。必非上策。不如冒險以出。料酒室中羣竊。未必果有何等抗拒之力。故促赫利速行。赫利聞言大懼。心中猶希稍延時刻。以待爾拉哈爾。因言曰。密司脫亨德。我雖被捕。顧尙思飲。吾二人可更盡一杯否。亨德曰。可。乃喚別兒。別兒至。赫利怒極。血湧如沸。罵之曰。惡賊。汝乃叛我。我必有以謝汝之惠。別兒佯駭曰。朋友。爾何如此。豈我出室之後。爾二人嘗互鬪於此耶。赫利指亨德問曰。爾知此人爲誰。別兒曰。吾已告汝。此爲吾老友。來自芝加哥者。赫利叱曰。爾此時尙欲說謊耶。此卽偵探塞司亨德。別兒木然曰。

吾恐未必。爾言恐不足信。赫利益怒。欲揮拳別兒。顧爲亨德所阻。僅能怒目視之。曰：惡賊。汝竟敢貪金而賣友耶。別兒曰：吾何嘗貪金。特爲亨德所逼耳。赫利曰：此誰信汝。汝不得錢。豈肯如馴狗之樂爲人用。然汝計大左。汝欲得錢。告我可矣。我非不能錢汝者。奈何舍我而黨亨德。亨德曰：別兒。汝可速出取酒。何必在此挨罵。別兒聞言如獄。因遇赦。急啓門出。赫利尙向門咆勃。謂別兒記取。吾必有以報汝。隨顧亨德曰：吾亦有一言告汝。曰：恣言之。曰：爾欲捕我。爲救珊蘭耳。然加拉一聞吾赫利受捕之息耗。五分鐘之內。珊蘭無命矣。亨德曰：此亦何能兼顧。但當視我能力可矣。曰：更有一事。亦不得不預爲汝告。自今以往。汝亨德之性命。亦已在吾金鈎黨掌握之中。殺與不殺。悉視吾黨之慈悲與否。汝當自慎。亨德笑曰：吾爲偵探。祇知盡職。不知有他。性命於我。直不如啤酒一杯之可貴。語至此。別兒將酒入室。言曰：酒來矣。隨聞更有一人大呼曰：吾亦來矣。言後。力推其門。門觸於壁。砰然作巨響。亨德視其人。乃維司那也。

第十九章

亨德曰：爾亦來耶。維司那笑曰：爾能來。吾何爲不能來。又曰：吾覓汝二人久矣。汝行動絕類宵小。事事背我而行。何耶。亨德曰：吾與汝各事所事。初不相謀。進止何必聽命於汝。維司那曰：吾昨日不嘗語汝。謂此人不當捕耶。此言一出。赫利司本自喜脫逃之機會已至。卽靜俟於旁。不語。亦不動。亨德則曰：維司那。爾無干涉我事之權。維司那曰：否。吾欲干涉。則干涉之矣。曰：爾弗當門而立。吾與赫利不能久羈於此。今行矣。毋阻我路。維司那曰：脫不從汝。則奈何。曰：不從我。汝必能自見其結果。曰：爾言結果何指。豈欲捕我比。赫利耶。曰：否。爾未犯罪。何爲見捕。所謂結果。乃欲出槍擊汝。令汝受創。弗復阻吾進行耳。言次。探手於囊。

欲出手槍。而維司那已狂吼一聲。直撲亨德。自胸前力抱之。扼其兩手。令不得動。一二秒鐘後。二人同仆於地。當其糾結不解之時。赫利自思。此時尙不展足而逃。卽無異自殺。因啓門出。出時。別兒伸手阻之。赫利疾出其巨靈之掌。披別兒頰。別兒不敢更阻。赫利遂揚長自酒室出大門。至街頭僱一馬車。飛駛而去。當赫利登車時。室中亨德維司那二人。猶互扭不解。就地上各逞其技擊之術。以相格。別兒則立於門次。爲旁觀之客。噤口結舌。不知此多髯客何以突如其來。與亨德相抗。心中尤惴惴於亨德所許七千金。以爲赫利既去。吾銀行中之支票。亦不翼飛矣。二人相格可五分鐘。武技各不相下。然維司那年事已增。中氣不敵亨德。卽釋手曰。密司脫亨德。止吾二人所爭之目的物。今已逃脫。則吾二人卽可止爭。爲和平之談判。亨德諾。相與釋手而起。然一手猶插衣袋中。似欲出手槍擊維司那。維司那笑曰。爾苟以爲擊我便趣擊之。我弗逃也。亨德自思。昨夕吾爲赫利所窘。非此人。吾必無幸。此人救我。而我乃出槍擊之不義。且我所以欲擊之者。恐其阻我進行。而任赫利脫逃耳。今赫利已逃。擊之亦復何補。乃出其袋中之手。言曰。密司脫維司那。吾不復擊汝。汝可出手與吾握之。維司那如言。與亨德握手。且曰。吾今句語未及發。別兒卽進問亨德曰。此人爲誰。亨德曰。此紳士乃吾友。爾可外出。吾欲與吾友作密談也。別兒長嘆曰。密司脫亨德。吾料吾七千金。已爲此紳士無形打消矣。亨德曰。速閉汝口。且速出。囂囂何爲者。別兒曰。吾恐赫利一入其巢穴。將來不能更捕其人矣。亨德怒曰。吾命汝外出。汝肯出否。別兒不敢復聲。側目視亨德。有頃。卽徐搖其首。啓門自出。亨德乃取門栓。門維司那笑曰。汝栓門。殆欲幽我於此耶。亨德曰。此亦未必。但吾以律法捕此殺人之犯。而爾乃助其兔脫。吾苟以幽汝爲當。幽之。亦不能視爲犯罪也。維司那曰。此

第

八

集

誠然。但吾亦迫而出此。曰：誰迫汝？曰：汝欲迫我爲背誓之人耳。亨德曰：此言絕無意識。曰：吾於十年前卽立誓手刃此人。今茲不遠三千英里而來。亦正爲手刃二字之故。倘以赫利死於法律之下。吾仇卽復。則世間苟有天理。以赫利其人何患其不有引頸就戮之一日。吾何設誓爲？亨德曰：君踐誓後。更將何圖？曰：踐誓之後。汝可捕我以殺人之罪。置吾於死。繼曰：吾仇一復。則吾事已了。恐於汝捕我之前。我已引槍自殊矣。亨德曰：吾謂汝心疾已深。腦筋已失其持平之力。否則既有國法爲汝復仇。汝又何必舍身以殉法。維司那笑曰：爾嘗與范理安相見否？亨德曰：見之。然僅一次。曰：倘再與相見。可一問吾維司那果罹心疾與否。亨德曰：然則范理安言。有一人願於暗中助我探案者。殆卽君耶？曰：然。曰：君雖助我。然必欲手刃赫利。其事實類癩發。以范理安之美慧。吾料其決不與聞此事。曰：渠盡知之。曰：雖知之。亦頗贊成汝志否。維司那曰：渠於赫利亦有殺兄之仇。然頗願赫利就戮於國法。不以吾個人之裁判爲當也。亨德曰：此則頗近人情。如汝神經贅亂矣。維司那曰：吾於此事。凡屬相識。無不斥我爲神經贅亂。然吾自壯至老。三十年中頗具薄譽。內伐打一帶。誠與不識。莫不稱我爲俠士。今以老而多髯。則改稱髯俠。試問神經贅亂者。亦能獵得俠士之譽耶？言次狂笑。容色甚歡。而兩目精光耿耿。尤不類神經贅亂。亨德曰：君能以赫利結怨於君之事見告否？此言一出。維司那歡容立斂。狀如寒月皎潔。忽有黑雲蔽之。咽鳴言曰：吾一生幸福。多爲赫利司本一人破壞。無餘也。亨德曰：爾當爲吾道其詳盡。維司那曰：否。吾今日心緒不寧。不能詳道其事。君苟必欲聞此。請俟異日。又曰：萬一不幸。吾未及以此事語君。而吾身已脫此世界。君但問諸范理安可矣。亨德曰：此間殊悶。可出就酒室中小坐。乃啓門栓。與維司那同出。出則酒室中飲者已散。燈光中但

見別兒及其傭保。各以抹布擦拭案頭餘瀝。蓋此時夜已半闌。向之飲於此者。已於既醉且飽之後。分道揚鏢。顯其身手去矣。二人至酒室。擇一桌坐之。呼酒。別兒以酒至。憤憤然謂亨德曰。吾甚爲君羞。亨德曰。何以故。曰。君自知之。亨德怒曰。吾不知。爾有話可說。且當稍具靈魂。苟出無禮之言。吾掌動而爾頰發。聲必清脆。可聽也。別兒曰。吾決不敢無禮。吾但問君。何以既捕赫利。又復釋之耳。曰。吾得之。吾釋之。于汝底事。別兒曰。吾七千金元。又如何。曰。爾卽不能全得。入爾囊者。數已不薄矣。曰。吾願全得之。且必全得之。始合於理。亨德問何故。別兒曰。吾先問君。赫利之走脫。吾別兒當任其咎否。曰。否。不與汝事。曰。既如是。則吾職已盡。吾應得之七千金。卽不當短缺。亨德曰。然。此事可於明日議之。吾既許君於前。決不靳嗇於後。別兒曰。此事而外。尙有一事。吾亦頗自危懼。蓋吾既黨汝。爾拉哈爾一聞其事。必立卽佈告同黨。亨德曰。爾懼同黨之不來飲汝酒耶。曰。然。使君能如約。以七千金與我。則同黨不飲我酒。我亦毋懼。所懼者。自茲以往。我命恐難倖保耳。亨德曰。吾恐未必危險至此。曰。吾設肆已十年。深知黨中處置賣黨之人。手段極辣。望君拯我於阨。弗以兒戲視之。又曰。吾今處於萬刃之穴。君實致之。望君速以慈悲之鈎。鈎我於穴外。語時。聲音微顫。似頗酸楚。而此時遠寺鐘聲。適鐺鐺鳴十二下。似與別兒求拯之詞相應。答。亨德曰。汝可自壯其膽。凡黨我之人。大都有利而無患。別兒曰。雖通例如是。吾恐吾別兒終不免爲例外之第一人。亨德未及答。門聲砉然。爾拉哈爾已一闖而入。引首四顧。不見赫利。則向別兒曰。納爾遜。吾友何在。曰。一點鐘前。固在此也。爾拉哈爾曰。吾問其此時何在耳。別兒冷笑曰。此則誰知。爾拉哈爾見其無禮。叱曰。爾設肆賣酒。敢如是慢客耶。別兒曰。吾何嘗慢客。但貴友何往。實非所知耳。曰。然則吾既留言約彼。言夜半必來。

渠又何以忽爾他去。別兒曰：此亦非吾所知。吾但見其來此之後約半點鐘。飲酒二杯。即大有不耐久候之狀。旋即掀杯自去。未嘗以所往告我也。拑拉哈爾乃歎曰：渠既不能久待。諒亦必爲要事所迫。然而絕妙機會。卽此坐失之矣。別兒速以酒來。潤我枯肋。別兒未及答。亨德起立曰：酒來矣。語未畢。旣一躍至。拑拉哈爾前。力撞其胸。使仰仆於地。然後依處置赫利之法。坐其胸而扼其喉。逼令交出手槍。始釋手。令起。拑拉哈爾旣起。怒極。咆哮向亨德曰：爾欲何爲。亨德曰：欲以美酒潤君枯肋耳。拑拉哈爾乘亨德語時。側出一拳撲亨德。而亨德眼疾。一躍避至。拑拉哈爾後。卽自後揮拳痛擊。拑拉哈爾耳後神經滙集處。拑拉哈爾痛甚。復仆於地。亨德乃且笑且出手槍擬其腦。言曰：爾可起立。移椅坐之。吾當出錢買酒爲爾壓驚。但爾當不復思撲。果欲撲者。汝手未動。吾槍彈已脫腔而出矣。於是拑拉哈爾不敢復動。如亨德言。取一椅坐之。別兒則垂手旁立。吃吃作醜笑。拑拉哈爾問曰：別兒。吾與汝老友。汝奈何不助我而反笑。別兒曰：爾前此之虛夢與矜負。今已脫離汝身矣。拑拉哈爾聞言大奇。知別兒已不復黨已。然自信身爲別兒店中最老之酒客。於同黨中勢力亦最巨。今別兒棄我而他黨。其所黨者。度必勢力更巨於我。而與別兒之交情亦更厚於我之一人。則此人果何人耶。因問亨德曰：朋友。爾何人。曰：吾爲急欲見汝。而汝極不欲見我之人。曰：吾與汝路人耳。爾何爲急欲見我。我又何以極不欲見爾。亨德曰：吾與汝乃舊識。非路人也。拑拉哈爾曰：吾與汝前此未嘗謀面。卽吾兩目悉瞽。亦不能妄認汝爲舊識。亨德曰：爾必識我。數日之前。爾尙於暗陬中與我相遇於第八街也。曰：然則爾果何人。亨德去其假鬚曰：吾塞司亨德也。拑拉哈爾見亨德。駭極而顫。期期言曰：爾卽亨德也。言次。引目視門。似欲乘間而遁。亨德知其意。更以手槍逼。

之曰動一步者。汝立死矣。猗拉哈爾自審不能即逃。則顧謂別兒曰。納爾遜。吾今乃落汝陷阱。汝好。汝好。竟敢爲警察中人作眼線耶。別兒曰。吾初未嘗以吾黨祕密告諸警察。猗拉哈爾大怒。指亨德曰。汝苟不欲。隨警犬以食其餘矢。此警犬又胡爲乎來。別兒平時頗畏猗拉哈爾。此時見其已受制於亨德。即不復畏之。抗聲言曰。吾欲取汝腦髓下酒久矣。汝今復有何能。敢與吾抗。猗拉哈爾揮拳擊桌。大罵吾當打汝。叛黨之禽獸。因一躍起。欲撲別兒。亨德急以槍阻之。曰。有吾亨德在。尙容汝肆其獸性耶。猗拉哈爾見懾於槍。又復投身椅中而坐。喘息言曰。別兒。吾亦疑汝久矣。別兒笑曰。既疑我。何不先發制我。乃遲之又久。致反爲我制。甚不智也。此時別兒心中。但有串7000之五個字碼。起落上下迴環不息。前此同黨之誼。已悉爲黃金之氣。摩蕩盡淨。故不惜於亨德之前。痛罵猗拉哈爾。以取媚意。謂吾媚之愈力。則吾七千金之來愈穩。妥可恃也。然亨德則頗厭其囂瑣。叱之曰。止。此無謂之言。言之何益。旋謂猗拉哈爾曰。今當告罪於君。請君速以兩手授我矣。猗拉哈爾曰。欲械我耶。曰。然。此例行故事。君固知之甚悉也。猗拉哈爾心知不能抗拒。即出手任亨德械之。械已。猗拉哈爾切齒語別兒曰。納爾遜。汝其記取。吾今日大受汝惠。異日有問。必以複利息奉還也。別兒曰。速閉汝口。多吠之。狗何能嚙人。猗拉哈爾益怒。面上紫筋暴漲。蜷曲如蚪。言曰。吾於數日之內。不令汝口永閉者。吾猗拉哈爾直鼠子之不若矣。此時維司那已飲酒三巨觥。微有醉意。乃出資付傭保。離座起。至猗拉哈爾坐處。熟視其面。拍掌笑曰。不圖時越十有五年。復於紐約與汝相遇。想故態復萌矣。隨問亨德曰。密司脫亨德。此子所犯何罪。亨德曰。非盜劫。即殺人。或且兼而有之。吾不難於一二日中。證明其罪狀也。猗拉哈爾聞亨德將證其殺人之罪。大駭。面色盡白。唇亦白。顫

聲言曰。吾實未嘗殺人。密司脫亨德。望君勿以入人於殺人之罪爲兒戲。亨德曰。是是非非。要當以證據之充足與否爲斷。吾亨德豈妄陷無辜者耶。維司那曰。十五年前。吾游薩克拉孟托。適此人與同黨謀。欲劫殺當地一財主而取其財。事未成。爲吾所覺。吾嘗擒此人而痛毆之。驅之出境。令終身不得再至薩克拉孟托一步。今此人技術大進。竟敢作祟於此。洵出吾意料之外矣。猗拉哈爾呼曰。先生幸勿冤我。我實生長紐約。前此未嘗一履薩克拉孟托。維司那笑曰。爾可自視其背。翹骨之下。尙有吾維司那之拳印否。然今日之事。與吾不涉。吾亦不必引證前事。以實汝罪。汝可無懼。回顧亨德曰。爾亦欲捕我否。亨德曰。爾未犯罪。且爲救我之人。我何能率爾捕汝。但汝立意太左。吾願以至誠之心。阻君所圖。君達人尙宜熟計前後。勿逞一時之意氣。果君執迷不悟。不肯假手於法律。而以犯法爲快。則犯法之後。吾唯勉盡吾責。不能更論私交矣。維司那且笑且出手與亨德握之曰。君誠吾友。沮我甚當。苟係他事。吾無不樂從。吾友之言。此事則爲吾十年來夢寐不忘之冤憤。決非一時意氣。君言能聽與否。尙待斟酌也。言已。發聲大笑。與亨德爲一點首之禮。卽推門自出。亨德顧謂猗拉哈爾曰。吾輩亦行矣。因以一手掣其臂。相與出門。出門後。亨德見邱里街行人稀少。又爲匪黨出沒之地。雖酒店與警署相去不過半英里。終不得不防匪黨之劫取罪犯。乃握槍於手。以爲戒備。行時。猗拉哈爾聞亨德將科以殺人之罪。心中頗自危懼。言曰。密司脫亨德。我實未犯殺人之罪。君不當冤我。亨德曰。審判時。吾有口以證汝之罪。汝亦有口以自辯。判決之書。固非吾亨德所能簽字也。且爾言未犯殺人之罪。前日度姆斯街酒店中之事。爾已忘之否。曰。未忘。然爾時吾已爛醉。且擊君令暈者。非我也。曰。暈我之後。置我於地窖。欲令毒鼠嚙我至死。汝亦與聞其事否。曰。

否。此赫利所爲。與我無預。曰。誰信汝誑。曰。此非誑。君苟問諸赫利。赫利亦必自承。亨德曰。微論赫利自承與否。電氣之椅。已爲汝預備矣。矜拉哈爾曰。豈卽此一事。於法律上。已當坐電氣之椅以死耶。亨德曰。汝罪甚多。何止此事。彼愛立司之慘殺。珊蘭之被劫。赫利司本已明供汝亦預聞其事矣。汝雖狡。亦已無抵賴之餘地。言至此。矜拉哈爾益駭。顏色慘白如鬼。顛聲問曰。豈赫利司本已受捕耶。亨德曰。渠受捕與否。汝何必問之。

第二十章

抵警署。矜拉哈爾瑟縮不動。視一點鐘前之咆勃獍獍。幾如判若二人。亨德與當值警長小語數分鐘。訖卽高聲曰。警長。請君幽禁此人於別室。勿令與赫利司本若加路拉相見。見則渠等互相斟酌口供。至審判時。必愈形棘手。且當令一警察。終夜荷槍嚴守之。勿令乘間兔脫。當知此輩犯罪專家。視牢獄爲傳舍。警署中之拘留處。固不難任意外出也。警長諾。卽命一人挾矜拉哈爾去。亨德亦辭警長出。甫至門。卽有一警察自後至。言曰。矜拉哈爾欲與君語。君能往拘禁之處視之否。亨德曰。能。因復入警署。至拘禁處。隔鐵柵與矜拉哈爾語。問曰。爾有何言。趣言之。曰。赫利司本與加路拉。今已受捕否。曰。捕矣。曰。拘禁何處。曰。此非汝所能問。曰。吾乃甚喜渠等之受捕。亨德訝曰。渠等乃汝同黨。汝悲其受捕之不暇。何喜爲。矜拉哈爾曰。使吾不與渠等相識。亦何至拘禁於此。曰。汝爲劇賊。卽不與此輩聯絡。吾亦決不汝恕。曰。此誠然。但受捕未必如是之速。卽受捕。亦必不能以殺人之罪科我也。亨德曰。爾何以能與二人相識。曰。美屈來赫克爲之介紹。曰。赫克嘗語我。汝與鐵伯康。將合劫達武銀行。信否。曰。信。然僅籌議其事。初無成說。亨德曰。

爾尙謂無成說耶。恐吾捕汝稍遲。明日晨報中。卽遍刊達武銀行被劫之消息矣。爾拉哈爾無語。亨德復曰。此未成之罪。可不必論。今但問汝。謀斃愛立司之事。汝亦與聞否。爾拉哈爾熟視亨德。可一分鐘。乃曰。



哈爾苟能直供。則赫利若加拉。一旦被捕。卽不難以爾拉哈爾之言實其罪。因曰。然則出刃殺愛立司者。果係何人。曰。加拉耳。曰。汝與加拉外。復有何人目覩其事。曰。僅一赫利司本。亨德曰。達武宅中門

按諸國法。殺人者論抵。不知從犯亦當論抵否。曰。此當以罪情輕重爲斷。雖不論抵。而監禁之期。可自終身遞降。而至三月。至無定也。曰。汝能決其必不論死否。曰。吾雖不能簽字爲證。然歷稽成案。通例固如是也。爾拉哈爾曰。然則吾可據實語君。吾於謀殺愛立司之案。實爲從犯。亨德曰。旣爲從犯。愛立司被戕。汝必目覩其事。爾拉哈爾曰。然字一出。亨德乃大喜。以爲爾拉

禁甚嚴。爾輩以何法入室。曰：吾有如意鑰。向之用以啓銀行之門者。今以啓達武氏之門。固甚易也。曰：殺愛立司後。汝等復遍扃其門而出耶。曰：然。此係赫利司本之意。謂非如是。不足令達武震於吾黨之神技。而驚駭亡魂也。亨德曰：事後爾得幾許酬勞。曰：二千金元。曰：二千金元。數亦甚少。汝長於祛篋之技。何地何時。不能得此茈茈之數。胡必助人殺人。而自陷於重罪耶。曰：我今已自咎其愚。甚悔當時之失計。曰：劫取珊蘭之事。與聞者共有幾人。曰：吾與赫克及加路拉。鐵伯康四人。然赫克膽弱。未敢入室。僅於屋外望守而已。亨德曰：赫克之意。以爲既劫珊蘭。即能據爲妻小。否。曰：然。不特渠作如是想。即赫利司本亦明許之。否則渠又何苦奔走於吾黨之間耶。曰：爾於此事得酬幾許。曰：五百金。曰：赫克得幾許。曰：更少於我。僅二百金耳。亨德曰：等是同謀。何子多而赫克少。曰：赫克之意。在乎得妻。不在錢也。曰：吾知赫克近來景况亦復不佳。何以得妻之外。便不思錢。曰：彼將求其大欲耳。達武銀行中儲藏現金之地。惟赫克知之。果今日之事。不敗於君手。按照吾黨原約。赫克當獨得所得之數十之三。餘數乃能歸我。與鐵伯康。赫利司本。加路拉三人均分也。曰：赫克已於數日前爲我所捕。且見創於汝。今尙臥病醫院中。吾謂爾等今日之事。即成。亦未必能依照原約。以所得十分之三與之矣。爾拉哈爾曰：然。吾言特最初之成約。後因赫克曾以吾黨祕告汝。已奪其意想中之妻。且除其同志之名。而以敵視之矣。曰：爾自與赫利相識。所得不過二千五百金。而議其罪名。已當終身幽禁。爾於同輩中。向負多智之名。今若此。智耶。愚耶。曰：人苦不能預知禍福耳。早知今日。即二萬五千金。亦不能動我也。曰：爾知珊蘭幽禁之地否。曰：不知。吾僅於劫取之夕見之。後此未嘗相面。曰：吾聞赫利自言。已置此女郎於死地。爾知之否。爾拉哈爾訝曰：否。吾未之聞。此言必不

足信。赫利苟殺珊蘭。萬無不告我之理。曰。吾尙聞手刃珊蘭者。乃汝之老友鐵伯康。辯拉哈爾曰。此更妄。鐵伯康。萬無殺人之理。豈赫利素性嗜殺之人。既得珊蘭。反不能操刃殺之。而必欲假手於向不嗜殺之鐵伯康耶。曰。赫利寓所。爾知之否。曰。不知。吾與彼相遇。均在納爾遜酒店。彼於吾與鐵伯康赫克三人。信任之力。初不甚堅。特以昧於紐約風土。故出錢招吾三人爲助。又恐寓中祕密。爲吾儕所窺。故有事斟酌。恒假座納爾遜酒店。不令吾儕至。寓曰。既不令汝等本人至。何以鐵伯康所荐黑僕史密司。反能容之。豈不虞其窺伺爾等祕密耶。曰。以其爲蚩蚩之黑耳。苟以白人。往必非赫利所喜。君不見金鈎黨中。近來除雌雄兩白。而外。黨徒幾無一不黑耶。此卽赫利富於閱歷處。蓋白人入黨。既久。往往叛黨。而自立門戶。卒成本黨之勁敵。反不如黑奴之易於駕馭。故白人入黨。反難於黑人。非懷有奇才異能。爲黨主所信任。黨主必不肯以金鈎予之也。亨德曰。爾今日所言。至對簿時。尙欲反汗否。曰。否。吾惟據實言之。罪狀已著。反汗何益。曰。汝雖不願反汗。吾則甚爲汝危。赫利爲人。頗雄辯多詐。吾料其受審時。必自居從犯。而以主犯誣汝。汝苟照實直供。則腳踏實地。猶不至落其圈套。倘思狡賴。則口供中。微露破綻。赫利之舌劍。卽乘隙而刺矣。辯拉哈爾曰。然。吾必謹如君言。亨德乃點首曰。如此甚善。明日有暇。當再來視汝。亨德既去。辯拉哈爾就地板上臥。輾側不能成寐。偶一合眼。卽見電氣椅及牢獄之高垣。現於面前。又如巨鍊加身。服囚子之衣。雜衆囚中作苦。而當此之時。紐約全市。有一人安睡。最樂者。則納爾遜酒店之主人。別兒是也。別兒見亨德既捕辯拉哈爾。心中大樂。以爲吾卽賣黨。而所懼者。但有辯拉哈爾一人。今此人已受法律之拘束。卽同黨中盡聞其事。不復來飲吾酒。吾有七千金在。又何懼。乃命傭保閉店門。出一金圓獎之。謂

今日汝主人交得好。運汝傭保亦當畧沾餘潤也。傭保謝主人竟伸欠者。再即自取一燈。至酒室後。扶梯之下。蒙首而臥。別兒則仍留酒室之中。至架頭取白蘭地之醇美者。滿注三杯飲之。飲既。微有醉意。即盡滅室中燈。而自擎其一。登樓。出鑰啓臥室而入。既入。又自內扇之。然後置燈於案。取懷間巨捲之紙幣。得自亨德者。及一日賣酒所得。藏諸榻旁一小鐵箱中。嚴鎖之。更自抽屜中取一手槍。置枕下。自言曰。脫盜賊來。吾手槍不慈悲也。部置既竟。始低捲其燈。易寢衣而睡。睡後。腦思大動。自念吾今已爲大偵探亨德之友。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當勉爲善人。勿復與竊黨伍。又念明日之晨。亨德苟如約。以七千金與我。我乃大費斟酌。直不知如何使用。而後當其存諸銀行乎。則銀行息薄。其仍設酒肆。而大張其業乎。則當爐賣酒。究屬賤業。其改營旅館之業。而兼設餐館乎。則此七千金之數。又似嫌其少。思之再三。終不得一妥當之解決。而胃中酒性徐發。全體乃溫適異常。不知不覺之間。已朦朧入夢。夢境如何。別兒固未爲著書者道。然以著書者武斷言之。必美滿愉快。如玫瑰花之著露而開也。睡可一點鐘。忽受驚而醒。拭目起坐。則兩足已爲一巨繩緊縛。案頭石油之燈。就睡時低捲者。此時亦已光明如晝。似有人於其睡後捲之。然四顧不見一人。熟察情況。歷歷與平時無二。又不類夢境。自念有人與吾惡劇也。則吾室門嚴扃如故。蚊蚋亦未由飛入。且吾樓下所居。僅有一傭保。而樓上鄰室。則居一意大利人。素與吾不通往還。決不至深夜入室。與吾惡劇。念至此。忽見一人影。徐徐自牀下出。視之非他人。即金鈎黨之首領赫利司本也。別兒駭極欲號。赫利司則展顏微笑。徐徐就榻邊坐之。言曰。朋友。吾料汝今宵作得佳夢也。別兒知其來意非善。急探手枕下。取手槍。而手槍已杳。一時皇急無主。顫聲言曰。密司脫赫利司本。爾來此何圖。赫

利曰。吾與爾朋友也。朋友過從。亦屬常事。奈何察爾形狀。頗似不願見我。豈我嘗開罪於君耶。別兒曰。爾何所自而入室。曰。自門入耳。爾謂我從煙突中。或狗竇中來耶。曰。門已鎖。爾何能入。曰。門雖鎖。以急欲叩君。晚安。故不得不稍費心力。啓之耳。曰。吾不知爾深夜來此。果將何圖。曰。吾欲與汝作瑣談。初無所事。爾拉哈爾被捕之事。爾必知之。曰。知之。然爾又從何處得此消息者。赫利曰。吾於暗陬中。目覩亨德拘拉哈爾。以去耳。惜吾手中無槍。否則今日之夕。紐約少一名探矣。曰。爾拉哈爾之受捕。吾實未嘗協助亨德。君如不信。可自就爾拉哈爾問之。赫利笑曰。吾能至警署中間之耶。別兒不答。伸縮兩足。意欲自脫其縛。然繩巨而縛緊。掙扎再三。終不能脫。赫利見之。笑曰。爾何必枉費足力。縛苟能脫。亦不縛矣。別兒曰。然則爾縛我何爲。曰。吾恐汝一足踢吾至樓下去耳。曰。吾足力無此雄健。曰。雄健甚。三點鐘前。吾險些兒爲汝踢上纒首臺去也。別兒曰。爾能釋吾之縛否。曰。能。吾必釋汝之後。乃離此室。別兒聞其自言離室。心中頓生希望。以爲此人能立卽離室者。吾得撫枕更尋餘夢矣。顧赫利仍默坐不去。別兒遂不得不慄慄危懼。問曰。朋友。吾願汝不以惡感向我。曰。吾與汝初無惡感。曰。吾恐汝於亨德捕汝之事。於我終不能無所介。介。赫利曰。吾甚信汝。汝既自言未嘗賣黨。吾又何介介爲。但有一事。吾甚不解。爾既未受亨德之賄。又何以引爲知己。延入密室中談話。曰。渠來時。自稱芝加哥人。且言與吾老友買克地來相識。道其近況甚詳。吾以老友之故。亦友視之。初不料其爲偵探之假裝也。赫利曰。此子假裝之技。已臻絕頂。不特汝爲所欺。卽吾與相見多次者。亦於十五分鐘之內。未能相識。想紐約市中。敢入汝酒店者。唯此人。敢與吾赫利爲敵者。亦唯有此人而已。然汝既未受亨德賄。彼虬髯之客。既來。吾欲乘間脫走之時。爾出手攔我何耶。

別兒不知所答。停頓良久。始曰。吾亦不自知其故。想係一時神經麻亂。乃有此無意識之舉動耳。赫利曰。爾既不能明答吾問。吾亦不必窮詰去矣。爾可出手與吾相握爲別。吾今破君清夢。甚自歉也。別兒見其將去。樂甚。卽出手與赫利握之。自念人言赫利陰惡如鬼。卽今觀之。其技實遠出猗拉哈爾下。不意兩手甫接。赫利突用力扼別兒之手。令其上肘適當於喉。喉既受壓。別兒乃不能聲。赫利遂以左手探囊。出匕首力刺其胸。不五分鐘。別兒死矣。想其魂魄必猶戀戀於亨德之七千金也。別兒既死。赫利納七首於懷。自言曰。吾有諾必踐。今當爲其解縛矣。因解其縛。擲繩牀下。出如意鑰。發扃而出。出後。扃之如故。其前此謀殺達武三女手段秩序大致與此相同。不同者。彼則乘其睡而斃之。此則於醒時宣其罪狀而斃之耳。

第三十一章

自後三日。中亨德四出偵密。不得赫利及加路拉二人之跡耗。而別兒納爾遜之慘死。則報紙中咸載之。然議論紛雜。莫衷一是。有謂納爾遜本非善類。其慘死必爲同黨所仇殺。有謂肆中所僱傭保。利主人之多錢。乃起殺意。然別兒小鐵箱中之巨捲紙幣。既未嘗稍動。而傭保亦矢天誓日。謂吾苟貪財害命。必乘夜逃矣。胡必束手待捕。察其狀。頗不似兇手。然以嫌疑所在。不得不捕。卽鄰室之意大利人。亦爲連累。此時亨德雖心知其故。然以此爲案中之案。母案一破。子案亦無不立破。故但注意於雌雄兩鬼之踪跡。而置別兒之事於不問。而兩鬼亦知末日將屆。頗自藏斂。不復如前此之白晝四出。於中雄鬼尤甚。非夜半之後。不敢偶離巢穴。且非有要務。卽第四十街之冷僻。亦不敢偶爾涉足。至別兒被戕後之第四日。下午加路拉已外出。赫利命塞木耳及諸黑奴持棒嚴守門戶。自入臥室小寐。合眼未幾。恍聞室外有相格聲。

繼以銳呼聲及頽然倒地聲。正欲辨其聲所從出。卽有一人破扉而入。大呼曰。赫利。我來收拾汝矣。赫利驚起視之。乃奧肅維司那。因呼曰。吾黑奴何在。乃令外人直入我室。維司那曰。汝謂黑奴足恃耶。此輩蠢豕。卽傾阿非利加全洲大舉而來。吾亦不難一一提而擲之。又曰。赫利勿動。爾處決之期已至。不動尙可。多活數分鐘。動則地獄之門一秒鐘之內。卽爲汝開矣。赫利曰。豈吾處決之期已至耶。曰。然。十年前之昨日。吾向一將死之婦立誓。爾知此婦爲誰。曰。吾烏能知之。維司那罵曰。惡賊。爾尙僞爲不知耶。今告汝。渠卽吾妻。爾始亂而終棄之。呼之爲癡愷德者。爾知之否。赫利不答。維司那又曰。此十日中午。吾脫汝偵探之手者。前後二次。爾知吾用意何在。曰。不知。此卽吾欲自行裁判。不願假手於法律耳。赫利曰。誰授汝以裁判之權。維司那曰。上帝授我。汝凌褻上帝已久。殺汝。乃稱上帝好生之懷。赫利曰。爾於加路拉如何。曰。此雌鬼自有法律治之。吾何能一一兼顧。曰。汝妻隨吾而遁。豈吾一人之過。維司那曰。汝尙欲強辯耶。不有汝誘。渠何能遁。卽不論此。爾旣誘之於前。又何棄之於後。令其備受酸苦。發狂以死。唉。赫利司本。吾待汝十年矣。幸而未於今日之前死。乃能於此時此地與爾相見。赫利曰。爾必欲殺我耶。維司那笑曰。此何待言。吾自二十至今。一生但有救人之命。未嘗傷人一膚一髮。今則必欲殺人矣。赫利曰。此亦可言出。彈丸已隨聲而至。維司那急避之。而彈已著耳。鮮血被面。赫利欲舉槍更發。維司那飛一足踢其手。槍墜於地。於是二人徒手相格。拳足互用。歷十五分鐘。赫利力竭仆地。維司那騰身坐其腰上。以手兩叉其喉。曰。赫利。吾容汝一分鐘之思索。汝可告我一生共殺幾人。此時赫利自知希望已絕。據實言曰。吾手刃者三十人。并別兒則三十九耳。維司那曰。然則吾當爲此三十九人一雪公憤。卽出所攜利七首。刺赫利面部。

及胸部凡三十九數。已乃以匕首刺其心坎而力捲之。曰：此則報吾私仇。爲吾愷德雪憤也。方赫利受此三十九刃時，身上每著一刃，目中卽似有一受害者張吻而笑。又似有男女老少三十九人齊向維司那作膜拜狀。而維司那心中則似見愷德出手招倩影亭亭，雙睛含笑，不啻當年花下定婚之候也。赫利既殊，維司那一躍起，仰首呼曰：上帝吾殺此一人，可告無罪於世界也。又曰：愷德汝仇已復，吾今隨汝來矣。乃俯拾地上手槍，向腦擊之，砰然一聲，腦漿四裂。此慷慨激昂之鬚俠，遂與赫利司本同歸於盡。是日爲禮拜六，銀行中下午例必休業。格雷司休業後無所事事，往謁亨德。言主人日來憔悴殊甚，苟十日之內，先生尙不能以珊蘭返，恐父女不能相見矣。亨德曰：此誠吾過。然日來正苦不得匪黨巢穴所在，一旦得之，珊蘭必能立返。又曰：爾與赫克前此朋比爲奸，自此以往，尙思一逞故技否？格雷司曰：前此作弊，吾實未嘗同謀。特赫克恐吾告密其事於行主，故略出所得以塞我口。我以其可供買煙沽酒之資，亦遂安之。自赫克罷職，我於薪水而外，實未嘗妄用行中一錢。且身爲書記，行中所經手者，但有紙筆簿籍，現金之出入，唯櫃掌始能司之。吾非櫃掌，何能染指及此？亨德曰：此甚善。少年人安分守己，循直路而行，人或薄汝。天必不薄汝。心中倘有不正之念，赫克卽汝前車之鑑矣。又曰：吾聞汝頗愛珊蘭，倘能懺悔前非，三年之內，不有過失者，吾可爲汝言於行主。珊蘭卽不患不爲汝有也。曰：甚謝君意。前此赫克竊錢，以事小故未告行主。後於酒肆中聞其將有大舉，所以必欲堅詰之者，亦欲預白其事於行主，使有所防衛，以爲吾懺悔前非之第一步耳。言至此，案頭電話之鈴鏘然鳴。亨德取話筒聽之，聞一女子之聲曰：君爲密司脫塞司亨德否？曰：然。爾何人？曰：我尼達范理安也。曰：爾今在何處？曰：此可不必問。曰：然則爾以電話來將

以何事見教。曰將助汝成功。加路拉及其黨徒。今在柏樂密史街之李脫術第十五號小屋內。可速往擒之。但當與警察同往。否則黑奴之毒棒。當慎防也。亨德曰。謝君見告。不知赫利司本亦在彼處否。曰。想其屍必在彼處。亨德訝曰。彼已死耶。曰。然。曰。死之者誰。曰。奧肅維司那耳。曰。然則維司那何在。已脫走耶。曰。此豈脫走之人。一點鐘內。爾自知之。又曰。吾今大仇已復。助君者亦已畢。遠行之期。即在目前。後此雲水蒼茫。恐不復相見矣。語已。鈴動聲絕。亨德回語格雷司曰。爾苟欲見好於珊蘭者。機會至矣。此行可以同往。格雷司大喜。立隨亨德出門。僱車至警署。邀警官一。警察四。別僱一車。飛馳至柏樂密史街李脫術。覓十五號小屋。而令兩警察分守其前後兩門。亨德及警官等五人。則由前門整械而入。遇黑奴。則脅之以槍而梏之。凡梏五黑奴。門內始通行無阻。於中塞木爾一人。梏之尤易。蓋當維司那入門時。此人抵禦最力。維司那怒力叩其腦。至今猶昏暈於地也。已而入室。見兩屍倒地。加路拉方伏赫利之屍而哭。身御出門之衣。出門時。手中所提小篋。亦委棄於地。蓋抵家未幾也。加路拉見亨德率警察一闖入。駭極。仰首呼曰。天乎。吾黨敗矣。又曰。吾不圖吾黨乃竟敗於此惡婢之手。語已。起立。謂亨德曰。我今不復抗汝。汝可械我去也。亨德以手拷拷加路拉。竟搜其屋。得珊蘭於一小室中。即命格雷司僱車。載珊蘭先歸。已則與警官等合押羣犯至警署。中途警官言曰。今日之事。可稱滿載而歸矣。加路拉怒曰。此非汝功。汝雖可得獎金。而沾沾自喜。得勿防人竊笑耶。亨德曰。汝適言汝黨乃竟敗於惡婢之手。敢問惡婢何指。指珊蘭耶。曰。否。珊蘭何能敗吾黨事。所謂惡婢者。尼達范理安耳。亨德問范理安何能害汝。加路拉曰。自矜拉哈爾被捕。赫利爲汝所窘。吾黨卽惴惴不安。以爲紐約不可久居。而范理安乃乘間而入。今晨作函告我曰。赫利

見。窘。於。偵。探。而。維。司。那。冒。死。救。之。果。維。司。那。必。欲。甘。心。於。赫。利。亦。何。必。出。此。既。出。此。其。意。固。別。有。所。在。也。君。來。吾。當。與。君。熟。計。其。事。而。有。以。溝。通。之。大。約。君。黨。能。出。金。五。十。萬。則。不。特。維。司。那。明。日。卽。襍。被。他。行。彼。偵。探。亨。德。亦。不。復。與。君。黨。爲。難。達。武。銀。行。之。金。庫。可。一。聽。君。黨。自。由。處。置。矣。吾。得。書。大。喜。以。爲。去。此。五。十。萬。而。仍。能。取。之。於。達。武。銀。行。亦。猶。藏。諸。外。府。耳。乃。於。下。午。往。署。一。五。十。萬。之。支。票。與。之。初。不。料。其。卽。此。調。我。離。家。令。維。司。那。得。肆。其。殘。殺。而。更。令。君。捕。我。於。返。家。之。後。也。亨。德。曰。范。理。安。此。舉。雖。快。人。意。然。有。欺。騙。性。質。吾。爲。法。律。故。當。上。天。入。地。求。之。不。令。漏。網。也。是。日。傍。晚。亨。德。自。警。署。中。出。往。謁。達。武。達。武。降。階。以。迎。言。曰。非。先。生。小。女。必。無。生。理。今。不。知。何。以。爲。謝。亨。德。曰。鄙。人。盡。力。甚。微。不。敢。望。謝。但。請。屏。除。左。右。密。談。二。十。分。鐘。足。矣。達。武。諾。亨。德。乃。曰。敢。問。加。路。拉。既。爲。棄。婦。二。十。年。何。以。忽。思。重。圓。舊。夢。謂。其。謀。產。則。君。固。以。產。業。之。半。許。之。而。彼。堅。執。不。許。吾。誠。不。知。其。用。意。何。在。達。武。曰。渠。所。望。甚。奢。欲。於。復。爲。我。婦。之。後。盡。攫。行。中。存。款。更。多。發。紙。幣。搜。括。現。金。然。後。爲。捲。逃。之。計。蓋。吾。自。有。之。產。不。過。二。百。餘。萬。而。存。款。可。十。倍。其。數。倘。益。以。濫。發。之。紙。幣。必。可。三。千。萬。加。路。拉。既。存。心。大。舉。豈。吾。百。萬。之。數。所。能。動。其。劫。取。珊。蘭。及。與。猗。拉。哈。爾。謀。劫。吾。行。不。過。示。威。之。舉。初。非。目。的。所。在。而。吾。之。前。此。不。肯。以。此。言。相。告。者。蓋。恐。風。聲。一。布。雖。未。有。其。事。而。吾。行。目。前。所。受。影。響。及。將。來。信。用。上。之。打。擊。必。不。堪。言。說。也。亨。德。曰。君。前。此。三。女。均。於。二。十。歲。見。害。且。必。在。二。十。生。辰。之。前。一。日。此。中。亦。有。原。因。否。曰。有。之。初。吾。居。芝。加。哥。時。營。抵。押。之。業。漸。見。發。達。而。吾。妻。保。令。多。病。心。尤。切。愛。其。女。嘗。語。余。曰。吾。苟。不。幸。而。死。君。尙。思。別。謀。膠。續。否。余。斥。其。言。之。不。祥。且。言。吾。非。得。君。內。助。安。有。今。日。君。苟。不。諱。吾。必。終。身。不。娶。保。令。曰。此。非。吾。所。望。但。望。君。善。視。吾。女。令。勿。遭。蘆。花。之。痛。致。轉。

側溝壑耳。時吾與吾妻情愛至篤。聞言大慟。立延律師來。令預署遺囑。（西人遺囑。往往有春秋鼎盛時預署者。）謂將來吾產即增至千萬。除慈善事業。由吾酌量捐助外。餘當悉數平分。四女各得其四分之一。然非至二十歲以上。不能承接此產。使諸女中有於二十歲以上身故者。其應得之數。當歸其關係人或夫。或未婚夫。設死於二十歲之前。則此產當歸諸我之關係人。遺囑既署。吾妻乃大喜。然不幸此種消息。未幾即為加路拉所聞。而吾與加路拉之離婚。初未正式解約。吾幼即孤露。無兄弟姊妹。亦別無關係人。所可視為關係人者。僅有一加路拉。故加路拉聞此信後。即蓄意謀殺吾女。令不得生存。至二十歲以上。其意蓋欲俟吾四女俱死之後。復以關係人之資格承襲吾產。至近日之復欲迫吾認為妻室者。實以來紐約。後見吾達武銀行於金融界中佔絕大勢力。故改變其策。冀收十倍之效也。亨德曰。君力拒其求。功德至偉。否則紐約市面。雖不至糜爛。然推其所極。哭者必不止君達武一家也。達武曰。吾亦頗知懺悔。二十年前。作惡既多。至今清夜自思。恍如萬刃剗心痛。不可說。蓋天君受譴。其苦較之肉體遭刑。為倍百也。亨德曰。吾今所以欲與君作密談者。即為君前此之事。然法律不外乎人情。君既自知懺悔。鄙人不敢更有所言矣。達武曰。以我其人。即死於刑。亦復至當。然吾自料風燭殘年。自斃之期。當不出三月。君能聽其自斃。則聽之。否則限我日期。俾料量後事。仰藥以死。使吾不以入獄之故。而遺吾惡名於珊蘭。則九泉之下。亦甚感君惠也。亨德聆其哀惻之言。意頗不忍。即曰。鄙人決不忍過逼長者。望勉圖晚蓋。以善人終可耳。至君二十年前之事。吾為保全珊蘭令譽故。君即不諱。吾亦決不告人也。於是達武喜極而哭。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次日之晨。各報中有一誌謝之廣告。曰。昨承無名女士惠寄支票五十萬。作為本會。

經費一人解囊。萬衆沐德。熱腸高義。足風世人。本會祇領之餘。謹此鳴謝。下署萬國慈善協會。閱報者以其捐數甚鉅。而不肯以姓氏告人。頗多議論。亨德則深信此無名女士。必爲尼達。范理安云。越一月。定讞。加路拉塞木爾均論死。矜拉哈爾處徒刑二十一年。鐵伯康亦於判決前受捕。處徒刑十年。此二人以其素爲劇賊。罰較重。其餘諸黑。自五年降至一年。有差赫克則於病愈後罰三月。作苦工。期滿逐出紐約。結案後五禮拜。達武亦謝世。遺囑以長次二女應得之產充義舉。三女之產酬亨德。認亨德爲關係人。四女珊蘭。依原囑得產四分之一。越三年。珊蘭嫁新郎。卽格雷司。而主婚之人則爲亨德。然吾書姓氏。大半虛捏。以亨德既許達武。嚴守秘密。決不肯以此銀行家及其女若婿之真姓氏爲著書者告也。

(完)



頤解詩說

丹甫君題兩簪花圖皆可誦其一對鏡簪花。嬾葉香苞初上

頭。露珠斜帶眼波流。一宵全放還端正。未許明朝對鏡羞。其

一臨流簪花。小水經春綠更肥。六時長此照真妃。游魚總解

餐花味。盼斷殘英下鬢飛。

東瀛珍閱錄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種史叢書之六 **清代野記**

全書二册 價洋六角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言皆撫實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冤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玉麟上書文止倡言革命白雲觀道士交通宮禁奸淫貴婦皆當時所忌諱秘而不傳者也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清秘史之一 **順治太后外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五分

有清以朔方夷族入主中原論者多歸之天命而不知興亡盛衰之故乃操之於一女子之手蓋佐太宗之侵掠說洪氏之投降順治太后與有力焉深宮秘事史官既諱而不書遠代舊聞談者亦茫然罔識是編記載最為詳盡誠足廣異聞而資談助也

種史叢書之七 **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前首題禪伏老人撰相傳為全謝山先生遺著時當開國反側未安荆高之屬時有所聞臬宰文士翦除異己此行蓋大有作用存焉與乾隆南巡殊其旨趣雖未能確定出自謝山要其事翔實有原本斷非乾嘉以後人所能嚮壁虛造刊而行之亦有清遺聞軼事之所寄也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東瀛珍聞錄 卷下

日本嬌溢生著 艾耆譯

貧兒之奮鬪

茨城採炭公司專務取締役。由石炭業者被推爲東京商業會議所所員之阿部吾市。前年以三千金存於第一銀行。爲二百五十年之長期存款。實足驚人。然以前彼乃一貧兒。雖三文之錢亦無。父名喜市。在鄉里美濃地方經商失敗。乃攜妻子至東京。時吾市僅七歲。一時非常落魄。傭於芝日陰町家。一月之賃金。僅有大洋七角耳。其後益窮。父挽人力車以餬口。吾市時才八歲。乃外出賣冰。兼之母身患病。倒臥於牀上。吾市則於看護之暇。外出賣冰。售得青蚨數文。歸以慰母。母死之三日。前欲食蕎麥。吾市乃以賣冰所得之錢。往近處購買蕎麥。途中適遇父挽一客而行。父歸後。大爲喧擾。謂親挽車。子賣冰。貧乏至此。尙思食蕎麥。以叱吾市之母。吾市於母死後。乃往一酒肆中爲小學徒。雖知賣酒一升。洋三釐。賣醬油一瓶。洋一錢。然不重用之。且不識字。不能任重職。由是乃不願在此小商店中辦事。十一歲時。乃往芝白金之最上寺。爲小坊主。（按即小沙彌）此時始於餘暇讀書。有人來掃墓。則給以酬資一二錢。吾市得之。乃一一貯之。因爲貧窮所苦。而知金錢之可貴。故雖在兒童時代。已知寶貴金錢。不肯妄費一文。繼而吾市乃心厭此坊主生涯。乃辭去坊主之職。往京橋銀座一丁目仙臺屋之櫥櫃店中爲學徒。然因不識字。故而被逐出。乃往典當中爲小夥計。今之三田銀經理之山口善兵衛。當時亦在該典當中爲大夥計。吾市此時才十三歲。山口則教之讀書。極爲熱心。惟吾市之父。居住何處。吾市毫不知之。吾市之死活。其父亦

毫不知之。父子不相見者八年。某日吾市閱報紙。忽見其父喜市之名。且驚且喜。視之。乃在淺野總一郎之回漕部辦事。乃往訪之。於蠣壳町寓所遇見之。父子相遇。共語八年來之辛醜奇遇。由是吾市之父乃介紹吾市於淺野。執役於石炭部。其時吾市年才十八。住於淺野之宅中。晝夜勞動。淺野起身甚早。大抵五時已外出。吾市則四時已起身。讀書。然後外出辦事。故淺野頗信任之。其後淺野乃派吾市至橫須賀。管理造船所軍艦等採購石炭之事。吾市乃爲相當之儲蓄。邇來運氣大開。父子均勤儉貯蓄。吾市經六年乃返東京。與父合開一店。銷售石炭及壳庫司。又建造舢舨。而經營回漕業。一面仍繼續儲金。至今日舢舨已有七十餘艘。吾市乃不使父知。購一可容二千石之舊帆船而修繕之。名曰成功丸。於是吾市乃開始爲航海之事。該船曾於途中遇難二次。幸保有保險金。乃得三千金之賠款。於不幸之中而得現金三千。乃以此金供後代之子孫及國家之用。依從父之命令。爲二百五十年長期儲款。於是乃以三千金儲於第一銀行中。並結一非至第二百五十年。無論如何。不准將該款提出之契約。又恐萬一後代之子孫中途廢去該契約。於是乃集親友二十餘人。組織一會。名曰鳳尾會。並設有連判帳。如淺野總一郎。中濱東一郎。西園寺龜次郎等。皆在其內。據其利息表視之。三千圓之基金。年利六釐。至第五十年。則爲五萬五千二百六十一圓。以後年息五利。至第一百年。則爲八十萬三千九百五十六圓。以後仍年息五釐。至第一百六十年。則成一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七百零一圓。至第二百零五年。則成一億三千四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五十五圓。至第二百五十年。則有十二億八百四十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九圓。期滿後本利達十二億餘萬圓時。以百分之五（即六千萬圓）充國防費。百分之五充保存古社寺費。及學校基本

金百分之十。會員公同分之。百分之十。創辦公共事業。百分之二十五。充鳳尾銀行資本。百分之二十。充阿部家之財產。此種計畫。實爲古今所未曾有之珍奇計畫。

奇人之奇行

以世界記者自任之文學士山田一郎。奇才縱橫不可當。大隈伯愛其才。然仍坎坷以死。山田之文才。爲一種獨得之文才。千篇立成。表面雖似一磊落之奇人。其實心思十分周密。且待人甚懇切。惟奇人必有奇行。茲記山田之奇行於下。

山田在大學校時。其行爲與他學生不同。以自鄉里廣島攜來之木棉羽織爲褲。每晚寢時。必善疊之。已成習慣。且疊時必吐唾於手掌上。兩手互相擊拍而疊之。其時同居之高田早苗及市島謙吉二人。相議設法以戲弄之。某晚乃得一好機會。山田脫去羽織褲。外出散步。於是乃將山田之羽織褲藏匿。而易以高田之羽織。息燈而臥。夜間十時。山田歸。徧覓洋燈不得。乃於暗中循例吐唾液於手掌上。兩手互相擊拍。而疊其羽織褲。高田與市島二人。忍禁不住。乃用被角將口掩止。翌晨高田向山田言曰。昨夜致以細事。開罪於君。山田聞之不解。高田乃將昨晚換褲之事告之。山田大怒。

山田爲靜岡大務新聞主筆時代。欲決定與某女士結婚之事。發於某月某日在某菜館披露之招待狀。凡有志者。皆山田先生結婚。贈以種種之祝物。膳時山田乃出語諸人曰。今夕所以招請諸君至此者。就靜岡縣下之種種大問題。欲請諸君一判斷其是非。所謂與某女士結婚者。乃用以聚集諸君之一種計策。不如是。則諸君必不肯至此也。因之本日之會費。須各自負擔。至祝物深謝諸君之厚意。俟將來結婚

時再行領受。茲謹璧還。諸人聞之。面面相覷。不敢發一言。山田一日忽飲酒。裸體踊躍。擲酒瓶於地上。平生之行動。多放誕。若此。友朋相集之時。乃用懇切之言語以忠告之。山田亦深感彼等之厚意。言決計改行。在某菜館宣誓之。酒三巡。忽不見山田。至其家視之。則方裸體塗墨於腹上。演習循例之裸體踊躍。羣往觀者。咸咋舌而返。山田死時。所負酒店蕎麥店菜館中之債甚多。後以各處友朋送來之奠金償還此債。由是乃用金向典當中贖其上等之羽織褲。典當中人言。如山田樣之客人。實有一無二。此物出入於吾典當中者。已十年於茲。利息數倍於原本。據山田之親友岡山兼吉氏言。此羽織褲。山田於生前常穿之。且十分保重。欲穿之時。則往典當中贖出。不穿之時。則因避火水盜難之災。而藏於典當中。

文學者與捕虜珍客

以食道樂一文傾動一時之村井弦齋。於相州平塚火車站之附近。購地一萬二千坪。庭內栽有果樹蔬菜。飼鷄二百頭。此外並飼有山羊及兔。生活愉快。日俄戰爭中。一日靜岡之捕虜。忽寄來手片一張。弦齋見之。莫明其妙。及拆視之。乃俄國步兵中尉卡普司地肯氏而非地肯卡資雷資氏。信上所書之文字。乃英文。其意謂謂足下所著之英文花子一書。心中十分欽佩。今已譯成俄文。蓋花子一書。乃嘲罵俄國人者。弦齋乃思必爲一滑稽之捕虜。乃託靜岡之友人。調查該人之性情行爲。繼接友人之答書。謂係一謹直之讀書家。當用俄文作書覆之。一接讀手書。敬悉一一。該小說雖爲攻擊貴國之著作。然尙不失該書之精神。譯成俄文。甚佳。一弦齋往年滯留於美國時。曾與俄國人同居。故稍通俄語。乃奮發而作一俄文信札以復之。捕虜中尉得之大喜。乃直用俄文。以通音問。其主意爲文學乃獨立的。傳著者之精神。乃譯

書者之責任。故翻譯時雖一字一句亦不敢苟且從事。倘能晤面一次尤佳。弦齋往關西地方旅行時。經過靜岡。宿於大東旅館。乃招捕虜中尉卡普司地肯氏至旅館中晚餐。捕虜先生樂而忘歸。直密談至夜半始歸。並訂一往平塚遊覽之約。其後捕虜中尉乃依約往平塚之弦齋宅中。弦齋出最上等之葡萄酒以饗之。弦齋夫人乃出最拿手之手段烹調菜飯。捕虜先生大喜。若登天國。謂自出世以來第一樁愉快之事。捕虜中尉自後每遇弦齋之夫人。必非常喜悅。由是始知日本婦人之品位及性質。十分敬佩。始入日本之家庭。對於日本紳士之生活狀態。感有多大之趣味。捕虜中尉受弦齋之優待。遂連宿三日。其間發生種種之趣談。最奇者卡普司地肯乃亮撒資庫之地。哀路凱斯人種。該人種素以勇悍善戰稱。知進而不知退。今次之戰爭。捕虜中尉一隊共有四千人。生存者僅三十九人。其餘悉死於戰場。該中尉先足部受傷。繼所乘之馬受傷。不得已遂成捕虜。

東鄉大將之機智

距今數十年前。布哇合併於亞美利加。企革命廢女王。而建設新政府時。日本乃派軍艦浪速前往。以保護僑民。一面並為反對合併之示威舉動。其時任浪速艦艦長者。為今之東鄉大將。當時為海軍大佐。在今日觀之。浪速艦不過一巡洋艦。當時浪速名高千穗。已覺威風凜凜。而開往布哇。頗惹起布哇人民之注意。碇泊夜之十二時。忽海中游來一人。大呼救命。視之。乃一日本人。及救起。乃一三十左右之倔強漢。詢以何故夜中游泳至此。則為受有殺人之嫌疑。而收入牢中。聞日本軍艦至此。乃越獄而出。水兵俟其言畢。乃報告於東鄉艦長。東鄉艦長謂此乃日本人。當救之。布哇新政府。聞日本人之罪犯越獄而遁。一

時大爲騷亂。市中布滿偵探。尋覓不得。於是乃知乘暗夜泳至日本之軍艦。該處官吏乃隨巡查而上浪速艦。向東鄉艦長引渡罪人。東鄉艦長言曰。本國前與女王之布哇政府。訂有引渡罪人之條約。今之假政府。未結有此項條約。且不能承認此假政府。故罪人亦斷不能引渡。布哇新政府聞之大怒。經種種之議論。遂用公文迫東鄉大將交出罪人。其結果乃用英文宣布之。浪速艦之參謀。主張亦用英文拒絕之。東鄉艦長謂吾儕乃日本人。當用日本文。於是乃於東鄉艦長面前。用日本之假名。書作大字以答之。詳述不能引渡罪人之理由。布哇新政府接到此回答書。不解書中之文字。乃請日本人之善英語者譯之。謂不承認假政府。不能將犯人交出。翌日東鄉艦長乃下令向前開發。命全體人員演習開礮。市街上屢聞猛烈之礮聲。人心洶洶。以爲日本之軍艦。攻擊布哇。倘爲大礮所擊。則全市立成焦土。乃大狼狽紛紛逃避。由是以後。布哇人畏東鄉如神。

亞美利加之遊歷談

水戶出身之探險家峰岸繁太郎。素有東洋魯濱孫之綽號。木內重四郎任商工局長時代。蒙農商務省派往美國。乃向峰岸繁太郎言曰。鄙人今將赴美視察。擬偕君同行。惟魯濱孫方在新婚時候。未知能否同往。峰岸謂美國乃僕之第二故鄉。當偕君同往。然方自新婚旅行歸。不能卽以渡美之事告知母親及新娘。至明日卽出發之前夜。乃語細君曰。茲有一不得已之事。明日擬往亞美利加一行。細君聞之。顏色立變。言曰。有何要事。急促若此。峰岸給之曰。此爲余商賣上之事。卽往某處。亦不能預告。母親及細君等知不可挽留。乃代其整理衣服行具。以爲出發之預備。及出發。距結婚後。僅三十六日。與增島六一郎。今

泉工學博士同船。於此增島又有一趣談。往食堂時。增島之席。與密昔司肯篤路相對。增島乃一粗莽之人。西裝衣服有污迹。亦不知洗滌。當該女子之前。張口用牙杖掘牙。該女子厭之。乃語膳夫。使將增島逐出。膳夫甚屬困難。乃語增島。使向密昔司肯篤路謝罪。增島大怒。不得已允之。明日。增島不往該處飲食。木內峰岸。今泉見之。甚爲詫異。詢知其故。今泉大怒。謂有關日本男兒之體面。主張與膳夫交涉。將該女子逐出。後經木內裁判。謂與婦人爭是非。殊無男兒之氣概。雙方均離去該桌。移往別席。明日。彼此均不往該桌。船長見之。甚爲詫異。乃詢問膳夫。日本之紳士。何往。膳夫詳告此事之顛末。船長大怒。蓋該女子心術甚惡。屢苦同船之人。乃命迎日本之紳士至此桌上。而將密昔司肯篤路逐出。於是增島頓生光彩。未幾抵布哇。乃於船中開日本人大懇話會。僑居布哇之日本有志者均來。同船之人。除肯篤路外。一一招待之。推增島爲會長。而增島之名譽益隆。請峰岸介紹於增島者益多。峰岸既至美國。暫居於華盛頓。往視巴拿瑪運河。及歸國。細君已懷妊。抱如狸樣之腹。且喜且失望。曰。不圖結婚後僅三十餘日。而已得有此種之成績。實余所不料者。

奇問奇答

所謂菟蕪店問答。乃有名之趣話。有一行脚僧名雲水者。有爲無言之問答之習慣。凡某寺之方丈外出時。雲水即來。任看守之役。附近之菟蕪店店主。乃與彼爲惡戲。衣法主之頭巾及衣服而往。雲水見之。乃恭行一揖。開始爲無言之問答。先以兩手之人指與拇指成一丸形。菟蕪店之店主。則將兩手向左右擴開。若抱巨木然。雲水佩服。乃伸出兩手之十指。店主則伸出五指。雲水十分佩服。乃伸出三指。店主乃置

右手之人指指於眼下。雲水佩服之至。不能最發問。乃逃去。右無言之問答。雙方之意味。大不相同。雲水之意。最初將人指與拇指成一丸形者。乃示足下之心。大若此圈。店主以兩手向左右擴開答之。以爲彼心大如海。至伸出十手。乃問十方世界。店主伸五指答之。以爲當用五戒保之。最後伸出三指者。乃問三尊之彌陀。店主置人指指於眼下答之。以爲三尊彌陀即在眼前。故不覺驚而逃。蒟蒻店店主之意思。以爲務必詢問蒟蒻。故最初雲水以左右之人指指與拇指成一丸形時。以爲示前店之蒟蒻僅有如此大。以左右兩手向左右擴開答之者。乃告以前店之蒟蒻。有此大也。其次雲水伸出十指者。以爲十個售錢幾許。故伸五指以答之。謂十個售五錢。雲水伸出三指者。以爲僅值三錢。乃置人指於眼下。所以羞之也。

此事誠屬滑稽且有趣。故世人知此事者亦甚多。此外美國亦有一類似之趣談。美國之某大學。一日有一德國之博言博士來校參觀。一隻目之小僮與博士爲無言之問答。該狂放之小僮。平日能用兩手形容事物。博人笑樂。惟在博士面前。不言小僮。而言敝校有一啞者。研究哲學之真理。一切之事。兩手均能形容出來。請與彼爲無言之問答。在小僮之面前。則言今日外國到有一啞學者。不能言語。汝可用手與之談話。未幾。博士與小僮同入一室中。博士熟視小僮之顏面後。乃伸出一手指。小僮見之。乃伸出二指。博士甚佩服。乃伸出三指。小僮見之。乃握拳示之。博士十分佩服而出。於是博士乃語校中之教師曰。彼啞者之談話。實令人欽佩無已。余初伸出一手指者。乃問彼萬物唯一神。彼乃伸二指以答余。其意謂天地。余乃伸出三指。意謂分爲天地人。果不適當否。彼乃握拳而答。其意謂雖有三體。合之仍一。如此敏捷。

安得不令人欽佩。忽小僮走入教員室內問曰。博士歸去否。先生今日之啞。博士對於余極爲無禮。教授等乃問其故。小僮言曰。彼先凝視余之顏面。而後伸出一指。其意蓋譏余僅有一目也。余乃伸兩手指以答之。意謂君有二目。於是彼大生氣。乃伸出三指。其意謂合兩人而有三日。余見之。不覺大怒。思揮拳上前擊之。彼見余握拳。乃懼而逃出。

右事亦尙有趣味。已故之近衛公前年漫遊歐美時。在美國大陸鐵路旅行中。無聊之甚。乃與隨行之人。爲奇怪之問答。近衛公先問曰。晚上之盜巴沃州之景況如何。隨行員答曰。如早晨之彭庫哈。公又問曰。已國名卡利霍路尼耶是何緣故。答如他人之國名屋藍泰。公又問曰。亞美利加不降雨時之景況如何。答如降雨之蒲藍司。相與大笑。

健脚家

世上之人。如鐵道協會幹事寺崎至氏之健脚者甚少。幼時往來於新瀉與糸魚川之間。一晝夜步行三十二里。又往來於直江津與長野之間。日行三十六里。一晝夜行三十里。本不足奇。但寺崎無日不步行。平均每一晝夜。須步行四十里。此其所以難行而可貴也。以前自新瀉往大阪。他人須行八日。寺崎僅須行六日。卽到。

寺崎途中決不飲水。咽喉乾燥。則飲湯少許。亦不飲酒。遇有水潦。則繞道而行。繞道而行。則足易疲弱。倘跨大步。早已疲乏。乃跨小步徐徐而行。晝夜繼續而行。夜間不投旅館安宿。倦則閉目徐行。一日自新瀉往直江津。依海岸而行。不覺疲乏。遂閉目而行。忽步入低處。爲水所溼。始醒。未幾。愈覺疲倦。無何處可以

休息。乃於野原之中。枕石而眠。熟睡一二小時。始醒。醒後再行。

明治十六年之冬。由長野往越後之高田。行至關山之前。忽天降大雪。時已暮。道路不辨。不得已乃臥於雪中。身上所衣之洋裝衣服。亦未脫去。至明日醒起視之。頭之四周。因有鼻息。雪受熱氣盡溶。身上所堆積之雪。約厚二尺許。寺崎雖時走夜路。然從未遇險。僅在北海道時。由小樽往札幌。因爲時已晚。不及乘火車。乃依鐵道軌道而行。夜深。行人稀少。樹林深密。時懼有熊自內跳出。忽見遠處有一影。形如一熊蹲伏地上。乃用洋傘蔽住己身而行。時見該熊搖尾。寺崎大爲詫異。熊安得有尾。逼近視之。乃一巨犬蹲伏於地上。又一日在越後之梶屋敷町之附近。時已深夜。涉過一川。忽面前立有一大坊主。寺崎見之。以爲狐狸之惡戲。乃用洋傘直刺大坊主之橫腹。不料觸及一石。細視之。乃一晾曬衣服之三尖架。此外尙有一趣話。寺崎在外。已一年未歸。其妻忽懷妊。寺崎之母見之。大爲詫怪。平日頗端謹。決無暗昧不明之事。其妻則謂俟寺崎回家。自然明白。數月後。生一子。未幾。寺崎亦歸。母乃以此事告之。寺崎且笑且言曰。某月某日。余曾於夜間回家一次。攀登電桿上。跨入二層樓中。與妻合宿一宵。明日清晨。卽往新瀉。於是乃名其子爲電信子。

疾病起自氣

病多起自心。凡善憂慮之神經質者。最易罹病。醫學博士木村德衛常語人曰。已決不罹病。常活動之人。決不罹病。萬一不幸而罹病。醫治亦甚易。其理由謂精神鞏固。則身體之細胞。均活動而具有抵抗外物之力。萬無患病之理。病之輕重。由於神經作用者頗多。雖同一病症之人。如醫師言係氣管支炎。則元

氣甚佳。如醫師言係肺病。則顏色立時蒼白。意氣消沈。前年德國古弗氏發見虎列刺黴菌時。有名之衛生大家柏林大學教授凱噴顧氏。與助手恩枚里氏大反對之。謂虎列刺患者決非死於黴菌。雙方辯論。其結果至兩人吞咽虎列刺之黴菌。傍坐之醫師等均欲一觀之。凱噴顧氏與恩枚里氏。乃置眞性虎列刺黴菌於盆中。和水飲之。傍觀之醫師等均大喫驚。兩人自吞咽虎列刺黴菌後。並未罹虎列刺。

木村博士對於患者。常用快活之態度。且用親切之言語安慰之。一日有一學生來求木村醫治。木村詳細診察之後。並不發見何種異狀。不過因煩悶致筋肉細胞等萎縮耳。木村乃言曰。君並無病。不必憂慮。回歸靜養數天可也。學生言余夜不成眠。食慾減退。心中十分不愉快。且眉毛脫落。先生何以言無病。木村聞之。言曰。然則君必以爲罹癩病矣。答曰。然。木村大笑曰。眉毛脫落。有何足奇。言畢。乃用手指拔下眉毛數根。但學生仍不甚信。木村之言。乃問曰。回家後。宜服某藥。木村言宜多食牛肉。學生始安心而歸。該學生之病。全係神經作用。然木村竟不與以少許之藥。實爲不愛金錢之醫者。

又有一產婦。某醫生診之。斷爲肺病。產婦非常恐慌。乃請木村診察之。推其產前。身體極爲強壯。斷無於數日之內。即罹肺結核之理。及細診之。肺部毫無故障。僅身體發熱。乃與以解熱劑。一時雖能退熱。然不久仍發熱。此某醫生之所以斷爲肺病歟。且該醫生曾語產婦。謂所罹之肺病甚危。當速預備遺言。故產婦十分驚懼。而木村則決不信其爲肺病。以爲必有他種病因。使二日後再來診視。產婦無論矣。即家人亦多半信半疑。二日後木村又診察之。依然發熱不退。十分詫怪。因自己非專門之婦人科。決欲一檢查。

陰部。始知因怠於洗滌。子宮腐爛而起產毒。木村大喜。病源發見。乃言曰。此非鄙人所能醫治。當速請專門婦人科治之。產婦聞之大喜。乃立請產科醫治之。不出二日。已恢復健全。倘不請木村診察。則必死無疑。故木村不特有醫學士之伎倆。並爲富於趣味之男子。

胃癌與慰安

醫師罹不治之病。較普通之人。尤爲煩悶。因洞知病之性質及其經過也。茲記患胃癌而死之醫學博士大鳥次郎之事於下。

大鳥博士在臺灣病院中辦事。一夕食美味而不覺其甘。食慾漸次減退。甚爲詫怪。及入管於胃。取出胃液而分析之。確爲胃癌之徵候。心甚憂慮。立辭職回京。卽日入大學病院醫治。其經過甚不佳。大鳥自己亦知之。非切開胃將癌割去不可。乃施麻醉藥。行大手術。及切開視之。甚難割取。不得已仍將切開之處縫好。乃以已經割去告大鳥。使之安心靜養。惟大鳥欲一見割下之癌。院中之人。乃以在他患者胃上割下者與之。本人見之。心中十分快樂。元氣漸復。其後大鳥漸向快樂。一方面著念。體力漸次恢復。並往觀大學之端艇競漕。未幾。又病。大鳥甚詫異。乃詢問院醫。謂胃癌割去已經一年。萬無再發之理。此時忽又發生。究屬何故。院醫青山博士謂此誠不可思議之現象。實屬例外。一面則以真相告知其父大鳥圭介。大鳥博士之病勢增劇。自知將死。心中甚爲煩悶。此外又有一患胃癌而死之丸茂病院長醫學士丸茂文良。自知將死。泰然自若。毫不恐怖。丸茂發見胃癌時。無論家人親戚及友人。均不告之。自知壽命不長。然對患者。仍盡心醫治之。其後在醫師之新年宴會席上。演說健康長壽論。說長壽之必要。無一人知丸

茂曾罹胃癌者。其後病勢益重。仍日日診察患者。家人見其非常疲勞。勸其休息。暫停診察患者。丸茂不聽。謂多治一人。即多活一人之性命。死之一二日前。猶往日本醫學校上課。身體衰弱。不能上二層樓。乃使生徒及僕人扶上。然一日僅能講解三十分時。丸茂死後。人始知之。友人等均欽佩丸茂不已。

一萬圓之診金

中國素乏良醫。故對於日本之醫生。非常信任。茲記一事於下以證之。

中國之大官僚特聘日本之醫生。醫治疾病者。始自張之洞。先是張之洞患舌癌。託日本外務省代覓一日本名醫。爲其醫治舌癌。於是日本外務省乃與醫科大學商議。託其派一醫生來華。青山博士謂無論派遣何人。診金非一萬圓不可。外務省聞索一萬圓之診金。大驚。乃以四千圓答之。青山博士則謂苟派遣大學病院之醫師至中國。而診金乃在一萬圓以下。有損大學病院之體面。日本外務省不得已。乃與張之洞商議。謂若不肯出一萬圓之診金。則醫生決不肯來。語辭嚴厲。毫無退讓之餘地。外務省以索價太巨。恐張之洞不肯允許。乃再照會張之洞。謂診金一萬圓。連往來之旅費及膳宿費在內。張之洞允之。外務省極爲詫異。乃轉告青山博士。青山博士則謂此區區一萬圓。在張之洞身上。毫不視爲重大之事。雖索二萬圓。彼亦斷無不允之理。於是醫科大學乃派醫學博士近藤次繁來華。醫治張之洞之舌癌。未幾。舌癌愈。張之洞大喜。除依約贈送診金一萬圓外。並贈以寶貴之物件。

袁世凱之子女患虎列刺。時醫學博士平賀精次郎適在中國。乃請醫治。愈後。亦贈以萬金。兩江總督周馥患肝臟病。聘醫學博士入澤達吉爲其醫治。診金亦爲一萬圓。入澤忽死。未及往診。然診金一萬圓已

入手矣。

霹靂一聲退校處分

東京海上保險公司大阪支店長平生釺三郎。與萬歲生命保險公司專務取締役藤村義苗。肄業於高等商業學校時。校長矢野二郎。致受退校處分。兩人本爲舊外國語學校之官費生。研究俄語者。明治十八年。該校停閉。乃同轉入商業學校。其後翻譯之外國小說甚流行。平生與藤村相商。在外國語學校時代學習俄語。大半爲文學書籍。小說尤多。此時吾儕何不翻譯俄國之小說。但原書均已還諸前校。手中不存一冊。不得不向校中之藏書樓借閱。欲向藏書樓借書。必經校長矢野氏之許可。但若以翻譯小說爲名。必不肯借出。於是乃議定以復習俄語爲名。向藏書樓借閱。議定後。兩人乃同至校長室訪矢野。謂因欲溫習俄語。懇請出借原書二三冊。矢野氏謂現在時代學習俄語。有何用處。如果課餘有暇。何不學習英語。不允出借俄文書籍。藤村不得已。乃以實告。謂溫習者。不過其名而已。其實欲翻譯俄國之小說。售洋數十圓以充學費。矢野聞之。勃然大怒。謂有意欺彼。此種之人。校中不可一日留。可速回家。兩人不得已。乃退出校長室。明日幹事成瀨隆藏。乃宣告校長之命令。謂兩人欺蒙校長。平生君則令其退校。藤村君因言出眞實原因之故。減輕一等。革去官費。仍留校中肄業。於是兩人乃大驚。平生受退校之處分。無處可歸。藤村雖不受退校處分。然官費停止。學費無著。結果與退校同。不過一爲斬罪。一爲絞罪而已。兩人相商既畢。決計一晤校長之面。兩人當時下宿於本郷森川町。距麻布廣尾町矢野氏之住宅頗遠。乃步行而往。至則已逾夜間八時。乃在會客室中待之。至夜半仍未歸。當兩人往時。並未食晚餐。經數小

時腹中饑餓不堪。乃竊外出尋覓燒芋店。購燒芋以充饑。然校長仍不歸。過十二時一時仍不見歸。直待至午前二時。矢野氏始乘馬車而歸。經種種之交涉。平生仍得入校肄業。

假造之書畫

實業家積有財產。大抵皆愛翫書畫骨董。因之假造者甚多。時演意外之滑稽。茲錄一則於下。

高橋義雄前年往大阪時。該處之書畫骨董商山中某。聞高橋酷愛古書畫。乃攜帶畫幅十二三種。往旅館中訪義雄。高橋披而視之。其中有無款之畫一幅。筆勢雄健。一見不凡。熟視之後。斷爲相阿彌之手筆。山中某聞之。乃拍手應聲而答。先生之賞鑑誠不差。此畫確係相阿彌之手筆。高橋聞己之賞鑑適中。滿面得意。思欲購之。適岩下清周在座。屢注視高橋。高橋見之。知其中必有緣故。乃換視他畫。適山中於此時往便所。岩下乃言曰。僕雖不能分別書畫之真偽。然業骨董者之言。殊難深信。君當細思之。高橋聞之。遂不購買。向山中某言曰。此幅確係珍貴之品。惟鄙人擬另請一賞鑑家審定後。再行定購。高橋歸京後。乃請某賞鑑家視之。某賞鑑家謂畫趣筆勢均甚佳。但係偽造之物。於是高橋乃將該畫飭人送至大阪。退還骨董商山中某。其後岩下因事往訪帝國商業銀行管理人鈴木利亨。忽見其室中懸有古畫一幅。仔細視之。卽前高橋義雄所欲購之物。岩下乃問鈴木曰。此畫君從何處購來者。鈴木聞之。乃轉身用手托兩腮而言曰。此種珍貴之品。竟無一人能賞識之。此乃余前日往大阪時購得者。大阪之人。盡是盲目。此種珍貴之物。任其堆置於骨董店中。而無一人過問。蓋岩下之言。含有此乃假造之物。君從何處購得之之意味。鈴木聞之。誤爲讚賞該畫。遂得意揚揚。誇自己之眼識。岩下不覺暗笑其愚。受人之欺而不知。

並痛恨骨董商人之狡猾。

骨董商不及浴堂之監視人

益田英作偕英國之某紳士漫遊關西地方。曾滯留於大阪數日。一日往骨董店。忽發見美觀之書籍。西洋人亟欲得之。乃與之議價。結局以三百圓購歸。該西洋人賴益田之盡力。購得一珍貴之品。心中十分喜悅。至明日忽骨董店之主人來求面會。西洋人與益田二人均不知其用意。不得已。乃出見之。彼乃語二人曰。昨日余適有事外出。代理人誤將貴重之書籍。賤售於君。該物雖人出五百圓或七百圓之代價。尙不肯出售。何況僅三百金。請卽歸還原書。益田聞之。大笑不已。斥爲無責任之商店。苟懸有骨董商之招牌者。卽使主人不在。豈有價值三四百圓之物品。而代理管店人不知之理。又豈有平日不將物品之優劣。價值之貴賤。告知夥友之理。購買此物者。爲西洋人。竟毫不顧商業與信用。益田遂以其始末轉語西洋人。西洋人大爲詫異。語益田曰。我在倫敦。亦爲一商人。與人交易。向無異言。誰知日本之商人。不顧信用。若此。言時面露不快之色。立將該書退還。未幾西洋人對於大阪忽生厭嫌之念。以爲日本毫無有興味之處。思回英國。益田聞之。甚覺困難。蓋西洋人此次回國。對於日本之評論。必甚惡劣也。思用一法以慰之。於種種慰喻之後。乃勸其往遊京都。謂該處山紫水明。且歷史上之古跡甚多。於是西洋人乃偕益田往遊京都。但京都地方甚大。非一二日所能遊畢。一夕偕益田往浴堂中洗浴。此時西洋人之懷中。有十萬圓之紙幣。無從安置。如與衣服同置於包袱中。則甚危險。乃與益田商之。適益田之懷中。亦有三百圓之紙幣。乃語西洋人曰。可交與坐於盤臺上監視之女子。決無被竊或遺失之虞。西洋人乃將紙

幣交與彼監視人而入浴。然心中仍不甚信任之。浴畢。穿衣時。乃同益田往監視人處取前寄存之紙幣。給以酬資一角。監視人固辭不受。西洋人見之。心中十分敬佩。以後又往四次。心中十分愉快。忽心機一轉。極讚京都道德之高尙。以前厭嫌大阪人之念。早已消滅。往來之旅費及一切之費用。約計數萬圓。

蒙古偵察奇談

日俄戰爭開始之前。以偵察敵狀破壞鐵橋爲目的之志士。橫川省三。冲貞介與組織決死隊之吉原四郎。其後無事歸朝。赴蒙古偵察時。趣味之事頗多。如下。

吉原爲長野縣人。曾卒業於早稻田大學。橫川與冲在北京組織決死隊時。與故步兵少佐伊藤柳太郎。共爲一方之指揮官。吉原與伊藤少佐。自蒙古向北方進行。橫川與冲微行至東部。每隊帶領十六人。分爲二組。吉原之組。生還者僅三人。餘皆死於非命。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往蒙古時。大雪。張天幕爲露營。寒風凜烈。蒙古之馬。掘雪而食草。中國之馬。則不知之。多爲食糧所苦。乃改換蒙古馬。因避嫌疑故。均喬裝爲喇嘛僧樣而混入蒙古人中。一日至同國屈指之大伽藍處參詣。勸人讀經。少頃辭出。屢屢勉強讀經。未幾。吉原忽大聲爲日本語曰。「俄羅斯來。但日本亦隨之。」最後乃言盜瑪尼派塔枚盜。盜瑪尼派塔枚盜者。卽蒙古語之南無阿彌陀佛也。吉原等曾宿於某地具有相當資產之家中。適一孩兒死。家中環集而拜佛。口中不絕唸南無阿彌陀佛。蒙古人無論遇見某種之外國人。均目爲醫生而求其醫治種種之疾病。某日有一患目疾之人。請吉原醫治。先診其脈。然後將隨身攜帶飲用水（清水）盛入瓶中。若爲盛入藥物者然。拜而與之。並告之曰。此係佛水。用此水洗目。目疾自愈。該人聞之大喜。吉原之意。蒙古之

下等人。日居於天幕之內。焚燒馬糞。常不用水洗顏。故給以清水。使之洗滌兩目。則目光自然明瞭。至視脈搏一事。乃故意爲之。否則不能見信於蒙古人也。其後有以蝕齒來求治者。有以腹痛來求治者。均給以牙粉少許。甚至以黴毒症來求治者。亦與以牙粉少許。且均有幾分之効驗。誠屬不可思議。蓋係一種心理作用。無論何種困難之疾病。醫生一到。心中卽覺舒寬。此蒙古人求日本人醫治者。亦此理也。

蒲拉伊安與大隈伯

美國共和黨首領蒲拉伊安至日本時。以早稻田大學爲招待所。該校之學生。聯合早稻田實業學校。早稻田中學校等之學生。約七千餘人。開會歡迎之。蒲氏非常喜悅。其夫人尤感激。別時幾至下淚。演說後。在大隈伯邸中午餐。席間二人之談話。頗有趣味。蒲氏先言曰。在報紙上見伯爵對於時事問題之意見。心中十分敬慕。今回乃得面會。實爲非常之光榮。大隈伯答曰。爲世界之人物。之閣下惠臨。誠屬光榮且愉快。席間之加藤高明言曰。有如大隈伯地位之人物。而不漫遊外國者。實足珍奇。蒲氏答曰。如世界文豪之托兒斯泰。生平亦未曾至他國。大隈伯身體雖未旅行於外國。然其精神則常旅行於外國。惟使其部下之偵探。暗探外國之事情。尤堪敬佩。大隈伯言曰。精神決不旅行於外國。拿破崙於戰爭時。自爲偵探。恐足下亦如拿破崙。蒲氏才略縱橫。深歎天不與以二物。晚年失其健康。伯精神身體均健康。不勝羨慕。

氏又言日本皇室之菊章。中央一蕊。四周圍以花瓣十六。頗合己意。並言其於大總統選舉競爭時。亦佩一與菊花相同。中央一金球。四周圍以十六銀球之徽章。大隈伯謂金一銀十六說。鄙人實較足下有一

日之長。往年羅典同盟時。有金一銀十五半。余乃唱金一銀十六說。現在敝國亦實行之。蒲氏一夕在美國公使館。招伊藤侯大隈伯及其他朝野名士共飲。在他人面前。頗激賞大隈伯爲東洋第一流之人物。或詢以伊藤爲何如人。則默而不答。蒲氏在美國時。已竊慕大隈伯之爲人。大隈伯亦知蒲氏爲世界的人物。未會面之前。已互相敬慕。而大隈伯於數月之前。已企待蒲氏之抵日。蒲氏前與故瑪資肯萊爲大總統之競爭時。到處演說合衆國之所要。旅行中。火車停止二三分時。卽自窗中伸頸外出。向在車場歡迎者而演說。往往一日之內。演說數十次。蒲氏臨東京市之東鄉大將以下海軍將校之歡迎會時。與大將握手。謂曾私淑於東洋大豪傑之東鄉大將。

博士之豔福

法學博士高田早苗。爲早稻田大學巡迴講話往新瀉時。與該處女子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聯合爲一席之講話。高田並出席演說。高田回東京後。忽接一未知之婦人之信一封。拆視之。謂聽先生之演說。非常佩服。日本將來婦人需演說者頗多。余擬至京研究演說。祈賜一復。高田博士之演說。並不能十分感動聽者。但對於年輕之婦人。且肄業於女子師範學校之女子。苟與之通音問。必惹起世人之指摘。於是乃決計不與以回音。高田於翌年之夏。往早稻田大學新瀉縣校友大會。投宿於預定之旅館中。店主人謂有一婦人。與先生相識。昨晚始至此。高田聞之。大爲詫異。思欲一會。奈爲時已晚。約以明日相會。當晚校友等至旅館中訪高田。談笑之時。語高田曰。昨日有一人在電話中詢問先生何日至新瀉。抵新瀉後。寓於某旅館中。聽其聲音。似爲一婦人。或自東京隨先生而來者。高田聞之。十分詫怪。翌日早晨洗面。

時忽見有一少年婦人在洗面之旁經過。高田氏心中以爲此必館主人之女子而往學校中去者。早餐時店主人持一手條來。謂昨日願會先生之女子。來拜先生。視名片上之名字。即前來函願學習演說之某女子。及見面。即前在洗面處所見者。語高田曰。去年先生他往時。余肄業於師範學校。卒業後。在距離新瀉約十餘里之岩船郡爲教員。今閱報紙。知先生至此。故特趨謁。祈先生代爲介紹至早稻田大學。爲政治經濟科之聽講生。高田聞之大驚。婦人而爲政治經濟科之聽講生。乃答曰。孀爲師範學校之卒業生。有從事教育之義務年限。安能他往。渠謂彼已得彼學校校長之許可。高田於無可如何之中。忽生一計。謂早稻田大學。無收女子之規則。幹事田中唯一郎。人極頑固。固執本校限於男子之解釋。不許女子入學。以拒絕之。高田勸其今日午後聽余之演說而歸。彼允之。事後訪之。知彼外出時。所攜之旅費甚微。該日聽演說畢。即因旅費不足而歸。

假軍官

關西紡績界之大人。物谷口房藏。乃一剛強不屈之男兒。當日俄戰爭之時。彼與三井物產會社大阪支店某氏。在北野傳法家中。宴請大阪地方之紳士數十人。當日招待一職。谷口本委托三井物產會社之某氏。及酒酣之時。任招待之某氏。忽不見。谷口大爲詫異。各處徧覓不得。或因酒醉誤走入便所。乃詢問諸客。某君究往某處。諸客均答不知。谷口無可如何。乃使下婢至外面尋之。須臾。下婢歸報。謂某氏往訪自鄉里至此。即須出發從軍之軍官二人。因主人等方在酒酣快樂之時。故未告辭。即行。谷口聞及軍人二字。亟欲請其至此一會。而座中亦均贊成。於是乃命下婢往請二軍官。未幾。某氏偕二軍官至。一服尉

官服。一服曹長服。均威風凜凜。其時適日本之海軍。爲第七次攻擊旅順之舉。而瑪卡洛布提督戰死之消息傳至日本。合座之人聞之。均喜形於色。而二軍官則面露百倍於平時之氣概。谷口乃請該二軍官上坐。親爲侑酒。以表己滿腔誠敬之意。以爲平日事事不肯屈於人之谷口。今日乃如此之殷懃。人多詫怪。未幾。杯盤狼藉。主客盡醉。乃各起舞。新至之二軍官。則起而踊躍。以顯其威武之氣概。此二軍官之踊躍。巧妙入神。即藝妓見之。亦多退避三舍。合座之人。均拍手喝采。雖威武勇猛。乃係軍人之本色。然如此二軍官。踊躍之巧妙入神。實屬罕見。均驚歎不已。該二軍官。踊躍既畢。乃向谷口叩首謝罪而言曰。今夕欺蔽先生。得獻吾等之薄技。不勝喜悅之至。實則吾二人並非軍官。乃受招待員某氏之指使。預先扮裝者。欺蔽之罪。尙望見恕爲幸。一言畢。均將軍服脫去。語谷口曰。余等乃某處之男藝者。合座之人聞之。齊向谷口言曰。君爲殷懃之君子。故得受男藝者三拜之禮。賓主盡歡而散。

勤儉貯蓄家

日本實業界中之內渡邊治右衛門。金原明善。薩摩治兵衛等。均爲有名之勤儉貯蓄家。渡邊生於上州松井田地方。十二歲時。在商店中爲小學徒。年紀雖幼。然頗勤敏。且頗知寶貴金錢。不肯浪費。頗有先代治右衛門之風。先代之渡邊治右衛門。爲一有名之節儉家。節儉固爲美事。惟易流入吝嗇一途。今之治右衛門。則近於吝嗇。雖外出時。亦僅衣綿類製成之衣。足穿價在一角五分以下之靴。見者均不知其爲具數百萬圓家資之富翁。或人以儲金之法詢渡邊。渡邊答曰。儲金並無祕傳之方法。不過不濫用金錢於無用之處耳。渡邊凡遇客人至。必與之長談。遇飯時。決不出膳饗客。已亦忍耐不食。或當客前獨食。

金原明善爲有名之殖林家。生平亦甚節儉。外出從不乘人力車。客至則出金米糖一塊饗客。惟對於山林事業。則投相當之資本。但後日必獲數倍於原本之利息而歸。

塚本定次綽號紅定。具有三百萬圓內外之財產。亦爲一有名之節儉家。八十餘歲時。仍非常強健。外出均步行。不坐人力車。衣服均用綿類。絹類決不用之。雖其子女家族亦均如此。塚本定次雖爲一節儉家。然其揮霍之處。亦非普通人所能及。每年出金數千圓往各處山上植樹。又出金二萬圓供商業教育之資本。捐金數百圓於慈善會。捐金數千圓修理神社佛閣。並於己村內建一公園。以供村民之遊覽。總之凡關於慈善關於公益之事。渠均肯出資相助。彼又精通海外之商業狀況。凡倫敦里昂紐約等主要市場之商勢。彼皆知之。且所得之消息。較普通人迅速且詳密。蓋彼每年出金數千圓。使人翻譯外國新聞紙上關於商情之事實。日日閱之。塚本每日集三百三十餘名之店員於一處。勉勵彼等。使各勤其業務。並謂己家中並無所謂家法家訓。僅有勤儉二字。如勝海舟、福澤諭吉等均欽佩之。推爲日本之偉人。

漂流實譚

西洋之小說。有名漂流奇譚者。所記之事實。均屬異想天開。日本昔日亦有不可思議之漂流奇譚。

大倉喜八郎之輪船名鶴彥丸者。在五島沖沈沒之時。乘客五十人。僅一人脫險。其時有一二十五歲之火夫。名岡島梅三郎。適當休息之時。在寢室中休息。忽聞一種可恐之聲音。知觸暗礁。走上甲板視之。巨浪迎面而來。將火夫捲入浪中。火夫雖爲巨浪所捲入。然心中則毫不知覺。經十數小時。身體忽覺寒冷。張目視之。大雨方向不分。思起。則身體疲已極。細視之。乃獨在一高出於海面數十丈之岩石頂上。乃用

手爪爬身體。覺痛。知非夢中。然居於此。突出於海中之岩石上。殆無一處可往。不得已。仍眠於石上。及醒。日光照射全身。乃大奮發。起立於岩石之上。然足痛不能行。忽見帆之斷片。掛於岩石上。乃取以包足。以代草鞋。自岩頂走下。四面皆海。不見陸地。且不辨方向。忽思及當船觸及暗礁。已走上甲板時。巨浪迎面而來。將已捲至此岩石之上。鶴彥丸沈沒。乘客皆死。而已。乃在此斷岸絕壁。高出海面數十丈之岩石上。無法脫離。不覺昏倒。未幾醒。忽聞鼠聲。乃捕而食之。精神漸佳。惟不見有救命船。正在眺望之時。忽見漁船三艘。自遠處來。乃大呼救命。但因叫喊過甚。不覺疲乏。又昏倒於岩石上。漁船見遠處如有人求救者。乃行至該處視之。忽見一人斃於一高出於海面數十丈之岩石上。不知是人。抑是狗。三船之船主。乃懸繩於岩角。攀登而上。視之。確係一人。尙有生氣。或謂此乃朝鮮人。三船主用繩縛之。送至船中。溫之。與以藥。漸醒。始知既非朝鮮人。亦非中國人。乃一日本人。爲鶴彥丸沈沒遭難者之一。其後仔細調查之。該丈夫走上甲板時。爲巨浪所捲。直送至此岩石之上。及浪退。乃得遇救。該岩之絕頂。實高出海面四十餘丈。

名士之兄弟

兄弟均爲名人。亦一愉快之事。實業家中有益田孝、益田克德、益田英作之兄弟三人。均爲有名之實業家。此外如大谷嘉兵衛與大谷幸兵衛（橫濱人）兄弟二人。均溫柔敦厚。弟嘉兵衛尤較兄爲優。其次則爲渡邊治右衛門與渡邊福三郎兄弟二人。均爲節儉家。

松本重太郎爲兄。松本誠直爲弟。此有名之程度。隨時不同。佐佐木慎思郎與第一銀行管理人佐佐木勇之助。係兄弟。均爲誠信謹直家。實爲實業界中罕觀之人物。前住友家總理事伊庭貞剛與住友製絲

場長北脇新右衛門。亦係兄弟。均性情溫和。

然兄弟之中。亦有氣質大相對者。如片剛直輝與片岡直溫。兄直輝爲一策士。弟直溫爲有秩序的誠信的抱負偉大之人。田艇吉與田健治郎。兄爲溫厚密緻之人物。弟健治郎爲一粗暴好動之人物。前住友銀行管理人田邊貞吉爲手島精一之弟。除善貯蓄外。其所行所好。容貌風采。悉相反對。

兄弟爭鬪者。則有須藤時一郎與高梨哲四郎。因在淺草區爲衆議院議員選舉競爭時。致彼此用惡語交相詬罵。

兄優於弟者。固不乏其人。至雙方均係有名之人物。而弟之威名勝於兄者。則有渡邊國武之勝於乃兄渡邊千秋。伊東祐亨（海軍大將）之勝於乃兄伊東祐磨（海軍中將）最可笑者。爲前東京控訴院檢事豐原基臣。當選舉議員競爭時。其名片上大書東京市長松田秀雄實之兄某某。

至兄弟並抗者。則有渡邊昇與渡邊清。岩村通俊與林有造。穗積陳重與穗積八束。前文部省總務長官岡田良平與法學博士一木喜德郎等。此外若山口縣知事江木千之與辯護士江木衷。議員柴四郎與陸軍大佐柴五郎。海軍少將玉利親賢與農學博士玉利喜造。亦均係難兄難弟。

兄弟衆多且均有名望者。則有箕作兄弟。卽法學博士箕作麟祥。理學博士菊地大麓及箕作元八。箕作佳吉四人。悉爲博士。誠屬可貴。其中菊地則以理學博士兼文部大臣。至封男爵。尤可貴。

兄弟四人均有名望者。尙有優於箕作兄弟者。如永井松右衛門（前議員）永井久一郎（日本郵船會社橫濱支店長）坂本鈺之助（知事）大島久滿次（前臺灣總督府參事長官）兄弟四人均露頭角。此

外如郡司成忠（海軍大尉）幸田露伴、幸田成友（文學士）幸田延子（音樂家）之五人。此較前二者尤爲美談。

舉兄弟三人而視之。其優劣相懸甚殊者。則有德大寺實則、西園寺公學、住友吉左衛門兄弟三人。此外如志賀雷山（東京煙草製造所所長）志賀泰山（林學博士農科大學教授）志賀靜山（中學校教員）亦係佳者。其次如松方巖（十五銀行副行長）松方正作（外交官）松方幸次郎（川崎造船所副所長）亦係佳者。

弟劣於兄者。則有法學士有賀長文之劣於乃兄法學博士有賀長雄。工學士本野英吉郎、工學士京都大學助教授本野亨、工學士本野清吾等之劣於乃兄法學博士本野一郎。此外如法學士天野喜之助之劣於乃兄法學博士天野爲之。小栗貞雄（前議員）之劣於乃兄矢野文雄。伊藤勇吉之劣於乃兄井上勝之助。加藤晴比古（日本銀行西部支店長）馬渡俊雄（法學士）之兄弟三人。平岡定太郎（宮城縣書記官）及平岡萬次郎（議員）等。

名士之手跡

現今之名士。善書者甚少。蓋習練之時間較前爲少故也。然昔人亦不盡善書。惟較多於今人耳。澀澤榮一能書古體字。惟不甚佳。兩宮敬次郎、阿部泰藏、尾崎三良、諸戶清六等。書法均甚惡劣。森村市左衛門、伊庭貞剛、中野武營等。亦非上手。相馬永胤、淺野總一郎、中橋德五郎、今村清之助、三崎歸之助等。書法亦不足觀。

岩崎彌之助、池田謙三二人。究爲上品。抑係下品。殊不易斷定。惟就池田書於匯票及小票上之名字觀之。頗佳妙。

至似佳非佳者。則有大倉喜八郎、田中市兵衛、山本達雄、高橋是清、廣瀨宰平、莊田平五郎、高橋新吉、加藤正義等。其中較佳者。爲山本與加藤。高橋亦不惡。

實業家中能書者。有谷謹一郎、牟田口元學、前島密三人。谷及牟田口頗似書家。前島則須紙佳。字方佳。又書軸物。運筆甚自在。

次於前三人者。則有原六郎、益田孝、大谷嘉兵衛、近藤廉平、園田孝吉位等數人。河上謹一、書法頗佳。所書之信札。確甚佳。接到友人之信。立即答復。其文章亦甚佳。實爲實業中難得之人物。

安田善次郎一生習字。故書法尙佳。惟不善草書。雖信札亦均楷書。老人之字。視之若少年人所書者。元氣甚壯。

若尾逸平年逾八十。尙日日習字。此老人根氣之強與元氣之壯。均屬例外。每日往鑛業事務所。書極長之信札。與各鑛山之所長。大抵每日必作書一二十通。雖其字不甚佳。然文句懇切動人。

大石正己、肥塚龍、高田早苗、波多野傳等。書法均甚惡劣。犬養毅、箕波勝人、山田喜之助等。頗佳。鳩山和夫近亦頗佳。

板垣伯不善書大字。故究不能名爲上手。尾崎行雄、林有造何。亦均非上手。或謂名士中無善書者。由島田三郎、阪谷芳郎、田口卯吉等觀之。頗含有幾分之真理。蓋書僅足以記姓名而已。

豐川良平不肯多寫字。從未有人見其用毛筆寫信。不得已。乃用鋼筆書之。故見豐川之字者甚少。不肯寫字者。則有大隈伯。伯至二十五六歲以後。尙不肯寫字。但任國務大臣之時。上呈天皇之文件等。有副署之必要。故憲政黨內閣時代。有見大隈伯之字者。其書大隈重信四字。須費時十分。且須使一切之人均走避而後書之。有某人時出入於大隈伯之家中。思欲一見大隈伯之字。幸伯之甥相良大八郎居伯家。乃使其手持紙筆至大隈伯處。語曰。請叔父教余書英雄之雄字。大隈伯乃接其筆。欲書於紙上。忽將筆投於地上。用火箸書於火鉢中而教之。

姓名之話

人之姓名。不可解者甚多。紀州藩地方有一人。其姓名僅一乾字。此外又有姓名僅一□字。讀作田中十內。其意謂田字中無十字。

有與支那人之姓名相同者。如天津領事鄭永昌。統計學家吳文聰。又如何禮、盧高朗等。酷似支那人。蓋其祖先自支那遷來者。又有宛如西洋人之姓名者。如佐藤顯理、丘囊二、西鄉從理等。

又有男子之名酷似女子者。如工學博士中野初子、千葉高等女學校校長澀谷愛等。是至其命意。初子者。初生之子也。

又有無論將姓名倒讀或順讀均同者。如工學博士渡邊渡、仙臺典獄官中村中、前國民新聞記者久世久及橫濱商人八雲井雲八等是也。

同姓同名者。各處均有之。毘田文次郎處有一名大倉喜八郎之書生。與有名之實業家大倉喜八郎爲

同縣之人。此外如佐佐木政吉則有三人。一爲有名之醫學博士。一爲明治精油株式會社之管理人。一爲專賣特許製瓦株式會社之管理人。又加藤正義則有兩人。一爲郵船會社副社長兼海軍省書記官。一爲陸軍大佐。

又與三井物產會社紐約支店長福井菊三郎同姓名者。爲京橋北槓町之筆店主人。與辯護士秋山源藏同姓名者。則有控訴院中之書記官。此外如伊東茂右衛門、石井小兵衛、橋本三右衛門、岡田新兵衛等在會社中辦事之人。同姓名者甚多。

又有似同而實異者。如東洋莫斯林會社辦事人神戶舉一、與農商務省技師神戶應一、三井銀行之小野友二郎、與日本銀行之小野英二郎是也。

凡姓橫井者。其名字中均附有一時字。如橫井時雄、橫井時敬、(農學博士)橫井時庸(退役海軍大機關士)等是也。又凡姓伊東者。其名字中多有一祐字。如伊東祐亨(海軍大將)伊東祐弘(子爵)伊東祐之、伊東祐毅(統計家)伊東祐保(海軍少將)伊東祐忠(海軍官)伊東祐賢(醫師)等是也。

凡姓堀者。其名多只有一字。如堀基(貴族院議員)堀達(郵船會社文書課長)堀健(農商務省技師)等是也。或謂法學士織田一與法學博士織田萬乃同胞兄弟者。其理由謂長子故命一。末子故命萬。驟聽之似甚有理。及仔細調查之。則大不然。蓋織田一乃千葉縣人。織田萬乃佐賀縣人。惡劣之姓甚多。約畧舉之如下。戶次、空閑、神神廻、神代、不入斗、飯盛、布良、勅使河原、藥袋、柵瀨、木檜、堀和

執行的場玉置新渡戶、一口十六、幣一寸六分、東海林鹿伏兔、吾孫子、問達谷窟、刑部、東稻、學采、兄上部、纈纈等是也。

奧州衣川地方有姓言語同斷者。又某處有姓釋迦牟尼佛者。是可謂滑稽之極矣。

小兒之行爲

世上惟小兒天真爛漫最可愛。凡心中感不愉快之時。一見可愛之兒童。鬱悶之念立消。大阪住友家之總理事伊庭貞剛。謂集數兒於一處。與之遊玩。樂不可言。

園田孝吉平生最愛兒童。每日銀行公務畢後回家。即呼兒童而語以種種有趣味之事。又使其女兒彈琴而聽之。樂不可言。

有一四歲之小兒。飲水時。忽見水中之影。語其母曰。茶碗中有一兒。又見一初生兒。笑語人曰。此兒頭禿而無毛。

有一三歲之小兒。出外遊玩。忽見一犬。父問之曰。彼爲何物。兒答曰。皇皇。(狗吠聲)問犬係鳥抑係獸。答係鳥。問何以知其爲鳥。答能飛。故知其鳥。父乃告之曰。非也。鳥類均有翼。如雀鳩是也。未幾。忽見一蝶。自遠處飛來。兒乃言曰。此鳥也。

有一五歲之小兒。初次食蛤。連壳咬之。語其母曰。蛤堅不能咬。又一四歲之小兒。見桃中充滿蟲糞。語其母曰。此桃若餅餌。中有餡甚多。

又一四歲之小兒。每逢人必言曰。母寢未起。起後有乳食矣。不知其母之已死。又一五歲之小兒。當日俄

戰爭時其父死於沙場。兒不知時語人須戰勝方歸。

支那之招牌

法學博士高田早苗漫遊中國時。直引入人之眼簾者。爲招牌文學。目見各商店之招牌。而不解其意義者甚多。

招牌上之油坊、酒坊、糧食、醬、鹽等者。即日本之油屋、酒屋、米屋、鹽屋、醬油屋。最不可解者。爲「大小豬行」。聞係售豬之店。由是有懸掛「金腿」之招牌者。亦毫無意味。聞係售鹽漬豚肉之家。

更不可解者。爲「水木兩作」之招牌。聞係左官而兼大工者。此外有「當」「質」「押」之招牌。實則均係質物之店。「當」爲一等質物之店。「質」爲二等質物之店。「押」爲三等質物之店。

中國今猶有科舉之制。科舉者。即日本之所謂人材登用試驗也。試驗場在南京。廣大無比。千棟並列。每人一室。可容三萬人。

試驗期共九日。每一室一人。不能外出。食物則置於机上食之。大小便亦在該處。室甚狹。人居其中。不能活動。在其中患病者甚多。甚至死於場中。

揚子江自航運之便利。上言之。實爲世界第一。川口三十哩。其中洲住六十萬人。汽船可直達一千五百里之上流。一萬噸之船。可通至六百里之上流。（卽漢口）

揚子江以深爲特色。黃河以淺爲特色。一朝成洪水。與黃河之激流犇放而廻旋。中國人有言。揚子江流藥。黃河流毒。

漢口爲商業的中心地。商業繁盛。人謂上海乃紐約。漢口乃希加哥。實將來有希望之土地。漢口日本之某商人。聚許多物品於中國人之前。使其購買。發仿單於各處。而中國商人則謂樣品與原物不同。故不來購買。

湖南爲保守黨最有勢力之地方。近來漸變爲進步黨。且爲急激之開化黨。四百餘州中有氣概者。湖南男兒居多數。中國女子向不外出。湖南之女子。則頗活潑。至日本留學者甚多。

北京真所謂黃塵萬丈。每一星期。必有自蒙古之沙漠吹來之大風一次。當大風至時。天光黑闇。雖日間亦必須點燈。

至張飛之墓。中國人以其墓之近旁小便爲無禮。謂小便則發洪水。實爲奇怪之風俗。

普拉伊安之日本觀

以美國未來大總統自任之共和黨首領普拉伊安氏。前年曾漫遊世界。其到日本時。爲種種之視察。視察之後。乃起二種之大感覺。

其一爲建於神社前之鳥居。鳥居之建築。雖平易簡單。但無一處不具有威嚴。頗有引人之力。

其一爲神社門首之石獅子。石獅子二匹相對。左右各一。一開口。一閉口。謂所以調和是非者。

氏謂日本之特色。可用鳥居與石獅子代表之。其理由。日本人無論自生活上言之。自風氣上言之。概甚平易。但無一處不具有威嚴之態度。又謂日本之文明。乃折衷調和東西兩洋之特色者。恰與彼石獅子之調和是非同。普拉伊安氏頗感心於鳥居與石獅子二物。回國時乃購一六尺以上之鳥居。置於其應

接室中之一隅。又購石獅子一對。帶回本國。置於玄關之前。至今尙存。其次最羨慕者。爲七寶燒。此乃日本美術之特色。自最初之彫刻於銀地上者。以至成功。購七種而歸。陳列於己之應接室中。

普拉伊安氏令人迷惑之事。心中最忌之。其請客之時。務須注意爲先方不厄介之樣。其細心周到之處。雖部下之人。亦多恐懼。當其至日本訪問大隈伯時。初在西洋式應接室中談話。繼至日本式應接室中。竊將靴脫去。大隈伯見之。乃叩普拉伊安氏之肩而言曰。吾輩之室。決不受尊靴之損。遂將靴穿上。後語人曰。大隈伯之機敏及用意之周到。實令人十分欽佩。

其停留於日本時。到處受人歡迎。其永久不忘者。爲大隈伯之厚遇。及大森之加納子爵之邸宅招宴一事。蓋氏往加納邸中時。有少女數名。奏西洋音樂。歌西洋歌。故氏甚樂之。

爲不可思議館之怪物所欺

梅蒲精一。前年漫遊歐美。往意大利之奈蒲路司地方時。引導人語曰。此處有一不可思議之怪物。腰以上爲男。腰以下爲女。日本人之經過此地者。均往觀焉。君何不前往一視。梅蒲聞該處有怪物。又奈蒲路司地方之人。非常兇惡。又強盜殺人。世界上最多者。心中殊不願往。引導人則出示日本紳士某某之名刺。謂前亦往觀該怪物。況現距火車開行之時間尙早。盍不前往一觀。梅蒲不覺起好奇之心。遂依引導人之言。乘馬車前往。既至不可思議館。室之四周。均嵌有玻璃。其中毫無所謂怪物。梅蒲乃詢引導人曰。怪物在何處。答在裏面。少頃卽出。未幾。有裸體女子十二人。裸體男子二人。自內踊出。其踊躍之狀態。極

爲淫猥。梅浦見之大怒。嚴詰引導人。怪物何在。答曰。此卽怪物。梅浦大怒。責以安可以赤體之人爲遊具。但引導人毫不發怒。並勸梅浦速視彼裸體之美人。梅浦愈怒。疑彼爲拐匪。欲開戶而歸。奈外面已加鍵。不能出。不覺大驚。漸有兇惡如鬼之女子。陸續自內出。手持鞭。將鞭梅浦。梅浦怒而避之。則漸漸迫近。容貌兇惡。令人畏怖。英蘭銀行之紙幣。藏在胴卷中。至其中有若干。不甚明瞭。今若於此處取出該紙幣。必盡被奪去無疑。然不將紙幣取出給之。則不得歸。不得已乃將紙幣取出給之。約有四十餘圓。鬼樣之女子。既得紙幣。乃搖鈴。扉遂開。梅浦喜而奔出。孰知該室中又有一美人。笑留梅浦。梅浦乃用足上之靴。用強力將扉蹴開。遂出。見有階。乃飛奔而下。回思前事。宛若夢中。及至門外。引導人已不知去向。幸馬車尙在。乃急入車內。使車夫直驅車至火車站。乘火車至羅馬之日本公使館。公使見梅浦之顏色蒼白。若患重病者然。急詢以現患何病。梅浦答曰。余並不患病。今自奈蒲路司歸。公使聞之。乃問曰。君必曾至不可思議館一遊。必曾見有某種之物。某種之行動。其所言均與梅浦所經歷者相同。梅浦聞之。大怒。以爲公使安得知其內情。如此詳細。必係公使所指使無疑。乃大罵公使不止。公使答曰。君既知奈蒲路司地方人民之刁惡。自當格外注意。實告君。余亦曾誤入該館一次。言畢。相與大笑不已。

報怪物之仇

梅浦精一在意大利奈蒲路司地方。既誤入不可思議館。耗去若干之金錢。始得脫身。後自英國繞道他處回國時。所乘之船。偶停泊於奈蒲路司。梅浦聞及奈蒲路司四字。恐怖之念。尙未完全消滅。但距開船爲時甚短。乃連合三河丸之同船者九人。思上陸往博物館一遊。及上陸後。雇馬車。同行者九人。隨帶引

導人九名。命往博物館。馬車不向往博物館之路行。而向往不可思議館之路行。此路梅浦前曾經過一次者。故尙記憶未忘。乃語車夫曰。所行之路。恐有錯誤。祈注意。車夫若未聞見者。仍向往不可思議館之路行。梅浦知有變。適一宣教師自前面來。乃停馬車而詢博物館在某處。答在左面。所行之路。果係往不可思議館者。知必又演出上次之事。乃大呼曰。路走錯矣。速向左轉。引導人是否將此語告知車夫。無從得知。惟車夫仍若未聞者。乃用手杖擊其頭始停。馬車既停。衆人齊下。引導人遂索引導費。衆人以其尙未引至目的地之博物館。叱退之。未幾又來。此次乃一變其態度。溫和懇切。領衆人至博物館。

博物館中之陳列品甚多。引導人乃語諸人曰。三河丸須明晨方開。今晚尙可至各處遊覽。且屢用甘言誘勸彼等。但梅浦曾在船長處得有確實消息。午後四時三十分一定開船。必欲回船。引導人苦勸不聽。引導人乃索引導費。梅浦言引導費當同至船上領取。引導人必欲立時領取。不願上船。梅浦言船至明晨方開。今晚又無人可以引導。非往船上領取不可。引導人無可如何。遂同至船中。梅浦等九人先上船。引導人中之三人隨至。惟彼等之道德甚惡。常侵害旅行之人。思有以懲之。乃不給引導費。及船將開鳴鈴時。引導人急不可待。又索取。乃給以若干。但三人之中。僅有二人得歸。一人尤兇惡無比。坐於船中而不歸。船身已動。猶不歸。水夫叱之。亦不歸。衆人均惡之。乃將其投入海中。令其泗水歸也。梅浦見之大呼報仇。非常喜悅。謂有生以來之大快事。今日爲第一次。

新衣之失敗

渡邊亨曾卒業於東京專門學校。在校中時發奇警之質問。以苦教師。卒業後爲東京日日新聞記者。頗

有才名。夙受矢野二郎之知遇。後進東京株式取引所。漸昇理事。繼欲投身於戰後之新事業界。而企大發展。乃辭取引所理事之職。

與渡邊亨同名者。東京有三人。渡邊初住於有樂町三丁目。該處亦有一渡邊亨。訪問彼渡邊亨之人。往往誤入此渡邊亨之家。渡邊千秋之子。亦名渡邊亨。生前曾留學於法國巴黎。回國後任農商務省特許局審判官。惟不久即死。此渡邊亨則為取引所之辦事人。一日往訪法學博士梅謙次郎。梅見其名刺。極為詫異。已死之人尚能來訪余耶。及出見之。乃此渡邊亨。非彼渡邊亨。不覺失笑。渡邊後被推為營口水電會社之管理人。於該年之暮。乃大奮發。新製一黑七子五紋之羽織與皮外套各一件。意氣揚揚。靜待好機會至。即衣之以誇示於儕輩之前。偶有友人往歐洲。渡邊聞之。拍手大笑。謂時機到矣。乃立將新製之五紋之羽織與毛皮之外套取出。披於身上。直往新橋火車站送友人往歐。一路自譽華美。既至火車站。先進接待室。已空無一人。乃直往月臺。見送行之人甚多。渡邊目覩此光景。心中竊喜。急將外套脫去。故使裏面之毛皮露出。用左腕抱之。排開衆人。直至窗前。與友人握手。殷懃告別。但渡邊亨今日所衣之羽織之紋。因恐易於受污。故縫中之吉野紙紙片。未曾除去。蓋欲使衆人一見而即知其為新製之衣也。不料衆人見此情狀。均竊笑。而詢問彼係何人。渡邊之旁有一老人。見之。乃執渡邊之袖而諷之曰。此衣誠甚美麗。渡邊不悟。仍得意揚揚。立於車窗之側。老人不復能耐。乃言曰。花紋上有紙。渡邊驚而視之。則羽織之紋上。貼有五色之紙。頓時面赤。無地自容。乃語出洋之友人曰。鄙人偶感風寒。不能久待。言畢。乃倉皇衣外套而遁。

價值二十五圓之舊木綿褲

以治水殖林聞名且勤儉善貯蓄之金原明善翁。有舊木綿褲一條。欲以二十五圓出售於人。實爲前所未有之奇談。

金原忘夏日之炎熱。乃取出一六尺大之舊褲一條。擇其薄而將破之處補之。該處之管店人見之。大爲詫異。語之曰。舊褲何必補之。金原聞之。乃言曰。褲微破而卽棄之。殊爲可惜。且余素不喜浪費物件。六尺之褲甚大。裁其兩端之餘處。以補將破之處。尙能穿用。不肯輕易浪費物件。乃余平日所抱之主義。繼又言曰。余性好潔。褲屢洗之。自然易破。若縫補之。外面雖不甚雅觀。然潔淨無垢。心甚好之。惟他人處不見有此事。且此種品物。儉約而能節省辛俸。辛俸爲人生之藥。是日適京都之紡織大家川島甚兵衛來訪。金原乃以己與管店人之談話告之。川島聞之。暫時無言。繼乃言曰。足下家資百萬。對於一破褲。尙如此珍惜。不肯輕棄。實爲一真正之大教訓。余回京都後。當竭力保存各種之土產。川島言畢。乃手取該舊褲視之。言曰。足下之成功。已包於此舊褲之內。蓋確能守節儉主義者。實堪欽佩。金原乃以此舊褲贈之。川島則自懷中取出洋二十五圓以爲代價。一舊褲乃值洋二十五圓。實爲未有之奇聞。

(完)





A541 212 0020 7422B

本 社 通 告

徵求小說規例

-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 ### 募集照相片規例
-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技藝軼事
 -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The Grand Magazine.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輯人 吳門包天笑
 發行人 沈芝盤
 印刷人 上海靜安寺路復芳
 印刷所 上海華安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書局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書局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費		冊數		定價
普通	上等	特等	外國	日本	本國	冊	
之四分	半面	一面	地位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一冊	一元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八元	期	六角四分	三角	半年二冊	二元
二十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半年	一元二角八分	一角五分	全年四冊	三元六角
三十六元	五十八元	一百元	全年		六角		
		一百八十元			三角		
		一百一十元			六角		
		九十元			三角		
		五十八元			六角		
		三十六元			三角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康

色天笑 錢病鶴
主 任

第四號出版



小說畫報

(特)

一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
體取其雅俗共賞凡閨秀學生商界工
人無不咸宜

(色)

一 本雜誌以自行撰述為大宗所訂者皆
一時文家所撰小說均關於道德教育
政治科學等最益身心最有興味之作
一 本雜誌隨段隨節插以圖畫引起讀者
之美觀
一 本雜誌准期出版決不拖延

(價)

一月出 一冊 價洋 三角 預定 全年 十二 冊者 三元 郵費 每冊 三分

(目)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各省各大書坊均有代售